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四〇冊目次

杜工部集二十卷年譜一卷諸家詩話一卷

唱酬題詠附錄一卷附錄一卷

〔唐〕杜甫撰〔清〕錢謙益箋註
清康熙六年季振宜刻本

許文穆公集六卷

〔明〕許國撰葉向高等輯
明萬曆許立言等刻本

青來閣初集十卷

〔明〕方應祥撰
明萬曆四十五年自刻本

..... 一

..... 三二七

..... 五二七

杜工部集二十卷年譜一卷諸家詩話
一卷唱酬題詠附錄一卷附錄一卷

〔唐〕杜甫撰 〔清〕錢謙益箋註

清康熙六年季振宜刻本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草堂詩箋元本序

余爲讀杜箋應盧德水之請也孟陽曰何東坡及其全於是取僞注之純緣舊注之跡駁者痛加緘制文句字義間有詮釋藏諸篋衍用備遺忘而已吳江朱長孺苦學強記冥搜有年請爲余刪遺夾滯補其未逮余所然舉元本界之長孺力任不疑再三削藁余定其名曰朱氏補注舉陸務觀注詩誠難之語以爲之序而并及天西采玉門求七祖二條以道吾所以不敢輕言注杜之意今年長孺以定本見脈亟請錢梓仍以椎輪歸功於余余雖然不敢當爲避席者久之蓋注杜之難不但如務觀所云也今人注書動云

吾效李善善注文選如頭陀寺碑一篇三藏十二部

如餅瀉水今人僣釘拾取會足當九牛一毛乎顏之推言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何況注詩何況注杜少陵間代英靈日空終古佔畢儒生眼如針孔尋摭字句割剝章段鑽研不出故紙拈放皆成死句皆趣滯膠文義違反呂向謂善注未能析理增改舊文唐人貶所比於虎狗鳳雞寧可用因復蹈斯轍樊見小集出於亡逸之餘初無次第秦中蜀地約略排綴有識者聊可見其爲事之早晚才力之壯老今師魯昔黃鶴之故智釣稽年月穿穴瑣碎必盡收樊吳之舊而後已鼯鼠之食牛角也其嚼愈專其入愈深

其窮而無所出也滋甚此亦魯豈輩之善喻也余既不敢居注杜之名而又不欲重拂長孺之意老歸空門撥棄世間文字何獨於此書護前鞭後顧視而不舍然長孺心力專勤經特慘淡令其久錮不傳必將有精芒光怪下六丁而干南斗者則莫如聽其流布而余爲馮軾寓目之人不亦可乎族孫遵王謀諸同人曰草堂箋注元本具在若玄元皇帝廟洗兵馬入朝諸將諸箋鑿開鴻蒙于洗日月當大書特書昭揭萬世而今珠沉玉錮晦昧於行墨之中惜也攷舊注以正予譜做蘇注以立詩譜地里姓氏訂譌凡僞皆吾夫獨力創始而今不復知出於誰手何也句字詮釋落落星布取雅去俗推腐致新其存者可咀其闕者可思若夫類書譌語掇拾補綴吹花已萎嚼飯不甘雖多亦奚以爲今取箋注元本孤行於世以稱塞學士大夫之望其有能補者續者則聽客之所爲道可兩行羅取衆目瑜則相資類無相及庶幾不失讀杜之初指而亦吾黨小子之所有事也余曰有是哉平原有言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此千古通人之論也因徇遵王之請而重爲之序以申道余始終不敢注杜之意虞山蒙叟錢謙益謹書

錢謙益

虞山

序

丙午冬予渡江訪虞山劔門諸勝得識遵王遵王錢牧齋先生老孫子也入其門庭見几閣壁架間繚細粲然茶碗酒盞無非墨香知其爲人讀書而外顧無足好者一日指杜詩數帙泣謂予曰此我牧翁箋註杜詩也年四五十卽隨筆記錄極年八十書始成得疾著牀我朝夕守之中少間輒轉喉作聲曰杜詩某章某句尚有疑義口占析之以屬我我執筆登焉成書而後又千百條臨屬續目張老淚猶濕我撫而拭之曰而之志有未終焉者乎而在而手而亡我手我力之不足而或有人焉足謀之而何恨而然後瞑目

受舍牧翁閱世者於今三年門生故舊無有過而問其書者予讀其書部居州次都非人間所讀本而筆陣縱橫甲乙牽連目昧志荒不可辨別遵王袞袞誦之若數一二蓋牧齋先生投老晨夕業凡與聞後堂筵絃老門生則馮子定遠陸子敷先而其家族子孫雖冠帶得其與之共讀書者則惟遵王一人以是牧齋先生所讀書遵王實能讀之凡箋註中未及記錄特標之曰具出其書某書往往非人間所有又獨遵王有之遵王棄日留夜必探其窟穴櫛之而出以補箋註之所未具裝合幅轆眉目井然譬彼船釘科星移換不得而後牧齋先生之書成而後杜詩之精

神愈出人但知其能一弓而不知其成之者三年人但知其能三賦而不知其成之者十年後生輕薄喜謗先輩偶得一隅乃敢奮筆塗抹改竄參臆逞私號召於人曰我註杜詩矣是猶未能坐而學指議未能立而學奔趨豈欲狂藥中風者之謂亦不讀書而已矣嗟乎牧齋先生仕宦垂五十年生平精力據古書百萬卷作樓登而藏之名曰絳雲一旦弗戒於火皆爲祝融取去投劔擊閭文武之道頓盡而杜詩箋註巍然獨存於焦頭爛額之餘杜曲浣花拂水紅豆千載而精氣相感默相呵護有如是乎予未可延遵王江商量雕刻日長志苦遵王又屹屹矻矻月而

後託梓人以傳焉噫斯幸矣牧翁著述自少至老連屋疊床使非遵王篤信而死守之其漫漶不可料理縱免絳雲樓之一炬亦將在白雞樓床之辰也謀於予則獲遵王真不負牧翁幽冥之中者哉
康熙六年仲夏泰興季振宜序



諸家詩話

宋人方惟道兄弟纂錄唐宋以來評杜詩者號曰諸家老杜詩評蔡夢弼草堂詩話一卷悉據韻語陽秋之類尤爲猥雜今刪補而存之

唐書一事

文宗紀鄭注言泰中有火宜興王以厭之乃游昆明曲江二池上好爲詩每誦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宮殿鏤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乃知天寶已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宮臺殿百司解署思復昇平故事故爲樓殿以壯之太和九年十月內出曲江新造紫雲樓彩霞亭額仇士良以百戲于銀臺門迎之

唐本事詩二事

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已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歟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奇典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聲調俳優哉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終爲從前作詩苦蓋識其拘束也太瘦生杜甫自注白常出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疎縱乞歸上亦以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後以不羈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禮累謫於夜郎及放還卒於宣城杜所贈二十韻

備叙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隨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

劉禹錫嘉話三事

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常訝杜員外巨額拆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飽卿毒手豈虛言哉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
萊莢二字經三詩人皆已道亦有能否焉杜公言更把萊莢子細看王右丞徧插萊莢少一人朱微學他年少插萊莢杜公爲最優也

禹錫嘗言白樂天若好余秋水詠曰東屯滄海閬南

巖瀾庭寬又石頭城下作山閣故國周遭在朝打空

城寂寞同自知不及韋蘇州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

無人舟自橫又杜少陵過洞庭詩落句曰春去春來

洞庭開白蘋愁殺白頭翁鄙夫之言有媿杜公也

歐陽文忠公詩話一事

歐陽文忠公詩話一事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之變謂之西崑體緣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

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
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歎服以爲
雖一字諸君亦莫能到也

王荆公鍾山語錄一事

曠色赴春愁下得赴字最好若下起字卽小兒語也
無人覺來往疎懶與何長下得覺字大好足見吟詩
要一字兩字工夫也

司馬溫公迂叟詩話一事

解羊墳首三是在留言不可久古人爲詩貴于意在
言外使人思得之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
之體如國破山河在明無餘物矣城春草木深明

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恐則時
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遍舉

古今詩話一事

蘇聖問侍臣唐時酒每斗價幾何丁晉公奏曰唐時
酒每斗三百文舉杜詩以證章聖大喜曰杜甫詩自
前爲一代之史也

東坡三事

李美自許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
相身尊道更高秦時用商法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
輩人口中語也又云句言未足稱屈促商山芝又云
王侯與螻蟻同盡遺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

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

曾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
花人麥稀此句最善又云基聲花院閉幃影石壇高
吾嘗獨遊五老峰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
聞基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
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
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東坡王定國詩集序曰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
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
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
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于禮義以爲賢于無所止

者而已若夫發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
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
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蔡約之西清詩話一事

詩之聲律至唐始成然亦多原六朝旨意而造語工
夫各有微妙何遜入西塞詩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
上至少陵江邊小閣則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
雖因舊而益妍類續補痕也

秦淮海進論一事

淮海秦少遊進論曰杜子美之于詩實積衆流之長
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于高妙曹植劉

公幹之詩長于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于冲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于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于藻麗于是子美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子美亦不能獨至于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所謂集大成嗚呼子美亦集詩之大成與

王彥輔塵史一事

杜審言詩有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又有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花著雨胭脂落水荇風牽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脉益有家法矣

葉夢得二事

石林葉夢得詩話曰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細雨著水面爲滛魚常上浮而淪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句至若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

其氣格超勝唐末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闢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吐吞山水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此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也

詩話二事

隱居詩話云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云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天姬翠史伏門屏貴人牽裙低回轉美目風日爲無輝白居易云六軍不發奈何婉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山能使官軍叛逼退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蠢拙抑亦失臣下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姒乃見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禍賜妃子以死官軍何與焉唐闕史載鄭畋馬嵬詩命意似矣而詞句凡下比託無狀不足道也

夏鄭公疎評老杜初月詩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以爲意主肅宗也鄭公善評詩也吾觀退之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其順宗時作也東方謂憲宗在儲也

葛常之一事

韻語陽秋曰老杜當干戈騷屑之際間關秦隴負薪拾棺舖舖不給困頓極矣自至蜀依裴冕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往來之勞備載于詩皆可攷也其曰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者言其地也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言其時也雲裏江船渡風前徑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鶯起聞沙言其景物也至於草堂壘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深則乞燈木於何少府之詩也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字與黃梅則乞果于徐少卿之詩也王侍御携酒草堂則喜而爲詩曰故人能領客携酒重相看王錄事許草堂資不到則戲而爲詩曰爲與王錄事不寄草堂資盡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其經營之勤如此然未及黔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閬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也遺弟檢校草堂則曰鴉鴨宜常數柴荆莫浪開寄題草堂則曰尚念西松小蔓草易拘纏送韋郎歸成都則曰爲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塗中寄嚴武則曰常苦沙崩損藥闌也從江檻落風湍每致意如此及成都亂定再依嚴爲節度參謀復歸草堂則曰不忍竟捨此復來難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屧萬竹疎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徬徨無依復捨之而去以唐史及公詩攷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秋公寓夔州雲安縣有此

草堂者終始祇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間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僅閱歲而已

注杜詩畧例

呂汲公大防作杜詩年譜以謂次第其出處之歲月略見其爲文之時得以攷其辭力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者如此汲公之意善矣亦約畧言之耳後之爲年譜者紀年繫事互相排綴罕推道黃鶴魯豈之徒用以編次後先年經月緯若親與子美游從而籍記其筆札者其無可據據則穿鑿其詩之片言隻字而曲爲之說其亦近于愚矣今據吳若本識其大畧其卷爲天寶末亂作某卷爲居秦州居成都居夔州作其詩亂失次者略爲詮訂而諸家曲說一切削去于天寶天寶以後之作而編詩者繫某詩某詩于開

元仍年譜之謬也

元仍年譜之謬也子美與高李游梁宋齊魯在天寶初太白放還之後而譜繫于開元二十五年故諸家固之耳舊史載高適代崔光遠爲成都尹譜以爲攝也遂大書于上元二年曰十月以蜀州刺史高適攝成都唐制節度使闕以行軍司馬攝知軍府事未聞以刺史也元微之墓誌載嗣子宗武譜以宗文爲早世也遂大書于大曆四年曰夏復回潭州宗文天按樊兒小集叙子美歿後宗文尚漂寓江陵也若此之類則愚而近于妄矣

杜詩昔號千家注雖不可盡見亦畧具于諸本中大抵蕪穢舛陋如出一轍其彼善于此者三家趙次公

以箋釋文句爲事邊幅單窮少所發明其失也短蔡夢弼以摺據子傳爲博泛濫賸駭昧於持擇其失也雜黃鶴以攷訂史鑑爲功支離割剗罔識指要其失也愚余于三家截長補短畧存什一而已

注家錯繆不可悉數略舉數端以資隅反

一曰僞託古人世所傳僞蘇注卽宋入東坡事實朱文公云閩中鄭昂僞爲之也宋人注太白詩卽引僞杜注以注李而類書多誤引爲故實如贈李白詩何當拾瑤草注載東方朔與友人書元人編真仙通鑑近時人編尺牘書記並載入矣洪容齋謂疑誤後生者此也又注家所引唐史拾遺唐無此書亦出諸人

僞撰

注杜詩畧例

二

一曰僞造故事本無是事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爲文而傳以前人之事如僞蘇注碧山學士之爲張褒一錢看囊之爲阮孚昏黑上頭之爲常琮是也蜀人師古法尤可恨王翰上鄰則造杜華母命華與翰上鄰之事焦遂五斗則造焦遂口吃醉後雄譁之事流俗互相引據疑誤弘多

一曰傳會前史注家引用前史眞僞雜互如王羲之未嘗守永嘉而曰庭尉五馬向秀在朝本不任職而曰繼杜預領判此類如盲人瞽說不知何所自來而注家尤傳之

一日僞撰人名有本無其名而僞撰以實之者如衛八處士之爲衛賓惠荀之爲惠昭荀珏向卿之爲向詢是也有本非其人妄引以當之者如韋使君之爲韋宙馬將軍之爲馬麟顧文學之爲顧况蕭丞相之爲蕭華已公之爲齊已足也至前年渝州殺刺史一首注家妄撰渝遂刺史及叛賊之名而單復讀杜詩得遂繫之于譜尤爲可笑

一日改竄古書有引用古文而添改者如慕容寶稱捕得蘇漆祖跳大叫四字猶自馬賦用品貌驍騰爲句而都賦錫以經青一醉累月斷裂上下又以就蜀酒一句也有引用古詩而竄易者如庾信蒲城桑

葉落改爲蒲城桑落酒陸機佳人眇天末改爲紫風起天末是也此類文義違反大誤後學然而爲之者亦愚且陋矣

一日顛倒事實有以前事爲後事者如白絲行以爲刺賣真蕭京兆以爲哀蕭至忠是也有以後事爲前事者如悲青坂而以爲鄴城之役雍王節制而以爲朱泚李懷仙之屬是也

一日強釋文義如掖垣竹堦梧十尋解之曰垣之竹堦之梧長皆十尋有是句法乎如九重春色醉仙桃解之曰入朝飲酒其色如春有此文理乎此類皆足以疑誤未學削之不可勝削也

一曰錯亂地理如注龍門則旁引禹貢之龍門不辨其在洛陽也注土門杏園則舉舉長安之土門杏園不辨其在河南也注馬邑則舉雁門之馬邑不辨其在成州也諸家惟黃鶴頗知援據惜其不曉決擇耳

宋人解杜詩一字一句皆有比託若僞蘇注之解屋上三重茅師古之解筍根稚子尤爲可笑者也黃魯直解春日憶李白詩曰庾信止于清新鮑昭止于俊逸二家不能互兼所長渭北地寒故樹有花少實江東水鄉多瘴氣故雲色駁雜文體亦然欲與白細論此耳洪駒父詩話一老書生注杜詩云鶴冠上服本

乎天者親上以譬君子執權下服本乎地者親下以譬小人魯直之論何以異于此乎而老書生獨以見笑何哉

宋人之宗黃魯直元人及近時之宗劉辰翁皆奉爲律令莫敢異議余嘗爲之說曰自宋以來學杜詩者莫不善于黃魯直評杜詩者莫不善于劉辰翁魯直之學杜也不知杜之真脉絡所謂前輩飛騰餘波綺麗者而擬議其橫空排界奇句硬語以爲得杜衣鉢此所謂旁門小徑也辰翁之評杜也不識杜之大家數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而點綴其尖新雋冷單詞隻字以爲得杜骨髓此所謂一知半解也弘正

之學杜者生吞活剝以擄摭爲家當此魯直之隔日
瘠也其點者又反唇于西江矣近日之評杜者鈞深
抉異以鬼窟爲活計此辰翁之牙後慧也其橫者并
集矢于杜陵矣余之注杜實深有慨焉而未能盡發
也其大意則見于此

杜集之傳于世者惟吳若本最爲近古他本不及也
題下及行間細字諸本所謂公白注者多在焉而別
注亦錯出其間余稍以意爲區別其類於自者用朱
字別注則用白字從本草之例若其字句異同則一
以吳本爲主間用他本參伍焉

宋人詞話以蜀人將進酒爲少陵作者蔡夢弼詩注

注

五

戴王維畫子美騎驢醉圖并子美斷句詩至于鄭虔
愈雍之說文宗斧臂之戲李觀墳土之辨韓愈據遺
之詩皆委巷小人流傳之語君子所不道也飯顆山
頭一詩雖出于孟榮本事而以謂譏其拘束非通人
之譚也吾亦無取焉

唱酬題詠附錄

登慈恩寺塔

高適

香界泯羣有浮圖豈諸相登臨駭孤高披拂欣大壯
言是羽翼生迥出虛空上頓疑身世別乃覺形神王
宮闕皆戶前山河盡齊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
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盛時慚阮步兵末官知周防
輪效獨無因茲焉可遊放

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

李白

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言石門路下重有金尊
開秋收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
杯

沙丘城下寄杜甫

李白

我來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
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雜言寄杜拾遺

任華

杜拾遺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與君別來已多時何
嘗一日不相思杜拾遺知不知昨日有人誦得數篇
黃絹詞吾怪異奇特借問果然稱是杜二之所爲勢
攫虎豹氣騰蛟螭滄海無波似鼓蕩華嶽平地欲奔
馳曹劉俯仰慚大敵沈謝逡巡稱小兒昔在帝城中
盛名君一箇諸人見所作無不心膽破郎官董裏作
狂歌丞相閣中嘗醉卧前年皇帝歸長安承恩閣步

青雲端積翠巖游花匠披香寓直月園樂英才特
達承天眷公卿無不相欽羨只緣淡黯好直言遂使
安仁却爲椽如今避地錦城隅幕下英豪每日相就
提玉壺半酣起舞舞擢髮鬚乍低乍昂旁若無古人制
禮但爲防俗士豈得爲君設之乎而不飛不鳴亦
何以只待朝廷有知已亦曾讀却無限書拙詩一句
兩句在人耳如今看之總無益又不能嘔倚朝市
且當事耕稼豈得便徒爾南陽葛亮爲朋友東山謝
安作鄰里閑常把琴弄悶即擗草起罵啼二月三月
時花發千山萬山裏此中幽曠無人知火急將書憑
驛吏爲報杜拾遺

使南海道長沙

侍御史唐扶

道林岳麓仲與昆卓舉請從先後論松根踏雪二千
步始見大屋開三門泉清或戲蛟龍窟殿器數盡高
帆掀卽今異鳥聲不斷聞道看花春更繁從客一稱
分若有蕭瑟兩髯吾能免逢迎侯伯轉覺貴膜拜佛
像心加尊稍揖英皇頻濃淚試與屈賈招清魂荒唐
大樹悉柵柱細碎小草多蘭蓀沙爛去學五印字靜
女來懸千尺幃主人念我塵眼昏半夜就令期至職
遲回雖得上白舫竊繼不敢言綠尊兩祠物色採拾
盡壁間杜甫原少恩晚來光彩更騰射筆鋒正健如
可吞

便晴錄云長沙道林麓寺老杜所賦詩者沈約傳有詩理是丁巳年
題云德林題詩
題云德林題詩
察御史唐扶

和

湖南觀察使沈傅師

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湘守東南奔
開楚國富山水古蟬遲遲偕家園含香耳筆皆舊
謙把自忘臺省尊不令執簡候亭館直許攜手遊山
樊忽驚別岫晚來碧積雪洗盡烟嵐昏碧波迴嶼三
山轉丹檻連郭千艘屯華鑾蹀躞沙步大旆榮錯
輝松門樛枝競驚龍蛇執折餘不沒風雲痕重古
嚴倚檻服別引新簪繁雲根目傷平楚瘴帝情多
思遠聊開尊危絃細管逐歌颺畫鼓續靴隨節繼銷
金七言凌老甘入水八渡蟠高軒嗟予絕倒久不和
忍復感滋論文元

道林

崔珣

臨湘之濱岳之麓西有松寺東岸無松風十里擺不
斷竹泉瀉入千僧厨宏架大棟何足貴山寺難有山
泉俱四時惟夏不敢入燭龍安敢停斯須遠公池上
種何物君羅扇底紅鱗魚香閣朝鳴大法鼓天宮夜
轉三乘書野花市井栽不著山雞飲啄聲相呼金檻
僧迴步步影石盆水澗聯聯珠北臨高處日正午舉
手欲摸黃金鳥遙江大船小千葉遠林雞樹齊如蔬

潭州城郭在何處東邊一片青模糊長卿之問久莫
寔五言七言夸規模我吟杜詩清入骨髓頂何必須
駸駸

岳麓道林

章蟾

石門道接蒼梧野愁色陰深二妃寡廣殿崔嵬萬壑
間長廊詰曲千巖下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默
經馬暖日斜明蟬噪梁濕烟散暮鴛鴦瓦北方部落
檀香塑西國文書貝葉寫壞欄遊竹醉好題窄路垂
藤困堪把沈裴筆力闢雄壯宋杜詞源兩風雅
之書不之問他方居士來施齋彼岸上人投結夏悲我未
離後徒勸我休學悠悠者何時得與劉民同

入東林白蓮社

杜甫同谷茅茨

趙鴻

工部樓遲後鄰家大半無青雉迷道路白社寄杯盃
大雅何人繼今生此地孤孤雲飛鳥什空勤舊山隅
萬文選在干夫宅西
鴻入刻萬文選詩

栗亭

趙鴻

杜甫栗亭詩詩人多在口悠悠二甲子題紀今何有
趙鴻刻石同谷曰工部題栗亭
趙不復見蓋當時已遷公詩矣

讀杜詩

杜牧

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鳳皇誰得
髓無人解合續絃膠

未陽

羅隱

楚水悠悠浸未亭楚南天地兩無情忍教孫武重泉
下不見詩人說用兵

未陽杜工部祠堂

徐介

手接汨羅水天心知所存故教工部死來伴大夫魂
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消凝傷往事斜日隱頽垣

調張籍

韓愈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
此蟬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頭遙相望
夜夢多見之盡思反微茫徒觀奔轡痕不囑治水航
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根崖劃崩豁乾坤擺雷殛

惟此兩夫子家居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
剪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難垂琳琅

仙宮勅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泰山一豪芒
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
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絁衣囊
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佩與我高頡頏

裴說一首

騷人久不出安得國風清擬掘孤墳破重教大雅生
皇天高莫問白酒恨難平怏怏寒江上誰人知此情

孟賓千一首

南遊何感恩更甚葉續紛一夜未江雨百年工部文

三時出未
青山當日見白酒至今聞惟有爲詩者經過時吊君

杜工部集附錄

註傳集序

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

元

積山陵工
曹詩作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總萃焉始
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
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于預教化之尤者三百
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
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妖謠
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
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
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
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
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
橫梁賦詩其邁壯抑揚宛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
世風靡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飲習
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
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
于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
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
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執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
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準者去實效

齊梁則不逮于魏晉工樂府則力屈子五言律切則
骨格不存閑暇則纖濃莫備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
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
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執而兼人入之所獨
專矣使仲尼鍛其言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其
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
觀其壯浪縱恣擺大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
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
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雨順對律切而脫
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與子乎嘗欲條

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特病癩未就耳適遇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耐事於偃師途次於荆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拜余爲誌辭不能絕余因係其官閣而銘其卒葬云係曰昔當陽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於華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開闕生甫闕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右衛率府右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劔南節度嚴武狀爲工部員外郎叅謀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

千九夫人弘農楊氏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貧無以給喪收拾乞匄焦勞晝夜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于首陽之山前嗚呼千載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位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甫天寶初當在開元末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新書云天寶十三載

三戰後韓公將兵討平賊寇之章
 兵靈武南自京師官道迂河西謁肅宗丁彭原郡拜右拾
 遺新書云天子人稱而選注此則肅宗自歸州嚴服祿起行在延曠別將
 至德二載亡從賊陷揚州上封人於近殺集以自克寬乎風州常從新者
 房琯布衣時與前善時琯爲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
 許之其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
 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
 爲華州司功參軍前書云甫上疏言琯罪不加不覺大將帝怒乃解
 然口是不食其餼餉時在雲南而家寓西州年難免時關畿亂離
 至德二年因請自往省從從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時關畿亂離
 殺食踴爲前寓居成州同谷縣前書云琯參州自負薪採
 枲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其書云琯
 上元二年冬當唐肅宗黃門侍郎鄭國公嚴

武鎮成都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

緋魚袋新書云武再帥劍南未爲武與前世舊待遇杜隆甫

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惡醉登武之牀觀視武

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武列若

武列若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武列若

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賦詠與田父野老

相狎燕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

泰元年又武卒甫無所依及郭英又代武鎮成都英

又武人英暴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

卒適適自市人創在郭武甫鎮之前打散諸將乃卒武鎮成都

是歲崔寧後英又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

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水維舟而江陵亂山莊江陵及公

安親又口未通岳廟爲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未陽盡令知之自棹

舟迎甫而還承泰二年唐書云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

于未陽時年五十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

宗武子嗣業自未陽還甫之柩歸葬於假師縣西北

首陽山之前大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自負

文格放達詆訕前輩而有飯顆山顛之嘲謂元和中

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余讀詩至杜子美云云

特病懶未就耳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爲是甫有集六

十卷

新書傳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靡相沿至李之問元稹期等所擬聲

音律切不差而號律詩旋相沿集唐詩元稹詩最爲人所效然詩者貴反

有之他人不足甫乃能爲之者唐詩人以來

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律詩律切精切

無愈于文者慨許可至武甫獨以今古之

杜工部小集序潤州刺史吳 見

工部員外郎杜甫字子美膳部員外郎審言之孫至

德初拜左拾遺直諫忤旨左轉華州司功參軍始十年矣

黃門侍郎嚴武總戎全蜀君爲幕賓自爲郎待之

客禮蜀契關涇阨東歸江陵緣湘沅而不返痛矣夫

文集八十卷行于江漢之南常蓄東游之志竟不就

屬時用武斯文將墜故不爲東人之所知江左詞

人所傳誦者皆君之戲題劇論耳曾不知君有大雅

之作當今一人而已今採其遺文凡二百九十篇各

以志類分爲六卷且行於江左君有宗文宗武近知

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續當論次云

贈杜工部詩集序孫 僅

叙曰五常之精萬象之靈不能自文必委其精萃其

靈于偉傑之人以演發焉故文者天地真粹之氣也

所以君五常母萬象也縱出橫飛疑無涯閭表乾裏

坤深入隱與非夫腹五常精心萬象靈神合冥會則

未始得之矣夫文各一而所以用之三謀勇正之謂

也謀以始意勇以作氣正以全道苟意亂思率則謀

沮矣氣萎體瘵則勇喪矣言荔辭蘇則正塞矣是三
者迭相羽翼以濟乎用也備則氣淳而長則氣散
而涸中古而下文道繁富風若周騷若楚文若西漢
咸角然天出萬世之衡軸也後之學者賢實聳正不
守其根而好其枝葉由是日誕月艷蕩而莫返曹劉
應揚之徒唱之沈謝徐庾之徒和之爭索蘭葩聯組
擅繼萬鈞之重爍爲鎔鍊真粹之氣殆將滅矣洎夫
予之爲也剔陳梁亂齊宋扶晉魏緒其淫波遏其煩
聲與周楚西漢相準的其翼迥高聳則若鑿大虛而
嗽萬籟其馳驟怪駭則若仗天策而騎箕尾其首截
峻整則若儼釣陳而界雲漢樞機日月開闔雷電昂
昂然神其謀擬其勇握其正以高視天壤趨入作者
之域所謂真粹氣中人也公之詩支而爲六家孟郊
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
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贍博皆出公
之奇偏爾尚軒軒然自號一家赫世烜俗後人師倣
不暇矧合之乎風騷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是知唐
之言詩公之餘波及爾於戲以公之才宜器大任而
顛沛寇口汨沒蠻口者屯于時耶戾于命耶將天嘯
厭代未使斯文大振耶雖道振當世而澤化後人斯
不朽矣因覽公集輒洩其憤以書之

王內翰序

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王宋撰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臺令祖
審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甫少不羈天寶中獻
三賦召試文章授河西尉辭不行改右衛率府胄曹
天寶末以家避亂獨轉陷賊中至德二載竄歸鳳
翔謁肅宗授左拾遺詔許至郾迎家明年收京扈從
還長安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有才不宜廢免肅宗
怒貶琯邠州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屬關輔飢亂棄
官之秦州又居成州同谷自負薪採梠備糲不給遂
入蜀卜居成都浣花里復適東川久之召補京兆府
功曹以道阻不赴欲如荆楚上元二年聞嚴武鎮

都自開州望家後爲子美自開州還成都武再

武歸朝廷甫浮遊

左蜀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鎮兩川奏爲節度參謀檢

校工部員外郎賜緋衣泰元年夏武卒郭英乂代武

崔旰殺英乂楊子琳柏貞節舉兵攻旰蜀中大亂甫逃

至梓州亂定歸成都無所依後自雲安寓夔不復還成都矣

乃泛江遊嘉戎次雲安移居夔州大曆三年春下

峽至荆南又次公安入湖南沿湘流遊衡山寓居

耒陽嘗至嶽廟阻暴水旬日不得食耒陽轟令知之

自具舟迎還五年夏一夕醉飽卒年五十九觀甫詩

與唐實錄猶槩見事迹比新書列傳彼爲踳駁傳者武
長曹而集有官定後誤謂杜甫自開州還成都武再
河西蜀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鎮兩川奏爲節度參謀檢

道東劉伏虎過颯而過帝鄉過自東川入朝許乞放歸鄉時乃卒又集有江
 州公安詩至特旨賜一命卹云蜀泰三年卒而無子大始甫集初六十卒今秘
 五年正月追贈高州判及別題大始年集者
 府舊藏通人家所有稱大小集者皆亡逸之餘人自
 編據非當時第叙矣吳哀中外書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卷本
 二十卷集卷十五缺第卅小集六卷和志序下卷除其重複定
 文寶序少陵集二十卷別序小集二卷孫愷一卷除其重複定
 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三百九十有九近體千有
 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爲先
 後分十八卷又別錄賦筆雜著二十九篇爲二卷合
 二十卷意茲未可謂盡他日有得尚副益諸寶元二
 年十月原叔記

近世學者爭言杜詩愛之深者至剽掇句語追所用險字而模畫之沛然自以絕洪流而窮深源矣又人人購其亡逸多或百餘篇少數十句藏去矜大復自以爲有得翰林王君原叔尤甚其詩家素蓄昔唐舊集及採藏府名公之室天下士人所有得者悉編次之事具于記于是杜詩無遺矣子美博聞稽古其用事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然詆缺久矣後人妄改而補之者衆莫之遏也非原叔多得其真爲害大矣子

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蘇軾見之所謂轉石于千仞之
山勢也學者尤效之而過甚豈遠大者難窺乎然夫
子之刪詩也至于檜曹小國寺人女子之詩苟中法
度咸取而弦歌善言詩者豈拘于人哉原叔雖自編
次余病其卷帙之多而未甚布暇日與蘇州進士何
君瑒丁君脩得原叔家藏及今古諸集聚于郡齋而
叅攷之三日而後已義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割闕
之者固有深也而又吳江邑宰河東裴君煜取以
覆視乃益繕治遂鏤于板庶廣其傳或俾余序于
者曰如原叔之能文稱于世止作記于後余竊竊
且余安知哉但本末不可闕書故舉舉以

卷終原叔之文今遷于卷首云嘉祐四年四月望日
姑蘇郡守太原王琪後記

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詩碑序

胡宗愈

草堂先生謂子美也草堂子美之故居因其所居而號之曰草堂先生先生自同谷入蜀遂卜成都浣花江上萬里橋之西爲草堂以居焉唐之史記前後牴牾先生至成都之年月不可攷其後先生寄題草堂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然則先生之來成都殆上元之初乎嚴武入朝先生送武之巴西遂如梓州蜀亂乃之閬州將遊荆楚會武再鎮兩川先生乃自閬州挈妻子歸草堂武辟先生爲參謀武卒蜀又亂

先生去之東川移居夔州遂下荆渚沅湘上衡山
卒于耒陽先生以詩鳴于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
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奸賢惡惡一見于詩讀之可以
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其所遊歷好事者隨處
刻其詩于石至成都則聞然先生之故居松竹荒涼
略不可記今丞相呂公鎮成都復作草堂于先生之
舊址繪先生之像於其上宗愈假符于此乃錄先生
之詩刻石置於草堂之壁間先生雖去此而其詩之
意有在于是者亦附其後庶幾好事者於以攷先生
去來之迹云元祐庚午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成都
軍府事胡宗愈序

杜工部集後記

吳若

右杜集建康府學所刻板也初教授劉亘常令當兵
火瓦礫之餘使欲刻印文籍得府師端明李公行其
言繼而樞密趙公不廢其說未幾趙公移帥江西常
今亦以病丐罷屬府倅吳公才德充察推王閻伯言
嗣成之德允伯言爲求工外邑付學正張巽學錄李
鼎要以必成踰半年教授錢壽朋者朋來乃克成焉
蓋方督府宣司鼎來百工奔走趨命不暇刀板在手
奪去者屢矣一集之微史歲歷十餘君子始就嗚呼
儒業之難興如此常今初得李端明本以爲善又得
撫屬姚寬令威所傳故吏部鮑欽止本校足之未得

若本以爲無恨焉凡稱樊者樊是小事也稱晉者開
運二年官書也稱荆者王介甫四選也稱宋者宋景
文也稱陳者陳無已也稱荆及一作者黃魯直晁以
道諸本也雖然子美詩如五穀六牲人皆知味而鮮
不爲異饌所移者故世之出異意爲異說以亂杜詩
之真者甚多此本雖未必皆得其真然求不爲異者
也他日有如是正者重刻之此學者之所望也紹興
三年六月荆溪吳若平游書

杜工部集目錄

卷之一 古詩五十五首

奉贈韋左丞丈

送高三十五書

贈李白

遊龍門泰先寺

望嶽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登歷下員外新亭

同李太守登歷下新亭

立都壇歌寄元逸人

今夕行

貧交行

兵中行

高都護駟馬行

天育驃騎歌

白絲行

秋雨歎三首

歎庭前甘菊花

醉時歌

醉歌行

贈衛八處士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示從孫濟

九日寄岑參

送孔巢父謝病歸潯江東兼呈李白

飲中八仙歌

曲江三章章五句

麗人行

樂遊園歌

漢陂行

漢陂西南臺

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夏日李公見訪

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夜聽許十損誦詩愛而有作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沙苑行

驄馬行

去矣行

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白水縣崔少府高齋三十韻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悲陳陶

悲青坂

哀江頭

哀王孫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卷之二 古詩四十二首

蘇端薛復筵餞薛華醉歌

晦日詠崔駙李封

雨過蘇端

喜晴

送樂府程錄事還鄉

述懷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

寒盧子

彭衙行

北征

得舍弟消息

徒步歸行

玉華宮

九成宮

羌村三首

偏仄行贈畢曜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洗兵馬

留花門

病後遇王倚飲贈歌

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願宅宿宴飲散因爲

醉歌

姜少府設餚贈長歌

戲贈閔卿秦少公短歌

李郭縣丈人馬行

義鶴

畫鶴行

瘦馬行

新安吏

滄關吏

石壕吏

新婚別

老別

無家別

父日歎

夏夜歎

莊集目錄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立秋後題

卷之三 古詩七十八首

貽阮隱居

造輿三首

昔遊

幽人

佳人

赤谷西崦人家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貧公主室二首

寄贊上人

太子寺泉眼

夢李白二首

有懷鄭十八司戶

造輿五首

造輿五首

造輿五首

前出塞九首

後出塞五首

別贊上人

萬丈潭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發秦州

赤谷

鐵堂峽

鹽井

寒硤

法鏡寺

青陽峽

龍門鎮

石龕

積草嶺

泥功山

鳳凰臺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沙渡

水會渡

飛仙閣

五盤

龍門閣

石櫃閣

桔柏渡

劍門

鹿頭山

成都府

卷之四 古詩三十七首

石笋行

石犀行

杜鵑行

贈蜀僧問丘師兄

泛溪

題壁上章假馬歌

戲題畫山水圖歌

題李尊師松間詩子歌

戲爲雙松圖歌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徐卿二子歌

病柏

莊集目錄

飛仙閣

五盤

龍門閣

石櫃閣

桔柏渡

劍門

鹿頭山

成都府

卷之四 古詩三十七首

石笋行

石犀行

杜鵑行

贈蜀僧問丘師兄

泛溪

題壁上章假馬歌

戲題畫山水圖歌

題李尊師松間詩子歌

戲爲雙松圖歌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徐卿二子歌

病柏

病橘

枯梗

枯枿

丈人山

百憂集行

歲作花卿歌

入秦行

枿樹爲風雨所拔嘆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大雨

溪漲

歲贈友二首

遭田父泥飲美中丞

喜雨

漁陽

黃河二首

天邊行

大寒行

苦戰行

去秋行

古三首

卷之五 古詩五十六首

觀打魚歌

又觀打魚

越王樓歌

海棕行

姜楚公畫角鷹歌

相從歌贈嚴二別駕

光祿坂行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捨遺陳公學堂遺跡

陳拾遺故宅

謁文公上房

奉贈射洪李四丈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有作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過郭代公故宅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

泛江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短歌行送祁錄事

陪章留後惠義寺饒嘉州崔都督赴州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

字

山寺

樓拂子

桃竹杖引

寄題江外草堂

觀曹將軍畫馬圖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丹青引

閬州東樓筵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

嚴氏溪放歌行

南池

發閬中

寄薛諫議

憶昔二首

冬狩行

自平

釋悶

贈別賀蘭銘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

閬山歌

閬水歌

三絕句

草堂

四松

水檻

破船

營屋

除草

楊旗

太子張舍人道織成褥毼

莫相疑行

別蔡十四著作

卷之六 古詩五十一首

杜鴈

客若

客堂

石硯

水閣朝霽簡嚴雲安

贈鄭十八賁

三韻三篇

古絲

近聞

蠶穀行

折檻行

引水

古柏行

縛雞行

負薪行

最能行

寄裴施州

鄭典設自施州歸

柴門

貽華陽柳少府

雷

火

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牽牛織女

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

贈李十五丈別

西閣曝日

課伐木

雨人送瓜

信行遠脩水筒

槐葉冷淘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催宗文樹雞柵

園官送菜

上後園山脚

驛豎子摘蒼耳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洛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

阿稽豎子阿段問

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

雨

雨二首

晚双滾上堂

雨

又上後園山脚

雨

甘林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

卷之七 古詩四十九首

八哀詩 并序

王公思禮

李公光弼

鄭國公嚴武

汝陽王璣

李公邕

蘇公源明

鄭公虔

張公九齡

寫懷二首

可歎

稅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并序

往在

昔遊

壯遊

遺恨

同元使君奉陵行

春陵行

賊退示官吏

李潮八分小篆歌

覽柏中允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

弟四美載歌絲綸

聽楊氏歌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王兵馬使二角鷹

狄明府

秋風二首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虎牙行

錦樹行

赤霄行

前苦寒行二首

後苦寒二首

晚晴

復陰

夜歸

寄柏學士林居

寄從孫崇簡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醉爲馬堅諸公携酒相看

別李義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君不見簡蘇後

贈蘇後

寄薛三郎中

大覺高僧蘭若

卷之八 古詩四十五首

宿青溪驛懷張員外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

憶昔行

魏將軍歌

北風

客從

白馬

白鳬行

朱鳳行

惜別行

醉歌行

夜聞簾櫳

發劉郎浦

別董頌

送重表姪王冰評事使南海

詠懷二首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上水遣懷

造遇

解憂

宿鑿石浦

早行

過津口

次空靈岸

宿花石戍

早發

次晚洲

望嶽

湘江宴饒裴二端公赴道州

清明

風雨看舟前落花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別張十三封建

暮秋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近呈蘇溪侍御

奉贈李八丈判官

歲晏行

人日寄杜二拾遺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吳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所學堂呈陸宰

入衡州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

聶未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江詩得代

懷典盡本韻至縣呈聶令

卷之九 近體詩八十二首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贈韋左丞大濟

上韋左相二十韻

贈鄭諫議十韻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鄭駙馬宅宴洞中

重題鄭氏東亭

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累土爲山旁

植慈竹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與許主簿遊南池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

暫如臨邑至峭山湖亭奉懷李員外

對雨書懷走邀許簡公

已上人薈齋

房兵曹

畫鹿

臨邑得舍弟書苦雨河溢因寄此詩

過朱員外之問舊莊 夜宴左氏莊

送蔡希曾都尉還龍谷寄高三十五書記

春日陪李白

寄高三十五書記

賦西陂泛舟

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

送韋書記赴西安

贈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手過何氏五首

杜位宅守歲

崔駙馬山亭宴集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贈翰林張四學士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納涼晚際遇雨二首

白水明府別宅喜雨 陪李金吾花下飲

贈高式顏

九日曲江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

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

故武衛將軍挽歌三首

官定後戲贈

九日藍田崔氏莊

崔氏東山草堂

對雪

月夜

造輿

元日寄韋氏妹

春望

憶幼子

一百五日夜對月

卷之十 近體詩一百二十四首

喜達行在所三首

得家書

奉贈嚴八閣老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

楊六判官使西蕃 月

留別賀嚴二閣老兩院補闕

晚行口號

獨酌成詩

行次昭陵

重經昭陵

喜聞官軍已臨賊寇二十韻

收京三首

臘日

紫宸殿退朝口號

曲江二首

曲江對酒

曲江對雨

早朝大明宮

賈至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同前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題省中院壁

春宿左省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晚出左掖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送賈閣老出汝州

鄉駒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送鄭廣文貶台州司戶 題鄭十八著作主人

端午日賜衣

贈畢四

酬孟雲卿

奉贈王中允維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寄左省杜拾遺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觀省

因許八奉寄江寧吳上人

至德二載自京金光門出乾元初有悲往事

寄高三十五詹事

路逢襄陽少府入城戲呈楊員外綰

題鄭縣亭子

望岳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得弟消息二首

憶弟二首

得舍弟消息

秦州雜詩二十首

月夜憶舍弟

宿贊公房

東樓

雨晴

寓目

山寺

卽事

遣懷

天河

初月

歸鸞

擣衣

促織

螢火

兼葭

苦竹

除架

廢畦

夕烽

秋笛

送遠

觀兵

不歸

天末懷李白

獨立

日暮

空囊

病馬

養劍

銅瓶

觀安西兵過

主

送人從軍

野望

示姪佐

佐還山後寄三首

從人覓小

孫許寄

秋日阮隱居

致雅三十束

秦州見勅目

除薛三疎單四曜兼述索居

寄彭州高使君

適虢州岑長史參三十韻

寄岳州賈司馬

巴州嚴使君兩閣老五十韻

寄張十二山人

彪三十韻

寄李十二白

二十韻

卷之十一

近體詩一百四首

蜀相

卜居

一室

梅雨

爲農

有客

狂夫

賓至

王十五司馬弟

出郭相訪兼遺營茅屋贊

堂成

田舍

進艇

西郊

所思

江村

江漲

野老

雲山

造興

北隣

南隣

出郭

過南隣朱山人水亭

恨別

寄賀蘭鈞

寄楊五桂州

逢唐典劉主簿弟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重簡王明府

敬簡王明府

歲暮

建都十二韻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見寄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暮登西安寺鐘樓

散愁二首

奉酬李都督早春作

客至

造意二首

漫成二首

春夜喜雨

春水

春水生一絕

江亭

村夜

早起

可惜

落日

獨酌

徐步

與食

高枊

登樓

石鏡

公亭

同斛斯六官未歸

遊修覺寺

遊

題新津北橋樓

張

晚晴

同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送裴五赴東川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絕

野望因過常少仙

寄杜位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

送韓十四江東觀省

贈杜二拾遺

酬高使君相贈

草堂即事

魏侍御就弊廬相別

徐九少尹見過

范員外吳侍御枉駕

王侍御攜酒至草堂便請邀高使君同到

王竟攜酒高亦同過

陪李司馬阜江上二首

李司馬橋了

少年行二首

野人送朱櫻

卽事

贈花卿

少年行

觀李國請司馬第山水圖三首

題桃樹

蕭八明府隄處覓桃栽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

憑何十一少府乞覺燈木栽

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盤

詣徐卿覓果栽

贈別何邑

贈別鄭鍊赴襄陽

重贈鄭絕句

卷之十二

近體詩一百二十八首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詩十韻

嚴中丞枉駕見過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長史書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

送段功曹歸廣州

絕句漫興九首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

三絕句

戲爲六絕句

江頭五詠

丁香

飛春

梔子

鴻鵠

花鴨

畏人

遠遊

野望

官池春鴈二首

水檻遣心二首

屏跡三首

寄題杜二錦江野亭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嚴武

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奉荅二絕

謝嚴中丞送乳酒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

酬別杜二

嚴武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

酬別杜二

嚴武

送嚴侍郎到綿州

本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

巴嶺荅杜二見憶

嚴武

九日登梓州城

巴嶺荅杜二見憶

嚴武

九日奉寄嚴大夫

黃草

懷舊

所思

不見

題玄武禪師屋壁

客夜

客亭

秋盡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野望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郾城西原送李判官武判官赴成都府

泛江送魏十八舍曹還京因寄岑中允范郎中

送路六侍御入朝

泛江送客

上牛頭寺

望牛頭寺

上堯率寺

望堯率寺

廿四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戲爲詠曲二首

登牛頭山亭子

陪四使君登忠義寺

送何侍御歸朝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戲題上漢中王三首

陪章留後宴南樓

臺上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

倦夜

悲秋

對雨

警急

王命

征夫

有感五首

送元二適江左

章梓州水亭

詠月呈漢中王

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

沒簡梓州幕府勅加韋十郎官

登高

九月

遣懷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賈少尹

送陵州路使君赴任

薄暮

西山三首

薄遊

贈韋恭善別

送李卿睢

絕句

城上

舍弟占歸草堂

卷之十三 近體詩九十六首

傷春五首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放船

奉待嚴大夫

奉寄高常侍

奉寄章十侍御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

奉寄別馬巴州

泛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杜集目錄

南征

久客

春遠

暮寒

雙鷺

百舌

地隅

遊子

歸夢

江亭饒蕭遂州

絕句二首

滕王亭子

玉臺觀

滕王亭子

玉臺觀

渡江

喜雨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別房太尉墓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山館

行次鹽亭縣奉簡嚴遂州遂州兩使君諮議諸

昆季

倚杖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湖

舟前小鵝兒

得房公池鴨

蒼楊梓州

登樓

春歸

歸鴈

贈王侍御契四十韻

寄韋卿嘉榮十韻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寄李員外布十二韻

歸來

杜集目錄

王錄事許脩草堂贊不到聊小誌

三

寄邛州崔錄事

過故斛斯投書莊二首

立秋雨院中有作

軍城早秋

奉和軍城早秋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到村

宿府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送舍弟頻赴齊州三首

嚴鄭公堦下新松 嚴鄭公宅同詠竹

奉觀嚴鄭公廳事嘔山淹江畫圖十韻

晚秋陪嚴公摩訶池泛舟

初冬

至後

正月三日歸溪上

弊廬遺典奉寄嚴公

春日江村五首

絕句六首

絕句四首

卷之十四 近體詩一百十九首

哭嚴僕射歸輓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撥悶

聞高常侍亡

宴忠州使君姪宅

禹廟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旅夜書懷

別常徵君

十二月一日三首

又雪

秦漢中王手札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長江二首

承聞故房相公靈輓歸葬東都二首

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

荅鄭十七郎一絕

將曉二首

懷錦水居止二首

子規

立春

漫成一絕

老病

南楚

寄常徵君

寄岑嘉州

移居夔州郭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雨不絕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走筆戲簡

宿江邊閣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

西閣口號

西閣雨望

不離西閣二首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西閣二首

閣夜

西閣夜

漢西寒望

入宅二首

赤甲

卜居

暮春題瀨西草屋五首

園

高

示獠奴阿段

墜子至

溪上

秋野五首

溪上

樹間

課小豎鋤斫舍北果林枝葉荒穢淨訖移牀三

首

突雨朝行視園樹

季秋江村

小園

白濱西荆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茅屋檢校收稻二首 東屯月夜

東屯北巖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二首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 剝稻了咏懷

上白帝城

上白帝城二首

武侯廟

八陣圖

謁先主廟

白鹽山

灩澦堆

灩澦

白帝

白帝城樓

曉望白帝城鹽山

白帝城最高樓

白帝樓

陪諸公上白帝城頭宴越公堂之作

峽隘

諸葛廟

峽口二首

天池

瞿塘兩崖

夔州歌十絕句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

卷之十五

偶題

近體詩一百四十三首

詠懷古跡五首

秋興八首

秋日夔府咏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

諸將五首

贈李八秘書三十韻

寄劉峽州使君四十韻

夔州書懷四十韻

解悶十二首

復愁十二首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十二首

喜聞盜賊蕃寇摠退口號五首

宿昔

洞房

能盡

鸚鵡

洛陽

提封

垂白

江月

中夜

白露

冬深

月圓

遺懋

傷秋

南極

耳聾

遠遊

暮春

雨

雨

夜雨

歸

熱三首

關雎

歷歷

鸚鵡

驪山

洛陽

蜀丹

提封

草閣

垂白

江上

江月

江上

中夜

江上

白露

孟氏

冬深

有歎

月圓

不寐

遺懋

中宵

傷秋

秋清

南極

秋映

耳聾

搖落

遠遊

獨坐二首

暮春

夜

雨

晴二首

雨

月三首

夜雨

晚晴

歸

更題

熱三首

返照

日暮

日暮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十六夜詠月

十七夜對月

村雨

雨晴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

眠

雲

月

雨四首

夜

晨雨

反照

向夕

曉望

雷

雨

朝二首

晚

夜二首

卷之十六 近體詩九十七首

社祭目錄

宗武生日

又示宗武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又示兩兄

社日兩篇

九日五首 闕一首

九日諸人集于林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十月一日

孟冬

冬至

小至

覽物

憶鄭南地

懷瀾上遊

愁

晝夢

覽鏡呈相中丞

卽事

卽事

聞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賦詩卽事

喜觀卽到復題短篇二首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無消息寄二首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因寄三首

江南有懷鄭典設 王十五前閣會

寄草有夏郎中

陪柏中丞觀宴府上二首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

姪三首

九月一日過孟倉曹主

社祭目錄

簿兄弟

過客相尋

孟倉曹步趾領新酒醬見遺老夫

柳司空至

簡吳郎司法

又呈吳郎

平山人隱居

柏學士茅屋

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

戲寄崔評事表座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姝

秋日寄題鄧監湖上亭三首

謁真諦寺禪師

別崔興因寄薛據孟雲卿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巫峽弊廬贈侍御四舅別之澄朗

奉送十七舅下郡桂 送單二判官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送田四弟將軍

送王十六判官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

送鮮于萬州遷巴州 寄杜位

寄李十五秘書二首 送韋中丞赴湖南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鄆侍御判官重贈

送孟十二舍曹赴東京選

愚孟舍曹將書覓土妻舊莊

別蘇後 存歿口號二首

奉漢中王手札報章侍御蕭章師亡

哭王彭州掄 見螢火

吹笛 孤鴈

鴈 猿

黃魚 白小

鹿 鴉

玉腕騶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二首

卷之十七 近體詩五十五首

太歲日 元日示宗武

遠懷舍弟穎觀等

續得觀書正月月中旬定出三峽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

送大理封主簿觀事不合

人口兩篇 江梅

庭草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四十韻

巫山縣汾州唐十八使君弟宴別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

泊松滋江亭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奉呈江陵幕府諸公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 宴胡侍御書堂

書堂伏阮夜復邀李尚書月下賦絕句

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

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赴闕下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汎舟

春送蜀州柏二別駕赴江陵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

和江陵宋少府暮春雨後同宴書齋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

泛鄭監前湖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水宿遣興奉呈羣公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

江陵望幸

江遜星月二首

舟月對驛近寺

舟中

遣悶

江陵節度陽城郡王新樓成

又作此奉衛王

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

江南逢李龜年

官亭夕坐戲簡顏少府

秋日荆南述懷三十韻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三十韻

哭李尚書之芳

重題

獨坐

暮歸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

公安送韋二少府

贈虞十五司馬

公安縣懷古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入蜀余下沔鄂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卷之十八 近體詩六十一首

曉發公安

泊岳陽城下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寄鄭十三判官

登岳陽樓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過南岳入洞庭湖

宿青草湖

宿白沙驛

湘夫人祠

祠南夕望

登白馬潭

歸鴈

野望

入喬口

銅官渚守風

北風

雙楓浦

奉送王信州岑北歸

江閣卧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郎

潭州送韋員外牧韶州

兼道

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

兼道

江關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早發湘州寄杜員外院長

兼道

酬韋韶州見寄

千秋節有感二首

晚秋長沙蔡侍御欽筵送殷參軍

湖中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長沙送李十一

重送劉十弟判官

奉贈盧五丈參謀

登舟將適漢陽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送盧侍御護韋尚書靈輿歸上都二十韻

哭李常侍嶧二首

哭韋大夫之晉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對雪

樓上

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

暮冬送蘇四郎候兵曹適桂州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呈湖南親友

奉贈蕭二十使君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

送魏司直崔郎中判官兼寄韋韶州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燕子和舟中作

同豆盧峰貽主客李員外賢子裴知字韻

歸鴈二首 小寒食舟中作

清明二首 發潭州

杜集目錄

五

迴棹

贈韋七贊善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 郭受

酬郭十五判官

衡州送李大大夫七丈勉赴廣州

附錄

他集互見四首

哭長孫侍御

號國夫人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杜鵑行

吳若本逸詩七首

聞惠二過東溪

舟泛洞庭

李鹽鐵

長吟

絕句三首

草堂詩箋逸詩拾遺

罪唐懷古

送司馬入京

惜別行送劉僕射

呀咄行

狂歌行贈四兄

右五篇蘇州太守裴煜如晦所收

逃難

寄高適

送靈州李判官

與嚴二郎奉禮別

巴西驛亭觀江漲二首

造愛

早花

巴山

杜集目錄

詩

收京

巴西開收京闕

花底

柳邊

送竇九歸成都

贈南部閭袁判官

奉使崔都水翁下峽

題鄆縣郭明府茅屋壁

造悶戲呈路曹長

隨章留後新亭送諸君

東津送韋諷

客舊館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

愁坐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去蜀

放船

興合州鄭司戶蘇少監

右二十七篇朝奉大夫員安宇所收

送王侍御往東川

惠義寺送王少尹

右二篇見王原叔本

避地

右一篇見趙次翁本

惠義寺園送辛員外

又送

右二篇見卞同本

卷之十九

表賦記說讚述十五首

進三大禮賦表

朝獻太清宮賦

朝享太廟賦

有事于南郊賦

進封西嶽賦表

封西嶽賦

進鵬賦表

鵬賦

天狗賦

唐興縣客館記

說旱

盡馬斂

雜述

秋述

東西兩川說

卷之二十

策問文狀表碑誌十七首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一天尊圖

文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爲遺補薦岑參狀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爲華州郭使君進滅寇冠形勢圖狀

爲夔州柏都督謝上表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祭遠祖當陽君文

祭外祖祖母文

爲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杜工部集目錄

杜集目錄

誤

<p>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陷懷州府自十月改右官從從職贈</p> <p>九月廿五日公</p> <p>永述八又東天除脂</p> <p>永同官路事湯東孟</p>	<p>正月朔由僑居十月十一日自永武少尉十九</p> <p>正月朔由僑居十月十一日自永武少尉十九</p> <p>正月朔由僑居十月十一日自永武少尉十九</p> <p>正月朔由僑居十月十一日自永武少尉十九</p> <p>正月朔由僑居十月十一日自永武少尉十九</p>	<p>正月朔由僑居十月十一日自永武少尉十九</p> <p>正月朔由僑居十月十一日自永武少尉十九</p> <p>正月朔由僑居十月十一日自永武少尉十九</p> <p>正月朔由僑居十月十一日自永武少尉十九</p> <p>正月朔由僑居十月十一日自永武少尉十九</p>	<p>正月朔由僑居十月十一日自永武少尉十九</p> <p>正月朔由僑居十月十一日自永武少尉十九</p> <p>正月朔由僑居十月十一日自永武少尉十九</p> <p>正月朔由僑居十月十一日自永武少尉十九</p> <p>正月朔由僑居十月十一日自永武少尉十九</p>
---	---	---	---

<p>傳武功修瑑監軍</p> <p>河平章事八月歸出</p> <p>兼河南節度使</p> <p>西田紀東城西京十</p> <p>月慶衛齊河北府千</p> <p>手收東上皇定</p> <p>行加李密乞歸衛山</p> <p>永吉上自恩賜還京</p> <p>十一月十二日土</p> <p>至自前節度使</p> <p>皇改歸節度使</p> <p>所長史劉尹分劍南</p> <p>東新田各置節度使</p> <p>十月大封諸節度</p> <p>式元從功臣賜賚官</p> <p>六等免罪</p>	<p>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陷懷州府自十月改右官從從職贈</p> <p>九月廿五日公</p> <p>永述八又東天除脂</p> <p>永同官路事湯東孟</p>	<p>正月朔由僑居十月十一日自永武少尉十九</p> <p>正月朔由僑居十月十一日自永武少尉十九</p> <p>正月朔由僑居十月十一日自永武少尉十九</p> <p>正月朔由僑居十月十一日自永武少尉十九</p> <p>正月朔由僑居十月十一日自永武少尉十九</p>	<p>正月朔由僑居十月十一日自永武少尉十九</p> <p>正月朔由僑居十月十一日自永武少尉十九</p> <p>正月朔由僑居十月十一日自永武少尉十九</p> <p>正月朔由僑居十月十一日自永武少尉十九</p> <p>正月朔由僑居十月十一日自永武少尉十九</p>
--	---	---	---

上元二年二月丙寅遷代李善年五十錢居草堂
 正月去土窟乃以板尹李光
 元平說僱元散下北平河陽懷州
 百受集
 國作也
 許京師事

下以馬元帥明初城
恩副之討史朝義源
王以則堯可汧下河
北進克河兩東鄆州
北悉平李性仙歸朝
我百來獻

代
元
年
癸
卯
七
月
庚
元

正月水鄉人御...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辰
廣
二
年
甲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承
泰
元
年
乙
丑
正
月
庚
元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大
曆
元
年
丙
子
正
月
庚
元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杜工部集卷之一

虞山蒙叟錢謙益

謙益

錢謙益

古詩五十五首

虞山蒙叟錢謙益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純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

甫甘少壯年日早充觀國賓詩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賦料楊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而王翰願下

集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竟舜上再使

風俗淳此意為餘行歌非隱淪騎驢三十載放食

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

潛悲辛主上項見徵歛然欲求仲青冥却垂翅蹭蹬

無縱鱗甚愧丈人厚其知丈人其勿於百寮上復誦

佳句新篇效貢公喜難非原憲貧焉能心快快低是

走駿駿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四前

涉涉能聊飯飽愧諸人

幸濟天恩七載寓河南

純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

甫甘少壯年日早充觀國賓詩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賦料楊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而王翰願下

集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竟舜上再使

風俗淳此意為餘行歌非隱淪騎驢三十載放食

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

潛悲辛主上項見徵歛然欲求仲青冥却垂翅蹭蹬

送高三十五書記

崢嶸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

為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

兒脫身簿尉中始與撫楚辭借問今何官燭熱同

武威答云一書記所嫌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

須慎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

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

明是當時常恨結驥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慘慘

中腸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隨隨黃塵歸沙漠念

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書記舊書通解得四月五日馬力去後寄河石河西館

卿之干上而通鑑入資

哥舒翰前自以封爵為重

為吐蕃所困

記吐蕃山在吐州漢縣西

在城內一里本秦之屬

之思思云石堡城周回

不克不語忠

死若萬里如也

舒翰子龍石始負

龍門 太常寺記開山左傳云越嶺曰使女覓守關家脂委謂所
山伊闕是也杜預云洛陽西三伊闕口也俗名龍門元和得國志
伊闕山在伊闕縣北四十五里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自其間故名又
穆帝登北邙山觀伊闕口此升龍門原河有絕志關止於二陵地內南

本根賴有日節節地對魚魚極木明甚可謂澤下之性也我漢置安
 乘巴池上而平師治池各五丘故城亦常稱澤下之城今故川名此
 古也水徑注入云湖亦引灌東入西至臨城西而陂此乃注湖水入
 東城隍岡下原泉湧發其水北流逕寧城又北引水為流注州城
 蔡公孫多在其次挾此卽乃新平之陂也又北流所引於於古文爲
 注下注曰平陂山陂曰平曰隱見清湖對原主所謂關河可想見
 城隍即平陂山寺上青荷池草堂所謂關河可想見一作蒲池
 而山背觀賞院臨流青荷池云指蒲水此次云當作蒲斯蒲關名也

集 40—46

采白蠶五木俱白也越簡即巢呼五白蠶二爲現來半有勝也其
勝其巢必呼五白也巢虛枯葉落名黃葉其葉落時云巢虛也六南之巢
吾謂其白巢也也六南得者稱吾言謂其巢虛也六南之巢一則巢
至數百爲巢人並其宿以爲巢者及後在後巢大勝而用大舊葉衣
其巢則同生曰非不能巢事其巢也之因後有本久之曰老見其巢
則其巢而四子巢其巢一不巢其巢之即或巢其巢不巢其巢
若其巢而四子巢其巢一不巢其巢之即或巢其巢不巢其巢
凡我子者五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
比應降一等自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
豈曰六南五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
以云呼五白也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
爲善巢而後巢者人皆得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其巢
未詳按巢五白五木俱白也越簡即巢呼五白蠶二爲現來半有勝也其
據通相祖述大書之論爲國安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
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兵車行

車聯聯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
塵埃不也成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
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
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
白還戍邊邊亭一作流血成海或武一作皇開邊意未出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
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况復秦兵耐苦戰被驅
不異犬與鴛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
未休關西卒一作役人心苦如牛縣官急索租官家不
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是得
嫁比鄰生男理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

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

耶娘吳持本注云古樂府云不聞耶娘成陽橋成陽橋即中渭橋
在咸陽東南二十里本名橫橋渭水橋也長安中渭橋
六十八里七百里五里二百二十今云成陽不見成陽橋出之盛可知
防河開元十五年十一月以吐蕃爲寇大敗于青海及諸軍兵互
方兵萬人并會州防秋至不復得還而吐蕃日有兵志居開元府以捍
衛是時吐蕃兵侵河右故曰防河也吐蕃日有兵志居開元府以捍
衛則以京
武皇唐高祖武皇帝名世祖字義高字叔陵唐高祖武皇帝名世祖字義高
夫十人殺後山東者太行山之東者之唐高祖武皇帝名世祖字義高
山東河北爲山東兵天復立魏馬下者日自其日并州其天下
幾多不乃發五種兵天復立魏馬下者日自其日并州其天下
天寶末歲盡發兵出入成卒由關西者日自其日并州其天下
不能過關自關西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能得一二并州其天下
十一州皆關西之山東關西關西關西關西關西關西關西關西關西
有也則以資糧糧收使以銀千馬人軍萬人小軍十人并州其天下
今年冬王維得聖旨於九載十二月關西道使生男理應得封爵
使家鄉城城者相傳民賦日生男須報生女明須報不報者
歲下戶數相支其大其外何謂時時生男勿報生男勿報生男勿報
永經注金城郡南有海山出當外又東南是平水也其有地關西四
里西有平水者也世謂之平水關西四里西有平水者也世謂之平水
自僞鳳中李懷光與吐蕃戰敗後吐蕃有平水關西四里西有平水
希德軍中使明主德嗣後吐蕃有平水關西四里西有平水
韓瑒城下平水關西四里西有平水關西四里西有平水
失曰天寶十載魏于仲連言南詔擊主至死者六萬楊國忠其敗歟因
以提調制大將軍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建德南詔所子行者
死者十八萬皆感國忠追使史分道南詔人建德南詔所子行者
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震野其言南詔之名爲然歟曰後天敗
吾不聞已下言征戌之苦而南詔不南詔一役爲然歟曰後天敗
恨也故以明征南之必不遠也言南詔不南詔一役爲然歟曰後天敗
哀怨而不追如此則不見有詩人呼班公之意爲是時博思其
資盛而不成斥言之終東河說之事歸乎其
詞若不爲南詔而發者此作者之深意也

高都謏駟馬行

安西都護口青驄聲價歛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

後何所見珠厓有腰佩有稱有身執有中有指有極有房

舉人各姓名開列於中
丞相 於以國忠為首相十二

加國志司空見後之時所為一陳陳者一色衣五家合陳州陳州如犯
之機發焉下徐氏以劍南旌節而後入府身一覽其真者數日
志轉盛壯國又與國恩微焉入朝國恩與陳州陳州如犯
諸王之下焉志轉盛壯國又與國恩微焉入朝國恩與陳州陳州如犯

樂遊園歌

史氏作

樂遊古園翠森森煙柳翠芳華長公子華筵勢
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長生木瓢示真率更調駿馬
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雲爽一作城仗闌闌
晴開映蕩蕩曲江翠幕排銀榜拂水低徊舞袖翻
綠雲清切歌聲上却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
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盃亦不辭一作聖朝
亦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一作此身飲罷無

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樂遊園

長安志樂遊園在萬年塢南八里漢園在曲江北

樂遊園長安志樂遊園在萬年塢南八里漢園在曲江北
其西有李園志樂遊園在萬年塢南八里漢園在曲江北
其西有李園志樂遊園在萬年塢南八里漢園在曲江北
其西有李園志樂遊園在萬年塢南八里漢園在曲江北

秦園

秦園長安志秦園在萬年塢南八里漢園在曲江北

秦園長安志秦園在萬年塢南八里漢園在曲江北
其西有李園志樂遊園在萬年塢南八里漢園在曲江北
其西有李園志樂遊園在萬年塢南八里漢園在曲江北
其西有李園志樂遊園在萬年塢南八里漢園在曲江北

許其年十月移禁仗 跌蕩蕩 漢州紀陳大門開張為如洋日銀
五王國東城勝 勝 漢州紀陳大門開張為如洋日銀
勝 漢州紀陳大門開張為如洋日銀

漢陂行

參兒弟皆好奇我遠來遊漢陂天地難憐忽見
雲濤噴噴項堆琉璃琉璃漫泛舟人事殊與極愛
相篇開舟子喜甚無氛埃是驛散亂棹謳歌絲管咽
嗽空翠來沈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靜一作如拭苑
在中流潏潏清下歸無極一作終南黑半陂已南純
浸山動影蕩中融融船船駛駛雲際字水面印出
豎田田此時勝能亦如珠滿口擊鼓鼙龍趨湘妃漢

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太參 石中書 漢陂 長安志 漢陂在萬年塢南八里漢園在曲江北

試 漢陂 長安志 漢陂在萬年塢南八里漢園在曲江北

面 漢陂 長安志 漢陂在萬年塢南八里漢園在曲江北

金支 漢陂 長安志 漢陂在萬年塢南八里漢園在曲江北

漢陂 長安志 漢陂在萬年塢南八里漢園在曲江北

漢陂 長安志 漢陂在萬年塢南八里漢園在曲江北

漢陂 長安志 漢陂在萬年塢南八里漢園在曲江北

漢陂 長安志 漢陂在萬年塢南八里漢園在曲江北

漢陂 長安志 漢陂在萬年塢南八里漢園在曲江北

漢陂 長安志 漢陂在萬年塢南八里漢園在曲江北

漢陂 長安志 漢陂在萬年塢南八里漢園在曲江北

懷新目似擊接要心已領仿佛識鮫人空蒙辨魚艇
錯磨終南翠顛倒白圈影峭一作翠增光輝一作乘陵惜
俄頃勞生愧嚴郵外物慕張邴世復輕驛驅吾耳難
盡詎知歸俗可忽取適一作事莫並身退豈待官老來
苦便一作靜況資菱天足底結芽茨迥從此具扁舟彌
年還清景

戲簡鄭廣文 兼呈蘇司業 說明

麀交一作到官一作金繫一作馬堂階下醉則一作騎馬歸頗遭官
長罵才名四一作十年坐客寒無一作顰一作有蘇司業時
時與一作酒錢

蘇司業 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天寶間久遊京華遇太子論德出爲
東平太守召爲國子司業安祿山陷洛陽以病不受僞署乞
瀟澤詩託乞
與也互既切

夏日李公一云李見訪李時爲太子家令黃劭曰按宗室世系表當是李炎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貧居類村場僻近城南樓
旁舍頗淳朴所願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
酒不牆頭濁醪展席俯長流清風左右至客意已
驚秋果多衆鳥闌葉密鳴蟬稠苦道此物貼執
謂吾盧幽水花晚色靜聲庭足充淹留預恐樽字

盡更起爲君謀

水花 崔駰古今注芙蓉一名荷花生澤國中實曰蓮華之最秀異者一名水芝一名水花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月樹羽臨九州

陰火煮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晴浴赤日光抱空中樓

聞風入轍跡曠一作原野延冥搜一作地天萬乘動觀水

百丈漱幽靈三斯一作佳王命官屬休初聞龍用

壯犖石摧林丘中夜倉宅改移臣願雨秋恒懸璫池

影屈注蒼江流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翠旗添儻

雙雲車綵少留簫鼓蕩四涉異香沙渚浮與人獻徵

新嘗元沙蒙牛百神奔盛明古外莫前何坡陀金

蝦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肯一作還收復歸

虛無底化作長黃虵一云龍飄飄一云青瑣郎文采珊瑚

鈎浩歌淥水曲清絕聽者愁

東山長安志驪山在臨潼縣東南二里溫湯在山陰火海賦陰曠

原吳若本注原見崑東北脚名也穆天子傳自崑玉之山以西至於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於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下

有九百里宗周至于百丈湫長安志冷水一日零水在臨潼縣東三十里亦曰百丈泉水經注冷水出神符山

歷陰盤嶺豐兩原之間北流注上渭寰宇記龍用壯長安志陰盤城漢縣湯泉水在

陰盤故城東門外去昭慶十五里往來大路必由此旅行人悚悼無所留
碍近古帝王未嘗經度必行此城西北開御路自城中東門將自東門入

湯泉水岸深數丈，時水甚盛，岸上見物，如棺蓋，長十門，命有司致祭，其物起向北，因失所在。開元八年冬，東夷道人行至牛城，見泉，其水東北

角起條忽滿城從官皆出○次於道下至渭川雲氣稍解侍臣分散尋求輿所自○以爲數日不出衛尉學士通事舍人王翰

作荅客問上之詞曰計開元以來無能產胎香炷氣還來龍潛龍見雲告應天道常然何問哉此詞爲鳳翔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餘里一夕風雨暴

沙苑行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一作白如縹以周牆自餘里龍

婦昔是渥津生汗血今和獻於此苑中騶牝三千匹

豐草青青寒不死食之豪健西域無一云應每歲攻一作收

駟冠邊鄙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天廐皆雲屯

一骨獨富御春秋
一詩歸一作至尊至尊內外馬盈

意總作內外馬大歷正司空大子逸羣絕足言朱紫周黨

仙樹石井空口不發方新人个及仙仙也

羅守維具命昭然追享歲年矣主主攸能從召戎耳

木羽作翼上高與勢且疾奔馳行城間紆走走角
士

非薛同騰 麋鹿邊洋 漁釣崑崙 魚海壯目 魚長

此丹砂作尾黃金鯁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

亦有神

沙苑在郡國志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馮翊縣南二十里其處宜六畜

經沙阜北其阜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俗名之曰周橋西都賦西郊

苑特以周養下死六曲六閣左右凡十有二閣分爲三節室尊唐

四百餘里。天廡殿一曰祥祭。

皆印註云即以監名片樹等向小
諸處均取者以入

角計一曰小計牙日一曰本計日食一曰本計

出後漢志按靈帝時上
二牧京房易傳云上能平人建寧人京

丁太常經艱喪，母氏泣血，**忍**行公喪，而自上一命，而製封

月少陰不化而自化

靴却覆香羅帕。卿家舊賜公取之。
云魚天廐真龍此

其亞書洗須臾溼涴淋漓照作久越一作某可劓幽并夜吾聞

良馬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于鳥不

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聊冀方降精

近聞下詔墮都邑肯使有騏驎有地上行

偶目西京賦偶目高鼻鰐目鰐目角
肉駿東坡曰余在岐下見

通胡餠立倒瓶毛生肉端著人口此肉饕餮先熬白馬賦旦削幽燕

也。乃知是行路。越過雷作。耳。手。立。拜。則。越。雷。說。順。有。監。必。

漢書地理志卷之六

大興縣志四
卷之四
志

去矣行

君不見韞上鷹一飽則飛擊燕龍作堂上燕後泥附

炎熱野人曠蕩無靦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

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鮑叔止曰天寶十四載公在率府數上
餐玉法後魏書李預每餐

往攝得若環壁礮形者大小百餘至而觀之

皆光潤可玩。預乃稱七十校爲曆日。服食之。藍山曰。此

日球其大曰蓋蓋以縣出美玉故名

自京赴奉先縣訪懷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計身何愚竊比稷與

契居然成，淩落自首耳。契聞蓋棺事則已，此志常

[illegible]

觀籌第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
彌激烈非無江海志蕭洒送作日月生逢竟舜君

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厦豈云缺葵藿傾太
陽物性固莫作奪顧惟螻蛄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

大鯨輒擬假溟渤以茲悟生理獨耻事干謁兀兀遂
至今忍為塵埃沒終愧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

自適作放歌頗愁絕歲暮百草衰疾風高岡裂天衢
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凌

晨過驪山御榻在喘噪里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
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懽娛樂動殷膠

分帛本自棄女出鞭撻其夫家聚飲貢城闕聖人
筐篚恩實欲作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

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
堂舞一作神仙煙霧散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

清瑟勸客馳蹄羹霜格壓香楠朱門酒肉吳路有
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

又改轍翠冰一作從西下極目高崢兀疑是崆峒來恐
觸天柱折河梁幸未斥枝撐等筆筆行旅相舉援川

廣一作不可越老妻寄異縣上口滿風雪誰能久不
顧庶往共饑渴入門問號咷幼子飢已卒苦寧捨

一哀里巷亦一作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天折豈知

秋末一作登貧要有倉卒生常一作免租稅名不隸征伐
撫迹猶一作酸辛平人固驕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

卒憂端齊一作終南瀕洞不可撥

奉先一作西鎮縣城縣南州開元四年改焉奉先縣後移於北府以奉先
泉故城白水又改城開元四年建奉先縣城在縣南

陵故城奉先縣城在縣南開元七年其外六里山在縣
山也縣城在縣南開元七年其外六里山在縣

縣故城奉先縣城在縣南開元七年其外六里山在縣
山也縣城在縣南開元七年其外六里山在縣

縣故城奉先縣城在縣南開元七年其外六里山在縣
山也縣城在縣南開元七年其外六里山在縣

縣故城奉先縣城在縣南開元七年其外六里山在縣
山也縣城在縣南開元七年其外六里山在縣

縣故城奉先縣城在縣南開元七年其外六里山在縣
山也縣城在縣南開元七年其外六里山在縣

縣故城奉先縣城在縣南開元七年其外六里山在縣
山也縣城在縣南開元七年其外六里山在縣

縣故城奉先縣城在縣南開元七年其外六里山在縣
山也縣城在縣南開元七年其外六里山在縣

縣故城奉先縣城在縣南開元七年其外六里山在縣
山也縣城在縣南開元七年其外六里山在縣

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迹遠

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一作坊無乃瀟湘慙然坐我天

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一作是蒲

城鬼神入元氣淋漓帝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

春還雖花遠魚分冥皆孤
而立倉良水深青冥闔

英華云：給與英華云：欲火不也。用巴枝。悉

之冰深且闊。奇岸傾島。峯側岸。秋寒未。不見。洲如。豈。秀。

聽至今現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盡人骨髓自有

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繁崖裏

小兒心孔開貌音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五

獨胡爲在泥滓青鞵布襪從此始

赤縣劉爲奉先尉寓其邑郡岳朱景玄唐朝名岳林李嗣真並錄云

水故曰素縣圖不十地有其名不見圖跡二十五人

在李國恒之下岑參送祁樂滔山東詩有時波乘興盡山江上坐床

張彥遠名畫記隋楊契丹官至上儀同沙門法琮云六生備鼓務

姜丹豐骨氣山陳體製允屬斯人品在開立本下李云田楊登仲董展
皆田楊與鄒夫士同于京師北門寺禁小外楊以譴蔽惡與鄒稱親之謂

楊曰歟盡終不可學何勞敗議楊託以婚姻有對門之好又求楊登本楊

馬曰此是吾妻本也由是鄰誼歡服

餘丈高然吳錄云登者聞天姥歌謠之聲郡志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石壁上有列字科斗形高不可識泰月然者闕圖鼓縮吹之聲聒耳元

嘉中遠名燕窩狀于國扇卽此山也謝靈運詩曰暎投劍中山明登若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旅食白日長况當朱炎赫

高齋坐林杪
宿遊衍圓清
晨陪躋攀傲
睨俯峭壁

崇岡相枕帶曠野懷
作刈咫尺始知賢主人贈此道

愁寂益著長青冥曾水生折歷上有無心雲下有欵

客口畏聲聞夏急作力爭盡而驚此焉乎哉其身不絕

落石泉臺圓復急思動青隄所理滋烏山藏其真有

似懼彈身吏隱道一作通情性茲其窟宅白水見矣

氏諸翁乃仙伯杖藜長松陰作尉窮谷僻爲我炊雕

逍遙展良靚坐从風頗愁作晚來山更碧相對十

文蛟欽翎盤渦坼何得空裏雷殷殷尋地脉煙氛一作

萬壽一作耄耋
頤頤
森參
崑崙
空峒
顛迴
首如
不傷

言其爲一鬼免元十月十日山山

前軒頂一作又照曉絕華岳赤兵氣張林繇川光維鋒

商甲是用公軍載馬雲務一作黃正賜綬無末一作豈

鍾矢長朴公軍鍾鼎雲分煙和三角無以□□

強敵長歌渡屋梁
逝下流社席不
生斗象舞天地有

順逆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勿秋說猛將紛填委廟謨

蓄長策東郊何時開帶甲且來加一作求釋欲告清宴罷一作去

難拒幽明迫二歎酒食旁何由似平昔

白水元和郡國志白水漢衙縣地春秋秦晉戰于彭衙是

自入後魏置白水郡南陽白水以爲之管轄屬
謂舉先縣也奉先在水之南實字記南陽縣水以爲之管轄屬

水墜置南白水墜以在白水之南爲名墜也
水先縣白水則後魏所置縣及白水墜也

公從奉化而來循其舊名故曰仙伯

周
設
來
工
藝
只
注
蘇
樂
看
實
商
開
一
龍
木
公
宜
以
月
司
旬
驗
為
所

馬融元明以詩賦山明年正月加
同平章事八月被軍敗于靈寶

二歎女傳魏士行言此物食之變

吾子孟食之間三歎何也

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旌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
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筵隨君侍君側筆才
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鞭身向天
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
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劒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
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騎塵滿城
欲往城南忘南北

少陵 杜甫少陵原在長安城南四里宣帝陵在杜陵縣界杜陵
南園在杜陵縣界杜陵縣在長安城南四里宣帝陵在杜陵縣界
江頭宮殿殿宇宏敞能容萬馬其地甚廣其地甚廣其地甚廣
同登 杜甫同登在長安城南四里宣帝陵在杜陵縣界
白馬 杜甫白馬在長安城南四里宣帝陵在杜陵縣界

宮貴妃 楊妃各勝名一箭 清渭 南苑 忘南北
馬 杜甫馬在長安城南四里宣帝陵在杜陵縣界
忘南北 杜甫忘南北在長安城南四里宣帝陵在杜陵縣界

哀王孫 杜甫哀王孫在長安城南四里宣帝陵在杜陵縣界
哀王孫 杜甫哀王孫在長安城南四里宣帝陵在杜陵縣界

長安城頭頭白鳥 杜甫長安城頭頭白鳥在長安城南四里宣帝陵在杜陵縣界
長安城頭頭白鳥 杜甫長安城頭頭白鳥在長安城南四里宣帝陵在杜陵縣界

肉不待 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
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窺
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平
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
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須昨夜東風吹血腥
東來索 驅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
何愚窮聞天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
面請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 哀哉王孫慎勿疎五
陵佳氣無時無

哀王孫 杜甫哀王孫在長安城南四里宣帝陵在杜陵縣界
哀王孫 杜甫哀王孫在長安城南四里宣帝陵在杜陵縣界

王孫立 杜甫王孫立在長安城南四里宣帝陵在杜陵縣界
王孫立 杜甫王孫立在長安城南四里宣帝陵在杜陵縣界

南單于 杜甫南單于在長安城南四里宣帝陵在杜陵縣界
南單于 杜甫南單于在長安城南四里宣帝陵在杜陵縣界

花門 杜甫花門在長安城南四里宣帝陵在杜陵縣界
花門 杜甫花門在長安城南四里宣帝陵在杜陵縣界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心在水精城。衣帶春雨晴。洞門盡律步。深院果幽期。
到一作屏屏一作扇開。復閉。撞鐘齊。及茲醲醑。長發性飲一作飯。
食過扶衰把臂。有多日。閒使無嫌。辭黃鵬。去度結構。
紫鴛下。早想銀鬚。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湯休起。
我病微笑索題詩。

大雲寺 長安志大雲觀寺在京城朱雀門南漢成帝之東漢闕本名光明寺武后初改此寺沙門官政道人舍經中有女主之符因改

[illegible]

壯集卷一

外史云：應麟始曰：五經皆性理所統，其於世也，非徒爲文辭，而本義之在焉。中祇通以爲迂，乃爲空虛，皆絕其所有，故也。其則創自其類，而類類所施之地，不同而名亦錯異。在宮闕則爲朝，在宗廟爲禮，在學校爲教，在鄉黨爲孝，其類類所施之地，不同而名亦錯異。在宮闕則爲朝，在宗廟爲禮，在學校爲教，在鄉黨爲孝。上世宗禮甚嚴，其非其物也。又有鄉戶者，初爲文吏，連相繼，其非其物也。上世宗禮甚嚴，其非其物也。又有鄉戶者，初爲文吏，連相繼。北門賈斯，宗恩而法元微之，謂劉泰西，德太便，皆實類也。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中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
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
雨瀉暮簷竹風吹青井芹天陰對圖畫最覺潤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illegible]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夜深殿突兀風動金銀鐙
天黑閉春院地清棲暗芳玉繩迴斷絕鐵鳳森翱翔
梵放晦出寺鐘殘仍股牀明朝在沃野苦見塵沙黃

銀鑄西國傳注銀鑄長鑄也昔之鑄人鑄鐵則上常鑄成團風
今鑄塔皆有之舊法以爲兩兩鑄成凡以同在上常鑄
而欲辨鑄綠注謂作鐵鑄至今或兩兩鑄成凡以同在上常鑄
中央下有轉樞常向風如將飛者長安志寺內有浮圖東西相值

童兒汲井華，慣提瓶上水。
手常漉不濕地，掃除似無箒。
明霞爛複閣，霽霧牽高旛。
側塞被徑花，飄颻委堦柳。
艱難世事迫，隱遁佳期後。
晤語契深心，那能終鉗口。
奉辭還杖策，暫別終回首。
泱泱泥污人，所听國多狗。
旣未覓羈絆，時來慙奔走。
近公如

丁巳

白雲熱煩何有

井華江平水 複閣長安志此寺當竹閣旁 听听九癩

字通九引九

杜工部集卷之一

泰興縣八十老人李寓庸因是氏校

威君爲盡長久利孤卒不戴購快馬金纏繞黃羊飯

吹角向月窟蒼山一作海崩愁上驚山死樹龍怒拔老

湫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傷哉又儒士憤激馳林
丘中原正格鬬後會何緣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沈與
浮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論兵遠望澤亦可縱其
搜題詩得秀句札翰時相投

同谷 爲成州自子德之後其後世皆爲同谷郡元元年復爲同谷縣

弱水 元和中同志弱水在兩縣界內山下蓋

出石縣西六十里山下有石

仇池 仇池山在石門山東南

家 入守道萬人家山勢自

官 官舍所舍家猶

青 青爲觀家

七 七

塞蘆子 塞蘆子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荆杞

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末已迴

盧爾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

蘆子岐項有薛大夫旁制山賊

三百里蘆關扼兩寇深意實

行速如鬼

蘆子 元和中同志蘆子

五城 五城

半記 半記

節度使李希範自州縣除河東東通通靈山及邊兵精銳者
劉兵署口思明秀嚴行高方思明以爲太嚴辭大夫

光顧下 光顧下

扶風 扶風

武 武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月周□仍構患何常有翅翎飛去墮爾前

彭衙元初郡志同白水縣漢彭越彭越春秋魯公子也彭衙今在郿縣界

彭衙今在郿縣界

北征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古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

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

華拜辭詣闕下休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

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門反米已臣甫

憤所切揮涕絕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

瘵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烟少蕭瑟所遇多

被傷呻吟更流血迴首鳳翔旌旗晚明滅前登寒

山重屢得飲馬窟郊入地底涇水中瀟瀟猛虎立

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一作古車轍青

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

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

緇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鄰時巖谷互

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鳴鳥鳴黃桑野鼠

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

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况我墮

塵及歸盡瘁經年至邠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

迴悲泉其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

背面啼嗚脚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邠海

圖拆波濤舊繯移卽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程

老夫情懷惡嘔泄一作即數日那無囊中帛救

汝寒禦慄粉黛亦解苞衾綢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癯

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痕

藉盡君潤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

能即喚喝相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語新婦且慰意生

理焉得說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觀天色

改坐一作覺秋氣洛陰風西北來慘澹詭回鶻一作其

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

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一作箭

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

拔軍請深入蓄銳何一作可憫俱發此舉開青徐旋

瞻羣恒禍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一作歲勢

成擒口月口命其能久皇綱未立絕憶昨狼狽初事

與古先別姦臣竟殖臨同惡隨蕩折不聞又殷衰

中自誅褒姒周漢獲再興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

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妻京大同殿

寂寞白獸闥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閭陵固有神

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正甚宏達

北征流別篇曰更始時班固遷居州侯其文云北征

志意上難離時之風其為辭固本心也

地遠千難其辭固本心也

來習性嬾晚節一作肅轉劇每愁悔客作如覺天地窄
美君齒髮新行已能夕惕臨歧意頗切對酒不能嘆
迴身視綠野慘澹如荒澤老鴈春忍饑餓哀號待枯
麥時哉高飛驚絢練新羽翻長雲濕袈裟澗水饒巨
石無令軒車遲衰疾悲風昔

李舟字公受徐州刺史陝西無男文學水滸郎中劉州
刺史李舟先生友記李舟陳西人有文學俊高意氣以詩書顯使
補其諸自其知李舟自劉州刺史遷李舟又云李舟將軍
嘗封金鄉竹嶺褒斜西師風澤褒斜谷在長安西有山
以爲褒斜如銀石日褒北口斜至劉州十里東南流

洗兵馬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日一作夜報清畫同河廣傳聞
一葦過危命在破竹中抵殘郢城不日得獨任朔

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餽肉葡萄宮已喜
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節裏關山月萬
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一作謀謀
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香二三豪
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
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一作紫禁正耐烟花繞
鶴禁通霄鳳華備鷄鳴問寢龍樓曉一作曉紫龍附鳳勢
莫當天下盡化爲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
不得誇身強關中既雷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
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過風雲會
扶顛始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嘉再

昌寸地尺天皆人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
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甌隱士休歌紫之曲詞人解
換河清二云領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
洪上健兒歸莫嬾城前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
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洗兵馬

洗兵馬西漢霍去病洗兵馬西漢霍去病洗兵馬
可牧宜生此日此其好與也其洗兵馬西漢霍去病
戰于城之新居官軍與漢大敗之安朔方一作朔方
房城門夜通河其思德一作思德
軍牛進衛朔方軍爲便本
臨霍崆峒一作崆峒
志歸山在解州高平縣晉書項山年十歲命之曰
山在解州高平縣晉書項山年十歲命之曰
山在解州高平縣晉書項山年十歲命之曰

成王

成王成王成王成王成王成王
尚書尚書尚書尚書尚書尚書
鶴禁鶴禁鶴禁鶴禁鶴禁鶴禁
龍樓龍樓龍樓龍樓龍樓龍樓
承龍承龍承龍承龍承龍承龍
張子房張子房張子房張子房張子房張子房

[illegible]

身無力可憐爲人奸心事於我見子真顏色不恨我
衰子貴時悵望且爲今相憶

閨鄉

元和郡縣志本漢湖縣地開皇十六年獲湖城縣于今所改各開
步修行後置湖城縣屬湖州開皇十六年獲湖城縣于今所改各開

步修行

後置湖城縣屬湖州開皇十六年獲湖城縣于今所改各開

後置湖城縣

屬湖州開皇十六年獲湖城縣于今所改各開

屬湖州

開皇十六年獲湖城縣于今所改各開

開皇十六年

獲湖城縣于今所改各開

獲湖城縣

于今所改各開

于今所改

各開

各開

戲贈閨鄉秦少公陸渾水作詩短歌

去年行官常

太白朝迴君是同舍客同心不減骨

肉親每語見

許文章伯今日時清兩京道相逢苦覺

人情好

昨夜遊歡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

潦倒

北史范曄傳曄天監以後中書侍郎曄名爲曄曄而

李鄴縣丈人

馬行

丈人駿馬名

曰嚙前年避口過金牛迴鞭却走見

天子朝飲漢水暮

靈州自矜口嚙奇絕代乘出千人

萬人愛一聞說盡

急難材轉益愁向驚駘車頭上銳

耳批秋竹脚下

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

俗馬空多肉浴

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

鳳臆龍鬐

一作龍鬐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

金牛

牛和郡國志涇州金牛驄武德二年分瑞谷漢水

金牛驄

武德二年分瑞谷漢水

武德二年

分瑞谷漢水

分瑞谷

漢水

漢水

八里鏡耳

八里鏡耳

義鵠

陰崖有蒼鷹子黑相類白蛇登其巢吞噬之怒

無半存其父從西歸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

痛憤一云猶猶寄所宣斗上振孤影嗽嗥來九天修

麟脫遠枝巨額拆老拳高空得踏蹬短草辭婉婉

折尾能一掉飽腸皆今已作已穿生雖滅衆難

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驚鳥最

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近經瀟

水瀟此事然夫人傳蕭蕭覺素髮欲作若衡儒冠

人生許與分只在願盼問哪爲義鵠行用激

壯士肝

老拳

盡鵠行

高堂見生

突兀乃知

君眼中物

爲衆禽沒

墨且蕭瑟

顧步獨紆

東郊瘦

馬使

我傷骨

格律

元如

增

絳

之

欲

動

黑役刃斬死。王曰。服撫養甚分。毋送行。勿泣。

Figure 1. A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xperimental setup. The subject is seated in a chair, viewing a video screen. The screen displays a target (a small circle) and a starting point (a small square). The subject's hand is positioned at the starting point.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target is 10 cm. The subject is instructed to move their hand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to the target. The video screen is 100 cm high and 100 cm wide. The starting point is 50 cm from the bottom edge of the screen. The target is 50 cm from the top edge of the screen. The subject's hand is 50 cm from the bottom edge of the screen.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target is 10 cm. The subject is instructed to move their hand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to the target.

并力小成隻辨人國生

7

今智鼓鞀雖從本州役內頗無所藉近行止一身遠
去終轉逃家鄉既盡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
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
以爲蒸黎

五年天寶十四載歲次丙辰

夏日歎

夏口出東北陵天經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
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
黃埃飛鳥苦熱灰池魚涸其泥萬人尚流冗舉目唯
蒿萊至今大河北化作虎與豺浩蕩想幽薊王師
安在哉對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

數千倍

中街

舊注中街黃道之所經也前漢天文志曰有中道月行中道
而西至黃道極中夏至冬至東井北極極星在東井北極極星東
而北當道而長陽勝政時用事則日道南而北人近南天無氣
涼寒也若天文志夏在極中而人近北而人近北則陰勝陽勝
至秋熱也爾雅謂之極日道南而北人近南而北人近南則陽
勝陰勝也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一作腸安得萬里風飄飄吹我
裳昊天出華月茂林延疎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
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同其
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

望竟夕擊刁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
鄉北城悲笳發鸛鶴號且翔况復一作煩促倦激烈思
時康

青紫舊注青紫擊鼓聲也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一作時月早

七月六日苦炎蒸對食轉餐還不能飭一作愁夜中
自足竭况乃秋後轉多蠅東帶發狂欲大呼
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檐安得赤脚
踏層冰

立秋後題

日月不相饒節序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

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杜工部集卷之二

營興縣錢魯遵王氏校

杜工部集卷之三

虞山蒙叟錢謙益

謙益

楚桂

古詩七十八首

高郵州府同知
縣行赴對中

貽阮隱居

陳留風俗衰人物世不敦
寒雨更議居遠村避喧甘
糞土

陳留

陳留縣人也

造輿三首

杜集卷三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
前朽骨穴螻蟻又為蔓草

邊漢互勝負封疆不常全
同晏眠

高秋登塞山南望馬邑州
隔雲廬莽年落上有行雲

休鄰中事反覆人積如丘
誰與謀

馬邑唐志馬邑州隋元十七年置在秦州二州山界間唐元年從子

豐年孰云云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足下求已

映道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
枯槁時來展材力先後無醜好

芳草

鹿皮翁

鹿皮翁列傳曰鹿皮公名滿川人也
昔謂華蓋君深求洞官脚

昔遊

亦寂寂暮暮月長岑頂中凡猶未
入來淚俱落余時游名山發軔在遠壑

含凄向寥廓林昏罷幽察竟夜伏石
壇微月映暗鶴晨溪緝虛駛歸徑行已

賦張望金已藥東蒙赴舊隱尚憶同
先生于今獨蕭索胡為客開塞道意久

有人丹砂負前諾雖悲髮變未憂筋力弱

共望望清秋有興入虛霍

華蓋君清虛真人王君內傳清虛真人

王君內傳清虛真人王君內傳清虛真人

王君內傳清虛真人王君內傳清虛真人

王君內傳清虛真人王君內傳清虛真人

王君內傳清虛真人王君內傳清虛真人

王君內傳清虛真人王君內傳清虛真人

王君內傳清虛真人王君內傳清虛真人

王君內傳清虛真人王君內傳清虛真人

王君內傳清虛真人王君內傳清虛真人

王君內傳清虛真人王君內傳清虛真人

...

虎穴龍泓山方此處實成龍穴在龍泓一在虎穴

各其其社而遊必北有云又傳其龍穴在龍泓

太平寺泉眼

招提憑高岡疎散連草山泉枯柳根及引歲月古
石間見海眼天畔紫水府廣深丈尺間安息敢輕
侮青白二小地幽安可時視如絲氣或上爛熳為雲
雨山頭到山下落井不盡土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
乳北風起寒文弱藻舒翠縷明洞客衣淨細蕩林
影迴何當宅下流條潤通樂陶三春濕黃精一食生
毛羽

牛乳牛乳雖經阿羅漢之口而猶有牛乳之味

夢李白二首

宛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遠客無消
息故人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
測魂來楓葉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
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
無使蛟龍得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前見君意

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
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
獨傾軔執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
寞身後事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馬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長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
路昔如水上今如鴟中鬼性命山他人悲
辛但狂顧山見獨一脚蛟蛇長如樹呼號傍孤城歲
月誰與度從來樂魑魅多為才名悞夫子嵇阮流
更被時俗惡海隅微小吏眼暗髮垂素黃帽映
青袍非供折腰具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相望
無所成乾坤莽迴互

山鬼

山鬼山鬼之山鬼或作山精或作山魅

造興五首

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

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壺底松用捨在所尋大哉霜雪齡歲久為枯林

嵇康嵇康字季子

昔者龐德公未嘗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

苦豈無濟時策冬竟長羅帶林茂具有歸

水深魚知聚舉家依鹿門劉表焉得取

鹿德公

水經注渭水中有魚梁洲鹿德公所於士元府漢之內使南白
水南有石梁曰梁升
臺表盛遊于此常所止憩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先與生何況道路長

避寇一分散饑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

狼仰看雲中雁禽鳥亦有行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

客子念故宅三年門林空悵悵和烽火戎車滿關東

生涯能幾何常在驛旅中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逡巡南

烟塵阻長河樹羽成阜間迴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

丈夫貴壯健慷慨非朱顏

遣興五首

朔風飄雁慘慘帶砂礫長林何蕭蕭秋草黃更碧北

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郭客九月猶絳絳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辟弓金爪鏑白馬蹴微

雪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應兩狼門戶有旌

節

銳頭

春秋後語平原君曰龍也之命臣戰武安君之為人小頭
而銳頭子黑白分明曉脫不轉雖與爭鋒應之以帝之
車馬志大將出關將以頭首授以斬後所以錄其五文藝
首據韓愈集為公治蒙乃表特重其本錄三和五其十
同書韓愈集韓山五家合

漆有用而割膏以明白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

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肅京兆今為時所憐

沙道

唐書史補凡宰相總絕班行滿殿咸少頃嘉貞執筆于殿與
蕭京兆李德裕明皇十七年蕭京兆下獄相印垂足成
子忠不背負陛下帝曰至忠死乃以手耳其印可得不用
故曰明皇雖蕭京兆忠於其後之故有是言

蕭京兆李德裕明皇十七年蕭京兆下獄相印垂足成

子忠不背負陛下帝曰至忠死乃以手耳其印可得不用

故曰明皇雖蕭京兆忠於其後之故有是言

蕭京兆李德裕明皇十七年蕭京兆下獄相印垂足成

子忠不背負陛下帝曰至忠死乃以手耳其印可得不用

故曰明皇雖蕭京兆忠於其後之故有是言

蕭京兆李德裕明皇十七年蕭京兆下獄相印垂足成

子忠不背負陛下帝曰至忠死乃以手耳其印可得不用

故曰明皇雖蕭京兆忠於其後之故有是言

蕭京兆李德裕明皇十七年蕭京兆下獄相印垂足成

子忠不背負陛下帝曰至忠死乃以手耳其印可得不用

故曰明皇雖蕭京兆忠於其後之故有是言

蕭京兆李德裕明皇十七年蕭京兆下獄相印垂足成

子忠不背負陛下帝曰至忠死乃以手耳其印可得不用

故曰明皇雖蕭京兆忠於其後之故有是言

蕭京兆李德裕明皇十七年蕭京兆下獄相印垂足成

子忠不背負陛下帝曰至忠死乃以手耳其印可得不用

故曰明皇雖蕭京兆忠於其後之故有是言

蕭京兆李德裕明皇十七年蕭京兆下獄相印垂足成

子忠不背負陛下帝曰至忠死乃以手耳其印可得不用

惡

猛虎慙其威往往遇急縛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脚

忽看皮囊處無復睛閃爍人有甚于斯足以勸元

歸山問

東縛

遣興五首

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桑頓解海徒涌神人身更長

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不憚勿復道真寧意茫茫

扶桑頓解

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不憚勿復道真寧意茫茫

扶桑頓解

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不憚勿復道真寧意茫茫

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
君看渥洼種應與騶駼異不雜在蹄留間道還有能

事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
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
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
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在海日凄涼

清狂知羣西隱傳謝靈運合脫凡門嚴子節宣語靈運丁巳以掃墓
道士求還鄉仍令
本第宅為觀上許之
吾憐孟浩然袒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

清江空荷魚一作魚美
在代美春雨餘甘蔗每望東南雲令人
幾悲吒

前出塞九首

前出塞為漢書之兵起文沛而作後出塞為漢書之兵起前門而作
前兩詩上上好武動則別後以從軍言樂之辭言之後則前山連勝
前兩詩動而人土不無今有前詩
之辭後以之辭以識勇之也

成戎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
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乘絕父母恩不聲行負戈

交河在唐文開志文河為本漢唐前兩山前山十四年丁此
燕文開出此天山分水處一城下則以爲首天山在東此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斷男兒先無時
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一作岡俯身試拳

旗

磨刀鳴咽在水水亦刃傷于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
久丈夫誓許國憤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

嗚咽水說文龍山天水大泉也李氏三泰記引俗名
云龍淵水鳴咽山在唐川州勝縣
送徒既有長遠成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噴
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决絕不復同一作苦辛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畏苦樂上將軍盡聞隔
河見口騎條忽數百點我始爲奴僕幾時樹功勳
挽弓常挽強用箭常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殺人亦有限列一作國自有驅荷能制侵陵豈在多殺

傷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水間已
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初四五動彼軍爲我奔
擄其名王歸繁頭投轅門浴身備行列一作勝何足論

單于開元二十二年契丹及奚連年爲寇唐守使使人誘殺其王
則及其大臣可突于傳言唐軍于天津橋之南天寶初王忠嗣
比伐奚契丹奚王延使唐軍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
中原有鬪爭況在口與口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一作

後出塞五首

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illegible][illegible]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

露馬二十年恐華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
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幽州騎宋陳山平跋十一月九日祿山起兵反以同羅奚斤升金戈
落河兼北陽平盧河東瀛洲之衆渡汶父軍馬步相兼士潰散
行而

別贊上人

極黃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還爲世座嬰頗帶顛顚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何時有終
 色楊枝晨在手豆子雨_{一作雨}已熟是身如浮雲安可限
 南北異縣送舊友_{一作初}析寫胸臆天長閨塞_{一作所}歲
 哀饑凍_{一作東}逼野風吹征衣欲別向_{一作向}懸黑_{一作馬嘶}馬嘶_{一作嘶}恩

故樞歸鳥盡飲翼古來聚散地柏青長荆棘相看俱
衰年出處各努力

楊枝花開經院院東夏主權結吳吳居常楊枝柳絲多十餘聯
道口切出時離宮主方用楊柳等以飾柳島蘭木乃聖物也
道口言俗公常春寺主東州也見五德也
子前於公房云使狗何來此秋風已飄然正一簪浮雲
萬丈潭同作

青溪合題西劉冥冥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
丈內踟步凌垠堦側身下烟霧前臨洪濤寬却立蒼
石大山危一徑盡崖一作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

垂瀟瀟一作瀟瀟黑如一作如薄濠底清見光炯碎孤雲
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羅成帷在幄寒木累一作旌旆

遠川曲通流巖巖一作巖洩瀨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筆

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閑藏修鱗一作鱗堦山入巨石

礙何事一作礙暑天過快意風雨一作會

萬丈潭一作萬丈潭天過快意風雨一作會

寒城朝烟澹山谷落葉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

鷓鴣號狂渚日色傍阡陌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

哀哀失木依嬌嬌避弓翻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

昔在鳳翔都共通金閨一作籍天子猶蒙塵東郊晴長

戰兵家忌間謀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判
析不忍殺無辜所以分白黑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
斥仲尼甘放人向子識損益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
息然木仲尼一職余時忤在朝廷一職下臣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
至死難塞責行邁心多違出門無與適於公負明義

惆悵頭更白

兩當字子起鳳州南當渭南界內兩當水為名水注注云兩當水出隴
西北自成州界入東南流入散道川謂之散道水河也縣有兩當水
水為名或云縣西界有兩山相背為名

吳侍御方勇御史以
言事被譴居家不作與杜子美笑語唐書
韋諷通流經注治宗注引謝安時
日此時在清以斜面為義非武溪源之杜清

發秦州元二年自秦州起

我衰更癯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

漢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木黃落汎汎山水

幽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時充腸多薯蕷崖窰亦易

求客竹復冬笋清池可方舟雖傷一作旅寓遠庶遂平

生遊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

銷憂豁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一作憫
然難久留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
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
道長悠悠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狼又啼

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來今通郭也應廣 仍上多雲開行者屢逢泥泔故置為青泥嶺 鐵腰韓歷綴孔阜 雅馬繞黑口壩

山岐不
至爲所

止方圓爲此羣盜何淹留

鳳凰臺

其形若闕漢世有鳳凰栖其上故謂之鳳凰臺此占據一里水出蓋平方輿勝覽云同參陳南十里冲有二石如闕山置有碑命名建興泉沃廣固

西康州元孫國志同安縣本漢永璽縣也

舊恭帝改曰白河國各縣開皇三年罷郡以臨城康州大蔭屬鳳州貞觀八年屬成州蒙自龍武元年復置成州貞觀元年以嘉康州之同安縣

立言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修歌七首

租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一作歸不得手脚

皺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一作哀悲風爲我從天

來
亂離食鹽漬居成州夏子桂馬叔幹病夏月

同谷縣自兵燹後男女流亡者數人。楊昇聞食邑受今日則食橡栗。後漢李膺歲荒徙居新安閣下拾橡栗以自給。唐李德裕食橡栗。後漢李膺歲荒徙居新安閣下拾橡栗以自給。唐李德裕食橡栗。

拾橡實 但公 學音序

[illegible]

長鑊長鑊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精一作無苗山

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在歸來男呻女

吟四壁靜嘯呼二鵲分曉始放雞鳴里爲我色憫悵

士金三福黎世其子。年二十餘。學有文黃精
止僕仕以窮父采此藥必得。是品人見其苦乃
未富移春地勞獨利公前所出。不似他藥阿末武
未富移春地勞獨利公前所出。不似他藥阿末武

也精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

不相見。口應呼。天遠路長身非無。我後想新安得送。
我置女旁。鳥呼三歌分歌。繫女歸。可處次。一作已骨

有弟趙便曰公四弟曰觀曰豐曰各瘦按瘦趙孝弟體爲俱瘦

久候鹿瘦不子虛賦駕鵝白鵝連鵝鵝居云野鳥

卷之四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

怒十年不見來何時一作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

多旌旗嗶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一作竹樹猿爲我啼

鍾離地理志濠州右鍾離竹林吳若木注河中島有西嶺許詡樂東

色正青其地以此竹林鳥相和曰此說未足爲信猿多夜啼今帝清者月
有意養吾人昌曰竹本非啼則其號風若啼說謂之啼何必有條竹而後

能時即為竹林靜味
考竹笋自林鳥名也

匹山多風溪水急寒雨作風撼撼撼撼樹撼撼濕黃蒿古城雲

坐萬感集鳴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人月令曰三月一日春分

總二原東北合漢水又東南于樂頭城南與水合水又東出城東南下接縣治也樂頭城在興山縣南三里下接縣治也
大江南入嘉陵江而為嘉陵江也水經注漢水又東過小城南東歷上而南于龍下伏石時高流也漫溢則有上下二流之名龍下地名也白其流則平川水勢水變廣利方從漢山行之如

飛仙閣

土門山行窄微徑緣秋家樓雲闌于峻梯石結構牢萬壑歌疎林積陰帶奔瀉寒口外淡泊長風中怒號歇鞍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來維坐臥人馬同疲勞浮生有定分饑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飛仙嶺

飛仙嶺在興山縣東南在興州東三十里相傳仙聖化跡所居之山也嶺上有閣連百餘間門入對路又云飛仙閣在興山縣東南三十里相傳仙聖化跡所居之山也嶺上有閣連百餘間門入對路又云飛仙閣在興山縣東南三十里相傳仙聖化跡所居之山也

五盤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木疎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鬬巨猾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在豈若歸吾廬

五盤

五盤方輿勝覽五盤嶺在興州東南五盤嶺在興州東南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長風駕高浪浩浩自太古

古危途中繁盤一作繁仰望垂綫縹滑石欹誰鑿浮梁曩相柱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雨一作雲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飽聞一作經瞿塘足見度大庾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

龍門閣

龍門閣在興山縣東南在興山縣東南

石檻閣

季冬七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蜀道多早花江間饒奇石石檻曾波上臨虛藹高望清暉回羣鷗臆色帶遠客羈縻負幽意感歎向絕跡信甘孱懦要不得凍餒

石檻閣

石檻閣在興山縣東南在興山縣東南

桔柏渡

青冥寒江渡駕竹為長橋竿濕烟一作煙漠漠江永風蕭蕭連竿動嫋娜征衣飄飄急流揚鵲散絕岸鼉鼉驕西轅自茲異東逝不可要商通荆門路關會滄海潮孤光隱顧眇遊子悵寂寥無以洗心胸前登

桔柏渡

桔柏渡在興山縣東南在興山縣東南

桔柏渡

桔柏渡在興山縣東南在興山縣東南

劍門

惟天有設險劔門石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

向兩崖崇埔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門一作百萬未

可傍一作珠玉走中原一作走中原三皇五帝前一作走中原

大名相公加後王位系與前王通已至古今英雄人
高見見勇王千乘與前王通已至古今英雄人

意欲鑿壘亭北復偶然臨風默然一作惆悵

劍門蒙下謂小劍城在利州益昌縣西南五十里水經注云益昌有小劍城去大劍城二十里而西也上謂劍門故謂之劍門也劍門

劍門縣諸葛武侯祠在縣西北五里大劍山至此有隘束之路故曰劍門元和郡國志劍閣道自利州至劍閣六十里至大劍鎮合全縣道

余杜集卷三
五
嶺在邕州東四十八里其山崎嶇一上瞻紅廟麓開以通行旅醫中藥

書曰各特入漢州至鄆聞顧盼險阻有如此地而面勢千人豈不奴

鹿頭山

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饑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畿

遊子出京華云劍門不可越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

闕殊方昔二分霸氣曾開發天下今一家雲端失像

國色然悲揚馬繼起名臣刀有文不今人傷何處堪

專幸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公鎮倫

歲月庚時裝

鹿頭山 襄平記鹿頭山曰涇州羅江縣界通遼入涇州德陽縣界 雙闕 隋書城內川石城寺臺甍成威宣化之園崇峻之

開華開要重門洞開 冀公兩京平賊竟以功封英國公乾元二年六月加御史大夫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

成都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

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一作東來游子去

日一作月長曾城塢華屋季冬樹木蒼然名者會吹簫

間奏笙簫信美無與適似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

原查茫茫月出不常象之同年乃自古在懸旅我

曾成蜀都賦亞以少陵接乎其西注少陵會隨師嘆全城石渠廣市

皇太后小姑也在大城四重合其月也
新漢武帝元門二年立成都十八門榜初月
出尚祭

賦未息也胡文定通鑑與樂動建
序曰穀梁公家黑手權語水于此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杜工部集卷之三

泰興縣戴清應商氏校

遇卽者尾我生錦字城兄居祇樹園地近崑旅愁

里當霜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

集 40—91

掌櫃吳若水注據宏遠名多...
...
行贈李二丈云...

戲題畫山水圖歌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
...
行贈李二丈云...

龍舟人漁子入浦...
...
行贈李二丈云...

莫比咫尺應須論...
...
行贈李二丈云...

吳松半江水
王宰...
...
行贈李二丈云...

老夫清晨梳白頭...
...
行贈李二丈云...

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
...
咸為雙松圖狀

天下幾人畫古松...
...
咸為雙松圖狀

重之不減錦繡段...
...
咸為雙松圖狀

畢宏...
...
咸為雙松圖狀

赤縣官曹...
...
咸為雙松圖狀

獨悲杜陵野老...
...
咸為雙松圖狀

痢疾

思猶會柳梁其無復寄漁竿以工古詩少論者由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衰髮不

凍雨大司命使東雨今雅盛雨雅注種榆師曰榆生水中地卑而物

丈人山

自爲青城客不唾青城地爲愛丈人山
梯近幽意丈人祠西佳氣濃綠雲擬
住最高峰姑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
冰雪容

丈人山之北有甘泉之池

爲五岳大一名五嶽之總名也。一者天嶽山也。其巔曰五大。大謂穹隆。九者星之天對。群嶽之西北。在山之南。皆呼爲嶽。且相連連。當他山所絕。巔甚多。黃帝刻石於嶽。篆書內有又石。日月星辰。天圖。立有嶽治于其中。并光陰。

[illegible]

百憂集行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葉
熟一日上樹能千廻卽今倏忽已五十一作卽年坐臥
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入
門依倚四壁空老妻親我顏色同癯兒未知父子禮

叫怒索飯啼門東

東坡詩話：眉山門有東坡口，臨門東井，延和池。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
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副使著柘黃我卿掃除卽
日平子章在獨懷血模糊手捷應還崔大夫李侯重
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在無旂稱絕世無天子何
不喚取守京都

上元二點片州爲黃龍府自正月以正月其元氣漸發定
王元二黃龍以州州爲黃龍府自正月以正月其元氣漸發定
政松元龍不能賊高過降州州有花元二其元氣漸發定
子松元龍不能賊高過降州州有花元二其元氣漸發定
以子松元龍不能賊高過降州州有花元二其元氣漸發定
府慶之東龍獨至今有英氣舞舞其龍舞見其龍舞行天雲雲龍舞
沙利丹院東

奏行使寶符印

賢侍御嘆之千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硬絕代
無炯如一段清水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
漿歸厨金盃來洗絛煩熱足以寧君軀政一作政用疎通
合典則戚聯蒙貴耽文儒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
念西南隅吐蕃悲陵氣頗盛竇氏檢察應時須一作才
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窮猿呼八州刺史思一
戰三城守邊即可圖此行人奏計未小客奉聖旨恩
官一作有恩殊繡衣春當一作雲霄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一作安
省郎京尹必俯拾一作拾江花未落還成都江
花未落還成都一作此詩昔訪浣花老翁無一作此翁爲君
酒滴眼一作此花老一作此與奴白飯馬青刍

入奏唐會要有制西山運使便和風寒露西師威節作于地

細橋元初都國總鎮在廣州廣州西三里橋大江水經年四

火井火井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三城又云前明開闢三城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八州八州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如城如城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城猶城猶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兵馬兵馬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疏託疏託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相與相與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倚江倚江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為此為此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流雲流雲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老樹老樹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行人行人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胸臆胸臆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今韻今韻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茅屋茅屋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八月八月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江郊江郊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高者高者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樹骨樹骨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長林長林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下者下者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飄轉飄轉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欺我欺我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焦口焦口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秋天秋天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裏裂裏裂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少睡少睡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下寒下寒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元見元見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西蜀西蜀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陶執陶執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蒿敗蒿敗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怒號怒號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波濤波濤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不毛不毛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必吾必吾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二江二江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內江內江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溪漲溪漲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當時當時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車秋車秋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與魚與魚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茲晨茲晨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已半已半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落歸落歸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路跡路跡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步疎步疎在廣州府城西門外井水清冽味甘可飲

填淤青青屋東麻散亂床上書不意如遠山雨夜來
復何如我遊都市間一作晚憇必村墟乃知人行客
終日思其居

填淤

填淤有填淤之俗

戲贈友二首

元年建巳月郎有焦俊官自壽足臂力能騎生馬駒一
朝被馬路臂裂板齒無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橋口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蠶
驚駭漫一作深泥何不避雨色勸君休歎恨未必
不爲福

建巳月

是月代宗改元復以建巳月爲四月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步屢隨春風村村自花柳田翁遇社日邀我嘗春酒
酒酣誇新尹盲眼未見有迴頭指大男擊是弓弩手
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及營農辛苦救衰朽
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
叫婦開大瓶盆中爲吾取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
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然出自邪將及酉
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果漿欲遲時被肘
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邀我留仍與問升斗
喜雨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農事都已休兵戈況騷

屑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滄江夜來雨真辛罪一
雪穀根小一作蘇息冷氣終不滅何由見靈旗解我憂
思結崢嶸羣一作東山雲交會未斷絕安得鞭公涉沱

洗吳越

時開蘇

吳越

吳越元年八月自州縣至見台州直隸州

漁陽

漁陽突騎猶精銳赫雍王都節制猛將飄然恐
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嶺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
歸其營繁書問者皆今日何須十萬兵

突騎

突騎吳漢亡年在漢國說大守彭越曰彭越天下所聞也光武克

突騎而諸將武曰得得通陽上舍突騎等今將將之彭越南州

史職曰幽州突騎州突騎等今將將之彭越南州

勇故四方有軍不取彭越二州

彭越

彭越

彭越

彭越

彭越

彭越

彭越

彭越

彭越

彭越

彭越

彭越

彭越

趙廣曰此國朝人之四而顧若王之無信如云不贊金玉之發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門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

田一作騎羌兵人巴蜀洪濤天風拔木前飛死翳後

鴻一作鴻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鴻一作鴻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鴻一作鴻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一作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

梁洋問誰腰鎌一作與羌豈無芻兵三千人一作人主部一作

領辛苦江山長安得如烏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

梁洋問誰腰鎌一作與羌豈無芻兵三千人

梁洋問誰腰鎌一作與羌豈無芻兵三千人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

士使我歎恨傷精魂去年江南一作英華討狂賊臨江把

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

馬將軍一作馬將軍馬將軍一作馬將軍馬將軍一作馬將軍

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槍一作走馬誰家見到今不知白

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

巴人稀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呼營猛士悲

漢節一作漢節漢節一作漢節漢節一作漢節

述古三首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爲問駟者誰

鳳凰從東一作來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

饑古時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一作固

其宜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

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一作爲爲本邪靡無乃

勞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

漢光得天下祚承固有閒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

經綸一作興興一作興興一作興興一作興興一作興興一作興

取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百圖盡在雲臺

四百

四百

四百

四百

四百

四百

四百

四百

四百

四百

四百

四百

杜工部集卷之五

虞山蒙叟錢謙益箋註

古詩五十六首

觀打魚歌

綿州江水之作東津鮐魚鱗鱗色勝銀漁人深并沉

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魚常才盡却棄赤鯿騰山

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妻子

左右揮霍刀鎗飛金盃白雪高徐州秃尾不足憶

漢陰槎頭遠遁逃鮐魚肥美知第一既飽歡娛亦蕭

瑟君不見朝來割素裹咫尺波濤不相失

綿州為綿州以水為稱水經注綿水西流故曰綿水合者謂

之野江也又言是洛水小水赤也上古今注洛水出南山

南是洛水出南山赤也上古今注洛水出南山赤也上

仍不得與赤鯿公者赤六上其大業於洛水赤鯿水有大魚

似鯿頭一角長尺餘正赤實出入橫舟西望餘里人通為

皆謂赤鯿大鯿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出此赤鯿與之之秃尾詩曰百魚何樂不如而而而而而

謂之船船所謂槎頭鮐魚以槎頭木為之槎頭鮐魚兒

出於赤鯿也此魚兒作能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易易曰此魚兒作能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矣也鮐魚曰為鮐魚水動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年素馨西風吹柳絮年素馨西風吹柳絮年素馨西風吹柳絮

又觀打魚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疾

若風撐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脫漏不可記半死半

生網戕戕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有時立東

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釣還傾盆日暮蛟龍收窟穴

山根鱣鮪隨雲雷千戈兵革闕未止鳳凰麒麟

麟安在哉吾徒口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

挺叉西征賦挺叉出人也又宋往注又取山根有穴曰鱣其穴在河

南水也故有山根之句今注

觀之大者曰鱣之大者曰鱣

越王樓歌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

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

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越王樓綿州國經在綿州城西北有安邑官尺上有樓下藏州號

南州因何城開建此樓王送開王送開王送開王送開王送開

下城一紅泥自利綿州本不蓋蓋又閣也

海棕行

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株高人雲龍鱗犀甲相錯

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自是眾木亂紛紛海棕焉知

身出羣移我比辰不可得時有西域口僧識

左綿公館城下事則左綿公館所安海棕一株西將家

云云海棕半株不見海棕其木名曰海棕海棕道清平院

接生海棕之東津也海棕發云云在左綿公館今已不存宋子

京益都方志云海棕樹皮此樹目餘海棕子而皮百枚散狀葉而實

其葉則四片大如掌而葉不反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姜楚公畫角鷹歌

楚公畫鷹戴角殺氣森森一作到兩朝觀者食愁

聖賢飛盡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綿却嗟

真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搏空上九天

楚公名昭也相從歌贈版二別駕楚公昭也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迴首一作東川

花草堂亦何有梓中一作豪俊大者誰木州從事知

名久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鳥帽拂塵

青螺一作紫衣將炙緋衣走銅盤燒蠟光一作吐日夜

如何其初促膝黃昏始知主人門誰謂俄頃一作頃刻

漆萬事盡付形骸外百年未見一作未見歡娛畢神傾意豁

真佳士久客多憂憂愈疾高視乾坤又可一作何愁一軀

交態同一作悠悠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

陳浩然未及草堂諸公題下單注云時方行世道之變安若本無之類日

推斷之氣在木堂元公已矣其安其此詩當是寶應元年避徐知通之類

佳律用作也題下七字乃佳客宴後而後元祐初都國志梓州公首

人不察以謂公自性也今從若木閣去東川為東川勸使便用公首

螺粟趙曰音螺粟

光祿坂行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一作赤樹枝有鳥亂

鳴一作時時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

怕長弓射安得更似聞元中道路即今多一作擁擁隔

光祿坂唐江在梓長弓吳若本注長弓口目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

落石眾山內金華紫翠巖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現臺

繫丹接絕壁杖策窮窠回四顧前層巒浹然川谷開

雪嶺日色一作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

來陳公讀書堂石柱久青苔悲風為我起激烈傷雄

山觀與地絕勝陳拾遺墓在觀北觀北金華山大觀中東川節度使

李校明秀山房也碑于金華山讀書堂今在玉京觀之東有碑刻

詩云金華山房也碑于金華山讀書堂今在玉京觀之東有碑刻

詩云金華山房也碑于金華山讀書堂今在玉京觀之東有碑刻

詩云金華山房也碑于金華山讀書堂今在玉京觀之東有碑刻

詩云金華山房也碑于金華山讀書堂今在玉京觀之東有碑刻

詩云金華山房也碑于金華山讀書堂今在玉京觀之東有碑刻

詩云金華山房也碑于金華山讀書堂今在玉京觀之東有碑刻

詩云金華山房也碑于金華山讀書堂今在玉京觀之東有碑刻

詩云金華山房也碑于金華山讀書堂今在玉京觀之東有碑刻

詩云金華山房也碑于金華山讀書堂今在玉京觀之東有碑刻

詩云金華山房也碑于金華山讀書堂今在玉京觀之東有碑刻

詩云金華山房也碑于金華山讀書堂今在玉京觀之東有碑刻

詩云金華山房也碑于金華山讀書堂今在玉京觀之東有碑刻

詩云金華山房也碑于金華山讀書堂今在玉京觀之東有碑刻

詩云金華山房也碑于金華山讀書堂今在玉京觀之東有碑刻

詩云金華山房也碑于金華山讀書堂今在玉京觀之東有碑刻

詩云金華山房也碑于金華山讀書堂今在玉京觀之東有碑刻

詩云金華山房也碑于金華山讀書堂今在玉京觀之東有碑刻

餘長者自布金禪龕只晏如大珠脫玷驛白月當空虛甫也南北人並憂少耘鋤久遭詩酒汚何事
泰簪裾王侯與螺蟻同盡隨丘壑願聞第一義迴向
心地初金匱割眼膜價重百車舉無生有汲引茲理
僮犬噬

奉贈射洪李四丈

明山

丈人屋上烏人好鳥亦好人生意氣緒不在相逢早
南京亂初定所向已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
草東征下月峽挂席窮鄉鳥萬里須十金安學未相
保蒼茫風塵際踣蹙駢老志士懷感傷心胸已傾

屋上烏

此詩舊本入之屋上烏詩中其大略謂王猛嘗登屋上烏而嘆曰此鳥之為物也其志士懷感傷心胸已傾

亦云云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將老憂貧幾何力豈能及征途乃一作作使侵星得使諸
病人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似裝逐徒旅達曙凌
險澁寒日出霧延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驚馬若
維繫汀洲稍疎散風景開快一作快怗空慰所尚懷終井
巖遊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一作屢把茫然阮籍途更
酒楊朱泣

似裝

通泉縣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通泉縣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溫蚊蚋在一作人遠鳬鳴
亂登蘋生曾陰款傾出高岸驛樓哀柳側縣郭輕烟
中一川何綺麗盡目一作窮壯觀山色遠蒼冥江光夕
濕漫傷一作時愧孔父夫國同王粲我生苦飄零所歷
有嗟歎

通泉

通泉縣在通泉縣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下江亭午

天昏暖氣如春生

過郭代公故宅

豪俊初未遇其跡或脫畧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
及夫登袞冕直氣森噴薄一本此下有噴薄落見異人
豈伊常情度定策神龍後宮中俞清邱俄頃辨尊親
捐揮存顧託羣公有一作慚色王室無削弱迴出省臣
上丹青昭臺閣我行得遺跡一作池館皆疏鑿壯公臨
事斷顧步涕橫落一作在高咏黃劬篇神交付

寘漢

郭代公家流傳行世云云少則郭氏有大夫志士大才

郭代公家流傳行世云云少則郭氏有大夫志士大才

求平章廢人之說正自韓愈後之世而此詩之末云明皇與劉

短歌行

王郎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
奇才豫樟翻風白日動鯨魚浪濤溟漠開日脫佩劍
休徘徊西得諸侯俸錦水欲何門跋珠履仲宣
樓頭春色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王司直明府愛官有王仲宣樓在荆州府城東
漢祿堂吾子之故也

短歌行

送郭將軍
荆州府城東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而後生相動何
寂寥君有長才不貧賤君今起柁春江流余亦沙邊
真小舟詩爲達書賢府主江花未盡會江樓

江樓方鎮在合州州治之前釣魚

陪章留後惠義寺饒嘉州崔都督赴州

中軍待上客令肅事有恒前驅入實地祖帳飄金繩
南陌既留歡茲山亦深谷清開樹杪磬遠謁雲端
僧迴策屐新岸所攀仍舊藤人激洞門曉目存寒
谷冰出塵閣軌躡單景遠炎蒸永願坐長夏將衰樓
大乘羈旅惜宴會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何離恨兼
相仍

金繩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

字

我前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唯長兒童自覺成老

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病飲徒折節萬夫

復何有相逢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

落吾手春容章梓州開筵俯高樓前出騎馬帳下

羅賓友健兒鏢紅旗此樂或難朽日車隱崑崙島

雀噪戶瀾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所憂盜賊多

兄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終作適荆蠻

安排用莊叟隨雲升東皇掛席上南斗有使仰寄書

無使長迴首

青草湖

荆州記巴陵有青草湖周迴百里口出沒其中湖南有青

草湖山故園以爲一名利庭湖南邊縣利庭湖西岸有沙洲

湖南名青草北名洞庭所謂東湖也東皇隋志曰荆州尤重

曰太乙星名天之神廟在楚東以配東帝故曰東皇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自身一莠

苦雖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

者哀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

徘徊山僧衣藍綬告訴傳聖推公爲賓賓徒則長後

咄嗟檀施聞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華亭諸天必歡喜

鬼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執口非周才窮子失淨處

高人憂禍胎歲晏風破肉荒林寒可迴思量入人道

苦白晒同嬰孩

多羅巴陽羅龍見多出等...
窮子見法華經
梭拂子見法華經

梭拂且薄陋豈知身効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
蠅焚焚金錯刀擢擢朱絲繩非獨顏色好亦用
盼稱吾老抱疾病家貧計炎蒸呻吟倦撲滅賴爾耳
服膺物微世蕩棄義在誰肯微三歲清秋至未敢開
絨膝

金錯文選四時勝人贈孔公錯刀者上諸書曰錯刀者金錯也
金錯文選四時勝人贈孔公錯刀者上諸書曰錯刀者金錯也
金錯文選四時勝人贈孔公錯刀者上諸書曰錯刀者金錯也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
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在問一束滿堂
客皆歎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
復欲東南征乘舟鼓枻一作白帝城路幽必為鬼神奪
拔一作劍或與蛟龍爭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
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使我不得爾之
扶持滅跡于君山湖上之青峰噫風塵瀕洞兮豺虎

咬人忽失雙杖兮吾將焉從

桃竹蘇軾詩桃竹杖出山陰山出桃竹杖出山陰山出桃竹杖出山陰
桃竹蘇軾詩桃竹杖出山陰山出桃竹杖出山陰山出桃竹杖出山陰
桃竹蘇軾詩桃竹杖出山陰山出桃竹杖出山陰山出桃竹杖出山陰

○寄題江外草堂唐杜甫詩

我生性放誕難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上居必
林泉遭亂到蜀江時病還所使誅茅初一畝廣地
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千寶應年敢謀土木麗自
覺面勢壓一作臺亭一作隨高下敵鬻當清川雖有會
心偶數能同釣船千戈未偃息安得眠眠蛟龍無
定窟黃鵠摩蒼天古來達士志一作寧受外物牽顧
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偶携老妻去憐澹凌風烟事
跡無固必幽貞魂雙全尚念四小松蔓草易一作拘羆
霜骨不甚長永為鄰里隣

草堂杜甫詩草堂在浣花里杜工部祠在草堂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
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親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
飛霹靂內府殷紅馬腦盤一作凝好傳詔才人索賜賜

將軍拜舞歸輕統細綺相追飛一作貴戚權門得筆跡
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騁近時郭家獅子
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
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寒
空動烟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筋養森威矐可憐
九馬爭神駿碩視清高氣深德借問苦心愛者誰後
有韋諷前支道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
鵬驤羣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
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
去盡烏呼風

曹霸名霸記曹霸燉唐之役是畫個子魏代霸任開元中江都王也得名父寶來每望祖馬及功臣宮至在武衛將軍

[illegible]

升股也
 金陵山國有龍盤虎踞之勢
 近先坐明時曰曰石千洪後立碑此也
 地長安志明皇時在蒲城東北三十里金粟山唐武宗三年三月葬於陵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玄宗之射蛟南遊記元初五年武宗自蒲
 升股也
 金陵山國有龍盤虎踞之勢
 近先坐明時曰曰石千洪後立碑此也
 地長安志明皇時在蒲城東北三十里金粟山唐武宗三年三月葬於陵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一作嗷嗷十載一作供
 軍食庶官務剗剗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
 爲德一作賢一作方韋生富春秋洞澈有清識操持紀綱地
 喜見朱絲直當令一作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
 痍先應去盜賊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
 政慰我深相憶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一作
 已矣文彩風流猶一作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
 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
 元之中一作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烟功臣少顏
 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
 羽箭一作裴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一作來酣戰先帝
 大馬馬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
 迺立一作立聞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索意匠慘淡經
 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
 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
 僕皆惆悵一作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一作幹
 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驕驕氣凋喪將軍畫一作善畫蓋

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飄泊于戈際展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自世上未有如公貧

衛夫人法書無羊賦門南來能事人名歷世接干神人而傳之權後及女文事文法之徒皆傳之衛夫人傳之

衛夫人法書無羊賦門南來能事人名歷世接干神人而傳之權後及女文事文法之徒皆傳之衛夫人傳之

曾城有高樓制古丹腰存迢迢百餘尺路達開四

間州東樓筵奉送十一男往青城縣得昏字

已復吞

嚴氏溪放歌行

天下甲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劍南戍月不可度邊頭公卿仍獨騎其費心姑息是一役肥肉

嚴氏溪嚴氏溪在公卿縣開州之東自公卿縣口新設新設之南數千

公卿公卿縣在開州之東自公卿縣口新設新設之南數千

南池

嶺巖巴開開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

南池南池在開州之東自公卿縣口新設新設之南數千

白公私倉廩俱豐一作實九州道路無豺虎一作遠行

不勞古日出齊統一作統轡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

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

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

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

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

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酒血一作江漢身衰疾

明皇紀開元二十五年天下騷然亂五十年後國祚衰矣

推功元輔封李林甫為國公仙客馬國公勞勞處唐開元十八

年天下雖亂李林甫不為一官亦如之東山梓來

西歷城鳳來諸別府縣諸客行人萬里不持寸刃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

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駝駝巖垂玄熊東

西南北百里間勢踞蹠踏寒山空有鳥名鶴鴝力不

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何為見饕餮羅中

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况今攝行太

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

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廻轡擒戎或草中狐

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國王禍得不

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自平

自平宮中呂太一一作中宮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

翡翠稀復恐征戎一作中宮千戈密蠻溪豪族小動搖世

封刺史非時一作中宮朝蓬萊殿前一作中宮諸主將才如伏波不

得驕

呂太一一作中宮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

翡翠稀復恐征戎一作中宮千戈密蠻溪豪族小動搖世

封刺史非時一作中宮朝蓬萊殿前一作中宮諸主將才如伏波不

得驕

呂太一一作中宮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

翡翠稀復恐征戎一作中宮千戈密蠻溪豪族小動搖世

封刺史非時一作中宮朝蓬萊殿前一作中宮諸主將才如伏波不

得驕

呂太一一作中宮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

翡翠稀復恐征戎一作中宮千戈密蠻溪豪族小動搖世

封刺史非時一作中宮朝蓬萊殿前一作中宮諸主將才如伏波不

得驕

呂太一一作中宮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

翡翠稀復恐征戎一作中宮千戈密蠻溪豪族小動搖世

封刺史非時一作中宮朝蓬萊殿前一作中宮諸主將才如伏波不

老嘆倦驤首蒼鷹愁易馴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饒
貧國步初返正乾坤尚風塵悲歌殘髮白遠赴湘吳
春我愁岷下芊君思千里尊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
辛

國步謂代宗幸梓水注上郡縣治文井江江有縣民陸路四十里
梓水注上郡縣治文井江江有縣民陸路四十里
梓水注上郡縣治文井江江有縣民陸路四十里
梓水注上郡縣治文井江江有縣民陸路四十里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爲萬里別送子山之阿
自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
歌罷兩悵側六龍忽蹉跎相視髮暗白況難駐羲和
○星墜縣地漢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

少人真莫授多處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虎羅
子負經濟才天門鬱嵯峨飄飄適東周來往若亦崩
波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臨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
他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爲吾謝賈公病肺肝
江沱

賈侍郎按賈至傳賈至二○星墜縣地漢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

閬山歌

閬州城東一作山白閬州城北玉蕊碧松浮欲盡
不盡雲江動將崩未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
與嵩華蔽中原格鬪且未歸應結茅齋看青壁一作

雲山安字師仙大山在閬中縣北十里南連雲山山崎多巖樹
常清有制一作雲山安字師仙大山在閬中縣北十里南連雲山山崎多巖樹
教有一小徑一作雲山安字師仙大山在閬中縣北十里南連雲山山崎多巖樹

聞水歌

嘉陵江色一作何所似石蒼蒼主相因依正憐日破浪
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已童蕙藥欲側過水雞街

魚來去飛聞中勝事可賜斷開州城南天下稀
嘉陵水經注嘉陵水又南經開中縣水出開中縣而東逕其縣南
嘉陵水經注嘉陵水又南經開中縣水出開中縣而東逕其縣南
嘉陵水經注嘉陵水又南經開中縣水出開中縣而東逕其縣南

三絕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一作

屠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二十一一作家同入蜀唯感一人出一作時迴頭却向秦雲哭

時迴頭却向秦雲哭

略谷寶字記略谷道遠路遠也南連雲山山崎多巖樹
略谷寶字記略谷道遠路遠也南連雲山山崎多巖樹
略谷寶字記略谷道遠路遠也南連雲山山崎多巖樹

殿前兵馬雖號雄縱暴與老渾同聞道殺人漢水
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草堂

昔我去草堂盤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此都適無

虞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赴朝廷羣小起

異圖中宵斬白馬盟歆氣已讎西取印南兵北斷劍

隔閭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其勢不兩大始聞蕃

漢殊西卒却倒戈賊臣互相誅焉知肘腋禍自及梟

鏡徒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

爲魚唱和作威福孰肯辨無羣眼前列杜城背後

吹笙竿談笑行殺戮作血滿長衢到今用鉞地風

雨聞號呼鬼人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國家法冷在

此又足驚吁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孤矢暗江旂

難爲遊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雅榛蕪入門四松在

步履驚萬竹疎舊大喜我歸低個人衣襦鄰舍喜

我歸沽酒携蘆二大官喜我來遺騎問所須

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天下尚未寧健兒勝

腐儒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死賢

骨竅幸未枯飲咏塊處生食穢不敢餘

寶應元年四月廣武人初七月謝新西川節度使徐知道反八月改號爲
携家避亂往梓州廣武二年武統制南公復還成都草堂詩云大將起
劉廷章小兒吳國用武人朝而知道反北歸蜀問諸道以徐子忠
言武不得出也賊臣互相誅焉知肘腋禍自及梟鏡徒義士皆痛憤紀
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爲魚唱和作威福孰肯辨無羣眼前列
杜城背後吹笙竿談笑行殺戮血滿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
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國家法冷在此又足驚吁賤子且奔走三年望
東吳孤矢暗江旂難爲遊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雅榛蕪入門四松在
步履驚萬竹疎舊大喜我歸低個人衣襦鄰舍喜我歸沽酒携蘆二大
官喜我來遺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天下尚未寧健兒勝
腐儒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死賢骨竅幸未枯飲咏塊處生
食穢不敢餘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載離立如人

長會看根不拔其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疎柯亦
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拔撥損得
松千葉黃敢爲故林主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
春草滿空堂覽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涼清風爲我起
酒面若微霜足以送老安聊待偃蓋張我生
無根帶配爾亦茫茫有情且賦詩事迹可兩忘
勿千載後慘澹瞻穹蒼

水檻

蒼江多風颭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得不低垂
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如爲谷何復在

交臨川視萬里何必欄檻爲人生感故物慨慨有餘

悲

浮柱西京賦時遊橋于浮柱注三輔
名錄爲橋作遊望置浮柱上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青溪上日傍柴門遊
蒼皇避亂兵緬邈懷舊丘鄰人亦已非野竹獨脩脩
舳舻不重扣埋沒已經秋你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
故者或可掘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

營屋

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寒陰通積水內高人浮雲端
甚疑鬼物遜不顧剪伐殘東偏若面勢戶牖永可

安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洵洵開奔
瀾度堂匪華麗養拙異考榮草茅雖難衰疾方少
竟洗然順所適此足代加餐寂無斤斧響庶遂慈恩

若面勢

除草

吳若本注去錢草也東晉謝山並

草有害千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蟻其多彌道周
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
霜露一需凝一作意葉亦難留荷鋤先童稚日入仍
討求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敢使依
蒼近自茲一作落離曠更覺松竹幽

信如鐘

釣舟

吳曰明遠與吳安世書釣舟之妙則以水大變之以釣舟而致之水此水也

揚旗

二年夏六月成都府屬公館

江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
聲初筵閱軍裝羅列照廣庭庭空六馬入駭駭揚
旗旌迴迴飛蓋燭燭迸流星來纏風颯急去
壁山岳傾材歸俯身盡妙取畧地平虹霓就掌握舒
卷隨人輕三州陷□□但見西嶺青公來練猛士欲
奪天邊城此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寧吾徒且加餐休
適蠻與荆

三州

蜀蜀廣德元年運使劉南師度蜀總不能軍吐蕃陷成都三州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絨風濤湧中有掉尾
鯨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
榮空堂題題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意願我非
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荆服飾定尊卑大哉萬
古程今我一賤老短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
禍所嬰一作歎息富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
馬自肥輕李鼎死岐陽賈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
氣豪直阻兵皆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
翁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腐席
塵魏客如家葵一作昔問

織成

唐書天竺出織成宋書織成衣制李鼎上元元年

將軍李鼎為鳳翔尹與鳳翔州節度使二年二月元平李鼎實來入彼關留鳳翔尹與鳳翔州節度使二年二月元平李鼎實來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

一作男兒生牙齒欲落真可惜

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一作聲輝赫集賢學士

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此一作今日

饑寒趨路旁晚將未契託年少一作當面輸心

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一作爭好惡莫相疑

末契

陸機數通記末契于後上余符老而為客

別蔡十四著作

賈生慟哭後寥落無其人安知蔡夫子高義邁等倫
獻書請皇帝志已清風塵流涕澌月極萬乘為懷辛
天地則創痍朝廷當多正臣異才復間出周道日惟
新使蜀見知已別顏始一伸主人薨城府扶輿歸威
秦已道此相逢會我病江濱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
春我衰不足道但願子意一作陳稍令社稷安自契魚
水親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親耕
桑民積水駕三峽浮龍倚長津一作揚舲洪濤間仗子
濟物身一作駑下秦塞王城通北辰玄甲聚不散兵久
食恐貧窮谷無粟帛使者來相因若憑一作南轅吏一作使
書札到天垠

主人

趙云指郭美父鶴云伯廣武為是蓋美父即曉舟
蘭州為晉州刺史轉滄所授不當云秦城府也

杜工部集卷之五

錢曾遵王氏校



稀微去。已向熟悠悠。日動江漠漠。春辭木室耶。選才
俊。自顧亦已極。前輩聲名人。埋沒何所得。居然縮章
綬。受性本幽獨。平生思息地。必種數竿竹。事業只濁
膠營耳。但草屋上公有記者。累奏資薄祿。主憂豈濟
時。身遠彌曠職。循對作文廟。算正獻。可天衢。直尚想起
朝廷。宅侯御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

平公今謂伯秀登吾所美來使三峽中長瞞待石視
巨璞禹鑿餘巖狀猶覓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
聯姻各盡呈多水延隱現揮灑客數人十手可對面
比公頭上冠貞質未爲賤當公賦佳句况得終清宴

公舍起草姿不遠明光殿致于丹青地知汝隨顧盼

水閣朝霽奉簡嚴雲安

見方

卷之六

文選

11

—

五

18

11

飛欲仙

雅交

1

水陸逃畏^長途棄輓駟修軫古人日以達青史字不
民步趾詠唐虞追隨飯葵葦數盃共好事異味煩縣
尹心雖在朝謁力與願矛盾抱病掛金門衰容豈爲
斂

高馬勿唾一作而長魚無損鱗辱馬毛焦困魚魚有

看磊落士

萬斛船影

非風動天

士惡多門

當其時青

金集

曰此詩刺廣德承

青絲

馬佳氏

白馬諸家

帶道關

未知如何面

絲

故曰分庭家且述風

口下以面縛爲全

懷恩以報媒人曰

引肅宗及宮人事

而投之故曰近海

平定府志

集 40—114

鳳志士商人莫怨嗟傷

六、來材大難爲用一作皆用

老柏道經公東云龍華寺
幾十丈許上部詩石余

廟前樹色蒼然。而洗滌芳潔。生林藪。今
 于廟中。舊注范獨公謂。陶柏。義之大杜云。
 于乃。至。尺。二。百。丈。無。乃。太。顯。矣。

[illegible]

縛雞行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狀雞食蟲
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于人何厚薄吾此奴人解
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負薪行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

生抱恨堪上谷嗟上風坐男使女立應男當門

戶一作門女出入十猶一作有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一作賣應一作賣

供給至老雙鬢一作只垂頸野花山藥銀釵並筋力登

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面粧首飾雜啼痕地福

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盛醜何得此北有昭君村

臨非縣界與古以木爲橋昔當縣節將夢夢木出又有夢昭君村應節日
氏女名嬌字昭君又注曰本南郡防陵人也又字字王昭君州興山縣有王昭君
所產子隨郎此人也又故曰昭君之縣村遙巫妹是此處煮漢在界即昭君
北四十里有昭君村

○最能行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

舸貧窮取給行艤子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

商旅歛旣側掩入波濤撇漩捐潰無險阻朝發白帝

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鬚一作眼怒歸州

長年行與一作最能此鄉之人氣一作量窄一作隘鏡南風疎北

客若道士一作士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文

大可方言南楚州州子朴田浦注小舟名音葉音經如小葉也

卷六

作人職記目司空舊休現乘共
盤則體守不爲無所本也
旋撇撇漩捎潰
江賦波瑩榮潛混肥
注肯次旅回旋潰湧而起之

白帝江陵水經注自二峽七百里中兩岸
連山殆無間處重巖疊嶂暝天

歲日自非端午夜分不見日月至月見水裏陵松折開經王命急宜有時
胡嶺白帝嶺間江陵離康即奔風不無以應今日有日月布下工役時

水經注江表又逕虎窟湖此鄉水經注袁宏曰賊鄒山秀

其性居原宅水經注陽城縣故城在地理志云歸于國也樂緯曰首陽

有賢婢闖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莫不拜從因名曰姊姊縣東北

四十里有屋所名田宅數畝屋所舊傳周之桐鄉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屋所故宅累石爲屋基名其地曰樂乎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壘廟擗衣

石佛京陵宜都記曰秣陵縣建子金谿之章民而居厚之鄉里也屈原本宅于今具存指謂此也荆州圖記秣陵一縣有居

寄長施州

不問之具妻佐州官者

廡廡之具斐旆州宿昔一道無此流金鋤大鋤在

東序升壺王德作所懸清秋自從相退庭法參和三歲

100

爲客竟邊愁。羌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真分憂幾。
度寄書白鹽。北苦寒贈我青羔_{一作裘}。霜雪迴光避錦
袖。龍蛇_{一作蛇}動。僊婦銀鈎紫衣使者辭_{一作辭}。復命再拜放
人謝佳政。將老已失子孫。髮後來况接才華盛_{英物也}。
下下

冠映七字

[illegible]

鄭典設自施州歸

吾憐榮陽秀昌初有適名賢慎所出一作不肯妄行

吳長宏未合進一色人堪三且再曷畏施州氣合無

嶺南詩集卷之六
嶺南詩集卷之六

陳佩擊拔惡樹不登壘天然筆作天不一作言一作自一作

郭汝夢明聽于言此拜令我心懣懣其作貝書絲才
 不叩可三容且豈者爰明豈下叩古昔効訝倍常羞

不知有主客溫溫誅侯門禮亦女古書東風何曾

柯盤處狼籍時逆風吹鬣事貴賞
會斐耶丰運成蓋齊一為密傳步其務諒也曰尋服

會表與非遠勝羣書一在名恒涉佳石門他山犀金

銓發疎見才難任願管放歸盡抑才一作借上 所居乃閑寂

土質又重田畝闕缺更似元性又積土竟作各道

屈吟瘠癯老思密須清拂才薛之寒吟多嘉嘉

此身仗見僕高興澤不勝多人首踞空何耶此身

黃龍汲魚肝汁清血不令滋養傷久曾爲馬作丹之

我有平肩輿前途猶平的翩翩入鳥道底脫蹉跌厄

施州元初乃曰施州府屬之易治本州也
後周置施州隋改爲清江縣後漢南蠻傳注今施州清江縣水一名

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江也東后靡好尚車馬

品數生客有味于名者

柴門

孤舟登瀛西望兩崖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

柴長影沒窮。龜餘光散。唵呀大江蟠。欺根歸湧成。

家下衝割坤軸外壁攢欽鉏蕭瀝秋色

日車峽峽門自此始最窄容淨直禹功婦遺化疏鑿

就欹斜巨渠決太古衆水爲長蛇屈煙汜夾蜀舟植

通鹽麻我今遊子駟轉混泥沙異物附本性糸

作下真一作真東益一朱青也有餘花蜀膠與悅

真性不願欲願欲李之相益一所清清不會不清西異月

累石耶無者噫口方人且止其作之何之必照
 其常富貴也生耶老下干戈祭宅幸堊雅庶而亂上

其常富貴也生未二二三之附三三并五並入韻
雲氣彩青一作正丁一作崔又分小理恆夫可誇足

雲氣本清青延月白雲空如之夕夕理州之信言是

了垂白年。飛眉高士。云。此書云。子。延。年。不。死。實。

漢江即龍水分道江向流為不鮮縣西漢水方廣勝弱白帶城周傍

即廣西也 明中北北二月八日江合于坂前次附門都四百五十溪之
三峽者即明月山山味溪溪其有躍

白義陽郡太守

賄陽柳少府

盤龍坐石下堂二堂下有石免觀火工奔火雲洗月露絕

溫立坐石下堂云石下似廟乃泣殍久立泣人見其

壁上朝嗽自非曉相訪觸熟生病根南方六七月出
入異中原老少多賜死汗踰水漿翻俊才得之子筋
力不辭煩指揮當世事語及戎馬存涕淚一云淚我裳
悲氣排帝閣鬱陶抱長策義仗知者論吾衰臥江漢
但媿識璵璠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起子幸斑白
因是託子孫俱客古信州結廬依數垣相去四五里
徑微山蕪繁時危挹佳士况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
歌鼓秦人盆子壯願我傷我驂兼淚痕餘生如過鳥
故里今空村

古信州

字記廣州春秋時爲蠻子蠻夷爲蠻貊分治爲白
常陽爲不蠻夷大同三年江信州改爲二年改廣州

雷

大旱山岳焦竅雲復無雨一云南方瘴癘地罹此農

事苦封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真龍竟寂寞土梗空
俯僂吁嗟公私病稅歛缺不補故老仰而啼瘡痍向

誰數暴虐或前聞鞭笞非稽古請先假甲兵處分聽
人主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一云堯

湯免親親上天鑠金石羣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
陽不僭愈昨宵股其雷風過齊萬弩復吹霜駭散虛

覺神靈聚氣助腸胃融汗滋衣裳一云吾衰尤拙計
失望築場園

火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舊俗燒蛟一作龍驚惶致雷

雨暴嶽壘懸江崩凍嵐陰邪羅落涕洟根源皆舊
古青林一灰燼雲氣無處所入夜殊赫然新秋照
牛女風吹巨燭作河掉一作騰煙柱排欲焚崑崙光
彌厥洲渚腥至焦長蛇聲吼一作雲纏猛虎神物已高飛
不見見石與土雨寧要誇誇悲此近焚侮薄閭長吏
憂甚昧至精主遠遷誰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臥江
亭更深氣如縷

上云云移事文明也皆止謂流炎之處亦爲人所願也故風流於著明
也按西京賦嶽嶽氣下中央轉勝以成嶽焉正理家曰勝亦文也當
月大之嶽山嶽嶽氣下中央轉勝以成嶽焉正理家曰勝亦文也當
風靡靡亦其自明也嶽嶽氣下中央轉勝以成嶽焉正理家曰勝亦文也當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較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
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衰年旅炎方生意從此活

亭午減汗流北鄰耐人聒晚風爽烏匿筋力蘇摧折

開目踰十旬大江不止渴退藏恨雨師健步聞一作旱

魔圖蔬抱金玉無以供採掇密雲雖聚散暑終一作衰

坎坎前聖春焚巫武王親救陽陰陽相主客時序遞

迴幹灑落唯清秋昏霾一空潤蕭蕭紫塞鴈南向欲
行列欲思紅顏日霜露束塔閣口馬挾彫弓鳴弦不
虛發長鉞逐一作狡兔窺羽當滿月開帳白頭吟蕭條
游俠窟臨軒望山閣繚紉安可越高人煉丹砂未念
將朽骨少壯跡頗疎歡樂曾倏忽杖藜風塵際老醜
難萌拂吾子得神仙本是池中物賤夫美一睡煩促

送段中楊監赴蜀見相公

思
去水絕還波洩去無定姿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
離別重相逢偶然豈定期送子清秋暮風物長年悲
豪俊貴動業邦家頻出師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子遺
解勛再見今用才復擇誰況子已高位爲郡得固辭
雖拒供給費慎家漁奪私干戈未甚息紀綱正所持
汎舟巨石橫登陸草露滋山門日易入云當念居者

[illegible]

贈李十五丈別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巔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
多病紛倚薄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顏喜名賢
孤陋忝未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頗_{一作}令相與襟袂
連一日兩遺僕三日一共筵揚論展寸心莊筆過飛
泉玄成美價存子山舊業傳不聞八尺軀常受衆目
憐且爲辛苦行蓋被生事牽北迴白帝梓南入黔陽

天所公勛方隅遇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
然清高金華露一作金華露正直朱絲絃昔在堯四岳今
之黃穎川于邁恨不同所思無山豈山深水增波解
榻秋露懸客遊雖云久主要一作思月再圓晨風渚亭
醉操雲騎篇大夫貴知己歡罷念歸旋

[illegible]

西閣曝日

凜冽倦立冬負臆嗜飛閑義和流德澤頤項愧倚薄
毛髮具自和一作肌膚瘠沃若太陽信深仁衰氣歛有
託歆傾煩注服容易收病脚流離一作流離木杪一作杪猿翻颺
山顛鶴用一作知知苦聚散哀樂日已作一作亦卽事會賦
詩人生忽如昨一作古來遭喪亂賢聖盡蕭索胡爲將
暮年憂世心力竭

謀伐木

課隸人伯夷幸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人日四
根止維條伊攸正直挺然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

有藩籬是缺是補載伐條湯伊仗一作支持則旅次

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橙一作

窠窠人屋壁列一作樹白豹一作錢為墻實以竹示

式退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憂一作害馬之徒

苟活為幸可嘆息已作詩示宗武一作訓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一作僕廚長飯其腹一作持斧入

白谷青冥曾巖後十里斬陰木人有四根已亭午下

山麓尚聞丁丁聲功課日各足蒼皮成委積一作素

節相照燭藉汝跨小籬當仗一作云秋苦一作虛竹空荒咆

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城中賢

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理體淨蜂蟄不敢毒虎穴連

里間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客愴所觸舍西崖

嶠壯雷雨蔚令苦墻宇吞屋脣衰年怯獨爾曹輕

執熱為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之以

微寒共給酒一斛

夔人朱仲晦曰夔人止謂夔州人耳而山名乃有器月虎夔之語此頌

各何所又用夔州按時見時或先嚴賦自為九龍夔州美不知山

賢府主和亦什

園人送瓜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柏公鎮夔國滯紆茲一作

掃食新先戰士共少及溪一作老傾筐藉鴛青滿眼顏

色好竹竿接嵌寶引注來為道沈浮亂水玉愛惜如

芝草落刀嚼水霜開悵慰枯槁許以秋帶除仍看小

此何草莽一作抱東陵一作跡蕪絕楚漢休征討園人非故侯種

信行遠修水筒

汝性不如輩清靜僕夫內秉心識本一作源於事少滯

凝雲端水筒芥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厨

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曬驚未餐一作貌赤魏

相對浮爪供老病裂餅嘗所愛於斯答恭謹足以殊

殿最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一作行諸直如筆用

意崎嶇外

方士符神仙傳方士取一符投江中順流而下又取一符投江中逆流

一處方一作將軍蓋一作符由秦人公所傳式王侯將相大威大威

力取之一作將軍蓋一作形而為蓋蓋將軍以賜將軍將軍以賜將軍

槐葉冷淘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厨新麪來近市汁滓宛相俱

入鼎食過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筋香飯兼苞蘆

經齒冷于雪勸人投此一作珠璣隨金鑊裏走置錦屑

緣一作路遠思恐泥與深終不渝賦片則小小薦藻明

區區萬里露寒殿開水清玉壺君王納涼晚此味亦

時須

屠蘇蘇名本草云虎能傷諸毒虎能傷諸毒虎能傷諸毒虎能傷諸毒

寒一作江云在雲陽甘泉宮中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集 40—121

山陰陳浩按山陰時與九石石柳杜田補遺時與石柳

十年石柳自公以乾元二年入隴

驅墜子摘芥耳

江上秋已分林一作中瘴猶劇哇丁告勞苦無以供日

夕蓬莠獨不一作焦野蔬暗泉石卷耳一作况瘴風童兒且

時摘一作侵星驅之去爛熳任遠適放筐亭一作午際

洗剝相蒙一作登牀半生熟下筋還小益加點瓜蔬間

依稀橘一作奴跡亂世誅求急黎民一作根心窄飽食復何

心荒哉青果客富家厨肉臭戰地骸骨白寄語惡少

年黃金且休擲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一作稻向畢清晨遣女

奴阿稽墜子阿段往問

東渚雨今足佇聞梗稻香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

人情見非類田家戒其荒功夫競櫟梢除草置岸旁

穀者命之一作本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墾免亂

常吳牛力容易並驅一作動莫當一作豐苗亦已概雲

水照方塘有生固蔓延靜一資隄防督領不無人提

攜一作在頗在綱荆揚風土暖肅肅候微霜尚恐主守疎

用心未甚臧清朝遣婢僕寄語踰崇岡西成聚必散

不獨陵我倉豈要仁里譽感此亂世忙北風吹葉敗

蟋蟀近中堂在苒百工休鬱紆遲暮傷

阻雨不得歸漢西甘林

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爲霖欲歸漢西宅阻此江浦深

環舟百板舛峻岸復萬尋篙工初一棄恐泥勞寸心

佇一作立東城隅悵望高飛禽草堂亂玄圃不隔崑崙

岑昏渾衣裳外職絕同層陰閭甘長成時三寸如黃

金諸侯舊上計厥貢傾千林邦人不足重所追豪吏

侵客居暫封殖日夜偶瑤琴虛徐五株態側塞煩胸

襟焉得一作輟雨足杖藜出嘔鐵錄流數翠實偃息

歸碧潯拂拭烏皮几喜聞樵牧音令兒快搔背脫我

頭上簪

雨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樹一作雨灑石壁

來妻妻生餘寒殷殷兼出一作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

在哉高鳥濕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官久已滅幽風爲

誰哀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多日巫

山臺

翠龍高唐殿

雨二首

青山澹無姿白露誰能數片片水上雲蕭蕭沙中雨

殊俗狀果居曾臺俯風渚佳客適萬里沉思情延佇

挂帆遠色外驚浪滿吳楚久陰蛟螭出冠盜一作復幾

空山中有陰微冷先枕席迴風起清曙一作萬象已
碧落露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何道行雨合長江
白連檣荆州船有士荷矛戟南防卓鎮慘雷濕赴逮
役羣盜下碎山總戎備強敵水深寒光廓鳴榔各有
適漁艇息一作悠悠歌負愁客下滯一老翁時記
朝夕

晚登漢二堂

故躋巖岸高頗危崖石擁開襟野堂豁紫馬林花動
雉堞粉如雲山田麥無穠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湧
四序嬰我懷羣盜久相踵黎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
斯思廷東北巖峽轉修聲養老自成病郡官未爲沉

焉其望慰慰不復夢周孔濟世數稱時斯人各枯冢
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露重安得隨鳥翎追此懼將恐

斯人蓋指爲蜀道諸葛武侯之
流公所相期濟世者也

又上後園山脚

昔我遊山東憶歲東嶽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北
荒朱崖著毫髮碧海吹衣裳庫收困用事玄冥蔚強
梁逝水自朝宗鎮名各共方平原獨憮悵農力廢耕
桑非開一作風露凋曾是戌役傷於時國用富足以守
邊疆朝廷任猛將遠奪戎口場到今事反覆故老淚
萬行邇蒙不復見况乃懷舊一作鄉肺萎屬久戰骨出
熱中腸憂來杖匣劍更上林北岡瘴毒猿鳥落峽乾

南日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登高欲有往蕩析
川無梁哀彼遠征人去家无路旁不及祖父塋壘累
塚相當

暮收玄冥

歲收金神南方也玄冥水神北方也謂秋之時收將退
而玄冥方來喻其安漸凋散而歸山乃歸家下歸陽也

雨

山雨不作望江雲薄爲霧晴飛半嶺鷓鴣風亂平沙樹
明滅洲景微隱見巖姿露拘閣出門遊曠絕經日趣
消中日伏枕臥久塵及履豈無平肩輿莫辨望鄉路
兵戈浩未息地虺反相顧悠悠邊丁戍變變流年度
鍼灸阻朋曹糠粃對童孺一命須局色新知漸成故
窮荒遠道卑飄泊欲誰訴庭甌愁應接俄頃恐違一作

迂浮俗何萬端幽人有獨步步屐公竟獨往尚子終
罕遇宿留洞庭秋天寒蕭湘素杖策可入舟送此齒

吳君

宿留

宿留宿留上師
古曰有所須待也

甘林

拾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衣青芻適馬性好鳥知人歸
晨光映遠岫夕露見日晡遲暮少寢食清曠喜荆扉
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一作或違試問甘林未肯羨輕
肥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勿矜朱門是陋此白屋
非明朝步鄰里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歛數脫粟爲爾
揮相攜行豈田秋花露菲菲千實不得喫貨市送王

幾盡添軍旅用追此公家威主人長晚問戎馬何時
稀我衰易悲傷屈指數賊圍勸其死王命慎莫違奮
飛

雨

行雲遞崇高飛雨霽而至潺湲石間溜汨汨松上駛
亢陽乘秋熱百穀皆一作已乘皇天德澤降焦卷有生
意前雨傷卒暴今雨喜容易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
氣佳聲達中宵所望時一致清霜九月天塲翳見滯
穗郊扉及我私一作我圖日蒼翠俱無抱甕力庶減臨
江費吳若本注噴雨
無併取江冰噴

種高苗

既雨田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高苗向
旬矣而苗不甲坼伊人一作莫青青傷時君子或晚
得微祿輒輒不進因作此詩

陰陽一錯一作亂驕蹇不復理枯旱于其中矣方慘如
燬植物半蹉跎嘉生將已矣雲雷歛命師伯集所
使指麾赤白日瀕洞青光一作起雨終先已一作風散足
盡西靡山泉落滄江霹靂猶在耳終朝絳城香信宿
罷滿灑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昔今蔬之常隨事
蔬其子破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旬不甲坼空惜
埋泥滓野芻逃汝來宗生實於此輩豈無秋亦蒙
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戶庭毀因知邪于正掩抑

至沒齒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已擁塞敗芝蘭衆多
盛荆杞中園陷蕭艾老圃永爲耻登于日玉盤藉以
如霞綺芻也無所施一作顏入筐篚

人蒐國運元寶碑人見也蒐有
六種入蒐者人曰蒐有
宗生吳郡城宗生高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勸耕牛兼書觸目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一作勞舍未
曾嘆老病忌一作拘束應接衰精神江村意自放林
木心所欣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勻冬青飯之半牛
力晚一作來新深耕種數畝未其後四鄰嘉蔬既不一
名數頗具陳荆巫非苦寒揀擷接青春飛來兩白鶴
暮啄泥中弄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一作筋一步再流

血尚經一作綴繳勤三步六號叫志屈悲哀頻轉風不
相待側頭訴高晏杖藜俯沙渚爲汝鼻酸辛

白鶴古樂府
五言列成行要平或均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韻六里一徘徊音欲
御水去口然不能開羽衣沒式毛羽倒披如樂舞諸相如髮生別離
臨別題案侶淚下不自知當勸曰此詩全用古樂府體行四解之意

杜工部集卷之六

季振宜洽章校

杜工部集卷之七

虞山蒙叟錢謙益

古詩四十九首

八哀詩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于張

相國八公前後存沒遂不詮次焉

贈司空王公思禮

司空出東口童稚刷勁翮迫隨燕趙見穎銳

隔服事哥舒翰意無窮流沙磧未甚拔石間口口大

充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穿百萬衆出入由

咫尺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

山石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滌壁飛兔不近驚鷲鳥資

遠擊曉達兵家流飽聞春秋癖胸襟日沉靜肅肅

自有適潼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

見手格太子入朔方至尊拜梁益口馬總伊洛中原

氣甚逆肅宗容寶位塞望勢敢迫公時徒步至請

罪將厚賞際會清河公間道傳玉冊

熊虎巨阡陌屯兵鳳凰山帳殿涇渭關金城賊咽喉

詔鎮雄所撫禁暴清

公歌野多青麥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恐懼祿

位高帳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窆安永



五湖舟悲甚田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昔觀

文苑傳豈述廉頗趙括壁壁鄧大夫士卒終倒戟

行間思慮當州城高麗人也父虔威為朔方將少習軍旅歷度使

中郎則位甲外鮮于注甲外軍帥之外也九曲

九曲思慮後期欲引新之續使命偏裨

之思慮徐言曰新調新到調偏裨

之思慮徐言曰新調新到調偏裨

之思慮徐言曰新調新到調偏裨

之思慮徐言曰新調新到調偏裨

之思慮徐言曰新調新到調偏裨

之思慮徐言曰新調新到調偏裨

之思慮徐言曰新調新到調偏裨

之思慮徐言曰新調新到調偏裨

之思慮徐言曰新調新到調偏裨

之思慮徐言曰新調新到調偏裨

之思慮徐言曰新調新到調偏裨

之思慮徐言曰新調新到調偏裨

之思慮徐言曰新調新到調偏裨

之思慮徐言曰新調新到調偏裨

之思慮徐言曰新調新到調偏裨

里初妥帖青蠅紛一作綠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人朝
死淚終映曉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
零落蛟龍匣雅望與數英凌側愴愧里接三軍晦光
彩烈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吾思哭孤
冢南紀阻歸舟狀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苶竟何
人酒涕巴東峽

[illegible][illegible]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永泰元年卒

寔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
閱書百紙云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
爭漢儀尚整肅云騎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
卿不知萬乘一作行出雪涕風悲鳴受詞劍閑道謁帝蕭
關城寂寞雲臺仗飄飄沙寒旌江山少使者旂鼓凝
皇情壯士血相視一作忠臣氣不一作平密諭覲觀體揮
發岐陽征感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一作西郭牛酒再一作
原廟丹青明臣汲俄寵辱備霍竟哀榮四發會府地
三掌華陽兵京兆空柳色一作尚書無履聲群鳥自朝
父白馬休橫行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
重公去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四郊失壁

壘虛館開逢迎堂上指圖一作畫軍中吹玉笙豈無成
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意待□
□滅人藏紅粟盈以茲報主願庶或一作禪禪世程炯炯
一心在沉沉一豎嬰顏回竟短折買置徒忠貞飛旆
出江漢孤舟轉荆衡虛無或本作虛爲時本作虛極傾或本作傾字氣公曰泥也馬融笛悵
望龍驤學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

大賢後世書中皆指此之子孫家傳家繼世開賢有成人之風
原案書亦有時名取世之子孫三父一子人做畢今學大易指諸葛
亮也水大入見後世之輩而此輩後世雖與亮無官官書江大賢後世
之才子唐詩從平
小心
楚高亮奉南唐與世契也亮官書江大賢後世雖
謝嚴子陵不
武司河堤訪知東頭所在趨赴蜀國然後玄宗遣使行在也
至德初武使南巡行在唐房以武名強居厚所以玄宗命行在者才可房
累進給事中按此詩則此唐房以武名強居厚所以玄宗命行在者才可房

有書之而旋生喧囂言與對決並到不
如蜀都官臣之某也當欲借唐史之圖
以傳曰匈奴傳入朝則蕭關在安定朝
縣本漢高平侯安定郡治蕭關也漢書
數日始到軍應武
武蓋子千辛謂武
四登
武蓋子千辛謂武
四登

華陽
按舊唐書武成王以御史中丞出為
開元初年武成王以御史中丞出為
開元初年武成王以御史中丞出為

是稱
是稱
是稱

久而
久而
久而

武成
武成
武成

兼制
兼制
兼制

用台
用台
用台

光緒
光緒
光緒

武成
武成
武成

云細柳
云細柳
云細柳

汝陽
汝陽
汝陽

雪晨
雪晨
雪晨

不為
不為
不為

有在
有在
有在

引申
引申
引申

形必
形必
形必

我悲
我悲
我悲

虬鬚
虬鬚
虬鬚

窮慷慨 嗣真作初李 咨嗟 玉山桂 鍾律儼 高懸鯤鯨質

立極時至今讀之令人想望。采宜老杜有云余見萬他文亦不若是壯厲警拔。殆感憤而作。故氣激于內而橫放于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典時下萊蕪郭忍饑浮雲難負米晚爲身勿食臉必

勞頓一作勞學士字蕭文可史鑑麗客一作辭人歸

牙潛身君牙室錄君東堂 西集米選制口題

一、肝
二、膽
三、脾
四、胃
五、大腸
六、小腸
七、膀胱
八、腎
九、心
十、肺

卷不耶陸八駿
庭悲所遣斗小溝
標酒此朋知

順辨苑華顧其兒李斯憶黃犬秘書茂松意

漢本末淺玉卽止木屐屨作而從象義作制作

煙齋房是事絕萬手拳垂之候來者正始徵姓嫌名勸

誰遊衍榮陽復冥冥罪罟已橫音嗚呼子近日始

帝且言方山聖童之三人見帝即上奏

歸帆阻清江尚纏潭水疾不食書里飯

科廢不納土計時祿第王能車所
以上糧策全得爲甲第策利四品通四以上爲乙第
足跡昔野

齋房芝
新晴遠林
曉風輕暖
日色初明
夜涼人靜
月影徘徊
天香滿地
上苑春深
綠柳垂金
乳燕飛花

言之蘇鄭皆當卒于其年童水劉桢詩金風送涼

古者作良財台州百戶榮陽甄公及

此其土民需且開名人實也崇正之元乃武廟

大然生知妄學立

諸事貫穿無遺公著書最等諸書之貫穿無遺恨故可技藝

一、男婦絲與參力膏服二、靈藥美送不難計大材

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一作鶴宮一作鶴誤

衣形骸實土木觀近雅几杖未嘗寄疊官背突兀倚

○塵昏坊考戶籍監錄朝興弊無

滿江紅

拾栖溪橡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丈天長眺東南秋色餘翹翹別離慘至今班白徒懷曩春深秦山秀

葉墜清渭期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執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疎闊平昔濫吹獎百年見存

沒牢落吾安放蕭條阮咸在山處同世網他日訪江樓合懷述飄揚

兵流新書成序長一理理山川形勢方諸物在成其意

開元紀天寶中詔修地理志其間著人十餘卷人有遠近其意

生及修國史史開而後之由是歷滿十餘年方得續成其意

士皮所著其意則前後更起其多遺遺四十餘卷其人有名

西蜀太守盧象昇等以方會經不備遺遺其意則前後更起

謂也高元之曰方會經不備遺遺其意則前後更起

新書曰其書其意則前後更起其意則前後更起

為會其書其意則前後更起其意則前後更起

鍾兼西羊成古來能書大

鍾兼西羊成古來能書大

鍾兼西羊成古來能書大

鍾兼西羊成古來能書大

鍾兼西羊成古來能書大

鍾兼西羊成古來能書大

鍾兼西羊成古來能書大

鍾兼西羊成古來能書大

鍾兼西羊成古來能書大

鍾兼西羊成古來能書大

鍾兼西羊成古來能書大

鍾兼西羊成古來能書大

鍾兼西羊成古來能書大

巽變負人境雖豪換蟬冠右地惡多幸敢忘

疏歸痛迫蘇耽并紫綬年荆州謝所領更公

與不淺黃霸鎮靜賓客引調同詠詠在務并詩罷

地有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陰淑氣含公鼎

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散映起翠嶠倚薄巫廬並

綺麗玄暉擁殘詠任助明自我一家則未缺斐

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歸老守故林戀閨情

延頸波濤良史筆雄絕大庾嶺向時禮數隔制作

難上請再讀徐孺子猶思理州姬

仙鶴九齡家傳九齡母夢見九齡曰玉堂金華省

仙鶴九齡家傳九齡母夢見九齡曰玉堂金華省

仙鶴九齡家傳九齡母夢見九齡曰玉堂金華省

仙鶴九齡家傳九齡母夢見九齡曰玉堂金華省

仙鶴九齡家傳九齡母夢見九齡曰玉堂金華省

仙鶴九齡家傳九齡母夢見九齡曰玉堂金華省

仙鶴九齡家傳九齡母夢見九齡曰玉堂金華省

仙鶴九齡家傳九齡母夢見九齡曰玉堂金華省

仙鶴九齡家傳九齡母夢見九齡曰玉堂金華省

仙鶴九齡家傳九齡母夢見九齡曰玉堂金華省

仙鶴九齡家傳九齡母夢見九齡曰玉堂金華省

仙鶴九齡家傳九齡母夢見九齡曰玉堂金華省

仙鶴九齡家傳九齡母夢見九齡曰玉堂金華省

仙鶴九齡家傳九齡母夢見九齡曰玉堂金華省

仙鶴九齡家傳九齡母夢見九齡曰玉堂金華省

寫懷二首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趨競行行見羈束
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萬古一懷骨鄰家遞歌哭
鄙夫到巫峽三歲如轉燭全命斗宿帶忘情任榮辱
朝班及暮齒日給還脫粟編蓬石城東採藥山北林
谷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歎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
獨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鈞曲直我不知負暗候樵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鄰驚風翻河漢架棟已出日

草生各一宿飛動自倚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爲

私寶天寒行旅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忽中人世

亂如蟻虱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爲有結繩陷

此膠與漆禍首越人氏脂脂董狐筆君石燈燭張轉

使飛蛾密放神八極外俯仰俱蕭瑟終契如往還三

得匪合仙術什就里

可款

天上浮雲如一作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古往今來共

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近者扶服去其夫一作河東女

兒身姓柳丈夫正色動引經鄆城客子王季友羣書

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窮老瘦家貧展一作

好事就之爲携酒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爲賓客敬頗

久間一作道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太守得之

更不疑人生反覆看亦醒明月無瑕豈容易紫氣鬱
鬱猶衝斗時危可仗真豪俊二人得置君側否太守
頃者領山南邦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曾拜顏色高
山之外皆培塿用爲義和天爲成用平水土地爲厚
王也論道阻江湖李也承疑驪前後死爲星辰終不
滅致君堯舜焉肯朽吾輩碌碌飽飯行風后力收長
運首

王季友國朝忠臣後代國詩人凡爲詩皆忠憤交作

征所從漢李後主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

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

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

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

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

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

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

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

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

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

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

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

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

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李友之弟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別駕元持宅見臨

穎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歎問其所師元持

余公孫大娘弟子也聞元三載一作年大娘公

余公孫大娘弟子也聞元三載一作年大娘公

余公孫大娘弟子也聞元三載一作年大娘公

余公孫大娘弟子也聞元三載一作年大娘公

余公孫大娘弟子也聞元三載一作年大娘公

余公孫大娘弟子也聞元三載一作年大娘公

余公孫大娘弟子也聞元三載一作年大娘公

余公孫大娘弟子也聞元三載一作年大娘公

余公孫大娘弟子也聞元三載一作年大娘公

余公孫大娘弟子也聞元三載一作年大娘公

余公孫大娘弟子也聞元三載一作年大娘公

余公孫大娘弟子也聞元三載一作年大娘公

余公孫大娘弟子也聞元三載一作年大娘公

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泊外供奉曉是

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
衣況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知
波瀾莫二撫事慷慨哪爲劍器行往者吳人張旭
善草書書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
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
喪天地爲之久低昂燿燿如羿射九日落嬌如羣帝
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絳唇
珠袖兩寂寞
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
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

間似反掌風塵傾動
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崔唐石城草
瑟耽延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來出老夫不知其
所往足前荒山轉愁疾

明皇朝時上金粟堆南木已拱崔唐石城草瑟耽延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來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前荒山轉愁疾

往在西京日
往在
往在西京日
往在
往在西京日
往在
往在西京日
往在

之紅解瓦飛十里總帷紛
次悲風合昏排鐵騎清旭散錦隊
相賀以成功是時妃嬪戮迫爲貴王
白間制盡蟲不知二聖處私泣百歲翁車駕既云還
已見帝力雄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躬微軀泰近臣
景從陪羣公登階捧玉册我免取
粉黛翠羽猶愁脫前者臘羯口後來遭口口口口豆腐
脂肉果思行角弓安得自西極申命空山東盡
詔闕下土班塞關中主將賊逆順元元歸始終一朝

自棄已
元官各復業士著還力農君臣節儉足朝野歡呼
同中興似國初繼體如太宗端拱納諫諍和風日
冲融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籠千春薦陵寢永永垂
無窮京都不再火湮渭開窓容歸號故松柏老去苦
飄蓬

木主
鏡衿
西

世上名象黎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春陵作獄見
後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積實誼昔流勳匡衡
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作
一字借一作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樸憶一作大庭何時降
聖訓用爾爲丹書獄訟永哀息唯偃甲兵懷惻念
詠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系魑振
南岳之子龍若驚色阻一作金印大與合滄浪一作清我
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呼
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款傾感
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

春陵行

元結

癸卯歲夏稷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
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
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
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爲逃罪
若不應命又卽獲罪莫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
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
達下情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行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竟一作欲
施供給豈不憂微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
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餼是草根餐食乃樹
皮山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朴

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迹相迫更無寬人思但有迫促
期欲令驚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
資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
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
爲安人天子命符節吾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
誰通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
移亦云貴守官不愛一作能適時順唯居弱者正直
當不虧何人探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

元結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殺掠一作幾盡而去明年
賊又攻永微郡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
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爲忍苦徵斂故作詩一
篇以示官吏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常門前
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旂
今來典斯郡山口又紛然賊小賊不啻人貧傷可憐
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
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
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一作窮老江
湖邊

顏魯公表聖碑家下武昌之漢口漢陰上以君家宋趙家爲道州刺史州
爲西原賊所陷人十餘一月幾陷于君下車行古人之政二小時賊者無
餘家賊亦懷德不敢來犯既受代自姓詣闕請立生祠當置碑奉公出集
中載其爲道州刺史上則臣而通其云今日刺史爲武昌以制其

不見秘書心若失及見秘書失心疾安爲動主理信
然我獨覺子神充實一作精重聞西方止觀經老身古
寺風冷冷妻兒待我一作客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

生男難具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

生男難具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

赤霄行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衆泉逢舐觸。赤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江中淘河嚇飛鷲，銜泥却落羞華屋。皇孫猶曾過勾勾，集注莊見貶傷其足老翁憫。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

孔雀或全雀 漢鄭玄志云鵲入人室者其來必爲祥
本名鸛鵲 名別形音有兩聲
云昔人竊肉入河所化故其是也
貴和陳壽定濟州民其錄凡
二十二年庚子第十

前苦寒行一首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蜩楚江巫峽冰入

懷虎豹哀號又堪記秦城老翁荆揚客慣習炎蒸歲
絺綌玄冥祝融氣或交手持白羽未敢釋

長安雪
西京雜記云封二年大寒雪深丈野中鳥獸皆死
延牛馬踐踏如餅三輔人民凍死者十有二三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凍埋蛟龍南浦
縮寒刮^到肌膚北風利楚人四時皆麻衣楚天萬里
無晶輝三足之鳥足^幾恐斷義和送將何所歸^{一作}

後苦寒行一首

南紀巫廬瘴不絕太古以來無人_{一作蠻}蠻口長老怨苦
寒崑崙天關凍應_{一作凍}折玄猿口柴不能燼白鶻翅垂
眼流_{一作出}血安得春泥補地裂

南紀舊
下

醉已東之峽生凌澌彼蒼回軒
傳何人得知
 斷新
 晚江門
作來
 失大木猛風中夜吹
作天
 屋天火斬
 斷新
 青游戎殺氣南行動地軸不爾苦寒何大
作

晚晴

高唐暮冬雪壯哉瘴無復似塵埃崖沱浚白皚
皚江石缺裂青楓摧南天一句苦零開赤日照耀從
西來六龍寒急光徘徊照我衰顏忽落地口雖吟咏
心中哀未怪及時少年子揚眉結義黃金臺一作金泊平

吾生何飄零
支離委絕同死灰

復陰

過孤城樹羽揚風直江濤簸_{一作}岸黃沙走雲雪埋山
蒼兕吼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聾

歸來

低仰看明星亮亮大庭前把燭噴一作兩炬峽口驚猿
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睡誰能那

寄栢學士林居

自口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歎彼幽樓載典

籍蕭然暴露依一作山阿古山萬里一作靜散地白雨一

洗空垂蘿亂代飄零余一作到此古人成敗子如何荆

揚春冬異風土巫峽日夜多雲一作雨赤葉楓林百舌

鳴黃泥一作野岸大雞舞盜賊縱橫甚密迴形神寂寞

耳辛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

天雞一作雞鳴天曉時天曉時天曉時天曉時天曉時

寄從孫崇簡

嗟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北虎溪古孫騎曹不騎

馬業學尸鄉多養難龐公臨時盡室去武陵春樹

他人迷與汝林居未相失近身藥裏酒長携牧豎樵

童亦無賴莫令斬斷青雲梯

青雲梯一作青雲梯一作青雲梯一作青雲梯一作青雲梯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忽忽峽中睡悲風一作方一醒西來有好鳥為我下青

冥羽毛淨一作白雪慘澹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酬嘆

孤亭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於清文動哀玉見道發

新酬欲學鴟夷子待勒燕山銘誰重斷地劍一作新酬

致君君未聽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屏卓氏近新寡

豪家朱門一作石榻相如才調逸銀漢會雙星客來洗粉

黛日暮拾流螢不是無香火勸郎勤六經老夫自汲

澗野水日冷冷我歎黑頭白君看銀印青卧病識山

見為農知地形誰矜坐錦帳苦厭食魚腥東西兩岸

圻一作橫一作水注滄浪碧色忽一作惆悵風雷搜百靈

空中右一作白虎赤節引娉婷自云帝里一作女驃雨鳳

鳳翎襄王薄行跡莫辱冷如丁一作千秋一拭淚夢覺

有微聲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笑丈人但安坐休辨

涓與涇龍蛇尚格鬪酒血暗邪壟吾聞聰明主治一作

國用輕刑銷兵鑄農器今古處方寧一作王日儉德

俊又始盈庭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萍

斷地一作斷地一作斷地一作斷地一作斷地一作斷地

醉為馬墜諸公携酒相看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騎馬忽憶少年

時散蹄迸落瞿塘石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

千尺粉蝶電轉紫遊韁東得平岡出天壁江村野堂

爭入眼垂鞭一作鞭鞭凌紫陌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

紅顏能騎射安知決臆追風足朱汗驟驪猶噴玉不

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成伏食枕

况乃遲暮加煩促一作知來問鼎我顏杖藜強起依

僮僕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携別掃清谿曲酒肉如山

又一時初筵哀絃動豪竹共指西日不相質喧呼且

覆盃中淥何必走馬來為問一作君不見嵇康養生

遭殺戮

別李義

與子姻婭間既親亦有故萬里長江邊邂逅一相遇

弓斯人脫身來豈非吾道重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

空肉食晒菜色少壯欺老翁况乃主客間古來偏側
同君今下荆揚獨帆如飛鴻二州豪俠揚人馬皆自
雄一請并饑寒再請并養蒙

寄薛三郎中

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自非得神仙誰免危其身
與子俱白頭役役常苦辛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
憶昔村野人其樂難具陳謁謁桑麻交公侯為等倫
天未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向客荆州我亦滯江濱
峽中一卧病瘡瘍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
早歲與蘇鄭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為土臂臂不失真
余今委修短豈得恨命屯聞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

上馬不用扶每一作扶必怒噴賦詩賓客間揮酒動八
垠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青草洞庭湖東浮滄海
潯君山可避暑况足采白蘋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
津我未下罪塘空念禹功勦聽說松門峽吐藥攬衣
中高秋却束帶鼓櫓視青曼鳳池日澄碧濟濟多士
新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遽巡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
臣

大覺高僧蘭若一作蘭若

巫山不見廬山遠松林一作蘭若秋風晚一老猶鳴日
暮鐘諸僧尚乞齋時飯香爐峯色隱晴湖種杏仙家
近白榆飛錫去年啼邑子獻花何日許門徒

香爐遠法師廬山記曰山東南有香爐山孤峯秀起清衆望上即臥雲若烟氣

杜工部集卷之七

泰興縣李元益三友氏校

杜工部集卷之八

虞山蒙貞錢

謙益

雙註

古詩四十五首

宿青溪驛不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

漾舟千山內日人泊枉渚我生木瓢飄今復在何許
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倚月明游于靜虎不得語
中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蕩前後問佳期付荆楚

青溪驛在石山溪在東吳道安縣南六十里出山見蒼先生
下荆州此故曰石山明則明矣人曰石山在石山縣南六十里
即此地也地無所屬古詩有石山在石山縣南六十里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

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

在今氣磊落巧偽莫敢親介立實吾弟濟時肯殺象

物自諱受玷行高無汚真得罪承秦末放之五溪濱

鸞鳳有鍛礪先儒曾抱麟雷靈澤長松骨大却生筋

一失不足傷念子就自珍泊舟楚宮岸戀閣浩酸辛

除名配清江厥土巫峽鄰登陸將首途筆札枉所中

歸朝踟躕病肺叙舊思重陳春風洪濤壯谷轉煩彌旬

我能泛中流壯容龍顏長年已省抱憾此良臣

族弟唐十八使君字子厚京兆杜氏其先世在伊洛分姓

至京氏在周為唐杜氏唐杜氏在周為唐杜氏在周為唐

太原晉陽縣也杜京兆杜氏在周為唐杜氏在周為唐

憶昔行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辛勤不見華蓋

君長岑青輝慘么麼千崖無人萬壑靜一步回頭五
步坐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違淚交暗弟子誰依
白茅石室盧老獨倚青銅鎖巾拂香餘搗藥塵階作
除灰死燒丹火玄圃淪洲莽空闊金節羽衣飄婀娜
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松風憫水聲合
時青兕黃熊啼向我徒然客夢撫遺迹至今夢想仍
猶在一作在秘訣隱文須內教曉歲何功使一作使願果更
討一作討衡陽董鍊師南浮一作南浮早鼓瀟湘柁

小有洞在石山之內有石室之穴洞三十六所第一居山之側
洞有石室盧老獨倚青銅鎖巾拂香餘搗藥塵階作除灰死
燒丹火玄圃淪洲莽空闊金節羽衣飄婀娜落日初霞閃餘
映倏忽東西無不可松風憫水聲合時青兕黃熊啼向我徒
然客夢撫遺迹至今夢想仍猶在秘訣隱文須內教曉歲何
功使願果更討衡陽董鍊師南浮早鼓瀟湘柁

衡陽董鍊師南浮早鼓瀟湘柁

魏將軍歌

將軍昔着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衛破堅銳略西
極崑崙月窟東斬嚴君門羽林萬猛士張若哮虎子
所監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輩
徒森森長安少年氣欲盡魂侯骨幹精爽繁華嶽峰
尖見秋隼星纏寶校金盤隨夜騎天駟超天河攬槍
突感不敢動翠隼金槍相蕩摩為子起歌都護酒
闌挿劍肝膽露鈎陳蒼蒼風玄武一作玄武萬歲千秋奉
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

東嶽嚴將軍昔着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衛破堅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斬嚴君門羽林萬猛士張若哮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輩徒森森長安少年氣欲盡魂侯骨幹精爽繁華嶽峰尖見秋隼星纏寶校金盤隨夜騎天駟超天河攬槍突感不敢動翠隼金槍相蕩摩為子起歌都護酒闌挿劍肝膽露鈎陳蒼蒼風玄武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

以嶺南大將貶歸州指諸軍事也向者將將命之人必當拒南
情向之文句又云嶺南大將貶歸州人無所附向者向秀在
新史稱其在朝不任職意適而已安得有職
杜預編制之事舊注無稽此等語也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頌八題壁英華作贈公安

神仙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
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君不見西
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爲君掃是日
霜風凍七澤烏鵲落照行赤墻酒酣耳熱忘頭白威
君意氣無所惜一爲吟詠主客本公增歌行

顧文學即顧八分字也

夜間燧燐

夜間燧燐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鄉鄉舟一聽多感

傷塞曲三更欲悲壯積雪飛霜此夜寒孤燈急管復

風作滿君知天地下干戈滿不見江湖行路難

策杜氏通鑑感本名志未出上口中其發聲更異有以卷他處爲

策

發劉郎浦

挂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舟中無日不沙

塵岸上空村盡豺虎十日北風風未迴客行歲晚晚

作相催白頭厭作漁人宿黃帽青鞋歸去來

劉郎浦明洪武時劉先主劉氏女處此山時云及劉成時此水漲

別董頌

別董頌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士子甘旨闕不知道里寒
有求彼樂土南適小長安到得我舟楫去覺君衣裳
單素聞趙公節兼盡賓主欲已結門庭望無令霜
雪殘老夫鏡亦解脫棄朝木餐飄蕩兵甲際幾時懷
抱寬漢陽頗寧靜覲首試老弊當念著白帽在采薇

青雲端

送重表姪王珣許事使南海力勸切要文

我之曾祖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

歸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迫

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箒俄頃羞顏環一作賤

家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鬚鬢

市充孟在酒上云天下飢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

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

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

得辭兒女醜泰王時在坐直氣驚戶牖及于貞觀初

尚書賤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柳萬壽六宮師柔順

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風雛無凡毛

五色非爾曹往者口作遊乾坤沸吸吸吾客左馮翊

爾家同遁逃爭奪至徒步塊獨委蓬蒿逗留熱爾腸

十里却呼號目下所騎馬右持腰間刀左牽紫遊韁

飛走使我高荷活到今日寸心銘佩牢亂離又聚散
宿昔恨滄溟水花笑白首春草隨青袍廷評近要津
節制收英髦北驅漢陽傳南泛上流初家聲戶墜地
利器當秋毫番禺親賢領籌運神功操大夫山盧宋
寶貝休脂膏荆王降接武海口船千艘我欲就丹
砂跋涉覺身勞安能招其上有志采鯨脰或駭鸞騰
天聊不勞作鶴鳴皋

[illegible]

王者直不取也通使曰建興**壯**
同遊文字子之門則交矣可知矣
紫遊韞晉中興書大和中郡下重錦**上龍**又南入重山
子者不此青背獨勢白馬紫遊韞
些紫遊韞江縣界茂陵縣千天交代至尉天
名紫遊韞五百里悉臨江縣界茂陵縣千天交代至尉天
謂之麓中楚漢遺蹟浪蕩名之蘆水蘆水又而出於渭之說曰蘆水
又南還曲廬宋大曆四年李勉除廣州刺史兼領西蜀度支觀察使官
江東鎮守宗道其後復因五姓性廉潔如來都不檢閱
轄之五姓牛而後田賦未滿者復因五姓性廉潔如來都不檢閱
故未至者約四十餘代領到其門傳戶悉從其人知所安良民請休牧
之江中耆老以爲可憐代領到其門傳戶悉從其人知所安良民請休牧
宗許之別賦詩賀賀大夫者同年勉也愛卿以彈指王孫失之處矣

詠懷一首

人生貴是男丈夫重天機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爲
嗟余竟輟軻將老逢艱危○難逼神器逆節同所歸
河雒化爲血公侯○草間啼西京復陷沒翠蓋蒙塵

飛萬姓悲赤子兩宮棄紫微倏忽向二紀奸雄多見
非本朝再樹立未及貞觀時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
司高賢迫形勢登暇扶持疲荼苛懷棧屑無所
施先王實罪已愁痛正爲茲歲月不我與蹉跎病于
斯夜看鄴城氣回首蛟龍池齒髮已自料意深陳苦

邦危壤法則聖遠益然慕飄飄桂水遊悵望蒼梧暮
潛魚不銜釣走鹿無反顧皎皎陶贛心拳拳異平素
衣食相拘閼則知限流寓風濤上吞沙千里侵作侵
江樹逆行少離離古日時節空復度并窺任塵埃舟航
頻數具牽羣羣加老病親細隘俗務萬古一死生胡爲

足名數多愛計桃源拙計泥銅柱未辭炎瘴毒擺落
跋涉懼虎狼窺中原瑞得所歷佳葛洪及許靖避世
常此路賢愚誠等差自愛各馳驚鹿窟且如何魄奪
針灸屢擁滯僮僕備稽留高師怒終當挂軌席天意
難告訴南爲祝融客勉強親杖屨結託老人星羅浮

桂水 水出桂林臨峽其岸山麓曰桂水出於潯陽大湖湘水曰沅
水出於沅陽峽東流與沅水合潯陽在潯陽縣南

蒼梧 鄉名嶺南云長沙有蒼梧山即九疑山也

葛洪 吳世傳葛洪字稚川丹徒人也

許 年老聞交趾出丹來爲刺史令止嚴浚山嶺乃由山南行十餘年間卷

靖節 乃從後主既至文州太守士燮厚加敬待時嶺南齊晉曰若荆楚王

羅浮 和子澤南至今得假道出荆州入羅浮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山增城博得歸死國家改號九泉將復何恨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昔在開元中韓韓蔡蔡同鼎鼎玄玄宗宗妙其書是以數

子至御札早流傳掄揚非造次三人並人直恩澤各

不二顧於韓蔡內辨眼工小半分日示諸王鈞深

法更秘交學與我遊蕭疎外聲利追隨二十載浩蕩

長安醉歌卿相宅文翰飛省寺視我楊馬問白首

不才棄學厚刀第老必脫黃金纏一論朋友難遲暮

勇安直正方學人霜柏虎松湧泗稽者玉印人誰是

青雲器才盡傷形體一作病渴汗官位故舊獨依然時

危話顛躓我井多病老子負憂世志胡爲困衣食顏

色少稱遂遠作辛苦行順從衆多意舟楫無根藉蛟

龍好爲祟况兼水賊繁特戒風颶駛崩騰戎馬際一作險

往往殺長吏子干東諸侯勦一作勦勉防縱恣邦以民爲

本魚餓費香餌請哀宥瘼深告訴皇華使使臣精所

擇進德知歷試惻隱誅求情固應賢愚異列一作士惡

君得俊傑思自致贈子猛虎行出郊載酸鼻

遺之乃知丁亥虎禱之碑百側縣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尚云西漢篆

太子文學翰林待詔嚴誠著書石經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君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書帝許之思乃自書冊于呼捷工購刻立太學門

外于是後儒學咸取焉及乎伯立其數及事焉者衆矣日千餘幅

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我輩作又有三字石經在篆兩種蓋唐書以隸爲今字也說文經字者之妙非小部章不能爲以黃初後學則止之且去不

者乃後人所刻此林兩者爲棟二體以風西京賦巨靈鼎屬

也御札書苑唐明皇好圖畫工八分草體茂英特初雲說爲麗正殿學士獻詩明皇自寫彩毼上八小書於所間圖凡成傳者此也

張燕公等因獻賦詩士各賜贊笑笑曰千五百色送入分書之貴付院散付學士金臺記明皇親書西執仲文刺史你知仁上六曰親土形像寫庭香

笑隨手生姿人伸雙態勢如飛轉紅紅古今詩書自來且因外物
次柳氏舊聞玄宗善八分書命相凡以御書其姓名並樂上

上水遊懷

衰太平時身病戎馬後踴躍多拙爲安得不皓首

馳四海內童稚日餬口但遇新少年少逢舊親友

顏下色黧敝人知善誘後生血氣豪舉動見老觀

自坐纛裏中風走一紀出西蜀至今向有佳

舟亂春華暮齒依蒲柳冥冥九疑薶聖者骨亦

朽蹉跎陶唐人鞭撻日月久中間屈賈輩幾竟

取鬱沒樊作悲魂蕭條猶在否嶺翠清湘石逆行

林藪篇工密逞巧氣若酣盃酒歌謳互激遠樂作同

明受製作授善一作益知應觸類各藉頡脫手古來經濟

何事獨竿有蒼蒼衆色晚熊挂立虵吼黃熊在樹

正爲羣虎守羸骸將何適履險顏益厚庶與達者

吞聲混瑕玷

上水道三梯曰自岳之渾之衝爲上水自微回渾而下水注公以
乾元二年入蜀大曆三年出蜀之楚至今五年恰十二年矣

風走朱杜元與趙鼎實所造九疑山南經南方曰疑之山疑世之海
猶中風狂走自損盛時九疑其中有九疑之山舜之所葬狂風

1

以季陵界中郭璞曰其山九十九峰相峙故曰九疑在者
 絕名其地爲蒼梧也文選曰九疑子在蒼梧中在季陵
 和熊羆詩義熊羆據上高樹見人則吼故伐而
 下也郭子厚案說熊羆是熊羆畏虎虎畏羆

[illegible]

磬折辭主人開帆駕鴻濤春水滿南國朱崖雲日高
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勞
石間采蕨女嚮來一作輸官曹丈夫死自被募返空村
號聞見事畧同刻剝及錐刀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
蒿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吸吸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遁
逃自喜遂生理花時一作繡袍

Table 1. Mean values of the variables measured during the 60-min test

減冰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向來雲滄盤衆力亦不細

呀坑一作坑警眼過飛檐本無帶得失瞬息間致遠宜

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彙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期勿替

呀坑夢齋曰呀坑乃澗口也趙曰呀坑者淤坑卽口之呀開者也

100

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龍颿風過無時并櫂敢不
繫繫回塘澹暮色日沒衆星暎缺月殊未生青燈死分
駸駸窮途多俊異亂世少恩惠鄙大亦放蕩草草頻卒
歲斯文憂世儉聖哲垂象繫

趙諫云勢瀟州沅湘寶鑿石山過
津口至空靈岸宿花石戍過衡山

.....

歌哭俱在曉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聞見同一聲
飛鳥數一作求食潛魚亦一作獨驚前王作網罟設法害
生成碧藻非不茂高帆終日征于戈未一作揖讓崩迫
開其情

南岳自茲近湘流東逝濤和風引桂棹春日漲雲英
回首過津口而多楓樹林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賓
物微限逼塞惻隱仁者心筭餘不盡洒膝有無聲奏
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襟

津水經注江陵故城有江津戍北對大江謂之江津口宋語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風不可涉也故郭景純云濟江中以起版

1990

公云逆素浪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

空靈霞石峻楓枯一作枯隱奔峭青春猶無一作有私白日亦
偏照一作作可使營吾居一作居終焉託長嘯毒瘴未足憂兵

天潢邊微嚮者留遺恨耻爲達人誚廻帆觀賞延佳處領其要

夢鶴曰空峽當作空豁平水經注漸水轉北有空峽驚浪激奔
瀾同三峽十道四番志漸水空豁漸水經注又云江水自建平至東界峽
盛弘之謂空峽峽甚高峻卽宜都建平二郡界也

[illegible]

午辭空靈岑々得花石成岸疏開闢水木雜今古
樹地蒸南風盛春熱西日暮四岸平分氣候何廻
互茫茫天造間理亂豈恒數繫舟盤膝輪杖古樵

水經注海水又北逕三石山東山枕側洲川此即三石水口也水北有三石成城爲二水之會也地理志潯州長沙有流口花石二成

有求常自慮斯文亦吾病以茲朋故多窮老驅馳併

早行驚師息席挂風不正昔人戒垂堂今則奚奔命

瀟瀟黑髮踰日出黃霧耿耿促瘴豈侵顏倚睡未一作還
 醒一作見夫問且節莫負一作見青鏡一作意意弄秀口一作前不

花盛側聞夜來香
幸甚中爭眼色作
遣客千情易

直桂薇藏緇首陽騾馬資歷聘賤子欲適從疑異此

卷之六

二柄

次晚洲

卓經垂遠已身任受鳥上罷畏故疾方益少所花當

霸離嗔愉悅羸老反惆悵中原未解兵
吾得終陳放

花當俞舜卿云危言險阻他種扶持之以當之非玉厄無當之書字也實謂宜底也今體詩云當苦多則阻其間危少易崩故所非以

爲之商此亦偶寫
近江之翠色也

望嶽

南嶽亂朱鳥秩禮自自王歟吸領地靈鴻原洞半炎

力升家。片神典在德。非密看。巡守何寂寥。有虞今則
二角一作益世同。于道成。蕭州曷日絕。並出衆丹清。

丁亥潤三月十日絲衣起走瀛海浴日綰壁出滄舟濯

光旁祝融五峰尊峰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
業相望恭聞魏夫人羣仙夾翔翔有時五峰氣散風
如飛霜牽迫限度修途未暇杖崇岡歸來覲命駕沐
浴休玉堂三歎閭府主曷以贊我皇牲饌一作衰俗
神其思降祥

南岳 一名霍山 俗名衡山 在衡陽府衡山縣 山脈逶迤 綿亘數百里 山頂有祝融峰 俗稱南岳 山風俗通衡

望若陣雲白井清霄上顧不足其峯山新謂之峭壁山爲南岳也山下有
象廟南有祝融峯紫霄之東有仙人石室學者就題上主開風雨之音吳

衡山東南二面臨湘江自長沙至此湘江自甲中有九折故漁者歌曰鮑鮑湘轉望新九面謂含湘中記云衡山九疑皆有舜廟迤衡山起陸

雲潯九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又云度應權位直離宮故曰衡山又名雲山徐巖湖南岳州云衡山者朱陵之靈心大志之寶牀上承翼轸

要遠于軒轅以潛霍二山嗣焉元和郡國志衡岳廟在衡山縣西三十里

卷之四

朱鳥也。唐天文志：星紀鳥尾以負南極。其神主平衡山。

位焉身蓋一峰名石用一曰芙蓉長沙記衡山軒翔蓋拔九十餘丈專單差次七十二峰最大者五芙蓉紫蓋石漂天柱風融而觀駭鬼夫

爲最高峰。其峰皆朝于祝融。獨紫蓋一峰勢轉東去。要于

王相全交付後，鳳皇石轉上，英帝命南岳夫人，以教仙公，因弘濟，真所呼雨真，即夫人也。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羣公餞南伯肅肅秩初筵

人奉末着佩服自早年義均骨肉地懷抱罄所宜

名富事業無取愧高賢不以喪亂嬰侮愛金石堅

批百瘡丁氣薰君于前曾合者不從哀樂本相纏
 向盡痛皆浩然延錫教百患施叩屣羈爰

為勢而
聖名不泯
萬民角進
百人持泣
泣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別張十三建封

嘗讀唐實錄國家草昧初劉裴建首義龍見尚躊躇
秦王撥亂姿一劍總兵符汾晉爲豐沛屠陷竟蘇除
宗臣則廟食後祀何疎蕪彭城英雄種宜庸將相圖
爾惟外曾孫偶儻汗血駒眼中萬少年用意盡崎嶇
相逢長沙亭乍問緒業餘乃吾故人子童卯聯居諸

天衢羽人掃碧海功業竟何如

不與更降而法

御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暄
 問泛愛不救溝壑腐落未足無心人舌存誰作窮
 途哭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坂自三蜀讀盈把那須
 滄海珠人懷本倚崑山玉撥棄潭州百斛酒蕪沒濱
 岸千株菊使我盡立煩見孫令我夜坐背燈燭憶子
 初尉永嘉去紅顏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紫
 燕綠耳行甚速聖朝尚飛戰圖摩世宜引英俊人
 黎元愁痛會蘇息○秋跋扈徒遶巡按錢築壇問意
 片帆網漏網期彌綸郭欽上書見大計劉毅答詔驚

羣臣他日更僕諱不淺明公論兵氣益振傾壺簫管
黑一作黑髮儼劍霜雪吹青春安筵曾語蘇季子後
來傑出雲孫比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
市北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几無數將軍西第
成早作丞相東山起鳥雀苦肥秋粟蛟龍欲蟄寒
沙水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附書與裴
因示蘇此生已媿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
路思捐軀

百斛酒小注法蘇州胡鄉中有人湖洲上長居使人負以給酒運至其
美塘之酒茂密荷葉之湖邊向有竊賊夜治文樹忽有降出水發果候公
山西北元耶都南流注于武帶之縣後無鄉官臨山下名曰花酒潭
同鄉也元耶都志皆武帶
不果將酒運于上制是也
初射鼠鼠以天贊宋爾將射鼠射鼠起冬有狗鼠某時可獲大

[illegible]

奉贈李八丈判官

我丈時英特宗枝禋克後珊瑚市則無驛驪人得有
早年見標格秀氣衝星斗事業富清機官曹正獨守
頃來樹嘉政皆已傳衆口艱難體貴安冗長吾敢取
區區猶歷試炯炯更持久討論實解順探剗紛應手
隨書積誠諫宮闕限奔走入幕未展材一作秉鈞孰爲

偶所親聞淹泊泛愛惜衰朽垂白亂一作南翁委身命
北叟真成窮轍鮒或似喪家狗秋枯洞庭石風颯長
沙柳高典激荆衡知音爲迴首

南翁虞維衡萬士傳所公楚人理名蘇川世
北叟王迪順北人
高允上公詩序曰延和三年余赴京師時門北行失道夜遇禽獸
之快勝其俗云云咏上公所遺之世也公有良朋因以喻之代人云
李氏鄭其俊也

歲興行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雪中漁父天寒網
罟疎莫徭射雁鳴弔弓去年米貴鬻軍食今年米賤
大傷農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楚人重
魚不重鳥汝休枉殺南飛鴻况聞處處鬻男女割

忍愛還租庸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云鉛錫和背
銅刻泥爲之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蒙萬國城頭吹
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

[illegible]

人日寄杜一拾遺

前
適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
見梅花滿枝空一作斷腸身在南一作燕無所著心懷百

憂復于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
卧東山二一作十春豈知書劍與一作風塵龍鍾還一作不

二千石魏爾東南北人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唐詩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
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和憶見寄詩淚洒行
間讀終篇末白杜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歿又六七
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
中王一作璠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
平辭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
細寄汪及敬弟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快眼

忽開一作進淚幽吟事如昨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
名動寥廓歎我棲棲求友篇感時鬱鬱匡君略錦里
春光空爛熳瑤堦侍臣已冥寞瀟湘水國傍龍龜郭
杜秋天失鵬鴞東南西北更誰論一作論自扁舟病獨
存遙一作拱北辰纏寇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蕃
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
處覓王門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厚長首
誰能一作亂愁思耶州詞翰與招魂

鼓瑟一作瑟二女舞九歌歌使湘靈瑟兮湘水上長笛一作笛子胡思
笛子二女舞九歌歌使湘靈瑟兮湘水上長笛一作笛子胡思
笛子二女舞九歌歌使湘靈瑟兮湘水上長笛一作笛子胡思

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紀異唐詩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于江側凡一作是不交州府
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楫而
已茶酒內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
動入接對明日憶其湖思雷山書篋几杖之外殷
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見老夫傾倒于蘇至
矣

麗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再聞前新作突過黃初詩
乾坤幾一作反覆揚馬宜同時今晨清鏡中勝食齋房
芝余髮喜却變白間生一作黑絲昨一作夜舟火滅一作湘
娥簾外愁百雲未敢一作散風被一作寒江遲

蘇一作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于江側凡一作是不交州府
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楫而
已茶酒內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
動入接對明日憶其湖思雷山書篋几杖之外殷
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見老夫傾倒于蘇至
矣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旄頭葦紫微無復俎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
嗚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征夫不遑息學者倫素志
我行洞庭野嶽得文翁肆僊僊子行若舞風雲至
周室宜中典孔門未應棄是以資雅才渙然立新意
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官闕
講堂非曩構大屋加塗墜下可容百人牆隅亦深邃

何必三千徒始壓戎馬氣林木在庭戶密吟登蒼翠
有井朱夏時輓輻輳階凡耳聞讀書聲殺伐炎髣髴
故國延歸望衰顏減愁思南紀收波瀾西河共風
味采詩倦政涉載筆尚可記二高歌激宇宙凡百
慎失墜

詩集微分注口天下此詩皆屬門日胡旅在東家備記二經文
華陽志云謝靈運在衡州時作此詩時謝靈運在衡州時作此詩時
翁肆城南初堂題次六寸男在立又增之石室

入衡州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其照耀口馬何猖狂
老將一失律清邊生戰場君臣忍瑕垢岳岳空金湯
重鎮如割據輕權絕紀綱軍州體不一竟猛性所將

金鑑卷八

三

嗟彼苦節士素于圖整方寡妻從爲郡元者安堵牆
荆弊惜邦本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過防
怨已獨在此多憂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
裳元惡迷是似聚謀洩康莊竟流帳下血大降潮
南殃烈火發中夜高烟焦上蒼至今分粟帛殺氣吹
沉湘福善理顛倒明微天莽茫銷魂避飛鏑累足穿
豺狼隱忍根棘刺遷延厭朋寮遠歸兒侍側猶乳女
在旁又客幸脫免暮年悲激昂蕭條向水陸汨沒隨
魚商報主身已老入朝病兒妨悠悠委薄俗鬱鬱同
剛腸泰錯走洲渚春容轉林篁片帆左柳岸通郭前
衡陽華表雲鳥埤名園花草香旗亭壯邑屋烽櫓燔

城隍中有古刺史盛才冠嚴廊扶顛待柱石獨坐飛
風霜昨者聞瑯樹高談隨羽觴無論再縉絕已是安
蒼黃劇孟七國畏馬卿四賦良門關蘇生在蘇生侍勇
銳白起強問罪富形勢凱歌懸不賊氛埃期必掃蚊
蚋焉能當橘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此行厭暑雨
厭土間清涼諸舅割符近開緘書札光頻繁命屢及
磊落字百行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興長下流匪珠玉
擇木羞鸞鳳我師嵇叔夜世賢張子房此後紫荆寄樂
士鵬路觀翔翔

大曆五年二月衡州刺史崔瑒爲其兵馬使瑒所攻瑒
瑒州爲亂湖南將李國良因之而反公母弟人衡州
也苦節瑒以行開府瑒清遠州刺史改在衡州李國良
性勇英十九父瑒名重當時特所推重失律南齊書
瑒失守

金鑑卷八

三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楊中丞通簡蒙省諸公
槐爲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莽呌脫身亦奔竄
平生方寸心反掌一作帳下難鳴呼殺賢良不
叱白刃散吾非丈夫特設商埋冰炭耻以風病辭胡
然泊湘岸入舟雖苦熱垢膩可澣濯痛彼道邊人形
骸改昏旦中丞連帥職封內權得按身當問罪先懸

[illegible]

麥第曰趙主趙也按是時趙在廣州方招討番禺賊帥及桂州叛將未同起兵討賊帥也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江詩得代
懷輿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
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于方田

來陽馳人素見訪荒江渺義士烈女家風流吾賢紹
 昨見狄相孫許公人倫表前期期翰林後屈跡縣邑
 小知我得湍灣半句獲浩送王鶴以留上林縣治任澤澤麾下殺元
 戎湖邊有飛旄孤州增鬱鬱路殊悄竹側驚猿猿
 提仰美鶴鶴矯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醪人非西喻
 蜀興在北坑越方行擲岸靜未話長沙援雀師乞已
 至漕卒用矜少問罪消息真開顏懇享賜下府御調已

至袁州北橋中丞琳問罪
將士自譴上達長沙矣

未陽 元初志以未水在縣東爲名
西北至衡州一百六十里
清 縣曹值酒賦其味有瓦城膠
其格清醴稱名宜城膠者
清酒名也酃都

賦屬以清器
本傳甫汜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陽亭解
置荆湘於水所吐回日下

至涉旬不得食熟令具舟迎之令營中士焚白酒夜樂西湖潭閣聲震

甫飲過多一夕而卒
集
中猶有贈畢未陽詩也

王彥輔史世言子美卒于衡之木陽溪下也亦其父在縣北二里磨新耆稱耒耨令遺白酒饋牛一夕而死者視子人無可嘆次大曆三年二月始下峽來蜀則有裴伯安人

洞庭入長沙乃五年之春四月遇賊介社有也既過
抗又長瘴復沿湘而下故有回樅自人舟中伏

友詩則子美北還之迹見此二篇安得有一未勝耶以元微之墓誌及呂汲公詩譜考之其卒當在開元二年

也鶴曰謝承令詩云興盡木顛又且宿留驛山山亭若果以飲死豈能爲是長壽又復游驛山亭以詩記之云地開天

子曰昔者本傳謂遊衡山寓居來陽啗牛肉白酒一久而卒于長安

是王明臣黃書黃鵬之徒紛紛來乞門

等詩以爲是夏還漢之証按史作肝款郭又云楊子琳皮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屈所下峽此人解一年也

歲暮之岳陽明年之潭州此于詩可名也唐貞元五年夏避賊所之亂入衡州史云涉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陽以辛明皇流竄亦與史合宏得反據時謫而受之其所

之後同傑詩有寄託蒸池之句蓋五年夏入衡於其時思同穆爲襄漢之游而不果也此詩在未賜之前明矣宏可證焉

大曆四年公終歲居潭而諸客不見于春人滯旅之衝長晏然復還潭則又誤認同儕詩爲是年作也昔年諸君胞兄協慶之爲詩而君之其不

年之滯五年之衝卒下太陽領寸岳陽其德夫
運旅世特之用不食聖恩時十日可也當

爲公譚若夫劉斧之甚道小說談退之

近世有西人上郎本陽明堂記者大畧曰子遂出關而西江陵金岳陽優
遊衡岳抵太陽適江水暴漲有詩于蕭令公第以牛鬥曰酒因飲死為鶯
鵲所啄陽明所謂杜鵑啼血土菜之類也

杜老前秋日黃然問鄂洲江上水流語三月到衡陽按此則杜陵之殿

不特以牛肉白酒升菹山雞之屬矣然則元祐所謂展銷陽春祠典而
四十年後嗣業所葬者又何報耶大抵賢者所在人各引以為重不妨來
賜自葬于其之遺軀亦不足置辨也又本陽縣人
蔡祠在縣治北郭外仁里東江左可祠賜之西

杜工部集卷之八

宋人官氏校

不特以牛肉白酒升菹

四十年後嗣業所葬者



杜工部集卷之九

庚山家史錄 謙益

近體詩八十二首

天寶水記及

冬日洛城北謁立元皇帝廟

配極玄都閣憑虛... 長守桃巖具禮草節

鎮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華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

近雕梁仙李盤根大倚斷奕葉光世家遙作舊史連

德仲今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

妙絕助官牆五聖聯龍篆千官列雁行冕旒俱

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柏深留景紅梨迴得霜風筆吹

王柱露并爽銀牀身退却廊室絕傳揚漢島公神

如不... 何鄉

玄元皇帝廟

為晉唐天子晉老君即太祖也今年無暇天下太平高祖即建武

玄廟下開元二十九年制奉聖州各節元皇帝廟在開元元年陳王

因開元九年九月九月九月九月九月九月九月九月九月九月九月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仙李...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後生遠擅場名...

韋濟

[illegible]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
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

開府當朝傑論兵邁上風先鋒自勝一作在略地一作露兩

已和戎每惜河壖棄新兼節制通智謀垂葦想出

入冠諸公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人愁逐北宛

敗獵舊非熊茅土加名鼓山河誓始終策行遣葬戰

代契合動昭融勳業吉其上交親氣緊中未爲朱履

草歇今日暮途窮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

于予命舊詩舒綸突騎施首領舒部落之其存弱雅錄未矣

哥舒翰舊唐書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翰落之鹿鹿唐李陽言有鹿

[illegible]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一氣轉洪鈞
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一作臣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
麒麟沙汰江河濁調和鼎新章賢初相漢范叔已
歸秦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陳棹深出地滄海闊
無津北斗司喉舌東方領精神持節留蘇鑑履上
星辰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臨一作聰明過管輅尺
廣何陳遵豈是池中物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
俗盡還淳才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長卿多病久于
夏索居頻回首驅流俗生涯似眾人死成不可問鄒
魯莫容身感激時將晚若一作與有神爲公歌此曲涕
淚在衣巾

章左丞

章左丞名元三載拜武備尚書中書門下北十五載
授鴻臚寺卿至巴西諸葛亮相國公此詩三載初入相時
綏陽時在相之北四十春人自唐十二載霖雨天寶十三年
于以干無波木橋見此詩家各謂忠賢未上訪于寶未見其言
行在東方相公不以相制上不以相制下府有恩恩思爲相之
老臣

老臣
沙汰
北斗
東

方
恩明
宗

也
已
之

奉贈太常張卿二十韻

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建標天地闊前絕古今迷
氣得神仙迴恩承雨露低相門清吹衆儒術大名齊
軒冕羅天閣琳琅識今堪伶官時必前變樂典猶
指健筆凌鸚鵡銛鋒鑿鸞鳴父子肯挺拔公望各端
倪通簪瑜青瑣亨衢照紫泥靈祀傳父節歸馬散霜
蹄能事聞重一作及遠黎鄉諸方一展班序更何
躋適越空顛顛遊梁竟慘慘謬知終羣虎微分是驢

鷄萍泛
仍
辱
指

太常張卿

方丈
三韓
崑崙
萬國
西
建
標
天
地
闊
前
絕
古
今
迷
氣
得
仙
人
迴
恩
承
雨
露
低
相
門
清
吹
衆
儒
術
大
名
齊
軒
冕
羅
天
閣
琳
琅
識
今
堪
伶
官
時
必
前
變
樂
典
猶
指
健
筆
凌
鸚
鵡
銛
鋒
鑿
鸞
鳴
父
子
肯
挺
拔
公
望
各
端
倪
通
簪
瑜
青
瑣
亨
衢
照
紫
泥
靈
祀
傳
父
節
歸
馬
散
霜
蹄
能
事
聞
重
及
遠
黎
鄉
諸
方
一
展
班
序
更
何
躋
適
越
空
顛
顛
遊
梁
竟
慘
慘
謬
知
終
羣
虎
微
分
是
驢

王國稱多士賢良復幾人異才應問出世爽氣必殊

之片
諸彥公獻一大儒前政天寶載河朔亂以上古鉅京
王命待詔于林野之士劉策其言

其茲遷地... 天津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特進章公表天人風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翻九霄騰
服禮求毫髮惟忠忘寢與聖情常有春朝退若無
惠仙醴來水浮蟻奇毛或賜鴈清閑塵不雜中使
日相乘晚節嬉遊簡平居孝義何日多親嫌夢誰敢
問山陵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筆飛聲聳立章
罷鳳鸞騰精神通談笑忘形何知對李膺招要恩慶至
一諾豈驕於已泰歸曹植何知對李膺招要恩慶至
崇重力難勝披霧初秋夕高秋爽氣浴樽壺臨極浦

卷九

危雁宿張燈花月窮游宴炎天避鬱蒸
簾動玉壺冰瓢飲唯三巡巖樓在百層
持蠡測海况把酒如澠鴻寶寧全秘丹梯庶可凌
王門有客終不媿孫登

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丹梯

鄭駙馬宅宴洞中

主家陰洞細烟霧留客宴清涼
珀薄水漿婉瓊瑤瑤瑤疑疑芳
風磬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
鄭駙馬宅宴洞中

李監宅

尚覺王孫良家意
且食雙魚美酒石
李監宅

李監宅

李監宅... 金孔雀

金孔雀

金孔雀... 乘龍

乘龍

乘龍... 重迎鄭氏東亭

重迎鄭氏東亭

重迎鄭氏東亭... 春山無伴獨相求

鹿遊乘與香然逃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張氏謂曰雖遠去魯之張叔子張氏二十上者而曰雖遠去魯不得

明孔氏文公人山入水山引以引而是一人也

山金銀氣人本虛

山金銀氣人本虛

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與留

吻杜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

愁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

為山一匱盈尺以代彼朽木

甚安矣旁植慈竹蓋數峰

外數致乃不知與之所至而作是詩

一匱功盈尺三峰意出羣

意竹春陰覆香爐曉勢分

太夫人

龍門

龍門

往還時屢改川水日悠哉

迴

皇居

佛寺

佛寺

佛寺

佛寺

佛寺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有客傳河尹逢人問孔融

窮濁酒尋陶令丹砂訪葛洪

飛蓬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

笑楊雄盤錯神明懼

祝雞翁

韋尹

贈李

秋來相顧尚飄蓬

日飛揚跋扈為誰雄

飛揚跋扈為誰雄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秋水通溝瀆城隅進小船

鳴蟬菱熟經時雨蒲花八月天

舊青壇

任城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

孤嶺秦碑在荒城會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踰

東郡前漢志東郡治東平國城在東平國城之北

水經注東郡在東平國城之北秦碑在東平國城之北

劉九法曹鄭取石門京東

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採芣來遶輦鞍馬去相尋

龍吟今曰頃頃臨臨田田一悲吟

法曹唐志法曹州有法曹取立

石門水經注水門在石門山北

野亭追湖水歇馬高林間龍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

暫遊阻詞伯却望懷青閣書生少嘉唯應促歸還

臨邑唐志臨邑在臨邑縣北

對雨書懷走邀許十一簿公

東岳峰起浴溶清太虛雲霧翻翻雨浴池

賢人酒

已上人茅齋

已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枕簟人休停茶瓜留客遲

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空奈青蘭華難酬支遁

詞

已公詩賦注云江蓮一名天棘

天門冬一名天棘

天門冬一名天棘

房兵曹曹馬詩

馬大宛名鋒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

所神無窮蹄如飛如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

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

素練風霜起蒼鷹盡作殊雙牙思狡兔側目似愁

條旋光堪擲軒轅勢可呼何常擊凡鳥毛血灑平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臨邑之華林縣之金環鎮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
生入門高興發待立小童清落景開寒杵屯雲對古
城向來吟檣須誰欲討尊英不願辭簞笏悠悠滄海

東家安于池東家山從後經年北七北郭太田縣平晉城北范居士
范野人開園養商客故
此詩云東家北郭生也

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二儀積風雨百谷漏波濤間道洪河拆遙作連滄海
高職思憂悄悄郡國訴嗷嗷舍弟卑棲邑防川頌
簿曹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操難假種壚力空瞻島
鵠毛燕南吹畝濟上沒蓬蒿蟬蛙滿近郭蛟螭乘
九阜徐聞滌水府鴈石小秋空白屋留孤樹青天
矢萬艘萬艘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倚賴天涯釣
猶能掣巨鼉

黃河泛泛黃河泛泛

徐開徐開水府水府白屋白屋孤樹孤樹青天青天

右注漢書曰矢萬艘志稱云矢萬艘蟠桃十洲記和嶺南名國
屋萊居也知天之疾也

巨鼉巨鼉巨鼉巨鼉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宋員外之問舊莊

宋公舊池館零落守陽阿枉道祇從入吟詩許更

過淹留問者老我策向山神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

多

宋員外宋員外

首陽首陽

風林風林

堂檢書燒燭短看堂檢書燒燭短看

意不忘

吳詠吳詠

送蔡希曾送蔡希曾

蔡子勇成癖彎弓西射蔡子勇成癖彎弓西射

儒官是先鋒得材緣挑儒官是先鋒得材緣挑

人呼雲幕隨開府春城赴人呼雲幕隨開府春城赴

背錦模糊咫尺雲山路背錦模糊咫尺雲山路

猶能錫突將且前驅漢使黃河遠涼州白麥枯因

君問消息好在阮元瑜

狎狎

狎狎

狎狎

雪山一名天山一名雪山記
白麥一名天山一名雪山記
白麥一名天山一名雪山記

春回憶李白

白也詩無敵一作作飄然思不羈
軍渭北春天歸江東日暮時
一尊酒重與細論

贈陳二補闕

世儒多汨沒夫子獨聲名
賦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

早雕寒始

試急天馬老能行
自到青冥與休看白髮

東觀

和帝永元十三年
帝詔東觀記事

寄高三十五書記

歡惜高生老新詩日又多
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

新詩

教子吟嘯足凱歌
聞君已來綬且得慈蹤

凱歌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

孤嶼亭

何處天涯水氣中
故人官就此絕境與誰

同隱吏逢梅福遊山憶謝公
扁舟已就一作把釣待

孤嶼

孤嶼一名孤嶼記

城西陂泛舟

青蛾皓齒在樓船
橫笛短簫悲遠天

西陂

西陂一名西陂記

贈田九判官

崆峒使節上青霄
河隴降王欵聖朝

田梁江

田梁江一名田梁江記

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

獻納司存雨露邊
地分清切任才賢

封事宮女

封事宮女開函近
御苑飛鴻近飛鴻

窓點檢

窓點檢白雲篇
楊雄更有河東賦

起居舍人

起居舍人一名起居舍人記

起居舍人

起居舍人一名起居舍人記

送韋書記赴安西

夫子歛通貴雲泥相望懸白頭無籍在朱紱有哀憐

書記赴三提校公車留一年欲浮江海去此別意蒼然

無籍籍在何無人月一不引
公車
定點之期也東方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

谷口舊相得濠梁同兄招平生爲幽興未惜馬蹄遙

何將軍山林長安志塔坡者以其澤潞故名在康曲西何將軍之山休也今其地出美柏上人謂之何叔木應志少陵原乃

契川之原自司馬村起至何營止山脈綿延其高三百尺在杜城之東
齊崗之西上有石屋三座俗呼爲塔塔上刻有石佛三尊字號齊明崇
而西至夏子河溝明之以前此地爲石屋所蔽時有人出入道途公卿盡
而石佛亦隨之而移其石佛之石屋亦隨之而移其石佛之石屋亦隨之而移

南唐第五橋在城南門外第五橋在宋昭之西與流

地其系田之有子又云南天橋之內有流木橋有金龜以姓名通
老李則內有里廟有午西北有路經腰腰西北有第五位云云那第
五處云云則曰一里半處有金龜

百頃風平上下重此本夏木青枝茂青子安巢前

魚銀絲鱸查片岩潤美甜疑拖櫻底晚飯越

馬里戈主于河平門外文星苑開巡遊後遂至青丘

使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拆日劇作離

披

方舍通高竹疎經帶晚化痕過宋又馬駝鼓曲錢雅

蚺詞賦工無益山林跡未除世人相寶來問爾

東家

展
通俗文行時
極辛與

澗
拾遺作山

剩水滄江破。殘山礧石開。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

銀甲彈爭片金新
扣洲來興後無
扣隨意坐蓐

限月 本歲山神上元金存 昔經阮子傳子遠出門位郎散時常侍

金F 彈子律中不音也 金F 帝以金昭陽酒復為所司彈劾帝君之

杜集卷九

裝綿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只疑淳朴處自有一

東澤村史 第五回 永有示色永正史 永正史

京師萬壽山詩
刺棟 樹寒雲色 齒陽春 和香朋 添生牙 美陞益 鹽食

見沙里宿泥方山至山脊自山流石木與刀厝百里

東十吳在木注刊正懷爾爾云懷去歲月者山也切
陳樹土云陳樹土者陳樹土者陳樹土者陳樹土者

陳嘉謨
食單

憶過楊州渚走馬定昆池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羅

刺船思郢客解水乞災兒坐對秦山晚江湖興頗

三
三
是地在我安西南十五里。號城南紀第五卷。身主生。

定鼎湖 三才圖會云定鼎處在章商之北揚州府今不可考

亦無期

本位所出也以主明屬過年謂謂大寶十歲時休而在相位蓋怪列

其父子之徒... 阿戎... 應爲西坡好金錢... 餐飯少雲子白爪... 雲子... 崔駙馬山亭宴集

蕭史幽棲地... 客醉揮金... 山亭... 九日楊泰先會白水崔明府

今日潘懷縣... 天宇清霜... 潘陸... 詩滿城...

贈翰林張四學士... 翰林... 賦詩拾翠... 內分... 營此生任春草...

翰林... 華蓋... 學士... 內分... 翰林...

翰林... 華蓋... 學士... 內分... 翰林...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好去張公子，通家別恨添。
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
御史新馳馬，參軍舊紫髯。
皇華吾善處，於汝定無嫌。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携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
行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
公子調水水佳人，雪藕絲絲片火頭。
上照應是雨催詩。

試

雨來雲席上，風急打船頭。
越女紅裙濕，燕姬翠黛愁。
纔侵櫻柳繁，輒覺柳絮飛。
浪花浮歸路，翻蒲撼敗塘。

月秋

白水明府見宅喜雨

吾舅政如此，古人誰復過。
碧山晴又濕，白水雨偏多。
精禱既不昧，飲娛將謂何。
湯年早煩甚，今日醉絃歌。

陪李金吾花下飲

勝地初相引，余行得白娛。
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須。
細草稱偏白，香醪頗再沽。
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

金吾

贈高式顏

昔別是年何處相逢，皆老矣。
故人還寂寞，削跡共艱難。

虞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酤平生。
飛動意見爾不能。

高式顏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

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門。
洪朝丞相系，梁日帝王孫。
蘊藉爲郎久，魁梧秉哲尊。
詞華傾後輩，風雅謫孤鶩。
宅相榮姻戚，兒童惠討論。
見知真自幼，謀拙醜難論。
諸君漂蕩雲天闊，沈埋日月奔致君。
時已晚懷古意，空存中散山陽顰。
愚公野谷村家紆長者，轍歸老任乾坤。

宅相

九日曲江

綬席茱萸好，浮舟菡萏衰。
季秋時欲半，九日意兼悲。
江水清源曲，荆門此路疑。
晚來高興盡，搖蕩菊花期。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阻雨未達馳賀奉寄此詩

今日西京慘多除，南省郎官出舊司。
通家惟沈氏，謁帝似馮唐。
詩律徒勞心，問儒門舊吏。
長清秋便寓，直別宿頓。

輝光未暇申安慰合情空激揚司存何所比脂部
默悽傷貧賤人事略經過寐寐妨禮同諸父長
恩豈布衣忘天路牽驥雲臺引棟梁使僕貢公喜
張翥鬚毛蒼

沈東美

西京探六典揚帝龍州

部杜審明大儀貢公應文官
部杜審明大儀貢公應文官

奉留贈集賢院崔十一

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問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

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還鴻路隨水到龍門

竟與蛟螭雜空聞

厲不飛翻儒術誠難起家聲廢已存故山多藥物

勝繁憶桃源欲整還鄉布長俟禁掖垣謾稱三賦在

難述二公恩

崔子

四回谷以方色東曰延臣

和干未見

垣

禁

三賦

年

司判劉恩府教
請其笑問之款

故武衛將軍挽歌三首

嚴警當寒夜前軍落大星壯夫思感

靈王者今無戰書生已勒銘封侯意疎闊編簡爲誰

青

武衛

舞劍過人絕鳴弓射獸能鎗鋒行狀順猛噬牙踏騰

赤羽而千夫騰黃河十月水橫行沙漠外神速至今

得

笑曰赤羽千夫騰

射也黃河十月水

之蓋取快狀其美也

也

哀挽青門去新阡

部曲精仍銳句

青門

水出

東

官定後歲贈

不作河西尉

耽酒須徵祿

天寶十四載

御史評

九日藍田崔氏莊自此已後詩一作首改賦時作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一作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

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

兩峰寒明年此會知誰健一作醉把茱萸子細看

藍田長安志藍田山在縣西水出南山北流逕藍田谷入渭水

藍田本縣名也藍水長安志藍田山在縣西水出南山北流逕藍田谷入渭水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一作多鮮新有時自發鐘

簫聲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青泥

坊底芹何爲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一作松筠

白鴉谷通志白鴉谷在藍田東南二十里青泥坊水經注藍水歷泥

西莊維新堂在藍田縣西南二十里王

志新堂在藍田縣西南二十里王

京城東山北寺有僧所居云安祿山事歸主莊在縣中對寺舊僧詩

對雪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雪舞迴風

飄葉無絲燼存火似紅數州消息斷愁坐正書

空

今夜鄜州月閨中比獨有蓮櫳小知女未和睡憶長安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乾

遺興

驢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

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鹿門攜不遂雁足繫難期

爲道去無期天地軍塵滿山河戰角悲僮僕歸免相失

見日一作雨敢辭遲

元日寄韋氏妹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郎伯殊方鎮京華舊國移

春城廻北斗野樹發南枝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

北斗三輔黃圖初置長安城木杵小室懸帝更少高三丈五尺上闢

爲此斗九尺下闢一丈六尺燈高三尺刻刻六十五里城東南角形比

呼漢京爲斗城郭樹朝正門下來自今已後歸還

京官例府立便見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憶幼子字子時

驢子春猶隔字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

論澗水空山遊柴門老樹村憶景愁只一作睡炙背俯

晴軒

一百五日夜對月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却一作月中桂清光應

更多低離放紅蕖想像嘖青蛾一作牛女漫愁思秋期

一百五日

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雨晦冥食

月中桂

西陽雜俎舊月中有桂有蟾

蟾故與書言月中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青娥我亦曾曰謂蟾居創墮俗人嫌夢化嘲西河人學仙有詞詞今後斷青娥作蟾非是

杜工部集卷之九

李商隱因是氏校

北齊書



杜工部集卷之十

虞山蒙叟錢謙益

謙益

箋註

近體詩一百二十四首

近體詩一百二十四首

喜達行在所三十首

喜達行在所三十首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迴眼空當落日心灰著寒

灰霧樹行相引連呼

苦賊中來

行在

愁思胡笳夕妻涼漢苑春生邀今日事閒逢暫時

人司諫章初樹南陽氣已新

雪中

司諫

秋去

影靜

與年

大白雪

得家書

去憑遊客寄

居燕兒幸無恙

子最憐渠臨老

孤極傷時會合

紅袖泣

王子白衣行宸極

秋風新過雁秋雨欲生魚農事空山裏莽言終荷

疎二毛超帳殿一命侍鸞輿北關妖氛滿西郊白霧

初京風新過雁秋雨欲生魚農事空山裏莽言終荷

疎二毛超帳殿一命侍鸞輿北關妖氛滿西郊白霧

奉贈嚴八閣老

危聖

在秋天容

任老夫傳

閣老

黃閣

也

此詩

史中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克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又

詔發西山

舊家聲

易即前程

沙亂雪山

城鎮靜

慘贖餘

紅袖泣

王子白衣行宸極

秋風新過雁秋雨欲生魚農事空山裏莽言終荷

疎二毛超帳殿一命侍鸞輿北關妖氛滿西郊白霧

初京風新過雁秋雨欲生魚農事空山裏莽言終荷

疎二毛超帳殿一命侍鸞輿北關妖氛滿西郊白霧

平空餘金梳出無復總唯輕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微

明崇思朝其落榆桶夜同傾三月師逾整群○元勢

就烹瘞疾一作親接戰勇決一作范垂成妙興期元宰殊

恩且列卿幾時迴飾鐵戮力節提拾圭寶三千士

雲梯七十城耻非齊說客紙似暮諸生通籍微班

泰周行獨坐榮隨肩趨漏刻短髮寄一作替櫻徑欲依

劉表還疑一作賦彌衡漸哀那此別忿淚獨含情廢

邑狐狸語空村虎豹爭人頻墜余炭公忘術誠元

帥調新律一作前軍壓晉京安邊仍屈從莫一作後功

郭英又一作舊書並德初還附右節使使御史中丞平一作北太僕卿

使不音使郭英又一作天太師太保年十二以徐州都督將英武為鳳陽

太守通鑑又載大憲則郭英又一作山西一作趙州充州得寶泰隆以來安

論新賦將高晉與英武不合一作山西一作趙州充州得寶泰隆以來安

定北地皆為山西英武又一作隴右一作六典隴右道右隴東二州之境東接秦

州長安人故云山西英武又一作隴右一作六典隴右道右隴東二州之境東接秦

家聲一作郭英又知通之李知通為鄭州都督英武在鄭州時英武使

野英又自京西歸其兄英武所傳聞元九年英武使鄭州時英武使

其父節度使英武有詩云英武之何一作天水一作永平一作永平一作永平

元基三年改為大水師元初郭國一作雪山一作元初郭國一作雪山一作元初郭國

志英元初郭國一作雪山一作元初郭國一作雪山一作元初郭國一作雪山

內人一作休咄一作休咄一作休咄一作休咄一作休咄一作休咄一作休咄

勇決一作勇決一作勇決一作勇決一作勇決一作勇決一作勇決一作勇決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一作送楊六判官使西蕃一作送楊六判官使西蕃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人世別離難

絕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勅苦捧寶昔兵中望長安

宣命一作前程急惟良待士寬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

官垂淚方投軍傳時即探鞍儒衣山鳥怪漢野兒童

看邊酒排金盞一作賦捧玉盤草煙一作春馬健雲重

拂廬乾慎爾參書從茲正羽輪歸來權可取九萬

一朝搏一作和親一作和親一作和親一作和親一作和親一作和親一作和親

和親一作和親一作和親一作和親一作和親一作和親一作和親一作和親

為一作為一作為一作為一作為一作為一作為一作為一作為一作為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人河蟾不沒擣藥兔長生

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千戈知滿地一作休照國西

營一作營一作營一作營一作營一作營一作營一作營一作營

別買婁二閭老兩院補闕一作得志字一作賈至嚴武

田園須楚往戎馬惜離群去遠當詩別愁多任酒醺

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山路時吹角一作那堪處

處聞一作處聞一作處聞一作處聞一作處聞一作處聞一作處聞一作處聞

新書南家萬壽年一作新書南家萬壽年一作新書南家萬壽年

晚行口號一作晚行口號一作晚行口號一作晚行口號一作晚行口號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雁浮寒水機鳥集以候
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颯梁江憶還家尚早頭

梁江憶

江憶江憶十八解時少有名族之風聲聲時望年下
自梁入陳自陳入隋自隋入唐不知幾人前年七月餘到之不學
可笑如此後復有自梁而還者其言云新羅羅羅自有人振振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酒綠一作正相親醉裏從爲客詩成覺有

神兵戈猶在眼儒術一作謀身其被微官縛低頭魏

野人

行次昭陵

舊俗疲庸主群雄問獨夫識歸龍風骨威定虎狼都

天獨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一作足日月繼

高衢文物多師古朝廷牛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

崎嶇往者灾猶降蒼生喘未蘇拊麾安率土盪滌撫

洪鑪壯士悲陵邑陶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一作鐵馬

汗常超松栢瞻虛一作殿塵沙立曉途寂寥開國日

流恨滿山隅

昭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龍鳳質上必雲霞龍鳳質上必雲霞

堯典如虎堯典如虎

項之太廟不免項之太廟不免

化之王華化之王華

衣王衣王

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昭陵唐高宗大皇帝陵也古者山爲墳墓有九疊山爲陵

矢尚秋毫天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云道
蒼步已是沃腴勝睿想丹堦近神行羽衛
騰絕漠拓期渡臨洮此草感恩至厥俘何足操鋒先
衣染血騎突劒吹毛喜覩都城動悲憐子女號家
家賣釵釧只待獻春醴

○王德三聖聖八月城...
○官軍九月...
○收...
○左將...
○仙仗離丹極妖星照主除須爲下殿走不可好樓居
○收京三首
○妖星

仙仗離丹極妖星照主除須爲下殿走不可好樓居
收京三首
妖星

妖星
樓居
書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病詔又下聖明朝
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叨逢罪已日霜麗望

哀白
帝堯

汗馬收官闕春城鏖城壕賞應歡林杜歸及薦櫻桃
雜口橫戈數
躬勞

櫻桃
臘口

臘口
口

紫宸殿退朝口號

戶外昭容紫袖垂
轉花覆千官淑景移
近臣知宮中每出
紫宸殿退朝口號

紫宸殿退朝口號

戶外昭容紫袖垂
轉花覆千官淑景移
近臣知宮中每出
紫宸殿退朝口號

曲江二首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
眼裏傷多酒入杯
朝回日日典春衣
人人生七十古來稀
酒債年年未肯還
且須沽酒趁年華

曲江對酒

死外江頭坐不歸
花落黃鳥時
朝真與世相違更
衣

水精宮

曲江對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
胎上落木香風翠
別殿謾焚香
胎上落木香風翠
別殿謾焚香

燕脂

燕脂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寮友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
頭百轉流鶯滿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染御
爐香其沐恩波鳳池裏朝朝染翰侍君王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五夜漏聲促曉箭九更初春色醉仙桃柳花眠
蛇動宮櫺風微動柳聲聞澹香梅柳滿仙詩成珠玉
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也上今有鳳毛

合人
明皇
五夜
仙桃
王維

絳幘雞人報曉曉等尚衣方進髮雲裘九天閭闔開
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披仙掌動香烟欲傍
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到鳳池頭

同前
雞鳴紫陌曙光寒
萬戶王瑤仙仗排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
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千難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大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日赤羽旗宮草微微
承委佩鑾烟細細駐遊絲雲也逢來常好色雲殘
鷄鳴亦多時侍臣綏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宣政殿
題省中院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宮常陰陰落花遊絲印
印蹄馬嘶乳燕啼不歸腐儒長晚通進宿食廷迴
置寸心衰職何無一字仙舟身嫌比雙南金

春省左省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出月傍九宵
不寢聽金鑰
夜如何

問夜
送翰林張司馬
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倂到百蠻
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大造幾
時迴

司馬
殿

三

端午賜衣

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
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意內情
聖情

贈畢四

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宦平饑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爲
同調嗟誰惜論文笑自知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
江鮑詩品之通詩體類知者上以爲功力下以體貌下則鮑參無
兒中鮑詩其源出上以爲功力下以體貌下則鮑參無
兒中鮑詩其源出上以爲功力下以體貌下則鮑參無

酬孟雲卿

樂極傷頭白更長
愛燭紅相逢難
袞袞告別

莫怒忽但恐天河落寧辭酒盞空明朝牽車務揮淚

各西東

奉贈王中允

中允聲名久如今獎閣深共傳收更信不比得陳琳
一
綠野主三年獨此心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

陳琳

陳琳文才武藝兼備
陳琳文才武藝兼備
陳琳文才武藝兼備

故曰不見得也
故曰不見得也
故曰不見得也

奉陪鄭驛馬羣曲二首

羣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綠樽雖盡日白髮好禁
春石角鈎衣破藤枝刺眼新何時占葉竹頭戴
小烏巾

韋曲

野寺垂楊裏春蛙亂水間
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
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
寄左省杜拾遺

聯步趨丹陛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
晚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
白髮悲花落青雲笑鳥飛
聖朝無國事自覺諫書稀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竊窕清禁闈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往一日華
東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藥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
頭翁

罷朝

罷朝
罷朝
罷朝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親省甫昔時常客遊此縣

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
聖朝新孝理
祖席倍輝光
內帟攀偏重宮衣著更香
淮陰

學

西岳峻嶒音隆疎處尊諸峰羅立音立作如音如兄孫安得仙

人九節杖挂到玉女洗頭盆中箱人谷無歸路簡
一作國 枯一作國 通天有一門稍待西風涼冷後高尋白帝

問真源

九節杖

一役乃因...
將袋取出...
一役乃因...
將袋取出...

女禍前作五石名
說曰玉女汎頰給
石名五石涼不
出皆以名授之其中有一鳥飛

人谷

廟一祠出二里至天井

日昭王嘗與天神博于此純克云鳳翔
且大水經注華山中路名天井壩

岐山俗呼爲箭筈嶺亦與華山無異 漢書云行人行遠越嶺曲而上可爲
六丈餘山上有微涓細水流入井中亦曰甘泉 周天記華山名太極建仙之

不濟人出井。言說明如有害。也。一。言人似只是。帝。西岳。

至日還與公言。昔者周人以賁告人。謂二

去歲茲辰拓御屏以照人宛有從久起入修

地正想須品清 equal 不無歸從者指 equal 今耳與有 equal

家有人鍾悅字子悅第恐一日不問世間一糸士

新注
道其之曰六人曰乎也仲其亦不力盛因

[illegible]

上孔省後開原景選三月
出來人上惟久矣

咸味散此散用同前法之白蜜

身景字子清者水自喚使六典尚書局中書監局大司會曲礼在序

朱衣轉吁從

百官班

得弟消息一首

近有平陽信通懷舍弟有無身丁可道寄食一家村

火者親醢，唯血亦不知歸也。一拾遺人

卷之六

平陽 漢州府平陽縣

汝懷歸魚計其慕往來則汝何止問曰深魚都令詩

生理何處直愛端且歲中四十鮮有命如經

受上川平陽幾思於齊月
命喜作上川安王三下

表爲聞吾牙像其似濟州人牙三才到上右見命

得意作王是無恃病去憂卽今千種恨惟其水水

疏

且喜可南是不問鄴城胡百戰今誰任三年望汝歸

文
學
花
印
卷
上
鳥
獸
飛
絕
人
網
久
東
西
消
息
稀

南曰不自發者曰一。此非斷絕。乃州之夏。而清風和

亂後佳節也卽添女卽江一作心已苦人念一作奴

可作
子
一
女
時
酒
生
蓬
女
妾
作
三
簾
方
得
犬
知
愁
恨
飛

頂旁茂木

秦州雜詩二十首

南曰悲生此因人在憂也

落魚池。爲鼠疾。四正問。冬人心折。此

[illegible]

淹郢

秦州家字記秦州本秦隴西郡漢武分置天水郡自秦水隴關

亦曰隴山也北魏中分隴山為秦州漢中武成有入曰秦曰隴狀

秦隴關天寶元年改天水郡為秦州武成有入曰秦曰隴狀

及開行地道云游隴山秦隴關有馬鳴山關隴關有馬鳴山

能能秦隴關有馬鳴山關隴關有馬鳴山關隴關有馬鳴山

秦州山北寺勝跡隴關宮昔薛山門古一作丹青

野殿空月明垂露露雲遂渡溪風清渭無情極愁時

獨向東

山寺元和郡國志秦州伏義縣本秦隴關關西伯都此方關

州國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降兼千帳居人有萬家

馬騎珠汗落舞白蹄斜年少隨洮一作西來

赤自紛

同谷下道寺下道寺正始中五里縣縣治在石鼓山南曰明谷

流沙天寶元年改秦州為秦州萬家一作萬家

白題一作白題

白題一作白題

白題一作白題

白題一作白題

鼓角絲邊郡川原欲夜時伏聽殷地發風散入雲悲

抱葉寒蟬靜歸來獨鳥起萬方一作群一樂吾道竟

何之

南使宜天馬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秋草獨一作山

長間說真龍一作龍仍殘一作老驢嘶哀鳴思戰迴立向

蒼和

天馬本名天馬秦隴關有馬鳴山關隴關有馬鳴山

天馬本名天馬秦隴關有馬鳴山關隴關有馬鳴山

天馬本名天馬秦隴關有馬鳴山關隴關有馬鳴山

天馬本名天馬秦隴關有馬鳴山關隴關有馬鳴山

天馬本名天馬秦隴關有馬鳴山關隴關有馬鳴山

天馬本名天馬秦隴關有馬鳴山關隴關有馬鳴山

天馬本名天馬秦隴關有馬鳴山關隴關有馬鳴山

天馬本名天馬秦隴關有馬鳴山關隴關有馬鳴山

天馬本名天馬秦隴關有馬鳴山關隴關有馬鳴山

天馬本名天馬秦隴關有馬鳴山關隴關有馬鳴山

天馬本名天馬秦隴關有馬鳴山關隴關有馬鳴山

天馬本名天馬秦隴關有馬鳴山關隴關有馬鳴山

天馬本名天馬秦隴關有馬鳴山關隴關有馬鳴山

天馬本名天馬秦隴關有馬鳴山關隴關有馬鳴山

天馬本名天馬秦隴關有馬鳴山關隴關有馬鳴山

名不虛傳者乎... 遠近聞名...

開道導源使從天此路刺牽牛去幾許宛馬至人來一望幽燕歸何時仰國開東征健兒荒宿絲吹竽

今日明人駿臨池好聲聲嘉慶低地皆向柳半天青稠繁多幽事喧呼問使星老大如有此不異在郊荆

雲氣接皇路落澤塞雨繁老章有渭水使客向河源烟火軍中募牛羊嶺上村所居秋草渾正閉小

蓬門

皇爺... 皇爺... 皇爺...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鶯翅垂雨蒼鷹饒啄泥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鶯翅垂雨蒼鷹饒啄泥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鶯翅垂雨蒼鷹饒啄泥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鶯翅垂雨蒼鷹饒啄泥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鶯翅垂雨蒼鷹饒啄泥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鶯翅垂雨蒼鷹饒啄泥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鶯翅垂雨蒼鷹饒啄泥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鶯翅垂雨蒼鷹饒啄泥

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樂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仇池...

井乾風連西極動月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何時入
議築壇

鳳林水經注鳳林山名也五嶺中第一山也其山在鳳林川中
林間則河東也也字鳳林縣屬今在山西平遙縣城東南
唐太宗征高麗二年吐蕃貢信論曰吐蕃自平涼西歸度使王
涼於入參合谷等以鳳林關為界

幕井北庭
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觀榮能無婦應門幸
兒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為報駕行舊鵝在

一枝

戊鼓斷人行秋遊
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避

未休兵

宿贊公房
京中大雲寺

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南荒深院宿霜倒半池
逆放逐寧遠性虛空不離禪相逢成夜宿隴月向

人回

東樓
萬里流沙道西征過北門但添新戰骨不返
舊征魂

看驛使送節向河源

天水
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

妨農舉
入高空
柳行疎翠山梨結小紅
第樓上發一雁

天水
宋謝靈運詩天寒水凍地萬里

一縣蒲萄熟秋山首宿多關雲常帶雨寒水不成河
羌女輕
煙燧口見制
駱馳白傷遲暮眼喪亂飽

山寺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

印事

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人
腰支勝
衣群凶猶索戰魁首意

多違

渡河
元稹詩
渡河元稹詩
渡河元稹詩

棲鴉

風浪生

隱幕

飛

空外音

促織

兼葭

葉沈波體弱春

茲

有初

秋疏擁霜露。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華天風吹汝寒。
綠沾泥。浮盡香。與歲時闌。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盤。

晨後遂遠上陽而舍朝霞映陽自明也一錢

多病馬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開栗深厩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
毛竹豈殊衆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

盡力

虎

致此白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
芒虎氣必騰赴龍身久藏風塵苦木息持汝奉
明日

虎氣

身

銅瓶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
側想美人意應非是寒凭流蛟龍半欽落猶得折黃

金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

四

風塵老馬夜知近蒼鷹伏若人臨危經久戰用急

始如神

安西

安西

山晚

柳野客茅茨小

作還山後寄三首

多病秋風落君來

滿谷山雲起

葉稀風更落

示姪佐

清秋望不極

葉稀風更落

葉稀風更落

葉稀風更落

葉稀風更落

葉稀風更落

葉稀風更落

葉稀風更落

葉稀風更落

葉稀風更落

葉稀風更落

葉稀風更落

葉稀風更落

葉稀風更落

葉稀風更落

柳

白露黃梁熟分張素有時已應春得細頗覺寄來遲
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基老人化日愛正想清流

綠葵開花似綠葵分張素有時已應春得細頗覺寄來遲
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基老人化日愛正想清流

幾道泉流圖交橫落慢坡威陡秋葉少隱映
野雲多隔沼連香艾通林帶女羅甚開相薤白重惠
意如何

從人覓小口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舉家開若駭為寄小如

筌預晒愁面初調見馬鞭許求聰慧者童稚捧

應顯

秋日阮隱居致殯三十束

隱者柴門內畦蔬繞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書
求束比青菊色同齊玉筋頭衰年關隔冷味煖併

秦州見勅目薛三珠授司議郎畢四曜除

監祭與一子有故遠喜遷官兼進索居凡三十

韻

大雅何寥闊斯人尚典刑交朋余流例材力爾精

二子聲同日諸生困一經文章開突與一遷

擢潤朝廷舊好何由展新詩更憶聽別來頭併白相

見眼終青伊背貧皆甚同憂心不寧栖遑分半菽
浩蕩逐流洋俗態猶猜忌妖氛忽杳真獨慙投

漢閣俱議哭秦庭還蜀祇無補因梁亦同局華彝
相混合宇宙一羶腥帝力收三統大威總四溟舊都

俄望幸清廟肅肅惟馨維維離高壘長驅甚建瓴
焚香淑景殿漲水望雲亭法駕初還日群公若會星

宮臣仍點染柱史正零丁官忝趨樓鳳朝迴歎聚
堂喚人看囑囑不嫌惜姊姊知埋獄捉刀見發

例侏儒應其飽漁父忌偏醒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
涇羽書還似急烽火未全停師老貧殘寇戎生及近

卿忠臣辭憤激烈士涕飄零上將盈邊鄙元勳盛

鼎銘仰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隴俗輕鸚鵡原情

類鶴鶴秋風動關塞高卧想儀形

突與南陽之興與南陽之興與南陽之興與南陽之興

景殿長安志南陽之興與南陽之興與南陽之興與南陽之興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

參三十韻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淒涼老去才難盡秋來興

甚長物情尤可見辭客未能忘海內知名士雲端各

異方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懷開飛動篇終

接混茫舉天悲富略近代惜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

命可傷諸侯非棄擲半刺已翔翮詩好幾時見書成
無信名^{將男兒行處是客子園}_{作身強驕旅推賢聖}
沉緇抵咎殃三年猶羸疾一鬼不在銷亡瞞日搜脂
髓增寒抱雪霜猗然潛隙地有岷屢鮮粧何大龍鍾
極干今出處妨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劉表雖遺
恨龐公至死藏心微傍仰烏肉瘦怯怕從龍卓蕭蕭
白洮雲片片黃彭門一作劍閣外號路鼎湖旁荆玉簪
頭冷巴戩柴輪光爲麻蒸續曬丹楹露應霄豈異神
仙宅俱兼山水鄉竹齋燒藥甯花叢讀書床更得清
新否遙知對屬慘舊官寧改漢淳俗本歸唐濟世
宜公等安貧亦士常虫尤終戮辱口親獲狼狽會得

袂氛靜一云論文哲裏樞

高岑

拜書高適乞拔天下少詹事未許時中丞山陰蜀州刺史兼益州刺史
以手書一紙示可拔後為左輔國將軍左拔詹事公有寄高

然事詩
彭而後

此詩作于乾元二年之秋題云彭州其後始云爲蜀州則是過先判
移蜀也史云乾元二年五月賊李嗣爲蜀州刺史柳公權亦云說乾

元作轉
白夢遷

彭上元初徵顯房準作州先主廟碑楊州府志過是具未云公頃
間皆與杜詩今史誤其先後耳按過湖上彭州刺史表云始拜宮允

有春酒

欽定四庫全書

史佐郡
則郡
零思

丙子歲序六已亥春二月癸酉自輔闕轉起居舍人夏四月召號州長

年之夏
別無代

公詩在千是秋也。宣時年。本情。富。一。東。郭。深。春。

其名不

常曰別駕曰可馬曰治中曰長史然均號上佐其實征事之長耳岑

三年

此令三秋。在鄉。在華。一在泰也。一鬼。漢書儀制。凡有。

授一居江

水足其然界實足錄曰高力士流平州李輔國能重薛以與義範
力士方無功臣聞王則遊藝之說自唐已矣

[illegible]

市工部局

卷之十 島道邊文
其下刊作商室兩字

衡岳呼猿夢巴州魚返婆娑人但不和詩一作然謂闍乾申止薛能

客星懸意昨趨行殿憂捧御筵討上愁李廣奉使

待張騫無復雲
仗虛修水戰船
蒼茫城七十流
落

劒三千盡角吹一作秦旄一作旌頭俯潤漣小儒輕董卓

有識笑符堅浪作禽填海那將血射天萬方思助順

一鼓氣無前陰散陳倉北晴熏太白蠟亂麻屍積穢

破竹勢臨江。無還復。陽上。同。日。八。月。止。早。露。春。弓。

但須拂石旋移虎開金印印鹿鹿受三鞭不日言入

倉故老戾屨爰哭朝悲風急則止舞景鮮月分梁漢

米春得利春水衡錢內募繁于額官在軼膝思榮
同拜手出入入殿隨肩晚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眼營
齊兼秉燭書杆滿懷展屏覺昇元軸深期列大賢乘
鈞方咫尺銀關再聯翩禁掖朋從改行微班性命全
青蒲甘受受戮白髮竟誰憐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
虔師衿謙未達鄉常傲何何先舊好腸堪斷新愁
眼欲穿翠乾危棧竹紅賦小詞此逆賈筆論孤憤
嚴詩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苦莫使梁入傳貝錦無停
織朱絲有斷絃補鵲防碎首雷轟不空空地僻昏炎
瘴山稠隘石泉且將基度日應川酒為年典郡終微
渺治中實棄拍安排末做吏比興展歸山去才難

謝靈運五如公
奉俊何事竟如我

李廣

李廣

得蒼蒼理又玄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隴外翻投
跡漁陽復控弦笑為妻子累甘與歲時遷親故行稀
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夢寐失侶自連遄多病加一作
淹泊長吟阻靜便如公盡雄俊志在必騰鸞一云公如鸞
賈至賈至賈至出山中人出字汝州新授史官不將舊書載元二年
司馬正李廣賈至出山中人出字汝州新授史官不將舊書載元二年
賈至賈至賈至出山中人出字汝州新授史官不將舊書載元二年

獨卧嵩陽南客三達穎水春艱雖隨老母凄然向時
人謝氏尋山殷陶公漉酒中群兒猶守市此物在風
塵歷下辭姜被開西得孟鄒早通交契客晚接道流
新靜者心多妙詩先生藝絕倫草書何太苦一云詩
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

寄張十二山人彭三十韻

宇買堪貧將恐曾防寇深潛託所親寧開衙門夕
盡力潔食晨疎懶為名誤驅馳喪我眞素居猶一作寂
寞相遇益悲一作辛流轉一作依邊微逢迎念席珍時
來故舊少一作後別離頻世相修高廟文公一作從臣商
山猶入楚渭水不離一作秦一作有想青龍秘騎行白
鹿馴耕嚴井谷口結草一作河濱時後符應驗囊中
藥未陳旅一作懷殊不懷良蹤跡無因自古皆悲恨浮
生有屈伸此一作向武何處日依仁一作角委天顛
關山信一作月輪官易一作羅鎮一作碩賊火近汎岷巖瑟
論兵一作地於莊關將展大軍多處所餘孽尚紛綸高
興知龍馬斯文起一作獲麟窮秋止搖落迥首望松

100

張彪唐詩統志彰相格問者天寶末將唐亂當北趙碑云
元和鄭國志并縣不漢高祖 疾史海外西安肅事經年

以慰勞食求自補亡時齊備脩廟賞從至德二載十二月蜀郡重

年四月九廟成備法駕自長安迎九朝神上入西朝此二句借漢詩爲喻以
括焚毀收復之事也肅宗實方饒厚下室武從臣故曰文公賞從臣引介子
推之事以表之

長春之微詞也。鹿山謂龍溪先生都衣冠而自入仍懸上堂陽曲。**有想**處有解

五咎無長華陽縣治縣名在分結縣屬之南
 曰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哉可倚世仁用
 金語義也唐人於訓政之學不苟如此
 鎮貴趙曰古四鎮晉監官場牧
 賦欽以俱五也曉者

道 龍 右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名有自
卷十
三九

龍丹竅卓免賦錦李包斯曰日來深毀青雲兩後
聲名從此大泯沒一朝仰文彩永殊渥流傳必絕

乙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覩未負一作幽棲志兼全寵

身劇一作戲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

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處士徬徬俛諸生

遂臣幾年遭鵬鳥獨泣一作向其膝蘇武先還

黃公事秦楚通醢
呂紹獄上書成已
用當時

誰將此義陳老吟秋月下
痴起蘇江莫怪恩

血學本事詩附白二十韻備叙其事流其文並述其故所仕主祿之難流離寄寓學士詩屢見至時殆無遺卡故當時號爲詩史狂客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人物卷十
三十九

龍丹竅卓免賦錦李包斯曰日來深毀青雲兩後
聲名從此大泯沒一朝仰文彩永殊渥流傳必絕

乙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覩未負一作幽棲志兼全寵

身劇一作戲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

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處士徬徬俛諸生

遂臣幾年遭鵬鳥獨泣一作向其膝蘇武先還

黃公事秦楚通醢
呂紹獄上書成已
用當時

誰將此義陳老吟秋月下
痴起蘇江莫怪恩

血學本事詩附白二十韻備叙其事流其文並述其故所仕主祿之難流離寄寓學士詩屢見至時殆無遺卡故當時號爲詩史狂客

晉書盧欽傳欽出討吐谷蘭之明年從客居并題從李白商
通過并州登吹臺而引世詩昔遊此樓上詩爲證參考之非也以杜詩考之
則李十二詩云乞歸伶詔許謂長宿心親詣郊外別家行飲酒水春則李之
過杜在天寶三載乞歸之後然後同爲客居泗水之遊也東都題李詩云李

卷十

知其不可謂乃陽金歸之遂就使祖陳留探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投道簣于齊州紫極宮營業序云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湖漢之閒南遊江

潛至楚都至者三年去之楚都居御休山而使人告至長安明皇召見以爲翰林供奉項之不合上其進道觀燕喜而悲其岐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遊淮泗再入吳轉徙今海上秋浦抵海陽記曰遊梁宋齊魯

在罷朝林之後並與杜詩合善感此同云正十應居詩不願論善力悠悠滲
海情亦李去官後作也遺誠公懷也 同上事論文人 酒賦曰進士者與高
李安士輩文士每則云故易感而問其方則謂之不取嚴整上之貴者工

蘇侯按轅喜忽如偶物強在齊趙間云蘇侯在果末則云高李其朋友固區以別矣陳侯江一監門曹曹蘇侯何蓋明也開元中源明容居徐充天寶

初樂進士劉崇岳族如林之所推許保元昭而論崇岳也以其集考之書情則曰一朝上玄國十載嘉樂國梁國吟則曰嘉岳去京闕佳席欲渡波地山天長水闊願遠涉訪古始及于空聞王士禛爲梁宋之經與

杜詩合也顧父中樓林位送族弟况之秦則云云安所遇九天上此地曾行爲近臣願平惟憐江潭草伯流離放登海濱郡守自門道外二甫則曰醉別竟陵日公臨別地安何言石門路石門行舍舊園北即舊宅也又後十卷第

石門與杜別也。單文宅兖州二百七十里。益公輩所聚。未信復至。皆得。始言別也。以高集考之。東征賦曰。歲在甲申。中秋。季月。高下所合。既又方應。是以

起意空門之態故御先客以對排如不惡而不許也蓋清淨而惟慈母中
爲大寶三載登通解計五州之後仍歸梁宋亦卽李太白之九年也登于歲
琴堂賦詩序曰甲申歲登子踐冬堂卽杜詩所謂曉峯黃葉也以其時

- 193

考之天寶三載杜在東都四載在齊州斯其與尚李遜之曰乎李杜二公先後遊跡如此不謂影擬不可以不正段何古酒肥羅想茲是詞明杜補闕之詩以謂別而則未入已知其誤矣

杜工部集卷之十

錢曾述王氏校

北集卷一

四



柱工部集卷之十

虞山蒙山錢謙益

雙喜

近體詩一百四首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
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春自綠
隔竹黃鸝花自深

色隔葉黃鵲空在好音
三
直比
無以
人下
言神
朝開

好老臣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而堂

獨志後主景祐六年春詔爲帝立國號曰蜀
官城都西城故總
其時鮮卑姓不
好於合曰錦里也
水運注流

都美里橋南岸道前有松林官也云曰上昔錦州煙土江流而歸至野
明燈以他江州錦色弱矣遂命之為松里也元和郡國志錦城在成都縣

南十里故錦官城也益州記錦城在益州南竿橋東故江府昔蜀時故

相官也今號
錦城猶在

卜居

浣花流一作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已知山郭少

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

對沈浮東行萬里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卷之二十一

一室他鄉遠在空林藉景題正不復知何處見

船已覆來多所損折去幾句「

三之二 襄陽王 某宅在襄陽城西二十里 山前

井見

71

柳雨

南京西浦道四月號黃梅湛湛和作長江去冥冥細雨

雨乃東方之氣也

南示 至德二載以司馬爲南夷使持節南夷都督兼

二月庚子年割成批之...

如終名柳江以南。五月。唐李元宗云。江南五月雨。爲苦梅。杜詩云。對中。松石在河。其後。時山蒼茫。

值晚春時節分經曰之俗在人而時氣之變也
積陰氣今蒸漸而中央以月時寒時江風
用順多古今也氣方不同節

爲農

錦甲煙塵外江村八九家
圓荷浮小葉細麥落_{一作輕}

花上宅從茲老爲農去國賒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

卷之十一

石

有客作賓至 自妻也 醉卧山 下 有人 夫耳 手 雖 豈 可 文 江 爲 毋

幽棲地僻絕人老病人打耳耳耳難有之言堂堂

而後不兼野外無其給乘輿還來看藥關

信寄之如里夕余信矣其是并之矣

王夫

萬里橋西
草堂百花潭水即潞浪風入翠條如

娟靜雨裏紅葉冉冉香原祿故人書斷絕
恒飢雅子

色淒涼欲填溝壑唯疎放白笑狂夫老更狂

萬里橋華陽國志都京東城西南有七橋曰西門橋一云要子時於此橋元和郡國志萬里橋在二水合處治八里間伊洛水經

1980-1981

集 40-195

苦憶荊州醉司馬謂官樽俎謂官定常開九江目

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

平安無使來故想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灘謂堆

九江馬曰九江一水發岷江分爲九道至東陵地爲水經分爲九道九江水又南流注江時雖有九江之名實非九江也此兩

分爲九道一柱觀謂觀柱觀謂觀柱觀謂觀柱觀謂觀

江村觀初從神化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

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盡紙爲一作棋局稚子敲

針作釣鉤多病所須唯藥物一作微軀此外

更何求杜集卷十一

畫經製書少畫經製書少畫經製書少畫經製書少

江漲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床高數尺倚杖沒中洲

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繫小楫容易拔一作船

頭野老

野老籬前一作江岸廻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盡登

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處

傍琴臺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東郡東郡

東郡東郡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斷不來神交作賦客力盡望鄉臺

衰疾江邊卧知朋日暮迴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

望鄉臺或謂江邊望鄉臺在望鄉臺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霜林下而梳頭滿面

絲地甲荒野大天遠莽江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

時北鄰

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勞青錢買野竹白幘岸江早

愛酒看山簡能詩何水曹時來訪老疾步履到蓬蒿

明府杜集卷十一

南鄉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一作不全貧慣看賓客

兒童喜得食階除烏雀馴秋水淺深一作四五尺野航

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一作相對一作柴門

月色新

航山谷云航方舟也當以航爲正

出郭

霜露晚寒雲高天遙望低遠煙燈井上斜景雪峰西

霜露晚寒雲高天遙望低遠煙燈井上斜景雪峰西

霜露晚寒雲高天遙望低遠煙燈井上斜景雪峰西

故國猶兵馬他鄉亦鼓鼙江城今夜客還與舊鳥啼

過南鄉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欲禱樹小水細通池
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白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
行劍外兵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

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賊司從急爲破幽燕

河陽乾元元年十月九日虜寇入洛陽上元元年虜寇復入洛陽
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賊司從急爲破幽燕
之失在十思事四別與賊相持而不爲此長兩篇之策當時用
當制罪手重口朝房前報流鸞隨斷斷上句自思思朝德源安探

光緒五年年山之改改
詩司從下乘德亦此意也

寄賀蘭鈞

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相隨萬里日總作白頭翁
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飲啄幾回同

寄楊五桂州

五嶺皆炎熱官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
聞此寬相憶爲邪復好音江邊送徐楚遠附白頭吟

桂州在湖南之南江之西桂林在湖南之西江之東
木茂茂也

逢唐興劉主簿弟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相見或爲木安居

劍外官人冷閣中曉吟吟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

唐興天寶元年改爲興寧縣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何限倚山木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
鼎風物悲遊子春臨憶侍郎老夫食佛口隨意

宿僧房

新津在江州之南

敬簡王明府

華縣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
驢病思偏秣鴈愁怕苦龍看君用高義誰與萬人

同
鶴曰此明府當是
唐興縣王明府也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冬來只薄寒江雲何夜盡蜀雨幾時
乾行李須相問窮愁豈有寬君聽鴻雁鄉愁恐致霜

梁雅

建都十二韻

蒼生未蘇息口馬半乾坤欲在雲臺上誰扶黃屋尊
建都分魏闕下詔開荆門思失東人望其如西極存
時危當雪耻計大豈輕圖雖倚階正終愁萬國誠
牽裙恨不死漏網辱殊恩永負漢庭哭遙憐湘水魂

海尚風塵

客至

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鷺日來花徑不曾緣

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盤餐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

只留醅酒與鄰翁相對飲陶陶呼取盡餘盃

舍南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鷺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盤餐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留醅酒與鄰翁相對飲陶陶呼取盡餘盃

遺意

轉枝黃鳥近近沾白鷗輕一巡野花落孤村春水生

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漸喜交游絕幽居不用

名

簷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細火宿雁聚圓

沙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鄰人有美酒稚子夜

能睜

漫成二首

野日荒荒白春流混混清浩浩隨地有村逕

逐門成只作披衣慣常從渡酒生眼邊無俗物多病

也身

浪浪

江早已仲春花下復清晨餘面食看鳥回頭錯應人

讀書嫌字過對酒滿堂頻近識峨眉老陳知不懶

是黃

峨眉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小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

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

城

花重

春水

三川桃花浪江流復舊痕朝來沒沙尾碧色動

柴門接綬重芳何連倚藩小園已添無數鳥爭浴故

相

桃花浪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洲渚欲下鴈鷗鷺鵝莫

春水生二絕

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需南市津頭有船

賣無錢即買繫籬旁

江亭

堪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

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故林歸未得伊閭強裁詩

村夜

村夜

蕭蕭風色暮江頭人不行春雨外急鄰火
夜深明口獨何多難漁稚寄此生中原有兄弟萬里
正舍情

早起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
帖石防階岸開林出遠山
一丘藏曲折緩步有躋攀
章侯來城市瓶中得酒還
可惜

花飛有底急老去願春遲
可惜微燄地都非少壯時
寬心應是酒遺興莫過詩
此意問潛解吾生後汝期
落日

落日在簾鈞溪邊春事幽
芳菲綠岸圓樵幾倚難舟
卓錫爭枝墜飛蟲滿院遊
澗醪誰造汝一酌罷攸千

獨酌
步屨一作屨
深林晚開樽獨酌遲
仰峰粘落絮行行即
蟻上枯梨薄劣慚真隱
幽偏得自怡不無軒冕意不
是傲當時

徐步
整履一作履
步青蘊荒庭日欲脯
芹泥隨燕苔花紫
上峰巖肥酒從衣濕吟詩信杖扶
敢論才足忘實有
醉如愚
寒食

寒食江村路
風花高下飛江煙
輕冉冉竹日淨暉
暉田父要背去
鄰家闌不遠地偏相識
犬亦忘歸

高柳

梅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
近根開藥圃接葉製芽亭
落景陰猶含微風韻可聽
尋常絕醉困因此片時醒
落景陰猶含微風韻可聽尋常絕醉困因此片時醒

惡樹

獨遶虛齋得常持小斧柯
幽陰成頗難惡木剪還多
枸杞因吾有雞棲奈汝何
方知不材者生長漫婆娑

石鏡

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
冥冥憐香骨提携近玉顏
眾妃無復歎千騎亦虛還
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半圓
石鏡
王長公之乃道五丁之或謂此石為蜀王所鑄也
成都其石鏡是也
王長公之乃道五丁之或謂此石為蜀王所鑄也
成都其石鏡是也
王長公之乃道五丁之或謂此石為蜀王所鑄也
成都其石鏡是也

琴臺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
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
野花留寶曆蔓草見羅裙
鳳求皇意變參不復聞
琴臺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
野花留寶曆蔓草見羅裙鳳求皇意變參不復聞
琴臺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
野花留寶曆蔓草見羅裙鳳求皇意變參不復聞
琴臺

聞斛斯六官未歸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爲活，胡令室倒懸。
荆扉深蔓草，土鏹冷疎煙。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

荆扉深蔓草土鏗冷疎煙老罷沐無賴歸來省醉眠

金云老杜多用方言如岸既土語皆然蜀人南

遊脩覺寺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趣有裨助吾得及春遊

徑不相_下紫帶川雲白_晚去留禪枝宿衆鳥漂轉暮

金瓶梅

禪枝廣信安林寺禪枝四靜慈窟三明

後遊

寺憶新三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

公予則重之每少宣其色是矣然公少戎舍二夏下

之

題新津北橋樓

望極春城上開筵近鳥巢
白花簷外朶青柳
樓前梢

池水觀爲政厨煙覺遠庖西川供客一作眼唯三云有

此江郊

江
派

江發嶺口漲山添雨雪流大斧吹地轉前溪蹶天浮

魚鼈爲人得蛟龍不自謀
憚愧好去便吾道付滄洲

雨
季
流

解濟之以引刀流魚腹也

晚晴

村晚驚風度庭幽過雨霑夕陽薰細草江色映疎簾
書亂誰能帙孟乾可自添時聞有餘論未怪老夫潛

葉草
上草藥

朝雨

涼氣晚曉蕭蕭江雲亂眼飄風急藏近渚雨鷺集深

條黃綺終辭按在漢巢山不見堯堂樽酒在幸得過

清朝

江上值水如游勢聊短述

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

興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

入舟焉得思如陶謝乎令渠述作與同遊

送裴五赴東川

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老蜀門

東行應暫別北望苦銷魂
凜凜悲秋意非君誰與論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

老耻妻孥笑一云老婦貧嗟出入勞客情投異縣詩態

憶吾一作君曹東郭滄江二六合西山白雪高文章差底病

迴首興滔滔

青城元和郡志青城縣因山爲名垂拱二年改爲蜀州開元十八年

底何也王倫詩曰何爲底此字自何來特以後通有

齊下士大夫與之入牙海等官。以文應博學。用聲譌者所任。仕見

已爲令人不汗服水乃作底字耳也
舊注云去底病猶云藥得何病也

送韓十四江東觀雪

韋靈解事

自妙魚魚

人眼吐醉終司牙个根

竹根

上合新地下果酒詩詞傳 竹根定是高中學 竹根定是高中學 竹根定是高中學

巢枝葉 離離 渾去盡 花結子已 無多黃彩
年少來宜 數不見 雲南東逝波

黃彩

年少來宜 數不見 雲南東逝波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 自紅野人相贈 滿筠籠 數翅細寫愁 仍

破萬顚 勾同訝 許同憶 昨賜 落門下 省退朝 擎出大

明宮金盤 玉飭無消息 此日音新 任轉達

卽事

百寶裝腰帶 真珠絡臂釦 笑時花近眼 舞罷錦纏頭

臂釦 錦纏頭 笑時花近眼 舞罷錦纏頭

贈花卿

錦城絲管日紛紛

半入江風半入雲 此曲極應天上

有人間 能得幾回聞

少年行

馬上誰家薄媚郎 臨風片月下馬坐 人床不

通 姓字 幾家 其指點 銀瓶索酒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簡易高人意 匡床竹火爐 寒天留遠客 碧海挂新

圖 雖對連山好 貪看絕島孤 草仙不愁思 冉冉下蓬

壺

方丈渾連水 天台總映雲 人間長見畫 老去恨空

闕 范蠡舟偏小 王喬鶴不羣 此生隨萬物 何路出塵

氛

高浪垂鰓屋 崩崖欲壓床 野橋分子細 沙岸繞微

茫 紅浸珊瑚短 青懸薜荔長 浮查並坐得 仙老

誓相將

浮查 拾遺記 唐時有巨浮查 浮查上 浮查上 浮查上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 五株桃樹亦從遮 高秋總候 貧

人實來歲 還舒滿眼花 簾戶每宜通乳鷲 兒童莫信

打慈鴛 寡妻卒盜非 今日天下卓書正 一家

蕭八明府 陞處覓桃栽

秦乞桃栽 一百根 春前為送浣花村 河陽縣裏雖無

數濯錦江邊 未滿園

從韋二明府 續處覓桃栽

華軒萬壽他年 到綢竹亭 山縣高江上舍前 無此

物幸分 答翠拂波詩

憑何十一少府也竟橙木裁

草堂藝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開橙木三

年大興致溪邊十畝陰

橙木宋子章意謂方物之賦屬易安致年歲成林氏書時

憑章少府班竟松樹子

落落出羣非棟柳青青不竹豈楊柳欲存老蓋千年

意爲竟霜根數寸裁

又于草處之大邑亮器

大邑燒禿輕日堅扣如哀玉錦欺傳君家白銀勝

霜雪急送茅簷也可憐

大邑元和部員大邑縣人自稱小邑亮器

詣徐卿竟果裁

草堂少花今欲裁不問綠李與黃楊石笋街中却歸

去果園坊裏爲求來

贈別何遜

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隨宦薄宦走風塵

綿谷元通漢沅江不向秦五陵花滿眼傳語故鄉春

綿谷綿谷縣屬今屬同州府

江江表宗之通鑑

贈別鄭鍊赴襄陽

戎馬交馳際紫門老病身把君詩過目此別驚

神三云地潤峨眉晚云晚天高峴首春爲於耆舊內

試竟姓龐人

重贈鄭鍊絕句

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物獻尊親江山路遠騎離

日裘馬誰爲感激人

杜工部集卷之十

當就縣陸始典勅先氏校

杜工部集卷之十二

庚山蒙叟錢

謙益

錢註

近體詩一百二十八首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

吸黯巨君切廉頗山將頻直河才不世雄畧助
神政簡移風速詩詩意新居城臨暇河景絕域望
餘春旗尾坡龍會樓頭對雲埋地平江動獨天闊樹
浮秦帝念深分關市須遠寄落花羅斗映蝶瑞錦送
麒麟辭第輪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圖
相親

算譜食貨志前漢書食貨志前漢書食貨志前漢書

嚴中丞枉駕見過

元戎小隊出郊關問柳花化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

節地分南北任流萍節母不獨如張翰白

應似管寧寂寞江天小務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川合東西

張翰

白

少微星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譚書房曹却歸聊

寄此詩

衛青開幕府楊僕將樓船漢節旌花外春城海水邊

銅梁書遠及珠浦使將旋貧病他鄉老煩君萬里傳

楊僕

珠浦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

鄉關口騎遠

傳雲深驛騎暮夜

點懸

張叔卿

南海春天外功曹幾月程

送段功曹歸廣州

船明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幸君固旅

錦官城

絕句漫興九首

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

深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端居似近

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熟

來書向更接飛龍打著人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

來書向更接飛龍打著人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

來書向更接飛龍打著人

窮年且盡生前有限杯

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風吹去，輕薄桃花逐水流。

懶慢無堪不出村，呼兒只在掩柴門。蒼苔濁酒林中客，碧玉春風野外村。

靜碧春風野外村，綠楊花鋪白粼粼。溪荷葉卷春長淺，竹筍根稚

子無人見。沙上鷺雛傍母眠。

稚子無人見，沙上鷺雛傍母眠。

舍西家桑葉可拈，江畔細麥復纖纖。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

蜜甜

隔戶綠楊柳，弱柳媚恰似十五女兒腰。誰謂朝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牀。

別花亂葉畏春長，江濱行步欲忘歸。怕春詩酒尚堪

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料理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春知有處，應須美酒送生涯。

東望少城花滿烟，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成酒開金

蓋喚取佳人舞綉筵

少城元日即開市，少城一日小城在成都。昔年西門一百步，步數今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

主，可愛深紅愛淺紅。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

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不是愛花即肯死，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葉

三絕句

嫩樹擎香倚釣磯，斬新花蕊未應飛。不如醉裏風吹

門外鷓鴣去，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入已後知

人意，一日須來一百回。

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看

成，竹客至從喚不出迎。

戲爲六絕句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

賦，不覺前賢貴後生。

庾信

庾信

庾信

庾信

生乎楚曰神農氏之次師呼之曰汝世門也其時劉名但誠經

明不覺妄心妬牽衆眼爲猶染累一法在作道吳

先鳴

畏人

早花隨處發春鳥異方啼萬里清江上三年落日

低畏人成小築偏狂合幽棲門送從榛草無心走

馬蹄

遠遊

賤子何人記迷芳若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沐擁春

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歎嘆似聞口騎走失喜問京

華

野望

西山白雲三奇一作戊戌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

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

埃荅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三奇一作戊戌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

西山白雲三奇一作戊戌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

官池春雁二首

自古稻梁多不足至今鴻鴈亂為羣且休悵望看春

水更恐歸飛隔暮雲

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無端尚有霜翅在雲天終不

遠力微銷繳絕須防

水檻遣心二首

去郭軒楹敞無村曉望餘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

家

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

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葉潤林碧密衣乾枕席清

不堪抵老病何得尚浮名淺把涓涓酒深憑此

屏跡三首

用拙存真道幽居近物情奈林深雨密燕雀半生

成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

清

晚起家何事無常地轉幽竹光闌野色含山影漾

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誰得醉一月不

梳頭

衰顏一作年并屏迹幽事供高卧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

過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謀猶的甘泉歌一作二編詩

泉歌長擊樽破

寄題柱二錦江野亭

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端莫倚善題鸚鵡

賦何須不著鸚鵡冠腹中苦和陶時臆肘後醫方靜

處看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

使君灘

表謝版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公數行書性親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

馬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一作阮籍焉知

禮法疎狂沐一作雄虎麾出城府草茅無一作徑欲教鋤

孔安大嘗世世為江表都督府南鎮以鎮守為名於世於世里僅得道
木竹器其江表商賈必由鎮而往老相如鎮守也元有詩不為鎮武其詩
其詞曰阮籍等如嵇康也

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奉荅二絕

雨映行宮一色清一作其聲贈詩元戎肯赴野人期一作元戎肯

江邊老病雖無力強擬晴天理釣絲

行宮一作其雨映行宮一色清一作其聲贈詩元戎肯赴野人期一作元戎肯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先一作無泥只須伐竹開

荒徑倚一作杖穿花聽馬嘶一作馬嘶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

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

父洗盞開省對馬軍一作馬軍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飛酒餽一作飛酒餽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

急口誠將軍禮數寬百年地闊柴門迴五月江深

草閣寒看青漁舟移白日老泉何有藉交歡

此詩與謝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詩同其才詞
其詞曰謝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詩同其才詞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同

日臨公館靜畫滿地同維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

東華口山不斷吳蜀水相通與烟霞會清霄暮不

空

星橋一作星橋水一作水松州雪嶺東華口山不斷吳蜀水相通與烟霞會清霄暮不

本送嚴公入朝十韻

龍湖瞻望遠象閣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

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大少從容帝塞塵

南圖迴羽翮北極捧星辰渴飲還思古宮馬龍吟春

空留玉帳衛慈殺錦城人閣道通丹地江迎隱白蘋

此生那老獨不死會歸奉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

批湖一作批湖瞻望遠象閣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

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大少從容帝塞塵

南圖迴羽翮北極捧星辰渴飲還思古宮馬龍吟春

空留玉帳衛慈殺錦城人閣道通丹地江迎隱白蘋

此生那老獨不死會歸奉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

批湖一作批湖瞻望遠象閣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

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大少從容帝塞塵

南圖迴羽翮北極捧星辰渴飲還思古宮馬龍吟春

空留玉帳衛慈殺錦城人閣道通丹地江迎隱白蘋

此生那老獨不死會歸奉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

批湖一作批湖瞻望遠象閣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

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大少從容帝塞塵

南圖迴羽翮北極捧星辰渴飲還思古宮馬龍吟春

空留玉帳衛慈殺錦城人閣道通丹地江迎隱白蘋

此生那老獨不死會歸奉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

野興每難江樓心歸朝送使旌落其惜登臨
稍稍烟生江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島度層陰
檻峻背山谷窻虛空林燈光散遠近月彩靜高深
城擁朝來客大櫓停行窮途哀謝意苦調短長吟
此會共能幾諸孫賢子今不勞戶閉日待白河沈
江樓方內江樓在江陰縣東南上有一古井

奉清嘯車送版公四韻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盃重把昨夜月同行
列郡謳歌惜一朝出人崇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宣使君尊寄未刊實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蓬孤亭凌噴動萬井遍春容

霄漢愁高鳥泥沙困老龍天邊同客舍携我歸心胸

巴西家于北巴西縣屬縣南不遠江縣北安同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

弟妹悲歌哀朝廷醉眼巾兵戈與門基此日意無窮

巴嶺各村二見憶武

對誰敗馬望君非一度冷像秋雁不勝悲

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弄弄楓愁客離外黃花菊

對誰敗馬望君非一度冷像秋雁不勝悲

九日奉寄嚴大夫

九日應愁思經時日險恨不眠持淚仰何路出巴山
小驛香醪嫩重嚴細菊菊班遙知候鞍馬廻首白雲間

舊唐元年四月代宗即位自八月入朝是年徐知道反武臣九月尚未出巴通鑑載六月以武為白州刺史使徐知道等率兵討武不列近決也當以此詩正之

黃草

黃草峽西船不歸亦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無消息
蜀道兵戈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

黃草 胡三省曰人俗謂州之西有黃草峽山為險絕無路可通人馬意謂此也世謂黃草峽在巴州之西松州之東

通鑑五代史紀事卷之九十四唐僖宗廣德二年八月吐蕃取隴右四月修成州刺史與吐蕃戰于隴右十月吐蕃取隴右四月修成州刺史與吐蕃戰于隴右

句意也

懷舊

地下蘇司業情親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便有一死
生分老能知明鏡悲來望白雲日從人詞伯不復更

公商名

鄭老身仍宿台信所傳為農山調曲則病海雲
遐世已疎信人猶乞酒錢徒勞望斗牛無計斷龍

原

近無事
自南息

來

詩紀事卷之八 天恩彰明 逸事云 許 年補令於此聞老
本邑人 務時募小事奈其 於大邑山 自 其 曾生

[illegible]

何年顧虎頭滿堂畫滅法州赤日石林氣青天江

海牙沈錫飛常近鶴杯度不登臨似得廬山路真隨

惠遠遊

玄武真武記玄武山九州要記云一名宜君山華陽國志云一名三峽山在武都東二里其山六區三起方輿勝覽大嶺山在岷山有

武庫師屋在此

答夜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卷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
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安臥其後錄張氏有言洗眼清云桐房
與馬也高枕臨江流此可謂求自

榮華

秋窓猶曙色落木一作木落更天一作天晴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

似轉蓬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廻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孟雪嶺獨看西日落二云落劍門猶阻

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爲客悽抱何時得好開云好

袁紹孟 鄉立傳袁紹字公孫州郡便安人自賓客玄最後主乃延升上書身長八尺常酒解去有明日不飲酒會以玄自界爲

儒而造世難哉切。徐知道云：「切。吾國北人朱儒資
汴以河朔飲非是。」切。曰：此語甚荒。西人司刊但可學日落而已。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別墅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興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

亭景臨山水村烟對浦沙狂歌過子三勝得醉卽爲

Handwritten notes and a signature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09

野抄

金華山北南沿水西仲冬風日如淒淒山連越鳥蟬

三蜀水散巴淪下五溪獨鶴不知何事舞飢鳥似欲

同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爲携

金華山方廣勝覽涪水安寧記涪江在縣西二百里自石門縣東南流入縣界合中江東流入射洪縣界

二十里通遂州水經云涪江水又越雋 雋子記雋州越雋郡全益州
東南合射江今射洪縣南有此水 西南外夷地漢武帝以平都

之地爲趙郡郡有越水出巴渝巴渝水一名渝水一名渝州水一名渝水

蘇州今隸巴縣三巴記云開自二水五溪李記黔州治溪水一名內
東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謂三巴注江水在州西五十步西北注

淮州入潁江五溪謂西原水武原等五溪水經注云武陵有五溪謂雙溪
橫溪丹溪無溪酉溪辰溪其一曰大溪冬至宿左右所居故謂此壑爲五

射洪元和郡國志梓潼水出焉江合流急如箭奔射浩江口蜀人謂水口爲洪因名射洪也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蓟北
初聞涕淚滿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
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
便下襄陽向洛陽
在東京

注江泛舟送早班歸京初山

追倭同舟日傷春
一水間飄零爲客久
衰老美君還花遠
重重樹雲暗處
山天涯故人少
更益暮毛斑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
身無却少壯跡有但船騎
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鼙
雙雙新燕子依舊已銜

泥

天畔登樓眼隨春
人故國戰場今始定
移柳更能存
厭蜀交遊冷
思吳勝事繁
應須理舟楫
長嘶下

荆門

荆門在湖北宜都縣之東

鄴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壯成都府

憑高送所親
久坐惜芳辰
遠水兼程遠
他山日有春
野花隨處發
官柳逐行新
大邑尚慙聞
遲延何太頻

鄴城在河北鄴縣

泛江送魏十八台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

中季明

遲日深春水輕舟送別筵
市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
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
若逢岑與范爲報各長年

莫浪傳在東京時同寄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
中間消息杳然然
更爲後會知何地
忽漫相逢是別筵
不分桃柳紅勝錦
生憎柳絮白於綿
劍南春色還無賴
獨向愁人到酒邊

泛江送客

三月頻送客東津
江欲平烟花山際重
舟楫浪前輕淚逐勸盃下
愁連吹笛生離筵
不隔日那得易爲情

東津在湖北漢陽州江之東中與地龍勝在鄧縣東四里漢水

上牛頭寺

青山意不盡
袈裟上牛頭
無復能拘礙
真成浪出遊
花濃春寺靜
竹細野池幽
何處啼鶯啼
移時獨未休

牛頭山在湖北漢陽州江之東中與地龍勝在鄧縣東四里漢水

當牛頭寺

午頭見鶴林柳迥繞南溪
春色浮山外天

河宿蔡作殷陰傳燈無白口布地有黃金休作狂歌老
迴看不住心

上地寺

梵華寺

望苑率寺

翻不復知天大空餘見佛尊時應清盥云罷隨喜給

孤園

春日清江岸
千其二頃園青雲蓋一作葉密白雪壁花

繫結子隨邊使開筒近至尊後於桃李熟終得獻金

門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爲艷曲二

首增

玉袖凌風並金壺。憶浪偏競將明。媚色偷眼豔陽天。

100

立馬千山暮迴角一水香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
度曲音大各反一音直落六川齊魯樂州歌曰湖中白鵝鳥
隱者杜鰲古詞河海

度

卷三 貢士

各山雙林十亭寬爲半中工成脈照一山

氣兵革身將之謂可言不道猶戈故丁灰忍討百花

風集

李辛州王蜀州蘇遂州李栗州四使君登惠

義寺

春日無人境
爐空不住天
鶯花隨世界
樓閣寄山

願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然誰能解金印瀟洒共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CHICAGO, ILL.

60637-1508

U.S.A.

馬若虛合家藏

送何侍御歸京并序

舟楫諸僑館車輿使者歸山有相贈勞水鳥自孤舟

看日垂霜寒天間把鏡衣故人石止三遠家清一八

工享夫國州辛別駕昇之得燕字

那彭公雲麻三工皮匠酒壺地方聚會而終安肯正

杳杳兮風葉天清
 嘉谷別離老人意緒
 日暮

無

音城縣香積寺官閤

寺下春江不流山腰官閣迴添愁含風翠壁孤雲

細青日丹楓萬木凋小院迴廊春寂寂落鳥飛驚
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香積寺 唐詩集卷三 北齊書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時王在梓州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鬚一別五秋
螢忍斷盆中物祇看石座石銘不能隨草豈自醉逐
浮萍

漢中王 唐詩集卷三 北齊書

策杖時能出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未許醉相留

北齊書卷三

九

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思一酹酌淨掃雁池頭

蜀酒 水經注重復此江之左岸有巴都雁池西京雜記張孝王

雁池 有池

羣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小猶記酒

狂曾衛彌尊重徐陳客喪亡空餘板棹在應念早

開堂

徐陳 唐詩集卷三 北齊書

陪章

陪章 留校

絕域長夏晚同朝近使使北鼓角滿

東戍食將軍第仍騎史駟木無刊龜街那

免白頭翁寇歌外形骸痛飲中野雲低渡水簷
雨細隨風出號江城黑題詩蛺蝶紅此身醒復醉
不擬失途窮

棧北 唐詩集卷三 北齊書

滬天 唐詩集卷三 北齊書

臺上 唐詩集卷三 北齊書

改席臺能迴留門月復光雲行遺暑濕山谷連風

京老去一杯足誰憐屢舞長何須把官燭似惱鬚毛

蒼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 得聞

大家東征逐子迴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竿迎船

北齊書卷三

出目江魚入饌來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深仗

濟時才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怪頻頻勸酒盃

大家 唐詩集卷三 北齊書

江魚 唐詩集卷三 北齊書

倦夜

竹涼侵卧內野月滿庭闥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

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

祖

悲秋

三聯

南

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濕漢旌旗
雪嶺防秋急纜橋戰勝遲西戎甥舅恥未敢背恩私

다
다

才名舊楚將妙畧擁兵機玉壘雖傳檄松州會解圍
和親知拙計公主漫無歸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

至德二年冬，賊王元琰反，陷陳州，遣兵分三路攻之。其一路以譚錫州左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收元琰將舊臣代宗即位吐蕃陷右衛，遇京兆通德兵于蜀，吐蕃南還，乃多制之，雖出無功，而松維等州尋爲舊兵所陷，以黃門侍郎盧武代還。此詩松州未陷時作也。

王命

漢三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甲骨斷使臣
二一鞍半落新燒棧蒼蒼舊壘壇深懷喻劉意慟哭望
王官

使臣唐肅元年李之芳奉使吐蕃留二年方得歸築城以爲橋事于後余謂指武成武人創而益陷河西藏右又

征夫

十室幾人在，千山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
漂梗無安地，銜枚有荷戈。官軍未通蜀，吾道竟如何。

有感五首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

白骨新交戰雲蒼蒼拓邊乘桂斷消息無處覓張騫

拓邊 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之西陲皆前在舊州縣開元中置
 朔方等處節度使以統之東出反叛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
 攻取河西配右之地自鳳翔張濤之方安南大
 以西北州以北皆爲左寇矣

幽薊餘蠅片藥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

陽

贊曰是皆史朝實主唐將奪而有之則始於李貞侯宗情薄不能效
討此云云也勿忽余自燕燕問諸案多有兩端之說上家謂貞而劉龍能
事此略者乎數之也最疑誠唐諸其多有能而用之有以爲之也於
顧云屈子將不能以天下取則其此意能爲吾漢人人生事乎愛可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間紅粟腐寒待翠華春
其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子長京師帝且都洛陽以避胡代方然之子懷內兵部侍郎張重北直

是時通爲福泰明明天子時於鉅野此漢食之吏去元食之官初登
刁易之律自是以史顯之百餘象分理於職事平中興之功日月可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強幹地。未有不臣朝。

鐵藏寶符甲宮制詔遙終依古封建官獨聽肅詔
丹桂方武帝時諸林仙事不實古古格古格仁小觀不受鐵

乾元二年恩明僧流十人等以事相違以通上條爲其
元僧諸口爲酒中犯會 上條終古律第百月野實六年四月以罪
上達統部相實應上條終古律第百月野實六年四月以罪
十月以終古律第百月野實六年四月以罪

養子初居分公孫氏。時有二人者步澤方之。一曰世鎮
謂下達也。指其後及多事而千流皆爲之。王父楊之。伍
公孫氏。二曰。王父楊之。伍公孫氏。二曰。王父楊之。伍
公孫氏。二曰。王父楊之。伍公孫氏。二曰。王父楊之。伍

瘡瘻

送元二適江左

杜舞空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爲客日江海送君情
舊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

吳科

元結劉會五本題下公白注元結題下公係碑及次山係代宗時以著作郎遷居質上題云劉會五本題下公白注元結題下公係碑及次山係代宗時

元二首必非結也宋刻本如此

市馬楊升傳序曰自京師去

陽升發後引

市城
中國銀行
白帝城
市城

[illegible]

漳州水

城晚通雲霧深
何人獨外少秋水
牕邊

巳生

戲作詩上漢中王首

雲裏不聞雙雁過掌中只見一珠新秋風嫋嫋吹江漢只在他鄉何處人

杜集卷十一

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杳杳東山携漢

妓泠泠修竹待王歸

[illegible][illegible]

授簡梓州幕府兼簡華士瑛

幕下郎官安穩無從來不奉一行書問知貧病人須

葉能使羣郎跡也

登

風急天高猿嘯哀，渾沙白鳥飛迴無處落。木蕭蕭。

下不盡長江殘衮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

登堂觀禮昔恨無名鑽深創新傳海內

九日

去年登高郡縣北今日市在沿江苦遭白髮不相
放差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常
傍人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離山清路塵

遺蹟

問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誰復總戎
機鋒歲終懷舊雷定可振威莫令鞭血地再濕漢
臣衣

臣衣

章梓州云楠亭侵成都賈少尹
章梓州云楠亭侵成都賈少尹

章梓州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盃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
作行酒賦詩殊未火長老應為難離去別一云難為

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借新京尹一作青史無勞數

趙張

送陵州路使君赴任

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

人國待賢良此句內有君當按新佩刀成氣象行蓋出風
塵戰伐乾坤破疥癩府庫實軍容宜潔白萬役但平

迴首大江濱

迴首大江濱

陵州字子元房常傳領州

以武稍報制吏治度知州上臨城守而為
郭參贊及僕曹官制等片以少人署之

薄暮

江水長流二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擇二
深枝舊國見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髮白

自成絲

西山三首

羣界荒山頂落州積雪邊築城依一作帝尊業上青
天獨將分旗政一作兵助一作升泉一作西南竹和好殺氣

月相親

西山字子元之與謝安言曰西山更合謝安之所謂賢者之仲
都下謝安志氣山一曰西山更合謝安之所謂賢者之仲

章梓州云楠亭侵成都賈少尹

辛丑三城戍長防萬里秋煙塵侵火井雨雲閉松州
風動將軍幕一作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一作迴

首得無憂

子弟猶深入關城未解圍鐵馬瘦灌口木船稀

歸士安邊元戎決勝威一作朝馬鳴喜欲報凱歌歸

灌口字子元之與謝安言曰西山更合謝安之所謂賢者之仲

灌口字子元之與謝安言曰西山更合謝安之所謂賢者之仲

灌口字子元之與謝安言曰西山更合謝安之所謂賢者之仲

灌口字子元之與謝安言曰西山更合謝安之所謂賢者之仲

西六十里方劉勝博遠五年胡元負入唐之季年吐蕃入寇必入蜀
女南蜀人寇必入虎聚吐蕃商口入寇必出漢口惟聚兩州去成都尚
千里關險阻足以限兩惟蜀口一處土城而已
里又皆平陸頗難夕至咸茂兩州內亦口之祇障

薄遊

浙浙風生砌團團日隱橋邊空秋雁滅半半嶺

暮雲長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巴城溱溱眼

今夜復清光

贈韋贊善別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祇應盡客淚復作桄榔扉

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

送李卿驛

王子思歸日長安已亂兵雷衣間行在走馬向承明

暮景巴蜀辭春風江漢清青山雖自棄魏關尚含情

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入蜀李卿驛九南蜀道險阻甚難通
補人寄車馬李卿驛九南蜀道險阻甚難通
盡在此宗表詳云

絕句

工邊踏青罷迴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尚樓鼓角悲

城上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

水茫茫八陵隨天千草草從武庫遙聞出巡守

早晚徧還荒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頻爲草堂迴
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

杜工部集卷之十二

休寧縣宋名門石鏡氏校

北集卷之三

三八

仕工部集卷之十三

虞山蒙叟錢謙益箋註

近體詩九十五首

王夫之校

傷春五首

天下兵雖清春光不自留
西京哀百戰北關任羣
兒關塞三千里煙花一萬重
家聲清路急御宿且有
誰供殷復前王道周遙告
國容蓬萊足雲感應令總
從龍

廣德元年三月一日
有復從龍者乃事見前

驚入新年語花開滿故枝
大青風捲幔草碧水通池
半落官軍遮蕭條萬事危
髮毛元白白波點向來垂

非集卷十三

不是無兄弟其如有別離
巴山春色靜北堂轉遙迤

日月還相闌星辰展合一作
圖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

機大角纏兵氣鉤陳出帝畿
煙塵皆御道者舊把天

衣一作四無紫白
馬幾字者天行在諸軍闕來朝
大將稀賢多隱屠釣

王肯哉同歸

九法史記天官書南宮太僕三光之連匡衡十一星漢陰西野東和期

五曰四星執法如吏人入使道可其其所守之守也北志云執法

北元極南宮太僕人年太富而川無上應切無事者車至使權代

法漢元帝以制天下本天官書南宮太僕三光之連匡衡十一星漢陰西野東和期

商人月身鈞陳十八事皆人知及公也

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真近傳王在洛復道使歸

秦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離闕迷北上治游欲東

巡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立一作無稽紹血露灑

車塵

秦馬一作秦馬
秦三子秦馬
秦三子秦馬
秦三子秦馬

秦三子秦馬
秦三子秦馬
秦三子秦馬
秦三子秦馬

聞說初東幸孤兒知走多難分太公粟競棄魯陽戈

口口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得無中夜舞誰憶大

風歌春色生烽燧兩人泣煙蘿君臣重倚德猶足見

時和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一作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籍其黃丞相能名自相川近有除刺史還喜得吾賢

五馬何時到雙魚會早傳老思筇竹杖一作冬要錦

余眠不作臨岐恨唯聽舉最先火雲揮汗日山驛醒

心泉遇害陳公殞于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為我一

潛然

陳公一作陳公
陳公
陳公

高道仲御與王江京詩

王閬州送秦嗣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絲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

濤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簪盜尚

如毛吾易惜分手使君寒賄袍沙頭暮黃鵠失侶自

哀號

哀號

哀號

哀號

哀號

哀號

放船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
青惜聲響過黃知橋柳來江流大天自在坐穩與悠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
青惜聲響過黃知橋柳來江流大天自在坐穩與悠

奉待嚴大夫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常怪偏裨終日
待不知旌節隔年迴欲辭已微啼鵲合遠下荆門去
鵲催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襟抱向誰開

奉寄高常侍

高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
未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

憶廉頗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添錦水波

奉寄章十侍御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拍麾能事迴天
地訓練強兵轉鬼神湘西不得歸開羽河內猶宜借
寇何朝親從容問幽仄勿云江漢有重綸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拍麾能事迴天
地訓練強兵轉鬼神湘西不得歸開羽河內猶宜借
寇何朝親從容問幽仄勿云江漢有重綸

七

將起荆南寄別李劍州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
俗焉知李廣未封侯路經滄海遙逢好天人滄浪
一釣舟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迴首仲宣樓

仲宣樓

奉寄別馬巴州

勳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扁舟
繫纜沙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獨把魚竿終遠去難
隨鳥翼一相過知君不愛春湖色與在驪駒白玉

刊

功曹

功曹西漢置功曹以佐郡守後魏置功曹以佐刺史唐置功曹以佐州牧宋置功曹以佐縣令

泛江

方舟不用枻極目憑無波長日容盃酒深江淨綺羅
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陪王使君暇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馬隨舟
結束多紅粉歡娛恨白頭非君愛人客時日更添愁

有選金沙軟無人暮春上迎暎江江錦鴛鴦
日晚煙花亂八紅袖香不須吹笛哀老易悲傷

南征

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偷生長避地適遠更露襟
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

久客

歸旅知交態淹留見俗情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
去國哀工榮傷時哭賈生狐狸何足道豺虎正橫

春遠

蕭蕭花絮晚非紅素輕日長唯鳥雀春遠獨柴荆
數有關中亂何曾劍外清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

亞夫營

後漢書長安有細柳營則亞夫所也處志細柳營在咸陽
東南今有細柳是也隋書云細柳營在長安西細柳城北
上則此細柳不在渭北其地故也

暮寒

露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沈沈春色靜慘慘暮寒多
戍鼓猶長擊林鴉遂不歇忽思高宴會朱和拂雲和

雙鷗

旅食驚雙鷗自雙鷗銜泥入此堂應同避瘴濕且復過
炎涼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今秋天地在吾亦

百舌

離殊方

有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知音兼與語整翮豈多身
花密藏難見一云難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

過時

地隅

江浸山重阻風雲地一隅年年非故物處處是窮途
去亂秦公子悲涼楚大夫平生心已折行路日荒

秦公子

游子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
厭就成都卜休爲吏部眠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

蓬萊

歸夢

道路時通寒江山日寂矣偷生唯一老伐叛已三朝
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遙夢歸歸未得不用楚

解詔

黑水

江亭王閣州遊饒道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
曲長二天開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春郭水冷
冷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長歌意無極好爲老夫
聽

義字記鹽亭縣治所舊名鹽亭縣西一里高二里自朝門南來過縣州
入富縣龍虎山起此山有餘里至此却跨山有飛龍泉山下南麓人梓潼
江水色如碧玉嚴君若君嚴君梓潼人唐出家財以助車校州
吏特以爲鹽亭水嚴君長史王府將軍嚴君梓潼人唐出家財以助車校州
吏特以爲鹽亭水嚴君長史王府將軍嚴君梓潼人唐出家財以助車校州

倚杖

杜牧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
船狎鷗輕白浪歸鴈喜青天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年

陪王漢州曹杜綿州泛房公西湖

杜甫

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關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輝
跋化尊絲熟刀鳴騎飛使君之志離淡正相依
房公昔爲刺史時
湖力地雖廣公池又自新
湖力地雖廣公池又自新
湖力地雖廣公池又自新
湖力地雖廣公池又自新

舟前小鵝兒

杜甫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頸喚船通無行亂眼
多翅開道宿雨力小困淪波客散層城暮臥狸奈若
何

官池

杜甫

得房公池鵝

杜甫

房相西池鵝一羣眠沙泛浦白於雲威星池上應
迴首爲報龍隨王石軍

答楊梓州

悶到房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却向青溪不相
見迴船應被阿戎遊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
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
莫相侵可憐後主還廟廟日暮聊爲梁甫吟

梁甫吟

杜甫

下江水梁甫吟水經注江水又東逕梁山北昔漢高祖
下江水梁甫吟水經注江水又東逕梁山北昔漢高祖
下江水梁甫吟水經注江水又東逕梁山北昔漢高祖
下江水梁甫吟水經注江水又東逕梁山北昔漢高祖

春歸

昔遲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條忽春
華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庭前水小
斜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

歸鴈

杜甫

贈王二十四侍御異國十韻

往往雖相見，飄飄覩此身。不關輕皎冕，俱是避風塵。
一別星橋後，移時柏舫春。敗亡非素望，奔走爲黃巾。
子去何龍絕，余哉異國貧。謝書成無報，烏衣故有懸。
鴛鴦懼行裝，欹伶憫臥疾。頭風苦未愈，王道淚俱泫。
傷神會面嘆，望望合悵言。苦字接離處，元光玉琴不。
歸秦錦里殘，付宦化溪得釣綸。消中祇自惜，晚起
索誰親。伏柱聞周史，乘成有漢臣。爲禡不易狎，龍虎
未宜馴。客則壯旆至，交非傾蓋新。由來意氣合，直

上海集賢堂

3.

取性情真浪跡同生死無心恥賤貧偶然存蔗芋幸
各對松筠廬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女長裁荷穩男
大卷書勻滿口江如練繡屏雪似銀名園當翠幙野
樺沒青嶺屢喜王侯宅時邀江海人追隨不覺晚
款曲動彌旬但使芝蘭秀何須棟宇鄰山陽無俗
物鄭驛正甯賓出人竝鞍馬光輝參席珍重遊先
主廟更歷少城關石鏡通幽壑琴臺隱綠苔送終惟
糞土結愛獨荆榛置酒高林下觀棋積小瀝區區甘
累趼稍稍息勞筋網架枯園繅繁煮細莖長歌
敲柳癭小睡凭藤輪農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厚生
難去食良會請歸屏同兵入暗今王德教淳要聞

除狹狷休作畫麒麟洗眼看輕薄虛懷任屈伸莫令
膠漆地萬古重雷陳

蔗 甘蔗 辛蔗

泗水注大壘於此壘於九作游湖有左右

左思賦西嶺含暎者也暎字已尋八音老松安舉一名蒲張李水臺江作開

寄董卿嘉榮十韻

問道君之帳防秋近赤霄下臨千宮殿一作千宮却背五
繩橋海內久戎服京師今晏閉一作閉竹燭燬宮闕尚
蕭條猛將宜臆罷泉必在潞黃間遭汚辱月窟可
焚燒會取干戈利無令斤侯屠居然雙捕口自是一
嫖姚落日思輕騎一作思輕騎天憶射雕雲臺畫形像皆爲

杜英士

海

掃氛妖

[illegible]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同
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家家迎餽子處處識童公
長嘯峨嶺北潛行玉壘東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

久待無消息

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此語誠爲學問之要訣。

夜宿南窗
蓬婆元和縣屬雲南縣屬西門外安武立達安多橋北距南三十里大山一名蓬婆山在府西北一百里時德明元二十二年上元節由安武城鎮兵馬置鎮下建於南窗之旁三月三日新修作蓬婆鎮其地在雲山外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
落葉疎雨過高城
葉心朱實看一作
時落階面青苔先自生
復有樓臺倚暮景
不勞鐘鼓報新晴
浣花溪裏花含笑
肯信吾兼一作吏隱名

張繼此公有不樂於幕府者也明年正月進行於幕府

到村

碧澗雖多雨
秋沙先一作少泥
岐龍引子過荷菱
逐花低老去
奈戎幕歸來散馬蹄
稻梁須就列榛草
卽相述蓄積思江漢
疎頑感一作丁畦
稍知酬知已一作分

還入故林栖

引子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凋
寒獨宿江城蠅炬一作殘
永夜角聲悲自語
中天月色好誰看
風塵荏苒青苔滿
蕭條行路難
已忍伶俜十年事
強移栖息一枝安

送同奉呈嚴

白水魚竿客
清秋鷺鷥翁
時聞獨來暮
下飲合在舟
中黃卷真如律
青袍也一作自公是長安
半潭月女問

頭風平地耳
欲倒分曹水
異同端甘棄力就義
泰上官通時
昔論詩早光輝
仗鉞雄寬客存性
拙剪拂念

途窮露哀思
藤架煙霏桂波信
然進網直作鳥窠籠
西嶺紅村北
南江遶舍東
竹皮寒若翠
椒實雨新紅
浪簸船應圯
杯乾更卽空
藩籬生野徑
斤斧任樵童
束縛剛知已
蹉跎効小忠
周防期稍太
簡遠忽忽曉人朱屏
啓昏歸更角終不成
尋別業未敢息
微躬烏鵲愁銀漢
驚怕拍錦幃
會希全物色
時放倚梧樹

南江

南江即二江也廣安府屬江安縣屬南江一名安江一名曉人周處公詩謂曉之上安江一名南江中安江一名南江

送舍弟頻

赴齊州一首

岷嶺南蠻北徐關東
游西此行何日到
送汝萬行啼絕域
惟高枕清風獨杖策
當時相見莫自意
都迷風塵暗不開
汝去幾時來
兄弟分離苦形容
老病催江通一柱觀
日落望鄉臺
意上東北齊州安在哉

諸姑今海畔
雨亦由山東
去傍干戈覓來看
道路通短衣防戰地
匹馬逢秋風
莫作俱流落
長嘯石門諸姑
諸姑今海畔雨亦由山東去傍干戈覓來看道路通短衣防戰地匹馬逢秋風莫作俱流落長嘯石門諸姑

嚴鄭公詩下

弱質豈自負
移根力爾助
相與同甘苦
此疎翠近床
簾未見紫煙集
虛蒙清露當何當
一百丈猷益擁高

錄

嚴鄭公宅同咏竹

杜甫

綠竹半含粉，新梢纔出牆。色侵苔藓晚，陰過酒樽涼。
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但令無剪伐，會見拂雲長。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

沱水流，中座岷山到。此堂白波吹，粉壁青

嶂插。雕梁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荷香。雪雲虛映綴沙

草，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蜺倏練光。霏紅洲蕊亂，拂

黛石蘿長。暗谷非關雨，月楓不為霜。秋成_{一作}玄

圃外，景物洞庭旁。給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

太傅丘壑道難忘。

晚秋陪嚴鄭公宴沱池泛舟

杜甫

湍駛風醒酒，船起霧起颺。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

迷。坐觸驚鷺起，巢傾青鷺低。須驚白鷺爲伴宿，青

溪

序

名聲

垂老茂衣窄，歸休寒色深。潭潭月一志，水楓火

林日有習。池醉愁來，山雨下支木，偃息

心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劍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

意。金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覺。樓旁一別不

相望。愁極本憑詩，遺興詩成吟詠轉淒涼。

金谷_{水名，在洛陽，金谷園在河南，金谷園在河南，金谷園在河南}銅駝_{在河南，金谷園在河南，金谷園在河南}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鴨泛已春聲。

藥許隣人斲，書從稚子擎。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花暖蜜蜂喧。

把酒且深酌，題詩好細論。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

源。跡余_{一作}朝廷舊，情依節制尊。還思長者轍，恐避庸

爲門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

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賤_{一作}生理，飄泊到

如今

乾坤二句_{乾坤二句，乾坤二句，乾坤二句}

迢遞來三蜀，蹉跎有一年。六年客身逢故舊，笑與自林

泉過懶從衣結，頻遊任履穿。詩有無限意，隨意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

赤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

赤管漢書儀禮卷八明神廟方諸第一雙龍題曰

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存晚計幕府媿羣

材燕外晴絲卷鷓鴣存水葉開鄰家送魚隨問我數能

來

羣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存登樓何有作前席竟爲榮

它人先賢傳才高處士名存時懷子今日復含情

先賢傳存才高處士名存時懷子今日復含情

存存

絕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含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鵲

鷓鴣

詩滿花桑亂飛蜂蝶多雨樓身懶動參差欲如何

攀井交樓葉存開架斷竹根偏舟輕梟繞小逕

曲通村

急雨捎溪足斜暉轉樹腰隔葉黃鳥竝翻藻白魚跳

全下穿穿庭中藤刺存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

纖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存故道帆過宿誰家

絕句四首

堂西長筍別開門存北行板却背村

喫松高擬對阮生論存

欲作魚梁雲復存滿因整四月雨聲寒青溪先有蛟

龍窟竹石如山不敢安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窓含西嶺千秋

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藥條藥存甲潤青青色過棕亭入草堂苗滿空山懸

取藥根居隙地怯成形

杜工部集卷之十一

宜臨縣陳維松其年氏同校

不公瑞希韓氏

杜工部集卷之十四

虞山蒙文錢謙益

榮証

近體詩一百十九首

行過政諭州松
雲安鑿州作

哭嚴僕射歸櫬

君情
風送蛟龍雨
天長驕騎營
一哀三峽暮
遺後見

蛟龍匣 西京雜記漢高祖死時陳平曰臣嘗見蛟龍匣上皆鐵爲蛟龍形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爲

重碧指一作醋一作拓春一作酒輕紅擘荔枝樓高欲愁思

橫笛未休吹

戎州

太丰寧記係林氏號候國聚為
成州監司帝券以其地為號為郡
沽酒趙元種元種謹看

[illegible]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乘驄發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

1998

渝州元魏郡國志謂古之渝水也
為名嘉字記其地中

峽 寶字記明月峽在巴縣東八十里

烏蠻 梁益州記雋州雋山其地接吐蕃部有烏蠻人

撥悶一云博戰

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卽無人乘舟取醉非難
事下峽消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遙憐汝挾纒開頭一作
提有神已辦青錢防住直當令美味入吾脣

魏米春東坡云退之曰山可點黛然南音材以自媚不若其博博有
之石噴春既明之殘介
知唐人名酒多以春也

閱高常侍亡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何殊地下郎。
致君丹檻折。哭友白雲長。獨步詩名在。祇今故舊傷。

宴忠州使君姪宅

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一作}須遊阮巷^{一作}不是怕湖
灘樂助長歌逸^{一作}杯^{一作}饒旅思寬^{一作}曾如意舞牽
率強爲看

忠州
忠夜

漢巴東郡有縣八年略川為湖惟峽程記四百五十里有

禹廟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飛鶴曲古堂盤龍馳
雲氣生虛壁云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云鑿

禹廟

此有愿也。三巴，一海、二河、三陸也。故牙巴東之噴夏后疏

黎元和...
是四...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三峽內井邑聚根小市常爭水孤城早閉門
空看過客淚莫覓主人恩淹泊仍愁虎深居賴獨

圖

陸翁親有...
旅夜書懷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沙鷗
多作沙鷗

別常徵君

兒扶猶杖策臥病一秋強白髮少新洗寒衣寬櫛長
故人憂見及此別淚出忘各逐萍流轉來書細作行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萌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詩

花如紅人明光起草人所羨師病時時日漫

東輕市上山煙事日滿山風景切茂陵者書消

女打鼓發船何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

渴長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唯聽傳相將

新亭山...
即看雲子入山扉

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華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

而稀他日一盃難強進重嘆筋力故山違

又雪

南雪不到地青崖霜未消微微向日薄脈脈去入遙
冬熱發蒼病峽深狹虎踞愁邊有江水焉得北之朝

奉洪中王手札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野削符來蜀道歸益取荆門
峽險通舟過江長注海奔至人雷上客避暑得各

園前後緘書報分明傳玉恩天雲浮絕壁風竹在華

軒已覺良宵永何有駭浪入期朱郎雪朝傍紫

微垣枚乘文章老河間禮樂存悲秋宋玉宅失路武

陵源淹薄俱崖口東西異石根音逃咫尺見物傷

黃昏犬馬誠為惑狐狸不足論從容草草罷宿肯

奉清鐸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風颯颯西極馬來自泥注也颯颯定山桂低徊

風雨枝我聞龍正直道屈何為月有元戎命悲歌

識者誰知官職辭元長行路沈歎危脫劍主入賄去

帆春色隨陰沉鐵鳳關教練羽林兒天子朝侵早雲

臺仗數移分軍應供給百姓日支離點吏因封已公

才或守雌無子買非駿骨謂老得龍蹄治國名公征
拜壇群寇疑水壺動瑤碧野水失蛟蛸入幕諸彥集
渴賢高選宜翫騰坐可致九萬起於斯復進出矛戟
昭然開鼎鑒會看之子貴歎及老夫衰豈但江魯決
還思霧一披暗塵生古鏡拂匣照西施男氏多人物
無慙困翩翬

長江一首

曰羅亦有夢州東里而安在四百一十里
與萬州爲鄰故名灘山內壤故山所爲安作

北集

亦有表出矢

浩浩終不息乃知東傾臨一作衆流歸海意萬國奉君
心色相滿聞聲馳漉一作漉一作未辭添一作雨接上

遇
大
也

承聞故房相公靈輿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有
作二首

遠聞房太守一作歸葬陸渾山一德興王後孤魂久客
間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涕仍霑楚水

陸渾山舊唐書少卿學與東平呂向隱於陸渾伊洛山中結菴凡十有餘處

[illegible]

金石錄卷之四十五

閩中水竹

丹旌飛飛日初傳發聞州風塵終不解江漢忽同流

劍助新木竹身即古故園楊盡長月不度爲客思

長休

村莊圖

雲安九日與十八撫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芳樹綠初生。人散馬嘶香浦。墮
也。歸刀天。夾日催。更各各。萬國告。戎馬。酣飲。吳飲。匪。

初衣裊山擁更空

茗與一良一糸

將曉
一
首

石城除擊柝鐵鎖欲開關
鼓角聲聲塞旱河
平曙山

巴人常小梗蜀使動無定
帆色飄飄犯百

[illegible]

軍吏同官獨得入自楚漢江漢浦縣治月三浦渡

壯惜身名膽裂應拉多血報日誓多精力定如何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猶一作聞蜀父老不忘舜謳歌天險終難立柴門豈重過朝朝巫峽水遠逗錦江

波萬里橋南一作宅有花潭北莊眉軒皆白水老樹飽經霜雪嶺界天白錦城無日黃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

子規

峽裏雲安縣江樓與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一作春風日蕭蕭夜色凄客愁那聽此故作傷人低

一作故鄉

立春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南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春盤

吳曾漫錄：盤饌詩：子月宋州進出記云：盤饌是蜀中地名，疑其此食也。此謂之春盤。唐詩：春盤宜早進。名勝錄乃知子規作春盤，不為無本。春盤，蜀中名饌也。乃知子規之名勝錄以居源發得，名勝錄也。水經：子乃居之名勝錄以居源發得，名勝錄也。

漫成一絕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聲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

靜一作船尾跳魚撥一作刺鳴

吳曾漫錄：船尾跳魚撥，刺鳴。船尾跳魚撥，刺鳴。船尾跳魚撥，刺鳴。

老病

老病巫山裏倚闌楚客中藥殘他日裏花發去年叢夜足需沙雨春多逆水風今分雙賜筆猶作一飄蓬

南楚

南楚青春異曉寒早分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正月峰相見非時鳥其間杖藜妨躍馬不是故離群

白水青山空復春微君晚節仿風塵楚妃堂上色殊

一作寄常微君

衆海鶴增前鳴向人萬事糾紛猶絕粒一官聯紆實藏身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

開州吳州山縣也。開州山縣也。開州山縣也。

寄岑嘉州

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頗逢顏色關塞遠豈意出守江城居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日疎謝眺每篇堪賦誦馮唐已老聽吹嗙泊船秋夜經春草伏枕青楓眼王除眼而所寄選何物贈子

雲安雙鯉魚

吳曾漫錄：子月宋州進出記云：盤饌是蜀中地名，疑其此食也。此謂之春盤。唐詩：春盤宜早進。名勝錄乃知子規作春盤，不為無本。春盤，蜀中名饌也。乃知子規之名勝錄以居源發得，名勝錄也。水經：子乃居之名勝錄以居源發得，名勝錄也。

西閤從人別人今亦故江雲飄素練石壁斷一作新
空青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平生耽勝事吁駭始
初經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問子能來宿今爰索故要同寒虛夜夜手板自朝朝
金吼霜錦徹花催臘爐銷印鳬江檻底雙影漫飄

霜鐘

西陽一首

巫山小搖落，碧色見松林。白鳥各相命，孤雲無非自心。
層軒俯江壁，要路亦高深。朱紱猶紗帽，新詩近玉

奏功名不早立衰病謝知音哀世非一作無王粲終然

學越吟

相合

悵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不道含香賤其如鑷白休
過調作碧柳蕭索倚朱樓畢娶何時竟消中得

華看古往服食寄寓搜諸人問與兼須

含香

閣夜

歲暮陰陽催，雪入江霜雪。雲寒石更堅，鼓角聲悲。
壯三峽，星河影動搖。時天殺，家聞戰伐。□歌按五泰

處起漁樵卧龍躍馬終黃土人事依依漫一作空日寂

星河

故事元光元年天星大搖光輝熒熒大數夜乃止上以問董仲舒對曰是謂星搖民人之心也是歲謀伐匈奴不下始不災

讀
閨
夜

恍惚青山暮
逶迤白霧昏
山空風落石
樓靜月侵門
擊柝可憐子
無衣何處村
危岡自忠盜
賊猶猶存

西寒望

水色含群動朝光切太虛年侵年頻悵望遠一蕭疎猿挂時相學臨行爛自如瞿塘春欲至定卜襄西

丹

漢西

人宅三首

奔峭背青甲斷崖雪白鹽客居愧遷次春酒漸多添
花亞欲移竹鳥窺新捲簾衰年不敢恨勝槩欲相兼

奔峭者必陀者陀者必懸峭者必也

太公望曰：「以治山越，用逐客，客去而山越自平。夫山越之害，在於不徙，徙之則害自除。」

臨邑縣志卷之七 風俗志

亂後若難定春歸客未還水生石復無
油雲暖辟香

山半巔頂梳頭白過科拄杖班相有多使者一一問

國關

魚復清子志本名魚復清也字子志三十里有赤甲城是曹

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書人淹老病旅食登牙名

峽口風常急江流風不平只思與兒子飄轉任浮生

歸州東晉時名歸州也

赤甲

下居赤甲遷居新雨見巫山楚水春笑片可以獻天

子美芹山來知野人荆州鄭尚書近蜀客鄰岑非

我鄰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真

炙背楊僕炙背人有炙背而美芹子者鄰岑符虞陽陽志

卜居今合州清江浦縣今縣又曰卜居即中書

人逃

雲障寬江左北春耕破漢西桃紅客若至定似昔

幕春題漢西新貨草屋五首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苦欲無薄紫花能幾時谷

虛雲氣薄波亂日華遲戰伐何由止哀傷不在茲

此那千樹橘不見比封君食猶干戈際全生麋鹿群

畏人江北草旅食漢西雲黑巴渝曲三年實飽閒

封君水陸連江東原漢書云巴渝曲三年實飽閒

千定大史公曰江陵平陽縣也巴渝曲三年實飽閒

以從者為前鋒後人曰巴渝曲三年實飽閒

三年公以此年九月五日也

綵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

亭哀歌時自短醉舞為誰留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

屏

壯年志學書劍他日委泥沙事主非無祿浮生即有

涯高齋依藥餌絕域收秦華喪亂丹心破王臣未一

家

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未息豺虎關空懸驚驚行

時危人事急風逆音逆須毛傷落日悲江漢中宵淚

滿床

園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翠溪搖艇因朱果爛枝繁

始為江山靜終防市井喧畦蔬繞茅屋自足始止食

登子至

檀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小子兩關空煙籠熟奈

香山風猶滿把野露及新膏欲寄江潮客提攜日

月長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懸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
源豎子尋源獨不問病渴三更迴白首傳聲一注
濕青雲曾驚陶侃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群

秋野五首

秋野日疏疏寒江動碧虛繁丹蟹井絡下宅楚
村墟聚熟從人打葵荒欲白鋤餘煖老夫食分
減及溪魚

井絡

井絡在蜀郡岷山南

杜東老

杜東老在蜀郡

十五

易識洋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樵樂林茂鳥知歸
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杖不厭此山

穠

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掉頭紗帽仄曝背竹書光
風落收松子天寒割密房稀疎小紅翠駐展近微香

密房

密房在蜀郡

遠岸秋沙白連山晚照紅潯鱗輸蛟浪時時出宮風
結響寒家發樵聲箇箇同飛布有古女陽宮

青女

青女在蜀郡

被

被在蜀郡

身許賦

京我野郡大江秋易盛

遲隱千重石毗畱一片雲兒童解蟹語不必作參軍

溪上

峽內淹畱客溪邊四五家古苔生連一作濕地秋竹隱
疎花寒俗人無井山田飯有沙西江使船至時復問
京華

樹間

岑寂雙甘樹婆娑一院香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
滿歲如松碧同時荷釣黃幾迴常葉落露乘月坐口
牀

課小兒鋤研舍北果林枝葉荒穢淨訖移牀三

首

首在蜀郡

十六

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林背堂簪僻遠在野興清深
山雄防求敵江猿應獨吟洩雲高不去隱几亦無心

京生寒早長林卷霧齊青蠅懸就日朱果落封泥
薄俗防人面全身學馬蹄吟詩坐迴首隨意

郭巾低

細弱門何向沙虛岸只推日斜魚更食客散鳥還
來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天涯稍黯黯倚杖更

徘徊

寒雨朝行視園樹

柴門雜樹向千株丹橘黃甘此地無江上今朝兵雨
歇離中秀色畫屏紅桃蹊李逕年雖故

椒艷復殊銀石蔭梢元自落倚到天松骨見來枯林
香出實垂將盡葉帶辭枝不重蘇愛日恩光蒙借
貨清霜殺氣得憂虞衰顏更覺寡寐床坐緩步仍須
竹杖扶散騎未知雲閣處啼猿僻在楚山隅
雲閣 秋興賦直于散騎之
省閣連下陽山

季秋江村

喬木村墟古疎離野蔓懸清果將暇日白首望霜
天登組黃甘重支床錦石回遠遊寂寞難見此山
川

小園

由來巫峽水本自楚人容病而因不春深買為花

秋庭風落果溪岸雨頽沙開俗營樂事將詩待物華

自漢西荆扉且移居東也茅屋四首

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平地一川移高山四面同
煙霜淒野日矧猶熟天風人事傍遂轉吾將守桂叢

東也自漢西荆扉且移居東也茅屋四首

東屯復漢西一種任青溪來往皆茅屋淹留為和

陸市喧宜近利林僻此無競若訪聚翁語須入賡
客述

贈客陸市喧宜近利林僻此無競若訪聚翁語須入賡
道北馮都使高齋見一川子能渠細石吾亦沼清泉
枕帶還相似柴荆印有焉所會應費目解纜不知
年

高齋陸市喧宜近利林僻此無競若訪聚翁語須入賡
半落西江外參差北戶間久遊巴子門卧病楚人
山幽獨移佳境清深隔遠關寒空見鷺鷥迴首憶
朝班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香稻三秋本由百頃間喜無多字幸不礙雲山御
秋侵寒氣賞新破旅顏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

稻米炊能白秋寒煮復新誰云海易飽老惜收供勻種
幸房州熟苗同伊閩今無勞映水綠自有色如銀

東屯月夜

抱疾漂萍老防邊舊穀屯春農親與俗歲月在衙門

青女霜寒黃牛峽水喧泥雨處因時月非客終村
前下添稀影輕雲倚細恨收驚聞古壁暗想猿啼
轉東方白風來北斗人寒不眠寂寞寄歸

東屯北嶠

東屯北嶠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空村惟見鳥落日未逢
人步壑風吹面看松露滴身遠山迴白首戰地有黃
塵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二首

峽內歸田客江邊借馬騎非尋戴安道似向

習家池峽險風烟僻天樂橋樑垂築易看欽積一
學楚人爲

短景難高卧衰年強此身山家蒸栗暖野飯射麋新
世路知交薄門庭畏客頻牧童斯在眼田父實爲
鄰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

復作歸田去猶殘獲稻功築場峰六蟻拾穗許村童
落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加貧可扶老倉庾慰
飄蓬

刈稻了咏懷

稻穰空雲水川平對石門寒風疎落木旭日散雞
豚野哭初聞戰燕歌稍出村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
坤

上白帝城

城峻隨天壁樓高更女牆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
王老去問悲翁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
長

城峻隨天壁樓高更女牆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
王老去問悲翁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
長

上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

英雄餘事業衰邁久風塵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入
兵戈猶擁蜀賦欽強輪秦不足煩形勝深慙畏
損神

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客徘徊
勇畧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虛殿日塵埃
谷鳥鳴迴過林花落又開多慚病無力騎馬入青苔

白帝廟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卧南
陽

武侯廟

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八陣圖

江度寒山閣城高絕寒樓翠屏宜晚對白谷會深遊
急急能鳴雁輕輕不下鷗菱陵春色起漸擬放扁舟

曉望白帝城鹽山

徐步移班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江遠結飛
樓日出清江望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始擬進
歸舟

鹽山

水經注廣德其間三十里廣德山在廣德縣北岸山上有神廟對北有白鹽亭高四里人入其高白以名之方輿勝覽在城南十里許山周四十里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吳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羅龍
虎卧江清日抱龜鼉遊扶桑西校對斷石弱木

東影隨長流杖藜歎世者誰千泣血近空迴白頭

扶桑

山海經暘谷上有扶桑曰所浴暘谷水也西晉書云暘水故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白帝樓

漠漠虛無裏連連睥睨侵樓光去日遠峽影入江深
臘破思端綺春歸待一金去年梅柳意還欲攪邊心

陪諸公上白帝城寄宴越公堂之作

此堂存古製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荒培蔓草芽
柱穿蜂潤蠶蠶缺燕添巢生枝春益氣心傷艷葉梢
英靈如過隙冥符願我膠葛問東流水生涯未
即拋

越公堂

投膠葛寄本江古堂詩乃服

峽隘

爾說江陵府雲沙靜渺然白魚如切玉朱橋不論
錢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丘青山各在眼却望峽
中天

諸葛廟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寂溪風滿薄帷
君臣常共濟賢聖亦同時羽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
蟲蛇穿畫壁平視醉蛛絲欽憶吟梁父躬耕也
未

峽口二首

峽口大江間西南控百蠻城欲連粉堞岸斷更青山

開闢多

天險防隅一水開亂離開鼓角秋氣動衰

顏

時清聞失險世亂戰如林夫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
蘆花雷客晚楓樹坐猿深度茶烟親故諸侯數賜金

天池

注人指中丞

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纔迴白頂青雲秒層波白石中
蒼紅騰秀氣蕭瑟浸寒空直對山出兼疑夏禹
功魚龍開闢有菱花古今同開道奔古黑初看
落日紅飄零神女雨晴結楚王風欲問支機石如臨
獻寶宮九秋馬廐片萬里柳漁翁更是無人處誅

勞任薄躬

瞿塘市崖

三峽傳何處雙星壯此門入天猶白色穿水忽雲根
發獲騎折古岐龍角宅尊茲和冬驛近愁畏日車

雲根

夔州歌十過句

中巴之東巴東山白水間闕流其間白帝高為三峽
鎮夔州巔陰過百牢關

巴東

百牢

白帝夔州各異城蜀江楚峽混殊名英雄割據非天
意霸主并吞在物情

群雄競起問前朝王者無外見今朝此訝漁陽結
怨恨元聰舜日有鴻韶

漁陽

赤甲白鹽俱利天間間繞繞接山頭楓林橘樹丹青

丹青

灩東灩西一萬家江北江南春冬花背飛鴛鴦

遭喪桑相楚見雛入新牙

東屯和四一百頃北有澗水道青苗晴浴狎鵝分處
處雨隨神女下朝朝

吉甫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歌
來白雲

長年

憶昔咸陽都市台山水之國張寶明巫峽曾經寶屏
見楚宮猶對碧峰疑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滿地客
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

蘭風玄圃與蓬壺中有高堂天下無借問夔州歷
何處天門江腹擁城隅

上卿翁詰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州
大賢為政即多聞刺史與行不必分尚有西郊諸葛
廟誰龍無首對江濱

杜工部集卷之十四

公孫干載

杜工部集卷之十五

威山蒙叟錢謙益

藥

近體詩一百四十

州人作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

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車飛騰入餘波絢爛爲

後賢菲舊利別本作爾 歷代各清規法自儒家有心從

弱歲疲癯懷江左逸多病壯日奇略擊皆良黑驥

駢字類編卷之四
馬車轡衣已鑿木槽音在涉作滑井論
作
駢力請卑作豪尚其無傷也美其惡多經齊所畏

風何多如石細忙屢落打我屋邊和燈淡情長
 策飛妻假支塵少旁峰並工夾曉夜附情法雪寒

[illegible]

遠聯翽楚漢危聖朝兼盜賊異俗更嗟卑
鬱鬱星辰

劍蒼蒼雲雨池兩都開幕府萬寓揮軍麾南海殘銅

柱東風避月支音書恨鳥鵲號怒怪熊羆稼穡分詩

興柴荆學士宜故山
迷白閣秋水隱黃陂不敢要

佳句愁來歸別離

江左鑒于義熙廢帝將百道歷之跡擬圖爲耳仲文帖事孫齊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袁達宋氏頗謂臨骨文心難出江左篇製漢平玄風結晉時

秋曰正始中王何奸在老至過江佛理尤盛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孫綽許詢轉相祖中江淹懷嶠詩序關西郭下既引支句叔偉

而月
友盛

秋興八首

秋興殷仲文詩云獨有秋興日能使萬興
潘岳秋興賦序云於時秋也遂以名篇

[illegible]

王靈瀟傷榭樹林巫山峽魚簫森江開波浪兼入

涉塞上屢雲接地陰叢萊兩重開他日游孤舟

平山水經注江上歷城東漢新洲其下餘里有大平山并嶺

瓜分山三峽所無乃當此岬岨巖氣衝赴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
謂之瓜分因山爲名也自一峽七百里中兩岸山略瓜分張璠曰時

無國賊臣民之天也日非亭後分不見月 孫于公願舟以俟出

笑曰招魂曰湛湛兮水兮上有楓日懷仁里今傷心悲

又曰江省有男國上家又云來上陰森則不神故濕此所謂步北也設將嘔

南菊再逢人既別公在楚府兩見菊花故有兩開之句舊箋指吳川故里之菊并也九日詩云繫舟萬里船一繫卽一席故開之心矣所謂遠望當

歸也。以自問妙法。以博明高峻。只此則薄暮刀尺若底急促。別末句標舉與會略有五事。所謂略略者。蓋真不可言。公孫白帝城亦英雄割據之地。此

時云老上聞此益亦如出

上玄元之原由因參黃帝... 唐李陽春詩云... 唐李陽春詩云... 唐李陽春詩云...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 氣美蓉小苑入邊愁朱簾繡柱圍黃鶴... 起白蘭題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夾城小苑... 又曰開元中黃花...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

夜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

夜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

塵粉紅闌寒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旌旗... 旌旗... 旌旗...

沈雲黑... 旌旗... 旌旗... 旌旗...

昆吾御宿自逶迤... 香稻... 香稻... 香稻...

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昆吾御宿自逶迤... 香稻... 香稻...

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昆吾御宿自逶迤... 香稻... 香稻...

集 40-248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
馬翻然遠救朔方兵口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

鍾者皆可以一笑也。

靜觀開襟驅^{一作}羣。羣邪明目掃雲煙。高宴諸侯禮佳入。
上客前哀箏傷老大華屋艷神仙。南內開元曲常時。
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涕淚滋。潑潑管帶中本經開集。弔影
夔州僻回腸杜曲煎卽今龍旆水莫帶口口墮。^{一作}西京陳
^{馬周也}
天祿也謂水門吹賈扶王宮蕭曹拱御筵乘威滅蜂蠆戮力
効^{一作}鷹鷂君物森猶在內徒慙未懷國須行戰伐人
憶止戈復奴僕何知禮思榮錯與權日星一書字^{一作}作
黔首逐拘繫哀痛絲綸切煩苛法令燭紫成陳始
王兆喜出于敗宮禁經綸洛台階翊戴全熊羆載呂
望鴻鴈美周宣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音微一桂
數道里下牛年^{一作}李在茂鄭李光時論文章竝我先陰何
尚清省沈宋歎^{一作}律北崑崙竹音知燥溼絃風流
俱善價慨當久一至置驛常如此狂龍蓋有焉雖云
隔禮數不敢壁局旋高視收人表虛心味道玄馬來
皆汗血鶴吸必青田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管寧
紗帽淨江令錦袍鮮東邵時題壁南湖日扣舷遠遊
凌絕境佳句染華服每欲孤飛去徒爲百慮牽生涯
已寥落國步乃^{一作}迫遄衾枕成蕪沒池塘作棄捐^{一作}李
別離憂恨但伏臘涕漣漣露菊班郎鎬秋疏^{一作}彭
濶泥共誰論昔事幾處有新阡富貴空迴首喧爭懶
著鞭兵戈塵漠漠江漢月娟娟局促看秋鶩蕭疎聽
晚蟬離羣蒙記憶鯉鯉問沉綿卜羨君平杖屨存子

敬聖靈虛把釵釧米盡垢花銷甘子陰涼葉芽齋八
九條陣圍沙北岸市暨溪西巔市暨溪西巔人與市井人通也江
方人謂之馬絆心常折棧近病即痊紫收喉結手三
白種陸池作道色好梨勝煩穢多果過牽勒廚唯
味求飽或三鱸兒去看魚笥人來坐馬轡一云俗吳鄉鮑
縛柴門窄窄通竹溜涓涓壑抵公畦稜京師人指田爲畦
村依野廟墻缺籬將棘扯倒石類藤纏借問朝朝
何如穩醉左眠誰云行不逮作自覺坐能堅落雨銀
章濕馨香粉暑研紫鴛無近速黃雀任欄欄困學蓬
從衆明公各勉旃祥華夾宸極早晚到星塵諫閹
匡鼎諸儒引服作皮不逢作喻鯁直會是正陶甄實
肝憂虞軫繁左疾苦騁雲臺終日盡青簡作誰編行
路難何有招尋典已專由來具飛檄作擬控鳴弦身
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神洛軌追宿昔衣褐向真詮安
石名高晉書昭王客赴燕李東有昭王中非阮
籍查上似雲霧披拂一作雲臺在淹留景不延風期
終破浪水怪吳飛涎他日辭神女傷春怯杜鵑淡交
隨聚散澤國迴迴旋本自依迦葉何曾藉僮僮鐵峰
生轉嗎楠井向高臺東走窮歸鶴南征盡點蒼晚聞
多妙教卒踐來前愆傾凱丹青列頭陀琉璃錯衆香
淡黯黯幾地肅芊芊勇猛爲心極清麗任體房金匱
空刮眼鏡象未離銓二李

煮井

煮井之說。本於大禹鑿山。鑿山而得金。則金為之。...

開元曲

開元曲。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龍脫

龍脫。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君平杖

君平杖。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三鞭

三鞭。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馬駒

馬駒。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七祖

七祖。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梨栗

梨栗。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三鞭

三鞭。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馬駒

馬駒。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七祖

七祖。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梨栗

梨栗。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三鞭

三鞭。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馬駒

馬駒。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七祖

七祖。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梨栗

梨栗。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三鞭

三鞭。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馬駒

馬駒。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七祖

七祖。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梨栗

梨栗。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三鞭

三鞭。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馬駒

馬駒。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七祖

七祖。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梨栗

梨栗。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三鞭

三鞭。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馬駒

馬駒。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七祖

七祖。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梨栗

梨栗。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三鞭

三鞭。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馬駒

馬駒。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贈李八公

贈李八公。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秘書別三十韻

秘書別三十韻。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往時中補右

往時中補右。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六龍瞻漢閣

六龍瞻漢閣。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都憶帝車一

都憶帝車一。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肩列鳳與事

肩列鳳與事。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坤欲晏如不

坤欲晏如不。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麟滯玉除

麟滯玉除。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平生意有餘

平生意有餘。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故新文尚起

故新文尚起。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職經過數里

職經過數里。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問

問。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謁使節有吹

謁使節有吹。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西蜀

西蜀。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災長

災長。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海南翁

海南翁。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憤憤始

憤憤始。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對

對。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唐詩。...

士卒乾沒費倉儲勢兵須用功無禮忽諸御鞍金
駸駸官視玉蟾蜍拜舞銀鈎落思波錦帕舒此行非
不濟良友昔相於去歲依顏色沿流想疾徐沉綿
疲井曰倚薄似焦煎上米煩佳客鈔詩聽小胥杜
陵斜晚照滴水帶寒於莫話清溪髮蕭蕭白映梳

中補石公於前年分月左監選中補石者必資望其於時官石
題單中補石者必資望其於時官石
姚墟帝王世宗之安民之治以謂之姚墟近指明皇幸
朱虛漢文帝四年九月八日人曰朱虛後漢末呂通宗行
抗士卒中補石者必資望其於時官石
井曰所

青劉峽口伯華使君四十韻

峽內多雲雨秋來尚鬱蒸遠山一作朝白帝深水謁一作
曩陵遲暮嗟爲客西南喜得朋哀猿更一作起坐落鷹
失飛騰伏枕思環樹臨軒對玉繩青松寒不落碧海
潤逾澄昔歲文爲理萃公價盡增家聲同令聞時論
以儒稱太后當一作朝肅多才接迹昇翠虛捐題題丹
極上鵬鵬宴引春壺滿一作恩分夏室冰彤章五色筆
紫殿九華燈學並唐王敏書借借詩能老兄真不墜
小子獨無承近有風流作卿從月一作徵放蹄知
赤驥拔翅服蒼鷹卷軸來何晚懷懷庶可憑會期吟
諷數益破旅愁疑雕雕刻初誰料一作紙毫欲自矜神融

有青蠅

躡飛動戰勝洗侵凌妙取筌蹄高萬宜百萬層白頭
遺恨在青竹幾人登迴首追談笑勞歌賜興年華
紛已矣世故莽相仍刺史諸侯貴郎官列宿應潘生
騷閣遠三潘安黃霸輒書增乳臂謝安號舉石饒颺訴
落藤藥囊親道士灰劫問口僧憑久烏皮拆一作簪稀
白一作帽棲林居看蟻穴野食行一作魚得筋力交
彫我飄零免戰兢皆一作爲百里宰正似六安丞姪女
紫新聚丹砂冷舊秤但求椿樹永莫應祀天崩鍊骨
調情性張兵挽棘矜蒼生終自惜伐數一作必全懲政
術甘疎誕詞易婉服展懷詩前魯劉愛酒如泥一作
併謂此之咄咄寧書字其真欲避燭江湖多白鳥天地

夔府書懷四十韻

昔罷河西尉初與蜀北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
扈聖崆峒日端居灑瀆時萍流仍沒引移棹尚恩慈
遂阻雲臺宿一作常懷淇潯詩翠華森遠矣白首羶

東家注鐵武集所以無字所
在布藝恭於地而行人避之
總戎東家注撰戎代
西夷宗也時爲元帥
書帷

名授登州上南在下村城廛謂曰
故生息之下宋洛說故曰下村

袁州 縣春秋晉人稱之爲袁州制
史瓜州必安州之譌也 **袁州** 唐

遊城南湖...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獻主座應悲白露園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荔枝...

登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
春云有微氣味以進方氣味熟極而散
之不一變大誤云云花柳病余實如丹
君誤云今之廣南州縣藥材所出大半
食者幾皆治諸病之藥
故有和順酸甜之謂

翠瓜碧李沉玉枕赤梨葡萄寒露成可憐先不異枝
蔓此物娟娟長遠生

曲江賦云有欲神於體者何比故於甘橘廣而為以見屈於古人之深失甘
橘而為枝以通生獨則其樂之狀甘之味也於此可見古人以不異枝
題目上之為遠達不能自其後或常正此知此非虛云又上四果
枝蔓無異特以生於遠方世之耳目此其將與芳氣等矣
先果子即亦即而下之以為不感實於其果乎又遠矣至此知矣

側生野岸及江蒲一作不熱丹宮滿玉堂雲綵布衣騎
背死勞生重一作馬翠習須

左太冲賦云仰竹篠南桂臨岸芳苑而仰生於文曲江賦全及其語故
但遺其枝以通生獨則其樂之狀甘之味也於此可見古人以不異枝
題目上之為遠達不能自其後或常正此知此非虛云又上四果
枝蔓無異特以生於遠方世之耳目此其將與芳氣等矣
先果子即亦即而下之以為不感實於其果乎又遠矣至此知矣

復愁十二首

人煙生處僻一作虎跡過新蹄野鴨一作鴨翻窺草村

船逆上溪

釣艇收網盡昏鴉一作接翅歸月生初學扇雲細不

成衣

月生一作李義府詩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一作其相識少早已戰場多

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年深荒草逕老思柴扉

金縷一作箭鏃馬一作旗竿一自風塵起猶嗟行

路難

□何曾盛于戈不忤休問聞聽小子談話一作覓封

正觀銅牙弩開元錦獸張花門小前一作好此物棄沙

場

弩一作張張而後得父老云弩之弩者弩材官事張弩曰張弩張弩之

榮華

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一作角

翔麟一作馬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一作角

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馳虎士不滿鳳皇城

江淮一作江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鸝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除

病藏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英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

賞魚一作魚賞魚一作魚賞魚一作魚賞魚一作魚賞魚一作魚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

首

祿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洵洵入塞猶不

定時時聞戰欲何須

定時時聞戰欲何須

定時時聞戰欲何須

定時時聞戰欲何須

定時時聞戰欲何須

定時時聞戰欲何須

定時時聞戰欲何須

定時時聞戰欲何須

定時時聞戰欲何須

定時時聞戰欲何須

定時時聞戰欲何須

姓名... 社稷... 是孝子忠臣後代看

雜種... 喧喧道路多歌... 王室正却交... 學干戈銳使者徒勞百萬廻

鳴玉銷金盡正臣修文偃武不無人興王會靜妖氛

氣聖壽宜過一萬春

英雄見事若通神聖哲為心小一身燕趙休於出佳

麗宮閣不擬選才人

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樓閣暮春光衣冠是日朝天

子草奏何時入帝鄉

潭漫山東一百州削成如按抱青丘也茅重入歸關

內王祭還供盡海頭

東逾遼水北游迤星象風雲... 共和諧氣開臨天

地潤黃金臺貯俊賢多

遼水... 遼水大遼水出外...

五陵... 五陵西都城南...

李相將軍擁衛門白頭雖老赤心存竟能盡說諸

溪入知有從來天子尊

十二年來多戰場天威已息師堂堂神靈漢代中興

主功業汾陽異姓王

喜聞盜賊蕃寇退口號五百

蕭關隴水人官軍青海黃河卷雲北極轉愁

龍虎氣西戎休縱

贊普多教使入秦數通和好止煙塵朝廷忽用哥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

開元二十九年金城公主薨吐蕃遣使告哀仍和親
石堡城蓋遠不能守安祿之天寶七載以哥倫爲監石堡之使安西

崆峒西極北過崑崙駝馬由來擁國門逆氣數年吹
路斷蕃人聞道漸星奔

勃律天西采玉河堅昆碧盤最來多舊隨漢使千堆
寶少答口王萬匹羅

勃律古稱無錫王萬匹羅地處西境又下元城軍中得王萬匹羅
所功不足了然然之發遣多諸將守其地而王萬匹羅王天
運軍勇可將乃命將四萬人來討其地之及通達下勃律王天
運軍勇可將乃命將四萬人來討其地之及通達下勃律王天

春驚雷玉河源出于國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所出于下
東八百里曰玉河源出于國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所出于下

春驚雷玉河源出于國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所出于下
東八百里曰玉河源出于國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所出于下

春驚雷玉河源出于國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所出于下
東八百里曰玉河源出于國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所出于下

春驚雷玉河源出于國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所出于下
東八百里曰玉河源出于國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所出于下

春驚雷玉河源出于國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所出于下
東八百里曰玉河源出于國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所出于下

春驚雷玉河源出于國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所出于下
東八百里曰玉河源出于國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所出于下

本春驚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尊大曆二年錢訓

玉燭玄元皇帝聖雲孫

洞房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奈地應新川龍池一作滿舊

宮繁丹今夜遠清漏往時同萬里黃山北國陵白露

中

龍池唐詩云龍池聖母所作也有龍池之勝宮在隆慶坊宅南均人

黃山山名在黃山縣黃山縣在黃山縣黃山縣在黃山縣

黃山山名在黃山縣黃山縣在黃山縣黃山縣在黃山縣

黃山山名在黃山縣黃山縣在黃山縣黃山縣在黃山縣

黃山山名在黃山縣黃山縣在黃山縣黃山縣在黃山縣

宿昔青門裏迷萊仗敗移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

落日一作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

知

花嬌今詩云胡蝶飛入蘭花中胡蝶飛入蘭花中胡蝶飛入蘭花中

花嬌今詩云胡蝶飛入蘭花中胡蝶飛入蘭花中胡蝶飛入蘭花中

花嬌今詩云胡蝶飛入蘭花中胡蝶飛入蘭花中胡蝶飛入蘭花中

花嬌今詩云胡蝶飛入蘭花中胡蝶飛入蘭花中胡蝶飛入蘭花中

花嬌今詩云胡蝶飛入蘭花中胡蝶飛入蘭花中胡蝶飛入蘭花中

花嬌今詩云胡蝶飛入蘭花中胡蝶飛入蘭花中胡蝶飛入蘭花中

花嬌今詩云胡蝶飛入蘭花中胡蝶飛入蘭花中胡蝶飛入蘭花中

花嬌今詩云胡蝶飛入蘭花中胡蝶飛入蘭花中胡蝶飛入蘭花中

花嬌今詩云胡蝶飛入蘭花中胡蝶飛入蘭花中胡蝶飛入蘭花中

能盡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笑天一笑復似一作物皆

春政化平如水皇恩一作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

誰風塵

言詞上及明皇親呼太妃於殿前有燕門之而鄭莊乘於苑中然其疾其焉如明皇親傳元中噴山點白雲賜養之宮中廣久頗受恩惠則時

臨時徵俊又入草竊一作竊□□侵願戒兵猶火恩加四

四學名聞明皇以保劍詞
故少陵以爲長時之友

覆舟二首

巫峽盤渦曉黔陽貨物秋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沉舟
霸使空斜影龍居一作閩嶺流篙工幸不溺俄頃逐輕

沉舟

竹宮時望拜桂館或求仙姹女凌波日神光照夜年
徒聞斬蛟劍無復變岸船使者隨秋色迢迢獨上天

竹宮

漢武故事泰乙令人登通天臺以候天神天舞人好歌舞於是長安作樂舞時姹女日市時最盛河
桂館漢書武帝

垂白

垂白一作馮唐老清秋宋玉悲江喧長少睡樓迴獨移

時多難身何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千日醉未許七哀

草閣

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開魚龍迴夜水星月動秋山

紅顏

久一作露清一作初濕高雲薄未還洗舟漸小婦飄泊損

無地

江月一作光於一作水高樓思殺人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
中玉露國清影銀河沒半輪誰家挑錦字滅燭一作翠

眉

高樓一作吳宮樓上初相見一作思歸而國遠上才與吾
錦字一作賦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荆楚秋高風下水荻水夜挽貂裘
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主哀謝不能休

中夜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長爲萬里客有麗百年身
故國風雲氣高堂戰伐塵一作鵲負恩澤嗟雨太平人

蘇頌曰故國而長安也高堂謂杜陵屋也口鵲鵲山也

江漢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疎一作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

途

白露

白露圓甘子清晨散馬蹄圍開連石樹船渡入江溪
憑几看魚樂迴輓急一作烏桕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

孟氏

孟氏好兄弟養親唯小園承顏賦手足坐客強盤餐
負米力一作勞外讀書秋樹根卜鄰慚近舍訓子學

孟氏

孟氏

吾宗謝道韞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排鑒安時論衣冠與世同
在家常早起愛國頗年豐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有款

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間天下兵常鬪同前江東
客未還窮猿號雨雪老馬怯一作憊關山武德開元際

蒼生豈重舉

冬深一云

花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霜隨燠一作寒水各依
痕易下楊朱淚難招楚客魂風濤森不穩捨棹宿

誰門

不寐

瞿塘夜水黑城內改更籌騎驛月沈夢輝星近樓
氣衰甘少寐心弱恨和一作知愁多一作多滿山谷桃

源無處求

月圓

孤月當樓滿寒江初夜屏妾淚金不定照席綺逾依
未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故園梅桂一作發萬里共清

輝

中宵

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
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

綺疏謝道韞

造愁

養拙遂爲戶茫茫何所開江通神女館地隔望鄉臺
漸惜容顏老無由弟妹來兵戈與人事回首一悲哀

神女館謝道韞

伏清

高秋蘇病一作氣白髮自能梳藥餌憎加減門庭悶掃
除杖藜還客拜愛竹遣兒書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

如

傷秋

林僻來人少山長去鳥微高秋收盡扇一作久客掩

荆扉頹慢頭時櫛艱難帶城圍將軍猶汗馬天子

尚戎衣白蔣風颯脆股攢曉夜稀何年滅一作豺虎似

有故園歸

秋峽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已虎全生狎楚重
衣裳垂素髮門巷落丹楓常怪商山老兼存羽贊功

南極

南極青山眾西江白谷分古城疎落木荒戍寄寒雲
歲月地常見風颯虎威一作開近身皆鳥道殊俗自人

下傳竹渡

江來牛馬行無色蛟龍關不開干戈盛陰氣未必自陽登

月三首

新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
迴題移深樹蝦蟆助半輪故園當北斗直指西

秦

併照一作在巫山出新苑楚水清羈棲愁見裏一作楚二十

四迴明必驗升沉體如知進退情不遑銀漢落亦伴玉繩橫

萬里瞿塘峽一作在春來六上茲時時開暗室故故滿青天與合風襟靜高當淚臉懸南飛有鳥鵲夜久落江

邊

雨

萬木雲深隱連山雨未開風屏掩不定水鳥過一作在仍迴蛟館如鳴杼樵舟豈伐枚清涼破炎毒衰意欲登

臺

晚晴

返一作晚照斜初徹一作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一作近飲峽雨落餘飛鳧一作鴈終高去熊羆一作肥秋分客尚竹

露夕一作久微微

夜雨

小雨夜復密迴風吹早秋野一作夜涼侵閉戶江滿帶維

舟通籍恨一作恨多病爲郎忝薄遊天寒出巫峽醉別仲宣樓

更題

只應踏初雪騎馬發荊州直怕乙山雨真傷白帝秋
羣公蒼玉珮天子翠雲裘一作是侍胡爲淹此一作此

蒼玉六典謂三品以上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職一馬山玄玉玉高以上水玉

歸

束帶還騎馬東西却渡船林中才有地峽外絕無天
虛白高人靜喧卑俗累牽飽鄉悅遲暮不敢廢詩篇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
驚歸寒擁樹失山村衰年肺病唯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熱三首

雪寔空霖虛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
乞爲寒水玉願作冷秋風何一作那似兒童歲風涼出舞

零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閉戶人高臥歸林鳥却迴
峽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一作雷忽見陰宮雪風門颯踏

開

瀘水水經注瀘水出爲外水之左馬步之經瀘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連之必非此時蠻人聞吐五月以後行瘴得無害蓋州

記曰蘇東坡有數語

朱李沉不冷彫胡一作秋庭新將衰骨盡痛被褥一作味
空頻歎翁炎蒸一作飄飄征戍人十年可解甲爲爾一
露巾

日暮

牛羊下來久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
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一作頭白燈明裏何須花
燼繁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逢行地遠舉桂仰天高
木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聽白兔直欲數秋毫

大刀

樂府所無大刀頭者刀頭有環也何處大刀頭初月當
運也又說者月半缺也實劍環上入者月半常運也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沉全浦暗輪仄半樓明
刀斗皆催曉曉餘且自傾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

營

十六夜詠月

舊挹金波爽皆傳玉露秋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
谷口樵歸唱孤城笛起愁已童渾不覺半夜有行舟

十七夜對月

秋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倦旅還照客倚杖更隨人
光射潛虬動明鏡宿鳥頻茅齋依橘柚清切露華新

村雨

雨聲傳兩夜寒事颯高秋準一作帶看朱綬開箱視黑
裘世情只益睡盜賊敢忘憂松菊新霜洗茅齋慰遠
遊

雨晴

雨時山不改晴罷峽如新天路看殊俗秋江思殺人
有猿揮淚盡無犬附書頭故國愁眉外長歌欲損神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

圃畦新一作雨潤妮子廢鉏來竹杖交頭挂柴扉隔一作
徑開欲棲羣鳥亂未去小童催明日重陽酒相迎自
醺醺

賦

日下四山陰山庭嵐氣侵牛羊歸徑險鳥雀聚枝
正枕當星朗收書動玉琴半扉開燭影欲掩見清心

星劍

吳傳星劍是地古劍化文如劍星之
有劍其光如星蓋於劍故曰星劍玉琴一作開山之玉

雲

龍似一作龍唐會江依白帝深終年常起峽每夜必
通林收獲辭霜渚分明在夕岑高齋非一處秀氣豁
煩襟

月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歷歷元開鏡風簾白上鉤
兔應疑鶴髮鬢亦懸貂裘斟酌如娥寐天寒奈九秋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歷歷元開鏡風簾白上鉤
月出山明如鏡歷歷元開鏡

雨四首

微雨不消道斷雲疎復行紫屋傘處黑白鳥去邊明
秋日新落影寒江舊落聲柴扉臨野碇半得_{一作}搗香

江雨舊無時天晴忽散絲秋霜物令今日過雲遲
上馬迴休出看鷗坐不辭高軒當灑漉漉色靜書

物色歲將晏天閤人未歸朔風鳴浙浙寒雨下霏霏
多病久加飯衰容新授水時危覺凋喪故舊短書

楚雨石苔滋京華消息遲山寒青兒叫江晚白鷗饑

神女花鈿落蛟人織杼悲繁憂不自整終日灑如絲

夜

絕岸風威動寒房燭影微竹痕霜外宿江鳥夜深飛
獨坐親雄劍哀歌喚短水煙塵繞閨闔白首壯心違

晨雨

小雨晨光內初來葉上聞霧交絕澗地風逆_{一作}旋隨
雲暫起柴荆色輕霽鳥獸哀_{一作}扉_{一作}空山一半亭午未全

分

反照

反照開巫峽寒空半有無已低魚復暗_{一作}不盡白鹽

孤山_{一作}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牛羊識僮僕既夕應
傳呼

向夕

賦詠孤城外江村亂水中深山龍窟景喬木易高風
鶴下雲汀_{一作}近鷄棲草屋同杲昔散明燭長夜始堪

終

曉望

白帝更聲盡陽曙曙色分高峽寒_{一作}上日疊嶺宿靈
一作雲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開則屏對廐廐應共爾

爲羣

雷

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剗爭迴
却碾空山過深壑絕壁來何須妒雲雨霹靂楚王臺

雨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寒煩相向纖綸恐自疑
煙添纔有_{一作}色風引更如絲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

甲子_{一作}年_{一作}通鑑大曆二年正月辛亥朔壬子

朝二首

清旭楚宮南霜空萬頃含野人時獨往雲木晚相參俊
鵲無聲過餓鳥下食食病身終不動搖落任江潭

浦帆晨初發郊扉冷未開村_{一作}疎黃葉墜野靜白鷗
來礎潤休全濕雲晴欲半迴巫山冬可怪昨夜有奔

雷

礎潤

淮南子山雲蒸而柱礎潤江漢詩山雲潤柱礎

晚

杖藜尋晚巷

一作

近牆喧人見幽居僻吾知拙養

尊朝廷問府主耕稼學山村歸日飛杖定寒燈亦閑

門

夜二首

白夜月休弦燈花半委

一作

眠號山無定鹿落樹有驚

雖暫憶江東餘兼懷山下船驚歌犯星起空

天邊

城郭悲笳暮村墟過翼稀印兵年數久賦飲夜深歸

暗樹依巖落明河繞塞微斗斜人更望月細鵲休飛

在集卷十五

望

杜工部集卷之十五

三原縣孫枝蔚約人氏

常熟縣毛晨斧季氏

同校

杜工部集卷之十六

庚山公受錢

謙益

雙註

近體詩九十七首

於遠別作

宗武生日

小子何時見尚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伴律老夫
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寬綠衣
輕凋瘵遲初秩欹斜坐不成流霞分飛片片費涓滴
就徐傾吳若本注宗武小名號

又示宗武

寬旬新知律推書解滯林試吟青玉案莫美紫羅
囊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

文章十五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

升堂

此詩見前志八坐向書倚案以生堂為設禮之服外加
此詩見前志八坐向書倚案以生堂為設禮之服外加
日東陽也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消渴游江漢騎樓尚甲兵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
松柏邛山路風花白帝城汝曹催我老迴首淚縱橫

又示雨兒

今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浮生看物變為恨與年深

長篇書難得江州涕不禁國恩弟妹行坐白頭吟

長葛元和郡國志本漢長葛縣地屬長葛縣許州

社日兩篇

九農成德成德菜百祀發光輝報効神如在馨香舊不
違南翁巴曲醉北雁寒聲微尚想東方朔恢諧割肉

社日

九農西漢文公此詩謂諸祠社日用祭日事錄前篇以爲更史記年
表卷六公二年始作伏臘祠乃謂臘時歲時有春秋則爲春分也
春分也

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水

童歌娛看絕寒涕淚落秋風舊爲迴金闕誰憐病峽

中

九日五首

重陽獨酌三金盃中酒抱病起一何獨登江上臺竹葉於
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

霜前白雁來弟妹蕭條各何往干戈衰謝兩相催

竹葉

舊日重陽日傳盃不放盃即今蓬蒿敗但愧菊花開
比關心長戀西江首獨迴東望眼陽明土難得一枝

舊與蘇司業兼隨鄭廣文采花香泛泛三坐客醉

紛紛野樹歌一作還倚秋砧醒却聞歡娛兩冥莫西北

來

集 40—269

人情瓦卜傳神語，偷田費火聲，非何處定高枕

笑浮生

山陰自泰隆號同谷經

青羌坂

水信山古衣莊故有青羌坂也昔世祖成王十年翠天漢四年魏武家直都尉山青水赤山南人所常爭勝別志治施牛土外荒一治為衣上義民相救相救相救也吳謂之青羌坂

情也相青衣故情女又音泣

得舍弟親書白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未

行奉令到夔州悲喜相兼聞同可待賦詩仰事

情見乎詞

爾到江陵府何時到峽州亂離生有別集集病應

憂 瘳 颯 颯 開 啼 眼 朝 朝 上 水 樓 老 身 須 付 託 白 骨 更 何

憂

喜親到復題短篇二首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為人

意非答兒童問來經戰伐新泊船悲喜後欬欬話在

歸泰

待爾嘯鳥鵲拋書示鵲鵲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

江關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事愁絕始星

星

烏鵲西京雜記傳言日

舍弟親歸藍田迎新婦送示兩篇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迴仰令登已亂好與雁同來

東望西江水一作南遊北戶閑卜居期靜處會有故

杯

北戶前魏鳳竹北戶在藍田在南山北

楚塞難為路一作藍田莫帶留衣裳判自露鞍馬信清

秋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舟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

樓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竟使

寄此二首

亂後嗟吾在羈棲見汝難草黃鵠曉病沙晚一作鶴鵲

寒楚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寬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曾

乾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風塵淹別日江漢失一作清

秋影著啼猿樹魂飄結屋樓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

求

啼猿樹唐詩云啼猿樹聲樓天宮寺南陽房經云

舍弟親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達荆州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雁影來連峽

內鵲鵲飛急到沙頭曉開險路今虛遠禹縣寒江正

穩流朱紱一作當隨絲錦青春不假報黃牛

沙頭方輿勝覽沙頭市在江陵十五里

沙頭元稹詩關關沙頭市珍饈竹葉酒曉開

馬度一作秦關雪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

生春色故國移居見客心剩欲一作提攜如意舞喜多

如意王戎好作如意舞

更信羅含俱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短牆若在從殘
草喬木如存可假花下築應同蔣詡徑爲園須似邵
平瓜比年作病作酒開涓滴弟勸兄酬何怨嗟

庾信加驥志宋王羅合羅合傳合爲荊州別館以合爲博於城西

布衣蔬食如也。渚宮記：安成王銍以臨舍故，字伯繇，刺朗之。嘗見一丈夫衣冠甚偉，披衿而立，朗之驚問，忽然失之。未幾，遂朗之以罪見殺。人謂有龍，有龍則君幸，在江子牙點康高士傳：有同社人相見，說

陵城西三里庾信亦寓居之 來諫州王莽

如杜陵蔣翁此句正用杜陵故事與邵平爲例

蕭子敬居麻園邵平一居杜陵一居東陵皆老丁喪安哲也弟勸兄

言歸秦

工雨有襄鄣典設

南園一作來中早免來目楚王宮此支分皮已

羊易雲良音不禁風電化蕙葉與之香點生飛花

岸易雲杜襄之禁風箏以憲堯與多碧黑江梅在
小江谷口子真王意女岸高巖骨一作根西東

張璠曰：藥有洞水橫通山谷間，謂之滾站。

公又自赤甲遷居瀝西則別居廣東也

王十五前陽會

片北遼雨春臺芳絲風情人來石上解餽出江中

舍炊書不肩興強老翁病身虛慘呀何辜飢兒童

修明草萌注云此物者爲交腦極美

帝幸有美良川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
親知天畔少藥味峽中無歸楫生衣臥春鷗洗翅呼

猶聞上急水旱作取平途萬里皇華使爲僚記腐儒

韋有夏潘淳曰類書公東方朔碑陰有韋有夏始斯人耶生衣坊曰生衣者生衣衣其上也

東坡云沈佺期曰波同姓名羅衣幽冷絕芳本坊
牙鉗子美用飲子對怯君亦幽探牙鉗之此也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

桓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無私齊綺饌久坐密金章

醉客驚鸚鵡佳人指鳳凰
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粧

鸚鵡 酉陽雜記 衣冠使 續筆 酒勁 陳昭我 而西 个 鸚鵡 衣冠使 續筆 酒勁 陳昭我 而西 个 鸚鵡 衣冠使 續筆 酒勁 陳昭我 而西 个

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一大先舞劍百鼓後歌樵

江樹城孤遠雲臺使寂寥漢朝頻選將慙拜霍嫖

卷之六

姓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高棟曾軒已自涼秋風此日漉衣裳翛然欲下陰山

雪不去非無漢署香絕壁過雲開錦綉疎松夾水奏

笙簧看君宜著王喬履真賜還疑出尙方

有此句竹觀
奏即真也

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

泯爲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

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奕碁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

姪三首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references. The references are listed in a standard format, with the author's name, the title of the work, and the publisher. The references are as follows: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references. The references are listed in a standard format, with the author's name, the title of the work, and the publisher. The references are as follows:

集 40-271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迴明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
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老人因酒病堅坐看君傾

黃姑渚

古歌詞黃姑渚在江陵府黃岡縣黃姑渚

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消遙悠悠眼裏寒情情憶京

華清動盪中物高隨海上春不眠白兔已過落鳥

紗

對月那無酒登樓況有江聽秋驚白髮笑舞拓秋廳
尊蟻添相續沙鷗並一雙盡憐君醉倒更覓片心

降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舍曹十四主簿兄弟

藜杖侵寒露蓬門放曙烟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眠

秋覺追隨

孟來因孝友偏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

過客相尋

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輿飾客至罷琴書

挂壁移篋果呼兒問問者魚時聞繫舟楫及此問吾

廬

孟倉曹步趾領新酒醬二物請泥兄遺老夫

楚岸通秋殷胡牀面夕吐藉糟分汁滓寒蕪落提攜

飯糲添香味朋來有醉泥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

藉糟

古詩藉糟也成而汁滓相附

柳司馬至

有使歸三峽相過問南京兩開筵出將渭水更屯兵

設備邯鄲道和親遷些城幽燕唯鳥去尚洛少人行
袁謝身何補蕭條病轉憂前天到宮闕總上寸心明

遷些城

魏書袁紹傳紹入袁氏而不得城居此

魏曰大曆二年九月十月

簡吳郎司

有容乘舸自忠州追騎安近瀼西頭古堂本買耕疎

茶借汝遷居停宴遊雲石焚焚高葉曙風江颯颯

亂帆秋却爲姻姻過逢地許坐曾軒數散愁

瀼西

時公又移居東也故以瀼西

又呈吳郎

堂前撲索任西隣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困窮寧有

此祇緣恐懼轉須親

北集卷十六

防近客雖多事使使抽疎

離却甚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西隣

前漢王吉傳吉居大東家有大東伊亞

單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微君已去獨松

菊哀壑無光留戶庭予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

須經高車駟馬帶傾囊望秋天虛翠屏

柏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巖居古人已用三冬

足年少今開萬卷餘晴雲滿戶關傾蓋秋水浮塢

溜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

叔父朱明賢郎君玉樹高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江漢終吾老雲林得爾曹哀絃繞白雪未與俗人操野屋流寒水山簾帶海雲靜應連虎穴喧已去人羣筆架雷騰雨書籤映隙墮蕭蕭千里足箇箇五花文

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章大少府諸族

隱豹深愁雨潛龍故起雲泥多仍徑曲心醉阻賢羣忍待江山麗還披絕謝文高樓憶疎籬秋興坐氛氲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

碧草逢春意沅湘萬里秋池要山簡馬月淨一作度

公榭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高唐笑浪滅一作髮髮柳

詠昭丘

山簡馬一作昭丘人爲之飲曰吾能增馬一作昭丘公榭方

新作湖邊宅還聞賓客過自須開竹徑誰遣雲蘿官序濟生拙才名買傳多捨舟應轉一作地鄰接意如

何

甕阻一作蓬萊閣終爲江海人揮金應物理極主豈吾身美煮秋葦一作詩孟迎露菊新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

謁真諦寺禪師

蘭若山高處烟霞障一作幾重東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閒法看詩志一作觀身向酒情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峯

別崔暹因寄薛拔孟卿一作薛孟卿

志士惜妄動知深難同辭如何久廢彌但取不磷緇風夜聽憂主飛騰急濟時荊州過一作薛孟爲報欲

論詩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詩天地迴石出倒聽楓葉下一作指菊花開食趨相府令晨發恐失佳

期後命催南極一星朝北斗五王多處是三台

巫峽秋詩天地迴石出倒聽楓葉下一作指菊花開食趨相府令晨發恐失佳

期後命催南極一星朝北斗五王多處是三台

江城秋月望山見閉門中行李淹吾舅誅茅問老翁

赤眉猶世亂青眼只途窮傳語桃源客今出處同

奉送十七舅下邵桂

絕域三冬暮浮生一病身感深薛舅氏別後見何人

縹緲蒼梧帝推遷孟母降昏風雲水側苦傷神

送章二判官

先帝一作弓劍遠小臣一作餘此生踈離病江漢不復謁承

明儀爾白頭日永懷丹鳳誠延遲懸棺宋渺渺臥荆

衡魂斷航舸失天寒沙水清肺府石稍愈赤上赤霄

行

季夏送鄉弟留黃門從叔朝謁

令弟尚爲蒼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比來相國兼安

蜀歸赴朝廷已入秦拾舟策論兵地拖玉腰金報

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早聞黃閣盡麒麟

杜鴻漸以大厯中爲御史中丞時爲此詩
二年六月入朝時在黃門

張璠曰拾舟策論兵地拖玉腰金報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早聞黃閣盡麒麟也自注部北檢閱江使通成都外江下秋分歸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牽數盃巫峽酒有丈內江船

未息豺狼闕空催犬馬年歸朝多便道搏擊望秋天

內江西漢書巴蜀州郡之屬上流者也此水南上擊楚等然
中地又平宜通舟楫記云南上至開州縣長百七十里水自開上合
黃道方南流九地之引水云云如延文碑述注許注云水自開上合
相若謂之內江亦由武水合之也江與此不同據內江即黔江
地不足詳

送田四弟將軍將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節

度陽城郡王衛公幕

離途罷多酒起地發寒塘迴首中丞座馳駘異姓王

燕辭楓樹日雁度麥城霜空醉山翁酒遙憐似葛

強

麥城水注沮水入東漢城城在漢水之西自魏晉以來城已廢
安東城在漢水之東

送王十六判官

客下荆南盡君今復入舟賁猶白帝此櫓少沙

頭衡霍生春早瀟湘共海浮荒林吏宅爲使主人

留

沙頭吳若本注江陵與船宅相連沙頭人野記曰湖北至并
沙頭入江沙市自公安至此六十里自沙市入江至并
不復見安老杜之詩沙市常爲船宅也又爲船宅
于上船見在江關者謂此也方輿勝覽沙市在江陵一百里
宅西三里處俗亦稱船宅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

火旗還鑼纓白馬出江城寒暖吟一作笳聲蕭條別浦

清寒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明一作留滯嗟衰疾何時見

息兵

送鮮于萬州遷巴州

京兆先時傑琳瑯照一門朝廷爲一作注意一作接近與名

藩祖帳排一作舟散寒江獨石喧看君妙爲政他日有

殊恩

琳瑯顏魯公鮮于仲通通直郎知制誥史吳惟簡父
顏頤孫也

寄杜位

寒日經簷短窮猿失木悲一作中丞爲客恨江上一作憶

君時天地身何在卷八風塵病政辭封書兩行淚霑灑
衰新詩

奉寄李十五秘書一首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浦同過楚王
臺猿鳥千崖窄江湖萬里開竹枝歌未好荊蜀莫

是回

竹枝

行季千金贈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忠度不無神
班秩兼通貴公侯出異人玄成負父彩世業豈沉淪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龍渥徵黃漸權宜借寇頻湖南安背水峽內憶行春

王室仍多故蒼生倚大臣還將徐孺子處處待高

送李功曹之荊州克鄭侍御判官重贈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此地生涯晚遙悲水國
秋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使者雖光彩青楓遠自

愁

宋玉宅

信居是宅然子移居處州外寄謝宋玉宅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還

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貧藻鏡留連客江山憔悴人

秋風楚竹冷夜雪華梅春朝夕高堂念應宜綵服新

憑孟倉曹將書覓士要舊莊

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爲歷歷山間無辭荆棘深
北風黃葉下南浦白頭吟十載江湖客茫茫遲暮心

別蘇侯南草

故人有遊子棄擲傍天隅他日憐才命居然屈壯圖

十年猶堪翼絕倒爲驚叶消渴今如在提携愧老夫
豈知臺閣舊先拂鳳凰雛得實翻蒼竹棲枝把翠

梧北辰當宇宙南岳據江湖帶風塵色兵張虎豹
符數論封內事揮發府中趨贈爾秦人策莫鞭轅

下駒

存愛口號二首

席謙不見近彈基畢耀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

笑

白楊今日幾人悲

彈基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

水人間不解重驂騑

奉漢中王手札報章仲御蕭尊師亡

秋日蕭韋逝淮水報峽中少年疑柱史多衛怪仙

公不但時人情祗應吾道窮一哀侵疾病相識自見
章處處鄰家角飄飄客子蓬強吟懷舊賦已作白頭

翁

哭王彭州綸

執友驚淪沒斯人已寂寥
 新文生沈謝皇骨降松喬
 北部初高選東堂早見招
 蛟龍經倚劍鸞鳳夾吹簫
 歷職漢廷久中年馬驍兵
 戈閭兩觀龍辱事三朝
 蜀路江干空彭門地里遙
 解過生碧草諫獵阻清
 管頃壯戍庵出叨陪幕府
 要將軍臨氣候猛士寒風
 嚴井泉誰汲烽疎火不燒
 前壽自多暇隱几接終朝
 翠石俄雙表寒松竟後凋
 贈詩焉敢隆矣翰欲無聊
 再哭經過龍離魂去住銷
 之官方玉折寄葵與萍漂
 瞻望渥注道罪微河漢橋
 夫人先卽世令子各清標
 巫峽長雲雨秦城近斗杓
 馮唐毛髮白歸興日蕭蕭

渥注

渥注渥渥今于河東
 按周夫人舊注其粉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
 離疎巧入坐人衣
 忽驚屋裏琴書冷
 復亂簷邊星宿稀
 却繞井桐添箇箇
 偶經花葉弄輝輝
 滄江白髮愁看汝
 來歲如今歸未歸

吹笛

吹笛秋山風
 三四月清誰家巧作
 斷腸聲風飄律呂相
 和切月傷離隔山幾
 處明騎中宵堪北走
 武陵一曲想南征故
 園楊柳今搖落何得
 愁中曲

盡生

騎世說劉琨有為門騎
 所聞數重城中苦山騎
 越石始又乘月登之
 苦何曉文吹之鼓並
 卒則志陳宏康武陵
 今本武陵乃馬按長
 前清氣騎以和之
 武陵深柳楊柳唐書
 志裴君生善吹笛後
 方知出聲不惟或後
 下馬吹橫笛行客見
 此我洞元出此洞或
 橫吹笛折楊柳是也
 而後吹笛亦有落馬
 折柳二詞今其詞工
 不可改矣

孤雁

孤雁不飲啄飛鳴聲
 念羣誰憐一片影相
 失萬重雲望盡似猶
 見哀多如更作問野
 鴉無意緒鳴噪目亦
 紛紛

鷗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
 自饒却思翻玉羽隨
 意點春苗雪暗還須
 潘風生一任飄幾羣
 滄海上清影日兩

蕭

風生南越志江國
 一名海國在海國中
 臨潮上下常以三月
 風至乃謂蕭風如風
 自若聲聲風風

猿

長髮啼虛壁蕭蕭挂
 金枝艱難人不見
 隱見爾如知慣習元
 從眾全生或用音前
 林騰游及父子莫相

黃魚

日見巴東峽黃魚出
 良新脂膏兼飼犬長
 大不容身筒桶相沿
 久風雷肯為神泥沙
 卷涎沫迴首怪龍鱗

飼犬論狗之類以須食大塊腐肉
長犬三日全江東岸為實
為斷又可為斷於可為實

白小

自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
常水族風俗當園蔬
入肆銀花亂傾箱雪片成生
成猶拾在邪盡取義何

如

園蔬有題條詩謂園蔬或俗居
食酒肉雖勝而以為蔬
其多然謂之魚菜之其言自來
則也拾邪邪此也拾邪則邪取

鹿

永與清溪別蒙將主饌俱無才
遂仙隱不敢恨庖厨
亂世輕全物微聲及禍樞衣冠
菲盜賊餐用斯須

鹿有鹿毛狗足
仙隱仙傳言女生入華山中
微聲見已

其聲如鹿

鷄

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殊方
聽有異失次曉無懸
問俗人情似充庖兩華址氣交
亭有際巫峽漏司南
五德詩外傳謂等長公為
氣交蓋新正朝點官殺手懸
說以厭厲氣立以問江南任君
若日元十氣上
升草木萌發幸謂百位鳴五數
教之以衛生氣

王脫駟江陵印成

聞說荆南馬尚書王脫駟頓駟
赤汗踟躕顧長
秋□□三年入乾坤一戰收果
鞭如有問欲伴習池

遊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
羅者入取
竟未能得王以為毛骨有異他鷹
恐腹後春生
奮飛避暖勁翻思秋之其眇不可見
請余賦詩

雪

飛王立盡清秋不惜奇毛志遠遊
在野只致
心力作破千作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
微知無敵
百中爭能取下鵬礙九天須却避鬼
藏三穴

莫深憂

白鷹西陽雜記
此鷹比白者身大且大翅有餘細
短項鷹內之最生

下韓東坡
此不知近而代用中山飛又有
影山曰白鷹自東唐白

毛史即
使良鷹下捕中鷹飛鷹文上其
其法當放鷹為一

子毛
羽族爭雄後將此鷹除目遠鷹
於俄而鷹有一

子毛
羽族爭雄後將此鷹除目遠鷹
於俄而鷹有一

塞立冬
幾夜宿陽臺虞羅自各處施巧
春雁同歸

必見猜萬里寒空祇一日金眸玉
爪不凡材

北極西陽雜記
取法七月二十日為上時內
地者寒外者紫塞

張張
以按下文馬南地公統將公
乃為

二角言
其現貌則此亦所以記之也

杜工部集卷之十六

李滄帝李人士校

杜工部集卷之十七

虞山蒙叟錢謙益箋註

近體詩五十五首

太歲日

楚岸行將老來山坐復春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人
開閣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榮光懸日月賜與山金銀
愁寂驚行斷參差虎穴鄰西江元下蜀北斗故臨秦
散地逾高枕生涯脫要津天邊柳樹相見幾迴新

元日示宗武

汝啼吾手戰吾笑汝身長處處逢正月迢迢帶遠方
飄零還相酒衰病只蓆床訓喻青衿子名慚白首

郎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觴不見江東弟高歌淚數
行第五弟喪後

遠懷舍弟穎觀等

陽翟空知處荆南近得書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居
江漢春風起冰霜昨夜除雲天猶錯莫花萼尚蕭疎
對酒都憂夢吟詩正憶渠舊時元日會鄉堂美吾廬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

自汝到荆府書來數喚吾頌椒漆誠詠禁火上歡娛
舟楫因人動形骸用杖扶入旋憂子國春近岳陽
湖發日排南宮傷神散北司飛鳥還接翅行序密街
盧俗薄江山好時危草木蘇為唐離晚送終覲在皇

都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懷西果園四十畝

苦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
廬雜菜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園念攜
鋤正月宜駕末茲辰放鶴巾江漢何處狎
舒託贈卿家有因歌野興疎交生江漢何處狎
樵漁

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却赴通州主簿

前閬州賢子余與主簿平章鄭氏女子垂欲納

裴鄭氏伯父京書至女子已許他族親事遂停

禁簾去東床趨庭赴北堂風波空遠涉琴瑟幾銷虛

張渥水出岷驪崑山生鳳皇兩家誠欽欽中道蒼

蒼頗謂秦晉匹從來王謝郎青春動才調白首缺輝

光玉潤終孤立珠明得閑藏餘寒折花并恨別滿江

鄉

禁簾許書哀感以如妾者

人日兩篇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冰雪難至春寒花較遲

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蒿疎疎人無勞比素絲

人日漢魏已廢此節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蒿疎疎人無勞比素絲

除別於方幾謂天行龍人白水山行

山白雲

山白雲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尊前怕葉休隨
酒醉裏金花巧耐寒佩劍衡星聊暫按匣琴流水自
須驅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勝裏謝道韞詩正月七日爲人日以上雖未始言人日或疑金
爲六人日故非人日亦或疑之而人日乃古人所重而後始
道韞謝道韞金勝之

江梅

梅蕊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絕知春意好最奈客愁
何雪樹元同色江風亦自波故園不可見巫岫鬱
嗟峨

庭草

楚草經寒碧庭春入眼濃舊低收華舉新掩卷牙重

步履

宜輕過開庭得屢供看花適節序不敢強爲客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久居夔府

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老向巴人裏今辭楚塞隅人舟無不樂解纜獨長吁

窄轉深啼狖虛隨亂石浴兒石苦凌几杖空翠撲肌

膚疊壁排霜劍奔泉飛水珠含冥藤上下濃淡樹榮

枯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無曲胡明怨惜夢盡失

歡娛握盞盤渦沸蹴斜激浪颺風雷縹地脉冰雪耀

天衢鹿角紅走險艱難如鼓胡憑離境變色高

卧負微軀苦更令何處裏寒生瘴濕生非隔泉元死

地脫斯須不有平川決焉知泉衆越乾坤瀟灑海

雨露洗春無鷗鳥牽絲颺龍龍灌錦紆落霞沈綵綃
殘月壞金樞泥笋苞初荻沙茸出小蒲雁兒爭水馬
燕乎逐橋烏絕島谷朋落翠環洲曉哺前問岸陶牧

轉躬拂宜都縣郭南幾好津亭北望孤勞心依

懸息朗詠訓昭昭意悲樂還哀迷賢與思飄蕭將

素髮汨沒聽洪鑑丘壑曾忘返文章敢自評此生遭

聖代誰分哭窮途計却區區爲客蒙恩早爾偏廷爭酬

造化樓直乞江湖灝瀟險相迫滄浪深可逾浮名

奪已已懶計却區區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

君王按湛盧旄頭初傲據雲首屈泥塗甲卒身雖貴

書生道固出塵皆野鶴歷塊匪駘駒伊呂終難

韓彭不易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回首黎元所

爭權將帥誅山林託疲芥未必免崎嶇

狼頭東漢紀將軍王莽時狼頭將軍所居之府號狼頭將軍府此水木
曰狼頭白狼頭將軍府也

日麗金樞泥笋苞初荻沙茸出小蒲雁兒爭水馬

燕乎逐橋烏絕島谷朋落翠環洲曉哺前問岸陶牧

轉躬拂宜都縣郭南幾好津亭北望孤勞心依

懸息朗詠訓昭昭意悲樂還哀迷賢與思飄蕭將

素髮汨沒聽洪鑑丘壑曾忘返文章敢自評此生遭

聖代誰分哭窮途計却區區爲客蒙恩早爾偏廷爭酬

造化樓直乞江湖灝瀟險相迫滄浪深可逾浮名

奪已已懶計却區區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

君王按湛盧旄頭初傲據雲首屈泥塗甲卒身雖貴

書生道固出塵皆野鶴歷塊匪駘駒伊呂終難

韓彭不易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回首黎元所

爭權將帥誅山林託疲芥未必免崎嶇

狼頭東漢紀將軍王莽時狼頭將軍所居之府號狼頭將軍府此水木
曰狼頭白狼頭將軍府也

日麗金樞泥笋苞初荻沙茸出小蒲雁兒爭水馬

州太甲 王勃誄州知府廟碑在城南橋道七縣下中階碑蓋高五尺四寸四分
太甲四句恐不解功之一公公言北斗建於七曜在南方有以之詳無位
聖人指出華蓋以下不可不處困辱能開悟人交志靡在功勞六星曰六
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也是
六甲一星之合於水行也

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兼諸公携酒樂
相送率題小詩留于屋壁

同病巴東久今年強作歸故人猶遠謫茲日倍多違
接宴身兼杖聽歌淚滿衣諸公不相棄擁別借光輝

春夜峽州旧侍御史史津亭留宴

北斗三更席西江萬里船杖藜登水榭揮翰宿春天
白髮頻添多酒明星惜此筵始知雲雨歎忽盡下竿

邊

泊松滋江亭

紗帽隨風鳥扇用繫此亭江湖深更白松竹遠微
青一柱全應近高唐莫再經今宵南極外甘作老人

星

松滋 管子記水渠開於春秋三年以松滋開河在制土都近松
滋對與吳淞勝江在松滋縣治後杜子文志勝縣俱有引

行次古城店汎江作不捨離拙奉呈江陵幕府

諸公

老年常道路遲日復山川白屋花間更孤城麥秀邊
濟江元自閣下水不冷風聲動依棹春闌懶避船

王門高德業幕府盛才實有重王公物合注也安前

古城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

曙角凌雲罷春城帶雨長水花分顰弱集燕得泥忙
令弟雄軍佐比才汚省郎萍漂忍流涕衰颯近中堂

宴胡侍御書堂 李詩言之芳都說
室唐同集詩字韻

江湖春欲暮牆宇日猶微閣閣春簾滿輕花絮
飛翰林名有素墨客興無違今夜文星動吾儕醉不

歸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句

湖水月林風相與清殘尊下馬復同傾久捋野鶴如

霜影遮莫鄰雞下五更

遮莫 曹注個語須
言個語也

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

髦毛垂領白花葳亞枝紅猷倒衰年廢招尋令節同
薄衣臨積水吹面受和風有哀留禁杜無勞問轉

逢

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

星坼台衡地曾爲人所憐公侯終必復經術肯相

傳食德見從事克家何妙年一毛生鳳穴尺獻龍

泉赤墀浮春幕姑蘇落海邊客間頭最白惆悵此離

筵

台衡 舊史宋書
五人無名考
云見通志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赴闕下

自古求忠孝名家信有之吾賢富才術北道未礪細
王府標孤映霜蹄去不疑激揚言韻徹籍甚衆多推
潘陸應同調孫吳亦異時北辰微事業南紀赴恩私
卿月并金堂王春度玉墀驚風行應律湛露即歌詩
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尊前江漢閣後會且深期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鄧監湖亭汎舟
海內文章伯湖邊意緒多玉尊移晚興桂楫帶酣歌
春日繁魚鳥江天足芟荷鄭莊賓客地莫白遠來過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
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佐

中丞問俗盡熊羆愛弟傳書彩鶴新還轉五州防禦
使起居八座太夫人楚宮臘送荆門水白帝雲偷碧
游春報與惠連詩不惜知吾班贊總如銀

畫熊後漢典服志公卿侯
五州 前漢志自魏下四年建州後都督府
雲安七州防使使司五州漢也後方漢安南七州至德元載於
忠義和防使使司原節義使歸萬五州故曰五州也
八座 唐
射合爲八座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

醉酒楊雄宅升堂子陵琴不舉垂老鬢還對欲分襟
天地西江遠星辰北斗深
俯麟閣長夏白頭吟

麟閣 六朝後漢書
和江陵宋太守暮春兩後同諸公及舍弟宴青

齋

渥洼汗血種天上麒麟兒才士得神秀書齋聞爾爲
棣華晴雨好綵服春春宜朋酒日歡會老夫今始知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

愛客尚書重之官宅相賢好酒香傾坐側帆影駐江
邊於翟表郎官瑞昂有令宰仙或雨稀雲葉斷夜久
燭花偏了數語歌紗帽高文鄴彩箋與饒行處
樂離惜醉中眠單父長多暇河陽實少年美客居
逢自由爲別幾悽然

宇文冕尚書之甥崔戎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
泛鄭監前湖

郊扉俗處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出
浦葛巾歌側未迴船尊當霞綺輕初散棹拂荷珠碎
却圓不但習池歸醪酌君看鄭谷去當綠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蘇茫炎海
接奇峰碑兀火雲升思密道隔黃梅雨敢望宮恩王
井冰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興難乘

玉井 前漢書明帝九龍殿前
古玉井井水以爲玉乃之
如新東京賦於南則有門曲街
深門水室門也

水宿道典奉
魯鈍仍多病逢迎遠復迷耳聾須畫字髮短不勝簪

澤國雖勤雨炎天竟淺泥小江還積浪弱帆且長堤
歸路非關北行舟却向西暮年漂泊恨今夕一作亂離
啼童稚頻書札盤餐詎糝我何到此物理直難
齊高枕蠶星月嚴城疊鼓軻風號開虎豹水宿停舁
驚異縣驚虛往同人惜解携蹉跎長汎思展轉屢鳴
雞提提瑚璉器除陰桃李踐餘波期救涸費日苦輕
質支策門闌遠行翼羽翮低自傷半曉復誰慰強幽
棲已海能無釣浮雲亦有梯勳庸思樹立語默可瑞
倪贈眾國應拍登橋柱必題丹心老未折時訪武陵
溪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大夫人

伯玉北

衛幕衛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戴慈親

富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侯封土舊國與大名新

紫詰驚廻紙清朝燕賀人遠傳冬斧味更覺綠衣春

奕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

委曲承顏體爲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麒麟

魏曰舊書大將劉伯玉丁度受朝達以上或代其母封王劉志起復
再任則此詩當作于伯玉封王後到封王之時人約是大德元年前後作
通鑑伯玉丁度

愛是大德五年

江陵望幸

雄都元壯麗望幸欽成神地利西通蜀人文北照秦

風烟含越鳥舟楫停吳人未和周王駕終期漢武巡

甲兵分聖旨看守付宗臣早發奎臺仗恩波起潤

肅宗元元年九月置南都丁則相以爲江陵收復唐時之二年罷
是年建都月又都爲南都丁則相以爲江陵收復唐時之二年罷
府以爲南都丁則相以爲江陵收復唐時之二年罷
王有詩書可當帝寄乃拜江陵丁則相以爲江陵收復唐時之二年罷

江邊星月二首

驟雨清秋夜金波耿玉繩天河元白白江浦一作江浦向來

澄映物連珠斷綠空一鏡升餘光隱隱更漏況乃露

華凝

金波漢記祀歌月假以金波謂之

江月辭風簾江星別露船雞鳴還曙一作曙色驚浴

自清川歷歷竟誰種悠悠何處聞客愁殊未已他夕

始相鮮

歷歷古學府天上何所
有歷歷種白輪

舟月對驛近寺

更深不假燭月朗自明船金剎青楓外朱樓白水邊

城烏啼眇眇野鷺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釣簾獨未眠

舟中

風餐江柳下雨卧驛樓綠綰排魚網連櫓直米船

今朝雲細薄昨夜月清圓一作月清圓山南庭老低應學水仙

水仙梁簡文帝詩
八月一日月一
水仙

造

地闊平沙岸舟虛小洞房使塵來驛道城日避烏櫺

暑雨留蒸濕江風借夕涼行雲是隱見疊浪月光

芒螢鑒綠帷微疎絲竹長長華猶兒凡鳴笛竟常

裳倚著如秦贅遇逢類楚狂氣衝衝劍匣頑脫撫錐

囊妖孽關東吳兵戈脫右於時清凝武畧世亂賜文

場餘力浮于海端憂問彼蒼百年從萬事故國難

忘

秦贅賈誼傳秦人贅也出於此

江陵節度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

賦七字句同作

樓止炎天冰雪生高展燕雀賀新成碧窓宿霧濛濛

濕朱栱浮雲細細輕仗鐵寒帷暗具美投壺散咏有

餘清自公多暇延參佐江漢風流萬古情

又作此奉衛王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二儀清濁還高

下三伏炎蒸定有無推轂幾年唯鎮靜更徯終日盛

文儒白頭投簡焉能賦勉似相如爲大夫

漢溪鯨波動衡陽雁影阻南征問懸榻東近想夷梓

濫竊商歌聽時夢下泣誅經過憶鄧驛斟酌旅情孤

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

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王次女諷明皇幸岐山官皆賦作年春杜甫江潭杜陵以詩贈之

年春杜甫江潭杜陵以詩贈之

李龜年詩承起于東都道明皇幸岐山官皆賦作年春杜甫江潭杜陵以詩贈之

公孫下定鼎門前別聖德殿觀雲其後數年流落江南

遇良辰應召入歌散樂官客問之具不掩位而寵

學士曹鴻勳文卷之工又多矣中書省爲時所併開元十四年蔡希

日開元十四年分年十五歲時未有官職中書省爲時所併開元十四年蔡希

以開元十四年分年十五歲時未有官職中書省爲時所併開元十四年蔡希

通鑑開元二年正月詔稱開元二年正月詔稱開元二年正月詔稱開元二年正月詔稱

與玄宗飲密用爲記書出於中書省中書省中書省中書省中書省中書省中書省中書省

讓蕭而後或在江注之上後蕭名聲開元十四年平江南南地勢利

流落江南故曰江南若深遠雲云亦實得之其不宮宅江州誤矣

集 40-283

風過嶺梅苦搖求食尾常曝報恩鰓結舌防說柄探
賜有禍胎蒼茫步兵哭展轉仲宜哀飢籍人家米
愁微處處孟休爲貧士嘆任受眾人哈得喪初難識
榮枯割易該差池分組見谷忭起蒿萊不必伊周地
皆知屈宋才漢庭和異域晉史中台霸業尋常
體忠臣忌諱災公紛綫力聖慮官徘徊數見銘
鍾鼎真宜法斗魁頗聞鋒鏑莫使棟梁摧盤石主
多勇內門較少推垂旋資穆穆祝詞但快快赤雀
然至黃龍詎假想賢非夢傳野隱類繁顏坯自古
江湖客冥心若死灰

九嶺三山山名一云其八嶺曰峽中可見見月九嶺巴

九嶺三山山名一云其八嶺曰峽中可見見月九嶺巴

三山

峽中可見見月九嶺巴

持溪漁隱柱又有白雲峽山三嶺是戶結之竹詩以謂公以龍元
已冬冬不雨不以果計起明年子至是外上某時已在湖南獨云峽山
承泰乙巳秋至其友安期湖首是地是合爲五安王市字常信以衡
湘而云三者獨以安中之巴蜀大司聖巴蜀爲事王市字常信以衡
聖王輔國而不使司其使司其使司其使司其使司其使司其使司其使
周之千史也若人謂周明司其使司其使司其使司其使司其使司其使
可以謂杜詩矣昭王武王謂周明司其使司其使司其使司其使司其使
烏茲茲曲有鳥使使曲有鳥使使曲有鳥使使曲有鳥使使曲有鳥使使
位在天日三石西近文日三石西近文日三石西近文日三石西近文
中中宗室二星日三石西近文日三石西近文日三石西近文日三石西
建勳軍運位星日三石西近文日三石西近文日三石西近文日三石西
臺以教勇諸官宗室運位星日三石西近文日三石西近文日三石西
徒王我司之諸官宗室運位星日三石西近文日三石西近文日三石西
也房全下應純元年此道也房全下應純元年此道也房全下應純元年
傳中所謂漢庭和異域晉史中台霸業尋常體忠臣忌諱災公紛綫力
聖慮官徘徊數見銘鍾鼎真宜法斗魁頗聞鋒鏑莫使棟梁摧盤石主
多勇內門較少推垂旋資穆穆祝詞但快快赤雀然至黃龍詎假想賢
非夢傳野隱類繁顏坯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南浦別本寄薛明

書頌德叙懷斐然之作三十韻

南征爲客久西候別君初歲滿歸鳥爲秋來把雁書
荆門留美化姜被就離居聞道和親入垂名報國餘
運枝不日並八座幾時除行者口星字恭惟漢網疎
風塵相湏洞天地一丘墟殷尾符舊井宮簾翡翠虛
鈞陳摧微道拾學失儲行文物陪巡守親賢病拮据
公時呵襖輸首唱即鯨魚勢恢宗廟材非一范
睢紫微臨大角皇極正秉輿實從顛我圯殊私再
直虛公存使金書道之惟高衛官曾足接應徐降集
翔鳳追攀絕眾狙臣嬰宋玉戰策兩樓直鑒激勞
懸鏡疇已荷劬勞來披述作和百歲見公重此憶吹噓
白髮井湖喪青雲亦卷舒經綸功不朽跋涉體何如
應許就湖潮常餐占吟蔬十年嬰紫餌萬里
狎樵漁楊子淹投關鄉生惜曳裾但驚飛熠燿不記
吹鑿蜃烟雨封巫峽江津峯岳諸湯池雖險固遼海
尚填淤努力輸肝膽休獨起予
范州謝水南詩
吳全尚書之芳

漳濱與萬里逝水竟同年欲世留徐劍猶迴憶戴船
相知成白首此別間黃泉風雨嗟何及江湖涕泣然

脩文將管輅奉使失張翥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
客亭鞍馬絕旅櫬網蟲懸復魄昭丘遠歸魂素淮偏
樵蘇封葬地喉舌罷朝天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

重題

涕泗不能收哭君余一作白頭兒童相識一作盡宇宙此
生浮江雨銘旌濕湖風井逕秋還瞻魏太子賓客滅
應劉李公廣贈劉向書

井徑

舊城城邊風急分城上寒井徑滅
公丘體發注九夫為井注江有柳

獨坐

悲愁一作迴白首倚杖背孤城江欽洲渚出天虛風物
清滄溟服一作衰謝朱紋負平生仰羨黃昏鳥投林羽

翻輕

卷七

五

暮歸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
皎誰家搗練風淒淒南渡桂水關舟楫北歸客一作川
多鼓譟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

郎

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雅量涵高遠清襟照等□
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一作河海山來合風雲若有期
形容勞宇宙質朴謝軒軒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
水烟通徑草秋露接園一作人邑豺狼鬪傷弓鳥雀饑
白頭供笑語鳥兒伴棲遊交態遭輕薄今朝證所思

清襟袁宏各王餘詩老
亦何奇之子服清襟

公安送韋二少府

三賢

道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此筵念我能書一作數
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
白髮前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烟

贈虞十五司馬

遠師虞秘監今喜識玄孫形象丹青通家聲器宇存
妻京嶺筆勢浩蕩問詞源囊裏金天路清談玉露繁
竹鳴南岳鳳欲化北溟鯢交態知浮俗儒流不異門
過逢聯客位日夜倒芳尊沙岸風吹葉雲江月上軒
百年嗟已半四坐敢辭喧書籍終相與青山隔故園

公安縣懷古

野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
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

呂蒙營

呂蒙營在公安縣對城上三州志曰吳大帝時呂蒙營此
城劉備城在對城上三州志曰吳大帝時呂蒙營此

劉備城

劉備城在對城上三州志曰吳大帝時呂蒙營此
城劉備城在對城上三州志曰吳大帝時呂蒙營此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

正解崇桑纜仍看蜀道行樞杓相背發寒雁一行鳴
南紀連銅柱西江接錦城憑將百錢卜飄泊問君平

夢弼曰晉謝安之
父兄孫足之諱

宴王侯亭題二首

漢主追韓信晉書蒼生起謝安晉書徒自漂泊世各艱難
逆旅招邀近他鄉思緒竟不才斗朽質高卧豈泥

蟬

洗愛容霜髮晉書留歡十夜閑晉書自吟詩送老相勸

酒開顏戎馬今何地鄉園獨舊山江湖重清月酩酊

任扶還

晉書

晉書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卷十七

七

隱居欲就廬山遠晉書藻初逢休上人晉書數問舟航留製
作長開篋筒擬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
放春先踏磯峰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杜工部集卷之十七

泰興縣張茂枝因刀氏校

杜工部集卷之十八

虞山蒙叟錢謙益

箋註

近體詩六十一首

自公安發後
州及湖南有

曉發公安

歐陽修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雞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悲能幾時屏幃渺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山門轉盼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

人謂此公雖居公步詩云小樓通簾幕以舊按園來而謂別太易沙門云沙門白雲公使江東監郡臣承前例以秋十風應其歸手其曰數月楚白雲謂此也

泊岳陽城下

江國踰千里山城僅百層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

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鯢鵬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

楚岸朔風疾天寒鵝鴈呼漲沙蘊草樹舞雪渡江湖吹帽時時落維舟日日孤因聲置驛外為覓酒家壺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岳陽樓

岳陽樓在岳陽縣城西南門外也方輿勝覽云岳陽樓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岳陽縣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岳陽縣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湖關兼雲霧樓孤扁晚晴燈徐德子詩堤謝官賊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敢道漁父問從此更南征

南征

過南岳入洞庭湖

洪波忽爭道草檣異江湖鄂渚分雲樹衡山引舳艫

羣牙穿哀槳雲霧上寒蒲病渴身何去春生力

更無壞童犁雨雪漁屋架泥塗欲側風帆滿微冥水

驛孤悠悠迴赤壁浩浩若蒼梧帝子留遺恨曹公屈

壯圖聖朝光御極交學駐艤虞才淑隨廝養名賢隱

鍛鑪邵平元入漢張翰後歸吳莫怪啼痕數危檣遲

夜鳥

洞庭

洞庭湖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方輿勝覽云岳陽樓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岳陽縣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

洞庭湖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方輿勝覽云岳陽樓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岳陽縣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

洞庭湖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方輿勝覽云岳陽樓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岳陽縣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

洞庭湖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方輿勝覽云岳陽樓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岳陽縣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

洞庭湖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方輿勝覽云岳陽樓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岳陽縣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

洞庭湖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方輿勝覽云岳陽樓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岳陽縣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

洞庭湖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方輿勝覽云岳陽樓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岳陽縣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

洞庭湖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方輿勝覽云岳陽樓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岳陽縣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

洞庭湖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方輿勝覽云岳陽樓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岳陽縣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

洞庭湖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方輿勝覽云岳陽樓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岳陽縣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

洞庭湖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方輿勝覽云岳陽樓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岳陽縣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

洞庭湖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方輿勝覽云岳陽樓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岳陽縣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

洞庭湖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方輿勝覽云岳陽樓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岳陽縣在岳陽縣西水之南也

三
三
三

銅官水經注湖南石壁湖湖南縣屬水北流經湖南石壁湖南縣屬水
西坡東通湖漕方傳陸渚官省在水耕漢武置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稻生高七八十丈之類也水耕
漕之舟死船長所謂人得木耕也

北風

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向晚霜發日初宵鼓大鑪
麥熟早濕地聲拔洞庭湖萬里魚龍伏三更鳥獸呼
滌除食破浪愁絕付排枯執漁沈在凌寒往往須
且知寬疾肺不敵眼危途再宿煩舟子衰容問僕夫
今晨非盛怒便道即長驅隱几看帆席雲山海坐隅
新康水經注湖南石壁湖南縣屬水北流經湖南石壁湖南縣屬水
雙楓浦水經注湖南石壁湖南縣屬水北流經湖南石壁湖南縣屬水

雙楓浦

輟棹青楓浦雙楓舊已摧自驚衰謝力不道棟梁材
浪足浮紗帽皮須裁錦苔江邊地有主輕借上天廻

雙楓浦

奉送王信州峯北歸

朝廷防盜賊供給愁求下詔選郎署傳聲能典作
州蒼生今日困作天子憐時憂井屋有烟起瘡痍無
血流壤歌唯海甸畫角白山樓日長寐常早荒榛農
復秋解龜踰阨轍造騎竟屈舟徐榻不知倦賴川
何以酬塵生作形管軍寒賦黑貂裘高義終焉在斯
文去矣休別離同自散行止各雲萍林麓為開口江
渾魚掉頭尉作北月太史尚南留軍旅應都息餐

區要盡收九重恩諫呼八極念懷不徒倚瞻王宣從
容仰廟謀故人持雅論絕塞窮愁復見陶唐理耳
為汗漫遊

信州

江閣對病走筆寄呈崔廬兩侍御
客子庖厨薄江樓枕席清長年病低瘴長夏想為情
滑憶作彫胡飯香間錦帶深淵是兼疲腹誰欲致見
孟異

潭州送韋員外牧韶州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行先令望同含有輝光
百有多年疾秋天昨夜涼洞庭無過難書疏莫相忘

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

江畔長沙驛相逢纜客船大名詩獨步小郡海西
偏地濕愁飛鵬天炎畏站去留俱失意把臂共澹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南紀風濤壯陰晴屢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
雲層閣憑雷殷長空水面文雨來銅柱北應洗

伏波軍

早發湘源寄杜員外院長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

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爲郎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

酬韋韶州見寄

春批江湖外朝廷記憶疎深慚長者轍重得故人書
自髮絲難理新詩錦不如雖無南去雁看取北來魚

千秋節有感二首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此觀已塵埃
鳳紀編生日龍池墜功灰湘川新涕淚余樹遠樓臺
寶鏡羣臣得金吾萬國迴禮尊不巾飲口首獨餘哀

千秋節

東天下諸州城公宴會佳設一日五日爲千秋節
舊詩爲今節上蓋及名自執酒具乃爲千秋節宋詩
所司

千秋節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紫王母獻官桃
羅襪紅葉艷金羈白雲七舞階前高酒七索背秋坐
聖主他年貴還心此日今昔江流同北滿眼送波濤

內樂

命下曲清越仙人自舞地中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走索

走索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伏筵送殷六參軍歸澧州

親省

佳士欣相識慈顏望遠遊王夷陵飲

高鳥黃雲暮寒蟬碧樹秋白雲不寄君病得淹留

湖中送敬一使君過廣陵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合面今日復悲歌

少壯繁難得歲寒心匪他氣樂雷陣滿冰置玉壺多
遭亂實漂泊濟時曾琢磨形容君枝老磨力爾誰過

秋晚岳增翠風高湖湧波爲騰騰知已江海莫陸地

長沙送李十一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逐十一秋遠妮南方曾賜
履竟非吾士倦登樓久存思沐應難垂一好泥塗遂

晚收李杜齊名真奈爾洞雲寒易信韶愛

西康州

詩李杜齊名西康州

重送劉十弟判官

分源承幸派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子優

經過辨鄂劍意氣還吳鉤垂翅徒衰老先鞭不帶留

本枝凌歲晚高義豁窮愁他日臨江待長沙萬驛樓

承幸

恭惟同自由妙選異高標人幕知孫楚故僕得鄒衡

丈人藉才地門閥冠雲霄長安道迫相於吳正饒

賜錢傾府待爭米駐蹕

客星空伴使寒水不成湖

說詩能累夜

時清非造次

時清非造次

時清非造次

時清非造次

時清非造次

時清非造次

時清非造次

時清非造次

休傳鹿是馬莫信鵬如鷁鵠未解依依怯還樹茫茫
飄流千疲蟋蟀體物幸鴟鴞鴞負滄洲頗誰云晚見招

白出鶴曰公祖母盧氏即所誌范陽大村者

登舟將適漢陽

春毛葉汝去秋帆催客歸庭疏尚在眼浦浪已吹衣
生埋飄蕩捐有心遲暮道中原成馬盛遠道素書稀
塞雁與時集橘島終歲飛鹿門自此往永息陰陰機
漢陽元和郡國志武都四年分爲漢陽陰平二縣屬北
知千鄉陽縣所出又漢陽陰平二縣屬北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水閣蒼梧野曉大高白帝秋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

寺十七
七舍者八
惠業愛七
九

愁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北歸衡山雪誰一作俱憫弊

貂裘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華尚書靈輿歸上都二十

領

素幕渡江遠未輻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憐
參佐哭辭門闌誰送歸從公伏事久之子俊才稀
長路更執紼此心猶倒衣感恩義不小懷存禮無違
墓待龍驤詔臺迎解豸威深哀見士則雅論任兵機
戎狄乘妖氣塵沙落紫闥往平朝謁斷他口掠除非
但促一作銅索俯休添主帳旂動詢黃閣老肯忘白登
園萬姓瘡痍今羣兇一作嗜慾剋刺規多諫評端拱自

光輝儉約，麗王體風流。後代希對歌，朝特達衰朽。可
芳菲空裏愁，書字山中疾。采薇餐益要，忽罷抱被宿。
何依眼冷看征蓋，兄扶立釣磯。清霜剌庭葉，故就別
時飛。

哭李常侍學一首

一代風流盡修文地下深斯人不重見將老失知音
短日行梅嶺寒山一作落桂林長安若箇畔猶想映貂

金

青瑣陪雙人銅梁阻一辭風塵逢我地江漢哭君時
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詩發揮王子表不愧史臣詞

哭韋大夫之墓

妻倉那假五差也弱冠下丈作人刃禮敬文事早同

惻惻命我。自是。浮屠。悉。禁。其。不。容。端。惟。爾。有。

族臺閣黃圖裏省視紫豔蓮

然貢喜言容間馮招病疾纏綿過駭於北思情聯

綿鵬鳥長沙譚犀牛蜀荆懷素市猶慟哭寶劍欲高

懸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傳中剛標世業磊落映時

賢城府江朱夏江湖甲子天綸樓關山轉百谷旌汎

堂前帘幕疑風鷺笺蕭索夢魂殘

廉船童儒交遊盡甲俗事牽老來多涕淚情在強

詩篇誰寄方聞理朝雅方歸杭春秋義止例名器重

雙全

句瑕水出焉解縣東鄆國之墟也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朔風吹桂水，朔雪夜紛紛。
時度南樓月，寒深北渚。
雲燭斜初近，見舟重竟無。
間不識山陰道，聽雞更憶君。

對雪

北雪犯長沙，雲冷萬家隨。
風且問，集帶雨不成。
黃金錯認從，落銀空酒易除。
無人竭浮蟻，有待至。
昏和，何處尋蹤。

樓上

大地空搖首，頻抽白玉簪。
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
天地空搖首，頻抽白玉簪。
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
天地空搖首，頻抽白玉簪。
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

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

參卿休坐幄，蕩子不還鄉。
南客滿湘外，西戎郭杜旁。
衰年傾蓋晚，費日繫舟長。
會而思來札，銷魂逐去檣。
雲晴鷗更舞，風逆雁無行。
匣裏離離劍，吹毛任選將。

大曆三年八月廿一日
荊州九月八日又入京師

暮冬送蘇四郎後兵曹過桂州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
早作諸侯客，兼工古禮詩。
爾賢明照久，余病長年悲。
盧綰須征日，樓蘭要斬時。
歲陽初盛動，王化久嶸嶸。
爲人於梧樹，看石與九疑。

盧綰須征日，樓蘭要斬時。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

軒轅休製律，虞舜罷彈琴。
尚錯鴻鳴管，猶傷牛死心。
聖賢名古邁，羈旅病年侵。
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見參。
如聞馬融笛，若倚仲宣襟。
故國悲寒望，羣雲慘歲陰。
水鄉靈白屋，楓岸疊青岑。
變態冬炎瘴，濛濛雨滯淫。
鼓迎非節，祭鬼彈落似鴉禽。
典盡纔無悶，愁來遠不禁。
生涯相相沒時物，白頭蕭森疑感尊。
中弩淹留冠上簪，牽裾驚魄帝投閑。
爲劉欲狂走，終矣適微才。
謝所欽，吾安泰不慘。
女貴玉爲珠，鳥几重重縛鴉衣。
寸寸針，哀傷同吏信，述作異陳琳。
十嶺峨山，葛三霜楚戶，砧叨陪錦帳，座久放白頭。
吟及樓時難，遇忘機。

卷八

上

陸易沉應過數粒，食得近四知。
金春草封歸恨，源化覺獨尋轉。
蓬髮悄悄行，藥病泔泔瘞。
天迫滄海持危，覺鄧林蹉跎，學步感激在知音。
却似蘇張舌高誇，周宋鐔納流，迷浩汗峻址得欽。
登城府開清旭，松筠起碧嶺，披瀝爭情，倚逸足。
疏駭駭，明寥存愚直，皇天寶照臨，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
書信中原闕，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問俗九州箴。
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葛洪尸定解，許靖力還任。
家事月砂試，無成涕作霖。

首二句

首二句：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此句乃全詩之首，點明題目。

新重憶羅江外同遊歸乃江系難隨遠問情何在

諸公審心取原亦去其不是變改其少微宜涉入者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爲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常識
主如今社日遠有人可憐處處巢君一作伴室何其飄飄
託此身暫語船檣遠起去穿花落水范仲淹詩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益霏雨

同豆盧峰知字

音韻外紀

鍊金歐冶子噴玉大宛兒符彩高無敵聰明達所爲
夢蘭他日應折桂早年知燭漫迴經術尤芒刺羽儀
謝庭瞻不遠潘省會於斯唱和將難曲田翁就鹿皮

萬里衡陽雁今年又北歸雙雙聯客上一二背人飛
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繫書元一作無浪語愁寂故山

浪語愁寂故山

薇

欲雪遶口地先花別楚雲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羣
塞北春陰暮江南日色曠傷弓流落羽行斷不堪聞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飯。食猶寒。隱几蕭條。鶻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園。輕片片輕。輕下急。瀟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長安。

清明一首

朝來新火起新州。酒色令狂。客船繡羽。花信。自
得紅顏騎竹。我何緣。日車結末。還難有楚女腰肢。亦
可憐。不見定王城舊處。長懷賁傅。并依然。處。霧焦。舉。

為寒食實藉嚴君賣卜錢鐘鼎山林各天性濁醪

賈傳井石在盛

有蜀卿家可容一人坐形制甚古皆傳曰即蒲所坐木槲注

澤州城內都縣臨汾州云惟是晉陽州中有一井是臨所鑿投石而
 深上數下人其狀似甕傍有一石片鑿穿人坐形穴俗相承云道壇
 所坐床又有大棋後漢書周舉去官州刺史移書于子舉書云
 樹亦云說所植也**焦舉**秦中寒食月七日止不舉今則二日而已

黃愁殺白頭翁

1000

發潭州

—

4

夜醉長沙酒馳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櫓燕語留人
賈傅才未有褚公書絕倫高名前後事則首一傷神

迴棹

宿昔試一作世安命自私猶畏天勞生繫一物爲客費多

可終焉遂性同漁父成名作異魯連蒿師垺爾送朱
夏及寒泉

[illegible]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草堂未失前陶家最近鄰三
象下兩雨時論同歸三云大即清文城前北走關山
開雨牛南遊花柳塞雲有烟洞庭春色悲公子掇

洞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

往別郇瑕地于今四十年來簪御府筆故泊洞庭湄
詩憶傷心處春深把臂前南瞻按百越黃帽待君偏

黃

杜員外見垂示詩因作此寄上 郭受

新詩海內流傳遍
舊德朝中旣望勞
郡邑也甲第
雨江湖天開足風
河松醪酒熟芳看
醉

字指君興不知凡幾自後陽紉價風

松野

酬郭十五判官

才微歲老尚虛名卧病江湖春復生
藥裏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
只同燕石能星隕自得隋珠覺夜明
喬口橘洲風浪促繫帆何惜片時程

花枝春心一如此情來不日服乃獲子其長其壯服之句

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興來南斗避文星
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

刺史兼領兩節度觀察使

他集互見四首

哭長孫侍御

道爲謀一作謀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憲府舊
乘騷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唯餘舊臺柏蕭瑟

傳末節

又云杜少陵詩
相之必不誤也

魏國夫人
魏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涴

顏色淺紅，蝦蟆至尊。

昔因仙踪入宮中殺其方士翳國公施松乃自衛英靈陰

茅而望天
中自有詩云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曼

酒渴愛江清餘甘一作漱晚汀軟沙欹坐穩冷石醉眠
醒野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數盃君不見醉一作已遣
沈寔

英華錄証其有明疑及當時有寄如懷常此詩及司空曙杜鴻行今並載
杜甫集卷之四時在蜀道見古詩卷二十樂業常軍中醉歌寄沈八
劉曼時山谷頃在蜀道見古詩卷二十樂業常軍中醉歌寄沈八
諸公此詩則愛江清爲前人所賦一詩

杜鵑行

亦見黃紀本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窠葉樹木
中拾一作瞥振離隨雄毛太慘黑貌一作憔悴衆鳥安
肯相尊崇一作莫敢形不敢栖華屋短翮唯願巢深叢穿
皮啄朽背欲秃苦饑始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

十九

此語亦足爲愚蒙聲音咽咽如有謂一作有謂一作有謂一作有謂
啼畧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促似欲一作欲一作欲一作欲
蒼穹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敬學傳遺風一作上訴於
知變化不可窮豈知昔日居深宮嬪嬙一作左右如花

文苑英華作司空曙
注云又見杜甫集

吳若本逸詩七篇

聞惠二過東溪特一送

惠子白駒一作瘦歸溪渚爲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
斯人岸密於花然一作山杯一作竹葉新柴門了無
生事黃一作綺未稱臣

李祁蕭遠校書云陳恬叔易傳東坡記此詩云右

一篇劉斯立得於管城人家冊子葉中題云工部
員外詩集名甫字東甫其餘諸篇多不同如故
園桃李今搖落安得愁中却盡生也一作洪駒父詩語劉
左非言香校得之

舟泛洞庭

一作洞庭

蛟室圍青草龍堆擁白沙護江一作盤古木迎權舞
神鷄破浪南風正收颶一作日斜雲山千萬疊
底處上仙槎一作草堂作湖光廣大
右洪玉甫云有人得之江中石刻一作至宣方云此老杜過湖
中有人得此詩刻于洞庭湖中小嶺名氏以
示山谷山谷曰子美作也今蜀本已收入

范集卷十八

李鹽鐵二首

後一首題云李監
在第九卷中

落葉春風起高城烟霧開雜花分戶映嬌燕入簷
同一見能傾產一作虛懷只愛才監官雖辭職名是漢
庭來

長吟

江渚鷺鷥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春
心已撥形骸累真爲烟燭深賦詩欲付穩不免一作惜
自長吟

絕句九首

前一首在
第六卷中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
一作雲水云行船
一作雲水云行船

水檻溫江口茅堂石笋西移船先主廟洗藥浣沙

溪設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鷗却釣魚船

右謝克家任伯題云右五詩得盛文肅家故書中猶是吳越錢氏時人所傳格律高妙其爲少陵不

疑詩云水檻溫江口茅堂石笋西移船先主廟洗藥浣沙

草堂詩箋逸詩拾遺

西南萬壑注渤潏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

削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美陶鈞力大哉

送司馬入京京見

羣盜至今日先朝系從臣款君能戀主久客羨歸秦

黃閣長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稷爲話涕沾巾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見陳希

府庫不爲驕豪虛以茲報主寸心赤氣却西戎廻北

狄羅網羣馬籍籍馬多氣在一作驅馳出金帛劉侯奉

使先推擇一作爵才畧洽漢宰杜陵老翁歛紫船扶病

相識長沙驛強梳白髮提胡盧手把一作菊花路旁摘

九州兵革浩茫茫三歎聚散臨重陽當杯對客忍流

涕君不覺老夫神內傷

病鵲孤一作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日

已側身過雁歸鳴錯迴首紫鵝雄姿迷所向疎翻稀

毛不可狀強神速復卑雕前俊才早在蒼鷹上風濤

颯颯寒山陰熊羆欲一作龍地深念爾此時有一擲

失聲腹血非其心

狂歌行贈四兄見陳希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足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

雲弟切功名好權勢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騎馬聽

晨雞公卿朱門未聞鎖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

方舒膝不徹不巾踏晚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

繒腹中實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一作花繞樓

樓頭吃酒樓下聞長歌短詠還相酬四時八節還

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弟幅巾繫帶不掛身頭脂足垢

何曾洗吾兄吾兄果一作倫生喜怒長任真日斜枕

肘寢已熟呌呌呌爲何人見陳希

風

已西開收宮闕送班司馬入京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陝歸傾都有黃屋正張引朱衣
劍外春天遠巴西勅使稀念君經世亂匹馬向王畿

花底

紫萼扶千藥黃鸝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人朝霞
恐是潘安縣班留衛玠車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

柳邊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紫萼自開春
紫萼時藏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品新上遠愁人

送賈九歸成都

文章亦不盡賈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何人待大名

讀書雲閣觀間緝錦官城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行

贈裴南郡聞袁判官自來欲行按問

塵滿萊蕪甌堂橫單父琴人皆知飲水公輩不偷金

梁獄書因上一作秦臺鏡欲臨獨醒時所嫉羣小謗能

深卽出黃沙在何須白髮侵使君傳舊德已見直繩

心

奉使崔都水翁下峽

無數涪江筏鳴榔發時別離終不一作忘忽相遺
白狗黃牛喚留雲林雨祠所過頻問一作日自題詩

題鄭縣郭三十二明府茅屋

江頭且繫船爲爾獨相憐雲散離壘雨春彭澤田
頻驚適小國一擬問高天別後巴東路逢人問幾賢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鸝並坐交愁
濕白鷺羣飛大劇乾晚節漸於詩律到誰家數去酒

盃寬惟吾最一作愛清狂客百過相看一作意未闌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日動映江暮風鳴排檻旗
絕筆終不改勸酒一作欲無詞已應岷山淚因題零雨

詩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錄事

開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龍行舟遠汎怯別酒頻添

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他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

客舊館

陳迹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青
風暖何一作時卷寒砧昨夜聲無自由江漢愁緒一作月

冥冥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聞道王喬鳥名因太史傳如何一作雲雜使把詔紫微天
秦嶺愁回馬涪江醉泛船青城漫一作雜言身意凄然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月水昏

謫明氏種迴左檐口口存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

謫明十道志曰州縣邑鄉土地所屬與文州同在大武關南

其地左檐任德縣志曰山左檐道後關在縣北十餘里其地左檐

車之處其地左檐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北池雲水闊華館闢秋風獨爲元依清長荷且映空
不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機分曹往金盤小運通
菱菱露草碧片片晚旗紅酒當津吏衣裝與釣翁
興方初斃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開山思淹留戰伐功
嚴城殊未掩清宴已知終何補參卿事一作參歡娛到

薄躬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
世一作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不一作必淚
長流

放船

收帆下急水卷幔還回灘江市戎戎暗山雲淅淅寒
村荒無絕人獨鳥怪人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
開

淅淅吟上聲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
豪俊何人一作在文章掃地無羈遊萬里關山問一

俱白首中原上清秋大海間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

吳得罪台州去時危乘傾儒衫官蓬閣後殺貴沒潛

夫流慟嗟何及銜冤有是夫道消詩興廢心息酒爲

徒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猶阮逸相

須會取君臣合寧銓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廟廟偶然

趨勝決風塵際功安造化鑑從容拘一作舊學慘淡閱

陰符擺落嫌疑久哀傷志力輸俗依綿谷異客對雪

山孤童稚思諸子交朋列友于情華清酒送望絕撫

墳呼瘞病一作餐巴水蒼夷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

日橋無

右二十七篇朝奉大夫負安宇所收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東川詩友合此贈快輕爲況復傳宗近空然惜別離
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憶憶江遊卧歸期願早知

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

再許谷中寺娟娟林表峰閣千上處遠結構生來重
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晚鐘雲門青寂寂此別惜相從

右二篇見王原叔本

避地

避地歲時晚窺身筋骨勞詩書遂一作儼奴僕且旌旋

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山腥臊

右一篇見趙次翁本題云至德二載丁酉作

惠義寺園送辛員外

朱櫻此日垂朱實郭外誰家負郭田萬里相逢食握
手高才仰望足離筵

又送

雙峰寂寂對春臺萬竹青照客杯細草留連侵

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
未擬迴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邊樹裏共誰來

右二篇見十國本

沈南遷老詩話他時陳正化詩自新漢書四十餘篇晉書則君德類
家辨之云補遺詩集卷之四補遺詩集卷之四補遺詩集卷之四補遺詩集卷之四

本蓋授人依茲而作

至於進擊野史通鑑亦謂其一二雖屬平易亦不免國史
無幾吾朝自幼於詩便工而官與余治及新泰之詩明卿曰人才之
不固如其面耳且其口相去亦無幾矣通鑑之末有不匿跡者詩至
少波他人豈得而能之微公之持論如此其中心

必有所深得者矣而由之以微則服君子云

杜工部集卷之十八

普燕縣錢沅楚殷氏校

杜工部集卷之十九

虞山蒙叟錢

謙益

箋註

表賦記說辭述十五首

進三大禮賦表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庶民同羣而處浪跡臣甫陛下豐草長林實日弱冠之年矣豈九州牧伯不咸貢豪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仄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沈埋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訐然以漁樵之樂自造而已頃者賣藥都市寄食朋友臣甫猶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於篇章歎咍甘

集卷之十九

液游泳和氣聲韻寢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乎述者之意然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聰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恐修先狗馬遺恨九原謹稽首投延恩賦獻納上表進明主朝獻太清官朝享太廟有事于南郊等三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朝獻太清宮賦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革弊用

古勅崇揚休明年孟陬將攝大禮以相籍越奠倫而莫儔歷良辰而戒吉分祀事而孔修營室王夫宗廟乘輿備子兒裘甲子王以味爽春寒薄而清浮虛聞闕逗里尤張猛馬出騰此將榮感墮鹿頭風伯扶道雷公挾輶通天台之雙闕警溟漲之十洲浩劫礪柯萬山颺颺欽臻千長樂之含見入乎崑崙之丘太一牽引庖犧左右堯步舜趨禹馳湯驟鬱闕官之擗翠坼元氣以經構斷紫雲而疎牆撫流沙而承雷鈔璽珠而陷碧燿波錦而浪猶森青真而欲雨絕光炯而初晝於是翠綈俄的蕤蕭舒就祝融柳火以焚香漢女振盤而照漱羣有司之望幸辨名物之難究瓊

集卷之十九

糞自聞於黍盛羽客先來於介冑燦聖祖之儲祉敬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使令符敕王喬以視履積昭威于嗣續匪正辭於祝史若盼蟹而有憑肅風颺而乍起揚流蘇於浮柱金英弄而披靡凝維珮於曾顛孔嘉茲歆以飄緇中從縱以迴復外蕭蕭而未已上穆然注道為身覺天傾耳陳僭號于五代復戰國于千祀日嗚呼昔若生繼孟德之禍為仲達所趣鑿齒其俗寢窳其孤亦鳥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嗥吼不肯負其圖伊神龍泉元而小人啣喻曆紀大破齋瑛未蘇尚撻擊于吳蜀又顛躓於□□縱羣雄之發憤謂誰一統于亨衢在拓跋與宇文豈風塵之不殊比

聽鬼及堅特渾貌豹而齊驅愁陰鬼瞞落日梟呼各擁兵甲俱稱國都且耕且戰何有何無惟累聖之振典恭淑慎以允緝茲火土之相生非符誠之備及燭帝終暴叔寶初襲編簡尚新義旗爰入既清國難方覩家給竊以爲數子自誣敢正乎五行攸執而觀者潛昭一作或喜至於泣鱗介以之鳥驚昆蛟以之振蟄一或疑以振蟄感而遂通罔不具集億神光而徇闇羅詭異以戢吾斯軸傾而融夷洞宮儼以巖爇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鳳鳥威遲而不去鯨魚屈矯以相吸掃太始之含靈卷殊形而可挹則有虹蜺爲鈞帶者入自於東揚莽蒼履噬峒素髮漠漠至精濃濃

條池張於巨細觀披寫於心胸益修乎無墮而仄席
已容裂手中之黑蒲肥堂下之金鐘得非擬斯人于
齋域明返樸於玄覽忽驛日而翻萬象却浮雲雲霧而
留六龍咸警距而壯茲應終蒼黃而昧所從上猶色
苦不足處之彌恭天師張道陵等洎左玄君者前千
二百官吏謁而進曰今王上皇帝之苗裔地之紀綱
土配君服官尊臣商起數歷得統特立中央且大樂
在懸黃鐘冠八音之首太昊斯敬帝陸賦千春之祚
曠哉勤力耳目宜乎大帶袞袞故風后孔甲克其佐
山稽岐伯翼其旁至於易制取法足以朝登五帝夕
宿三皇信周武之多幸存漢祖之自強且近朝之溫

吹仍改卜乎祠堂初降素車終勤恤其後自客白馬
固漂淪不忘伊庾人得譏實邢家之光臣道陵等
本之於青簡探之於經義刻璽有孝夫子聞斯於老
氏好問自久幸我同科於季康取撥亂反正乃此其
所長萬神開八駿題旗拾月車會出竊七曜燭九域
能事穎脫清光大來或曰今太平之人莫不優游以
自得泥足蹴躓踏管批周扶隋之後與夫子更始者

附東萊呂祖謙注

孟	孟春者十月會于阼宮十建辰之辰	十	十洲	南真茂和氣時十
祝融	祝融乃社稷五祀之官職和氏有子曰舉			
爲祝融注	華明報大正也左源二十九年			
聖祖	唐玄宗紀天寶			
	二年正月丙辰			

與老實來一乙

23

[illegible]

朝享太廟賦

初高祖太宗之櫛風沐雨勞身焦思用黃鉞白旗
者五年而天下始一歷三朝而戮力今歲績之大備
上方采龐俗之謠稽正統之類蓋王者盛事臣聞之
於里曰昔武德已前黔黎蕭條無復生意遭鯨鯢之
蕩汨荒歲月而沸渭衮服紛紛朝廷多閭者仍亘乎
晉魏臣竊以自赤精之衰吹噓于職而無其人及黃
圖之經綸息五行而歸厚地則知至數不可以久缺
比材不可以長寄故高下相形而尊卑各異惟神
斷繫之於是本先帝取之以義王辰旣格于道祖乘
輿卽以是日致齋于九室所以昭達孝之誠所以明
繼天之質具禮有素六官咸秩大輅分出武黎元不

杜林卷九

五

知豐年則多而筐筥甚實旣而太尉恭乘司僕扈蹕
望重闔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公卿淳古士卒精一
黜宗廟之愈深抵職司之所各宿翠華於外戶曙黃
屋於通衢氣妻妻於前旒光靡靡於嘉栗階有賓昨
帳有甲乙升降之際見王杜生芝曄曄之初覺鈞天
合律筍簴化以硯碎于戚宛而安安執鼓填笳爲之
主鐘磬等瑟以之和雲門咸池取之至空桑孤竹貴
之多八音脩通既比乎旭日昇而氛埃滅萬舞陵
亂又似于春風壯而江海波鳥不敢飛而玄甲峰嶸
以岳峙象不敢去而鳴鳳刻燭以星羅已而上乾豆
以登歌美休成之旣製璧王儲藉以稠疊門闔祠靈

而森爽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戒曉而來往祀事恭
而克寒羣心震以振蕩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相鮮
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若夫生弘佐命之道死
配貴神之列則殷劉房魏之勲是可以中摩伊呂上
冠夔禹代天之工爲人之傑丹青滿地松竹高節自
唐興以來若此時哲皆朝有數四名垂卓絕向不遇
反正撥亂之主君臣父子之別奕葉文武之雄注意
生靈之切離前輩之溫良寬人家俊果決曾何以措
其筋力與韜鈴載其刀筆與喉舌使祭則與食則血
若斯之盛而已爾乃直丁主宗丁初誓幽全之物散
純道之精蓋我后常用維時克貞嘗以肅合酌以茅

杜林卷九

六

明嘏以慈告祝以孝成故天意張皇不敢殄其瑞神
姦安帖不敢秘其精而撫絕軌享鴻名者矣子以
奏永安于以奏王夏福獲獲於終闕芳霏霏于王牟
沛枯骨而破孽育施妖胎而逮鱗寡園陵動色躍在
漚之泉魚弓劍皆鳴汗鑄金之風馬霜露堪吸顧解
可把曾宮獻獻陰事儼雅薄清輝於明湖之山靜
餘響於蒼梧之野上育然漠漠惕然兢兢紛紛益
所慕若不自勝瞰牙旗而獨立吟翠駉而未乘五老
侍祠而精駭千官逃聽而思凝於丞丞相進曰陛
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澆訛散淳樸登尚猶日慎業
業孝思蒸蒸恐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咎微如此之

與夜明相射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於是乎官
有御事有職所以敬鬼神所以勤稼穡所以報本反
始所以度長立極玄酒明水之上越席疏布之側正
必取先於稻秫麴蘖之勤必取著於紛純文綺之飾
雖三牲八簋豐備以相訟而於璧黃琮實歸乎正色
先王之丕業繼起信可以永其昭祀望之徇祭在
斯示有以明其翼戴由是播其聲音以陳列從乎節
奏以進退韶夏漫武采之於訓誨鍾石陶匏具之於
梗槩變方形於動植聽官徵於砒礞英華發外非因
乎荀簾之高和順積中不在乎雷鼓作之大既而脾
骨柴燎窟塊騁若孽赫葩斜靡潛電纏風升

世集卷十九

九

雪颯星碎拂勿佺漢渺溟徙滓聖慮岑寂玄黃增霈
蒼生顛昂毛髮清賴雷公河伯咸駭駭以修聳霜女
江妃乍紛綸而曉曉執紱秉翟朱于玉戚鼓瑟吹笙
金支翠旌神光修欽祀事虛明於是泔灑平渙汗紆
餘乎經營浸沫而灑朔漠洵助谷而濡若英膏艾
涕而童子儻叢棘圻而狸狎傾是率土之濱覃醢醢
以涵泳非奉郊之縣獨宴慰以縱橫玄澤淡乎無
極殷薦獨繆乎至精稽古之時髮應符而合契聖人
有作不逆寡而雄成爾乃孤卿侯伯維羣儒三老儼
而絕皮軒趨帳殿稽首曰臣聞達人氏已往法度難
知和文質未變太昊氏繼大而王根微閑於厥初以

木傳子據終始而可見洎虞夏殷周茲煥炳而蔡得
秦失之於狼貪蠶食漢綴之以蛇斷龍戰中莽茫作
夫何從聖蓄節曾不下眷伏惟道祖視生靈之磔裂
醜害馬之蹄齧阿五精之息肩考正氣之無轍協夫
貽孫以降使之造命更羣聖昭洗中祚觸厥氣慘
噴乎脂夜之妖勢廻薄乎龍蛇之孽伏惟陛下勃然
憤激之際天闕作不敢旅拒鬼神為之鳴咽高禪騰
塵長飀吼血尊卑配宇縣刷掉紫極之將頽拾清芬
於已缺鑑以之作仁義銀以之作賢哲聯祖宗之耿
光卷口狄之影徽蓋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
十年來家家自以為稷尚王綱近古而不軌天聽貞

世集卷十九

九

觀以高揭蓋爾差僭然優劣宜其課密於空積忽
微刊定於典廢繼絕而後觀數統從百八音六律而
惟新日起纂外一字千金而不減上曰吁昊天有成
命作惟五聖以受我其夙夜匪遑是用素撲以守于
嗟乎麟鳳胡為乎郊藪上帝之降鑒及茲玄元之
垂祿于後夫聖以百年為鶴驚道以萬物為獨狗今
何以茫茫臨乎八極眇眇託乎羣后端策拂龜於周
漢之餘緩步闊視於魏晉之首斯上古成法蓋其人
已朽不足道也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終將罔之又
罔之意不在抑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之祠金馬
碧鷄非理人之猗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疑奉郊廟以

為寶增休惕以夜夜況大庭氏之時六龍飛御之歸

弭耳弭耳者謂人臣之於君也一曰人臣之於君也

正言車馬之事而無其意也

附呂東萊注

陽位記邪特性也祀禮春官大司馬以太迺祀人凡有

祀記邪特性也祀禮春官大司馬以太迺祀人凡有

華益華益者謂人臣之於君也一曰人臣之於君也

人門人門者謂人臣之於君也一曰人臣之於君也

田燭田燭者謂人臣之於君也一曰人臣之於君也

也便明也便明者謂人臣之於君也一曰人臣之於君也

玄酒玄酒者謂人臣之於君也一曰人臣之於君也

疏布疏布者謂人臣之於君也一曰人臣之於君也

黃宗黃宗者謂人臣之於君也一曰人臣之於君也

霜女霜女者謂人臣之於君也一曰人臣之於君也

若英若英者謂人臣之於君也一曰人臣之於君也

又曰又曰者謂人臣之於君也一曰人臣之於君也

若英若英者謂人臣之於君也一曰人臣之於君也

若英若英者謂人臣之於君也一曰人臣之於君也

若英若英者謂人臣之於君也一曰人臣之於君也

若英若英者謂人臣之於君也一曰人臣之於君也

若英若英者謂人臣之於君也一曰人臣之於君也

臣甫言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得淺陋進無補

於明時於明時者謂人臣之於君也一曰人臣之於君也

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制於集賢堂學官試文章再

降恩澤乃猥以臣名實相副遂隸有司參列選序然

臣之本分甘棄置永休望不及此豈意頭白之後竟

以短篇隻字遂得聞徹宸極一動人主是臣無負於

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已在臣光榮雖死萬足至於

仕進非敢望也日夜憂迫伏未知何以上答聖慈明

臣子之効况臣常有肺氣之疾恐忽復先草露塗冀

士而所懷冥冥孤負皇恩敢搃竭憤隨領略不則作

封西嶽賦一首以勸所親明主覽而留意焉先是御

製嶽碑文之卒章曰待余安人治國然後徐思其事

此蓋陛下之至謙也今茲人安是已今茲國富是已

況符瑞翁集福應交至何翠華之脉脉乎維嶽固陞

下木命以承嗣業維嶽授陛下元爾克生司空斯又

不可殺已伏惟天子需然留意焉春將披圖視典冬

乃展采鼎事日向浩闢人匪勞止庶可試哉微臣不

任區區懇到之極謹諸延恩職獻納奉表進賦以聞

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封西嶽賦
序時三公自以水衡人於時天子命司馬遷封西嶽
下久無祀之賦
水衡祭封之序

封西嶽賦

上既封泰山之後二十年間車轍馬跡至十太原還
子長安時或謁太廟祭南郊每歲歲冬巡幸溫泉而
已聖主以爲王者之體告厥成功止卜信宗可矣故
不肯到崆峒訪其茨驅八駿於崑崙親射蛟於江水
始爲天子之能事壯觀焉兩況行在供給蕭然煩費
或至作歌有慙於從官誅求坐殺於長吏甚非主上
執玄祖醇濃之道端拱御蒼生之意大哉聖哲垂萬
代則蓋上古之君皆用此也然臣甫愚竊以古者疆

封西嶽賦

五

場有常處實見有常儀則備乎玉帛而財不匱乏矣
勳乎車輿而人不愁痛矣雖東岱五嶽之長足以勒
崇垂鴻與山不無極伊太華最爲難上至於封禪之
事獨軒轅氏得之夫七十二君罕能兼之矣其餘或
輟陪風雲碑版祠廟終么麼不足追敬今聖主功格
軒轅氏業纂七十君風雨所及日月所照莫不砥礪
華近甸也其可惠乎比歲鴻生巨儒之徒誦古史引
時義云國家土德與黃帝合土上本命與金天合
而守闕者亦有數天子寢不報蓋謙如也頃或詔厥
郡國掃除曾嶺雖翠蓋可溥乎蒼宮而銀宇未藏於
金氣臣甫誠薄劣不勝區區吟詠之極故作封西嶽

賦以勸賦之義預述上將展禮裝紫者實說聖意因
有感動焉爲其詞曰

惟時孟冬百工乃休上將陟西嶽覽八荒御白帝之
都見金天之王既刊石平岱宗又合符乎軒星茲事
體大越不可載已先是禮官草具其儀各有典司俯
叶吉日欽若神祇而千乘萬騎已轆轤屈屈矯陸
離唯君所之然後試翠鳳之駕開日月之旗撞鴻鐘
發雷輻辮格澤之脩竿決河漢之淋漓騰天狼之威
孤降魁魃之罪弄赤松前驅彭祖後馳方明夾轂昌
寓侍衣山靈秉鉞而踞躡海若鼓譟而奏差風馭冉
以縱轡雲螭絳而迴呢地軸輒輒以下折原隰草

封西嶽賦

五

木儼而東飛岐梁閃倏涇渭反覆而天府載萬侯之
玉尚方具左蘇黃屋已焜煌於山足矣乘輿尚鳴鑾
輿儲精滄海草蓋之大角低回北斗之七星皆去肩
君山而信宿屯電道之清曙既臻夫陰宮犀象碑元
戈鉞悉寧張張萬海河如也於是太一抱式玄冥
司直天子延宿後給就登陸駢素虬起而刀天語秘
而不可知代欲聞而不可得紫煙上達神光充塞泥
金乎萬昌之南刻石乎青冥之北上意由是浩然延
降天老與之相識問太微之所居稽上帝之道則風
興節以徘徊撫八紘而賦思忽風翻而景倒滌朱狀
而墨色同若褰祛開帷下辯宸極者久之雲氣翳以

迴複山嶽而未息祀事孔明有股有翼神佑是格
時萬時億爾乃駐飛龍之秋秋詔王局以中休觀羣
后於高掌之下張大樂於淇河之州芬樹羽林莽不
可收千人舞萬人謳騁驕跋跋而在郊鳳凰蔚跋而
來遊雷公伐鼓而揮汗地祇破震而悲愁樂師附石
而具發激越乎遐陬羣山爲之相映萬穴爲之倒流
又不可得載已久而景移樂闕上悠然垂思曰嗟乎
余昔歲封泰山神泉父以爲王者成功已繁終古普
覽前史至於周穆漢武豫遊寥闊亦所不取惟此西
嶽作鎮三輔非無意乎頃者猶恐百姓不足人所疾
苦未暇瘞斯王廟考乃鐘鼓是以祝嶽於諸侯錫神

卷之九

五

以茅土豈唯壯設險於何服報西成之農危亦所以
威一念之精靈答應時之風雨者矣今茲冢宰庶尹
醇儒碩生僉曰黃帝顓頊乘龍遊于四海黎朝臣乎
六合竹帛有云得非古之聖君而泰華最爲難上故
封禪之事鬱沒罕聞以余在位發祥賡祉者焉可勝
紀而不得已遂建翠華之旗用泰雲臺之議矧乎殊
方奔走萬國皆至玄元從助清廟獻猷也臣甫舞手
蹈足曰大哉燦乎真天子之表奉天爲子者已不然
何數千萬載獨繼軒轅氏之美彼七十二君又曷能
臻此蓋知明主聖罔不克正功罔不克成放百靈歸
華清

進鵬賦表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公侯之貴磨滅開銘之勲不
復照曜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
業矣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霽言修文於中
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于今而師
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
約千有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衆
矣唯臣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
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天子哀憐之明主
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沈鬱頓挫隨時

卷之九

五

敏捷而楊雄枚舉之流庶可跂及也有臣如此陛下
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使至於衰老也
臣甫誠惶誠恐頓首死罪死罪臣以爲鵬者鷲
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簪任於
原隰引以爲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重其
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望以此達於聖聰矣不揆
無淺謹投延恩隨進表獻賦以聞謹言

鵬賦

當九秋之淒清見一鵬之直上以雄材爲已任橫殺
氣而獨往梢梢勁翮肅肅遺響杳不可追俊無留賞
彼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爲鳥之累百敢同

年而爭長此鵬之大略也若乃虞人之所得也必以
氣稟玄冥陰乘甲子河海蕩濤風雲亂起雲山陰
水纏樹死連向背於八極絕飛走於萬里朝無以充
腸夕違其所止顧愁呼而前蹤信求食而依倚用此
時而極代待尤者而制況未狎羽而潛窺順雄姿之
所凝刺捷來於森木固先繫於利刃解騰攫而疎神
開網羅而有喜厭令之課數備而已及乎閭隸受
之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推拘擊之罕曳挂豪梗
之飛繇識改遊之所使食馬上而派舊然後綴以珠
飾呈於至尊搏風槍藥用壯旌門乘輿或幸別館獵
平原寒蕪空闊霜似晴繁觀其夾翠華而上下卷毛

卷九

七

血之崩奔隨意氣而電落引塵沙而蒼昏落官壻之
榮觀棄功効而不論斯亦足重也至如千年孽狐三
窟役兇恃古塚之別城也荒城之宿客題以我往來
趁起我場剛雖有故城角自吳如狐楚奔蹄而俯臨
飛迅翼而遐寓而料今於果是起寧遠履覽之而顧
脫自有若於神助是以咆嘯具自風興其處續下鞞
而遶繞尚投跡而容與當城逐其施巧無殊方蹀躞
而就擒亦造次而難大 奇罕獲百勝昭著風昔多
踞蕭條何處斯又足稱也爾其鴛鴦鴉鵲之倫莫益
於物空生此身聯拳拾穗長大如人肉多食有味乃
不珍輕鷹隼而自若託鴻鵠而為鄰彼壯大之慷慨

假強敵而逸巡拉先鳴之勇者及將起而復驚察忽
隔天路終辭水簾寧掩羣而盡取且快意而驚新此
又一時之俊也夫其降精於金立骨如鐵日通於腦
筋入於節架軒楹之上純漆光芒舉梁棟之間寒風
凜冽雖趾躋千變林嶺萬穴擊叢薄之不開突杈枒
而皆折又有觸邪之義也久而服勤是可吁畏必使
鳥攫之黨罷鈔盜而潛飛梟怪之羣想英靈而虛墜
豈非虛陳其力叨竊其位等摩天而自安與槍榆而
無事者矣故不見其用也則晨晨絕豎暮起長汀來
雖自負去若無形置巢巖窠養子青冥條雨年歲茫
然闕廷莫試鈎爪空迴斗星衆鵠儼列鮮於金殿此

卷九

六

鳥已將老於巖局

天狗賦 并序

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甫因至獸坊怪天狗院列在
諸獸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健無與比者甫壯
而賦之尚恨其與凡獸相近
澹華清之萃萃漠漠而山殿成削縹與天風颺乎迴
薄上揚雲崩兮下列猛獸夫何天狗嚙兮氣獨神
秀色似俊猊小如猿狖忽不樂離萬夫不敢前兮非
胡人焉能知其去就向若鐵柱歌而金鑲斷兮事未
可救腎流沙而歸月窟兮斯豈踰晝日食君之鮮肥
今性剛簡而清瘦敏於一柳咸解雨圖終無自私必

不虛透嘗觀予副君暇豫奉命于政則其尤之倫已
脚謂戰涇提挈丘陵與南山周旋而慢留者我實禽
有所穿伊鷹隼之不制兮呵犬豹以相其志乾坤之
翕習兮望麋鹿而飄然由是天狗提來發日於左頓
六軍之蒼黃兮驚萬馬以超過材官木及哨野廣未
及和問許矢與流星兮圖要害而俱彼前于蹄之進
集兮始切怒以相質真雄姿之自異兮已歷塊而高
臥不受力以許人兮能絕甘以爲大既而罕有暇昨
勢爭割據垂小亡而大傷兮翻投跡以來直詞雷殷
而有聲兮紛騰破而何述似爪牙之便充兮無愧魄
以自助各異耳低徊閉目而去每歲天子騎白曰御

卷九

九

東山百獸踞踞以皆從兮四猛乞銘銳乎其間夫靈
物固不合多兮胡役役隨此草而往還惟昔西戎之
遠致兮聖人爲之徐迎風塵露寒體兮峭帆金幣初
一顧而雄材稱是兮召羣公與之俱觀宜其方開闢
而吼紫微兮却妖孽而不得上于時駐君之玉筵兮
近奉君之渥歡使臭處而誰何兮備周垣而辛酸彼
用事之意然兮匪至尊之賞闢仰于門之峻嶒兮覺
行路之艱難羅精爽之哀落兮驚歲月之忽殫顧同
儕之甚少兮泥非類以摧殘偶快意於枝猓兮尤兄
疑於騎提此乃獨步受之於人兮洗却羣材之所不
核且置身之堪疎兮遭候觀之稠疊俗眼空多生涯

未愜吾君億憶耳尖之有長已兮寧久破斯人終日
馴狎已

唐興縣客館記

中興之四年王潛爲唐興宰修厥政事始自鰥寡憐
獨而和其封內非但循循不戾陰府而行而一容于
官屬于羣吏于衆庶曰邑中之政庶幾緒完矣惟賓
館上漏下濕吾人猶不堪其居以容四方賓賓其謂
我何改之重勞我其謂人何咸曰誣事至濟厥載則
遠觀于大壯作之問問作之堂構以永圖崇高廣大
踰越傳舍通梁而直走鬼將降屢素社上永安若泰山
兩傍序開發洩霜露潛龍深矣步欄復甯萬瓦在後

卷九

七

匪丹腹爲實疎達爲迴廊南注又爲覆廊以容介行
入亦如正館制度小劣直左階而東封殖修竹茂樹
挾右階于南環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易謀而
集事已無妨工亦無貲財人不待于來定不待方中
矣宿息井樹或相爲賓或與之亡天子之使至則曰
邑有人焉某無以榮階州長之使至則曰某非敢實
也予無所用俎四方之使至則曰子昵某多矣收辭
贊或曰明府君之侈也何以爲人皆曰我公之爲人
也何以侈子徒見賓館之近夫厚不知其私室之甚
薄羈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不知賦歛乃至於館
之醢醢闕出於私厨使之乘駟闕辦於私廐君豈爲

豈新令尹之人未汝之知也山天乎有命乎雖岑子
薛子引知名之士月數十百頃爾逆旅請前詩浮名
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益也
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嗟乎叔卿遺辭
工於猛健放蕩似不能安排者以我爲聞人而已以
我爲益友而已叔卿靜而思之嗟乎巢父執轡守常
吾無所贈若矣泰山冥崢嶸以高泗水潯潯以清
悠悠友生復何時會于王篇之京載飲我濁酒哉呼
我爲兄

秋述

秋杜子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楊常時車

集卷九

三

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昔襄陽龐德公至老不入
州府而楊子雲草玄寂寞多爲後輩所褒近似之矣
嗚呼冠冕之窟名利卒卒雖朱門之塗泥上子不見
其泥劍抱疾窮巷之多泥乎子魏子獨踴躍然來汗
漫其僕夫夫又不假益不見我病色適與我神會我
藥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處順故也子
挺生者也無矜色無邪氣必見川則風后力牧是已
於文章則子游子夏是已無邪氣故也得正始故也
噫所不至於道者時或賦詩如曹劉談話及俯霍豈
少年壯志未息使遇之機乎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調
選名隸東天官告余將行既紵裝既聚糧東人怵惕

筆札無敵謙謙君子若不得已知祿仕此始吾黨惡
乎無述而止

東西兩川說

聞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皆關輔山東勁卒多經
河隴兩朔教習慣於戰守人人可用兼羌堪戰子弟
向二萬人實足以備邊守險脫南蠻侵掠印雅子弟
不能獨制但分漢勁卒助之不足撲滅是吐蕃馬陵
本自足支也權量西山印雅兵馬卒復援形勝明矣
頃三城失守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
此輩見關兵馬使八州系歸心於其世襲刺史獨漢
卒自屬裨將主之竊恐備吐蕃在羌漢兵小昵而

集卷九

三

粟隙隨之矣况軍須不足姦吏滅削未已哉愚以爲
宜速擇偏裨主之主之勢明其號令一其刑賞申其
哀恤致其驩忻宜先自羗子弟始自漢兒易解人意
而優勸旬月大決洽矣仍使兵羌各繫其部落刺史
得自教閱都受統於兵馬使更不得使八州都管或
在一羗王或都關一世襲刺史是羗之豪族發源有
遠近世封有豪家紛然聚藩落之議於中肆與奪之
權於外已然則備守之根危矣又何以藉其爲本式
遏雪嶺之西哉比羗族封王者初以拔城之功得今
城失矣襲王如故總統未已余諸輩握符何王尹之
獄是矣由策嗣羗王關王氏舊親而羗族最高怨望

之勢然矣誠於此時便宜問上使各自統領不須王
區分易制然後都靜聽取別於兵馬使不益元戎氣
壯部落無語或縱一部落怨殺羣部落莫無如此
處分豈惟印南不足憂八州之人願買勇復取三城
不日矣幸急擇公所素謂明了將正色遣之獠賊內
綸屬白久敗擾皆亦自入徒憚人耳憂慮蓋不至大
昨聞受鐵券爵祿隨之今聞已小勦爲之奈何若不
先招諭也殺貴人愁春事又起緣邊耕種印發精卒
討之甚易恐賊星散於窮谷深林節度兵馬但驚動
緣邊之人供給之外不見免劫掠而還貨其地豪族
兼有其地而轉富蜀之土肥無耕之地流冗之輩近
者交互其鄉村而已遠者漂寓諸州縣而已實不離
蜀也大抵抵與兼并豪家力田耳但鈞敵薄歛則田
不荒以此上供王命下安疲人可矣豪族轉安是否
非蜀仍禁豪族受質罪人田管內最大誅求宜約富
家辦而貧家創痍已深矣今富兒非不緣子弟職掌
盡在節度蜀州縣官長手下哉村正里正見而不
敢示文書取索非不知其家處獨知貧兒家處兩川
縣令刺史有權攝者須盡罷免苟得賢良不在正授
備在進退問上而已

杜工部集卷之十九

武應商校

杜工部集卷之二十

虞山蒙叟錢

謙益

箋註

策問文狀表碑誌十七首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問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故供甲兵士
徒之役府庫賜與之用給郊廟宗社之祀奉養祿食
之出辨乎名物存乎有司是謂公賦知歸地若不撓
者已今聖朝紹宣王中興之洪業上庶尹備山市
補袞之能事于下而東寇猶小梗塞土未其闢總
賦稅之獲盡贍軍旅之用是官御之傳典闕矣人
之攸序乖矣孰使軍旅足食則賦稅未能克徇矣欲
將誅求不時則黎元轉罹于疾苦矣子等以待問之
實知新之明觀志氣之所有於應對乎何有佇渴救
之通符願聞強學之所指意道在此矣得游說乎
問國有輜車廬有飲食古之按風俗遣使臣在王官
之一守得馳傳而分命蓋地有要害知有遠近供給
之比省費相懸今茲華惟襟帶關通輦轂行人受辭
於朝夕使者相望於道路屬年歲無蓄積之虞職司
有愁痛之歎況軍書未絕壬命急宣插羽先茲於騰
鷹敝帷不供於理馬豈芻粟之勤獨爾實驂駢之價
闕如人主之軫念屢及於茲邇伯之分憂何嘗敢怠
乞恩難再近口已降水衡之錢積骨頗多無暇更入

燕王之市欲使輶軒有喜主客合宜間閭罷杼軸之
嗟官吏得從容之計側佇新語當聞濟時

問通道陂澤隨山濬川經敵之理疏奠之術抑有可
觀其來尚矣初聖人盡力溝洫有國作爲隄防洎後
代控引淮海漕運涇渭因舟楫之利達倉庾之儲又
賴此而殷亦行之自久近者有司相土決彼支渠既
潰渭而亂河竟功多而事寢人實勞止此乃善崩遂
使表輪之勤中道而棄今軍用益寡國儲未贍雖遠
方之粟大來而助挽之車不給是以國朝仗彼天使
徵茲水工議下淇園之竹更鑿商煩之井又恐煩費
居多績用莫立空荷成雲之鍾復擁填淤之泥若然
則舟車之用大小相妨矣軍國之食轉致或闕矣矧
夫人烟尚稀牛力不足者已子等飽隨時之要挺賓
王之資副乎求賢敷厥謨議
問足食足兵先哲推諱蓋有兵無食是謂棄之致能
掉鞅靡旌斯可用矣況寇猶作梗兵不可去日聞將
軍之令親視司馬之法關中之卒未息潮上之營何
遠近者鄭南訓練城下屯集瞻彼三千之徒有異什
一而稅竊見明發放以戰鬪亭午放其庸保謀乃救
麥以爲尋常夫悅以使人是能古伊戚則云暮實
虛休止未卜及瓜之還交比駉系之餓羣有司自救
不暇二三子謂之何哉

問昔唐堯之爲君也則天之大敬授人時十六升自唐侯者已昔帝舜之爲臣也舉禹之功克平水土三千登爲天子者已本之以文思聰明加之以勞身焦思既睦九族協和萬邦黜去四凶舉十六相故五帝之後傳載唐虞之美無得而稱焉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詩曰文王小心翼翼竊觀古人之聖哲未有不以君唱於上臣和於下致乎人和年豐成乎無爲而理者也主上躬純孝之聖樹非常之功內則奉養然事親如有闕外則憐憫然求賢如不及伊百姓不知帝力庠官但恭已而已冠帶未平符徵之至數也倉廩未實物理之固然也今大軍虎步列國鶴立山東之諸將雲合洪上之捷書日至三子議論引正詞氣高雅則遺後溢滌之後聖朝砥礪之辰雖遭明主必致之於堯舜降及元輔必要之於稷卨驅蒼生於仁壽之域反淳朴於義皇之上自古哲王立極大臣爲體眇然坦途利往何順子有說否庶復見子之志士徒瑣瑣射策趨競一第哉頃之問孝廉取備尋常之對多忽經濟之體考諸詞學自有文章在東以徵事昌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微貴切時份而已夫時患錢輕以至於量資幣權子母代復改鑄或行乎前偷英後契刀當此之際百姓蒙利厚薄何人所制輕重又穀者所以阜俗康時聚人守位者也下至十室之邑必

有千鍾之藏荷凶穰以之貴賤失度雖封丞相而猶困侯大農而謂何是以繼絕表微無或區分踰越實不敏仁遠乎哉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一天尊圖

文

石韞老放神乎始清之天遊日子浩初之家冷冷然馭乎風熙熙然登乎臺進而俯乎寒林退而極乎延閣見龍虎日月之君耳于棟梁塞于高壁骨者甃者哲者駁者視遇之間若寇嚴敵者已伊四司五帝天之徒青節崇然綠輿駢然仙官泊鬼官無央數衆陽者近陰者遠俱浮空不定目所向如一蓋知北闕帝

君之尊端拱侍衛之內於天上最貴矣已而左玄之屬吏三洞弟子其進曰經始續事前柱下史河東柳涉職是樹善損於而家受於而國剝私室之賈涓蒸人之安志所至也請便乘帝君救護之慈朝拜之功日若人存思我主籙生之根死之門我則制伏妖之與毒之騰凡今之人反側未濟柳氏柱史也立乎老君之後獲隱隱乎忍塗炭乎先生與道而遊與學而遊可上以昭太一之威神于下以昭柱史之告訴于上至京之用事也率土之發祥也惡乎寢而庸詎仰而先生藐然若往類然而止曰噫夫鳥亂於雲魚亂於河獸亂於山是畢弋釣吾削格之智生是機變

邀退櫻拾之智極故自黃帝已下干戈呼喚流血不
乾骨蔽平原乖氣橫放浮風不返雖書載蠶口率服
詩稱徐方大來許其慕中夏與夫容成中央氏尊盧
氏革結繩而已百姓至死不相往來茲茂德困矣矧
賢主趣之而不及庸主聞之而不曉滑懷崩燬數千
占哉至使世之仁者蒿目而憂世之愚者有是夫今聖
主誅于紀康大衆物尚疵癘戰爭未息必撥當時之
變日慎一日衆之所惡與之惡衆之所善與之善勸
有司寬政去禁問疾薄斂修其土田險其走集以此
馭賊臣惡于自然百祥攻百異有漸天下洵何何其
捷哉已登乎種種之民舍夫呼嗷之意是魏巍乎北

關帝君者肯不乘道腴卷出簿詔比斗削先南斗注
生與夫聞首方足施及乎蘇蟠之蟲宵魁之物盡驅
之更始何病乎不得如昔在太宗之時哉石甌老畢
辭三洞弟子某又某諱如得動如失久而却走不敢
貳問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維唐廣德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
戌京兆杜甫敬以醴酒茶蕝草卹之奠奉祭故相國
清河房公之靈曰嗚呼純朴既散聖人又發苟非大
賢孰奉天秩唐始受命殆公間出君臣和同德教克
溢魏杜行之夫何盡一婁宋繼之不墜故實百餘年

間見有輔弼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將帥干紀烟塵犯
闕王風寢頓神龍圯裂閣輔蕭條乘輿播越太子即
位揖讓舍卒小臣用權尊貴條忽公實匡救忘餐奮
發累抗直詞空聞泣血時遭侵沴國有征伐車駕還
京朝廷就列盜本乘獎誅終不滅高義沈埋赤心蕩
折貶官厭路邊口到骨致君之誠在田園切天道開
遠元精茫昧偶生賢達不必濟會明明我公可去時
代賈誼慟哭雖多顛沛仲尼旅人自有遺愛二聖崩
日長號荒外後事所委不在臥內因循寢疾憔悴無
悔死矢泉塗激揚風集大杜既折安仰翊戴地維則
絕安放夾載豈無羣彥我心忉忉不見君子逝水消

酒世涕集谷吞聲賊壕有車爰送有緇爰操撫賓日
落脫劍秋高我公戒子無作爾勞欲以素帛付諸蓬
蒿身瘞萬里家無一毫數子哀過他人鬱陶水漿不
入日月其惛州府救喪一二而已自古所歎罕聞知
已曩者書札望公再起今來禮數爲態至此先帝松
柏故鄉粉梓靈之忠孝氣則依倚拾遺補闕視君所
履公初罷印人實切齒甫也備位此官益薄劣耳見
時危急敢愛生處君何不聞刑欲加矣伏奏無成終
身愧耻乾坤慘慘豺虎紛紛蒼生破碎諸將功勳城
邑自守鞞鼓相聞山東雖定瀾上多軍憂恨展轉傷
痛賦靈玄豈正色白亦不分培塿滿地豈寄無羣致

蔡者酒陳情者文何當旅櫬得山江雲嗚呼哀哉尚

爲遺補薦參狀

宣議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參右
臣等竊見史參議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
所仰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恭惟近侍實
藉茂材臣等謹詣閣門奏狀陳薦以聞伏聽進止
至德二載六月十二日左拾遺內供奉臣裴薦等狀

右拾遺內供奉臣孟昌浩

右拾遺內供奉臣魏齊卿

左拾遺內供奉臣杜甫

左補闕臣韋少遊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逆波許違忤聖旨既
下有司具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爲幸今日已時中
書侍郎平章事張鎰奉宣口勅宜放推問知臣愚慙
舍臣萬死曲成恩造再賜骸骨臣甫誠願誠蔽死罪
死罪臣以俯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開道獲謝能顏
得逆未除愁緒難過猥廁玄職願少裨補竊見房琯
以宰相子少自樹立晚爲宰相有大臣體時論許琯
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果委以樞密衆望甚允
觀琯之深念主憂義形於色況盡一保大素所蓄積

者已而琯性失於簡酷嗜鼓琴董庭蘭今之琴工遊
弄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爲非苟之愛惜人情一
至於玷汙臣不自度量數其功名未垂而志氣挫衄
覲望陛下棄細錄大所以日先稱述何思慮始竟闕
於再三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若狂狷之過復
解網羅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
幸甚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全軀就列待罪而已無
任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閣門進狀奉謝以聞謹進

至德二載六月一日宣議郎行左拾遺臣杜甫狀進

董庭蘭

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逆波許違忤聖旨既

下有司具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爲幸今日已時中

書侍郎平章事張鎰奉宣口勅宜放推問知臣愚慙

舍臣萬死曲成恩造再賜骸骨臣甫誠願誠蔽死罪

死罪臣以俯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開道獲謝能顏

得逆未除愁緒難過猥廁玄職願少裨補竊見房琯

以宰相子少自樹立晚爲宰相有大臣體時論許琯

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果委以樞密衆望甚允

觀琯之深念主憂義形於色況盡一保大素所蓄積

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右臣竊以逆賊東身檻中奔走無路尚假餘息蟻聚

苟活之日久陛下猶觀其伺伺伺相率降伏盡至廣務

寬大之不用明惡殺之德故大軍未合蔚然未進上

以指王師有征無戰之義下以成古先聖哲之用心

茲事玄遠非愚臣所測臣聞易載隨時不俟終日先

王之用刑也抑亦小者肆諸市朝大者陳諸原野今

交孽雖窮蹙日甚自救不暇尚慮其逆帥望秋高馬肥之便蓄突圍拒轍之謀大軍不可空動轉輸之粟諸將宜窮犄角之進頃者河北初收數州思明降表繼至實爲平盧兵馬在賊左脅賊助靜之利制不由已則降時可知今大軍盡離河北逆黨意必寬縱若萬一軼略河縣草竊秋成臣伏請平盧兵馬及許叔冀等軍鄆州西北渡河先衝收魏或近軍志避實擊虛之義也伏惟陛下圖之遣李執俊仲卿孫青漢等軍遞進渡河佐之收其貝博賊之精銳振在相魏衛之州賊用仰魏而給賊若抽其銳卒渡河救魏博臣則請朔方伊西北庭等軍渡沁水收相衛賊若迴戈

卷之三

九

距我兩軍臣又請郭口和縣等軍驍風馳屯據林慮縣界候其形勢漸進又遣李廣琛魯吳等軍進渡河收黎陽臨河等縣相與出入犄角逐便撲滅則慶緒之首可翹足待之而已是亦恭行天罰豈在王師必無賊哉愚臣聞見淺狹承乏待罪未精慎固之守輕議擒縱之術抑臣之夢寐貴有裨補謹進前件圖如狀伏聽進止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狀進

爲夔府相都督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授臣某官低拜休命內領鎮越策駑馬之力冒累踐之寵自數勳力萬無一稱再三休惕流汗至踵謹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戰誠

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以陛下君父任使之久掩臣子不逮之過就其小効復分深憂察臣劔南區區恐失臣節如彼加臣頻煩階級鎮守要衝如此勉勵疲鈍伏揚陛下之聖德愛惜陛下之百姓先之以簡易間之以樂業均之以賦歛終之以教勸然後畢禁將士之暴弘治主客之宜示以刑典難犯之科寬以困窮計無所出哀今之人庶古之道內救悖獨外攘師寇上報君父曲盡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補失墜之目灰粉骸骨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勿愚臣之願也明主之望也限以所領未遑請對無任兢灼之極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臣誠喜誠懼死罪死

卷之三

十

罪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后妃之制古矣而軒轅氏帝嚳氏次妃之跡最有可稱存乎舊史然則其義隱其文略周禮王者內職大備而陰教宣詩人開靡風化之始樂得淑女益所以教本古訓發皇婦道居其燕寢之儀動有環珮之節進賢才以輔佐君子不淫色以取媚閭房雖形管之地功過必紀而金屋之寵流宕一揆稽女史之華實嗣嬪則之清高亦時有其人偉大精選淑妃皇甫氏姓皇甫氏其先安定人也惟尚封爵於赫有光伊玄祖樹德于今不忘必宋之子莫之與比伊清風繼代惠

此餘美夫其系緒蕃衍綏冕所與列爲公侯古有皇父充石則其宗可知也夫其體元消息經術之美刊正帝圖中有玄晏先生則其家可知矣嗟乎我有奕葉承權輿矣我有敬猷展肅雅矣積羣玉之氣自對白虹之天生五色之毛不離丹鳳之穴曾祖烜皇朝宋州刺史祖粹皇朝越州刺史都督諸軍事父日休皇朝左監門衛副率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粵在襁褓體如水雪氣象受於天和詩禮傳乎胎教故列我閨元神武之嬪御者豈易其容止法度哉今上昔在春宮之日詔詰良家女擇視可否充備淑哲太妃以內秉純一外資沈靜明珠在蚌水月鮮白美玉處

杜集卷二十

七

石崖岸津潤結襦而金印相輝同華而翠旌交影由是恩加婉順品列德儀雖掖庭三千爵秩十四掩六官以取俊超羣女以見賢豈渥澤之不流曾是不敢以露才揚已卑以自牧而已夫如是言足以厚人倫化風俗彌縫坤載之失夾輔元亨之求嗚呼彼蒼也常與善何有初也不久好奈何況妃亦既遘疾怙如慮往上以之服事最舊佳人難得送藥必經于御手見寢始迴于天步月氏使者空說返魂之香漢帝夫人終痛歸來之像以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月癸未朔薨于東京某宮院春秋四十有二嗚呼哀哉望景向夕澄華微陰風驚碧樹露重青岑天子悼履

絳之蕪絕惜脂粉之凝冷下麟鳳之銀床到梧桐之金井嗚呼哀哉厥初權殯于崇政里之公宅後詔以某月二十七日已酉卜葬於河南縣龍門之西北原禮也制曰故德儀皇甫氏贊道中盡肅事後庭執云疾疢奄見凋落永言懿範用愴于懷宜登四妃之列式旌六行之美可册昭淑妃喪事所須並宜官供河南尹李適之充使監護非夫清門華冑積行累功序于王者之有始有卒介于嬪御之不僭不濫是何存榮歿哀視有遇之多也有子曰鄂王諱瑤兼太子太保使持節幽州大都督事有故在疚而卒豈無樂國今也則亡匪降自天云何吁矣有女曰臨晉公主出

杜集卷二十

七

降代國長公主于榮陽潯曜官曰光祿卿爵曰駙馬都尉昔王儉以公主恩尚帝女爲榮何晏兼關內侯是亦晉朝歸美公主禮承於訓孝自於心霜露之感形於顏色享祀之數缺於澠婦嘗戚然謂左右曰自我之西歲陽載紀彼都之外道里遐絕聖慈有達來之深異縣有松楸之阻思欲輕舉安得黃鵠未議巡豫徒瞻白雲望闕塞之風烟尋常涕泗懷伊川之陵谷恐懼遷移於是下教邑司愛虔碑版甫於鄭莊之賓客遊寶主之園林以白頭之松阮瞻獨步於崔蔡而野老何知斯文見託公子泛愛壯心未已不論官閭游夏入文學之科兼叙哀傷顏謝有后妃之誌銘

其後六年并皇明幾時作也故不致立碑但據其碑年故誤耳

禮供養不祧矣維其承前門戶節制若用功成則進

煎和之宜規矩數及於親姻脫落頗盈於歲序若其
先人後已上下敦睦懸馨知歸揖讓惟久在嫂叔則
有謝氏先小郎之才於娣姒則有鍾琰洽介婦之德
周給不礙於親疎泛愛無擇於良賤至於星霜伏臘
軒騎歸寧慈母每謂於飛來幼童亦生平感悅加以
詩書潤澤導誘爲心過悔各於未萌驗是非於往事
內則致諸子於無過之地外則使他人見賢而思齊
爰自十載已還點哭一乘之理絕筆血於禪味混出
處於度門喻彼之文字不遺開卷而音義皆達母儀
用事家相遵行矣至於膳食滑甘之美綴結縫線之
難展轉忽微欲參謀而縣解指麾補合猶取則於垂
成其積行累功不爲薰修所住著有如此者靈山鎮
地長吐烟雲德水連天自浮星象則其石心定惠豈
近於揚摧者哉越天寶元年某月八日終堂于東京
仁風里春秋若干示諸生滅相越六月二十九日遷
殯于河南縣平樂鄉之原禮也嗚呼哀哉琴瑟罷聲
蘋藻晦色骨肉號今天地感中外痛兮鬼神惻有長
子曰朝列次朝英北海郡壽光尉次朝牧女長適獨
孤氏次閭氏皆稟自胎教成於妙年厥初寢疾也唯長
子長女在側英牧或以遊以宦莫獲同曾氏之元巾號
而不哭傷斷鄰里悠哉少女未始聞哀又足酸鼻嗚
呼縣君有語曰可以得衣飲吾起塔而焚裝公自以

卷二十一

五

無文其詞曰

卷二十一

嗚呼有唐義姑京兆杜氏之墓

嗚呼有唐義姑京兆杜氏之墓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五代祖柔隋吏部尚書容城侯大父元懿是渭南尉
父元哲是廣州恒縣丞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故修
文館學士著作郎京兆杜府君諱某之繼室范陽縣
太君盧氏卒於陳留郡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嗚呼
以其載八月旬有一日發引歸葬於河南之懷師以
是月三十日庚申將入葬作之大塋在縣首陽之東
原我太君用甲之穴禮也墳南去大道百二十步奇

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頻有亂常巴蜀之人憤彼煩費猶相勸勉充備百役不敢怨嗟吐蕃今下松維等州成都已不安矣楊琳師再脅普合類賴兩川不得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況臣本州山南所管初置節度底事草創豈暇力及東西兩川矣伏願陛下聽政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援之得失定兩川之異同分管之可否度長計人速以親賢出鎮哀罷人以安反仄大戎侵軼草寇寇何處可退矣而三蜀天府也徵取萬計陛下忍坐見其狼狽哉不即爲之臣竊恐益口得恣居調耳實爲陛下有所痛惜必以親王委之節鉞此古之維城磐石之義明矣陛下何疑哉

卷之二十

王

在近擇親賢加以醇厚明哲之老爲之師傅則萬無覆敗之跡又何疑焉其次付重臣舊德智略經久堪事先恆不阻獲于荏苒之際臨危制變之明者觀其樹勲庸於當時扶危塗於已陟墜頓理體竭露臣節必見方面小康也今梁州既置節度與成都足以久遠相應矣東川更分管數州於內幕府取給疲弊滋甚若兵馬悉付西川梁州益川爲聲援是重飲之下免至多門西南之人有活望矣必以戰伐未息勢資多軍應須遣朝廷任使舊人授之使節留後之寄綿歷歲時非所以塞眾望也臣於所守封界連接梓州正可爲成都東鄙其中別作法度亦不足成要害哉

徒擾人矣伏惟明主裁之又天下徵收救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伏願損之又損之劍南諸州亦困而復振矣將相之任內外交遷西川分靈以仗賢俊愚臣特望以親王總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萬代之利也敢輕易而言次請慎擇重臣亦願任使舊人鎮撫不缺借如大戎侵軼臣素知之臣之兄承訓自沒蕃已來長望生還偽親信于贊普探其深意意者報復摩彌青海之役決矣同謀警衆於前後沒落之徒曲成翻動陰合應接稍有歲時每漢使回蕃使至帛書隱語累嘗懇諭臣皆封進上聞屢遣臣兄承訓憂國家緣邊之急願亦勤矣況臣本隨兄在蜀向

卷之二十

王

二十年兄既辱身蠻口相見無日臣比未忍離蜀者望兄消息時通所以戮力邊隅累踐班秩補拙之分淺待罪之日深蜀之安危收斂聞見臣子之義實有所盡於君親愚臣迂闊之說萬一少裨聖慮遠人之福也愚臣之幸也昨竊聞諸道路出吐蕃已來草竊岐隴逼近咸陽似是之間憂憤頓迫益增尸祿寄重之懼寤寐報効之懇謹冒死具已蜀成敗形勢奉表以聞

杜工部集卷之二十終

錢遵王季滄校

許文穆公集六卷

〔明〕許國撰 葉向高等輯

明萬曆許立言等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文穆公集序

師許文穆公自

上臨御以來以史官侍講歷積官
至少傅更書教學士在密勿樞機
之地者三十年是時

上憂心垂拱委事大臣而必奉魚

水之權日取古今治亂安危為

上開說中間彌縫其將闕備終於

未雨者未易指數大抵於講授發

之未以書傳之公既不教誨人

亦少有知者晚節

上冊儲命未下懷姙窺伺者四出



公謂是其可以緩因露章極之至
雖五上力以去就爭之

上讀公不可奪雖聽其去而中不
能無動之何國奉定而姦謀沮

海內乃歸公回天之力而其精忠

直道亦統然暴白於天下願非公

許文穆公集

意也公胸次如地負海涵渾浩

浩人鮮窺其際浮薄險躁之人譏

而即之者不知其與常人異者退

而考其大方所謂以道事君不可

則心者微公不足以當之以彼一

節自耀如燭火照皆公之棄餘淺

之為丈夫者耳何足道哉始節惠
將行門人輩計公當何謚少宰朱
呂謂公之博大人所知也其介特
人所未知也當江陵相奪情卑者
議附高者驚擊公悉不為第潛往
力沮之不從乃已頃之喪情留病

請禱勢之所毆如風偃草楊祠林

不與徒以公在手未易名莫父毅

宜議上

御筆宣為父穆嗟乎

上知公深遠矣公少好學有父家

操力取極六統之指要蓋溫厚爾

雅蔚然有德之言非文詞倚語類
也今物未久求其遺編僅得一二
篇公有所重而不甚屑意於此歟
古之君子事業文章不體乎自然
而行於不得已誠不得已則事固
不足以名公况其乎詩教為干
篇子立言彙為六卷門人誦校而
序於簡端

萬曆辛亥夏五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脩撰儒林郎

直

起居注纂脩

國史

東宮日講官門人瑯琊焦竑撰

讀書錄公集

許文穆公集目錄

卷之一

序

送周以方館丈奉使荆府序

張以敬館丈奉使贈言

送鍾樂華館丈督學觀省序

少傅陳先生致政歸蜀序

贈肖湖戚君請告就昏序

送陳素翁年伯東歸序

贈光亭李先生司理河南序

許文穆公集

送查君子警司理德安序

贈同年柳坡馬君司理池陽序

送余君汝化之任江山序

送俞君原道之任廬陵序

送馬映臺之分宜序

贈光祿仙里王君之興南序

送方大夫奉詔審刑畿郡序

部大夫鄒公視權清原期滿還朝序

送中翰少山宗丈祗命留都便道歸省序

送某出守外郡序

卷之二

壽諫議祐山馮先生序

少傅松谷陳公六十序

封大夫劉公暨配李宜人七十序

隱翁游年伯八十序

年伯岸南陳翁七十序

壽六弟五十序

竹坡鄭翁六十序

上五叔父六十雙壽序

一源程翁七十序

王太夫人壽序

封太孺人陳年伯母六十序

鮑太母黃孺人六十序

都閩鐵山陳先生五十序

封編修胡太翁暨配徐太孺人八十序

方田吳太親翁七十序

梅巖先生七十序

五經正文序

文章正宗序

二程全書序

潘象安詩序

少逸山人詩序

壽文登公集
目錄

癸未會試錄後序

己丑會試錄前序

武舉會試錄後序

記

重修廣平府學記

河澗府城南橋道碑記

績溪縣題名記

竹石先生像祠記

嚴州府推官陸侯生祠記

進士題名記

重修太僕寺記

魏縣新建尊經閣記

順天新置督學公署記

庶吉士題名記

卷之三

奏疏

辭免內閣辦事 恩命疏

乞辨邪正以消黨比疏

乞休致疏

再乞休致疏

壽文登公集
目錄

衰庸不職自致人言乞賜罷免疏

再乞罷免以謝人言疏

三乞罷斥以杜讒害疏

乞休致疏

又乞休致疏

恭陳謝悃疏

見幾不決再致人言懇 恩休致疏

乞容休致并言官疏

再救言官并乞休致疏

冒罪陳悃引例乞休疏

辭免殊常 恩命疏

再辭 恩命疏

旱災乞罷疏

謝賜衣帶疏

考滿辭免 恩命疏

辭 恩請 卹并乞歸葬疏

辭 恩請假疏

爲于乞假疏

乞襄事以重 特典疏

大察自陳疏

許文穆公集 目錄

再辭加 恩疏

救言官疏

輔理無狀乞賜罷歸以懲失職疏

衰病乞歸疏

自省曠職再乞休致疏

恭謝 天恩兼陳愚悃疏

請假疏

寃空事畢恭謝 天恩疏

邊事牽及乞罷免以謝人言疏

請慰留育輔并處李僉事疏

請終李僉事疏疏

懇乞罷斥以謝人言疏

感 恩乞歸并請 冊立以信 王言以謝

天下疏

自劾進言過激三懇放歸疏

恭謝 天恩并乞寬假疏

四懇休致疏

謝辭疏

辭闕疏

歸田謝 恩疏

許文穆公集 目錄

表

元日表

萬壽聖節表

瑞兔表

瑞鹿表

又

箋

冊立 皇太子命婦賀 中宮箋

皇長子開講箋

頌

聖王登極頌

壽清宮頌

又

敬一亭頌

平倭頌

賦

聖駕臨雍賦

卷之四

議

擬上 孝懿皇后尊諡議

言一集全集 卷之四

治漕河議

保甲議

京營兵制議

條上弭盜方略

宗藩祿糧議

防邊議

論

曾點漆雕開見大意

剛毅木訥近仁

知人安民

兵食

大臣慮四方

士之品有三

心如穀種

考

屯田考

鹽法考

說

原文說

尙友說

言一集全集 卷之五

孔門四科說

讀狄梁公傳

嗜祭鮮

信順堂雙壽說

書

與友人論學書

與友人論時政書

卷之五

墓誌銘

太保陳文端公墓誌銘

人

太師張文毅公墓誌銘

太保余文敏公墓誌銘

太保王襄毅公墓誌銘

吏部尚書夏松泉公墓誌銘

南禮部尚書陳文僊公墓誌銘

封刑科給事中述齋邵公墓誌銘

處士訥菴蕭公暨配畢孺人墓誌銘

贈君近溪邵公暨配汪孺人墓誌銘

崇藩左長劉公暨配李宜人墓誌銘

太師李文定公暨配一品夫人徐氏墓誌銘

件之君公集

目錄

九

上林苑監署水端峰孫公墓誌銘

墓表

贈承德郎淮安府通判劉公安人蕭氏墓表

勅封鍾太孺人墓表

贈承德郎方田吳公暨安人楊氏墓表

行狀

大理丞德所黃公狀

傳

孝廉顧先生傳

華亭楊氏婦何貞女傳

江母傳

祭文

祭故少保兵部尚書胡梅林

祭大理丞德所黃親家

祭良源許公

祭朱邕翁

祭大參毅齋查友

祭門人王維材

卷之六

詩

件之君公集

目錄

一

大祀 方丘應制

恭陪北郊禮成有紀

代 御製勸農歌

大閱應制

慈寧宮產瑞蓮應制 二首

高山流水 以下五首俱應制

古松群鶴

杏花春燕

花后雙貓

玄兔

大謁 長陵韻

大謁 景陵韻

大謁 永陵韻

大陳春宇上 陵韻

大遊碧雲寺韻 二首

上 陵

恭謁 康陵有述

憩張荆山山房

送陳春宇太史 冊封晉藩

詩成又云榮岷二府非常府也再賦

洋二卷

分卷

目錄

二

送陳太史 冊封岷藩

送少司成王君之金陵 二首

通山令柯君移教南陽賦贈

同館陳太嚴請遷送別 二首

送嚴都諫請告歸省

宛陵趙丈以汶博復除仁和

卧病送郡錄汝南胡先生之任

余挽虛丈之豐城

司寇毛公歸江上

陳大理王叔出守淮陰

送陳太史玉壘扶持還蜀

送黃別駕之靖州

送大鄣余丈之任內黃

列侯盱山公還金陵

慶源潘明府自舞陽移詔安 二首

李二丈出叅留都中閫扶持太夫人南還

送李諫議南還 二首

送詹侍御歸閩 二首

屏峰張先生由國學轉屯曹

賦得麗澤書院贈余先生司訓金華

洋二卷

分卷

目錄

二

少司成屏麓年丈之金陵

寄題歐文學首茹齋

送江近山南還

送潘少逸南還

送喬中翰水心還雲間

送行口占 二首

送王生維材南上

送塾師宋仲仁

寄鳴谷李山人

贈族兄

庚午生日和答友人兼示兒童二首

竹溪篇爲溧陽鍾年伯雙壽

張給諫父母胞封

某氏世醫以所幕封

調同館李元實繼婚十絕

陳春宇館素馨花

同館夜集王太史宅賞芍藥二首

月夜集余太史宅觀白芍藥二首

夏夜偕同館燕集孫宮諭宅二首

余太史席上咏菊月二首

香溪先生集

目錄

一三

晚秋對菊同陳廷尉楊儀部集白雲山房

重陽後一日飲陳五岳宅

雪夜飲楊雲浦客部宅

諸丈夜集

野眺

大慧寺假山

登真覺寺塔

城隅竹園

元日試筆

九日三首

喜晴

喬木甘棠衆題贈東園朱中丞

爲李寧遠題所藏呂祖圖

題章給諫雙壽承恩卷

題錫山顧翁重封雙壽卷

題傅侍御母劉氏節孝卷

爲鍾侍御題金臺遙祝卷二首

題蔣職方榮封卷

上林春晚圖

羣龍圖歌

香溪先生集

目錄

一四

瑞蓮歌

桃源園歌

和賈至早朝

雪後早朝

入朝口占二絕

鳴琴玉堂陰

瀛州亭納涼

對芳樹

還友人榜嚴經

紀異

長歌行	折檻行	去婦詞	結交篇	塞上曲	碧鷄篇	題台山雲龍書屋	謁關里廟二首	關里檜	孔林	嶧山	祔岱贈州大夫	遲賢亭	靈巖寺	鐵袈裟	泰山六首	故山驛望泰山二首	莊山驛	謁子房廟有感	長清道中
-----	-----	-----	-----	-----	-----	---------	--------	-----	----	----	--------	-----	-----	-----	------	----------	-----	--------	------

黃花洞	黃河阻風	京口阻開	沙河道中	朝鮮王挽詞四首	世子權署國事贈言二首	登太平樓二首	廻瀾石	慈秀山	玉潤泉	太虛樓	巾車	登風月樓度凌波橋憩愛蓮堂觀鰲何有作	觀箕子井田有感	弔箕子墓辭	恭題高皇帝御製詩卷後	阻雨同魏給諫生快哉亭	練光亭晚眺	快哉亭	望月亭
-----	------	------	------	---------	------------	--------	-----	-----	-----	-----	----	-------------------	---------	-------	------------	------------	-------	-----	-----

齊山亭

靜觀齋贈朴判書

陽原贈李司成

高峰贈奇司藝

晉溪贈李校理

也足窩贈魚護軍

松溪居士贈權散人

藕塘贈李司勇

竹溪贈柳醫官

洪純彥贈洪司譯

白元凱贈白司諱

金海贈金參隨

泰河贈秦參隨

兩行從者編草葉以爲笙戲作

敬吾贈魏給諫

和曉於族林溪韻

和沙里虎道中韻

望蟾松

使旋遂至松下復次前韻

附先誌

校閱姓氏

門人福塘葉向高

吳興朱國禎

菖城朱國祚

崑山申用懋

古吳徐應聘

會稽陶望齡

長水岳元聲

武林虞淳熙

金壇王肯堂

雲間朱正色

四明王佐

姑蘇王士驥

宛陵梅守峻

新安洪文衡

後學畢懋康

男立德 孫志才

立功 志仁

立言 志寧

立禮全輯 志宜

燕山方從哲

清源李廷機

興化林堯俞

錫山高攀龍

鄧郭焦 竑

華亭董其昌

豫章劉曰寧

昭武湯顯祖

廬陵鄒德海

湘南莊天合

鄧都孟養浩

古越錢養廉

海陽邵 庶

羅應鶴

金 聲全纂

曾孫 芳

萱

蓮

苓等重梓

許文穆公集卷之一

門人福塘葉向高

燕山方從哲纂輯

瑯琊焦竑校閱

男立言

立禮輯梓

序

送周以方館丈奉使荆府序

明興以來衆建諸侯王鎮撫天下蓋荆湖之間封者
八王而昭皇帝第六子自建昌徙蘄是爲荆王蘄

祿江制淮控南北之衝三國時所與瓜分而爭歲無

寧日荆王開國百數十年江淮晏然受茲赤社世爲

藩輔間得割其旁郡分建諸子弟日益廣矣又其山

川最勝余讀黃樓赤壁諸賦寤寐耿耿想見其處皆

在今荆國郡界中以方出承明著作之庭持節而

南絕大河略中州抵江夏致天子明命實於王所

因屬車騎覽勝竹樓泛舟赤壁倚洞簫問玄鶴弔蘇

長公乎煙波水月之間蓋其風流文采尚英英焉照

映山川也以方內文明而外棲愿耳目所涉輒存乎

心習當世之故余數從叩之其應如響專對四方豈

辱命哉以彼聲華藻雅固不減長公異日者藝苑
音儻復爲斬增一故事用資荆客之遊談未可知也
往余又數聞度文之吏蒿目而晏大都悉中土之賦
不足以祿藩封今宛洛而外諸侯王衆者莫如荆湖
百聞不如一見以方故善心計行矣且目擊之儻復
有賈生王父之策爲國家建萬世之安者乎歸朝而
圖上之亦未可知也

張以敬館丈奉使贈言

漢諸侯王長沙奉藩最謹最小最完賈生自漢庭出
而傳之才三數年耳至今長沙乃以賈傳得名一井

宅之遺過者低回而不忍去賢者之所在其光重如

此賈生少年負異才疏政事之急譎譎萬言天子且

待以公卿之位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則投

賦問靈均彼其心寧詎忘漢庭之上哉今 睿皇帝

別子吉簡王國長沙其形勢固不異漢已巳四月

主上繼長沙之封詔以敬奉冊行以敬起家而仕五

年不出國門母太夫人春秋高數遣人以安車請不

可以敬深念且自請之而未有間既奉明詔得往

來道其家喜沾沾色動向余謁行日何以贈我余曰

唯唯古今一長沙耳賈生以適去公以使行意之得

不得可知也公才如賈生而蘊釀以學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余不知生當時有此不生以氣凌公卿公卿忌擠之去今公卿往往喜留公不聽公去其遇與不遇又可知也臣子之情古今豈異哉生外則懸壺聞其行也默然以戚公內則慕庭闈其行也躍然以忻蓋公與生其忻戚殊而精通乎前古文采表於後世一也余不佞何以贈公聞之賢者在君側無忘親在親側無忘君公何以處我以教曰聞之居家無愧菽水立朝無愧簪紱余曰然則行無愧符傳使無愧軒車竟無愧里閭勉之哉今茲行也明漢長沙之義激

諸僚王之忠附余不待言即以賈生方而論之

送鍾樂華館丈督學觀省序

樂華鍾先生出館闕爲直指使者視聽瀛海按行燕齊間登岱宗南望飛雲徘徊太息曰夫燕粵萬里背親而遠遊如倚門曰首何趣駕還報命乃杜門謝客疏陳其情會留都督學使者缺言官建曰選文行卓犖者往爲都人士楷式非鍾先生不可詔先生行先生躍然起拜命曰某即淺薄無以式都人士吾聞留都故有邸第得將母從事從南海至留都道半近且吾南下得道吾鄉奉母與以行益天假之便也

是時故與先生同館閣者安成張以敬毘陵周以方吳興陳體乾武陵陳惟錫濟南沈子靜雲間李元實漁陽成君迪暨國八人醺而餞之郊國以齒當祭酒乃前觴先生曰世傳卽峽九折之阪迴車者孝叱御者忠夫忠孝豈二哉丈夫生而志四方寧得沾沾奉遺體相守蓬蒿之下或言母在身未敢許人此任俠者言未可概於中庸何則君親等耳生我者日夜與以爲君用察其才能常恐不足顯庸於世稍長而習之學成有以用之豈非父母之心哉既有司爲才薦之天子當是時業許君此身矣險夷惟命安得友

顧裴起家被褐而來一儒生耳今還入里中衣繡乘

輅負弩在前執斧在後璽書在堂鴈幣在門先生西象服登堂再拜爲太夫人壽太夫人黃髮擁諸孫而臨之里中旄倪相顧歎說夫非君恩耶先生則何報之且茲行也先生試內計何以爲太夫人懼即太夫人問曩者視醴羹若今而督學奚若則安所置對請爲先生壽之先生曩與余輩共業嘗竊觀先生操履心無滯思手不停揮不移晷而文成矣未嘗不服其才之敏思之奇及先生執法殿中擇言而發發必中機宮闈隱事社稷大計智巧所譏利害莫測抗

疏深論往往留中一力能回天先生未嘗出諫草示人也又未嘗不多其識之宏意之厚先生文行卓犖若此太夫人有先生譬如良賈之有珍貨彼其心固欲售之豈令其終身緼積哉夫治國如家太夫人即問先生何以視雖弟對曰如母所以理鹽鹽問今何以督學如母所以訓子婦太夫人必喜何者其心得也太夫人春秋高先生遠膝下五年歸而奉顏色不異曩時天錫之祉使觀先生成先生今歸視曩時敝貂廟綴而歸太夫人執忻孰媿益不言而可以意逆矣方皇路清夷宦遊者鳴鑾緩轡安蛇翱翔先生又

序二冊公集

八凡卷一

五

秉衡鑒集矜佩高議文墨之事非若九折之阪乘畏道而驅之也昔周盛時四牡勞臣猶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安得乃以王事將母如先生今日乎先生行矣明忠孝之義以教都人士思報主上恩德爲太夫人忻其素所蓄積益不在承顏朝夕間也於是以敬等乃以次起徧觴先生屬國書其事以授御者國曰敬諾

少傅陳先生致政歸蜀序

上初卽位今少傅陳公以滑邸舊學入直內庭與淮南李公新鄭高公江陵張公內江趙公同心輔

政四年於今上方倚用百寮仰德海內嚮風公始及耆乃屢疏求去中朝薦紳大夫莫不惇然疑公太遽上既數留不可優詔加秩隆禮遣官護行又予其子太史告得扶侍歸蜀焉於是薦紳大夫莫不榮上之恩高公之義健公之決以爲君臣始終方於漢世疏傳咸有贈言而四公者率詞林諸君子饒之郊屬國受簡國不佞雅辱公知亦頗自謂能知公夫漢疏傳獨其都門供帳道路嘆息似公耳何可方也國請遠引周召近述宋司馬君實事以明公心古大臣受上知遇身任天下之重日惟宗社大計家

言二冊公集

八凡卷一

五

靡而不敢懷年及而不敢引何者彼其於國重而不暇身圖也然聞之書周公明農召公告老當是時周業方盛明光勤施迂衡底績率而行之可承叙萬年故曰厥者娶及撫事如亨又曰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卽令公去其所爲用公者固在此也此周公之心也君真固曰時我惟周公既克有正迪前人尤施偶王作極則有公在公在猶真在也且俊民旣章今固不時讓復何後此召公之心也今公遽聖明侍帷幄有年及於新政再疏條列法已施於國家又四公在足任天下事與戮力共濟斯非周召明農告老時邪

卽天子留公明禮休享不啻成王而四公者閔天
越民豈敢君與之多誥然公獨際其幸自周召所不
能遂者公得遂焉雖然公乘迦薦心罔不若時其去
也寧詎不永念而猷裕哉聞之古大臣身任天下之
重所適而可不必在朝昔司馬君實既屏居洛與韓
公謫公輩鴈詠以遊蓋洛社衣冠中朝隱然倚以爲
重而君實尋復起洛元豐之治至今頌焉其蓄之愈
厚而發之愈光也今公忠悃結於上心上豈遽忍
釋公重違公意與之休息行且召公矣岷山巴水間
何如洛社誠有公在山爲益高水爲益深繼自今春
生之望必西矣都門之綵纓不能釋公者獨中朝薦
紳大夫已耶屬公車遽發不及文稍次其語以告御
者

贈肖湖戚君請告就昏序

余讀詩至韓奕迺知詩之盡人情而足以風也蓋首
述王命次及觀錫次及餞贈次及親迎燕譽之事而
以職事終焉極人情之所歡愉外觀之所炫耀而一
歸於正故其細及於旂章輶轡之儀敍載邊豆之數
徵及於室家男女之私以爲人情不出此也而本其
所自則曰續戎祖考王親命之故一觀一錫一餞一

迎一饗皆上所賜也侯氏歸而與姑共之者也曷
哉王恩宜何如報矣故從百兩則思任載鳴八鸞則
思馳驅顧諸婦則思奔奏慶令居則思寢安孺娶祗
籍夙夜虔共侯氏之所當自效者是風之也肖湖戚
君弱齡登第觀政刑曹蓋古所謂童子郎者無何疏
其情請歸而昏焉詔許之其事大都與韓奕相類
方其垂髫被褐而來固非有介圭之入祖考續也業
已擁冠蓋乘傳而歸矣都門之外爲顯父者幾人乃
其邊豆敍載與車馬旂章赫奕道左觀者榮之計其
歸時見而親迎鸞鑾響應婦嬖雲從鏘鏘祈祈嚮手

詩一社公集

卷一

盈門當亦與侯氏等矣卽不獲後其家世汾王顯父
之云及其初所爲相攸者何如顧以人情推之其燕
譽可知也古士昏禮乘大夫車馬而服其服謂之攝
盛曰盛者其攝之也乃如戚君尚安事攝哉然此皆
遭際得之非戚君所素有故曰上所賜也夫大昏
者人道之始於禮不賀爲其人之序也然昏者率命
於父母而戚君獨命於君命於君榮矣乃又在服
官之初車馬章服不攝而盛抑又榮矣亦不足賀乎
而余猶有所願效於戚君者戚君雖少而式弘大人
而有休朱之服出而有民社之寄此亦侯氏之位非

可以懈而居也夫婦之際道實造端昔之試政者於此乎觀焉故儀法自閨門而家邦以御此隱微幽獨之說雞鳴昧旦之所爲兢兢者也戚君歸乎人道自今始矣又况君子居則以家爲國仕則以國爲家施則各百姓亦然故妻子治而百姓治矣吾於家道得國政聊於戚君之歸卜之也君其思風夜度共無忘主上之賜圖所以報曠蕩之恩異日者推封表懿室家亦與有榮耀焉頃余與戚君俱以毛詩出官乞陳先生門下故爲陳說韓奕之旨借往事爲喻而又自愧不能如古風人作誦以贈君行如韓奕之盡人情而足以風也是序

送陳素翁年伯東歸序

陳伯求試館之明年使使迎其父素翁翁喜曰今吾尚強吾固當以其家往於是乃浮江絕淮沂河達於京師行三月而至至末旬日趨駕且歸伯求跪而請曰兒重違膝下大人乃辱幸臨於斯不遠數千萬里行三月而至至而席未暖也即不肖無以當大人心大人不少留敢請其過翁曰不然吾適吾志耳夫越禽代馬性習固殊風土之便不可強而相能吾適吾

志耳而以吾爲就養來邪而翁有負郭之田足供朝夕而季弟在足侍養殮且汝業以身許人矣尚安得依依膝下效兒女子之情乎伯求跪而固請會方暑即緩頰說曰大人即欲歸此炎蒸雨溽之時豈宜道路哉且從者病矣無已則俟秋而可翁恚曰吾行觀於呂梁飛流懸注噴薄數千里使人毛灑骨淅吾浮於江俯清冷之淵風露凄然當夏而慄吾惡知有暑哉吾弟挾一賢子而往足吾事矣且汝不欲適吾志邪伯求懼不敢請退而爲許生道故曰家大人不可強留奈何許生曰然蓋古有之矣此乃所謂養志者也昔人有言京華信美何如故鄉夫朝市山林各適其適今必使舍山林之樂即朝市之囂炎氣塞衢網塵染袂無乃與翁之素志遠邪夫留而志違孰與歸而志適子姑適翁之志以成翁之高不亦可乎伯求曰諾敬聞命矣乃卜日戒舟約同館諸君共祖餞翁都門之外屬許生受簡書焉

贈光亭李先生司理河南序

辛酉光亭蓋與余輩同上春官乙丑對公車又辛與光亭同籍以故相習驩甚有頃光亭奉詔司河南理刑有日矣諸君計所以贈光亭行者屬余受簡余

按圖籍河南天地之中古帝王所更居也故其民多
衣冠舊族雍容閑巷有渾朴安舒之風焉夫五方風
氣剛柔緩急各緣其方南習寬柔北衽金革或過或
不及周協於中刑者所以制中也善用刑者因其俗
而輕重布之故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以方而論則
平康正直河南有焉故其刑省而易平余嘗讀周召
二南之風喜其優游而和澹蕩而適若采芣苢虞之
倫皞皞乎王風也哉即有訟者譬之鼠有牙雀有角
不煩聽而白者也君今憑軾而入其境省問其風俗
涉免且之野訪甘棠之遺顧誠于古何如願無忘周

卷之八

八月

上

卷之八

召之所以致理者此制中之本也曩余竊觀時政見
法官議法少所平反往往希 上意旨而鍛鍊周人
之章爲法官者固當肅邪然而去古之刑違矣君固
長者要之不煩第有臨輅於其上者君得無希意旨
而議之否也夫河南之民一也周治之則爲周秦治
之則爲秦顧君笑安矣耳今天下之罔密矣 上本
好生草木虫魚并令得所而衣冠之民乃有向隅者
非 上意也鄭鄴定鼎之地昔致刑措厭道何繇且
今河決徐沛工役繁興河南近境賦歛必急民不堪
命抵罪固多在君推廣 上意而輕重布之此其時

也君行矣古今風土同異與制刑之中否將於是不
觀焉

送查君子警司理德安序

德安故楚漢東之地往以 親王鎮撫其中蓋其地
固重而民力亦稍稍殫誅矣夫民窮者不可槩繩以
法以法繩之則罔愈密而奸滋多誠得寬厚長者爲
理而與之休息固可以不勞而治于是查君子警司
理德安余聞之曰德安之民其辛康平客謂楚俗剽
悍君非法家者流此德安之所以幸康也不見夫御馬
君非法家者流此德安之所以幸康也不見夫御馬

卷之八

八月

上

卷之八

者乎馬有駢蹄者窮其力則佚習其性則馴君固長
者而以御德安與之休息所以習之也然君又聞道
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人肖
天地之貌含萬物之性古今一體已私隔閡是以胡
越生於家庭寇敵起於軫轂爲上則驕爲下則悻不
聞道之故也於是下殘而上不恤上今而下不從意
氣不通情誼不接相役以名相驅以法上下之間滑
然有離德矣以此求治是將適楚而北持其轅也曰
我御善我馬良然而去楚益遠冀余幸習於查君知
君深矣君爲人溫溫無異然見之者率知其君子也

墓久而與之居而卒未嘗見其遽色疾言曰人之短
焉且君居鄉見鄉人疾苦者不待其控告閔閔焉其
嫌疑而直之若其家也即令君佐郡見郡人疾苦者
亦不待其控告閔閔焉其嫌疑而直之若其鄉也此
一體之心也夫君聞道久矣今固其愛人之時矣故
余未試而知其宜於德安矣客曰固也君能不罰而
治乎余曰否夫有道者其仁民也若疴癢而抑搔其
刑民也若疾痛而鍼砭故膚髮細微莫非愛也藥石
輒眩莫非養也造父信善便馬豈能不操笑而御哉
會查君將之德安聞其家大人以郡中高年受爵一
等一等

卷一百一十五

八

七

八

級而已因得間歸而稱觴也過余謁行曰何以贈我
余爲具論云云且曰君之歸也尊公必喜問君何以
治德安君第對曰大人勿憂兒願無忘大人所爲念
兒輩教督之者以念德安德安治矣

贈同年柳坡馬君司理池陽序

蓋古內廷外郡卑置平焉豈以刑者民之司命爲人
主所重哉今制郡有理官是已夫郡理官以長者則
稱職以法家則舞又此非法於法者之難以法求情
者難也故郡理官性性以授進士之試吏者彼初試
吏耳而遽以平刑授之豈古重刑之意邪蓋有說矣

天下長者多屬文儒非其性異人也士平居誦法古
昔一朝釋褐出而臨民學道愛人其素所蓄積也彼
其於法比未深故往往以情用法而合法家者流
知有法而不知有情出入輕重一以法斷之則哀矜
慘怛之意盡忘於銀鑊周內之中矣此刑之所爲不
平也故曰非深於法者難以法求情之難然深於法
者不可以法欺以法求情則又有深情者矣人飾其
情以售欺得伺隙而巧中之則法棍不行五方性習
各以方殊黠黠者以術用豪猾者以賂行上以情求
下以欺售案牘蔽奸耳目增惑情安可得求乎幸而

卷一百一十六

八

七

八

其情得矣理官佐守而守得制其便宜法可而守以
爲否法否而守以爲可法安可得乎平故地機而守
贊理官之責也柳坡馬君與余輩俱中允陳先生所
取士也余故習知君長者又池陽新都接壤而池守
尹公故余試吏刑曹時官長也池陽志稱民稠而訟
不歸賦穰而徵必集其地機矣彼尹公不棄余之不
肖况如馬君才賢者乎傾益而相知必有合矣尹公
德長厚而練習事情其在刑曹案牘平允即君不自
多其能受策而行無不可者夫君固長者即無所憑
藉持法必平又况守贊而地機天與之資乎君行勉

矣池陽自今且刑措矣

送余君汝化之任江山序

故事六郡鄉先生宦京師者約爲會會有行者屬其同郡爲文送之於是余郡授縣令行者二人而汝化得江山地小而僻故不以授甲科以甲科授者自宛陵徐汝賢汝賢行時余有贈言大要謂江山多卓詭異常之士性性自負其奇以傲睨有司故有司者能當其心之難而以甲科授者彼又高視而求多爲故于卓詭異常之士尤難有以當其心者吾方釋褐試政其邑中利美既未得親其慶將從其邑之先達

古文卷八

序

十五

官於朝者受成以行是故邑之先達公其令以爲民則易私其令以自爲則難令近民而秩卑彼以爲吾固得請置之也稍稍從中制焉鮮不爲其家役矣江山今固難爲乃今所以易者本其邑人毛公守少宰也少宰以桑梓故重江山之選始得汝賢而喜汝賢既以憂不之官頃又得汝化而益喜汝化與汝賢俱一甲科士也抄齡而高才如太阿出匣莫有櫻其鋒者今之往也知必有以當江山之心矣少宰以識登聞天下乃其所取於汝化者汝化豈其之哉會汝化捧檄且行而鄉先生使數輩來督余言余又冗不能

擇言即余有言固無出其所以贈汝賢者矣於是對使操牘書其嚮所贈汝賢者而以爲汝化贈云

送俞君原道之任廬陵序

俞君原道既授廬陵令許生視其眉睫悒悒然常于帶即持觴弗權也因問其故曰君薄廬陵耶俞君曰否夫試官者莫難於令吾初試而得廬陵然邑又大且郡下邑也吾是以懼其弗稱也許生起再拜而賀俞君俞君顰蹙曰吾方懼弗稱何賀爲許生曰懼弗稱乃所以稱也此吾所爲君賀者也君見夫馭馬者乎側身而度印和九折之坂蓋其執轡甚恭也已

古文卷八

序

十六

而馳乎康莊一不戒則墜委而馬逸夫九折之坂可度而康莊反逸焉何也則其心有懼不懼也君操懼心尚何有於廬陵俞君曰吾嘗讀史慕歐陽六一文文山之爲人庶幾一見之顧異世不可得然兩公者皆廬陵人也今吾幸得入兩公之鄉過而式其閭閻其道風即吾下車必求其後而優禮焉子以爲奚若許生曰治莫大於風而俗吏忽焉風者彰往而訓今者也使民無訟在風之而已矣皇皇於簿書常恐不能獲上者俗吏之務也皇皇於風教常恐不能化民者循吏之心也夫兩公廬陵之表也君誠有意優兩

公之後是風之也君可謂知治體矣俞君曰雖然願請益爲許生曰昔有學御於泰豆氏者泰豆氏曰子知太行之坂乎曰知之曰使爾馳驅馬於太行之坂泰爾之心惴惴乎無一念不在乎馬足也即使爾執筴而太行常在前而御善矣君固長者持大體吾無以益君願無忘今茲之所爲懼者而已矣于是八郡鄉先生以君行宜有贈言屬同郡許生受簡爲論次其初所爲賀君且規之者如此

逢馬映臺之分宜序

始分宜公柄政時凡令分宜者其得也有自其陟也有求故其爲政知有分宜公不知有民當是時雖有賢令屹屹乎難哉然而士之俠中淺植者爭趨分宜分宜公以罪去適今天子卽位濯磨宇內開廣制科夢渴賢才綜核吏道在位公卿輔弼之臣悉賢悉公彌綸倖門有如貞玉而予同年映臺馬君以是時當今分宜分宜析自宜春亦表之一巨邑也映臺以才賢得之可以展布四體而無復俯仰抵牾之慮出乎身加乎民可卽行否卽止無所不如志蓋天下之士不復爭分宜不數十年之間所謂屹屹乎難治者亦消磨盡矣乃天下稱分宜之賢令者於君乎觀始可不

謂幸耶雖然其勢易治也其民之根本膏育實難治也余夫脫胎之問有善焉焉歲久不治其禍蔓延方其未入知憂毒禍而已一旦夾其根而剷除之其爲血氣心腹之患可忍言哉分宜公之以肅政也當事者無深識繩引校連無辜之民爲其家室者十家而九人知分宜公之去爲分宜之幸而不知其民之甚不幸也映臺在吾鄉素稱愷悌君子彼民望之如赤子新離水火而人慈母之懷雖溫之以飯絮沃之以燠湯猶不啻如先春之煖大旱之味也而况沐以春風潤以甘雨有如映臺之賢龍然有仁人長者風乎然則人之所謂易治者吾猶以爲難吾之所謂難治固映臺之所易也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是在勉之而已予其行書此以贈使分宜之人聞之則愛戴父母非徒如曩時之有司而亦使天下之人聞之知分宜公之害一至於此也嗚呼士之立身行道者可以知所決擇矣

贈光祿仙里王君之寧南序

宛陵王君以珍羞署丞出領觀察幕得寧南不欲行其鄉都水趙君說之行曰君從光祿出爲外選且極南萬里又創夷彫敝之後微獨君不欲行雖善政亦

謂君可無行然斯直以世俗待君耳必以官薄乎汲
不准陽肅不馮翊耶彼孰無禁蘭之願也必以地迷
乎今仕者皆不出國門誰扞牧圉且旣委質縣官則
身非吾身也東西南北惟所命之此而不行是棄君
命也抑力不任乎前此者豈異人任耶君任其內亦
任其外根盤節錯利器之資也今皆卻閒理解何必
善刃哉君職膳羞請以咏喻夫衆口所適莫善於甘
若甘可專一安用茶藜又安事膳夫之調故茶藜者
所以和甘而濟其味也宦味亦類之君行矣王君不
應都水退而語國國曰否王君有母在年老矣遠則

書文發公集

卷一

十九

不得將是以憚行也先王之體辭臣也往往擇其情
所必至而發其口所欲言故四牡來諗念及征夫采
芑爲憂不遺戍卒用能使人懽忻鼓舞而忘其勞如
指梅而津談笑而咽蓋以此行王君且王君之守斯
署也意爲親也蓋曰幸少須臾官滿而上計得微一
命以榮父母足吾願矣然行尙有觀幸者不行則否
王君得無意乎以彼其才卽遠外益有以自見守
次內徙所就孰多王君聞之有行色謂都水曰雖然
汝涵終不忍倍老母而行都水曰老母賢母也欲君
樹勳於四方不欲君晏然於家君姑捧檄而歸意母

氏必命之行君姑應其命耶君有奇器越明載且大
比比而得雋君其自諸母氏曰今已有代之行者吾
可以處矣母氏許焉此時投檄未晚也王君曰敬諾
送方大夫奉 詔審刑畿郡序

天子哀矜元元橫罹于法有司莫與自其寃率五歲
遣理官十餘輩奉 璽書分行天下所至及部使者
會郡縣長吏出繫囚錄之大辟獄疑者閱實奏 聞
謫遷以下遞減一等當咎釋之頃又令刺所部吏賢
否還白內臺銓司如部使者法命重矣而京師諸屬
郡實首四方 天子尤嚴重其選于是方大夫以刑

書文發公集

卷一

二十

曹長被 命且行國從鄉先生錢之郊酒間鄉先生
起觴大夫大夫遺席曰何以教之鄉先生曰大夫飲
斯大夫守刑曹積勞深矣 天子以公長者且練習
故事首 詔公以畿郡公今卽何以稱 上意旨哉
夫群飲於堂有一人向隅而泣則慘然爲之不樂今
天下一家京師則天子之堂也京師八郡一州一鎮
蓋古燕趙之地其民故抗慨輕生往往負其鷙悍之
氣而以無知抵法此其情有可原者而獄吏所獻鍛
鍊衆而文致明得無有如昔人所云雖符錄之猶
以爲死有餘辜者哉故其獄詞不可據獄詞所當報

而通減之不必其情即馳咫尺 赦文朝夕可及于天下然 明興以來 天子慎赦而遣官審刑何故哉此其意可知矣豈不以獄詞不可據而官能求其情邪天道好生 君奉天爲生民主其德亦好生故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求其生不得然後致刑焉此 主上意也往有以陰德賀大夫者大夫正色曰幸得受成于 上即有平反乃 上之德臣豈自謂能余嘗以此高大夫之義謂于公不及也今大夫行矣既奉 詔審刑又兼刺察所部吏蓋古使者采風之意且所部吏賢否吾得制其權而後阻撓鮮焉無非爲民求生者 主恩如此設大夫不能奉宣謂生民何且何以復于 天子哉 今上仁聖天覆群生其明日月無不照也威則雷霆無不震也澤則雨露無不被也乃畿輔諸郡實在 輦轂之下日月所先照雷霆先震雨露先被者也大夫承日月之明布雷霆之威廣雨露之澤其獄之得情與否與民之樂生與否蓋 主上罔弗知而四方觀焉語未卒大夫再拜盡觴曰敬聞命矣諸卿先生顧國使授簡書之以授御者

部大夫鄒公視權清原期滿還朝序

博平爲京師南畿清原當其孔道中綰永濟會通二渠南通江淮江淮之貨彙集于此究冀間一都會也其民訟賦什三屢賦什七舟車輻輳閭閻鱗次皆四方操奇贏游者漢世選遷充奉陵邑今直以通漕來馬北土荒莽人煙稀少俗多椎魯清原以此獨紛華靡麗不異江淮間商故有征 明興制法稽放周官門閭之賦以待膳服 敬皇帝始著爲今歲出部大夫一人主舟車之算居一歲而更鄒大夫以 改元中夏出及今滿歲矣清原商者不忍還大夫念留之不可則抵史國受辭贈大夫行國聞鄒大夫而未習也謝弗能言而清原大半皆新都人介親故抵國固請國即未習鄒大夫乃習商清原者不可終謝則復之曰大夫以何道得民余不能知竊以其行觀之吾聞大夫蒞清原也居者安于市行者歌于途今且行矣清原人德大夫望望然若虞其去而不可復者厥胡繇繇權者國之利商者權之本欲課之足要在通商欲商之通要在蠲課斯蓋反而相成其寬也名曰予之商彊屬而至矣課乃更以誦故馮生棄券而收薛知商果足而逝矣課乃更以誦故馮生棄券而收薛知予之爲取也倪令負租而最績知寬之爲急也予以

爲取故見德寬以爲急故亡怨得民不亦宜乎吾故以大夫之行觀大夫也 天子方務節儉省科征與民更始知大夫長者首屬以樵務意固在通商以布德也非欲其賤而取之以歛怨也國家富有海內豈顧乏此數萬緡哉清源清渠之總會畿甸之襟帶北迫邊圉虜騎之可疾馳而潛窺者也土廣勢衝匪藉四方物力誰與爲守故通商者所以控要害重京師昔人不願繭絲願爲保障蓋其計深遠矣繇斯以談即寬數萬緡以收清源之心無不可者况其筭固在也嗟乎大夫此與培趙吏所得謀孰多邪史氏傳次

許之穆公集

卷之一

當世名賢鉅公何必身親見之要以述商意而觀來者即未習于鄉大夫特書可也

送中翰少山宗丈祗 命留都便道歸省序

夫臣子之情古今一體顧有不能兩遂者邛邛九折之坂陽則回轡尊乃驅車登隴望雲喟然太息微獨後世古亦有之風有涉峭雅有北山周之盛時四牡勞臣曰王事靡盬將毋來諭仕者之情大都如此既已委身于國即其家有不遑顧者焉先王體而勞之此其所以感人心也蓋古者分土而治仕者不出國門率數十里而至游宦列國遠者不過千里又率以

其家往唯獨行役無之先王以爲奪人子之情故歌而勞之方今天下一家仕者或自吳粵遠涉燕代相去萬里倍親而游其文墨侍從之臣往往彌數十年不得歸即得如安車迎養而南北風土多不相習使夫垂白之親萬里遠涉辛苦不怡豈稱人子承懼之意哉故 令甲親老得請告或 天子矜憫爲量移其官其尤便者得以使事取道抵家蓋古有王事則悲不遑將今之遑將者顧反以王事則古今異宜而兩遂臣子之情莫使事若也余宗中翰少山君以揮毫侍 明天子出入 禁闥有年矣其先大夫方伯

許之穆公集

卷之一

詩

即世而太夫人在焉少山君頃念其母不置躬疏願改官而南以便養事疏入 天子憫其情會留都歲造制軸未上出君督之官不必南而烏鳥之私得展此所謂臣子之情一舉而兩遂者也夫勞于王事不得顧其私昔人所爲望雲而悲驅車而度自周盛時四牡所爲作歌而來諭者 今上之體臣至矣余故幸君之遭焉乃余亦有丘壠之思而未及請且桑梓同姓邸第相依唯余及君而君行矣都門分袂回首悽然遂不服錦曼辭而爲論次其情如此

送某出守外郡序

今世仕者率輕重于內外出入之間豈不悖哉自古與天子分國而治者獨諸侯耳諸侯之國其官屬典章視天子等矣其分尊其任重建官六典由天子下逮一國之治即天下之治也今天下以守易侯名雖不同而其分之尊任之重與古侯者無異故六曹掾視六官屬邑視大夫郡博士視國學而守則朱旆熊軾儼然而臨之其分不亦尊乎郡中兵籍以問俸稅藉以問判刑藉以問推而守得專焉其任不亦重乎是舉一郡而天下之理可知也已矣且守也下而千里之封四境之內望之上而御史大夫御史之政

許文穆公集卷之一

五

之行也朝布而夕暨矣夕畫而朝聞矣上所可者下未必以爲可也下所便者上未必以爲便也守居其間亦難矣哉處世之難當何如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曰豈第君子民之父母夫以其分之尊任之重如彼即厲威以齊之詎曰不可而何豈弟樂只之云也守者親民者也親民之事焉也所好奸之即方上弗憚也民所惡惡之即宣上弗屑也此父母之道也西漢良吏爲盛繇今觀之龔黃之寬和趙張之神明豈可同日而語哉君今乃自內出而守郡蓋世俗之所謂輕君子之所謂重也旨天子之國孰見

其出夫易二多懼四多懼乃與俗見之異則君豈必禁閼爲願輦輦爲榮吾今乃敢不得當一郡以身親天下之務且志易及民也君行矣

明野吳先生權判臨江郡之任序

君子之仕無論內外崇卑要在得行其志志之不行待從輕也若其得行簿領重也夫任偏則志不行勢輕則志不行調拘則志不行此恒法也非所以論于法之外也以余所論乃與俗見之異夫仕者誠與才合則志行匪才不行徒才不行何則任之偏以有長也勢之輕以有監也調之拘以有銓也匪才則無以

許文穆公集卷之一

五

自効于長若監而銓者薄其能志不可得行爲才則無以自信于長若監而銓者疑其能志不可得行也誠以主之才以濟之二者相成若操劊者刃與手應若蹈濟者形與水忘以此守官長且與書諾何任之偏以此報命監且與便宜何勢之輕以此流聲銓且與破格何調之拘故曰獲上有道此之謂也獲乎上則志可得而行矣明野吳先生發身國學泰最司成銓曹以爲誠且才也乃權判臨江府蓋先生之志之行已小試于此矣或謂先生昔雖卑內也今雖崇外也佐郡與專城孰偏遠轄與近監孰多而其調如故

余以爲先生誠與才合者也誠立則有以自信于上而心不見疑才通則有以自効于上而能不見薄如是而志行志行而內外崇卑無論矣先生始亦內副而其長宜之知外之長無以異也頃亦內屬而其監宜之知外之監無以異也且臨江善地地僻而民淳非若帝城之有不可問者先生能于帝城乃獨不能于臨江邪今之銓固昔之銓也先生既擢未行會今上即位圖新厥政與天下更始部臣議銓法惟其人不惟其資以求異等乎制科之外令仕者人人奮也鄉人善先生者徵許生言贈行許生乃前

奮矣

送徐華陽先生之江山序

江山故有江郎之秀峯石插天其間故多卓詭異常之士夫士之卓詭異常者往往自負其奇以傲睨有司有司者一政之施一今之布稍不當其心即各以其見議之故其治之甚難然有司者苟始至而其所施布輒有以當其心使皆相顧駭愕而所謂卓詭異常者且各輸其能以求效于我而惟其政令之聽則又未嘗不易也江山故小而僻銓司故不以甲科往

而甲科者亦不屑往今上方留意吏治而江山之在銓部者始爲其鄉請甲科于是得華陽君夫曩不以甲科而今往焉彼所卓詭異常者必且謂甲科者固非恒有司比也望之過厚而責之太苛即一政一令罔不當其心猶然夷視之而願求所謂赫赫聲者故其治之愈難然甲科者即不自多其甲科而循恒有司之跡日丞丞焉上之操三尺以督群吏者亦必優視之故其志易行而其聲易起也彼下之人見其上之優之也必且聳然環視而不敢玩而惟其政令之聽此所謂可藉之資也夫如是則亦未嘗不易也夫士之吏于其土者視其土之官于朝者以爲難易故官于朝者公其令以爲民則易私其令以自爲則難夫今近民而秩卑而以朝之赫赫尊顯者從中制焉鮮不爲其家役矣政施也而或格之令布也而或撓之彼以爲吾固置之者也是以朝違命而夕得譴此其治之愈益難然其縉紳先生之請置令者曰我爲一邑也非以爲吾家也誠開之利弊而假之便宜其耳目之習知者坐而授之成蓋不出國門而其民之風土之俗固已瞭然形于胷中而可坐笑矣此所謂天與之助也故曰未嘗不易也夫徐君者妙齡而

魏科固卓犖非常之士也而少宰毛翁得之以爲江山僻小而君才固優即彼卓詭異常者知不足以難君矣而又挾可藉之資獲天與之助譬之太阿出匣塗以赤堇運以渾脫陸試犀兕水試鯨鯢有迎刃而解耳會徐君且行于是鄉之同年進者賜余贈言爲具論其難易之故曰吾欲于君之行也而卜之

贈新川朱君之安福序

余讀韓昌黎藍田壁記謂丞嫌于貳令不敢可否事第對二松曰哦其間竊以爲過矣夫官無崇卑案稱在人人不能其官即人以官重人苟能其官即官以

許三穆公集

尺牘之一

十七

人重人以官重雖公卿不爲崇官以人重雖羣吏不爲卑顧人于丞何如非丞之負人也夫丞旣以貳令不敢爲簿以下又以轄令不得爲則一邑之事令所不及兼孰爲之者且何以丞簿爲也干將之器不以割鷄非不能割謂不稱其器也徂徠之幹不以斲題非不能題謂不稱其才也安福于古爲長沙東徵賈誼嘗遷其地夫誼之才固將陵轡漢庭公卿而嬰撫之者何有于長沙然誼竟以遷謫今觀之絳灌等咸泯泯然艸木腐矣而長沙一傳敝焉與白日俱懸至今談者尚追惜漢庭之不能用生長沙何負于誼哉

余竊謂漢庭固當借生爲重生不惜漢庭以爲重也非生之不幸而不得公卿乃公卿之不幸而不得生也今朝省清明選應舉照卽一命之士盡心職業無論資格且不次陳之矣新川自視顧誠于賈生何如耳寧憂不遇哉日月在天無幽不燭聖明在上無微不達丞與令相可否卽無敢干令柄就竭情盡慎得今之惟心信而不疑敬而不瀆安有喋不得施用者余聞安福曩有東郭鄭先生聞人也其風化在焉海內嚮往之久矣君今往而蒞其地問其遺俗高山足仰景行非遙君卽善爲吏無庸遠宗此其模範也嚶喈者何必賈生新川行矣勉之毋曰縣有蒙簡之秀株木蔚然吾可日哦其間也

許三穆公集

尺牘之一

三

送游君順之改南刑曹序

游君順之舉進士高等授倉曹郎無何疏陳其情曰臣幸得釋褐備貢郎署依日月之光臣自謂榮遇此乃臣感激致身之秋也伏念臣獨于父母俱垂幸待臣而食卽得以安車迎養南北相去萬里其風土不相習且以垂老之親萬里遠涉於勢不可乃臣又有露露之疾重惟二親曰首倚門日夜深思心忤忤不自知寢食之廢也竊見聖明一體群下不欲以靡

蓋之故奪人子私情例得量移便地今不牽於內顧
得一意供職以圖報稱且臣所謂報親之日短而事
主之日長者冒昧以聞惟 陛下幸察疏入 天子
憐其意 詔改南刑曹余曩與游君同舉於鄉又同
進士游君之行也余從鄉先生送之都門因謂之曰
爾行勉矣夫君親豈異哉自周盛時四牡勞臣猶曰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母安得乃以王事將父母如爾
今日者乎蓋 王上之恩厚過成周遠矣往昔賢豪
士謂有父母在未敢以身許於人而今既已許人矣
夫居則慕親仕則慕君臣與子一也今仕且不忘而
計之稅公集 卷一 廿一
親矣寧獨後其君哉從新安抵留都陸則資車水則
資舟不旬日可達因盡挈其家往猶比隣也獨計每
內清明無大吠之警余輩得拖紳揚佩委蛇中朝不
至憂其父母乃父母亦得優游祿養歲時醒酒登堂
爲壽盡懽以樂其餘年此誰之力哉豈非 王上賜
邪藉令以而所爲念父母者念吾 君朝夕恪恭無
時而忘即在倉曹念父母所爲蓄育我有以蓄育其
民即在刑曹念父母所爲教督我有以教督其民吾
君之恤民不啻如父母之保子爾行勉之哉爾職誠
盡即爾父母之心愈益寧矣又有進於祿養者矣游

君再拜謝曰謹奉教願侍史書焉

大納言通方趙公奉使督濟序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睦族展親軍數 恩命隆慶二
年夏四月封天下 宗藩俱簡諸臣以祗使事遵成
憲也故事侍從給諫之臣則命藩服間遣一二卿佐
必以暇局清班未有輟樞機之重以蒞版事者君我
大納言趙公以端慎清直之德夙夜出納王命特被
簡任奉使督濟是役也豈直重惇叙之義已乎所以
宣 上德而達下情者于是乎在焉不佞獲從二三
大夫之後誼常有言竊惟古者大臣有使事于四方
計之稅公集 卷一 廿一
必也諮詢善道采察民宜而獻之明王亦處聰明之
不徧于宇內也望其臣以博訪諮容詠歌其志而遣
之即四牡皇華詒什可觀矣公之奉 命藩封是使
臣也諮詢之任也而以大納言往是近臣也古獻納
之司也夫事限于職守則言有不相諫而見有不值
今公之職可以周度于四封之外而亦可以獻納于
九重之上是惟無聞聞即可言亦惟無言言即可達
其允而納之者乃其所采而陳之者也故曰宣上德
而達下情莫大乎茲愛也 天子之命公得無意乎
且夫曾少昊之墟周公孔子之故都而禮義之國也

本朝建省山東包絡齊魯獨以一而當南北餽餉之衝歲有河運集貯之勞車馬舟楫之所輻輳加以水

潦不時歲供不給而又以待

天潢繁衍之需嗚呼

今之倉非昔之倉也亦可以通觀風之感矣想公奉

王節符紫符慨然攬轡而思清天下也顧平蕪之茫

茫昔無秦稷之念慨然出宗之義我豈無閭閻之想臨

大海之洋洋豈無蘇軾之氣駕駑馬之號駑豈無淵

塞之思觸目感心皆足以校公之蓄積而效之羽時

者也雖然願籌其大者夫歲漕滿厥斯二者皆祖

制也以京師根本重地倚給于數千里之外轉輸又

貴六和公集

卷一

升三

與黃河爭衡決之利歲費不貲而通塞于莫測

之天此國是之大存之而不取議者也以宗支綿延

其麗不億而仰給于歲供必不可增而祿制又日必

不可減裁其源不聞其途因循文法以幸一旦之無

事此亦國是之大存之而不敢議者也入亦有言學

古人官無輕議制蓋昔王者因時而立制亦與時而

推移不大革者不久通必曰制富然也而循習以入

于弊或者又非法意也公官居獻納責在諮詢宇內

之事莫非王事過魯之墟而問焉魯中諸生猶有知

周孔所經天下之意者乎采擇群議以獻

當于則

國家萬世之利其必有賴乎此矣敢次第其言以附
四牡皇華之義

贈林大夫出守荆郡序

林大夫以異才簡司馬署中頃從右司馬吳公出按
邊吳公歸言大夫于 朝謂大夫有文武才可大用
于是大夫累勞久次當副臬臺矣會荆州守缺荆州
者上相張公卿也異時江水大溢漂田廬于里為浸
民用轉徙相君念其鄉急將起營壘而祗席之非異
才不可則以大夫行或謂大夫薄此且快快持不平
大夫曰夫三十而專城此於紹不薄矣謝陋不足以

許又微公集

卷一

升四

奉大藩相君直以為才而使之誠得當其心大善否

且奈何方端端焉懼荆州左吳右蜀四戰之地自昔

良將重兵所虎據而爭忠臣才士所鳳覽而游蓋蒙

營羽壘宣樓原宅在焉生平慨慕其地固願一至乃

又沾沾焉喜是行也喜懼交于中何快快為于是故

與大夫同舉王者十人習大夫相與道荆之故為隱

欲以觀大夫治荆季元服曰三峽端急舟者推顏雲

夢廣饒田者倍利大夫曰敬諾請寬以和民季元實

曰瑤席玉璫所以愉上皇芳洲杜若所以為下女大

夫曰敬諾請禮以隆耆碩接大夫士陳懋修曰鵬臺

之擊孰與鶴澤之舞拔河之戲孰與垂幄之談大夫
曰敬諾請無摘髮見風采韓雲卿曰子題之觀麗于
一柱百里之洲潏于一水大夫曰敬諾請包荒不遐
遺以齊屬邑王汝藩楊業甫許公甫曰巴東之鐵冶
而爲劍不以鑄鉅盾夷陵之竹刻而爲矢不以射織
綃大夫曰敬諾紹雖非才請無輕用方允治戚世秀
曰巴人下里之歌從者如雲引商激羽之曲和者彌
寡大夫曰敬諾請無急聲譽既已史國曰善哉大夫
六言而其應如響率此以往荆民之衽席有日矣抑
相君之舉也爲其鄉也非以自爲也夫任善書者不

許公和公集

卷一

使人掣其肘任善錄者不使人操其斤大夫毋亦念
相君所以任之無自委斤而戾肘焉大夫無失其才
相君無失其公右司馬無失其明不佞亦有微言願
效之大夫於是大夫父母重被 明恩會春秋六十
矣大夫且以之荆之間奉 聖書過家上壽也史國
曰邇江者知岷山邇漢者知岷家言未既大夫再拜
曰紹幸微福于家大人服其明訓以有今 恩貽父
母今名古之道也雖不能至敢不祗承吾子之嘉覲
贈海寧別駕許槐庭先生序

往督學使者行縣振祁士三人李君王君及先生暨

聞郡中矣先生于祁爲著姓世家東塘陳塘當邑孔
道先生父朴軒公雅好客車轍交子門先生童時業
從縉紳遊縉紳大夫無不重之先生家文世賢科無
不謂功名可立就先生亦喜自負謂且未拾之也顧
屢困弗第其後幸君王君繼第顯于 朝先生乃竟
弗第而入貴爲國子生隆慶四年先生來待次天官
天官試諸待次者置先生高等授寧海別駕不佞先
生宗人也聞之造先生賀焉會先生邑人與俱則私
語先生事先生以彼其才使得對公車握符專城豈
足道哉當事者繼試而前先生不可謂不知先生矣

許公和公集

卷一

然無如調何 今申嚴申重長吏長吏所可否諸爲
貳青紫不下 目首以爲當然即先生才高且何以
自見不佞竊聞之 國家置貳分長吏之祿以祿之
非所爲冗官也亦將分長吏之任任之戮力共舉也
庸今長吏所可者實言不與則置一長吏足矣何復
貳爲不佞因循之過而以爲法今使然世之不任者
率以此藉口顧安可以目先生不佞聞先生家居篤
孝友敦信義淳身約臨財廉 族故蕃先生時貸其
錢者不責息久之知不可償輒棄焚族人爭小忿或
累歲不解先生倡以和議多所感勸其于家如此夫

寔者爭者非已也即委于不聞誰能先生者乃其心
則惻然不忍置之也只得當一州守偶仲子長吏或
語曰淳官視家蓋先生已見于家矣寧訝別堡於望
有軍事焉某州者職之不佞以此觀先生文武俱足
且就與王君李君第不第非所論也

荷池程氏重修家譜序

程氏受姓望于廣平肇自周大司馬伯休文其在東
晉太守公持節新安以民留賜第新安遂有程氏十
四世至梁開府侯蓋昌衍派分南北而在于郡所屬
六邑滋繁不啻星列而基置散于郡程爲著姓在唐

助防驅使遷河西則爲河西程在宋知宏公遷東關
則爲東關程其遷荷池者則自天民氏始天民丁勝
國季運戈甲甥起民罔有定極天民偕兩胤子拈拈
勤家創廬舍建宗廟乃基命焉由天民于今歷世十
一歷年二百三十有二其間雲仍相繼隸譜籍者幾
八百而在生齒聚族而處者則三千餘拈荷池遂爲
郡中甲族歲丙申程仲子輯其家譜成則以屬子序
諸首簡曰不肖某等在華布無能表樹光厥祖重貽
厥祖羞獨念先世所遺譜實授筆赤城葉君而未卒
業茲且不自諱謏劣續成一書欲上昭祖功而下授

宗人以誌不忘唯相君一言籍不朽予覽闕嘆曰善
哉斯譜也與之觀往蹟則太守公惠政在焉忠壯茂
烈廟食百禩煌煌乎俾伐哉乃徂征安南平定五指
捍寇潮師亦庶幾收武前功也與之觀行遠無具論
其自應壽而下代不乏領人具在諸緒綽列傳抑何
多彥耶與之觀節帷幕之內稱未亡人者廬廬列泉
下匪一蓋女德足述焉其最堅且苦者錦婦李氏乎
與之觀士以明經起家者爲良二千石至繼披而遊
成均者紫雲服青衿而著聲譽序者紫雲布衣工鉛
槧而精古文詞者紫雲益材數也與之觀世系若官

若字若昭穆若婚姻若祠社若丘墓若婦若婦若
爲人後若後人掌記備焉與之觀 訓大哉 王言
褒及厥躬及厥父母及厥婦其不身之等可與之
著述洋洋灑灑戰筆皆實錄也其自 國朝諸名家
代有撰記天下文章盡在是矣與之觀訓上述諸篇
下採列譜揆之典則陳之藝極著之語言垂此將百
世穆斯其嘉謨哉觀止矣仲子後進曰斯譜也報自
赤城君彼寔謂親親之誼不聞美不彰惡故名氏之
下即舉其系行繫以予詞某也不敏弗敢削也蓋猶
然仍赤城君之意將無訾此譜爲謬乎予曰否否夫

國有史家有譜其于以昭法戒均也楚史櫛義取
紀惡豈楚也而無賢哉所戒在此所法在彼意互寓
矣隱惡揚善固往聖矩矱矧在同宗且人寔有善而
我抑之將焉示勸則斯譜之以善紀也猶楚史意也
俾宗之人纓組者鏡其祖宦業而憬然思章縫者鏡
其祖文行而憬然思以至揀策白徒怙侈驕于鏡其
祖之勤勞黷序而亦憬然思又甚而垂髫髫勝之倫
箕箒之婦鏡其祖妣之芳節懿行而亦憬然思相觀
以法有善可書無惡可載斯不亦淳風儆俗哉予固
善斯譜也其事核其序秩其義遠也其滋他族實訂
宗盟謂將式此豈惟程仲子遵席曰相君之言百世
之利也其自先世弁來嗣實嘉賴之敢弁譜諸首

卷一

七

許文穆公集卷之二

門人 福塘葉向高

燕山方從哲篆

郭琬焦 茲校閱

男立言

立禮輯梓

序

壽諫議祐山馮先生序

隆慶元年春 冊立禮成 頒詔中外 祠部員外郎

馮君竣事以歸 壽乃翁祐山先生于堂上 于是先生

言文穆公集 卷二

年六十有九矣 明年壽乃七旬 而祠部君當以明春

復 上命夫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人子之情也 四壯

駢馳不遑 將父人臣之義也 君今祇事得便 道歸省

父子之愛 曠五六年而緣服來旋 抱孫相見 焉此人

情之所樂 鄉邦之所榮也 卽今某日爲懸弧辰 可以

稱觴膝下矣 何必明年于時門生沈某亦將入奉大

庭之對 遂以是日賀七旬焉 叙曰 古稱七十杖於國

養之上 庠壽難也 卽壽未必皆康寧 寧矣未必世富

貴 富貴亦易得耳 未必世好德又未必多子孫 以此

論先生有一之未備者乎 雖然 福思其初德 謹其始

當先生論劾權奸時 寧知有今日哉 先生仕嘉靖間

給事 貴門富權奸擅朝 臺諫待罪之日 誰復能批怒

辭而排閹閹也 先生抗疏爭之 自謂必不免 然疏直

切而存大體 由是權奸解柄去 而先生亦得以寬恩

謫外 當是時 使念計後 福爲今日富貴之圖 則必不

爲此矣 使果不爲此 而浮沉世路 伴食大官 卽今七

十而致政 不過三十年 忙福耳 何以爲壽 先生哉 世

嘗謂天不可必 人不可知 而天之定也 必與善人之

定也 必與賢方今 願忠遂良公道 肆張士論 方追誦

賢者之遺事 而先生身履天下之僑 福高隱林泉 觴

詠自如 榮名壽考 綿茂無量 天之報施 何如也 豈獨

人重綱常 乃綱常不重 人耶 祠部君有經世才 而砥

礪名行 先生馳書勸之 猶以權門利路爲戒 于此見

忠孝之家學 而君之所以壽 其親者 從可識矣 子辱

先生門牆 與君有兩同年之雅 故述其德之宏鉅者

使鄉之人興起焉 其著于宗族鄉鄰者 可無論也

少傳松谷陳公六十壽序

夫天將純佑國家 佐無疆之運 則必資之良弼 使之

壽考 且寧輿 明天于相爲後 先此其生固非偶然

而已 是以三代碩輔 類多永年 而詩人歌之後世 推

本其事或以爲列星崧岳應期而降蓋理之常無足異者若今少傅松谷陳公豈非天之所以保天子而生者哉隆慶四年庚午公甲子一周九月二十日其初度辰也甲朝士大夫豫相戒以是日爲壽公聞之謝客而翰林某君某等故讀中秘書爲公門下士頃又與公之子某爲宴食曰是不可已相率詣余乞言夫公起眉中江漢之源岷嶓之秀所鍾蓄厚矣公爲人屹然山立凝然淵停聲色不動而運天下其忠誠惻惻望之者蓋不言而竦然起敬焉歷官禁近以經術侍今天子於潛邸落沃爲多上旣正位宸

許文穆公集

八

三

極遂以舊學之臣人贊密勿數披忠悃而疏治安皆正始格心之論至於條列天下事詳明剴切可施於世每奏上未嘗不虛已嘉納之日與大政多所匡贊天子端拱國家尊榮海內向風四夷效順生民陰受其福外廷莫得而知也今年甫及耆以古之大臣爲國元老東面受餽公卿操杖車駕就問者視公尚在壯盛之年正當寧所倚毗天下所仰望則諸君子之壽公固非以公爲記老要以介將來無疆之壽於公而緩其後爾主上春秋既盛萬壽無疆天所大奉而全安之豈公一人獨勞於上公旣爲天

子而生必且與之後先以引以翼永承一人之休命古者少事長賤事貴舉酒必祝率稱萬壽有溢詞焉况天子之大臣澤被於天下天下誰不欲其壽者余讀尚書周公之所以告召公稱商之六臣以爲天壽平格保又有殷夫六臣者德格於天而天與之壽故殷陟配天而年所多歷以六臣之壽也康公命畢公亦云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唯時成周建無窮之業亦有無窮之聞周之諸公皆佐人主致太平同心一德是以澤被生民四夷咸賴人主既求膺大福而諸公亦享壽祺不衰以余之寡德叨被知遇獲與今三

許文穆公集

八

四

四公同居論道之地自懼其力之不逮而厚德如公固所慕愛方日孜孜以求同寅協恭之盛如商六臣周三后俱躋遐壽助成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余亦庶幾有賴焉抑又聞之大臣事君不獨其身而享壽也不獨其年公既有子承家學授武於朝如公並仕時而某君輩咸出門下列交戟之內彬彬盛矣爲國樹人以貽他日大用公之德及天下寧有窮已時然則其所以爲公壽者又在諸君勗之而已矣封大夫劉公暨配李宜人七十壽序丙子冬十月封大夫檇崖劉公始稱老踰月而其配

李宜人亦偕老公育子大夫世享守天官郎嘗令涇是時大夫去涇七年矣涇人士光祿丞鄭君欽戶部主事蕭君良幹山西參議查君鐸等尚思大夫以及其親也則從史國受辭以爲公宜人壽具言公事親孝臨財廉與人忠守已約宜人德稱是以爲宜壽也國幸從大夫公車後爲通家子又介旁郡雖未悉公宜人之實行以大夫之爲涇知之夫公宜人之父母大夫猶大夫之父母涇也大夫以豈弟親民而噢休之以德禮保民而訓迪之訟聽於田野賦政於鄉社桁楊不陳于庭苞苴不及其門公宜人猶日臨大夫而督過焉曰情無緩與行無晚與元元無傷與上德意無負與大夫出視事則奉命惟勤入視膳則言狀惟謹故大夫之遺愛公宜人之遺愛也於是涇人上又具言大夫今守天官而公宜人老不得問歸侍膝下爲壽也居常念焉國從大夫後又幸同朝雖未悉大夫之情思以涇人士之德大夫知之大夫方在涇涇人士詡詡焉適也亦滄海焉忘也既去而有餘思焉曰涇安得終借大夫願大夫萬壽以永庇我涇耳故大夫在涇德不及天下而大夫在朝顧可及涇涇人士不得私大夫而大夫顧得私公宜人乎

昔大夫令涇也公宜人既督教之曰爾惟既厥心毋我念既移天官則又曰爾毋我念惟毋忘厥初志在天下不私其家此公宜人之心也蓋古有養志者矣大夫在朝公宜人有餘權焉壽豈必常膝下哉獨奈何以兒女子之情易志養也於是涇人士又具言聞之大夫公私書戒于吾兩人者幸偕老德薄不足以辱當世名公言吾終不效世俗夸詡懸書詫里中也國不佞竊高公之義重違公指請以涇人士之所以事大夫以事之大夫之爲吏所謂惻惻無華者也其去涇也嘗戒父老德薄不足辱俎豆間以賴父老然而涇人士竟俎而豆之不置也故不欲效世俗夸詡懸書詫里中者公之義也偏于當世名人以閭閻僭老之盛美者大夫之情也亦涇人士之情也吾黨公車士昔具父母者幾卽具矣十餘年往尚偕老者數卽偕矣及其子當途用事身被上恩者幾國不佞雖非名人然旁郡通家子也固願效不腆之禮從涇人士爲壽於是大夫僚宣城徐君元太聞之亦自以旁邑通家子也情無異涇語不出許生矣願從爲壽遂書以貽大夫

隱翁游年伯八十壽序

人子賴親以有身親有願欲苟其身可自致者豈敢愛之顧有所深願至欲於親乃其身不可必致者豈非壽哉於是旦暮竊竊焉仰天祝之稍及中壽以上輒又竊竊焉喜戒里間速故舊率子婦治觴以爲親壽焉誠幸之也或又繪圖作歌則往往稱引蓬萊安期羨門長生大藥諸耳目所不經之事以爲祝蓋其心假使蓬萊可至安期羨門之屬可求長生大藥可得人子豈憚出其身爲吾親致之此其事誕也而人子之情則真也余以理論人子之身可致於其親者二曰養志爲上養形次之夫養形者貧則菽水富則

謝文粹公集

卷之六

七

牲酒養其外者也徒外養而中不怡焉壓足之哉生與饑渴等耳夫養志者豈廢形而不養哉蓋承懼之謂也余聞養生家言人之所生者神所托者形神動于中形耗於外夫人孰無願欲常困於不得遂乃其中戚戚焉碎矣何形之能固乎故人子之事親也先意而承之度親所願欲於我者謂何第令其願欲畢遂不見有拂意之事其中常怡怡焉用是以全其天年蓋神完而形以固壽之道也于是游隱翁春秋八十矣隱翁有子曰某辛酉與余同舉於鄉頃之又同舉進士某之舉進士也始以翁春秋高又獨子無兄

弟不欲就對余輩強之就對既舉進士高等例得內補今仕者皆榮內補乃某又以翁春秋高開絕數子里不欲內補察其眉宇時惻惻有不樂之色余爲具述前語曰子之壽翁也將養其志耶抑養形者邪翁父事伯兄子撫孤姪偕配而老訓子而成居家盡理矣所不能得者田野之質無以與衣冕之榮門內之治無以究廟廊之施方以責之于矣藉令而朝夕菽水不離翁側乃志抑而不伸名聞而不揚翁樂之不邪今爾志既伸爾名既揚矣即倍親而仕遠離數千里外通籍中朝翁樂之不邪此養志之說也會郡中

謝文粹公集

卷之六

七

同舉進士者聞余言謂可書以壽翁今受簡書之年伯岸南陳翁七十壽序

嶺南故多瑰偉不羣之士不獨樹勛巖廊蜚聲藝苑乃其長林幽壑之中避世逃名湮鬱而不稱者蓋多有焉若新會陳岸南翁非所謂瑰偉不羣者哉翁既甘林壑不競世責有子曰某舉進士與余同出中允陳先生門下及試吏又同刑曹出則并轡居則聯榻如是者累旬蓋相得甚懽也余故習聞翁賢行云翁性剛方不解與時俯仰乃其起家勤儉見推里中竟亦不用奇勝居常課僮種樹養魚此外無他嗜好庶

幾古所謂恬澹寡欲以全其天年者翁子某數爲余道其詳余益竊爲私幸焉某旣以行人使蜀會翁七襄計得間歸爲書過余謁行余視其色喜曰君乃不聞蜀道之難言者何也因爲余道故余曰嗟乎世所爲稱觴爲父母壽者直兒女之情耳丈夫志四方乃復沾沾喜此者何也昔相如使蜀過其里中守令以下郊迎負弩里中豪率獻牛酒爲懽當時固以爲光寵矣卽今傳其諭蜀難蜀之詞蓋君子羞稱焉藉令君如相如誠得一當翁否耶世俗所歆艷者翁澹然不入其心卽翁不欲君爲兒女子之情槩可知已

許文穆公集

卷二

天子廣置宗藩以鎮海內今諸侯王蜀最富又險固而久安頃稍稍闢漢池赤子有弄兵其間者 天子威德問民所疾苦及蜀中一切扼塞虛實之處又其道自燕略楚涉三秦經棧道觀古帝王所更居及漢人所選定者雲霧草澤之間又安知不有逃名避世瑰偉不羣如翁輩者乎卽不能還上於朝君之歸也符節在前車馬在後設翁喜而欲徵入蜀以來所見聞要以備翁之顧問可乎翁平生所爲冀望君者不有阿世俗徼其意遠矣翁身有處士之義今君自致青

雲之上意固知君能任且弛其負擔以任之耳設君能任乃官行於四方所歷于掌示陳於家庭所應如響答卽望翁之腹油油然喜可知也此之爲壽寧與盛賜從詫里中以爲光寵者等哉語曰欲知其父視其子翁固不願求知而世亦鮮有知者然顯揚在君可令現備如翁乃竟湮鬱而已邪君行勉矣今而後使嶺南知有翁者必君矣古人高義有子而益彰君誠有聲於藝苑嚴廊然後翁益有聲於林壑是君之所爲翁壽者也

壽六第五十序

許文穆公集

卷二

華麓汶者余同堂弟也於兄弟行六故稱六第六第美風儀善談吐以一命通朝籍有千駟萬鍾之容以半縑倚市門有金穴素封之氣以布衣表閭里有陳遵朱家之槩而其貌恂然如欲下人其躬僂焉如不終日至於衆口囁語折衷之難而咄嗟以定衆力竭歷趨赴之難而捐顧以紓衆謀紛紜排解之難而談笑以釋凡所爲決大疑營大役雖在他人不惜以身任之益余之所兢兢而不足者皆弟之所翊翊而有餘者也故自余通籍以來六第多從左右相余所不及余甚愛之曩余念先人久厯淺土乞歸奉立壻詔

予祭葬命余仲子代行門內外廢廠終歲莫茨賴六翁歸而襄事以安余心頃余謝政歸六弟亦送余還里竟喪初營百祔紛冗余爲之力固不勝而六弟既自爲之又出其餘以助我弟之於余不啻同胞余之於弟真若左右手矣今年某月日其生之辰行年纔五十耳古人五十始服官政六弟才勝余十倍諸子若孫森然玉立余何以壽六弟哉惟思聰明才辦養之以聯英毅果斷出之以重六弟今乃服官政之時涉畏應世余願弟之用晦而重發也昔有與同里言者無論美惡多譽詞無他疎之也至與同室言無論

書公移公集 卷二

美惡多戒詞無他親之也余與六弟同曾祖於情爲親故爲之壽也不頌而規亦同室之義也自茲以往即踵大耋猶相與箴警竊比於抑戒云遽伯玉使人於孔子曰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則知非之說也六弟誠以伯玉自處則諸子之壽其親雖終身誦之可矣

竹坡鄭翁六十壽序

蓋聞子有善歸於其親親有善觀之其子豈非古今之通情天性之至理哉故子即顯榮有訖之者曰非台小千顯榮惟家大人之慶子即才賢有譽之者曰非台小千才賢惟家大人之德此人子之心也至夫

同籍而升并鑣而遊未知其父幸習其子其父相舉也曰余未知若父之德卽而才賢是其父相訖也曰余未知若父之慶卽而顯榮是已此交遊之心也故人之子之心無有窮已非不知南山東海人壽不可與計量也顧恒曰願吾父爲山爲海又非不知王喬赤松人生不可與等期曰願吾父爲喬爲松乃爲其交遊者或繪爲圖作爲歌詩極人情之所歆豔而頌且祝焉又罔不曰願而父如喬如松如山如海夫固亦知人生之非可以喬松期壽非可以山海量也乃其心則無已也山與川至陳諸雅什萬有子歲溢乎

詩公移公集 卷二

頌聲夫臣之願其君與子之願其父有以異哉心愛之不足故觴祝之觴祝之不足故圖繪之圖繪之不足故詩歌之余輩之與鄭君行義者友也所謂并同籍遊并鑣者也行義家世武弁乃獨以文事與顯榮矣然又才且賢有訖而譽之者行義率以歸其父竹坡翁余輩卽未得操杖屨從竹坡翁遊然幸習知翁子行義翁子行義奇偉儼重然諾好施予富而不溢貴而不矜卽翁可觀也自昔素封之家統緒之冒其後鮮有聞者多財損志世祿敗禮固矣而翁身有處士之義視其子自致青雲之上此豈與世之秦畜

賢雄者等哉行義既受任之官而翁春秋六十計得取道歸而爲翁壽也其交遊因繪圖賦詩致喬松山海之祝焉余爲論著其無已之心且告之曰夫子之願其父與臣之願其君有以異哉行義誠資於父以事君移於家以爲國異日者功被蒼生光流罔極若天保闕宮諸臣卽子之歸善於其親與人之觀善於其子者又有大焉蓋圖所不能繪詩所不及歌翁術不必喬松而長生祚不必山海而闕達矣

上五叔父六十雙壽序

夫天所樹者非獨王公貴人蓋亦有布衣之俠焉天布衣之俠者非必如朱家原涉等散金收士結黨以樹名者也正身立乎閭里閭里之民藉之以排難解紛無約誓而信不符綬而尊環郡邑數千百里之區莫不志其氏名質其爭訟若陳仲弓王彥方之倫可謂振世賢豪者矣此其人在國則勢得而助流在鄉則聲蓋而衆附豈與泯虛生者等哉天旣樹之以爲鄉國則又予之以驪合燕喜之資而厚錫之壽祉故仲弓彥方其室家子姓且勿論至其年壽率七八十以上此非偶爾以今竊度其鄉人之心有不願兩公壽祉者乎卽不能取必於天此乃其左券矣慶建

拜肖而妻不著鴻光皆隱而子無聞史雲困約束度中年固知得全之難也然而有可必者仲弓彥方是已自余先人而上家世長厚高祖士聰公以行誼著於鄉鄉人爲不善者相誡無使聰公知其少年博徒往往聞公杖聲輒引去至今長老尚能談之今余五叔父蓋頗有士聰公之風焉叔父狀貌魁梧音吐宏亮卽未嘗事章句乃其論議儒紳弗過也卽未嘗習法令乃其智慮刀筆弗過也故不出戶而齊用饒庀七子及九族而冗然有餘假郡中有不平事無問識不識率來叔父所質平叔父見郡中有不平事無問識不識輒爲平之蓋有不之官府而之叔父者叔父卽纓冠褰裳而往弗之憚煩也此惟天所樹不虛矣畢孺人端靜勤女紅閨以外一切置弗問弟恩勤爲叔父育七子七子今皆有婦而業儒者儒商者商此所謂天與之資者邪夫今而後叔父壽余安能知然余以仲弓彥方卜之彼固其往轍也會乙丑春月冬月爲叔父母誕辰余旣羈薄宦不得與樽觴顧惟叔父與余同高祖俱出土聰公後乃余先人善叔父余又善叔父子滂冲滂冲視余猶兄弟也余視叔父母猶父母也卽余所願欲於叔父母者寧異諸弟哉奈

何以地隔而麻稱觴乎故爲稱引古仲弓彥方以爲叔父母壽且俟夫觀人風者朱焉

一源程翁七十壽序

余讀方使君所爲程一源翁壽詞詳哉乎其言之也使君文士憤疾世之分華故言倚市轉轂非吾身所珍余意不然士顧其居身奚若耳誠知所處卽倚市轉轂何爲不可自古倜儻閭閻之士往往寄跡煙塵闌闌間如計然陶朱之倫可勝道哉以彼其材使得依託風雲縱橫馳騁驚相時度勢事有成畫景無遺算亦如是賈矣賈弗達世而恨有所寄以一發其奇表

甘二程公集

八尺卷二

十一

見其緒餘蓋積著乎准與均天下國家其智一也不階尺土不愛私殖俄而累鉅萬俄而散之俄而又累又散內之起家立名外之輔義濟物此非有豪傑大過人之才不能也獨其擥攘紛紛竭神敝形不合養生家之旨故志者弗居以爲長虎偏損醇朴于理或然而亦未盡天枳渡淮而化運出汗不染蒲柳望秋而零松檜凌寒不凋物各有性天不可移苟其中無所以自樹者藉令浮游方外木石與偶亦枯槁之流其速朽等耳誠有以自樹卽倚市轉轂何爲不可蓋陶朱計然之倫能逃千乘而不能不致千金能遠朝

甘二程公集

八尺卷二

十一

許可乃其高翁如是卽翁平生可知也賈者多壘斷織高翁既以義居利不苟異分外耻龍斷之爲又稍稍入其賞曳裾王門又爲第其君入賞使忝京衛之幕異以業自顯非織罽者如翁雖賈安得以世俗槩之翁既釋業歸且杖於鄉其弟某君率翁子某某持方使君詞來屬余嗣使君以爲翁壽翁家方以貴雄郡中擊鍾鼎食速客稱觴極一時之炫耀力皆可爲余方有史事且暮交戟之內載囊從長者時又不暇爲然翁家來請者踵接於門車屬於道豈其心固不安于賈欲聞所謂長生久視垂不朽者哉爲余歸語

若翁翁誠有以自樹不榮不凋卽居身所珍固亦在倚市轉轂間耳古陶朱計然之倫安知其非羽化者乎今煙塵闌闌中如翁輩者安知非閭傳豪傑之士彷彿於陶朱計然者乎不邪

王太夫人壽序

乙丑王子敬與余同舉進士而余與其弟子欽辛酉又同舉於鄉以故有通家世好之誼於是王太夫人春秋七十有六矣子敬奉詔司理建寧且行念其母平生辛勞幸逮祿養因得間歸而與其弟稱觴也乃持其舅氏督學公及同邑歸熙甫囊所爲太夫人壽

許江村公集

八月卷二

上

者屬余論次其後余受而讀之詳哉有味乎其言之也太夫人平生在熙甫語中不具其兩公之言久而有徵者曰昔范文正歐陽文忠皆早孤力學竟爲名臣今王氏世有舊德太夫人貞淑後宜有顯者勉之風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督學公之言也曰回思曩時若涉大海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適乎洲渚舉酒相酌此太夫人今日得以少安而子敬兄弟所爲自幸者念之思斯勤斯孺子之閔斯熙甫之言也兩公爲壽在太夫人艾耆時距今二十餘年事太夫人春秋日益

高而子敬兄弟功用日益起繼自今蒸蒸乎其未有極也方太夫人寡居而撫二子長者十齡幼者在娠耳太夫人曩自以及見二子冠昏爲幸寧詎知二十年後子敬兄弟乃復以次柯鴈行俱奮自致青雲之上如今日者乎世儒言天人之際往往闕于倚伏之幾至謂爲善弗報疑天道之遠違余觀太夫人蓋若持左券焉王氏有太夫人是天所以幸王氏而不棄其孤也太夫人有二子是天所以顯太夫人而使食其報也夫今乃太夫人食報之秋矣家難既平譬職舟及岸即平安車蔽弗鳴鸞惟御者所命之文正文忠之諭舅氏所以待二甥者意良不淺子敬兄弟庶幾夙夜要於無忝以報所生之恩勤亦惟勉之念之無忘兩公之言而余尚安有他說也

許江村公集

八月卷二

下

封太孺人陳年伯母六十壽序

余善陳伯子故習知伯子母賢伯子舉進士高等改庶吉士官給舍母就養舍中會今上嗣位加恩近臣於是母封太孺人太孺人春秋六十其生之日適與封會伯子喜甚謂其友許國曰今者吾母壽適會其封世之人以圖繪壽今吾乃以冠帔壽國再拜賀伯子伯子曰斯非某之能惟母孺人之德母孺人卽

筭禱者流頗讀書通大義御羣下寬甚而教子則嚴事姑如其事父母事先大夫如其事姑先大夫爲儒不問家事乃一切倚辦母孺人母孺人食不厭疏衣不厭敝獨旦暮執女紅無少暇暇即覽圖史其慈孝儉勤蓋天性也假令母孺人列于冠珮之倫而謀其功固當稱最顧予小子何能獨能承母訓耳國再拜賀太孺人申之以辭曰賀伯子者以有母也賀太孺人者以有子也子母之相成久矣國幸與伯子同進同封而父母不逮誰與爲榮伯子卽不逮其父而逮其母母在猶父在耳夫始封而壽封以壽享始壽而

言二群公集

卷二

封壽以封光是日也重書在堂觴幣在下子婦羅拜於室賓客旅進於門生人之至樂何以加焉且今筭禱之懿不出於稠有贊如此往往湮沒於帷簿之中者何可勝數也伯子雖才藉母而蚤成母孺人信賢得伯子而益顯項伯子授官得出入青瑣批鱗引裾言天下事將益廣太孺人之德以匡世樹功令天下想聞伯子風采而推本其所自太孺人之榮名豈有既乎異日者壽愈益高封愈益進伯子則愈益喜幸曰世之人以冠帔爲壽今吾乃以榮名壽豈不備歟伯子曰謹奉教於是爰與伯子同庶吉士者王君其

等二十六人儼然造焉國不佞亦溷其間遂介國之言而以爲太孺人壽

鮑太母壽孺人六十壽序

余與鮑太翁同爲諸生時雅厚交好及舉進士又辱知於尊太翁司馬公公有曾孫嫡女諸華閭爭求之莫適與也一見兒立德卽指曾孫而盟焉太母聞之曰是族也世稱善長後宜有興者吾孫其有托乎迨兒婦入門奉宗祧賴天之靈克昌胤祚余待罪政府每退食諸孫環膝分甘目前不啻不德司馬公貽而感太母之意太母與余同甲子八月廿九日其設

言二群公集

卷二

下

辰也當余初度令子郁林君不遠四千里馳介稱觴意勤厚矣今太母之壽余子婦引領南望莫由修慶則區區不腆之觴無能之辭齒所以致之筵几何可後也在家人利女貞而二與四相家則也初與上治家則也太母自夫所天屏華茹素足不踰閨目不窺庭者廿餘年可謂貞也當司馬公時婉婉以事尊章敬戒以弼夫子闔庭之內顧獨以順聞二無遂中饋四富家大吉太母有焉及其獨持家秉束以義方子婦侍終日祗祗粟聚不少假辭令僮僕斤斤如也廩廩如也唯謹則又以嚴聞初開家悔亡上威如終吉

太母有焉家人有嚴君太母之謂哉是故穀諱之方顯於賢亂士女之貽及我婚姻孟母啟鄒國而母成也長沙宋或專美矣繁人情之所祝願者願其有令德也願其有壽考之祺而長也願其子姓之昌而熾也今太母爲婦而婦爲母而母庸詎非令德之光耶行年六十而媿媿晏晏康寧壽祉庸詎非祺長之徵耶初當戶唯一子一孫太母以爲念乃今振振競矣且見曾玄矣庸詎非昌熾之休耶夫躬有令德而又祺長以載之昌熾以綏之天其殆將膏於翁豐於母以坐撫兩姓而閱數世因斯以譚福未可量也遂書之

爲太母祝

都閩鐵山陳先生五十壽序

明興統一海內既刻符封勛臣大夫乃命武功爵爵自百夫大夫長至萬戶侯萬戶侯得服金紫出入從騎開幕府治文書名號出郡刺史上千夫長以下蹕而受約束蓋屹然至貴重矣承平燕熙之時兵革不試士大夫席恬養尊持文墨議論雍容樽俎之間以謂弓矢戈矛不可以飾太平材官蹶張不可與共更事一切厭戎士而輕武弁故自萬戶侯不敢與銅墨綬比而持斧四出之使往往暴摧折之常戎服受事車

下肩弩矢先驅呼叱唯諾小不如意指則被譴讓去

一坐文法按事輒取往行筆楚之辱畢集其卑疵賤

簡如是故武臣常輕自視而畏事人卽有勇悍超捷

之資魁岸軒轅之氣輒爾然漸盡銷歇武臣常損弗

用卽用亦弗效其漸靡然也今天下之需材急矣

明天子至拊髀而思懸格而求士能通騎射以上輒

應今出文武大吏稍推擇材者試之事而責其成故

昔之卑疵賤簡者稍得陳勛見能斤斤以自立功名

著于當世豈非時勢適然上作而下應之之驗邪余

常識潤州鐵山陳君君今之所謂材萬戶也曩歲島

夷入掠數震寧厥將攻圍城邑吳中諸武臣率懷慄

不任事兩臺檄君使守練川君日夜擐甲登埤賊偵

有備不敢過邑入德之至今已而數與賊遇身所格

殺首虜甚衆功中賞率得遷都統軍而會河決沛上

別穿渠數百里以漕漕粟百萬不以時至大農簿責

有司丞漕司顧獨計曰潤州漕實首江南非材武臣

莫足任材莫如某者于是更檄君領漕而潤州之漕

常先淮南至舳艫相銜轉輸不乏君之績爲多君既

領漕之三年爲隆慶己巳年且五十途益厭事自重

將上書謝歸欵門告余謂之曰今武臣率患弗材材

畢弗用君既材且嚮用天項疆場訓士郡邑督轉餉
蓋兩誦而俱急此非干城腹心奮臂榮功時耶即古
之人身不跨鞍拊髀流涕傷功名之不立也據騎顧
盼自示可用雖老矣猶趨然有邊疆之恩獨奈何身
未及年而從兒女子箝鞵奉觴自爲娛樂已乎君所
以復余則謂百里負擔未睹求息焉吾誠馳驅兵間
上下乎風濤數以身試不測吾故直倦而休焉吾安
所及年矣余聞而戰然味乎其言君豈深乎老氏之
旨知榮而守辱者耶知止足而不殆者耶且非獨材
抑亦似知道者士大夫有識君而禮于其廬自公萬
許公集卷二

卷二

十三

戶侯益重矣

封編脩胡太翁老先生暨配徐太孺人八十序
今上改元將臨辟應會大司成猷乃馳召我師劍
西先生子南京先生至未及用已乃嚮而深惟曰嗟
乎自昔天子親屈帝尊禮三老五更子此蓋以孝
先天下吾父母春秋高吾日暮念之不置自吾立交
就典文衡橫經而爲人師往來南北且垂十年三過
吾鄉而不入意吾父母亦且念之不置夫拱辰陟岵
臣子同情比取回車意各有適今耆舊並起坐而講
道寧詎無人明時希邁自古幸之如吾親曰首何乃

屢疏乞終養 天子憐其情予之告先生既歸其明

年會封編修公暨配徐太母並稱上壽先生意甚得
書來報其門下十歲當上計待詔畢會京師聚而
謀所以爲壽者使國授使者辭國曰世非無顯者在
往不逮其親即逮未必父母惜惜矣置身廊廟未必
無遠勝下故曰一日之養三公不易焉國請前爲壽
諸大夫第觀得一當翁若母心否乃奉鞵鞠奉觴
而進曰使者從燕趙來燕趙之雅好劍宵望氣而求
之斗牛之墟豫章之野得石函二龍淵太阿在焉將
發而眎之邪今終韞而已邪諸大夫曰是固不可終

許公集卷二

卷二

十四

韞發而眎之矣國曰然發而眎之華粹如芙蓉銀爛
如列星光渾渾如水溢子塘斷巖巖如瑣戶才煥煥
如水釋顧世無薛燭莫之識也五色並見且以爲毫
曹金錫和矣且以爲巨聞此于龍淵太阿亦微有損
乎曰無損也即操而用之忽如記塵解若切泥引而
摩之風雲迴薄江水折揚藉弟今用非其所使劍鉅
石而試之鋒將試之邪寧善而藏之邪曰固不如善
而藏之夫劍鉅石無論傷劍且亦何當于用故不如
善而藏之龍淵太阿固在也獨奈何暫試之且吾聞
利器雖藏其精必見神物雖離其竟必合故微雲漢

之間者其精見也羅延平之津者其竟合也故用之則虹吐而殿行藏之則適靈而辟祿卷舒惟時無所不可以斯爲翁若母介無疆之壽焉諸大夫其謂之何于是先生門下士皆起避席再拜曰嗟乎斯固先生所爲嘿而深惟歸而意得者也庶幾哉可以當翁若母心矣國乃不讓操牘書之從不腆之幣以授使者

方田吳太親翁七十序

余竊觀甲子曩先若行皆老成長厚與頃時異曩長者多棲茂勤治生適百里內則擔簦躡躅徒步行今

計三移公集

卷二

十六

策肥乘堅猶以華不華較信誦襲布衣單行今出則統綺擁騎從猶以多寡論勝負囊何恂禮讓即班白見父黨隅坐肩隨務折節下人今乃爭先入里門不讓與長者抗曩婚姻燕會朋尊二簋旦而會日高而罷促坐話桑麻生事竟席無違禮焉嫁娶問家世不問財帛今蓬藿妻士輒羞與婚會則擊鐘吹竿絲竹滿坐譁嘖竟日又繼以燭爲長夜之飲王倦而賓不休也嗟乎嗟乎豈復念疇昔哉余束髮奉先君教求里中長者尊事之當是時先伯父朴翁與先若吳太翁最善朴翁家居數過從先若即家事與先若談吳

太翁之善朴翁猶朴翁之善先君也三人者蓋同心

一體云吳太翁子上舍君與余善朴翁謂先君吳許

世婚姻其以而子孫子女吳於是余長女爲上舍君

婦歸吳三年今復抱子矣余頃官京師感念先人祿

不及養先伯父德不及報獨吳太翁在吳太翁猶吾

先君伯父也吳太翁勤治生布衣單行恂恂禮讓宴

會無違禮尚存長者遺風不與時陸沉初余在博士

舍中居無一椽食鮮宿春傷哉貧也吳太翁曰許生

積學何患貧竟納吉婚焉嗟乎此豈可與世俗論財

帛者道哉詩有之淑人君子心結儀一胡不萬年正

計三移公集

卷二

十六

是四國余方幸太翁在祝翁萬年以爲里中楷式而

上舍君書來報翁七十將率子婦爲壽遠徵余言余

不可辭則爲論次曩昔先君行老成長厚之德及余

所以尊事太翁之心使里中觀焉又傷余不及先君

伯父之存得侍几杖奉觴爲太翁懼也若太翁諸子

君孫雲蒸龍變事在他日者不具論云

梅岩先生七十壽序

夫梅岩邢先生者蓋所謂卓犖環奇之士哉邢之始

祖肇晉末南遷卜居中山之薜城世載其德今其族

且千百指承樂初曰興者以辟舉仕至紹興太守數

傳而至鳳岡封君封君積而能散躬仁義之行監司
嘗以其濟荒事上 詔表其里封君壽貽大耋丈夫
子五人孫及曾五十有四人里中人咸以寶燕山稱
之乃封君何有於燕山郭汾陽不能辨群孫第領之
庶幾哉當封君矣梅岩先生封君第三子也少有文
譽既卒其業成均久之不第則歸而延天下知名士
教子若孫嘉靖丁巳授牒銓部授司城徵京師之東
于時 奉天殿災先生有救護功自是大工繁興先
生有程督功已乃擢雲南永昌別駕以內艱歸復起
爲山西路安別駕自先生在事凡十餘年分宜華亭

許文和公集

十一

兩相國若大司馬蒲州楊公大中丞上海潘公南昌
萬公錦衣太保平湖陸公並推轂先生稱爲幹濟之
才屢蒙 上褒賞又以司城最得 貽封焉藉令先
生蚤歿一第其所表樹遵遺計無能益是矣世謂科
目不足盡天下雄豪士信然故先生在邊郡久不能
任朔寒想白富塗歸則闕家園畜魚千頭種竹千挺
與諸兄弟消搖其中彈棋奕危笑語酣暢間乘小舫
汎後石湖擬之岑家溪設王右丞飲湖上縣長史禮
爲鄉大賓謝不往于是歲己卯先生壽七十矣史氏
國曰先生壽當益魏子若孫當愈益熾也先生歟歷

三任多德治更僕未易數余最所稱慕者時爲爪牙
肘腋之臣持獄寬平多所縱解 輦轂之下無寬民
俸路安則蒞西路偏老等處甚要害地也會虜大舉
入寇陷石州城先生身率百金之士捍虜虜少卻又
乘城堅守虜不得志去城賴以完所全活數十萬人
夫兩者見先生之鉅卽于公治獄廉范保雲中何加
焉余是以謂先生壽當益魏子若孫當愈熾也先生
子六其一繼本辛酉與余南北同舉于鄉兩國子生
孫十人其二甫勝冠督學稽公奇其才廩之學宮卽
無論異日者今其楚楚羅滕前跪而稱觴遠履亦足
豔乎

許文和公集

十八

五經正文序

聖賢垂世立教莫備於五經五經者天地自然之文
生人日用之具其常明若日月其常行若江河秦火
以來若暫堙蝕而其本在人心其用在天地亘古亘
今與五氣相爲終始者固在也莊周闢其所道揚雄
著其所辨自荒唐之士偏駁之儒尙猶崇信而莫之
或遠故五經之遠明則諸子百家之說不啻如鼎分
神好鏡照妍醜權設而不可欺以輕重繩陳而不可
欺以曲直於今所賴以見聖人之心者獨此而已漢

與諸儒搜賡補遺區區綴葺於秦火之餘此其功固不可泯而註疏連輿人自爲說家自爲師五經之道反更堙蝕且其舛舛浩繁童而冒之白首紛如遂解經文廢闕不講故曰秦人焚經而經存漢儒談經而經絕故註疏之興經文之累也更宋九儒折衷定正而考亭朱氏集其大成於是五經之文皆有集釋章列句標毫分縷析足以羽翼聖經於不墜而漢儒經葺之功亦藉以有傳 昭代崇文薄海內外家藏戶誦五尺童子高談幽眇遠慕雍熙彬彬乎盛矣則宋之集釋似亦與五經相爲始終而不可廢者雖然五

經非他皆吾心

所固有也

吾心所固有者

地闢發於聖賢而備載於方冊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日月所以明江河所以流二帝三王所以爲君五臣十亂所以爲相孔子所以爲師宇宙萬類之所得繫命者孰非囊括包舉於五經者乎古昔聖人益先得我心以垂世立教故五經之文若天所設而人力不與焉夫人心應物紛紜變化天則秩然固亦有無文之五經矣以吾無文之五經而感觸於聖賢垂世立教之說則知五經之文皆吾心故物而宋儒集釋亦吾心之出諸身者耳今天下學者類知誦法五

經宗本諸儒卽其講業之言似不詭於正義蓋有孔門高第所不及聞而初學之士輒能言之者然專之章訓句竊耳入口出記誦勦襲之習盛而沉潛體驗之功疎此朱子所譬鸚鵡能言效人聲者耳故雖經學大明而人心及若堙蝕者求經於宋儒之集釋而不求之吾心也昔人有適燕者其山川道里皆身歷之以按圖經無不合者今直據圖經以談燕言之雖詳於我何有哉故不若尋圖經而自適者之爲有得也然則苟得於經雖無宋儒之集釋亦可矣嗟乎末學支離多岐爲患獨抱遺經君子嘆之余欲學者友求於五經而自以吾心爲註釋也故爲校正五經白文刊之以俟夫學者之自得焉

文章正宗序

自古韜文章家杜虛而下漢有選唐有粹然卒採萃忘實而不軌於正義及宋真希元氏總統前代裁正六籍爲文章正宗余愛而讀之既卒業撫卷歎曰廣哉淵乎上撫左遷下錄耑柳旁及魏晉列爲四目彪然備矣六籍不論春秋以來立言之士往往與德功并傳乃其體代變末流寢溢雜乎多岐悖其本始彫鏤傷樸慕組傷素多方乎藻麗之華而漸遠乎情性

之實蓋言人人殊邇其所宗固已支離而失其正矣士之所托不朽者獨文辭或要以窮理而致用也理窮而德純用致而功茂蓋乎其自所得發乎其所以然後勒成一家言懸照穹壤光之罔極使後世循其說者修之則聖措之則王如布帛雖非絺繡弗得弗溫菽粟雖非膏粱弗得弗飽此經之遺而宗之正也故古之文與德功爲一今之文與德功爲二若希元氏所輯誠懼士矣其宗旨言詭於正故非明義理切世用體淳而指遠者即工弗錄也此其與統鉉之用心殊矣辭令本乎訓詁議論發乎都俞叙事倣粵稽之史詞賦沿唐載之音獨引六籍之繩墨以折衷百家扶植世教其嘉惠來學甚厚嗟乎文亡於俳故建安以下不一載焉詩亡於律故五七言近體不一載焉惟獨表章偉長論敬之旨而中唐乃韋柳存耳茲其微意可識矣今統之選鉉之粹盛行而是書罕觀焉學者何自識源流之正以溯六籍而闡宗軌乎去希元五百餘歲時一披閱實獲我心爰爲正其訛舛完其缺略以與好古之士共焉如知古人之文乃其德與功之餘緒而今所嚮往當又有進於文者若徒誦法以爲文辭而已則非余心且非希元氏之心

也

二程全書序

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明天下學者泛濫於辭章浸淫於老佛歷千有餘年而二程先生始出其學以仁爲宗以敬爲主合內外本末動靜顯微而渾融於一心蓋自周茂叔之傳以上邇孟氏之統而下開來學於無窮者也二先生往矣乃其遺書語錄散逸而弗全識者恨焉於是其有裒而爲全書者後學之士始忻然若接其儀刑而聆其講論聞風而興得門而入其所嘉惠亦多矣夫二先生之道即孟子以來百王千聖之道萬古人心之所同若日月江河莫得而堙晦之者而近世上下所以表章而崇尚之非不勤也乃其傳竟弗廣何故哉余觀二先生之書通顯微貫動靜該本末忘內外主於敬以成其仁故言天德王道而要於慎獨言灑掃應對而極於人神言居處執事與人而達於不顯篤恭無聲無臭之妙天地萬物以爲體而非虛也操存涵養以爲功而非寂也其所言者中人之所能而及其至也雖神聖亦若是而已矣今道學大明而人心反溺卑者習於訓詁高者驚於玄空蓋名爲學二先生之道而或不免竊佛老之緒

餘以清雜其間此其害又有甚於辭章者故非不知天地萬物爲體而其內則空疎亦非不知操存涵養爲功而其實則禪寂彼于二先生之道不啻反戈而助之攻也二先生之道明然後百王千聖之心可見而末學之支離漫漶者不得以亂其真故二先生之書乃與四千六籍相爲羽翼所當家傳人誦而不可一日廢者也先生之言曰聖賢體道垂訓切于日用如耒耜舟車然一不具則生人之用缺然則二先生之書又惡可缺乎哉雖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由書以求二先生則可泥書以觀二先生則不可當時伯

許文龍八集

八集卷二

三

子蓋不欲立言語文字而叔子亦曰吾兄弟近日論說太多以是知全書之集或恐亦非二先生之意也夫又何重刊之有顧二先生之所言者非外也皆吾心之故物在人反而求之耳今有遺珠于櫝者見櫝而不見珠有發而視之其珠固在也吾人亦有珠焉二先生既發而示之矣茲幸其書具在吾欲備生人之日用以俟夫自得之者故重刊而布之以廣其傳云

潘象安詩序

往余在詞林而象安客李文定相舍因與言詩朝許

生而夕潘子也因得象安爲人象安爲人忠信孝友與人恂恂姁姁所至敬而愛之文定信如同室文定諸子親如同胞至今絕無間言余既重象安爲人又喜其稱詩象安之稱詩也其言曰近世士人操筆爲韻語往往古稱選律稱唐尚矣夫選未易言卽其宗唐是也而所以爲唐者非也今夫唐二南十三國風以爲宗比興以爲體景物以爲材商羽以爲節沉澆以爲度鷹豹以爲思嘲諷以爲變優柔委宛以爲致和平雅澹以爲歸鏡花水月以爲態其妙解在悟其渾成在養此之謂唐音今之爲唐者不然恠幻以爲

許文龍八集

八集卷二

三

奇鉅鉅以爲博艱深以爲古儂佻以爲巧生澁以爲新強拗以爲蒼呼嘯以爲豪綺靡以爲麗剗削以爲工狂誕以爲遠玄禪以爲高一贊述也不必諷詠寓規而依官族頌知過以爲切一登眺也不必感慨寓景而撫昔遊探舊蹟以爲勝一贈別也不必黯慘興懷而嘆飄零傷遲暮以爲真此之謂新聲嗟乎以新聲爲唐去唐遠矣余觀象安所爲詩本性情超世俗質之唐音良然昔人論詩謂材趣自別非關書理者象安近之其五言逼孟襄陽其七言類王摩詰其古體歌行浸淫乎高岑之間乃其幼作諸律率自古選

中來又若駕軼唐人而超其上者蓋象安髣髴而矢口成聲其天性哉余欲後世知象安爲詩因知象安爲人且以知李文定之知人而不佞知言與否則未敢自信也若其讀南華經諸作余守史官業序而刻之今附載集中

少逸山人詩序

顧易生曰余觀少逸山人詩頗類其爲人恬澹雅適蓋有超舉絕塵之思焉其讀南華經諸篇求之前代則陶徵士讀山海經其倫也睚眦洗洋之詞曩括以繩墨今可諷可歌往往百數十言約之以數言音諸而旨彌暢奇矣奇矣或言家莊遺世故不然彼其于世故習矣第不以滑其中善讀之卽事物情狀幾微纖悉躍然如睹千載妙解山人有焉至山海經其載率誦詭恍惚耳目所不經事徵士抱用世之才悼生之不振乃托以寓意隱約幽眇蓋其旨與山人異要以銘範古昔煉精構質語不繁而議該則伯仲之間耳山人著述大都本原古選其天趣逼陶西子素粧鉛華盡剔以有別刻故不具論

癸未會試錄後序

夫士之在比也其猶掄材簡棄乎匠氏始求之隴西

之坂得異餘焉以爲枵然環材也已合羣環而掄之則又有環之環者矣匠氏始求之隴北之野得逸足焉以爲桀然駿乘也已合羣駿而簡之則又有駿之駿者矣方內生民之秀無慮數億兆比而得其十一以登於校校士之秀無慮數萬億比而得其十一以登於鄉鄉士之秀無慮數千萬比而得其十一以登於天子之廷蓋希邁哉斯亦所謂環之環駿之駿者乎夫樸穀不任斧斤見他山之翹翹千章也而音欬段不任啗炙見中路之翹翹千里也而喜幾得易之爲快臣國豎儒耳始固錄此途進深推朽材下乘不

計又程公集

八戶夫二

三五

適於用爲匠師圍長座 上幸以章句微勞猥錄而躐置之令陪銓曹守官象討論 歷朝舊典會比天下士又令輟業從大學士臣有丁後臣私心竊竊然懼知任之不勝乃又沾沾然喜庶幾得士而藉手焉士之任亦臣任也頃士上春官蓋四千六百有奇而錄者三百五十若曰駁駁盡是矣顧所錄者文耳臣安敢謂足以盡士乎 甲申年以三歲收士數百列之庶官非爲其明經射策而厚祿寵榮之也爲得其人能任天下事耳自昔聖王受天命網紀人羣則必拔其人之賢僞者與之共理宇內宇內事孰非人所

爲者人所以爲者神祇也神祇不足則聽上而治神祇有餘則助上而治神祇有濁清識有小大經緯萬端惟所用之文文章則文章用之政事則政事夫士也政事未親故以文爲觀焉意在其人不在明經射策然非明經射策則共人之神識無由表見性士習敵矣卑者庸庸無所發明高者務奇詭逞浮夸而無當於問學政亦宜然卑者庸庸無所樹立高者務奇詭逞浮夸而無當於事功蓋董而習之一切骯髒與俗俛仰以希時好故宦而循之風靡波蕩比周和同而鮮特操嘉隆以來咸當比士曷嘗不兢兢申飭功

許文粹公集

卷二

七

令哉天子德意有司不能勤宣積習不可亟反以迄於今餘二十年文體近正文體正矣然後可以幾得其人夫國家之求人也急於求法人者法之所由以廢興也明興草昧高皇神聖碩儒耆士如雲相與折衷前代以垂萬世列聖護遵而潤色之臣不佞竊從史局伏觀典義卷歷不具何論周官士起布衣第信守勿失耳惠不通當世之務規規循繩墨而行視創制執難乃國初文詞若不足而事功有餘今文詞若有餘而事功不足何也三尺具在理道未臻豈法之過哉故曰功實論士僅得一二不爲少

以浮淫論士雖索千百不爲多士固偕計而來今所計吏卽曩所比士也服官未幾已挂吏議士既目擊之矣得無憮然微惕乎哉夫才品不同心各自盡心苟盡也隨其神識以效於國家才無鉅細皆爲實用才不必杞梓榱桷要之堅好馬不必驛驢騾駟要之馴良故納之繩墨則案稅可與櫪楹同功範之馳驅則駑駘可與騶駼并駕有如落洛中靈斷弛不羈以棟則撓以駕則曳雖環材駿乘無所用之矣且有司所爲甲乙者非甲乙也士固自有甲乙焉由今而遡設科之初褒然爲舉首列在高等者豈少哉或閱勿

許文粹公集

卷二

七

無聞與爲世名臣者非必皆有司舉首高等也則士所自爲矣臣不佞嘗典試順天於海內士閱十之一及司成舊京閱十之五而未盡也乃今而得盡睹海內士之大全夫舍明經射策而求士士固未可知也由明經射策以求士士亦未必得也昔匠石與其弟子之齊至曲轅有木焉其大蔽牛絜之百圍高十仞而後有枝弟子厭觀之匠石不顧曰是散木也無所可用伯樂使九方臯求天下馬得之沙丘反報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壯而驪或以讓樂樂曰否臯所觀天機也今以文登士其枵然桀然者形耳無乃得之

儼百圍而失之散質得之駟黃軀壯而失之天機士幸勉之母使臣爲匠石九方臯所笑哉

己丑會試錄前序

萬曆十七年己丑春天下士待試禮部者四千四百有奇尚書臣朱廣待郎臣于慎行臣田一僞以請上命大學士臣國學士臣弘誨典試事臣國猷以章句日侍旂帷尋至孤卿參陪密勿中更實關造士不效四方士習未盡歸淳乃又奉校士之役臣蓋嘗三與校士矣始禮闈分經次鄉論秀最後副禮闈皆受成事而折衷於主者乃今總全經校天下士士得與不得皆在臣無所他諉臣爲此懼始入闈卽與諸執事約約所取士文不得減質巧不得黜樣奇不得掩正百家二氏不得用以緣飾六經今既具罔敢不共比較事歷二十有一日錄士雋者三百五十八人文優者二十篇以獻如故事臣當序簡端以示以入官之謹臣惟諸士進而服官亦惟是大府之意象觀之典是訓是行無所俟臣言而臣受命薦士第序所以薦士之意竊見上夙夜憂勞天下明教化一統類項下詔至再至三期於平康正直之路夫自三事六列下逮一命何莫非士正朝廷正百官宜無如正

士而士奚從正語曰作於心害於事作於事害於政正之於心未有徵也正之於事於政則已晚夫惟文章立於心術政事之交而可以爲徵正天下必自此始蓋成弘之際士風嘗樸茂矣樸不足以見才則厭而趨繁繁不足以存體則厭而趨簡簡不足以標異則厭而趨奇由奇入險由險入頽江河之變至是而極焉人情所之旣厭則及其始今亦其削雕反樸時也臣竊謂正文體宜自今日始前此六十年亦爲已丑其所首舉士文固無異至今慕效焉天道一周往而復及臣受命適當其會則兢兢於知人之難而嘆士之求知者非其路也今有人於此啗言質貌疎節直幹於事未必便也世必以爲無他華言飾行宛轉繁縟於事未必不便而世且賞其能疑其巧以爲不可知也夫士徒以空文自託於不可知之地而臣又不敢以其文之奇險頗僻者遽信其心術政事士操不可知之術以求庸臣操不敢信之心以相士是臣與士兩失之也漢去古未遠天下藏書未盡出當武帝時尚苦百家殊方欲絕其道勿使并進今修辭之家滋益多所稱殊方者何啻百倍漢時而天下學士大夫浸淫二氏糟粕以爲聖真神解蓋漢時愛儒

與百家并立而百今乃憂百家與儒參入而一此文
章之極弊而心術政事未有所歸也夫論文必以尺
幅而士之才者或軼於尺幅之外故臣今日退之母
敢失才進之母敢失體不得已寧失才毋寧失體而
要之於才未爲失也冲和平澹雅士之恒操也易而
實是奇險頗僻才士之極致也難而實非士乃金易
而就難舍是而就非者無他意固欲因此以見才而
主司者亦斤斤無失才士耳夫才士也天下推以爲
鋒而望以左右袒彼見上所申命如彼登進如此將
謂反正之心不勝其憐才之心往往持兩端何以使

晉書卷之三

卷之三

四

人不惑臣終不敢以憐才故而使 詔言不信於天
下故寧失才無寧失體體一失遂沿而不返若士而
才則終不失也南宮之闢更三歲而闢卽一不見收
未嘗不復進也士能洗心滌慮一軌於先民作者以
應 詔旨必且收於異日夫置之此而收之彼固一
人之身耳使失奇險得冲和失頗僻得平澹所得孰
多庶幾以此成天下士何名失士哉臣不患失士才
而患不得士心術與政事不得其心術政事而徒操
咫尺之牘無爲也人有相馬者求之絕塵追風自以
爲得天下馬及其鳴和鑾範馳驅雖復一日千里無

所用之千里馬非世所常有有之亦不可以備法駕
夫不可以備法駕者臣不敢以程士馬之有鑾銜也
木之有繩墨也農之有畔也士之有六籍也治天下
之有典章也此世所常有夫惟世所常有者乃可以
正天下正天下必自士始矣

武舉會試錄後序

臣不佞猥以校書侍 上東宮 上既御極再蒙
恩至今官備在講讀遭時熙洽北胡保塞南粵奏功
海內宴如 上日御便殿陳經史引儒紳誦說其義
臣嘗從末行前說漢文帝顧問馮唐拊髀頗牧事退
而深惟今南北稍寧其在成周則桑土之時也有如
上問爾第如漢馮郎舉所知卽臣安所置對是秋會
兵部請校武舉士 上命左中允臣應期偕臣往臣
暨儒不足以奉指使然竊自幸馮郎在漢他無所表
著徒以舉一人而適史氏志之今臣乃被 命校天
下武士視唐所舉孰多士既錄錄其策若論優者以
獻如故事臣手其籍三復而嘆曰是其中顧安得盡
領袖也者而效之臣聞弓試而後知勁馬試而後知
良士之能否未可以空文見也假令魏尚不試于雲
中安知其能今臣之以多士進也且意此若干人者

人人而頗牧矣異日者試之行事臣又安能必知有
千之一而頗牧者乎何也唐試而後舉臣舉而後試
也夫士之遇不遇固有命漢文帝以一言復雲中守
聽如轉圜至李將軍親見其衝陷折關之能而不用
曰惜乎子不遇時夫時者人主之所爲也此之不遇
而誰遇哉世之沉鷲雄略之士往往伏於草澤卽世
家子安知不有負才氣無雙如廣者乎方其未遇人
固未嘗奇之士獨自知耳乃今聞歲搜材武士與大
比士等士卽椎魯少文得攝弓馳馬揆笑而進于有
司稍稍見騎射之長曉孫吳之緒亟收之矣今獲臂
者當斯時且褒然爲舉首國家何負於士哉昔人有
言遇以國士報以國士此市道耳多士平生所自許
報國者謂何 累朝休養士生息其中雍容緩帶從
其所好冠貂之胃且免之夫并得屈首修業蓄而待
時不以注意於文少緇焉天下無事士抵掌而談疆
場豈不愜懷憤厲竊附於先憂以舉伏於南壁縕於
北有鳴劍請纓吞胡蹈粵之氣哉所藉而獻者具矣
顧臨事何如耳今徵獨士求遇於時卽有司亦求之
於士夫以李將軍不得於漢而士顧得於今時遇矣
執此以往誠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而無食言是

有司之遇士也臣安能知之史稱李將軍口悛悛不
能道詞使坐而操筆宜不及多士然身爲二千石四
十餘年而家無餘財彼其忠實心信於士大夫非徒
勇也雲中守上首功不應雖誑誤宜及于法然以家
人子力戰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今武臣所
患不獨悵悵觀望在贖貨而冒功贖貨則浚下冒功
則蔽上此兩者足以滑忠實之心而銷抗憤厲之
氣奪其平生臣願多士之戒之也 上神武天縱何
論漢文頃以四方小警督過諸大吏孜孜帷幄中意
未嘗忘閭外也繼今以往皆多士自效之地願以身
試用毋以身試法使異日者按是錄而誚臣卽署長
一舉一適今數十舉而不一適也則臣懼矣幕府分
兵遣戰軍正必責狀焉以持其後其效則功券也不
效則罪券也臣進多士多士能則臣任不能則臣不
任今任而券功惟多士不任而券罪亦惟多士臣今
上伏矣

記

重修廣平府學記

主上臨御益文道化益新天下郡國靡不興起於學
廣平爲京師右輔首善之地蓋余曩遊其間省聞

其民俗率豪俠負氣有古慷慨悲歌之風焉。乃其學官歲久而圯，楹棟蠹蝕，丹堊剝落，道茀不除，鞠爲牧場，亡以稱。上意旨觀化下邑，余喟然興嘆，與一新之。顧力未能也。癸亥會大水，垣舍盡歛，而上當崔公某來守其地，始從諸生問學官久廢狀，多以時譚爲辭。公奮曰：夫所爲民惜費者，謂其事固得已也。學官造士政之首務，奈何以時譚已焉？且用無贏，誰視其制用何如耳？今神祠梵宇，孰非糜費民者而獨於茲惜哉？於是白其事請之上官，皆報曰：可。乙丑季春役乃經始。八閱月而告成，其財取於其郡之贖，而民不知費。其役董於其鄉之良而民不知勞爲區若干則：殿廡堂齋以至井廛庖漏，罔弗嚴爲器若干則：簷臺壘爵以至鐘鼓簫簣，罔弗備其其所已類增其所未具。其官牆足以陳俎豆之容，其舍館足以列絃誦之聲，煌煌哉！備矣。昔有漢良吏爲盛史，獨首文翁者，以蜀地僻陋而翁能興學也。今廣平京輔固非蜀比，而其學崔公業興之矣。夫民生有恒性，而氣習以方殊，齊魯矧於文學，燕趙高於節槩，斯豈其性哉？則氣習使之然也。嘗竊怪燕趙之士往往重然諾，輕死生，蓋欲不能溺物，不能遷其賢豪有足多者，然而不協於

中行，誠以其慷慨悲歌之氣而發之乎？忠孝之間則足以扶天常，立人紀而竟以俠名惜也。故此一節家也善用之，則爲孝爲忠，不善用之，則爲俠。學與不學之所繇致相遠也，不見夫宮宇乎？修則巍如翼如，久而常新不修則圯，故學宮敝而修復之者有司責也。氣習敝而修復之者諸生責也。余旣以文翁德循今又知廣平之士自今興於學者當不下蜀地而余之舊遊而興唱者因得遂其心焉。會其郡中縉紳先生書來屬余記其事如此。

河間府城南橋道碑記

河間城南潯沱水自南而下，歲多漂溺，異時尚寶少卿徐某言於朝，請濬河爲橋梁，亡何御史言濬河不便爲橋梁，便制曰：可。亡何徐卿罷去，郡守某乃與諸寮議曰：稱詔意，修王道，利行旅，在此役也。乃各捐錢若干，又募富民之好義者，捐私錢若干，屬郡倅江某縣令夏某經歷呂某主簿某某建小橋七公署一坊二堤五百九十六丈，肅寧縣又修堤五百六十四丈，經始萬曆十四年三月，落成十月，其明年河水漲，沒小橋三，於是卽故橋增修之橋五，洞者增爲七，三洞者爲五，又修堤三百一十丈，於是守吳告成於不

佞使爲之記夫橋梁之制天官家以爲象東井兩河
天闕間爲闕梁鄭國僑乘輿濟人軻氏譏其不爲橋
梁夫鄭小國耳卽不爲輿梁不爲徒杠所病者涉耳
非有四方輶軒王事之往來又漆洧小水可亂流而
渡所病幾何豈其時介於晉楚二大國之間徵兵徵
賦徵會徵伐疲於奔命之不暇物力有所不逮故國
僑念不及此乎河間爲京師孔道四方朝會之所
取道乘輶之使聯鑣之客繹騷不絕商賈之所湊泊
五方之人由焉比地則郡視鄭國爲要較害則渾沱
視漆洧小水爲悍度利則橋成視徒杠輿梁僅免厲
計之於公集 一八記卷二

揭者爲大今天下太平無事顧瞻周道如砥如矢守
臣得以其間修國僑之所不及卽軻氏與之矣夫彭
城橋梁郵亭不修薛宣知其不能陳道弗可行行單
襄公知其必亡不佞以此卜政於河間矣漢三輔建
橫橋以法牽牛置都水令掌之重可知也當時不無
耗中都官錢今河間於國家爲三輔顧未嘗借財
於官郡邑守令自能其職爲所煩都水令可不謂勤
民乎晉武時杜預爲河橋孟津至勞六飛臨會帝舉
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 明天子嘉意元元海內
率由蕩蕩平平之政有如以入疆者方之政課績於

守則以治行勸勉當不在孟津河橋下矣守某錢姓
冠縣人與予同舉進士他惠政多不及書

績溪縣題名記

績溪縣創置自唐宋徽中至於今千年奉天子明
詔縮銅墨爲百里生靈主者卽其人有賢否治有隆
汙職有稱不稱大都皆天子所置吏民之所係命
先後相沿不可無紀元宋而上大半湮滅弗可考先
代無論明興二百餘年按郡志歐令而下三十四
人其間固有逸其字者有缺其鄉籍及所縣發身者
有莫知何年任及所遷去者有併無所見而僅存其
計之於公集 一八記卷二

名者績溪爲郡東出道顧荆榛崎嶇縣陋而貧一切
規制多所未備故無城自郁侯始有城城既具故無
題名之石詢前令氏名十數年以上多弗能知郁侯
顧瞻廳事慨然太息曰嗟乎孰先余而居此者乎今
昔無窮溪山如故而宦遊何常遠者三數年近卽基
月此直其傳舍耳要以天子所選擇而付之一方
者今猶昔也生民所仰戴而父母之者今猶昔也縣
今以至於無窮猶昔也夫嘗受天子付托爲民父
母倏忽轉盼已爲陳迹其父也詢之而莫知其氏名
則何以存往昔鏡來者他邑廳事故有題名豈以茲

壤編小而獨闕也且余聞之吏治其渠有三今題石於此邑中父老士民過而觀之其良者不必親其德蓋悚然改容忻然傷心徘徊咨嘆恨弗及見若慶雲瑞星迸石而出更千百世其德猶新也其否者不必親其怨髮上指眦欲裂憤然若將刺其石恐或汗之更千百世其怨猶新也其無怨無德者若秦人越人邂逅於途相顧以目不復知其爲誰卽且氏名焉能爲有無彼其平日所爲工容悅樹聲華自謂且垂不朽未幾而煙燼盡矣此三吏者久遠定論乃在人心今昔同之天曹殿最史傳褒貶不與存焉然而褒貶殿最辛亦不越乎此吁可畏也余不佞從諸公後且將置名其間後世謂何余不能知然鑒於往者亦可以思矣遂礱石題 明興以來令茲土丞簿尉以下附焉遣使走京師屬史國爲記侯名氏鄉籍載下方其治績在民心不具論云

竹石先生像詞記

先生名文林字郁秀市隱人也練江東上棧石爲梁水懸注竹木翳其上有濠濮之致舟車輻輳塵市櫛比遡流而綿其口先生手一編坐而賈焉自稱竹石生生平孝友儒雅喜吟數以佳辰結客觴咏竟日夕

其志不在賈也配孺人畢氏絕贊生子璇又嘗脫簪珥爲先生置妾生琬孺人視琬與璇等爾難夫婦矣璇世父業爲廉賈以信義行市中不出閭閻而遠近歸之如流家益大起璇念其父母有隱德世鮮知者爲集先生詩刻之既稍稍有聞矣會宗人父老方議廣祭田號於衆曰孰能出其貲而佐置家廟田者乎吾且像而祠之璇起應令曰不願吾像願像吾父母而寄思焉父老敬諾屬宗人國記其事國聞之禮自仁率親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而下之至於爾祖爾之相及也仁義存焉世之人乃以遠適爲親疎失其本矣今吾身從何出耶父也父之父爲何祖也祖之祖爲何等而上之至於不可勝窮辭之枝附葉著其麗不億而本則一也吾旣賴宗廟之靈以有其家卽家非吾有也是先世之遺業耳以先世之遺業奉宗廟籍令父母而在詎非其心哉推父母之心以及其祖而又以尊祖之故及其父母夫爲父母以爲祖者仁也爲祖以爲父母者義也是仁與義相成也璇兩得之矣雖其父母無可稱而有是子孫亦足重矣况其質行如彼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像祠不亦宜乎璇所應令出者千六百緡錢易田產若干畝

祠左二像同龕幅巾蒼顏而深衣鉤履者先生筭總而衫襦者畢禰人也

嚴州府推官陸侯生祠記

由新安東走浙則嚴縮其口郡在山谷灌莽中地曉民稀新安民溢而東占其籍者什二出其途者什九故新安人視嚴如其郡中也異時烏夷作難兵興之費不啻民用大匱惟剽鼓鑄之姦作告訐繁興新安人苦之稍稍引去頃乃益集余奉使道其處蓋股股一都會云新安人爲余言自吾施其負擔幸及于寬政蓋今之嚴非昔之嚴也曉者辟穉者息文事斌斌

言三十八年

八

王

告訐之俗易自吾所聽睹蓋數十年來乃始遵今司理焉今司理者華亭陸侯某與余同舉乙丑進士者也因問陸侯何以爲政人曰往司郡理者非不桀然才也始至而視嚴之郡在山谷灌莽中也幸以狙獷待其民而以礮斧行其令故其民駭而刑煩侯曰夫機萌于心則鳥不下孰非吾民乃一切破觚削雕推誠而與之訟者至庭侯咨嗟而進之惴恐蒲伏則親而拊之嘗咉不能言則從容開之降色而審聽之發憤不平者柔下之恣睢者目攝之有冤色則徐察之無深文無苛責不若者咸焉疑者識焉悔者予焉及

其成也雖強有力者弗奪也故其訟也如子之訴於父母無不得盡其情也其當也如就見之無不得其意之所是非也其不得已而法之也如父母之咎子無不諒其愛也侯又以其間興文學均里甲平輸免飭兵防制令行事皆可施于後世是以地辟民息盜賊屏迹而文事斌斌也歲錄大辟郡無一人麗焉此誠誠而致行之之效也余聞而嘆焉隆慶中陸侯旣以治行卓異

詔入爲給事中嚴民借之不可相與貌侯而俎豆之今上即位侯由給事中遷尚寶卿是時侯去郡久矣

許永君公集

一記六二

王

其等復走幣數千里屬余書其事千石余雅善侯知侯之爲人又惟新安人視嚴如其郡中也問其等侯所以爲政與嚮所聞合報曰教諸銘曰

郡綰桐江保介山谷其民樸鄙在昔稱難越輓近世

治乃敲朴輓輓爲能黔首重足於惟陸侯明允篤誠

右儒左吏約已厚民煩苛蕩滌居以廉平禁罔疏濶

囹圄肅清軌馭容奸選與多忌侯不其然長慮深計

養秀奈何傷此嘉穗誠一警百欲是用希庶幾刑措

大辟罔罹所居遺愛所去繫思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著于金石以詔後來

進士題名記代作

今上嗣承 寶命肇恢 鴻業 紀元以來 留意
中外安懷之務數延群臣條具方略米而行之二年
戊辰始策天下貢士以務本脩備機要所在可裨寔
用者 上御文華殿親第甲乙賜羅萬化等四百三
人及第出身有差先是天下士畢集禮部 上命臣
某典試事及對 大廷臣某又與讀卷之役至是釋
褐太學禮部以 題名 請 詔臣爲之記蓋臣於
茲舉也實先後爲伏讀 制策仰窺 上意所嚮往
要在民盡歸農邊無牧馬中順外威華夷各得其所

卷之二

五

建太平之業垂于亡窮意閭廊深遠章莽士其何以
承之臣聞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王者間
興則名世出焉天人遺會自古而然 明興設科待
士士題名者數矣乃隆慶所題則今始也 天子應
期撫世嘉與宇內更新宇內士莫不砥礪一心以承
初詔惟 天純祐我 明則亦豫儲良弼養之側席
之初以供 上任使代 宵旰之勤者茲舉也得無
名世者出其間以應 聖人之典乘風雲之會者哉
竊伏私念曩所題名士其卓犖自樹光流宮壤者固
不乏人而泯泯無聞恒十而九也抑或值國事黠官

常爲世所信譽愧其科名往往有之以觀前代靡不

然者臣是以懼士初上禮部臣所薦也 制旨閎深
臣不卜其盡解茲奉 詔有言願益相與切磋究之
上策諸士不以經史前聞而咨世務何也夫士所貴
者不獨誦述古昔蓋適用之難矣漢法續食偕計來
者曰習光聖之術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則篤古
明當世之務則通今篤古而不通今譬則敦彝陳
下端甫紆金革間無所用之所謂明當世之務者試
令操觚而熟數之與廢補偏中機合宜若其素習使
當事而踐其言若持左券取償于其身靡毫髮爽焉

卷之二

五

五

顧今諸士所竊許自負者謂何上繹 制旨相時度
勢投其所甚便若省括于度斯謂機簡節疎目操其
所甚約若屬綱于縵斯謂要并力竭思聚精滌慮
其所未然奮其所必至義急公上不遑有其身諒先
社稷不遑有其家斯謂寔未有寔至而機要不遑者
也未有機要得而安懷之務不舉者也此上之明示
意旨以發諸士也頃者言官建白州縣選鄙諸長吏
宜悉進士請廣 制額需之 報可人情重內輕外
以銅墨爲準錢穀甲兵爲務夫才志之士不然業已
通籍鉅細夷阻惟所 命之無施不可且今南顧未

緣北邊時警夙夜焦勞以勤 當宁諸士即伏草奏
感激時艱豈不慨然思得一當事而効平生邪即其
機與要非親其事固難豫言第操是以往無忘其所
爲慨然者實心具矣夫今乃諸士自効之日也臣聞
古之賢者之在州縣則巡行阡陌勸課農桑在邊鄙
則援枹鼓立于矢石之下以先士卒彼其素盟諸心
者寔然也是以爲國名臣垂聲竹帛至于今不朽諸
士豈不然哉况又有不啻此者乎夫士脫疏屬一旦
立 天子庭被 綸音渥 恩養亦云顯矣又爲樹
石而題其名顧謂其異于庸衆他日建立必有所以
許文穆公集 八記卷二

重脩太僕寺記

隆慶己巳秋八月大僕寺卿顧公某言 陛下
近聽使臣待罪僕卿領 國家閑牧之政自京師三
輔及藩省凡地產馬若牧馬編戶暨州縣主馬之吏
咸供職賦如令臣得假國威據公署而蒞之又賴
陛下仁聖振卹黎庶貴民當出馬者徵其錢寺以故
多藏錢主守出納臣咸與有事先受任 輦轂下臨
郡國委簿牒實帑藏其中係親視不細而直堂購門
垣之間經十數歲不治示天下庫陋傷國大體臣誠
痛之又故事寺百需咸仰贖錢自頃節縮佐縣官僅
僅所有不足以便費臣請捨寺所轄州縣贖錢未入
許文穆公集 八記卷二

者入六司馬以其羨茸公署上無厚費而下令寺易
觀甚便 制曰下大司馬大司馬霍公力主其議
制曰可乃以某月某日庀匠事撓腐者易之頽壞者
築之上漏旁穿者覘覽之爲室若干楹爲垣若干丈
用毀爲堅因故爲新役不逾時費不及國越若干日
告竣公將勒貞石以示來者屬國記之按 國初置
太僕與馬政北平故開行寺部諸監苑上駟以實北
邊 文皇帝既定輅詔升行寺爲北京太僕與南潯
比 睿皇帝朝始定今名蓋百有四十年於茲卿以
下故設兩少卿十二丞丞各部督郡國馬自 天子

用言者言損丞員大半存其三令主調兌而益少卿
一人遞領京管驗印寄牧之事以故丞選益輕無能
有所預而少卿局其職于志不得軌行卿又高秩率
遠者一歲近數月遷去不暇謀寺事以故視解宇若
郵傳然即傾圯不治漫不加省而頃士大夫又重費
遠嫌撥靜約之譽以相尚稍排衆議有所更初則譏
姍繁與危以文法故任事益希噫其甚矣昔衛文公
國于楚丘新集耳乃定中營室至梧桐梓漆畢具而
詩人論歌文公之德曰秉心塞淵騷化三千夫惟懷
忠篤慮久遠故能附衆立國富有于秉其效可觀已
詩文穆八集 記卷二

今國家方制萬里庶府百司各奉職以聽方將崇論
緘議度前規而侈後觀乃區區問寺顧逡巡苟簡不
復議葺治丞曰吾位卑而言高不敢少卿曰吾任劇
而責分不能卿曰吾旦暮且去不暇即是心也已不
能懷忠篤慮久遠而欲善于其職致乘馬之富得邪
公初在先朝以切諫杖謫微外直聲震天下會主
上臨馭召起三遷而至今官則脩廢創弊求政之所
亟首上書重承選均協恭咸秩庶事已卒就茲役以
庇後人其秉心若事事可書已公疏言唐歷時比屋
充盈繒易一馬往往歸功監牧稱張萬歲王毛仲安

知今世無若人者乃顧貴耳曠目懷材異代乎蓋自
謂也國三復其言甚壯公之志故備著之使後有興
焉贊公議者少卿李君某張君某阮君某丞王君某
趙君某法並得書

魏縣新建尊經閣記

徐侯爲魏魏故有思誠書院侯間從魏諸生親講業
其中嘗謂諸生知所以思誠乎誠者天之道也思誠
者人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善胡以明則五經
其戶牖也

當世以經術論士者在功令今諸生誦法孔氏人業
許三科八集 記卷二

一經蓋其專也入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故身幽
心心函理變化無端應感而起天下同歸而殊途一
致而百慮則心之爲也是爲五經之紀古之儒者誦
說措施一稟於五經五經終古乃與日月並行五氣
俱運萬物所以立命缺一不可可昔者周衰道缺百家
萌芽孔子折衷上古黜墳索而敘典謨放鄭衛而正
雅頌監二代而從周筆削十二公行事成一王法蓋
晚讀甫編至於三絕乃翼而贊之於是經成而教始
定於一當是時弟子受業身通者七十餘人至於戰
國百家爭鳴而私淑者猶得尊其業而潤色之以學

顯於世遭秦絕學漢興收錄煥廣獻書之路藏書之策遺調者博求天下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於是易田何書伏勝詩申培轅固韓嬰禮高先生春秋胡毋董各以專門名家立于學官然當是時兼通者蓋鮮而太史談列六家中尉散奏七畧異說紛然淆亂無論諸子即諸家訓故日滋益多志在藝文無慮數百家皓首窮年所不能竟唐因採摭以爲辭章精義罕聞矣及宋諸君子艾蕪蔓咀英華探討聖真發掘理奧於是諸訓故家廢而經之教始定于一繇斯以談秦絕學病寡故漢罔羅放失兼而存之漢兼存病

許子入集

卷二

繁故宋儒是正不遺餘力及宋而大明矣近世君子尚復求多焉彼家藏人習耳目玩狎以爲此家人言耳於是厭棄正學浸淫百家而奇袤詭異之說中矣曉曉然曰吾且起諸頓悟惡用此齷齪咕咕寸累銖較爲也一切猖狂直卑視五經而擗粕之理不必稽于古昔要在獨知行不必軌於先民要在自信左圖右方貴通賤守則是五經不必作孔氏不足師也詩之甚矣夫人必有所專治尊則君教尊則師弗尊弗信弗信弗從五經者律令也律一成而不變故舞文者誅經一成而不變故異說者斥今天下庠序皆爲

闕以尊經何則自上貴之也易貴乎經實理也律不實不信於民經不實不信於士是故官尊律士尊經尊之斯奉以周旋詭說措施非經弗用此之謂思誠書院故在縣署之側其右麗譙歸然而左空缺形家者以爲非稱是宜閣初侯業購經史若干卷給諸生誦習而末有所賂計且度其中爲尊經閣拓地程村矣會入爲天官郎則遺俸金九十曰以待來者因謂諸生知所以尊經乎藏而弗誦之謂棄誦而弗行之謂食行而惑於百家異說之謂畔惑於百家異說而土直吾經之謂謗推輓百家異說以附麗五經之謂

許子入集

卷二

侮藉口於經以陰濟其詭異奇袤之行之謂賊誦說措施一票於五經信如日月終古而不可易之謂尊下邳有言凡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王之遺何可委曲從俗以苟富貴而違離道本諱衆取寵則史所謂辟儒者也諸生自今儻亦有受業身通如七十子其人乎其籍而皮之閣也諸訓故以發經則皮諸論說以暢經則皮諸儒先以翼經則皮諸史記世變協經則理悖經則亂以證經則皮非此類也不在皮閣閣有臺臺甃石高一丈二尺廣周六丈閣高二丈有咫交疏綺總周垣環之蓋徐侯去魏六年而李侯至竟成

其事徐侯宣城人名某乙丑進士李侯應城人已酉鄉進士兩賢相爲終始以嘉惠親諸生乃其爲親則古以經術歸吏治者也丁丑開成學諭吳某訓陳某吳某使諸生梁九德來屬史國爲之記

順天新置督學公署記

順天故無督學公署有之自侍御賀公始賀公之督學也布功令明約束以文學行誼廣厲學官弟子學官弟子斌斌嚮風矣亡何疏曰臣一柱備員執法仰承

德意興餽學校待罪

許公移公集

卷之二

五

輦轂之下畿輔諸郡即以單車巡行乃歲時上

萬壽朝正迎至諸大禮猶得與從事蓋強半在京師今諸郡巡行皆有公署而順天獨無則歲以官鑰假諸民間顧民居舊隘而臣從有胥吏度有案牘就試有學官弟子無所防檢易緣爲奸非所以嚴體勢清弊原也先年直指使者順天亦無公署頃乃得請置署臣今請得置署比直指使者臣竊計度創置之費約三百餘金不過費僦金十年而足矣民不科擾而事易舉

制曰可於是即

許公移公集

卷之二

五

首事以遺所不知者何人孰若仍舊貫也循可以博節省之名嗟乎賀公意念宏遠矣慮始者勞樂成者逸勞孰與任逸孰與享一勞永逸無我無人異日若任天下事亦如是署矣充斯類也文學則先儒所未發可以心師行誼則先世所未有可以義起寧獨一署哉余故推其意以示學官弟子且以告來者居斯署也其無忘賀公之勤

庶吉士題名記

國家設天網以羅群俊後開延閣以儲才賢進士及第之外爰有庶吉士之選蓋自洪武癸丑肇啟其端

追永樂申題定其制 列聖相承按爲故事一切
供具咸出尚方而又間被 特恩寵賚周渥 天子
數親臨幸校定其文時賜休沐則內侍與偕海內榮
之無不爭願爲庶吉士者庶吉士得人蓋居多焉誠
一代盛舉也已 今上臨御益久壽考作人寰宇熙
和賢才輩出頃緣一二臣工招權納賄遂致中輟十
有二年本原既清天運廓開乃復揀選如國初之制
某竊惟諸司自丞史以上咸有題名而庶吉士獨缺
焉恐轉徙不常陳迹易湮非所以傳觀省垂久遠於
是卽館中隙地樹石勒名爰自國初以迄今茲咸列
而載焉復惟前代館閣之地號稱儲材兩府闕人取
之兩制兩制闕人取之館閣其來尚矣古人有言士
不素養無以重國仰惟 祖宗錫名甚嘉優禮甚厚
此其意非直欲其博經史習文辭而已也爲科稽古
正學修諸其身而施之於世也詩曰藹藹王多吉士
惟君子使媚於天子惟君子命媚於庶人書曰亦行
有九德彰厥有常吉哉故克常厥德勳罔弗吉今之
吉士卽古之吉士以膺命使而媚君民非有二也古
人德業具在典籍炳炳可稽百司庶府皆有常職茲
獨優遊文苑衣食大官抑思所以塞稱矣乎上之則

啟心祗德補袞職而運斗杓次之則草制宣綸禪皇
猷而潤鴻業內之則載筆蘭臺抽書金匱外之則彌
縫至德糾劾官邪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俾觀者
得指而評之曰某也爲名幸賴某也爲名拜佐某以
論思蜚聲某以著作馳譽其能秉笏而肅朝綱某能
攬轡而清國紀庶乎志立功就九德備而命使宜遠
不負 祖宗勅厲之旨近不孤 皇上儲育之恩優
禮之厚不爲素餐錫名之嘉不爲虛美而今茲所爲
樹石而載者亦永有辭於後世矣故登進之初官擇
其人則人以官重養成之後人稱其官則官以人重
是今之題名蓋與所題之名交相重也乃於殿之上
方併記其本末俾後來者考焉

許文穆公集卷之三

門人福塘葉向高

燕山方從哲

瑯琊焦竑

男立言

立禮輯梓

奏疏

辭免內閣辦事 恩命疏

萬曆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准吏部咨傳奉 勅吏部

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許

國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同時行等辦

事如勅奉行欽此臣聞 恩命不勝感激不勝驚悚

竊惟 東閣崇嚴內垣密勿參成鼎足之象並列春

卿之銜隆棟易傾公棟易覆蓋官不必須待其人故

員亦無常重其選詎云 特簡遂及微臣伏念臣學

本迂疎年將衰暮委先蒲柳望秋而欲索才下鶻駘

後時而不進猥從戰筆兼理校書幸逢 震出之期

叨與泰征之彙自茲佔畢日侍 黼黻章句僅守乎

師傳敬沃罔裨於 聖聽海從坊窠出典留靡尋陟

宮端入修 國典浮沉史局徒碌碌以因入左右禮

曹每悠悠而職事偶承人之借貳天卿宮專視蒙之

間典猷成編之望已知才力無所短長方竭蹶以自

圖寧覲觀於非分况匪由推挽不假先容知遇獨出

於 宸衷輪拔專裁於 乾斷此蓋 皇上過念講

臣之微勤不忘 潛邸之舊恩錄其前勞責其後效

豈臣薄劣所能仰副淺器已盈深恩莫裨將以備

顧問識未通方將以演 絲綸文非華國 朝章未

習何以決觀望之二三時務未諳何以佐平章之萬

一不惟下失量已之智抑且上傷 知人之明伏望

皇上鑒亮鄙忱收同 成命俾仍守舊貫督以成書

許文穆公集卷之三

庶金鉉靡覆餗之虞瓊構鮮撓棟之懼 聖恩無負

愚分得安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得

旨卿性行端慎學識宏深內閣重任特茲簡畀宜殫

竭獻焉以襄治理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乞辨邪正以消黨比疏 十一年四月

臣本迂疎腐儒不諳世務猥以章句微勞誤辱 主

知不由左右先容推奉 密勿尋進 宮保俾直

文淵 恩寵屢加尺寸未樹臣自誓此身捐糜莫報

苟利 社稷生歿以之竊見近日以來士習險陂人

情反覆國是動搖蓋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之專恣乃

在下僚昔之顛倒是非肆言無忌在小人今之顛倒是非肆言無忌乃在號爲君子者彼以其發於感激動於意氣干冒刑誥搏擊權豪偶成一二事自負以不世之節非常之功持此以立赤幟號召一等浮薄輕進好言喜事之人黨同伐異誣上行私公卿大臣動見掣肘一不快意便攘臂而起每詭於衆曰某所建白上所聽信不必下部也或又曰某嘗進言於首相渠不見聽將乞歸也以此挾制六卿決裂紀綱臣之聞有此風久矣第與大學士申時行等仰奉德意示以公平付之罔聞冀其悔悟不欲使有比周

之名以爲清明之累不意彼乃揚揚自謂得志無敢

三

阻撓日甚一日如御史江東之給事中王士性御史李植同日三疏聯袂而上譁然群攻吏部尚書楊巍并及大學士申時行橫口詆排期以必勝此何爲者哉蓋其事起於御史丁此呂受給事中王亮指使借科場事以傾給事中戴光啓而波及諸臣歸重於侍郎高啓愚出題一節其舜禹禪受之語出自誠意伯劉世延亮曾疏荐世延爲士論所不齒會世延謝疏中誣捏有司長短光啓劾之語侵王亮亮深以爲恨遂相與密謀徧扯先後場屋諸臣而摘禪受事以實

世延之言而聳動上聽夫人臣謀逆大惡重誅戮居正已歟無可證矣指不可証之事而中人以不可測之禍而魏據事泰論謂之排陷可乎言官效忠雖歾不避譴責投荒謫言自若公處一妄言丁此呂謂之巧塞言路可乎凡人所附必其怙寵擅權假竊威福者也今威福在上時行妄干與否上所洞知有何可阿附而魏阿附乎臣竊謂剛方端亮如巍固非阿附之人而公清慎正如時行亦非人之所可阿附者也前時御史朱連鐸刺擗弄搖動閣部大臣賴上聖明深燭其奸旌行斥遠而國論始定方

今之事何以異此夫正人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

四

正人爲邪邪惟在辨其所以爲邪邪正之實而已古今治亂之幾實決於此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安有謂停邪正之間而可以爲治者願聖明留意垂察臣碌碌伴食初無他長恐負恩私視顏就列望輕不可以服衆才短不足以率人獨耿耿赤心何敢自昧若知賢而不能保知不肖而不能遠臣祇有餘辜自且不暇故敢進其狂言伏望皇上將臣先賜罷斥以謝言者然後徐議諸臣孰是孰非孰邪孰正孰輕孰重惟上所去留若聖鑒已定臣言不棄乞降

溫旨勉留申時行楊堯二臣以存大臣之體仍調丁此呂於外以安大臣之心切責科道官今後務虛心平氣分別人品先公義而後私怨毋緝緝翻翻以構讒毋翕翕訛訛以立黨各守職分務期共濟庶以定國家之議而消黨比之私臣卽填溝壑無恨一言或妄萬以不辭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得

旨覽卿奏具悉忠猷謫論朕知道了卿爲輔臣正當主持國是表率庶寮豈得遽爾求去宜卽出贊理吏部知道

乞休致疏 十一年四月初三日

卷之三

卷之三

五

先該臣奏爲乞辨邪正以消黨比事奉 聖旨覽卿奏具悉忠猷謫論朕知道了卿爲輔臣正當主持國是表率庶寮豈得遽爾求去宜卽出贊理吏部知道欽此臣伏讀感激至於涕零非常 知遇莫酬萬一况承 溫諭敢復言去但臣私念主持表率 皇上責臣以大義敢不夙夜勉圖祗承 德意顧揣已量力稱寒甚難前所謬陳正爲此故論似謹而寔顧忠欲效而寡猷徒以犬馬微誠冀動 天聽臣之不職已見於此矣兼之年近六旬身嬰百病頭搖齒豁耳聾目眩步履不前痰嗽時作精神虛耗恍惚健忘寤

勿繁幾何能贊理徒妨賢路恐負 恩私伏望 皇上鑒臣惴惴原非矯飾容令休致特放歸田別簡名流俾參政務主持於上而國是定表率於下而庶衆從啓衆正之門錫和平之福俾臣得優游賦詠太平自茲以往有生之年皆 上之賜也臣不勝懇切禱祈之至得

旨卿恪慎忠貞朕方倚任昨奏朕已嘉納了何再乞休宜遵旨卽出贊襄化理吏部知道

再乞休致疏 四月初四日

卷之三

卷之三

六

先該臣以衰老不職懇疏乞休奉 聖旨卿恪慎忠貞朕方倚任昨奏朕已嘉納了何再乞休宜遵旨卽出贊襄化理吏部知道欽此臣一介豎儒行能無似徒以誦讀之舊過蒙 特達之知 親發給音拔置左右此在 皇上爲非常之恩在古今亦非常之遇也自分披肝瀝膽碎首殞身不足以仰稱 恩私圖報萬一茲奉 溫諭獎臣以恪慎忠貞恩臣以倚任嘉納而責臣以卽出贊襄臣雖至愚政不祗承 德意顧臣衰病前已備陳其頭動目眩痰嗽喘急內侍所親見聞至於怔忡健忘則腹心之疾臣不敢謾言以干罔 上之誅中自當循寔不任是非甘媮情求

便已私古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臣求去本緣不能卽令復出豈能襄贊夫力所能爲隱而不盡以負國恩罪也力所不能爲覩顏就列以妨賢路亦罪也臣欲逃罪故不俾屢陳伏惟 皇上矜憐俯賜允從放歸田里臣情迫切不知所裁赤子哀號侍有父母在上而已干瀆 宸嚴無任戰慄惶悚之至得

旨累有旨趣卿卽出何又上疏求去殊負朕眷懷宜卽進閣視事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袁庸不職自致人言乞賜罷免疏六月十二日

許如穆公集

七

本月初九日臣出到寓偶聞巡按宣大御史陳性學論臣不知其中所言何事伏念臣一介豎儒遭逢明聖行能淺薄學術迂疎備數詞林叨陪 講幄通籍以來垂二十年矣荐被 知遇擢置樞機謀猷不稱其官 寵榮已過其分頃以 國是搖奪 朝議混淆萬不得已一效惻忱再乞休致致必犯乎衆口而志亦決於引身矣伏惟 主恩無量臣節未酬乃數慰以 溫綸又 特勤手中使謂臣言去何忍萌此心故臣感泣不遑恤其後非庸庸保祿之計寔區區戀 主之情然見幾不明爲詩已晚竟被口語固

亦有由詎敢尤人乃其自取伏望 皇上俯從哀籲特 賜矜憐深鑒愚衷先行罷斥仍將陳性學所論宣示在廷如果臣身別有罪狀形迹顯著公議不容竊伏斧鑕以待誅譴臣不勝戰慄俟 命之至得旨卿咨沃贊襄忠勤端亮朕眷倚方殷妄言的已有旨了宜安心輔理不允辭吏部知道

再乞罷免以謝人言疏六月十三日

先該御史陳性學論臣衰劣不孚輿望奉 聖旨輔臣國忠誠直亮朕所簡注近屢疏求去已特頒諭慰留了前有旨不許附和求勝陳性學如何又來奏擾

許如穆公集

卷二

姑罰俸半年該衙門知道欽此隨該臣自陳袁庸懇恩賜罷免奉 旨卿咨沃贊襄忠勤端亮朕眷倚方殷妄言的已有旨了宜安心輔理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伏念臣奉職無狀致被人言方恐懼席臺以聽處分敢望 聖明曲加恩庇褒逾華袞溫溫春陽灼知附和求勝之情慰以安心輔理之諭臣何功能微茲 寵遇伏讀流涕百身莫酬竊又因言警心撫躬思過臣頃以邪正混淆是非倒置而冒昧具陳乃以邪正混淆是非倒置而責於臣是非邪正竟何所歸此在人心自有公論臣不暇辯既奉 明旨慰留

大學士申時行尚書楊巍而調丁此呂於外蓋 皇上未嘗不過聽行臣之言而臣本意惟欲定國是正人心亦未常忌嫉諸臣而必欲排之去此或其疑誤亦不足深辯第其狀臣衰劣昏聩頭樞齒落體體懦神疲不類則仆即使臣自狀無以易此又謂大臣難進易退宜懇疏求去不俟終日乃猶遽延顧望於兩月之間此雖未必知臣之心而其義則正伏望 皇上律臣以大義而削臣使歸田里果如陳性學之言臣一日罷去卽可以定人心安正人振治化也是臣之去萬倍於留也 皇上又何惜一衰劣昏聩之臣而

辛巳年公集

卷三

九

不早爲國家計也再照言官論劾乃其職守縱有過當亦在優容 皇上濟哲寬仁求言納諫卽有犯顏觸諱亦不深罪今乃爲臣而重罰言官則臣之心愈不安而臣之罪愈不解矣伏望 聖明併加原宥臣雖褫職踰伏草野心無所憾得

旨卿協恭輔政朕方切倚毗豈可遽以浮言輒自引避宜遵旨卽出佐理以副朕慰留至意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三乞罷斥以杜讒害疏

六月十五日

昨該臣再疏乞身奉 旨卿協恭輔政朕方切倚毗

豈可遽以浮言輒自引避宜遵旨卽出佐理以副朕慰留至意不必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以童句末流叨備 旃幃法從自詞林坊局游歷清華驟登密勿由頂至踵孰非 皇上生成大恩自顧此身雖碎爲微塵何能仰答萬一頭緣衰劣橫被人言再疏陳情伏待黜削過厘 溫諭勉留再三身非木石能不成動忍復言去以負 眷懷顧臣今日有萬不得已者皇上推赤心遇臣真如父母區區私情不卽披露更復何待頃來臺臣比黨爭勝恣行胸臆無論是非一經指摘不去不止謹按 憲綱一款內外大小衙門

辛巳年公集

卷三

十

官員但有不法等事須要指陳實跡明白具奏若係機密重情實封 御前開拆並不許虛文泛言若挾私搜求細事及糾言不實者抵罪又一款凡糾舉官員生殺予奪悉聽 上命若已有 旨發落不許再劾載在 會典昭如日星今乃任意橫行全不遵守如陳性學在差本當由通政司封 進其所論臣撥拾舊事已經 明旨處分又非別有不公不法等事及機密重情也乃徑遣人役從 會極門投遞繙紳傳聞無不駭異然則各處本章皆得直達而通政司可無設矣臣雖衰劣荷蒙 皇上屢次慰留

又特遣中官手勅宣諭不但有旨發落而已尚敢玩視倡言再劫恬不爲意彼私黨已成氣餒漸盛稍侵其類則群起交攻或居中密圖或揚言鼓衆不得于此事則藉口于他事不得於此人又假手於他人蓋有鱗可批顏可犯而言官不可少指者命可違法可亂而彈章不可少議者將來大臣拱手聽命重足屏息人人自危接踵求去又不獨臣一人而已故其黨公言政不宜在宮闈不宜在閣部而惟在臺諫爲宜夫政自上出卽宮闈閣部且不可干况臺諫乎何肆言無忌如此彼陳性學人役徑自

青之私公集

卷三

十一

詣闕而所司不敢問舉朝不敢言誠畏之也臣若不去誠恐衆侮朋議一倡群和後來者紛紛且煩責聖聽雖皇上優禮大臣能保全終始而臣愚積被汗巖亦何施而顏區區一身不足惜將內閣之體日益輕闊體既輕而朝廷之威重不無少損矣伏望聖明矜允剗籍放歸庶免醜詆以至辱國仍詰問通政司是日陳性學本曾由該司封進否然後知其橫恣交通之狀及臣愚萬不得已之情干冒宸嚴無任惶恐得

旨卿忠歡直節朕已眷知豈人言所能譏害宜遵屢

旨卽出贊理不必介懷陳性學本是否由通政司封進都察院查看了來說

乞休致職六月二十三日

先該臣橫被人言三請罷斥未蒙俞允屢奉溫綸皇上或以帷帳舊人章句薄伎不忍遽棄俾圖後功而臣才微恩重福過災生復蒙矜憫賜假調理臣因得杜門靜攝問藥延醫數日以來脾泄稍止而元氣虛憊精力衰頹恍惚健忘怔忡少寐積痰時生眩瞽右臂幾成痿痺徧詢醫生徐春甫江應宿等皆言病在腹心非旦夕可效竊念政本重地

非一議公集

卷三

十二

密勿繁幾卽使臣少壯堅強而湊中狹器尚不能仰贊萬一况今羸病如此若復怙寵私便伴食苟容誠恐上孤聖主之恩下妨賢俊之路外速患得患失之謗內傷知足知止之明將來鄙臣者日益甚摘臣者日益多上雖存舊錄勞欲保全其終始而不可得矣故敢不避煩瀆昧死再陳如蒙鑒體愚忱特准休致別簡名碩共佐休明令臣優游田里獲保餘年則自今以往尺寸之庸皆皇上之賜臣無任懇切籲祈之至奉

聖旨卿碩望素孚忠勞茂著輔理重任朕眷倚方殷

已屢有旨慰留如何又引疾求去宜亟出視事不允
辭吏部知道

又乞休致疏 六月二十六日

該臣具 奏以疾乞休奉 旨卿碩望素享忠勞茂
著輔理重任朕眷倚方殷已屢有旨慰留如何又引
疾求去宜亟出視事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臣誤蒙
知遇拔置禁帷已踰一年未樹分寸有何譽望有何
勤勞敢當 慰留敢當 眷倚伏讀流涕寢食靡寧
安卧則疑於偃蹇以孤 上之恩嗣陳則嫌於煩數
以責 上之聽臣雖至愚亦知分義已起而又仆欲

計六科公案二六六三

十三

出而復止展轉累日神魂若驚前疾愈增夙心愈苦
竊念微臣仰負 委任蓋非一端而言者尚未之及
也敢遂言之大臣之義在定國是今黑白混淆紀綱
紊亂國是如此而臣不能定一宜去大臣之義在正
人心今流言廣布讒說肆行人心如此而臣不能正
二宜去大臣之義在保安善類今用一人朝賢暮佞
持一議甲是乙非大臣數見詆排老成皆無固志善
類如此而臣不能保安三宜去其他纖細不可枚舉
則臣不堪輔理之任而有傷 皇上知人之明亦幸
矣是以思日益深懼日益切卧日益久瞻日益多難

言貌食飲亦猶夫人而精神志慮盡失其故無病之
形有病之實日復一日深而又深此昔人所謂伏在
膏肓扁鵲望之而走者也伏望 皇上察臣下情原
非矯飾憫臣餘齒漸迫桑榆假臣以既衰之年與臣
以自全之路在微臣審已而處既遂長林豐草之思
在 內閣得人而重可免簾近堂卑之謂且臣之去
留何足輕重假令 國是果定人心果正善類果能
保安則終朝三褫臣不為羞眾口交攻臣不為辱不
然雖使臣終身鼎足寵絕百僚猶為頑頓無恥集詬
無節者耳豈不貽天下萬世之譏為近日言者所笑

計六科公案二六六三

十四

臣冒昧呼號無任激切戰慄之至奉

聖旨卿為國忠誠朕已洞鑒正賴一心協贊以匡維
治理如何又有此奏宜體朕屢旨眷留至意即出視
事毋得再辭吏部知道

恭陳謝悃疏

本月二十九日該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齊世臣
等一本為申明大臣之義懇乞 聖明 勅賢輔速
出佐理以重政本事伏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大臣
係朕股肱倚托甚重不宜以言語小嫌固求自便科
道官朝廷耳目言事須秉公據實審辨是非不得任

意繁言逞私求勝以傷大體輔臣國已屢有旨慰留
還者鴻臚寺官宣諭朕意即出輔理該部知道欽此
本日該鴻臚寺卿楊宗仲等到臣寓所恭宣 聖意
臣謹力疾望 闕叩頭訖除次日報名 廷謝外切
念臣先以人言乞罷繼以病假乞休並荷 溫綸屢
加慰諭正擬亟趨 上命仰副恩私豈謂申劾所司
復勤 宣諭 聖眷優渥何有豎儒蓋意股肱之誠
良廉有級而益遠且思倚托之爲重身近罪而難投
故藉 寵遇之隆以存 內閣之體 宸衷或出於
此愚臣則非其人聞召命不俟駕而行揆分義敢就
首二林公集 卷之三
家而臥但知臣者信不知臣者疑待 宣諭而後出
見以爲僂蹇而有所要聞 宣諭而即出見以爲貪
昧而未肯決自非 聖明安能洞燭 天威咫尺形
跡不敢自嫌 天語傳宣 恩眷不可卒負寧拂初
志勉須後圖誓捐百身莫酬于萬一甘冒九死豈憚
夫再三念微臣之去就何足重輕顧善類之屈伸有
關理亂伏望 推廣德意保惜老成大臣猶懷桶也
取其閱歷多年而略其寸朽言官猶江河也欲其流
通無阻而息其風波試觀九列濟濟師帥庶幾弘治
之盛更察群言漸滄訛訛永鑒小旻之非臣無任激

切感恩之至得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見幾不決再致人言懇恩休致疏 七月十九日
昨該文書官劉愷傳到文書內有南京禮科給事中
伍可受一本參論臣視顏固位撫辦不經乞賜罷免
臣不勝錯愕不勝悚懼如臣居鄉頗知自好雖五尺
之堅莫敢或欺在月旦之評有何不滿至與權奸相
忤此則中外共知即翼于奉親之諱止避其名縱鄙
夫媚勢之深何嫌其號況當未柄先媚何爲怙恃寵
榮平生深恥不自意猥擢樞機之任過蒙 特達之
知伴食無聞覆轍是懼頃緣 國是不定冒昧有陳
以致衆口滋多詆排不置煩瀆尚承 天寵慰諭
不替於人言欲去復留方臥強起身非貪慕乎祿位
心實顧戀平 恩私坐此謗議叢生咎在乞身不早
豈曰傲狠良亦賴愚疏中偶引 憲綱意欲申明法
紀匪仇言者安用生疑自反信然奚暇置辯竊念臣
資稟素弱精力衰稟振厲不前昏眊日甚心所謂正
者彼目爲邪心所謂非者彼目爲是言一出已不厭
乎衆心身復留豈能勝乎衆口况 內閣非優老之
地輔臣非竊祿之官若苟且歲時無裨於 宸職即

自甘頑鈍有玷於班行故不愛其身以徇國者臣之分也然不失其身以重國者臣之義也與其久處非據以妨賢俊之途孰若勇退急流以安止足之分該科所言不爲無見亦愚臣近日屢疏懇求之本心也伏望 皇上察臣才品本屬庸懦臣控辭原非矯飾 特允休致放歸田間庶使玉碎瓦全之謂可解於人言而排善亂政之憂不見於他日矣臣無任激切懇悃之至奉

聖旨卿竭忠持正近果疏引退爲朕勉留眷荷方切這誣善將詞何足介意宜照舊安心輔理不允辭吏部知道

乞容休致并宥言官疏 七月二十二日

本月十九日該南京禮科給事中伍可受具疏論臣奉 旨輔臣贊襄睿務勿朕簡任特專若無大過重情豈可輕言妄詆許國屢乞休奉旨宜諭慰留纔出視事伍可受輒又撫拾浮詞肆行排斥姑着降一級調外任用該衙門知道欽此又該臣具疏乞休奉 旨卿竭忠持正近累疏引退爲朕勉留眷荷方切這誣善游詞何足介意宜照舊安心輔理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感激 恩遇優渥殊常謹望 闕叩頭伏

地流涕竊惟 人主以任相爲明亦以容言爲大臣以致身爲義亦以端分爲安臣束髮受書徒知章句至於世務之浩繁人情之機變素未諳曉通籍以來稍稍學習而迂疎蘊拙終不改其愚心比在經帷史局教習翼 儲猶得自掩其短既陪 密勿參任樞機上之不能匡扶 主德以助隆平下之不能表率官僚以成寧一又况鎮定鮮紆調劑茹納皆非其長譬之駑才跛足步千里塗不厭則什矣以故言一出而衆輒譁身一留而議滋起如是不去誠恐譁者益衆議者益多使頑鈍無恥之人備員左右則朝

廷辱使師尹具瞻之地數見醜詆則輔弼輕薄劣如臣固不足惜而關係國體深可惜也伏望 聖明深鑒惻誠 特准休致則在臣既免於煩瀆而在人自息其浮言矣再照自古哲后無不優容言官故言及乘輿尚爲改容况事關臺閣尤當待罪今伍可受責臣不去義亦非過乃其風聞有誤心或無他昔唐太宗嘗謂執政亦宜受人諫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今爲臣而降調可受是 皇上寬仁臣不能受諫非所以厲群臣而廣言路也其伍可受合無 俯從矜宥俾復原官或量加薄罰以示警戒則保全大臣之

體與優容言官之度兩得之矣臣不任激切願望之至奉

聖旨朕眷倚忠賢優崇國體已屢旨留卿如何固求休致妄言的已從輕處了卿宜即出輔理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再救言官并乞休致疏

本月二十一日該臣具疏乞 容休致併 宥言官奉 旨朕眷倚忠賢優崇國體已屢旨留卿如何固求休致妄言的已從輕處了卿宜即出輔理不必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本迂疎腐儒備員章句遭逢

言稱公集卷之三

上

明聖致位台階閣歲以來輔理無狀其不諳世務不達人情豈惟一二鄉曲一二言官以此量臣而臣亦以自量矣近因人言果疏乞身 眷遇非常數蒙 慰諭臣竊自惟 天龍優隆涓埃未報既勉以即出臣何忍負 天威密邇震驚靡遑既戒以毋辭臣何敢違况屢乞而復留屢留而復乞疑臣者不以爲欺誤則以爲要求議臣者不以爲固位則以爲患失然臣心自信亦何所避但念臣雖不才列在 左右官雖不稱號爲孤卿猥遭詆排勢難展布有觀面目再玷班行一察言輒玩而若罔聞百執事或侮而相竊

笑曰此夫卿曲某某之所鄙薄者也此夫言官某某之所譏彈者也豈不褻 朝廷之尊損 內閣之重乎至于伍可受降調臣愚意以爲重而 聖心猶以爲輕是 皇上難以去臣故易於處言官臣愚不惜一身欲以申言官之氣 皇上乃不惜一言官欲以安臣之心自古明君優禮輔臣未有如我 皇上而遭逢幸甚亦未有如臣今日者臣伏讀稽首詢知出自 御筆改定仰見 聖心萬倍 眷注不覺涕淚之交下也顧中外臣工未必盡知則謂臣飾虛詞以眩觀聽非其本心使臣心愈不安而疑臣者愈衆是以不避煩瑣再爲申 請儻從薄罰准復原官則臣之罷去爲有名而 皇上之聖德爲益光矣且臣之留也族進族退曾無補於國家而臣之去也難進易退或有關於風教是臣屢乞休致非敢潔身以爲高亦期不負 恩眷之厚以圖報答於萬一而已臣不勝感激涕零之至奉

聖旨卿疏再救言官具見雅量朕知道了大臣以君命國事爲重卿勿堅持去志宜即出輔理以副眷懷吏部知道

冒罪陳情引例乞休疏 二十七日

昨該臣三疏乞休奉 旨卿疏耳收言官具見雅量朕知道了大臣以君命國事爲重卿勿堅持去志宜即出輔理以副眷懷吏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伏讀頃首不勝感戴不勝驚懼 皇上之尊天也其威命雷霆也今臣屢疏煩瀆不即 譴斥乃蒙 褒以雅量戒其堅持且謂大臣以 君命國事爲重雖父母之諭子未有溫于此者臣雖至愚極陋亦有耳目心腎顧敢負 恩方 命違 天而干雷霆哉然而臣區區愚心有萬不得已者蓋 皇上之命臣非徒以祿位寵榮之也欲其任事而已大臣之任事非必能奔走躬親之也欲其率人而已今臣數被詆斥既已不能率人縱使再列班行又何以能任事竊觀同事二臣皆寬裕有容恪勤無懈足任國事獨臣淺中狹植蠢質褊心力弱難勝氣靈易動每有所觸輒任其愚偏入於中跋扈於外怔忡眩瞢頃刻徒忘流涕太息對人諄語自昔所謂清狂不慧方今之所目笑而譏者也以為棟則棟以為則折雖疊千百何足重輕又處非據適足以誤 朝廷而速官謗耳故臣非不知順 命爲恭趣事爲急但其自知甚明自量甚審假令有分毫裨益臣何愛於髮膚然而不能也及今

吉田公和全集

卷之三

二十一

臣罪未著 上意方殷不以此時披瀝悃誠引分求退至於力索計窮氣壹行厥辱 君命債 國事然後視臣之官削臣之籍庸有及乎況今耆碩在位賢後滿 朝藹藹吉人惟 上所命使任國事者不患乏人如臣衰病庸劣臂之江湖澎湃乘鴈雙鳬其飛與集不爲多少是以俯揣分義仰恃 恩私奉 旨愈溫而陳情愈切不自知其愚且數也查得 大明會典內一款自願告退官員不分年歲俱令致仕隆慶中大學士陳以勤年僅六十疏請休致荷蒙 恩允 優詔歸田今臣德望雖不敢妄擬前人其年歲實與相類伏惟 聖明特照前例以 勸老之遇以勤者遇臣則 國家登庸輔弼既非具數而臣愚優游猷畝亦有餘榮矣臣不勝倦倦私願奉 聖旨卿累疏誠懇朕非不體悉但樞機重地和衷共濟倚藉正殷豈可獨遂高尚冊禮在邇卿宜亟出將事毋得又有所陳吏部知道

辭免殊常恩命疏 九月

本月初五日准吏部咨節奉 勅旨國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餘官照舊陞一子與做中書舍人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如勅奉行欽此仰惟

皇上以雲南獻俘加恩內閣優敘首輔誤及愚臣臣戴德如天置身無地竊念積年通寇一朝蕩平機宜本斷自宸衷文武咸遵乎成算即封疆力踐之士不敢言勞豈帷幄持議之臣所能與力況如臣者才品庸劣學識迂疎承乏自慚致多口之交皆伴食無狀方乞身而未能僅守章縫詎聞軍旅分毫莫效寵賚奚堪孤保以兼官銜掖垣並躋殿直秘書延賞華袞錫褒幸此榮名溢乎涯分竊恐器之小者難以大受福之過者或至災生僥倖何安神靈所忌且衣御府食大官孰非止錫難捐

髮膚披肝膽莫能仰酬報稱已難思施彌厚將使戰士解體徒令信史遺議伏望聖明鑒察愚誠收回成命俾仍舊職勉爲後圖庶名器不輕於假人而分義可安於知足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得旨平夷獻逆捷功殊常卿協忠運籌茂著勞績加恩眷酬已有成命宜欽承勿辭吏部知道

再辭恩命疏

先該雲南獻俘皇上加恩閣臣特賜秩廕臣具疏辭免奉旨平夷獻逆捷功殊常卿協忠運籌茂著勞績加恩眷酬已有成命宜欽承勿辭吏部知道

欽此臣接到部咨恭讀明旨益增感戴益增悚惶竊惟秩廕天寵也臣敢不對揚批荅天命也臣敢不祗順但莫大之福不可以僥倖非常之數不可以冒叨臣承乏閣直僅及歲餘事每因人居慚伴食演雲之事尚未知其顛末帷幄之功豈得分其勤勞藉九重之威靈從二臣之提挈會逢其適坐觀厥成決策運籌既不可與二臣同論功孤卿世廕又豈可與二臣俱受賞矧臣行能淺薄衰病侵尋機忠自守上心或信其無他屢疏乞休人言尚責其不去時以宮闈授冊又當聖壽之期休幾

山陵戒行宜在扈從之列力疾強起初志未忘豈以欲辭之舊秩尚稱塞而未能力於非望之新恩敢冒昧而輒就則引疾求退前時之數請徒爲虛文而固位妨賢衆口之交議皆有實據帖寵若此貽請謂何且臣居家不能教子顯蒙失學駸駸無知向齒肯於成均已爲過分今任官于秘書尤屬濫恩使臣既慚負乘之招尤又懼家門之屢滿伏望皇上察其誠懇允其控辭所有內閣加恩將臣獨賜停免庶使器量無溢而功實不淆臣無任激切祈禱之至得

旨覽奏具見謙慎但敘功加恩 先朝彝典卿弼贊
忠勞宜膺殊養勉承朕命毋得固辭吏部知道

早災乞罷疏

十三年四月十九日

竊見去冬不雨至於今夏三時亢旱仰屋 聖慮爲
居引咎步禱 郊壇心極勞瘁身被布素主憂如此
臣義謂何復以守令貪殘黥黎愁苦前席惶火親祭
德音臣等伏觀 皇上敬 天勤民真切懇至然又
躬行節愛匪事空文虛已聽言轉圖從善如停內操
減歲造蠲租稅錄謫遷中外之所優志而想望者一
朝實見諸行事萬民鼓舞歌謠 聖明夫人悅則
天意得而膏澤尚屯罪在臣等漢世遇災異則策免
三公良以變理所司官不必備應災脩政當自近始
今 內閣諸臣如大學士申彤行王家屏及勅起王
錫爵皆能祗德同心仰贊治理獨臣以庸劣濫備樞
機每懷伴食之差徒貽竊位之誚况衰病侵尋精神
恍惚朝以忘夕力匪從心向嘗乞身屢有陳請 主
恩無量欲報未能茲當恐懼脩省之時豈是優游苟
安之日且今新補將至舊德在茲寬宏精密臣不如
時行敦厚篤誠臣不如錫爵剛方正直臣不如家屏
藉令臣在如一如之有無何足爲多寡語云和致祥

垂致異臣本迂疎上之不能體 一人之和德以迓
天地之和次之不能協二人之和衷以倡朝野之和
何以使大小相信議論不煩氣脉流通形迹無間今
者乖異意臣致之雖伏斧鑕亦無所恨 皇上儻以
備員 左右曲賜矜憐亦乞薄示禮券放回田里別
簡名賢俾參 密勿庶幾變調有賴災變可銷臣不
勝惶恐待 命之至得

旨卿輔弼重臣協恭恭持正早災脩省正宜匡朕不逮
豈可引咎乞休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謝賜衣帶疏

十月十二日

臣仰荷殊恩不勝感激伏念臣碌碌下品竊祿庸流
慚負圭璋特達之知誤參絲綸密勿之地頃陪 法
駕昇聞 壽宮幸叨有事之榮敢望非常之數恭惟
皇上神謀獨斷 睿覽旁通折盈庭之論於片辭定
上世之符於俄頃詎臣愚陋所能贊襄而 虛度弘
恢 謙光下濟再承 晝接簡極 春溫仍 軫
從之勞特出尚方之養乏一絲之助而服被七襄懷
三褫之虞而圍橫萬鎰龍喻同列優比元臣垂則有
餘安而且吉敢不益堅砥礪矢竭彌縫七尺尚存雖
捐糜而不悔一簣可效即頂踵其異辭伏願 慎節

起居 永綏壽祉 信王命如綸如綍一成而不可
移 審官材爲喻爲瑕兩形而不相掩 環四海以
爲帶所在效珍 撫萬年而垂衣無庸補衮臣無任
激切感戴之至得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考滿辭免恩命疏二十九日

本月二十八日准吏部咨該本部題給由事奉 聖
旨許國簡任密勿匡贊忠勤茲一品考滿勞績茂著
着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讀書照新銜給
與誥命欽此備咨到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悚臣聞震
許文毅公集 卷三 廿七

廷三考黜陟幽明周官六計旌別淑慝故功伐不可
以虛冒寵幸不可以屢徵伏念臣猥以賢儒備在
帷幄謬參 密勿之重叨承 簡任之隆竊自省循
實難稱塞論功伐則三載于茲雖協寅恭莫資謀斷
何者可以弼 主德何者可以佐民生有何忠勤有
何勞勩此之謂虛冒即殫愚誠所效者薄矣論寵幸
則三載于茲致位孤卿藉名館閣或以官闈之營構
或以疆場之捷音上晉穹階下延懋賞此之謂屢徵
即輪徵勩所酬者奢矣夫功薄而厚饗必召天殃寵
奢而儉報必速官謗况自保而傳兼德義之司由于

而徐叢幽眇之塵榮華益盛保持益艱此愚臣所以
僣僣循牆戰兢集木倪躬踟躕而顧 天控辭也語
出由衷情非矯飾如蒙 皇上鑒察惻誠收回 恩
命黜幽別惡請自臣始使苟安愚分稍仍止足之常
庶警惕人心不振勸懲之典臣無任屏息待 命之
至得

旨卿忠誠直亮輔理勤勞考績加恩乃國家彝典宜
遵成命不允辭吏部知道

辭恩請卹并乞歸葬疏 九月初二日

昨臣具疏懇辭秩廕奉 旨卿忠誠直亮輔理勤勞
考績加恩乃國家彝典宜遵成命不允辭吏部知道
許文毅公集 卷三 廿八

欽此臣伏讀感泣 君命至重臣雖愚昧何敢悖違
顧臣父贈少保大學士缺臣母贈一品夫人汪氏淪
謝有年未襲大事萬不得已至情請爲 皇上陳之
臣家世貧寒朝夕不給生稟孱弱疾疢夙嬰非臣母
十年乳哺無以有生非臣父十年教訓無以有知乃
臣父母幸及見臣之中式而不及沾臣之祿養幸壬
兩歲相繼云亡于時地無卓錫舟鮮助麥倉皇棄殯
依寄祖塋至今兩喪尚在淺土而臣淹留 京國二
十餘年屢奉 褒章未遑卜兆終身飲恨負罪何言

惟是春秋窳窳之事若有待于 九重一命之恩者
頃歲臣妻累封恭人贈一品夫人汪氏早共艱難中
復捐棄向當存日曾受 詔封若不揣諱讀之備員
或亦可觀 特恩之故事然而越超不敢請者正以
情事未及伸耳夫以父母之故不敢請于妻又豈忍
以身之榮不念及于父母茲幸臣滿得叨 上恩仰
稽彝典既不可以固辭竊比移封或亦可以曲請伏
惟 皇上以孝治天下以仁體羣臣乞回 恩光用
貴泉壤以榮臣之生者而哀死以裕臣之後者而光
前存歿皆安幽明並感雖禮所未有固可以義起而
情所欲窮尚得以變通臣又聞惟送終可當大事惟
親喪自盡乃心遠有輔臣給假之例臣不敢妄援近
有首臣歸葬之假臣不敢僭引獨臣犬馬之齒已長
馳驅之力不前衰病相尋精神益倦即使立朝 君
恩固難以盡報儻容還里子道庶免于全虧更望
皇上深憐迫切之情 特准休致之請庶使必躬必
親子情既畢而知足知止臣分亦安九原有知當自
效於銜結七尺尚在何敢後于捐糜臣無任皇恐待
罪之至得

旨卿辭恩爲親請卹具見孝思卹典准給與恩命勿

許大私全集

卷三

廿九

辭大臣義先憂國家事宜令卿男代理豈可遽自引
去所請不允該部知道

辭恩請假疏 九月初四日

昨該臣奏爲辭 恩請 卹陳情乞歸以畢子情以
安臣分事奉 旨卿辭恩爲親請卹具見孝思卹典
准給與恩命勿辭大臣義先憂國家事宜令卿男代
理豈可遽自引去所請不允該部知道欽此臣庸何
功能冒茲 榮遇有加無已所 請輒從既 曲體
臣情以厚臣親之葬復 容令臣子以代臣愚之行
真同父母之仁慈備悉家事之周至雖糜頂至踵莫
報 恩私獨所懇辭未蒙 俞允臣 寵如故臣心
何安竊惟篤於父子之親者不可易以榮名明於君
臣之義者不可動以罔利臣雖愚不肖膏奉教于先
君子矢區區私心豈不知秩靡爲華 綸璽爲重然
必辭彼而取此者爲父母故也今既微不可必得之
恩以施於不知所報之地 澤及枯骨 光照下泉
臣父母榮若更生死且不朽卽世世子孫皆拜 皇
上之賜也而臣復濫名器又叨世延既遂其妄祈且
不夫其所欲避是其始而求之也得秦望蜀羞可比
於乞墻繼而受之也取熊羆魚賤何殊於登醜借此

許大私全集

卷三

餌彼兩狼俱收如握奇籌如索美價始謂辭賞以博
卹卒並賞而取之是欺君也欺君者不忠始謂
乞身以畢葬卒得葬而安之是忘親也忘親者不孝
非忠非孝不可以爲人臣何而目立於天地之間何
顏色列於班行之上如此心慚愧何如天下後世嘗
議何此臣所以碎肝裂膽萬辭而萬不敢承也伏望
皇上察臣誠惻准臣辭免行臣之初願以全臣所以
爲人臣生當預首歿當結草所有乞歸一節已奉
明諭森嚴未敢急速陳賡但臣三子一在襁褓見承
恩際實惟二人長立德受業胄監次立功守職秘書

俱屬顯家尚疎閱歷典章世故多所未諳相上經營
豈能如式固須臣一親往庶得自盡乃心茲承 郵
興謹遵 聖裁令臣二十先行剪來定域鳩工聚材
預諏合嶺之期用待躬送之 請彼時伏惟 憐准
許告暫歸庶一朝休沐之暇可畢生平藁裡之思而
九原長瞑之冤可贖累年暴露之罪矣臣不勝懇悃
哀鳴之至

臣聞上書者臣等亦有所榮望敢代爲陳情仰
聖上優卹臣臣等前議義本爲親因有所辭故有
虛德急迫臣因前議義本爲親因有所辭故有
臣聞上書者臣等亦有所榮望敢代爲陳情仰
聖上優卹臣臣等前議義本爲親因有所辭故有

[illegible]

先該臣元爲辭 恩請 卹事節奉 聖旨卹典准
給與家事宜令卿男代理欽此續該禮部題覆前事
奉 旨准照贈官品級給與祭葬欽此臣不勝頂戴
不勝感激除已報名 廷謝外竊念臣男立功見承
廕 恩備員中舍雖居文史之末局亦列 侍從之

清班臣男固不可輟離在愚臣亦不得輟道爲此
展轉仰帖 恩私雖守官方及一年例難給假然代
理已奉 明旨事出 特恩冒昧懇祈未敢擅便伏
乞 勅下吏部查照依例施行爲此具本謹具 奏
聞伏候 勅旨得

旨卿男准給驛去該部知道
乞襲事以重特典疏十一月二十七日
先該本年九月內伏蒙 聖恩賜臣父母一品祭葬
又蒙 聖斷令臣子給驛代行 眷遇優隆 體悉
周至臣非木石寧不感激 國事爲重家事爲輕

君命爲重已私爲輕臣雖大馬寧不通曉緣臣長子立德頗習詩書稍知世務夙航山水夢識堪輿故臣安心付以家事臣子之行卽臣之行也不幸方在東裝遽成永訣幽明隔世悲痛切心次子立功奉命獨歸尚未諳歷兆宅之吉凶何從裁決管卜之緩急無所稟承以臣親二十年越在淺土一旦蒙恩若不能相一杯之吉仍置之不得其所使水泉蟻蟻侵其體膚則臣於親爲不孝其苦膚一也臣父母一草野布衣棄捐年久仰賴聖明特遣近臣銜九重之命超越常格視一品之喪申勅有司畢春秋窆

非其分

卷之三

附三

窆之事恩禮如此則宗事體如此重大而臣乃輕率潦草付之穉孺不一親行委君命于草莽滯使華於原隰則臣于君爲不恭其苦膚二也頃臣請假又奉明旨以閹務繁重令速出輔理臣伏讀流涕豈以一子之亡妨廢閹務之大卽強起辦事適遇壽宮迎梁吉典臣竟以私戚不及一陪元輔恭詣工所而虛冒重賜卽此一事其他閹務贖廢可知蓋臣方寸已亂精力益衰七尺雖存百病交作竊恐終無以報聖恩適足以妨賢路庀家之事小誤國之罪大其苦情三也伏望皇上察臣僕囊

閹臣多難放歸田里俾躬承盛典則丘隴之游魂既有憑依別簡賢才以日襄大政庶密勿之重地可無虛曠矣臣無任迫切哀懇之至得旨前旨准卿次男代行如何又有此奏閹務重大卿宜專心贊理所請不允吏部知道

大察自陳疏 十五年正月

該吏部題奉欽依六年一次考察京官四品以上俱令自陳此明例也若臣之所陳請則非直爲例而已蓋臣先以屢疏乞身未奉命旨上固責臣以大義兄謂廢公務而徇私情臣故不敢復言今當計

非其分

卷之三

附三

吏之時正朝廷行法之際而臣於公務分毫無補雖及四載靡所短長算計見效徒然伴食譽之黔驢技止此耳有臣如此將安用之夫大計者計其功能而去留之也有功者留無聞崇卑有能者留無聞遠近今臣據崇依近而功渺能薄若復覲顏就列是法行於里遠而遺於貴近也不獨臣心未安又何以服人且人之知臣固不若臣之自知數年以來奉職無狀聖明洞燭之大小臣工備悉之矣乃昏昧迂疎徒怠恍惚精神知慮盡失故常耳目手足不堪役使此則人不及知而臣自知之者律以考察之條老疾

不及臣皆有之。槩觀在廷諸臣，幽而當黜，莫有過于臣者。伏望皇上察臣遜避本出於誠心，計臣僥倖有妨于公典，將臣罷斥，別簡賢才。人將曰：居崇如某，尚不得以無功素餐處；近如某，尚不得以無能竊位。則人心益惕，國法益明，時賢之路既闢，而來輔弘多政本之地，自清而樞機增重矣。臣不任惶恐待命之至得。

首卿輔弼重臣，誠慎端亮，茂著忠勞。朕倚任方殷，豈可引劍求退？宜益殫猷為贊成治理，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許文穆公集

卷三

十五

再辭加恩疏 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昨該臣辭免加恩，未奉俞旨，更荷溫綸，不勝感戴。不勝惶懼，竊惟哲后懋賞，酬功以示勸也。志士感恩報效，以明義也。故必量其前功，事果稱也，而後敢承計其後效，力有餘也，而後敢承若臣同事二臣，所謂前功能稱後效有餘者也。乃臣則無之，先該臣以從一品歷三年，滿于時，褒寵已渥，勳秩已崇。澤及幽冥，光生封樹。臣兢兢夙夜，懼無以對揚。休命乃又重以隆施，異數臣恐叨冒愈盛，則報稱愈艱。伏念臣本衰病之人，入春以來，痰嗽不止，方欲乘休沐

之暇，乞不肖之身，今縱未能乞身而又何可受賞？且臣時行日贊，萬幾止兼閣學五品之俸，臣錫爵協恭兩歲始進，儲宮三太之銜，而臣由宗卿遽躋宰秩，官稱有千九列，位並次於元臣，蓋所取視二臣已奢矣。况二臣及時有為事主之日長，而勛望方來，臣過時云邁，報國之日短，而伎倆已盡。臣如朽株，驚駕何敢望？二臣故在，二臣似不必辭，辭亦為過。而臣未可同日語也。又念臣自庚辰南雍，召入即與故大學士余有丁朝夕同事，竊見諸曹事務煩冗紛雜，一切芟潤大半，悉經其手。今有丁既已先逝，不在

許文穆公集

卷三

十六

敘錄之中，而臣國乃以倖生獨被恩命之重，臣勢何有？臣心何安？伏望聖明察臣朴衷，憐臣惴惴無已，則除所加殿直，不敢再辭。外容臣止以舊官仰承新命，其吏部尚書職銜，特准辭免，使臣明無人非，幽無鬼責，是臣之感。恩更深于受命也。于讀宸嚴無任戰慄，墮越之至得。

其餘宜勉承勿辭。吏部知道。尚書准辭免，以成卿美。

救言官馬象乾疏 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今日發下 御批 三本傳示到臣內有御史馬象乾

本奉 旨馬象乾是廝見同類參本未允輒逞私臆
牽及輔相好生無理着罕送鎮撫司打着究問了來
說欽此臣不勝驚愕不勝悚懼夫言官言事乃其職
耳 祖宗以來尚許風聞雖誤不究况據事直陳又
何究乎臣爲議官時曾見 朝廷爲張居正奉情撻
辱言官于時天地晦冥風霾四塞臣心痛憤徒以非
臣職事不敢輒言豈以今日從居正之後乃復蹈其
覆轍如天下萬世譏笑何賈山有言開導而求諫和
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黜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
盡又况折辱之乎自古言官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

許弘公集

卷三

七

事關臺閣則宰相待罪今日正臣等待罪之時豈可
使負職之名又加以復諫之罪復何顏面立於 朝
堂是 上欲留臣適以驅之使去耳夫欲其入而閉
之門人何從入故臣寧伏斧鑕以成不欲罪及言官
即落一級奪一俸尚猶以爲過況下鎮撫司究問乎
彼言得其職有何可究近日論張鯨鯨不知其幾
上悉置之不問今乃獨爲臣等 發憤究問言官是
使臣等得罪於天下萬世又甚於鯨也 上勿謂
明旨已出不可復改先朝封還詔旨往往有之此無
損於 皇上之明益足以見 韓園從善之美矣今

日此舉乃臣等去留之幾伏惟 聖明幸察臣無任
激切祈望之至

輔理無狀乞賜罷歸以懲失職疏

十六年十二月

臣本愚騷誤荷 恩私簡置 左右番及六載優禮

隆遇迥異百僚區區一念本圖致 君堯舜使一毫

訾議不得而及焉此臣之心亦臣之分也昨廷杖李

沂一事臣備員輔弼既不能潛消衆議調護于先事

以清 主上之聽又不能披豁微誠挽回于臨時以

霽 主上之威致使 聖心焦勞外觀震駭而臣一

詞莫措一籌莫施是且得罪於群臣遺議於萬世失

許弘公集

卷三

廿

職之罪莫此爲甚伏望 皇上將臣罷斥別選忠賢

列在 樞機共濟治平宣揚 盛美臣雖陞伏田野

猶仰瞻 闕廷也臣無任藉藁懇祈之至奉

聖旨卿輔政多年忠勤端亮正賴分猷爾違旨可遽

自引退宜出輔理不允辭吏部知道

袁病乞歸疏

十六年十月初六日

先該臣九月中以病 請假伏奉 欽依隨遣中使

齎賜豬羊酒米等物臣不勝感激懼負 上恩亟

欲趨 命自是以來徧訪明醫迄今閱月調治無効

兼之體怖重以脾泄怔忡麻木視昔轉加如夢如醒

日復一日耳益聾而不能聽目益昏而不能視頭益搖而不能正足益寒而不能行徒具人形無復生意此在平時尚難支撐况當多事豈堪補助蓋臣等帷幄親臣二三僚友如鼎三足一折則傾如屋四楹一欹則壞而臣時行身居元輔幾務專資臣錫爵臣家屏時方茂齡謀猷協濟三人缺一不可獨臣以一衰病忝其間鼎折一足屋欹一楹得無傾且壞乎試以大馬齒計之長時行者八年長錫爵者七年長家屏者九年乃又一技無他六旬餘老始而衰也生其病既而病也成其衰病日益衰衰日益病此非調攝

許文穆公集

卷三

之所能回醫藥之所能治也夫政本非臥病之地孤卿非優老之官使臣居位分毫無補於國家聽臣歸田萬一有關於風化惟上所裁之誠以爲優養倨傲不共上命生灰在上臣無所逃罪奉

聖旨卿精力未衰偶疾易愈機務繁重朕方切眷倚豈可遽求休致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自省曠職再乞休致疏

十六年十月初九日

昨該臣以衰病五謁乞休奉旨卿精力未衰偶疾易愈機務繁重朕方切眷倚豈可遽求休致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夫上不允臣辭意將有以用之

而臣自揣實無可用者臣故經生以經事皇上於帷幄聞之古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師道之教訓傳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此輔臣之職誠不易稱衛臣謬以堅儒叨歷保傳二少之任備青宮之師待罪孤卿之地迄今八年算計見効可考而知也試數其一二古平章之臣或與聞宮中起居至使人主當遊樂而遽問其知否以存警戒今咫尺違顏宮門萬里臣從三臣之後竟不能贊一辭日懇懇以起居爲請以保聖躬甚慚於言終疏至者其不堪輔弼可知也古并副之流尚能規其君早朝晏罷以

許文穆公集

卷三

成中興之名今斧戾罕御旒廈久虛臣從三臣之後竟不能贊一辭日懇懇以朝講爲請以昭聖德甚慚於永巷脫簪者其不堪輔弼又可知也古山林之老尚能一出而羽翼皇儲今皇長子年將就傅主器及期臣從三臣之後竟不能贊一辭日懇懇以國本爲請以副人望甚慚於商山采芝者其不堪輔弼抑又可知也他如灾孽荐至戎狄橫行朝議紛紜國是搖奪諸如此類不可勝計此揆之往者既無所効卽責之來者復何能爲夫人之所運用者精神也而神之所蓄養者年力也臣年已衰矣

神已耗矣惟神日益耗故病日益深 上蓋親臣之貌而無由悉臣之衷故以爲未哀察臣之標而無由究臣之本故以爲易愈而衰實甚也愈實難也搖搖靡定忽忽若遺東行而迷其西前瞻而忘其後旦夕之不保何能贊襄 萬機身家之不治何能表率庶衆即使捐軀可以報國臣固甘之竊恐徒捐其軀而於國又無分毫之益適爲天下笑耳故 上方以繁重而不棄臣者此機務也乃臣則以繁重而恐負主國者亦此機務也且臣目前所欲自効而未能者保聖躬勤 朝講定 儲貳獨此三事關係最大而臣

許一耕公集

卷三

四

奄奄餘氣瑣瑣惟思惟願 皇上先行此三者而次及其餘使臣之說行是臣含哺擊壤有以自盡臣雖去猶留也若臣之說不行是臣衣御府食大官而不得自盡臣雖留猶去也惟 宸衷所裁擇焉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忠愛卿既欲報國自効何又屢疏求去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恭謝天恩兼陳愚悃疏 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伏承 聖諭朕倚任閣臣贊襄治理所賴分憂共念一德相成頃者西陲不寧煩囑弗起一切妄言朕悉置之不省昨已從首臣所奏命廷臣會議軍國大計正

須卿等臣持至若冊建元儲倫序已定少待時日候旨舉行亦須卿等決策乃卿等杜門不出交章乞休但知潔身其如致主何今特遣鴻臚官宣諭卿等尚念股肱之託共圖羽翼之功勉爲國留臣出任事勿復疑阻負朕眷懷故諭欽此該鴻臚寺卿楊宗仲等齎捧到臣時行臣錫爵及臣寓所以次宣讀訖臣力疾伏枕叩頭流涕不勝感激不勝惶懼顧臣何人敢煩 天語原無疑阻況切 眷懷禮宜亟趨行不俟駕緣臣大馬之疾迄今浹月有餘形體徒存神鬼已散奄奄待盡忽忽若遺無復留意人間事矣即授一

許一耕公集

卷三

四

職且不知作何狀況能從三臣之後贊 萬幾之頃哉臣前冒昧具疏謂報 曰臣効宜早定 宗社大計臣之愚慙願矢愚心 以云就今言不當 聖心而身留如故也由前觀之 云云而先言去未免要君之嫌由後觀之言去而竟不去自蹈欺 君之罪一去就之間尚孟浪如此況或生禍福之際倏忽趨避復何所據臣何以爲人 皇上亦何用臣爲哉故臣謂寺臣不必遣 宣諭不必行但今及冬春之交兩三月間禮官奉有擇日具儀之 旨則 諭中所定果待自處而貽擾之罪群臣無所逃臣何敢不出

若上屢言之而候 旨如故也是臣爲無義爲求
榮爲離間爲歸過爲買直爲沽名爲悖逆爲激 上
疾爲邀人心爲圖身家爲虛文塞責臣如此雖投魘
懸固所甘心又何以臣之出爲哉臣感激 恩私因
謝疏中盡披衷曲無任待罪席藁之至得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冊儲事諭旨甚明卿疾調理
日久豈宜堅臥還違諭卽出輔理副朕眷懷吏部知
道

請假疏 十月二十七日

同官臣家屏親到臣寓所傳示 聖諭并將下臣陳

計之程公集

卷三

四三

謝本奉有 明旨臣伏讀流涕不勝感愧既 示以
曉諭聒擾之意又 定其冊儲出閣之期 皇上披
腹心以待臣等如此臣等敢存形迹敢愛髮膚區區
愚心第以 備貳天下本方今 宗社大計第一要
務所持以繫屬人心莫急於此早一日則速副天下
之望遲一日則愈滋天下之疑竊不勝其欵欵之愚
爲 上激切言之茲蒙 昭示意旨原無溺愛偏執
少待過千歲冊立出 閣一併舉行仰見 聖志先
定無事群言聒擾臣復何求縱或稍遲亦不出一歲
間卽當備諭百官傳示萬姓以慰企望之素不勝禱

躍不勝忻忭謹伏枕叩頭爲 宗社慶甚至責臣等
自生疑貳欲以此去留之術要挾於 上非人臣大
義臣等驚悸萬分無所逃罪夫要君者無上自古所
必誅況衛之一字豈可施於君臣間臣實無此情而
冒涉此迹一念悞忠亦誠 天日共鑒剴心隕首所
不敢辭祇緣衰年綿疾急難就痊及聞 明諭遽然
若脫桎梏精神久耗筋力尚疲轉盼健忘恍如隔世飲
食日減眩瞽日增誠恐顛越失儀以駭觀聽伏望
聖明仍寬旬日使近醫藥稍勝拜起敢後擢趨臣無
任懇悃籲祈之至得

計之程公集

卷三

四四

旨卿疾未平宜慎加調攝痊可卽出輔理吏部知道
窵穿事畢恭謝天恩疏
伏念臣險巇孤生卑微遠族一經晚達二澤先違風
昧形家重違治命多徇青鳥之拘忌遂令丹旌之遷
延竊食大官莫敢消埃之報懸情淺土徒淹蓬累之
斯忠孝謂何哀懇莫比頃緣再考取敢布私情冀假視
息之軀少盡樹封之事 皇上仁隆及朽義切推心
追惟蓋于先臣旣以慰臣之微慕付松楸於弱息復
以代臣之自行給小駟以還家從大行而卜兆不意
曲全之恩重遂令求退之詞窮凡在同朝咸驚異數

謂賜魚得地服車不啻平生存劍執縛有深附部
可期乎誠信萬分體郵曠世褒崇臣自省何人輒膺
斯典雖蒙表之恨莫慰離冤而京兆之肝已闕寧覬
感深暴露憑天語以昭蘇劍其剿黥類春溫而
補息自非木石敢悖生成即令父母之有知必矢
子孫之共報而臣樛參天限華髮日衰資父事君
徒自盟於方寸立身行道終不逮于初心祇以效薄
鴻毛德崇輦首始緩旦夕首丘之請冀代先臣結
草之圖顧末路之難善每中宵而永歎即筋罷狗馬
猶屬意于箕裘庶幾乞山林或有賴於墳墓臣無任
感激屏營之至

邊事牽及乞罷免以謝人言疏

十九年七月初二

本年七月初二日早該文書官劉宣將下文書內有
遼東巡按御史胡克儉本論總兵官李成梁出塞首
功非實夫功之虛實自有巡撫閱視諸臣在臣無與
焉因牽及首臣申時行與臣國各曲庇成梁謂不可
抑以邀功當寬以文法寬之一字臣誠有之先是克
儉曾以書詢臣臣答云遼東無邊以戰為守與他鎮
不同惟直指稍寬之以作其敵懷之氣幸勿以出塞
為罪也如何是亦泛論非有所專托蓋為遼東邊事

也非為一成梁也又云近日邊事罔壞於邊臣之欺
蔽亦壞於輔臣之調停使非輔臣調停而言官得行
其說則欺蔽無所容而功罪明賞罰當此言誠是臣
等待罪客勿於九邊事固須與知然不過採之風
聞出之臆度而按臣親歷其地耳而目之居中者止
據勘疏與部覆稍加票擬取裁於上當其勘時又
誰捉克儉之矜掣克儉之肘而必以調停為也今其
疏中株連蔓及若閹若部若督府若省閫無慮八九
人乃其間文者武者賢者能者有器識者有幹濟者
可為柱石者可為干城者一槩詆訶又何有於臣愚

尚何暇辯獨愧愚蒙幸依

未照起自

帷幄列于

樞機片善無聞寸絲莫報俯叢詬病仰負

恩私

朝一日則增一日瘝曠之憂歸田一日則解一日負

乘之誅伏望聖明特加體察憐臣無他聽臣自便

薄削朝籍別選時賢不惟物情得安於止足將使人

望可重於更新臣愚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奉

聖旨遼鎮孤懸卿等體悉邊臣謂宜寬以文法此自

正論况功罪俱憑御史勘奏酌量處分何為曲庇卿

宜即出佐理毋得介懷吏部知道

請慰留首輔并處食事李琯疏

十九年七月十

臣等於本月十六日入閣忽見首臣時行上疏乞休
深用驚訝竊謂時行已六疏俱奉 旨勉留感激
聖恩方出未幾何又有此奏詢之乃知福建僉事李
瑄有本攻時行時行內不自安不得已而求去也臣
等不知瑄所言何事但念近日以來人習傾險俗工
揣摩以爲非排當事大僚不足以成名非格同奸私
助不足以取勝此唱彼和一闕衆咻如此擾亂豈成
政體況內外相維自有紀綱以一按察司官而糾論
閣臣是外制內而政柄倒持也今瑄本既未處分則
時行奏宜先 批發若留中日久則 上意浸深既

未可知而首臣去留無由自決不獨大臣之心疑而

利口之徒亦疑舉朝縉紳皆疑莫知是非之所在臣

等終莫能承 德旨持 國是亦有去而已矣伏望

聖明卽將首臣前奏 特賜溫旨慰留其李瑄以按

察司官糾論內閣首臣 祖宗二百年來有無此事
併下部科參看則 乾綱振而 國體尊矣臣等無
任激切控籲之至

請發僉事李瑄疏疏 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今日文書官劉宣將下文書內有首臣申時行乞休
本蓋爲僉事李瑄詆誣疏尚未下故其求去甚力臣

等看得首臣在閣十四年事 上最久受 知最深
以感 皇上高厚之恩不宜求去卽今時事多艱邊
患尤亟以大臣委身殉國之義不宜求去卽頃 溫
綸優答 手勅慰留不當再四昨 傳諭部院令其
申勅庶官各修職業雖舉爲國體實專爲首臣以
皇上信任眷留之切不宜求去乃今屢疏乞休堅臥
不出者豈忍負 皇上恩而忘臣節哉蓋緣比來世
道傾危 朝綱頹壞卽首臣爲人 上所素知冀其
小心孜孜爲 國忠誠廉介周慎包容而浮薄之士
乃益恣蕞非之奸附和之徒遂競成鬼蜮之黨席未
煖而遽撤戶方闢而又徇其受侮亦已甚矣其情事
亦良苦矣至今瑄疏尚未登下竟不知其疏何言所
言何事臣等已爲憂疑莫決憤慨不平竊念人臣北
面而事 君雖無論尊卑內外但 朝廷之上自有
紀綱位宁之間自有體統以時行之事 皇上與瑄
孰深以時行之總百官與瑄孰重若瑄可以言則何
人不可言瑄之言可信則何人之言不可信雖 皇
上照臨如日月不爲浮言動搖 涵納如滄溟不使
譏說流布而群小工於窺伺易生揣摩彼見不蒙
處分愈加輕侮則時行雖有戀 主之誠欲不去而

作之壞八集 卷三

四八

不可得矣伏望 睿鑒忠譴早賜裁斷將以首臣爲當去乎宜 明示保全之旨以完 君臣始終之義將以首臣爲可留乎將李培本特 賜檢發使人昭然辨其罪狀之有無曉然明其心迹之邪正則彼譏夫妬口妨賢病國固宜削藉褫秩大則伏斧鑕之誅小則亦嚴吏裔之屏以奮 朝綱以明 國是不宜涇渭沒沒已也臣等干冒 宸嚴不勝戰戰保待 命之至

懇乞罷斥以謝人言疏 十九年九月初二日

昨臣在閣與同官家屏辦事接得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揭帖論臣與首臣時行不協彼此相戕宜 諭

計開公集

卷三

五

以和衷速令省改臣讀之不審所謂不勝驚愕臣等幸而與時行同鄉舉先後登 朝歷三十餘年同年同館同官同志無纖毫嫌隙無絲毫猜疑獨因舊年因爭論西事頗有異同然心實爲 國非有私怨昔人虎爭不失和氣私心慕之論罷歡然此間里所知也亦縉紳所知也正不知汝寧從何見聞謂臣不協指何形迹謂臣相戕即昨揭帖一事臣以 聖諭明春冊立造辦及期而時行抱病未出恐緩不及事有誤 大典故有揭署名以 請未暇爲時行慮也時

行具揭自明亦以時方同病乃臣等署其名不及與知亦未暇爲臣等慮也各疏俱蒙 皇上批答先後

各發該科訖蓋 冊立國家之大事 綸符臣民所共觀豈有他意而至指參抄之一事爲排擠之隱謀臣不知其何說也夫 冊立盛典臣之揭欲請 皇上之斷以早慰神人之望爲 國本計也時行之揭恐激 皇上之怒而愈緩 冊立之期亦爲 國本計也汝寧乃置疑其間自後閣臣議事必一無異同而後可是天下不復有臣紀與交誼矣臣與二三輔臣愧乏房杜相資之才頗有丙魏同心之義中外臣

計開公集

卷三

五

工共知共見汝寧何心乃忍於厚誣一至此也近且世路險巇人心薄惡種種有之汝寧此言或自有說獨臣以輔弼之臣托肺腑之重乃物望輕淺事必待於自明孤立無援人思與之爲敵其無濟時艱有玷政本固已甚矣伏乞 皇上鑒臣之無他腸憫臣之有衰疾早賜罷斥以終餘生倘得優游田里歌詠太平則自今以往之年皆 皇上之賜也臣不勝惶恐懇祈之至奉

聖旨卿忠誠直亮遇事輒言不存形迹朕所鑒知正賴謀斷相資共圖康濟豈可偶因疑謗遽此求歸宜

卽出輔理慎勿介懷吏部知道

感恩乞歸併請冊立以信王言以謝天下

月朔

十九年九月

昨該九月初三日臣因人言無端辯明疑謗具疏乞歸伏奉 聖旨卿忠誠直亮遇事輒言不存形迹朕所鑒知正賴謀斷相資共圖康濟豈可偶因疑謗遽此求歸宜卽出輔理慎勿介懷吏部知道欽此臣本難愚冒茲疑謗重蒙形迹之察適被忠亮之褒仰戴明恩伏讀感泣頃者 皇上明春 冊立已有定期誕後舉行乃其初意而臣誤隨小臣之後竟忘着臣

許二叔公集

卷三

五

之規蹈激聒之煩犯遷延之戒上干 聖怒遂改前期以致首臣不安多言競起羅大絃務怒於時行而有醜試之疏胡汝寧歸怨於臣國而有戕陷之疑皆臣愚所自取致疊疊之滋多千指有餘萬悔無及難橫分碎礫不足以快天下之心雖遠竄窮技不足以泄天下之忿而况褫革服屏達高薄示懲創者乎伏望 皇上察臣言之偶誤憐臣心之無他毋以一夫之輕言遂妨 九廟之大計仍復明春之定期勿改誕後之初意以慰四海普天之望以安有臣危疑之心臣卽伏斧鑕流荒裔固所甘心昔漢高帝英王也

刻銷印童天下不以爲戲玩而益明聖人之無我宋趙普賢相也補綴表牘入主不以爲瑣屑而終稱唐士之得人况我 皇上之英明又高出漢宋君臣之上者而何難于轉移何嫌于改正惟 聖明幸察臣無任恐懼戰慄之至謹昧萬死藉稟具 奏以 聞伏候 勅旨奉

聖旨卿前次誤隨小人之後以遲大典今又煩激意實何也可卽由贊理不得以此挾君托故吏部知道欽此臣方庶幾

自効進言過激三懇放歸疏日十九年九月初六日臣于本月初四日再疏乞歸奉 聖旨卿前次誤隨

許二叔公集

卷三

五

小人之後以遲大典今又煩激意實何也可卽由贊理不得以此挾君托故吏部知道欽此臣方庶幾罪蒙 皇上不加誅儻責之贊理臣感 恩省過之不暇又復何辭但臣之一念有不得不自明者敢爲皇上陳之昨 冊立一事累奉 明旨決無改移臣日侍 帷幄乃不諱 聖意之久定 成命之將行輒隨小臣冒昧責 奏臣之罪也然臣受 皇上之委任甚重恩遇甚隆非諸司遠臣可比凡有見關義難隱默况 元子冊立及期諸讀未備臣上感 皇上之眷知下迫縉紳之詰責故不避煩言冀回 天

聽亦臣自效之職分也臣之寸心天日可鑒寧敢有他意哉人臣事君惟忠與義固不得越俎而生事端亦不得括囊而虧職業區區素心以此自誓若挾君者無上托故者自私此人臣之大僇感世所不容臣雖至愚非特不敢亦有所不忍也獨念臣齒髮向衰心神潰亂語言無序致觸 聖聰夙夜惴惴不知所出倘復顧戀不自引退是臣但知高爵厚祿之爲榮不顧竊位素餐之可耻其爲自棄名教有辜任使罪益大矣懇乞 聖明察臣悃誠言無矯飾遂 賜罷歸以爲人臣不能奉職者之戒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奉

許之發公集

卷之三

五三

聖旨覽卿所奏因冊立之事卿乃不諒成命有期謹隨小人進言聒激以致朕怒閣務繁重宜亟出入閣辦事弗得推諉遂謀身之計以副眷懷吏部知道

恭謝天恩并乞寬假疏

昨臣冒昧進言忝觸 聖聽隨疏乞歸伏候 明旨聞該吏部尚書陸光祖傳 諭到臣責以協和保國示以 父子至情且謂四方多事期與共成康濟恩義深重 訓旨嚴明臣伏讀深思一字一涕罄方寸之赤不足爲鐫竟犬馬之年不足爲報即當竭蹶趨

命 朝見不遑緣臣素病積有歲時頃來形神日耗一日耳目手足皆非其故間復恍惛益以耗腎指東忘西瞻前失後兼之氣滯寒結左臂不仁骨節如鐵體痛如刺方欲請告值 有臣家卧閣務叢冗勉強支吾誓忘困憊乍及休息有病旋生伏望 皇上稍寬旬日之期冀獲調攝之便臣平生愚癡不敢詐欺天日鑒之毫無假托戰慄待 命謹具奏 謝以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既陡患痠疾准暫假調理數日卽出佐理吏部知道

許之發公集

卷之三

五三

四懇休致疏

十九年九月初十日

本月初四日該臣復奉 宣諭具疏謝 恩併乞寬假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既陡患痠疾准暫假調理數日卽出佐理吏部知道欽此隨聞御史鄒德永論臣年邁當去臣心服其言且謂臣心常善忘名爲伴食濫寵踰溢坐待喪身此其知臣甚重其愛臣甚至雖使臣自陳亦不過此顧臣揣已量力欲乞骸骨之日久矣然猶貪戀 盛時未忍遽去者蓋以受 恩之日久報稱之義薄思得一當少自塞責此臣之素心亦職分也頃 國本尚虛 大典未舉臣

恩時事無急于此故冒昧言之冀以勉竭愚忠上聞
恩造而積誠未至 天聽尚高其餘區區又何云補
是臣學不足以洽心才不足以圖事等計見效居然
可知乃猶追逐時賢叨塵政府謂之伴食夫復何辭
况臣年踰六十血氣向衰無驚能老諫有師丹之
忘事即犬馬之心未忘自效而力已不能矣竊念忠
臣事主以身殉之不如行其志明君愛臣以恩廢之
不如用其言倘 皇上俯察微誠放回田里將前鄒
德沐疏特賜施行是臣雖去猶其榮于臣之留也冒
責 宸嚴俯伏待罪不勝戰慄之至奉

聖旨冊立之事朕自有定擬小臣激阻卿為次輔正
當調停度處反為附和朕一時之怒言語急迫為人
臣者宜當忍受如何屢次求退以致庶政壅滯卿既
稱疾疾准回籍調理着馳驛去病痊之日撫按官具
奏召用該部知道

謝辭疏 九月十一日

臣昨自分榮庸四懸休致蒙 聖旨冊立之事朕自
有定擬小臣激阻卿為次輔正當調停度處反為附
和朕一時之怒言語急迫為人臣者宜當忍受如何
屢次求退以致庶政壅滯卿既稱疾疾准回籍調理

着馳驛去病痊之日着撫按官具奏召用該部知道
欽此竊以 上恩曲諭雖極丁寧下愚不移猶然聒
擾合加顯謬放冀 矜從豈謂 聖度優容 仁慈
惻隱謂臣言雖激諒臣意無他耆養以服御而不遺
驚焉以施噴而與感恕臣狂簡 賜之生還且憫其
道路之難尚令乘傳期其疾病之愈許以 賜環使
閭巷咨嗟共識 聖君之念舊縉紳感悅皆希直道
之有終豈惟愚臣獨蒙 恩造臣無任感激慚悚之
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辭闕疏

許公集 卷三

臣頃以疎愚自名罪戾蓋由衰病交攻精神顛倒心
懷報 主年不待人輒忘瀆 上之嫌屢貢乞骸之
請蒙 皇上俯矜蟻曲曲軫 天慈 俞旨下頒已
遂首丘之願 恩綸載錫更叨乘傳之榮望其生全
期之名用非臣謏劣所能堪處竊念臣立朝殆三十
年資政且六七載自頂至踵由初逮終孰非我 皇
上之恩私孰非我 皇上之陶鑄而 雲天一遠就
望無階即犬馬有戀主之誠獨微臣無酬 恩之日
此所以且感且慕不自知涕之無從也惟願我 皇

上研精政務隨養天和勸朝議以通上下之情明賞罰以作邊陲之氣至於建國本以慰臣庶公內帑以薄征輸尤望聖心特為加意則臣違天顏於伏枕之日雖莫效於啗環而觀德化於扶杖之餘尚得游於擊壤臣不勝感激奉戀之至

歸田謝恩疏

臣於本年八月偶因病屢屢疏乞身仰賴聖明特賜疎放更給以驛曲體其私且聽臣于中書舍人立功給假護送離犬馬之誠未及伸於禁闥而虞庶之性已自適乎山林蓋臣幼而蠢愚老而惜耗不識

忠諫徒有朴忠

五

上初自出關以來臣已備校書之數從龍而往仗馬與俱謬謂腹心之舊臣欲披肺腑之深計羨黃綺能羽翼而不知其疑於要聞赤松可與遊而不知其嫌於托心存致主力莫回天乃猶亮其無他千之乘傳由燕抵越自秋徂冬歷時踰五六旬浮家涉數千里一廛一棹一車執非隆恩尚有餘眷既携妻及孥而返其初服將摩頂至踵而莫能仰酬萬疇雲深幸下嚴陵之瀨九重日遠難忘漢闕之瞻伏願順百官萬姓之心重宗廟社稷之本急其先務及此良辰旗屢時親

斧晨日御愛民節用納諫任賢使臣降伏草野扶杖而觀德化之成歌詠康衢擊壤而樂唐虞之世臣回首戀慕揮涕彷徨不勝感激天恩之至

表

賀元旦表

代作

伏以青陽首祥肇昌時百福之端紫極長春當聖壽一元之會氣轉而鴻鈞播淑齡增而鳳紀編遐萬象惟新群生具慶恭惟皇上心涵太始道合玄元一德運而文武聖神延膺壽命五事修而雨暘寒燠備叙休徵途使神甦德慶紛綸矧嘉禾

計次

卷三

五

靈草烏奕圖詮霏雲應禱以凝華煥締隨禳而順軌乃者曆承人統歲合天符丙象離垣助丁神而啟耀寅標震位配卯德以長生支干并協於虹辰木火增輝乎皇度五百載而聖人出適際昌期六十齡而甲子週重開景運禮崇上日樂粵條風聞闔天開瞻九重之佳氣蓬萊雲擁爛五色之祥光越茲四十五春文明益盛爰及百千萬禩獻歲常新臣等職忝成均恩叨覆育睹光輝之及物共傾葵葉以向陽忻壽考之得人竊擬椒花而頌聖伏願箕疇衍慶軒莢迎銖壽域殷而萬國熙泰階平而六符

朗陽之氣生于復而生臨生泰以成乾道隨陽長天之數統于元而統會統運以經世祚與天齊臣無任瞻天仰聖踴躍鼓舞之至

萬壽聖節賀表

伏以 瑞圖啟 聖載逢震夙之昌辰 瑞算齊天肇撫豐亨之丕運 龍飛遐邇乎四紀景命常新 鳳歷蕃及乎六週元神彌固介 萬齡之始壽晉一歲之發春幽競蒿呼明申華祝恭惟 皇帝陛下渾涵三極妙契重玄心精運而屬役百靈道脉傳而統承 列聖 端居於清穆之表包舉乎覆載之閭密

計二科公集 卷之二

五九

麟雨鳴建皇極以錫福普施兼餌體天道而好生肆壽域之弘開致殊祥之駢集緋桃先降乎 宮苑悅霜堯之孕奇金芝繼產於 廟庭儼星華之耀采超鴻濛而罕邁卜億萬以斯徵迺者亦蒼標年斗牛實紀乎靈曜白招司今日月畢會於壽躔階生十筭億雲庭獻千秋瑞鏡河清自昔果符中土誕 聖之占邦靖於今已越高宗享國之數五紀既全乎衍策九餘復合乎乾爻蓋自 臨御以來固已邁漢唐而獨擅其祚粵茲艾蒼而上殆將窮元會而莫覓其期正極正太微之垣東華授長生之錄金華承露玉屑調

霞千官盛 闕下之朝儀重譯馳海隅之賓貢天闈符而地合契岳修齊而川效琛誠 宗社無疆之洪休 聖神有道之盛際也臣猥叨侍從久荷 生成銜列清班愧乏九齡之錄職司影管敢陳 萬壽之詞伏願 洪眷茂申 玄禧永佑開蟠木六千年之花實并兩儀而常尊歷靈椿八百紀之春秋後三光而不老

賀瑞免表

伏以 玄修肇舉 瑤壇獲明視之奇 景度將臨玉壽獻長生之瑞登皇穹而錫祉假靈物以告徵祥不虛生時如有待恭惟 皇上心涵太素道合穆清參贊功全而蒼蓋黃輿各安其覆載中和德致而瑞動喙息咸遂其生成益有知之類莫不尊親而可致之祥亦已畢至頃者 宸居鼎建 僊甲輪周恭奉幣以祈 天忻叩壇而享 帝美茲玉兔馴彼丹丘屬卯辰適符 虹誕體兼五色分斗衡以孕精質化千年吸月華而變彩供 九重之清飭如濯而來應 萬壽之昌期匪難而獲至福地徒滋素於應源瑞獻賢工欲和丹於神杵是月納諸靈囿俯彼珍群清廟登歌光 祖宗之遺德泰壇展采酬 高厚

計二科公集 卷之二

六十一

之洪私物待 明主生而祝釐之始適會其逢天使
聖人壽而旋曆之端昭示其意六六符陰陽之數豈
偶然哉億億載 聖壽之徵端在是矣臣某列街東
省兼署西清濡毛穎以校文素餐何補賦周且而作
士絳幄徒衡考粹取證於圖詮傳信待書於史冊伏
願 遐齡天保 茂祉日升 六位時乘而河馬洛
龜再闡圖書之秘四靈爲畜而文騰威鳳承陪 禁
禦之遊

賀瑞鹿表

伏以 聖王握乾符玉曆衍長生之祥 上天申晉

錫珥光表瑞應之徵嘉祥應見於堯封皓鷁載馴於
文囿光 一人之有慶介 萬壽以無疆虎拜祈天
嵩呼動地恭惟 皇上凝神宥密受命溥將雲行雨
施而品物咸亨日紀月量而四靈爲畜等百王而上
君道獨隆越四紀以來天休滋至聿茲玉鹿耀彼金
方法承先聖則來瑞圖非爽壽滿千齡而白異記可
徵况地屬平陽遠泳動華之遺澤乃山名姑射夙傳
綽約之神資貢自西番恍若獻環之使陳諸 北闕
儼然薦璧之儀適 誕聖之昌辰致殊禎之駢集兎
呈陽曲已來月窟之珍鹿獲交城復降斗樞之瑞一

時弁聚千古稀逢臣等幸際 雍熙忻瞻靈異爰陪
麟鳳殷殷率舞千虞韶於樂沼臺濯濯期曆於周雅
伏願 六龍永御萬象長春 壽兼千三皇五帝之
隆而河馬洛龜繼出通通於九夷八蠻之遠而戎狼
越雉咸賓

又

伏以 皇穹錫祉瑞光分列宿之精 聖曆增齡玉
質表應圖之瑞堯都闢出文囿載馴頌聲式獻於冀
藩喜氣交騰於魏闕恭惟 皇上心涵太素道貫重
玄 帝德茂而山川神祇以寧 皇澤深而鳥獸魚
鼈咸若肆丹陵之啟 聖觀白鹿之呈祥冲和含粹
古之淳精明潔麗高秋之正色擇地而產毓靈於弁
冀之舊都應期而來表瑞於 勳華之盛世况潛光
姑射凝水迴應乎仙姿乃化質十樞繞電通符乎
聖誕音諸百祿徵 靈睨之盼蕃獻出諸藩明懿親
之恭順陪外庭而率舞共聽笙鏞入 四苑而將遊
永依臺沼是誠兆 一人之有慶介 萬壽於無疆
者也臣等忻觀 鴻麻恭隨虎拜式效麥丘之祝叩
申 嵩嶽之呼伏願 軒曆洪綿 箕疇茂衍道脉
延於五帝而洛龜河馬再闡圖書化工替於兩儀而

威鳳文麟分遊郊藪

箋

冊立皇太子命婦實中宮箋

伏以 乾兩明而作離蚤正 青宮之位 坤一索

而成震茂延 紫掖之禧集大慶於長秋宣 重光

於函夏恭惟 皇后殿下 承天效法 配地含章

邇 神宵於姚源協好速於鴻洞麟趾應關雎之德

螽斯發穆木之祥是啟 元良筆彰 聖善 西清

漁命咸推夢日之功 東序升儲共仰倪天之助重

宗廟而蚤建雖有司預請於外庭在襁褓而夙成乃

自哲先貽於 中壺 國本爰定 母儀益尊四海

謳歌幸塗山之有子六宮懽忻祝渭涑之斯男某等

私淑 徽音闡觀 鉅典 前星霄耀占寶婺之增

輝 內寢晨嚴想班輸之類至伏願 金甌式固遐

昌祚胤於萬年 玉牒載繁敷錫本支於百世

恭賀皇長子開講箋

恭惟 皇長子殿下 岐嶷之資固本於性成 溫

文之度寔由於學殖茲承 出閣之命始開 講席

之儀廣廈細旃左圖右史延承輔弼擁衣冠於後先

禮樂詩書對聖賢於朝夕豫教將成於 出震 聖

功先正於 養蒙此 祖宗列聖佑啟之心寔 宗

社生靈長久之計伏望 緝熙于學能自得師 折

節下賢 轉環從善養成 王度式如玉式如金指

法師模爲麟趾爲麟定國桑榆暮景蒲柳弱姿魏闕

青蒲空有股肱之號商山皓首慚無羽翼之功道路

傳聞山林蹈并具箋稱 賀耶德惓惓

頌

聖主登極頌 有序

天祐下民歷選列辟惟曰克肖其德乃全昇所覆惟

皇紹天罔不在厥初自貽哲命越我有明 神聖肇

基世續厥緒至於茲九葉肆我 皇考乃聰明明威

惟 天時憲以觀我 烈祖之耿光越享國四十有

五年道洽政治用嘉靖於萬方丙寅冬十有二月辛

丑伏設綬衣道揚玉几末命迂元嗣於東門之外延

入宅宗甲辰公侯卿大夫士暨庶民奉箋勸進 天

子辭讓至於再至於三丙午爰始 命宗伯草儀史

諏日有司除道陳鹵簿百官戒乃昭告於 天地

宗廟 社稷壬子厥明受終於 寢殿日既中 皇

帝被袞冕御玉輿鳴鼓鐘陟踐 大位樂縣不作

諭羣臣毋賀誕 詔多方撤麗寶之祠停土木之工

正方士之誅釋言官之罪明禮肅朝修舊起廢剔蠹
縮浮捐通免施惠肆生月而萬姓悅服臣始通籍式
遵嘉會不冒重光乃拜手稽首曰休哉茲惟 明明
后新服厥命惟新厥德慎厥終惟其始允協於 先
皇成德惟億萬年無疆之休乃作頌曰於昭有 明
惟君萬邦 九葉配 天稱穆皇皇爰及 昭考道
久化光有那其居四方爲綱 帝命惟新肆我 皇
是承如龍斯潛三紀邁升 昭考曰咨惟汝嗣訓
天其寵之四方民罔丕應民曰後 后后讓未遑
帝命弗可違遺言孔彰乃類 皇祇乃徧 宗廟乃
命有司肆予昭告嗣歲發春丙寅之冬吉日惟壬大
明方中 天子乃被袞冕乘飛龍蕭蕭羽衛嗶嗶鼓
鐘踐 太微之法座負斧戾而臨群工群工稽首
皇曰母賀於皇時命宗伯是播湛恩汪濊覃被四遐
滌舊布新與物光華敷天之下哀時之對用丕成
昭考末命罔有遺悔猗歟休哉 帝道明昌小臣瞻
望庶見陶唐惟不懈於位受福無疆式歌且舞抒此
頌章

壽清宮頌 有序

恭惟 皇上誕膺明命統御寰宇四十五年于茲歲

許六卷八

七

許六卷八

七

在丙寅寔惟億萬甲子一輪初周之期而壽清宮適
成先是 上命司空卽西內所御玄都殿新焉卜日
鳩工庶民子來百神幽贊爰始經之不已成之古稱
靈臺未足以喻其速也備哉煌煌草園創規倅乎造
化鴻名嘉義裁自 宸衷天下臣民仰瞻忻躍咸願
天子萬壽與 天無極永寧厥居臣竊惟天有紫垣
奠茲北極營衛外環勾陳內拱帝座焉惟天垂象
聖人則之乾元統天得一以清宮曰壽清蓋其義也
開明堂以集萬靈則紫極峙其前衍洪疇而歛五福
則福康翼其後夾以祥和瑞寧之掖標以昭穆綬祉
之門巍然煥乎營衛之環紫宮勾陳之拱帝座也燕
寢斯在神明與遊夙夜昭事疊疊翼翼懋心九重潛
運四海意響所指龍見雷聲不越階序而天下治矣
繼自今 上帝顧懷靈祇呵護 聖壽無疆諸福畢
至延及群生施於方外群生壽域 皇則開之四海
永清 皇則錫之臣不勝慶幸昔周宣中興斯干考
室攸羊攸寧而頌聲作矧茲法宮遠邁京鎬恢弘詒
謀達孝也有密基命永業也統和神人至仁也修禮
謁款咸秩也不豐不膏中制也成不逾時大順也謂
宜正列其義後飾厥詞鋪張懿鏤以示罔極臣舊叨

侍從謬典邦禮項荷恩私復陪贊直思竭管窺仰模
乾象顧雕鏤之枝豈能美 盛德之形容聊用抒衷
素而備採擇云爾其詞曰惟 皇建極爰始經營家
視六合庭接萬靈德昭治聲玄符黃瑞岳貢川輸應
期紹至祚逾四紀曆轉初輪週而復始如歲發春
帝曰 元子基命有咨百度維新况爾家室義和練
日伯禹度基制倅乾坤枝獻斑倅恢彼玄都創茲紫
極中曰壽清福康後翼馨鼓方動丕構事興峨峨龍
榜奕奕鴻名仰觀玄象中烈紫垣斗運元氣斟酌其
間有赫 皇居上與天通皇極五福天門九重福壽

許公集

卷一

七

康寧箕疇洛範妙邦謨昭回雲漢於穆熙熙道今
大清惟乾得一我 皇以貞惟是法宮 元聖所仰
對越神明無時逸豫遐述 祖則躬奉 天經端居
龍見淵嘿雷聲廣成納陛浮丘直廬煥若列宿中環
天樞瑞氣鬱勃榮光充塞多福聿懷 皇心以惇蕩
蕩壽域熙熙春臺 皇宅其中四方畢來四方來賀
回首面內有繞者宮遐邇共戴微臣瞻望目眩魂搖
蓬萊僊閣閒閒神霄 宸輝遊衍靈祇呵護壽考且
寧天保孔固於萬斯年有那其居 一人有慶兆民
頌之

又

蓋聞玄穹垂象北辰統列宿之尊皇極凝禧東華授
長生之籙法紫垣而真位奉清燕以順神益自合宮
以來未有不由斯軌者也昔者軒轅訪道升崑崙以
拓基放敷格天作咸陽而垂且是皆塗墻摩木不蠹
不雕游虞思於太清肅宸居於冲穆恭惟 皇上道
超三五德倅古初鏡純粹之至精統幽明而立極玄
符黃瑞雲通川涌和氣曼美旁魄四塞懷生之物靡
不涵育於春臺昭登乎壽域矣粵歲丙寅景輪初度
元載始百度惟新矧是法宮昕夕所御於是 上

許公集

卷一

七

命司空諫日戒事鳩工飭材恢弘舊業肇茲崇構因
和會千來之榮成經始不日之功爰及昌辰揭以新
額鴻名嘉義栽自 聖衷殿曰紫極前開明庭而接
萬靈宮曰壽清中嚴燕寢而歛五福茲我 皇上奉
承天地統和神人夙夜昭事翼翼對越是用精誠旁
格馨香升聞上帝顧懷明神呵護嘉祥靈貺應期紹
至日盛月益基隆寢昌臣愚仰鉅嚴之速成欣天人
之交助伏念斯干考室詩詠攸寧靈臺稱名光流罔
極乃如今日遠軼成周壽推嚮五之疇清寓得一之
義立名有以遐祝不虛恭拜稽首美厥形容雖不能

鋪張奕鳥如二雅之闕深亦庶幾罄竭惓誠示萬方之表極云爾其詞曰於赫我 皇統天御極躬奉天經遐述 祖則旣飭明堂乃正法宮鴻名日麗丕構雲崇曰惟玄象內列紫垣鈞陳繞座辰極居尊亦有洛疇壽先五福得一以清仰模乾乾霽清中揭六寢森嚴福康後翼紫極前瞻祥和瑞寧昭禧綏祉旁掖重門東西夾峙義義帝居上與天通萬靈拱護諸福來同我 皇緝熙基命宥客夙夜如臨小心翼翼端居對越日與神游何煩揭欵以登介丘秦起祈年漢築甘泉郊祠太乙樓致列仙豈若茲宮新規舊趾

因禁籙勢翔雲漢侍臣跋望目眩心搖逢來仙闕聞閨神霄安期盧容成納陛炳朗榮光鬱紛佳氣七旬就緒億載膺圖小臣獻頌式效嵩呼

敬一亭頌有序

恭惟 皇上紹天闕秘開世覺人契虞廷之精蘊衍軌中之要旨爰作敬一箴頒布中外臣在學校業嘗莊誦佩服之矣惟是翰院之陽鴻構鬼裊輝以金碧龍章烜赫勒以貞珉璇題軒揭繚以周垣蓋以昭示聖謨垂之罔極也臣頂蒙 遵拔叨與甄育荷 天地之大造依日月之末光承休式訓視最尤切而是

亭與講業之堂南北相向晨夕瞻依注目警心時復絢繹益窺霄者莫竟其廣測溟者莫殫其深伏念隆古聖神垂統立極凝神滌慮敬則爲之樞久道成性一則爲之幹乾坤得之以清以寧王侯得之爲天下貞斯明哲之茂範上世之遐軌我 皇之所迄用而有成臣民之所訓行而近光者也猗歟休哉矧是禁籙密勿之地侍從論思之儔沾被特深薰陶伊邇而臣幸與游息其間對揚 光訓如覩 天顏日

教盛心又惟前代紫臺別樹徒奉逸游猶然播之詠歌游揚後世而奎章實謨二閣稍聚翰墨至今爲光乃今亭以敬一名卽道脉所係而 聖製在焉實遠

紹陶唐非前代之比昔 皇祖作觀心亭先臣劉基宋濂互爲咏歌臣之愚陋豈敢妄擬先臣然忻觀盛美願抒悃悞焉謹拜手稽首作頌頌曰木天之南有亭翼如高棟樓霞層宇切虛中樹貞珉 龍章煥敷匪曰游觀昭茲 聖謨 聖謨伊何敬一作箴虞廷咨命千古傳心則天之明爰錫民極乎言孔彰是彛是式朝式惟寅以聚厥德時乃日新動罔不吉我皇緝熙恭默垂裳百工允迪近 天之光薄海佩服

纒纒洋洋雲漢昭回日星垂芒六籍相炳典謨是匹
顧瞻亭宇榮光充塞奕奕煌煌上干東璧昔我 皇
祖觀心有亭心何以觀敬一乃清憲 祖紹天統承
聖真於惟茲亭先後輝映陋彼前代紛華是競天祿
校警石渠講論本原未覩聲華徒盛豈如 昭代載
揚大訓矧是翰苑密邇 紫躔洪輝四被薰炙獨先
綠圖朝覽青藜夜然仰茲巍構息焉游焉玩茲 睿
旨踐焉修焉我 君我師茲亭式瞻惟敬惟一天
子萬年

平倭頌有序

詩六卷八集

聖明御宇四裔咸賓薄海內外梯航畢至蠢茲島
項迫歲饑乃乘疆吏弗戒猖狂竊發假擾東南時手
內承平兵革久偃烽烟卒起遠近繹騷稍得肆螫遂
擁眾深入蟻引蜂屯劫燒城市蹂躪禾稼所過爲墟
守臣告急 天子念東南元元國賦所出而橫罹鋒
刃弗寧厥居謂民生何乃發 明詔下虎符簡壯猷
之臣總熊羆之師北徵河朔南檄嶺廣暨諸召募土
兵分道并進協力勦除 天子曰某某爾惟守臣各
守爾土用相犄角無輕陷敵曰某某爾以御史大夫
御史督撫朕師曰某某爾惟司馬其往視師節制諸將

得專決以便宜從事將士不用命者論如軍法於是
司馬暨諸臣誓以一心仰體 聖皇綏靖東南至意
肅紀運籌招其雄點因以爲媒弋諸海上越厥渠魁
以次就縛乃遂縱兵掃之其巢壘邀其歸艦覆之
海中羣醜盡殲焉露布以聞於是東南不登民樂更
生雖本將士戮力併奮克剪兇虐然皆受成 廟謨
恭行 天罰非徒兵力所能及也臣竊惟漢有饒歌
唐有皇雅皆用宣布武功昭示罔極而周平徐方常
武作頌考諸金石以爲天子之功微臣謏陋雖愧漢
唐諸臣乃 聖皇之鴻烈其過周宣遠矣勉竭愚思

詩六卷八集

對揚盛美謹拜手稽首獻頌頌曰於赫 聖皇天覆
退裔奉翔獻琛爰及日際島夷匪茹騷我東南踰
揮霍彘突狼貪乘潮出沒倏如颶舉焚蕩虔劉哀此
士女 聖皇曰咨咨爾下民罹茲毒螫曷胥以生
皇赫斯怒乃奮厥武乃命虎臣建牙開府恭承 明
命肅將天威仗鉞於征秉旄以麾吳楚材官閩廣技
擊咸檄以來桓桓超超先機制勝伏險設奇媒弋梟
獍餌引鯨鯢妖黨外携迷魂內伐天網四張覆彼巢
窟禽搜草薶隻羆不遺吳門越甸飽歌而嬉海波不
揚京觀斯築民樂其生 皇錫之福惠此南國遂荒

天東式遵成算將士何功小臣稽首載歌江漢 天
子萬年河清海宴

賦

聖駕臨雍賦

天牖民之孔易寵君師於四方厥綏猷其惟后洽時
憂而陳常於我明之十葉戰干戈而矢德建百善自
神京中四方而作則惟 聖皇之嗣服紹 烈祖而
崇文席久道之遺化徵五典而作新既建極以敷錫
復隆樹其風聲歲初元之丁卯月載紀乎王春 皇
詠吉而釋奠應天地之文明於是宗伯草儀金吾除

言二雅公集

道青衿望幸喜色相告 天子乃服皮弁乘玉輿駕

翠虬騶文螭鏗和鸞之鳴樹日月之所虎賁後翼龍

驤前驅都民擁道而來觀紛紛總總其承輝司成悉

率六館髦士公卿世胄遠夷侍子舉踵喁喁望風迎

拜聆警蹕之嚴聲聯焚離之華蓋從簪笏以周旋間

俎豆而莘縉杰烝皇皇濟濟踰踰北面肅揖祗謁素

王戟門動色芹藻薦芳霓旌羽葆容與登堂五更三

老饋珍醕觴博士橫經鱗次鴈行 天顏穆穆矜珮

鏘鏘燦如星麗煦若春暘於論鼓鐘於樂宮塋環橋

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莫不舉手加額祝 皇壽以

無疆倚與盛哉昔在三五重道崇儒粵我 祖宗文

教緝熙折騰典之復觀見從官之威儀章縫增氣自

上作之抃舞敬應風行化馳始自畿甸達於華夷朱

崖鐵勒負笈如歸譬彼設的射者競趨甲漢帝與唐

宗空拜老而增舍荷壁水之蕩蕩照鸞旂之千邁後

又咸造謨訓通新僉曰休哉 天子作人鉅禮告竣

綸音申勵六龍旋軫千騎迴旂遵輦道以言復垂衣

裳而致治迄四時之絃誦鬱五雲之佳氣家禮樂而

戶詩書揆煙霞而儼燧燧抽毫作賦光于世世亂曰

璧流繁迴環宮闕今檄模敷文育群良今翠華蒞止

師道光兮肅雍展謂黃幄張今聖有謨訓炳琳琅今

昭回雲漢爲天章今青衿咸奮佩無忘今載戢載聲

肆陳常令沛然德教軼陶唐今

許文穆公集卷之四

門人福塘葉向高

燕山方從哲纂輯

瑯琊焦竑校閱

男立言

立禮輯梓

議

擬上 孝懿皇后尊諡議

伏以興儀奠厚承蒼蓋以發生素魄涵輝並朱曦而
朗耀故美舜華之協帝必稱鴻烈之嬪而崇文祀以
配天亦通治陽之合義貫通於今古事登隔於幽明
恭惟 孝懿皇后夢已通靈倪天表瑞慶鍾華族夙
閑圖史之規芬播彤膺首應丹梁之迎歸我 先帝
作之元妃秉性慎心親身柔明而事 上巽委有
淑坤德無違采藻采蘋薦篚筐而展孝為締為絡
綺組而忘華鳴玉自閑脫簪巾誠險誠不形於請謁
宴私無介乎容儀若乃志在進賢和自宣於琴瑟仁
惟述下志不起於衽席博施魚貫之恩竟啟益斯之
慶斯尤德躋周姬美冠虞皇纂女史以流聲述王風
而或化者也 龍軒未炳缺正位于長秋 驚駭

先昇勳歸真于脩格惟 先帝留情故劬難前宮之

大號已崇今 皇上灑泣靈輓乃桂殿之芳聲尚關

匪薦隆名之易垂易符厚德之輝光臣等仰體 孝

思俯詢輿論宜 天錫之曰 孝懿貞惠順哲恭仁

儼天襄聖莊皇后上配尊稱于太室下垂令範于中

闡臣等拜手稽首謹議

治漕河議

臣聞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 圖
家挽漕東南以給 京師率由江淮經徐兗導汶建
閘浮衛以達謂之運河所慮為過河之害者則黃河
而已自黃河數決運道數淤而徐沛之間為甚今夏
秋水溢自沛至徐百二十餘里平原蕩為巨浸清渠
淤為高阜不獨生民魚蠶而 國計艱阻臣聞防河
與防虜等然虜固難防未若河之難防之甚也何也
虜雖巨測其疆弱猶可以意料其緩急猶可以謀知
而河則倏來倏去乍長乍消非可以意料而謀知者
也昔人謂兵難遠度臣以為治河亦然欲疏上流以
分其勢恐持久而計遷欲開新道以引其流恐制圖
而力倍故不若仍其舊而議濬塞之二策夫挑淤之
與鑿渠孰易築堤之與疏派孰便臣不得而知語曰

不習爲吏視已成事 國家曩時之所以治河者其
已事可知也陽武之役宋尚書用夫一十六萬五千
濬之凡九月而成梁陽之役徐武功用夫五萬八千
塞之凡十有八月而成金龍口之役白康敏用夫二
十五萬劉忠宣用夫十二萬有奇塞之凡二歲而成
先年趙皮寨房村等役雖經略不同亦惟濬淤塞決
計無出此二策者矣顧其孰爲當濬孰爲當塞用夫
之多寡刻期之遠近必身歷其地然後能酌其詳大
抵審地形相水勢權利害之輕重量工費之盈縮上
求無負於國下求無病於民斯計之得也濬塞既定

許之卷八

八歲未四

歟然後循河北岸別築長堤一帶以禦泛濫而防再淤
至於上流之可分別道之可改乃可徐議之耳 累
朝以來用財靡億萬而不敢以爲費役夫絕年歲而
不敢以爲勞何者爲其事誠大而其功誠遠也不一
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求寧乃今勞費屢矣而寧
佚之效卒罕觀焉豈人力竟無如何抑諸臣尚有遺
策耶夫治兵者既專其事權必假以便宜而不從中
制焉治河者既專其事權亦必假以便宜而不從中
制焉昔神禹治水尚且八年於外而今人治水乃欲
朞月成功臣不知其計所出矣若夫定議以祛河患

通運以濟國儲與夫溝洫之制六抑之法則有先臣
徐恪胡世寧周用劉天和諸疏在或可采而行焉臣
不具論謹議

保甲議

謹按保甲之名昉自熙豐世儒所詆訾以爲敝政而
不欲行者愚謂不然法有宜於古不宜於今者卽三
代良法在今亦敝政矣非政之敝與時違也苟適於
時雖管商所建吾安得而廢之且必懲熙豐而廢保
甲則前此內政固無足論而周之比閭伍兩亦非耶
况徒襲其名而不盡沿其實以古之法行今之意其

許之卷八

八歲未四

誰曰不可今海內又安百姓樂業間有不逞弄兵潢
池隨卽殄滅似無庸慮也已然桑土之防古人慎之
夫天下兵籍在衛所民壯籍在郡邑保甲之籍在鄉
閭互相表裏萬全之道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驟發
其端鮮有不病其擾者愚以爲保甲之行有三善焉
今有積貯于此將令官守之耶募民守之耶抑與其
家人戮力而守也故衛兵者官守之者也民壯者募
民守者也保甲者與其家人戮力而守者也今第令
十家爲甲甲有長各鄉有保保有正鄉大者或析爲
數保鄉小者或併爲一保保統甲甲統戶有司督之

而司其長若正之廢置如繩屬網如臂使指仍令家
籍壯丁幾何丁備不繼幾何應用器械幾何保自爲
糧塹甲自爲守望家長教成屬之甲長甲長教成屬
之保正冠至在一甲則戶相應援在一保則甲相應
援在各鄉則保相應援并量其遠近列其規條明其
賞罰著爲定約不如約者保正白有司罪之有司第
時以遊兵犄角其間如此則緩急有濟寇難卒犯一
善也且寇往往負山阻江憑恃險險以爲丁賴浮民
淵藪而其出也潛城匿市偵伺虛實又卒籍其鄉里
亡賴者以爲之嚮道今保甲既行令各關其丁男之
數與其衣食之業出入遠近之期家懸於門卽有遊
惰作奸犯科曉然可稽二善也又商肆旅邸朝夕互
察稍涉可疑其審詰之否宜連坐卽有奸細無地可
容踪跡易稽三善也故保甲之法可行甚明天下無
事則相與屬衆讀法勸善規過申說 高皇帝論詞
略如周官官正遺意以成禮俗而消訟爭有事卽軍令
寄於內政師徒出於此間此其與調遣召募之紛紛
相去遠矣第其弊也有司不舉其實保正以股于民
次之法廢而意失其初乃至編保甲之丁以爲徭移
保甲之費以爲賦又或調以他役假以別需鄉豪自

書之弊八

一歲本四

五

署滿獵下戶敵且無益於民而反以滋弊者則有司
不善用法之過也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初亦謂聽
民自便無復他用其後遂籍以配邊愚嘗嘆韓公之
未有以持其後也然亦未如之何矣夫民雖至愚皆
願保其家爲民而動雖動不爲擾今 朝廷至意本
將爲閭閻赤子計亡窮也謂宜懸書公門要以必行
明示其籍在各保而不在官官惟治以法而不與其
事至於各部事宜亦且聽民自陳其便而度可者疏
行之慎保正之舉重因循之罰庶乎其可然非良有
司亦莫任其責者是使韓公之弊復起於今而法與
熙寧無異也故法一而已周公以王管子以霸庶豐
以弊此其故何哉當事者可以深長思焉謹議

書之弊八

二歲本四

五

京營兵制議

古之王者尊居九重而控四海薄海內外靡不環向
而歸命者此無他故焉惟其有以握天下之重而天
下之命制之在我今夫猛獸在山藜藿爲之不採故
王者收天下之精兵萃之京師此所以蓄威而握天
下之重也今京營兵制是已昔 高皇帝提劍滁陽
芟刈群雄擊逐胡虜混一區宇乃營中軍左右掖左
右哨曰五軍營蓋以此屬取之卽以此屬守之當是

時五軍之士皆百戰之餘內衛京府外備征討桓桓
趨得征發調募於郡國而此五軍足矣其後 文皇
帝起幽朔以胡騎三千入清內難因而營之曰三千
營後征南文得飛鎗流矢因而營之曰神機營三千
神機與五軍而三此三營之所自起也海內承平武
備設而不用營兵浸墮正統以來稍稍因事稍倣於
是始抽三營之精銳團爲十營其後屢廢屢更及成
化初定爲十二團營之制而以四武四勇四威分隸
三營此十二營之所自起也夫天下之事不能無倣
倣則不能不變而通之變而通之以不失其舊此其

清江雜錄

卷四

七

爲善守法者也自三代聖王未有百年不變之制所
貴乎承之者在善體其制法之心而不必拘其故古
者天子六鄉六遂所以重內也六鄉六遂是曰六軍
六軍之衆七萬五千有賦役而無征戌周制然也顧
其制與井田俱壞久矣漢踵秦置材官於郡國而京
師南北軍衆不滿二萬以故叛者四起光武中興始
罷郡國材官而後內外之勢均則內軍之重不重其
明效可見于此矣漢制然也唐府兵置府六百三十
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亦所以重內也故三代而降
論者善唐之府兵且以爲兵農既分之後而猶得寓

兵於農迨遺意蓋周之廢卽兵也漢之兵離乎農而
未嘗聚也唐之兵聚而無事則亦農也故不惟以自
贍養而又以廣懸官之儲唐制然也若宋則既欲郡
國之精銳以隸京而復出京師之禁兵以戍郡國兵
既不得爲農而農又病於給兵徒有漢唐之患而無
漢唐之利此其內未嘗不重而其國則空虛矣宋制
然也今之團營固漢之南北軍唐之折衝府宋之禁
軍也其取之也以世卒則非漢之番上矣其養之也
以坐食則非唐之力耕矣其用之以調征則無異
宋之出戍矣獨其重內之意所當世守而不容以輕

清江雜錄

卷四

八

變者愚請言之周漢之沿革遠矣不具論論其近者
唐府兵始非不善也周寓於農而不知有兵唐調於
民而卒歸於農漢亦以調而宋則以募獨我朝世卒
世卒有定數而募無常數然今以謫爲軍至以相詬
欲軍之強制胡可得也吾嘗論周以來兵制莫善於
唐府兵蓋漢有外兵無內兵卽京師南北軍皆郡國
所番上而已宋有內兵無外兵卽諸州府兵皆部送
之餘而已惟唐制天下兵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
百六十一既得臂指權使之勢而又不失其輕重之
宜今衛所之兵星羅密布於天下而獨以三營提其

威重于中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固亦唐人制府遺意然唐之制非不善也不數傳而變易盡矣此其失不在於制而在於人當府兵之始壞不過更代失宜衛士亡匿而已誠按其故籍修其廩補其缺府兵固在也奈何苟目前之便而棄經遠之圖遂使宿衛募于白籍番役變爲長從此議法者之過也若今團營之名雖分於十二而實統於其三統之者所以握其重而分之者所以致其精兵精而勢益重則十二團營者乃所以肄夫三營者也而實未嘗改其舊也何者府兵調於民而營兵定於軍調於民者二十而役

詳見卷八

合議本因

元

六十而免故其兵不待簡而精定於軍者且世相繼焉故其老弱者半此其勢不得簡於是抽精銳於十二以團操而退老家於三營以供役且分領而迭校之則其技易精而力不勞意至善也故曰十二團營者所以肄夫三營也而非改其舊也然而今之京營卒不能復國初之舊者何也吾以爲統御之非人虛名而鮮實也夫三營兵額在文皇時無慮數十萬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始有團營團營至弘治時又纔數十年耳當時北伐拔之不滿三萬今按播散糧一呼而集者

其數固不減於十二萬時也及出而團操則已逸其半矣假令有意而拔用之卽三萬衆吾尚不知其可卒具否也夫既簡於團營業已別於老家矣然又不免於簡而簡之又不足四之一則又何以團營爲也宋人嘗閱諸軍驍勇者升爲上軍優其廩給而異其名號故人樂於自奮今團營之兵股削於將領占役於勢豪徒具尺籍之名而無校練之實遂使今之列於團營者亦無以異於老家則又何以團營爲也祖宗收天下之精兵卒之京師後世又抽京師之精兵歸之團營而團營若此設有好兇且生其心此非

詳見卷八

合議本因

十

所以強幹弱枝銷禍亂制夷狄之術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總戎務者其圖焉

條上弭盜方略

臣聞唐虞之世畫衣而治然寇盜奸宄以命士師成周之盛刑措不用兵偃不試而詒奸禁贅周官載焉故雖堯舜文武在上不能必天下無跳梁之民而白晝大都剽吏奪金漢文時有之亦無害其富庶所貴乎畏人者在弭之有道使不逞之徒不足爲我良民之擾卽不得已以生道殺民而其究也竟亦不失其

并生此古帝王所以恢弘天心而親爲海內蒼生主也且盜亦吾民不幸迷繆弄兵潢池自違其可生之途上誠有以開之彼豈無人心者故御失其道卽民皆爲盜御得其道卽盜皆爲民惟上所使之今天下承平而枹鼓時起川廣其越狐鼠橫行羽書頻至咎在宥司不能體上撫御生靈至意先其未萌日寢延蔓以屢宵旰此漸不可長者冀遂廣訓一守長耳尚能布德宣威令羣盜解散良民獲安出方略以衛一境今詎無其人哉臣越人也習越之思桑梓荼毒憤不及折箠鞭之然推越而天下可知已愚昧不

許四卷八集

一八卷八四

上

足以識時務謹據所見聞冒開四事惟上裁擇一曰先撫字夫今之爲盜者固非北籍胡南籍粵其初皆吾郡縣之民郡縣之民蓋亦有家室墳墓一旦乃肯捐棄爲此何故哉意豈有迫之者乎人情迫於不得已則激而生變有冤而莫伸有資而見奪皆驅之爲盜者也然又有市井無賴及惡少亡命者吏不能養其民以至遊惰失業蕩而無歸方其平居若宴然無事一夫不逞旦暮狂呼羣羣之間則踉蹌四顧而起者皆此輩也故野有遊民盜之資也今聞里小民遊蕩失業者十室而九居常側目於殷富之家嗷嗷

思動有日矣貧者莫能必其命富者莫能保其貲豪猾而有力者爲之淵藪譬諸蠹火蓄而未發發且燎原有司第知高城深池以禦外寇而家潛戶伏者固已起城池之內矣臣故謂有形之寇易制無形之寇難圖宜及今令撫按諸臣嚴察吏治去其貪暴慎選賢良責之拊循輕徭薄賦平刑勸課與民休息仍先自朝廷停不急之務罷可緩之征蠲積欠之通節無經之費明示內外百司以意嚮所在夫以法行者臺文墨以意行者速置郵此本原之論也二曰明節制今盜有犯鄉邑者則鄉邑之兵調募策應不出其

許二卷八集

一八卷八四

上

境是有司之守也無庸論已然又有介數郡者其調募策應有司不得而專也故節制以兵憲然又有介數省者其調募策應兵憲又不得而專也故節制以督撫督撫總諸省而兵憲分爲兵憲總諸郡而郡有司分爲不有分者則地廣而勢不給不有總者則權散而志不協無事而兼設則官多而增擾事至而請設則計晚而無及故量遠近而開府隨緩急而署衛其法善矣然武弁司衛而外又有茶遊等官分地而守則又聽於督撫以備馳驅者也總者宜居中以握其樞分者宜畫區以專其力今握樞者或不勝提兵

之勞而偏顧其隅專力者或不量接應之勢而兼跨數道此所謂斜也且用兵機宜變在呼吸而又移上下動見掣肘今但明節制之權假策應之便令郡有司得先撥旁郡兵而後曰兵憲兵憲亦得先撥旁省兵而後曰督撫概非其且者以擅調論檄而不應者以逗遛論陷城失地者其旁近擁兵不掠則連坐如此總者權重分者力舒而又度天下要害扼塞之處及道里之中富省者省富增者增務使應援可及聲勢相望而民不擾然後節制明而地方有賴矣三曰團保甲保甲之法今有司固有行之者矣然率虛文

薛文村公集

八載卷四

七

鮮實又其行者去而繼者未必行也故其效罕睹焉今誠宣布朝廷德意以明示有司稍定其約束而兼假其便宜令十家爲甲各鄉爲保大鄉析之小鄉併之保具櫛鑿戶籍壯丁丁倫承糧器械時自校閱而有司督之且第令其籍在各保而不在官官第治以法而不與兵事寇至甲則戶相策應保則甲相策應邑則保相策應而有司第以遊兵犄角其間一甲被掠則旁甲連坐一保被掠則旁保連坐寇入掠而能奪其所掠者即以予之仍均其賞否亦責償其所被掠者仍均其罰又令戶書其丁男之數衣食之業

出入遠近之期懸之門互察其遊惰者及所舍無匿奸匿奸遊惰者有罪旁舍不舉者與同坐如此卽有奸宄無地可容又保置樓守望懸鼓其中見寇則鼓之旁保聞鼓則應之衆鼓則集隣鼓則援四起環衛寇安所逃暇則分曹角射有司者課以給賞贖罪此二策者古人已試之明效故鄉有保甲卽比屋皆兵無異父子兄弟相與戮力而守者也第保甲之法其行在保長其敝亦在保長其驅民也以連坐其病民也亦以連坐誠使保長得人而調停其連坐之宜則法行矣是又在良有司加之意而已四曰散脅從今

薛文村公集

八載卷四

七

爲寇者往往依山阻海招集亡命爲之淵藪所至率又藉其鄉里無賴者爲之嚮導乃又有迫脅而從之者卽有驍雄非衆何恃衆聚歟後勢成弭盜者散其聚而使之無成今民已陷於盜而我又窮治之是塞其可生之途而堅其從亂之志所謂櫛兵而資盜者也宜令有司宣布朝廷明旨揭之通衢仍給木牌令反正者執以爲符聽歸勿問有能斬其黨以降者視級論如軍功斬其首領者十之斬其渠帥者百之陳金於廡懸爵於幕以待來者自非據險首亂擁衆拒命咸與維新如此將見烏合之衆且互相疑貳其

慮其勢自孤此昔人以盜攻盜之術也至夫開謀以結其心慎謀以防其詐則專閫者宜自任之耳語曰君行今臣行意嗟乎今獨愚不得行意者耳尚何憂寇盜哉

宗藩祿糧議

謹按 宗藩祿糧 上嗣位以來霍韜等諸臣屢有建白頃又采科道部議下各王府令其條奏會諸大臣參定特請 上裁爲 宗藩條例 頒之各府不啻許已愚復何議愚竊觀古帝王待宗藩之厚者莫如我朝然宗藩之衆亦莫如我朝其在乎今爲法愈詳爲弊愈甚持議之臣殫智竭忠而竟無以善其後者亦莫有如 宗藩者也天下賦稅有限而 宗支藩衍無窮今戶口田賦不加於國初而 宗藩則已日盛一日視昔且數百倍矣各省存留之賦曾不足以給 宗藩歲支之半繼今而後復當何如此愚之所爲國遠慮而日夜切心者也愚觀周漢以來待宗藩者情厚而法畧今用情之厚遠過周漢而其爲法則已詳矣畧故似疎而勢易辦詳故雖親而勢難給周分茅土如大國地方百里即其支庶之祿固取給於百里之中矣上未嘗藉名而衣食之也漢啟郡國

許文發公集

卷四

一五

如元王王楚卽元王之子孫皆衣食於楚而已上未嘗計口而賜之祿也今生而請名弱而請封以至婚姻之資儀仗之費冠服房料至纖至悉就非 上所命者夫世家鉅族不思宗派之繁而思生計之窘誠使士農工賈各有分職而人自爲生則易必欲家給而人子之則難方今之勢何以異此禁禁不得自爲生本皆待我以生及其勢不能給而嗾呼請命又以越關罪之是塞其自生之途而投之必死之地也曩所爲優 宗藩者適以重其困耳 聖明在上昆蟲草木皆欲其得所而況號爲 天潢之親者乎昔漢患封國過制賈誼登陳而見迂晃錯驟行而召禍至於勢窮敝極而後王父懼以一言收功然已晚矣愚以爲漢之患在不分分則易制今之患在不合合則易舉顧所以合之之策要未易言也且今婚嫁儀仗冠服房料等費盡矣祿糧舊額本色什三折色什七矣三又不足則議清冒濫之封革儀賓之祿矣嚴保勘弛禁防二說爲目前急務卽今不行後固當有行之者愚以爲其計必出于此第今保勘之行徒爲文具具有司固難悉其隱微 朝廷孰從稽其冒濫此在責長史以詢察之實假按臣以糾劾之權嚴左右

許文發公集

卷四

一六

以應祿之律重。宗藩以黜削之罰而期在必清固無沮已前代宗室五世而外仕進營爲皆得自由至如漢更生宋汝愚首功在社稷爲世名臣此陳思所以不甘國牢之養物而表求自試者也今宗藩中豈獨無其人乎有若南陵王所云立宗學以崇德化設選科以省祿費其善固善而亦目前可舉者農畝工賈雖非所以處天潢愚聞今將軍中尉等祿給不足業已有匿姓名而充賤祿者矣農工雖卑不猶愈於賤祿乎假令召而詢之曰吾將止若祿寬若禁必且忻然喜若使坐而待哺則有汪然大戚者矣此

許文穆公集

《宋四

上

其情可知也人情非有大不得已者寧詐惡逸而好勞哉以爲坐而待哺固不若勞而得食者猶可以苟旦夕之生故耳朝廷本以祿食優宗藩而其弊也宗藩乃至有求爲農畝工賈而不可得者是豈法之端使然哉然今即欲爲農工等何以爲資且士者必俟學成人官而後以其官祿之邪則方其學之未成與其學成而不偶者顧安所自給哉此不可以不熟計也愚請先均各府之祿量資諸王之資不識可乎所謂均祿者天下親王郡王之祿固未嘗通唯獨通其將軍中尉者耳故將軍以下或儲無推石

而諸王之富往往不啻富者徒以奢聲色之娛而貧者輒轉溝壑彼獨非懿親耶何爲至此今但通計各府每歲本折色實支之數去其虛額與國賦并徵而均其盈縮大約親王五郡王郡王倍鎮國將軍以下遞減其二中尉以下遞減其一賦盈則與其豐賦縮則與同其約親盡服竭者開禁之後猶以是終見封者之身而其子則否所謂貸資者請先以聖書徧諭諸王明示以不得已而通之意且爲其子孫計亡窮也諸王有樂善好義願振支屬之窮者千金以上賜勅褒嘉表厥宅里以爲親親勸卽以

許文穆公集

《宋四

上

其資置田於宗學假本于農工商此所謂以美補不足者也他若藩府請封例以十歲十五爲限似亦大奢第令少緩以十五二十爲例卽所省亦多謂宜與清冒濫之封革儀賓之祿并行亦一策也嗟乎天下無難事行之在人若今所頒定宗藩條例可謂無遺策矣而各府竟未見有實奉行者何哉豈其行之固有漸耶愚以爲長吏之選太輕而遷轉之望已絕無歎乎其苟而已也莫若重長吏之選擇外官有才望者爲之而許其內遷且責以咨訪事宜大有建白則擢以不次偷安苟祿則斥請勿貸而又使撫按

者料察其間誠得數十長史傅相 親王而 宗藩之事舉矣迂疎不足以知大計惟元老其圖焉

防邊議

今之患邊防不修者非其邊防之弛也又非將無其人兵不足也失在邊備之不充失胡騎憑凌如風雨之至我軍人馬當之往往辟易卽有城堡星散四布各鎮所控制不下數千里而屯卒率不滿萬又主帥往往挑以自衛列卒而守番休而更大約數星而一人然且老弱疲餒不任干戈以此而當強胡警猶驛卒而抗虎也兵法曰我專敵分今虜率數十萬合爲

許文穆公集

卷四

一屯我以數千之衆畫地而守此其衆寡不敵卽有倉卒勢胡以支今北邊之民其飲食射獵與匈奴同卒然有急懸金召募卽萬人可立具然而領邊鎮者待苦於無食且不能用其衆何敢議召募乎夫將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何也蓋其權在賞罰且必賞給而後罰可行今卽聚兵而練之分曹角射勝者有賞不勝者有罰射卽中勝矣亡金帛之賞乃欲薄責其不勝者而鞭箠之豈人情乎况又有大者幸得當虜出萬死一生之力博數級之功歸而論賞徒具虛名未

有寸帛一金之利不幸而少挫則執而論死又豈人

情乎是則以賞之不充而弁廢其罰矣賞罰分廢三軍解體尚安得用之且世之驍雄踴躍之士多不閑于禮法入則闕焉走馬出則斬將塞旗是安得以儒生節儉之事說之令彼有疎下哉今邊將既束縛於文吏能不得展桑拜伏謁稍不如禮卽以失律當之又復約其家丁禁不得錦衣珍食如曩時豪橫態且欲彼恟恟如書生邪則燧燧矢石之地將安用之用之燧燧矢石之地又欲約節其衣食彼安可得用也將莫先於用間今使人深入胡地而得其情控弦之所駐鳴鏑之所向皆未發而先覺然後可以備之

許文穆公集

卷四

頃者虜或薄郊關而諸鎮未聞也穴墻闔堡突入壘下而主將不之覺何則無間故也夫間者譬之垂餌虎口非厚賞何以用之今又以賞之不充而廢間矣故曰非邊備之弛也非兵不足也非將無人也失在邊儲之不充邊儲充然後可以用其衆矣愚又聞守邊者守之塞下不聞其守內輔也自庚戌之警有詔徵各邊歲遣兩班人守薊鎮班三千人各選其精者此一時權宜之策非謂可長久行者也今薊鎮晏然無故而役各邊之兵非但糜費亦且蓄患何則鎮兵既不滿萬且無以備城守而又人其精者入者三

于盡矣未幾而又遣大入者是各邊無故處遣六千精銳往來道路也而鎮城虛矣此役不止久之各邊精兵盡為疲卒蓋在道有往來之勞於前無分毫之益前之主者又謂其無益也兵至第令執土功愈益勞矣如此嚮之精銳有不盡耗者乎是徒以一前而銷各邊之兵也愚故曰非但糜費亦且蓄患竊以為宜募他兵實前而止各邊無遣兵誠使各邊之勢全則前益安矣謹識

論

曾點漆雕開見大意

許子秋全集

卷四

十一

夫人之以事功自期者其識度恒有所限求其無累而超然者惟不役心於事功得之昔者嘗觀曾點春風沂水之樂與漆雕開吾斯未信之言若不提情世故而自處以無能者適夫子獨嘆而深悅之蓋恍然有悟焉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誠知夫子嘆而悅之之心也何者君子學求用世故欲各就所長以自表見然有所長則必有所短而執著一事則其所遺者必多矣且人肖形天地天地之量冲然廣然而萬象森然畢具其間感遇聚散生成變化之迹皆其固然豈待物物而安排布置之哉此心之大上下

同流太虛與伴萬物吾度其間禮樂刑政兵戎教養之事亦其端緒節目之形見雖吾心無所不有而實未嘗有者故堯舜蕩蕩巍巍之績非萬世下所望而震焉者哉先儒比之一點浮雲太虛益堯舜之業堯舜之粗迹耳彼其中空洞寥闊包絡宇宙統括古今故能大造乎唐虞而涉而不留為而不宰雖謂之無所作為亦可也斯堯舜所以心同天地大之至也苟有一毫虧欠間隔則其心蔽有一毫倚著意必則其心泥是以聖賢之學有不自知其同類而殊科者由求之政事亦之禮樂非不斐然成章即一旦而試之

許子秋全集

卷四

十二

非不卓然其有效也自聖人觀之勇功智名與夫黼黻文章之美皆器也譬如天地之五行四時人之五官百體各司其運皆可適用而不自知其已分職於太極統役於天君矣是未燭乎天地萬物渾淪一源之妙而但得其聰明才智之近者也殊不知聖人有聰明而不炫有才智而不任誠見此心本然之體無內外無物我浩然無際而充然太和天地自變化草木自蕃暢何物非吾性命所關何遠非吾度量所及其退藏也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其形著動變也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如水之止風起而文煥焉如鑑之空

影至而妍媸焉如衡之平物來而低昂焉如化工元氣之隨形賦色相忘于莫知其然之天其視魏魏蕩蕩且如無有何規規于事爲之末者足以動吾意願期必之心哉點與開之學未及乎此也而其識則已至乎此故視奇偉隆赫之功漠然無所動于中方融融然樂其所真樂而壹壹然求信其所未信夫宇宙無窮盈虛有數吾心與造化本無一息之間何爲不與物而皆春一理不臻其極一物不得其所吾性缺焉則頓悟未徹之故此之不及汲而何以仕爲也蓋其真識所及已底乎與天地萬物流通膠合之意誠

孟子

卷八

三

獨得其大意而不暇以外慕遷焉者也是意也體之有餘廓之無外點也終身樂而不窮開也求信之心久而彌篤若達便是堯舜氣象而可幾聖人之全卽三子何有焉其所不足者精詣而力踐焉耳夫天地之道大無不包者小無不貫聖人之學全體渾然者泛應曲當故糟粕煨燼皆教動靜息皆養禮樂名物皆學是以氣象恢廓而脈絡分明外不滯隘而內不空疎點與開也語上而遺下合之大而析之則未精究綱言之三子不及點開之大點開不及三子之實矣是故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有體驗擴充以識

其大而又存省踐履以豫其本則窮公而失其居者鮮矣

剛毅木訥近仁

仁者心常存而不放心之所以放者中無以自樹而奮於外也夫物欲之交引世習之易移皆生於形氣之私以吾形與物接與世交而氣又奔潰從之往往志蕩而不能自持此其心之所以放也而去仁遠矣蓋有得其性之所近者剛毅木訥是已故曰剛毅木訥近仁言其資固近之而非遽以此爲仁也由是四者以進於仁其必由學乎昔者夫子蓋未嘗輕以仁

許人如關子之忠陳子之清由求赤也之爲國皆以爲不知其仁然則所謂仁者何哉夫仁蓋難言矣凡

論語

三

可以言舉者皆其事之一節者也事之一節者亦莫非仁而不可以言仁仁則直指本體不落方隅故惟德性用事心純乎理而忘其有我之私卽其事有萬殊紛紜變化而不可典要者皆仁也指剛毅木訥以名仁仁豈如斯而已乎仁者德性用事而剛毅木訥猶氣質用事然而四者近仁者也何以言之德性氣質本不相離而天理渾然會於吾心每麗質而存來氣而用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引於其中愛憎毀譽

成敗利鈍之故挫於其外皆是。以役吾形而氣從之。志苟不立。乃其中無所主。亦且逐逐焉俯仰於世。而與之浮沉歎美於物。而與之馳騁。此其於仁何啻千里。夫子嘗曰。吾未見剛者。而於申枨則曰。枨也慾焉。得剛故剛者。制慾者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故毅者致遠者也。夫子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故木訥者。巧令之反也。知狗慾之非仁。則知剛之近仁。知致遠之爲仁。則知毅之近仁。知巧言令色之鮮仁。則知木與訥之近仁。何者。彼其中有以自樹而不奢於外也。今試觀世之桑曼頽靡如脂如膏者。

諸文彙全集

論學四

二五

其基不立。其守不固。如是而心有存焉者寡矣。又試觀世之輕浮敏捷便辟便佞者。其器不重。其幾不潛。如是而心有存焉者寡矣。仁人之心。之不存仁之。所以遠也。故心有慊者非仁。剛則無慊。心有聞者非仁。毅則無聞。心有外者非仁。木與訥則無外。如是而心存心存而仁近矣。疏曰。剛毅不屈。欲木訥不外馳。愚以爲二義亦相因。世固未有屈於欲而不外馳者也。亦未有外馳而能不屈於欲者也。慾即外也。屈斯馳矣。竊嘗觀剛毅者多木訥。木訥者亦多剛毅。夫有爲有守。多屬幾潛器里之倫。而惴惴無華沈默不露。

此豈桑曼頽靡者之爲哉。繇斯以談。則剛毅木訥四者。其致一也。皆仁之資也。吾第持剛毅木訥。而以與世交。物接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果得引之否乎。愛憎毀譽。成敗利鈍之故。果得奪之否乎。形氣果爲之役。心志果爲之蕩否乎。則其近仁也審矣。然而不遠以爲仁者何也。則以其出於氣質。而未純乎德性故也。且世非無剛毅木訥之人。而仁者不少。槩見何謂哉。蓋觀六言六蔽之說。德馨美不學斯蔽。譬玉雖良不琢無成。故剛毅木訥近仁者也。學者成仁者也。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則剛毅固仁。而溫柔者亦仁。木訥固仁。而警敏者亦仁。何者。其心之不放一也。徒有其資而不知學。則博陸之任事。亦類剛毅。鋒侯之少文。亦類木訥。如仁何。蓋在聖門克伐慾怒不行。此亦可爲剛且毅矣。而夫子不許其仁。至於居處恭作事敏。又若不專於木訥者。而皆謂之仁。卽是可以知仁矣。求賜而下聰明才辨。不爲不多。乃其學或自畫或顯息而嘿焉。如愚退焉似魯者。語之而不惰。任之而不辭。然後知木訥者必剛毅。剛毅者可成學。而聰明才辨德之累也。心學不明。氣質亦壞。蓋有剛毅木訥而用之不善者是。故悻悻以爲剛。矜矜以爲毅。木以

諸文彙全集

論學四

二六

藏其詐訥以掩其愚而去仁益遠嗚呼仁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剛毅木訥斯可矣

知人安民

夫欲民之被其澤在於審官欲官之得其職在於清心君心者治理之原而哲與惠者心之用也心清則明通明通則公溥明通者知人之哲公溥者安民之惠而哲又所以成其惠者也故一心清而天下之治理得矣此臯陶陳謨之意也蓋賞誦之君受天命爲生民主民心有願欲疾苦而不能自遂者莫不紛然待命於我而典禮命討則所以總一海內整齊萬民

音二得八集

卷四

者此其具也忽焉而不爲之所民何賴於君屑屑焉自爲之所即君亦勞矣故君者主其事于上臣者行其事於下君得臣以爲用而後其惠流臣協恭以相濟而後其事懋匹夫匹婦澤不與被則君之心惻百司庶府鮮克飲承則君之惠窮故曰安民之惠本乎哲者也夫人之情僞不齊而才之短長亦異使售其所僞則匪其人而賦虛或投其所短則枉其用而才業語有之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必廼知忱恂九德咸事而後典禮命討庶績咸熙故曰知人之哲成其惠者也顧有本焉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

足與聞也然則何修而可蓋非行政之可以無聞謂所以問之者不在於政也亦非用人之可以無適謂所以適之者不在於人也人君居九重之上而運四海之外將必盡天下之民家詢之戶賜之乃始爲安民乎則民之願欲疾苦何限也必將盡天下之人事試之言考之乃始爲知人乎則人之情僞長短何限也故有覆天下之仁而不在於博施有周天下之智而不在於徧訪者則清心爲要矣運謀發慮孰非此心惻隱是非孰非此心燭羣情體萬物孰非此心哲非此心何者爲哲惠非此心何者爲惠心猶水也撓之則濁矣心猶鑑也蒙之則昏矣或蔽於近習或誘於聲色或蕩於玩好皆心之所由以不清也心苟不清則人何由知而民何由安雖曰察察而非哲也雖曰煦煦而非惠也何也非吾公明之本體也心苟清矣則人自能知而民自能安雖不逆不億乃所以爲哲也雖不費不庸乃所以爲惠也何也是吾公明之本體也故曰心清而天下之治理得矣此非愚意也臯陶意也亦非臯陶意也帝意也臯陶不曰允迪厥德乎帝不曰精一執中乎君人者有精一之學踐允迪之謨則心明且公而知人之哲安民之惠兩得之矣

兵食

天下固有無益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名使人環視而不敢動者則兵食是已。高皇制天下之兵內有六郡外薄四海府司衛所基布星列將以壯國家之勢爲萬世安慮至遠也今六合一家方內晏然靡大吠之警九州貢賦繼輓歲至輸如江河積如丘山然而國用數屈者兵耗之也夫兵既荷干戈隸尺籍其勢不得自食故賦農以食之今欲無食兵乎必去兵而後可而兵固不可去也乃今兵又苦於無食矣坐而待哺兵固厲農力作不足以供餉農又厲兵蓋兵與農交相厲也兵農交厲此其勢不可久且今歲支不足給所在嗷呼燒起而戍主吏者豈非兵乎有司憚於激變往往束手置不問顧反暗以甘言姑息如此法今非行也即欲行安得償其所通彼且有辭故今之養兵如養驕子子驕則家敝兵驕則國敝當事者猶尚泄泄然熟視而不敢動謂國計何理國如理家家無常業惟遊惰是安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彼積習之久以爲父固當食我也食而不給則怨食而給則益惰惰則益匱匱而益無以給之至其枵腹而號尚安得施其鞭撻哉今之名爲兵者曰國家以死

兵食

兵食

兵食

兵食

兵食

力驅我豈令我枵腹而從事也然今京師之兵自工役外邊地自守堡外內地自兌運外實一無所事而內地最甚稍有寇警有司憚於折兵顧及籍民以衛之小急則召募有直大急則徵調有備其懸賞之費不與焉夫無事既賦民以養兵有事又及籍民以衛兵平時徒爲耗蠹緩急一不得力猶尚施然若有所負者此所謂驕與惰相成者也昔之養兵本欲以備不虞豈顧令其無事而食則有司之計過也蘇子曰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今甲甲諸郡衛卒什三而守什六而屯屯兵二可給守兵一而自食其餘行之而效即天下之屯足以盡廢天下之兵縣官無所與其費策至善也然勢又易行而督屯之臣乃卒無爲。國遠慮者坐視其廢而莫之舉也夫屯政之廢繇將領指剝與豪強典鬻指剝急故貧卒稱貸而棄田典鬻久故勢家併兼而占業及使者行部奸吏輒與爲市設詭詞以售其欺部使即才能盡察乎故第徵子粒弗問詎疆虛名固存而恒產盡廢矣竊以爲屯田不復兵食未可足也誠得任事之臣將咫尺之命分行天下按籍以清其舊稽額以廣其新不出數年可使兵盡歸農乃即於屯

營之中稍行番休之法揀其精銳時其教閱二十從
戎六十免役略如唐府兵之制如此不惟兵食可足
而士氣不驕緩急有恃此萬世之計所當蚤定者也

大臣慮四方

夫臣之任於天下也以身而大臣之任天下也以心
心者役身者也任天下者總其任於天下者也役身
故其身尊總其任於天下故其任大斯其爲大臣也
已矣表記曰大臣慮四方所謂以心任天下者也今
夫爲巨室者聚材於斯今衆工職之職斷者斷職削
者削職斲者斲而工師獨引繩墨居其間量材授工

許文公集

卷四

審曲面勢乃願指衆工而麾之曰汝斷汝削汝斲顧
其身一無所與爲室成則主人以爲工師之能雖衆
工亦罔不能工師者何者彼固以心慮之也故大臣
者其於爲天下以心運不以身親者是故無爲而
無不爲無不爲而實無所爲位居巖廊之上而志周
閭閻之下形依禁闥之內而神存裨海之外君者四
方之極也思以格其君者大臣也民者四方之守也
思以保其民者大臣也一雨一暘稍愆其序則愴若
負衆匹夫匹婦或失其所則耻若納溝數澤之遺佚
何以招徠遐荒之距違何以馴服蓋雖端華冕被赤

烏而委蛇之際已兼舉庶務矣蓋雖待清議奉都俞
而密勿之中已包括九州矣故列典建官各有司存
而大臣者無分職剖壤置牧各有事守而大臣者無
分民故曰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坐而論道勞心
者也作而行之勞身者也勞心者任天下勞身者任
於天下此大臣與羣臣之別也故大臣者不爲而爲
譬則工師然不斷而斷不削而削不斲而斲彼固有
以慮之也嗟乎大臣言慮是其心無一息不運於天
下慮云四方是天下無一事不入於其心斯其爲大
臣也已矣書曰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大臣慮四方之謂也

許文公集

卷四

士之品有三

嘗謂人品之高下視乎其習士習之隆汙視乎其志
夫志也者終身之事業關焉志輸而輸志喪而喪百
工具然而況於士乎記曰當官先事士先志故其志
定而後其習專其習專而後其品辨矣是以君子貴
立志也今夫人之稱爲士者豈徒然哉上之爲天立
心下之爲民立命前之而繼絕學後之而開隆平萬
物以爲體不私一身萬事以爲度不局一藝萬世以
爲期不徂朝夕是故論是非不論成敗計可否不計

榮辱道德尚矣功名且猶羞之而於富貴何有哉今之列名士籍者類知先道術而後事功貴德行而賤利祿也然志不立而習不端夷考其實往往汨沒於聲利之場馳騁於僥倖之途枉已者無間尺尋乞餘者不羞廢足蓋功名之士吾見亦罕矣貴富之習成而道德之實亂此孔子所以嘆息於鄙夫而世道所以淪淪於叔季也嗟乎嗟乎志而不於道德與無志同士而不爲道德與凡民同天地生才固將寄以斯世之責而士君子所爲自樹立於天地者抑將何所適從乎竊嘗論之紆朱懷金連鑣結駟謂足以榮親

新天聲公集

八節卷四

世

戚而說里閭矣然而功不見名不立則富貴者浮雲耳矣藉令功見名立光流天壤即富貴者何以稱焉上翊明主下庇蒼生謂足以勒鐘鼎而垂竹帛矣然而道不明德不修則功名者粗迹耳矣藉令道明德修統承聖真即功名者何以稱焉故夷惠不以窮阨終身而損聖顏孟不以名實未加而貶賢伯禹之功名不溢於吾常周公之富貴無與於所性道德者內也本也功名者外也末也富貴者時所來也遇所適也而非吾有也非吾有者皇皇求之乃舍吾固有而不知求斯惑也已况夫溺富貴者功名必虧狗功名

者道德或薄世未有道德而不著於功名者矣即不著焉而吾之天職固在也亦未有道德而不享於富貴者矣即不享焉而吾之天爵固在也又况功名之成否天也我不得與焉富貴之予奪人也我不得與焉夫道德者幾本在我而效可立致者也士亦何憚而不爲也誠先定其志以端其習而功名富貴皆不入乎其心然後道德立而無愧於爲士蓋一念初分間若毫髮而上達下達遂以千里此人品之所以分可不慎歟雖然富貴無論已而功名可棄言哉功名出於道德者德性用事無所爲而爲也王也功名不出於道德者血氣用事有所爲而爲也伯也故九功惟敘未嘗不言功而一匡天下者非功也令聞不已未嘗不言名而一鄉稱愿者非名也此王伯之幾也立志者辨之

心如穀種

夫人之所以爲人者心乎心之所以爲心者仁乎仁者天地之生機也生機在人其名曰心故心非以形用以神用者也舉天下之萬有渾涵於虛靈昭曠之中而觸之斯覺覺之斯應生機盎然隨在盈溢塞乎天地之間而卷之退藏之密此心之所以爲神如以

形用則與衆體無異矣而何以爲心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天地者浩乎無方穆乎無朕何以有心又何以見於復也蓋嘗求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生物之機乘氣開闢凡宇宙間流行發育充然可掬雖一草一木若欣欣而自足者此何物也故天地無心以生爲心生者天地之仁也而一陽來復其機微矣以形求之則無有以意測之則可見此亦天地之神也天地之神專一而直遂翕聚而發散故碩果不食乃其本體此穀種之說也種者生生之名外生性以言種不可心者亦生生之名外生理以言心可乎自

許二君八集

合卷四

三五

古聖賢以人言仁以仁言心此其意固可推矣草木之實其皆謂之仁蓋剝落之後繁枝縹葉蓬然勃然者斂而歸於一實故卽此一實之中而繁枝縹葉蓬然勃然者無不具焉漬之而甲折培之而勾萌要非有假於外也此可以觀心也夫人之初與萬物并生萬物之生機斂於一實而人之生機斂於一心心者管乎體者也體者管乎用也體以形用而神又附麗於形則心又流貫於體故視聽言動皆心也非專指夫神明之舍以爲心也專指其舍則亦一體而已生性不具不足謂之種生理不具不足謂之心

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備於我者此心之本然則達於物者此心之固有非二也何者天地之生一物卽其生萬物之理故卽此一物而萬物之理固已盎然於其中此穀種之說也嘗試反而觀之定靜之後虛明之時希夷冲融淳和瑩徹含括兩儀包舉六合牢籠萬彙宰制千古生機內蘊日與天地相爲周流而宇宙相爲寥廓此非所謂仁體者哉應感而起則牛之覓鯨何與於我而爲之惻隱惻隱之心卽其保四海之心也孺子之入井何與於我而爲之怵惕怵惕之心卽其運天下之心也彷徨周浹蟠際上下而仁

許二君八集

論卷四

世

行矣有出於心之作用者乎故仁者生機也穀得之以爲種人得之以爲心謂心與仁爲二而求心於仁之外者是謂穀種與生性爲二而求生於種之外也豈理哉雖然穀斂而後種具人靜而後心存生機本貫乎動靜而主靜所以握其機吾今乃見心於復矣雖有美種葉而不漬漬而不播播而不耘耘而不溉其生機亦息矣故始學者漬也力行者播也克己者耘也持敬者溉也此所謂養心如養苗者也

考

屯田考

孔子曰足食足兵必不得已而去則先兵夫兵何可去也以爲有食則有兵未有食不足而兵足者也古者兵出於農兵農分而後有屯田屯田誠興兵食乃定夫并甸尙矣其次莫若府兵府兵之所以善者有事聚而食無事散而耕二十而役六十而免今天下兵不府而田可屯兵屯之制前代不具論 明興

高皇帝躬操甲冑百戰而有天下其於兵習矣干戈甫定瘡痍未起先 命諸將分兵屯於龍江等地其後內自錦衣等衛外自留都中都 皇陵及天下衛所皆有屯田田數載在會典蓋八十九萬七千七百

言二卷全集

卷二

二十餘頃有零廣矣歷年以來間有游荒亦往往增置其損益畧相當天下兵衛不下千數百人以十分爲率則守者三屯者七多者什九寡者什五要之什七其凡也分屯之軍每夫五十畝歲收正糧十二石餘糧六石正糧足以自給餘糧率二夫足原一兵上地或原二兵下地或僅自給要之二夫自給而其原一兵其凡也督屯之官始都司衛以偏將軍所千夫長百夫長旗校其後南北直隸歲遣御史督之各都司屬所巡行御史會臬司督之又其後各臬司率增設僉事或副使或增藩臬專督焉後又令南北都御

言二卷全集

卷八

史兼督屯間遣部郎巡行邊屯然屯田亦自有專司矣洪武三十年今日軍少壯者中老弱者屯餘丁願屯者聽三十五年今日御史察所部屯官歲終上稽司農不及數者論 奏罪之當長時分田有數置屯無限其意欲俟後來推廣行之令兵皆受田番休而耕如府兵制百數十年後天下兵盡歸於屯升斗之餽不煩縣官意至可賸已其後永樂中更置紅牌載規條其上具爲令應宣以來兵食殷足海內無事正統初令陝西旗校餘丁屯五十畝外畝賦五升二年又令軍舍自應襲外及家人養婚每五丁視一夫受屯八年又令屯田自開荒者畝賦五升有零屯法日密契端漸生因以饑饉拋荒廢廣所司不爲區畫第坐見屯賠補賠補愈重逃亡愈多逃亡賠補反覆相因勢不能已尺籍爲虛今各屯有三則之田曰比較曰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課十二升則紅牌舊額也改科減其半新增徵銀又減其四五愈益輕矣屯賦視民田既輕而軍又多乏軍乏故便稱貸民利其賦輕也往往以稱貸典當其田輟轉相易冒爲世業有司寔不可稽歲止收其餘糧而屯軍二者過半矣天下屯所徒尺籍存耳正統十一年令各衛屯者

其四屢及頃畝子粒付有司接籍而清弘治十三年
當事者疏請定占田之律軍調邊衛民發徭外屯
官不舉者罪之著爲令有司奉行不至民占田如故
拋荒之弊在成化時屯所歲饑則借帑平糶救賑濟
屯軍自後饑歲時有而積貯久虛不復開賑濟矣軍
既流亡其拋荒之地 上嗣位以來有司一嘗召佃
顧鮮有應者國家屯法軍五十畝其田錯出一軍或
跨數圩一圩或分數處今召佃者稍耕一二畝屯官
弗問輒索全糧墾田之卒卽欲兼顧地遠勢隔力固
不及當時議者謂宜聽其擇便開坐畝段量給戶出

計文粹公集

卷八

廿九

不拘全分亦一策也其三則之田嘉靖初都御史杭
淮等疏請各衛淤荒田畝淤沒者與除豁拋荒者爲
改科所缺額糧則於新增田內畝加徵銀計所加徵
粟不及升而原額以足上下便之邊地之屯始時與
鹽法分行特邊備而安堵此三者本相待爲緩急成
化以前委開中於邊召買人輸芻粟其地酬以鹽利
而輕其直是時買人至者踵接於邊自以其資募遊
民耕曠野家自爲伍以捍虜騎與戍卒相望外以固
邊內以積粟戍卒屯者無蹂躪之虞耕獲得盡其力
且商貨貿通粟有所漲屯卒益勸其後邊地屢豐斗

米三十錢尙書葉洪建議請更鹽法買人得輸銀太
倉開中內地不復涉邊芻粟積于無用耕者撒業而
歸邊地荒蕪粟價騰踊斗五百錢屯戍之卒失守望
之助虜騎時入春蹂其苗秋掠其穗各邊屯種徒爲
敵資邊土不復識屯而拋荒尤甚弘治中議者謂三
邊不可屯王文恪鑒曰今獨不得趙充國籌重華爲
將耳誠因高山遠望之便壘臺木樵枝臨不絕或出
賊罪吏給耒耜牛種又益募人爲屯就高爲堡卽東
至遼陽西逾雲州所在皆屯外威羌虜內省度支此
非往事之效邪何謂不可屯哉正德中胡瑞敏世寧

計文粹公集

卷八

四一

議廣屯種大畧謂邊屯不必皆軍墾田不必皆稅自
先朝明詔拋荒田土聽民開墾永不起科第令邊有
積粟藏於民間卒然有急百萬立具尙何憂兵食之
匱乎此邊屯之說也內地之屯今民間有田往往召
佃率畝歲課米一石有餘佃無通戶畝無失業者督
察至而豐歉均且得視佃者勤惰而更置其人佃者
莫得私其田畝故也今屯田在官與莊田在民何異
歲收屯糧畝斗二升視民田課僅什一輕矣其失在
官嚴賦不畧田賦論額不論歲夫賦不論歲故軍以
追徵逃亡官不畧田故田以典鬻占冒逃亡累賠於

各戶占冒奪軍之自給此屯政之弊不可不察也微獨內地今內外屯大抵皆然誠使各衛屯田量擇平曠合爲一區隨其險易以爲多寡畧倣古井田遺意每區皆先爲室屋具田器在邊地則又具藺后布果荅爲中周虎落畧如鬼生備塞之策各衛守屯兵卒每十歲屬撫巡諸臣簡閱升其精壯者爲上軍使坐食而守餘盡歸屯十歲又復簡閱如前守兵六十而廩歸屯者聽舉強壯代役如此則番休而耕與府兵何異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余故論次 明興以來屯政本末與屯者以覽觀焉

鹽法考

言二私公集

四一

國家鹽政本以濟邊非利其歲課之入其行之要在恤竈通商不專於私販之禁而今日之所當講求者莫先於處置餘鹽謹按各邊主客兵饋餉歲不下數十百萬而窮荒絕遠之地民力難於轉輸故以內地鹽課開中於邊使商爲之飛挽則民不勞而邊用足然商本牟利非重利無以驅之國初屯政修舉近邊之地芻粟頗饒商既易於上納其富厚者往往什伍其家僮開墾荒蕪疏理溝洫力耕積穀以待國之中納之事於是粟益饒而價益平又稍稍得藉其什伍

濟通以助邊守策至善也若夫國中經費豈有賴焉蓋洪武中邊商開中每引納銀八分而電丁煮鹽每引給工本鈔二貫伍百文所取於商甚薄而所給於電甚厚取之薄故商樂於報中給之厚故電動於煎辦商電兩利而國課常足然要在於外實邊儲內便民用國家無所利之乃其利常在焉當是時電有實惠商有餘利邊有餘蓄而民食賤鹽獨私鹽之禁甚嚴當以殺刑而明著於律若是者何也夫電丁既給攤場草蕩盤鐵而又有工本則其鹽皆在於官而其餘者又給官鈔以收之如此而私相販賣一是原竈

言二私公集

四二

在官工本一是不肯送官受價罪以私鹽何說之辭今之鹽法業已屢更而非國初之舊蓋其做在於無以處餘鹽而何惑乎私鹽之鑒正課也考之立法以來其始做在占竈已而做在守支已而做在 奏討已而做在折納今 朝廷之上處置得宜數十年來不復聞有 奏討占竈者矣法令邊商引照支雖親屬不得冒名代之於是有守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今既許其分撥通以買補而守支之弊革矣自葉尙書疏 請運司招商解銀戶部於是開中內徒過儲不支今既修復舊額量收本色而折納之弊銷

矣顧於通商真電處置餘鹽尙猶有可識者大商中鹽引其始納銀八分永樂時輸粟二千五升成化間納銀四錢嘉靖初納銀七錢其後減爲五錢不啻數倍矣既齊引以來宜取償於官而又令買補餘鹽餘鹽既自買之又令納價於官如正鹽之數則又倍矣然又有割沒之鹽有違於限之罰有賑濟之例其他需索盤剝諸費不與焉抑又倍矣是以通商者未盡也電辦鹽課其始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可易米一石正統後始勸借各商易鈔爲米弘治後復勸借各商易米爲銀今鹽一引止給賑濟銀五分矣然又

日三

許公集公集二

侵漁於官吏剝削於總催而其所販者或空名解實矣電種民田止於賦稅無他科差今則詭寄者多而鹽亦雜差矣攤場或衝於海潮草蕩或併於豪強而正課間又使之納銀矣是以鹽電者未盡也商之引價既增曾無升斗之給顧反勸以賑濟重以割罰電之工本既微曾無俯仰之資顧復食其雜差取其折色至於額辦之餘苟不爲之收買而更禁其私相販賣然則電何以爲生商何以爲利哉正統十三年將兌剩糧米收買餘鹽此以官收之也弘治二年今中支客商收買電丁納剩餘鹽以補官引此以商收

之也不在官不在商則必入於私矣顧官收之則美米無後出商收之則影射易爲奸吾以爲影射之弊在有司之嚴防而買補之今實變通之長策故官收之煩不若令商自收之之爲便也今天下鹽課惟兩淮最多而鹽課之弊亦惟兩淮最甚他不服論始以兩淮計之淮鹽正額七十二萬餘鹽乃至三百萬官既不能一一收之而又禁商電之貿易則此三百萬者適以資鹽徒之私耳故莫若廣買補之意者爲今日凡商人在場但先報名於官而聽其自買雖千萬弗禁惟以正鹽一引附帶餘鹽三引給以照宗掣

日四

許公集公集二

放而行不必盡納正鹽包中但多一引有盤出以私鹽論絞勿贖如此卽三百萬餘鹽盡屬於官商而鹽亦有所資以爲生且人人勤煎辦矣鹽數既多然後減其納價之半以利商而增其納賦之半以優鹽商亦可乎又必寬其期限緩其割罰清其場蕩免其科差庶幾乎商電兩利而餘鹽得所處也或曰餘鹽多則正課壅固不若盡舉而開於遠此亦一說也頃歲加工本引三十五萬則兩淮正課百萬有餘而各帶餘鹽本未適均然議者業已病其壅而欲革之吾以爲鹽之壅否不在於是假使盡蠲其三百萬之餘以

資鹽徒卽私鹽盛行而正課亦難奉則均耳棄之私者固不若收之公者之爲得也第增引則鹽利歸於邊附餘則鹽利歸於部存工本則歲滯三十萬引於是引賤而邊商困去工本則歲滯三十萬鹽於是引貴而內商困較其利害亦畧相等吾欲變私鹽於官商故不惜遺利于商而謂官可以無禁欲藏國課於憲丁故不惜遺利于憲而謂引可以無增且鹽法之初立惟其足以濟邊而國無所利之也今之言利析秋毫矣多方之費鹽課需焉旣入於部者寧遽能盡返於邊乎雖其名亦曰解邊然十之二三耳至於邊之開中則兩淮兩浙又配搭以山來長蘆使商人一身三方支給萬里轉搬而內商分擾者得以此邊其賤直况復加以工本之額利益微矣夫商以得利而來必以失利而去竊恐異日開中且有觀望而不赴者其他事宜在嘉靖十四年部臣疏中可考也

說

原文

夫載之方策而炳然可考者文乎曰文不在方策書之鉛槧而斐然可傳者文乎曰文不在鉛槧然則號爲文曰惟昔玄黃未判爰含沕漠形色旣具厥始萌

許文穆公集

卷四

四十五

許文穆公集

卷四

四十六

芽高出乎九天之上深微乎九淵之下大包乎渾元之外細入於毫芒之內方策載之曰文可也而方策非文也鉛槧書之曰文可也而鉛槧非文也不見夫刻山者乎目其所刻隆隆然山矣而刻非山也不見夫繪海者乎指其所繪茫茫然海矣而繪非海也故曰觀文以成化又曰博文以約禮夫聖人之所爲觀且博者方策云乎哉鉛槧云乎哉蓋古有六籍之教矣卦爻未畫先有陰陽典謨未述先有政化風雅未作先有性情義例未裁先有名分度數未制先有容聲夫陰陽之屈伸摩盪政化之淳譚灝靈情思之權析條恒名分之隆殺崇卑容聲之婉仰抑揚皆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設也故萬類卒未嘗異形而同形卒未嘗相肖一同一異相爲經緯一經一緯錯而成章自有生物以來而文固已具矣故宣意之文其文在意未有無其意而能宣者也紀事之文其文在事未有無其事而能紀者也知文者昭察三靈黼藻萬彙彪炳無極寧以繩契未易而無形組旣工而有哉然則六籍非文乎曰文者經緯之名神理之會而心精之流也經緯者理之自有神理者心之自來心者含性而統物者也錯綜變化性之靈也高下散殊物之則

也夫文者關發性靈而宣叙物則者也夫能關發性靈宣叙物則即不離乎鉛槧方策而謂之文焉可也

尙友說

或謂今之所讀且讀者蓋與其人而俱在矣而好古者以爲尙友亦有說乎余曰然井竈也固不可語於海夏蟲也固不可語於水今之人也固不可語於古何者其所見不出於今之外也習狃之也夫天地一體古今一息君子不出戶庭而浮遊海宇不離朝夕而起契鴻蒙待此心在焉是故伊尹可以樂堯舜周公可以兼禹湯孔子可以夢周公友也者非必傾蓋

許之稷全集

卷四

四

而遊接席而居也蓋有心晤而神會者矣心神既合形迹俱忘卽九州之外猶比肩也百世之上猶接踵也故五方殊矣吾以意通焉萬象遠矣吾以數測焉古人尙矣吾以詩書論世而友焉聆其聲歆若與之議想其風采若從之遊夫是以謂之尙友也然誦讀而論者可以盡古人乎彼其得之心而不可傳者非方策之所能載也然則廢方策而專求之心不亦可乎曰何可廢也古人先得我心而寄之方策吾以心求之以方策證之而古人可友矣吾懼夫曲士狃今而昧通方之有迂儒好古而遺斷輪之譏作尙友說

孔門四科說

聖人教人如天地生物均此日月雨露而物之生也類各不同梗楠得之以長其材榛栗得之以成其實蕙蘭得之以發其馨桃李得之以滋其華自人觀之則區以別矣而天地何心焉照臨之以日月無異光也涵濡之以雨露無異潤也不爲鉅幹加隆不爲纖條加竒無有私覆無有私培然而或以材長或以實成或以馨發或以華滋者則物之自爲也所謂因而篤之者也嗚呼夫子之道大遊其門者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是故顏淵閔冉得之以爲顏淵閔冉人

許之稷全集

卷四

四

曰此德行也子賜得之以爲子賜人曰此言語也由求得之以爲由求游夏得之以爲游夏人曰此政事也此文字也夫子何心焉然而德行者夫子之德行也言語有夫子之言語也政事文學者夫子之政事文學也二三子者各以此肖夫子則可卽以此盡夫子則不可謂學聖人而各成其科則可謂聖人設科以待學者則不可此夫子之所以大也雖然德行有具體而徵者也言語文學政事者有其一體者也徒有言語政事文學而不出於德行則未矣故德行者本也此顏淵閔冉之所以爲賢也合之可以見夫子

故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然則學亦多術乎曰
吾道一以貫之

讀狄梁公傳

史稱仁傑蒙耻忠思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
室此蓋耻其事女主而謂借功柬之矣愚以爲梁公
不事女主則周之臣孰當爲唐謀者且其功不在柬
之誅逆之時而在返廬陵東宮之日若帝在房州雖
百束之何所藉以爲功廬陵既返中外知之天下固
唐之天下雖無柬之之舉可也且如柬之等所爲假
令萬分一不克濟卽武氏有詞將置廬陵於何地固
不若以子毋天性從容關說令睿婦曰悟余以爲柬
之等乃借梁公爲功耳嗚呼無梁公之心然後議其
事女主可也

蜡祭解

或問蜡之說曰此農事之祭與籍田相爲始終者也
籍以率之蜡以息之勸農之道備矣且一張一弛緣
乎人情而報本勵功意亦在焉纖細不遺而舉措必
當故曰仁之至義之盡也周人先蜡後臘臘者接也
去故接新也蜡者索也合物索饗也蜡以息老幼臘
以息民皆歲十二月之祭也漢人不蜡而臘故註周

許文公集

卷四

四九

許文公集

卷四

三

禮者歲終之祭通謂之蜡如祭邑獨斷則直以臘爲
蜡矣大宗伯以諸辜祭四方百物註曰蜡也大宗樂
六變而致羽籥舞毛介衆物及川澤山林丘陵墳衍
土示天神註亦曰蜡也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
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註亦曰蜡也夫歲
終之祭通謂之蜡則可必以方社山川天宗先祖等
并八神而蜡則不可蓋八神者皆有功於農事者也
不專於農事者不與茲典吾讀陳氏禮書而贊諸郊
特牲曰蜡之祭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故先嗇一司嗇
二祭百種以報嗇也故百種三嚮農及郵表畷禽獸
故農四郵表畷五禽獸六迎貓虎而祭之卽所謂禽
獸者也曰禽獸則祭不止貓虎矣祭坊與水庸事也
故坊七水庸八其曰土反其澤水歸其壑昆蟲毋作
草木歸其澤此視神而祈豐之辭也蓋八神黎之使
水土平而昆蟲草木之害息也鄭玄乃不數百種而
數昆蟲夫昆蟲本欲其毋作而又何祭也既祭昆蟲
豈獨遺草木哉王肅去昆蟲而分貓虎似矣然貓虎
皆除田害同功者也郵表畷不分貓虎耶其後沙隨
程氏又附鄭玄而不得其說乃曰并祀昆蟲祀夫能
去昆蟲者也遂併郵表畷坊水庸皆本其始作之人

言之然則古所謂五祀者豈亦祭其始作者耶且又安得去貓虎者而迎之也故八神之說吾以陳氏禮書爲富而漢註之兼他祀則泥于合衆萬物一語然不知萬物者衆舉非一之辭如百種而下皆非一物故曰萬也後周因之兼五天帝五人帝與百神暗於五效唐因之爲百八十七座百九十二座宋因之爲四效東主日西主月南北主王兩農諸禮亂不經者本漢註誤之也夫國丘方社王宮夜明幽宗亦既有所矣而今併列于蜡然則蜡主日月天宗耶王五帝耶又恐在其王先帝也明堂位曰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如特牲亦云天子大蜡八是知蜡者天子之禮歟至仲尼賓蜡子貢觀蜡黨五屬民則諸侯之國庶民之鄉亦皆有蜡矣故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蜡者通乎上下者也王者統御幽明論功報祀用以勞農而休息之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也蜡其有功於田者而他不與焉既以勞農又以勸功也其有功於田雖貓虎之微坊庸之細且猶錄之年不順成卽先裔明神亦不得以無功而饗明乎此者可以勸功矣今籍田僅存而蜡祭未傳吾故爲辭其說而存之以俟天力農修古者攷焉

古義今集

卷四

信順堂雙壽說

蓋易有之天助順人助信壽之言祐也助之爲祐而其道則在信與順矣夫闡闡駟僉之數也故信難闡闡燕昵之地也故順難非信順之難難乎其爲信順也何者利敗信恩敗順信敗則罔罔不可倖順敗則充充不可久天人棄之其與幾何非壽類也故君子之言壽也其服食不以丹砂黃金其恬養不以嬰兒姪女存不必戊巳守不必庚申澹乎其若拙乎頽乎其若拙乎范平抱一而無離乎澹乎其若拙乎頽乎以此涉世雖處闖闖不可滑以利雖潛闖闖不可狎以恩無天損無人非信順之道得而祐助之理明矣自余先大夫雅善東陽伯兄伯兄世受一塵郡中弔窮訥訥視之若無能至其孫奇禮遂低昂趨時驚發若炬矚而籌計也取與不二價質劑不再諾故言出若持券而果赴若流水草野布素而深藏若虛良賈哉故稱信焉嫂氏居室門內莫覩其形門外莫聆其聲夙若警夕若惕坐若齋行若畏衆紛獨寂衆竄獨默夫逃與逃夫高與高聚無違言難無慍色良婦哉故稱順焉先大夫益沒世稱之顧小子國懷毋忘世好及伯兄新構則余小子以信順頌其堂焉益先大

古義今集

卷四

夫之志也嗟乎伯兄不以余爲不肖使得繼先人之好余小子獨安能無意於伯兄哉余小子守官則伯兄遊都下市朝伊邇而不得繼見萬曆甲戌伯兄杖於鄉解人同遊者謁言爲壽伯兄固辭曰吾何德以煩史氏其明年乙亥嫂氏偕老同遊謁言如初則又辭曰吾夫婦何德而以煩史氏今世都那豈少有輒訖於里中何知信順以繼其利爲有德兄德若茲猶退然如不勝長者乎長者乎余言故無更端第本其所以論信順之意而推言之如此蓋聞之先大夫云頃伯兄又以孝旌父沒而不忘終身之慕也孝固順

德伯兄若嫂既以教家矣子良頑良裕秉父德而世

守之用光啟後昆競莫養旌旌施於有政以斯壽親寧

有既乎余小子之於二良猶光大夫之於伯兄也爲推此意具言豈惟先君之好是繼且俾余後人觀焉

書

與友人論學書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執事與於絕學之後能不學於世俗一切詞章功利之習慨然有志於學愚不敏竊願就正焉今世號稱士者重而于藝長而于庠非不日莘莘焉曰吾從事於學也至叩其所以學

者懵然不知爲何事益習俗之溺人久矣其父兄之所責望與師友之所程督日授一書焉曰熟此可以摘文也日課一文焉曰精此可以千祿也未及論其入之何如第學而得富貴則以爲學成學而不得富貴則以爲學不成嗟夫古聖賢之所以學者豈徒以媒富貴而已哉愚聞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又曰鷄鳴而起莘莘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莘莘爲利者蹠之徒也故學莫先於善利之辨爲己爲人之間孔孟道德伊周事業首志也學以充其志而已矣執事試觀今世學者其心之所志善邪利邪

爲己邪爲人邪窮年皓首手不釋六藝之編口不離

性命之談乃其心固已漸染沉迷於利欲之中終其

身逐逐爲人而莫知所底矣學術不明則事功盡謬此人心之所以喪失其初而世道之所以日趨於下也間亦稍稍有以事功自奮者雖其立朝之節卓犖可觀如漢唐諸名臣猶不免爲血氣用事况其下者乎頃一二有志之士遂欲併誦書著文而廢之亦悞矣君子固不待誦書著文然後爲學而誦書著文亦何嘗害於學哉愚觀古聖賢之學未嘗不誦書但其書之誦非以爲博也未嘗不著文但其文之著非以

爲工也夫務博求工皆爲人爲人也卽利也聖賢食不膾膏粱而自不累於味衣不膾文綉而自不累於華君子之於學如饑之於食自飽而已矣如素之於衣也自煖而已矣於人何與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由教之謂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學也者亦不可須臾離也以人知而學以人不知而輟焉非學也何者其心在人知也以名成而學以名不成而怠焉非學也何者其心在名成也譽之而加修毀之而加阻非學也何者其心在毀譽也稍有所得而矜稍有所喪而悔非學也何者其心在得

孟子全集卷一

三

張也故不獨獨利者爲利而遠利者亦未必不爲利不獨爭名者爲名而讓名者亦未必不爲名此心術之微在立志者辨之志苟不立疑似動其中芬華奪於外有能卓然自信而卒成其學者吾見亦鮮矣孔子十五而志學七十而從心執事誠以其所從者何心而所志者何學哉此可以深長思矣世習橫流利根深痼殆非一日茲欲起而振之不以爲迂必統以爲矯幸執事與我同志故敢冒世俗之議而發其所欲言如此執事所自得者固不在辭說之煩然此學天下之公人心世道所繫自孔子猶以不講爲憂

而吾人當何如也願執事有以復我

與友人論時政書

僕輿足下誦法古人有日矣足下平居自許益謂出而匡時今以其時則可矣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僕非敢謀政也顧惟古人力其起長沙出隆中疏陳治安如指諸掌畫荊益大計若身嘗試之此何修而然哉豈非其素所蓄積者歟耶自古以來天下未有百年無變者今海內晏然二百餘年可謂極治矣朝廷清明非有內外子政之慮百司體統如絲聯臂使非有漢之七國唐之藩鎮也夷狄內嚮重譯納款

孟子全集卷一

三

又非若宋之倒懸也似無他可慮者然而識者深憂焉何也今人有疾者貌固榮也膚體自若也言笑飲食無異也乃其中固悍然居常不自知亦莫可指而狀者此其病不在四肢而在元氣今天下之弊何以異此外有壯盛之形而內有耗蠹之實無漢之七國而宗藩之祿糧不支無唐之藩鎮而卒伍之驕悍莫制無宋之夷狄而南北騷然袍鼓數起古之財賦不在民則在官今民室懸罄而公府無半歲之儲古兵強則悍今兵悍而又無可用且只藉半虛矣古封國過制故勢不能給今宗藩至無以爲生而勢仍不給

古衛霍之徒往往橫行匈奴中故以夏制夷今幸其
 不侵足矣乃若反制於夷者諸如此類卽有強力之
 士才智之臣率環視而不敢動以爲無可奈何聽之
 而已故爲臣之難莫難於今日爲臣之易亦莫易於
 今日非臣之難任事者難也夫任事者方上則誅遠
 衆則怨倡之則不和行之則中阻天顏萬里而城狐
 社鼠又肘腋其間動輿浮議外則珥筆之臣持憲之
 吏交目而視其徒益端緒未見而指摘已及矣此任
 事之難也若第令遠避嫌疑不必任事蓄弊積患以
 貽後人內則周旋人情以酒食相徵逐外則善事上
 官以簿書爲大故玩愒歲月資及而遷此亦何難之
 有僕嘗旅從縉紳之後稍談及時事俯仰竊嘆輒爲
 杜口類皆顧望推託絕無有扼腕奮袂毅然肩之者
 天下之事僕安知其所終斯非元氣之病昔人所謂
 養亂者邪故天下非有必不可爲之事所患無任事
 之人有任事之人而後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傳曰七
 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及今蓄之
 計亦非晚顧足下所爲自任者何如耳非俞跗秦越
 人不能生死人非生死人不足以見俞跗秦越人之
 技病在腹心而區區鍼砭其手足此所謂庸醫者也

狂夫之言惟足下擇焉

評文穆公集卷之五

門人

校閱

男立言

立禮輯梓

墓誌銘

明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端松谷陳公墓誌銘

萬曆丙戌六月十九日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松谷陳公卒於家公

之謝政歸在隆慶庚午迄於丙戌十七年往矣當公

乞身時年僅六十聰明強健猶壯也先帝雖惟舊

學可任肺腑倚藉方殷功見言信朝評士論亡不冉

呂而著蔡之而同事者與化李公恂恂守和新鄭高

公共事裕邸之日久江陵張公則公所舉士內江

趙公爲鄉人四公者又交重公非有纖介瑕類柄鑒

觀醜也而公健而引疾養而乞休無卻而先遜未缺

而遽止蓋公之稱曰夫酒有闌而驪有極使主人意

倦而客留連或酌酒罵坐而後去孰與威儀秩秩一

辭而退者乎自公去後而內江以他事與新鄭左明

年興化以言去後三年新鄭以罪去最後江陵乃敗

一紀之間政府若奕基然而公巖居川遊以坐觀勝

負誼信之變諸公先後淪謝而公老白首無恙優遊

商羊于南岷西水之間如鳳翔千仞而松栢鬱然後

凋也公有子曰學士君初以史官扶侍公歸已自講

帷奉 上賜歸爲壽旣晉學士念公不置方圖歸養

而公訃至 上聞嗟悼輟朝一日詔太保諡文端論

祭十有一壇給水衡錢道官治墓事蓋 君臣相得

父子相成上壽完名終始靡間云公諱以勤字逸甫

號松谷一號青居山人其先世自閩中來居南元之

水西里始祖曰彥良更數世有與祖者當元至正間

爲公八世祖與祖生思誠思誠生文質文質生平皆

受農平生紀始用儒起家爲博士弟子而紀之子衡

貢爲訓導衡之子信貢爲太學生皆室於蒲氏以禮

經世其家信四子大道大策大學大猷大道正德丁

丑進士終慶陽判大猷貢爲宿州學正而大策室王

氏是爲公父母自公父母而上至訓導公三世并以

公貴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室俱一品夫人而公母王夫人身公時愛

有星如月光燭庭階俄有神降授以研牋而生公公
生穎異不好弄伯父器之曰吾陳三世爲儒鬱而未
聞其在孺子乎公益發憤與季父相師友銳志經術
年十八爲郡博士弟子才名籍甚丁酉領鄉書辛丑
第進士選庶吉士癸卯授翰林院檢討乙巳代制
章克會典纂修官丁未分校禮闈尋請急侍父歸已
酉居母喪壬子復除是秋克裕邸講讀官丙辰遷
修撰戊午進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初兩邸
并建而位號未定群小窺隙搆動搆自端公憂之
密勸穆皇憂憂藩邸規左右戒屬垣多方護之

卷之八

八

三

一日分宜子致公及新鄭屏人語曰稍聞殿下有
感志謂家大人何新鄭故爲謔語公正色曰安得此
言夫國本固默定久矣乃生而命名從元從土
若曰首出九域君意也故事諸王講讀并用檢討
今間一編修獨異他邸以示崇重相意也殿下每
謂尊公社稷臣安得此言分宜乃安侍裕邸九年
穆皇嘗手書忠貞二字及啓發弘多四字賜公庚
申聞父喪賜祭賻及綵幣路資癸亥復除仍代
制草甲子遷侍讀學士掌院事總校永樂大典亡何
遷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事乙丑擢禮部右侍郎尋改

左明年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教庶吉士小子
某以此得執經門屏間竊步趨公乃無行不與二三
子雖不廢課習非其重也穆皇登極召見賜餐有
加是時天下想望太平而公自以舊臣首上謹始十
事定志保位畏天法祖愛民崇儉攬權用人接下
聽言比于姚崇要說云丁卯遂詔公以宗伯直文
淵閣參機務總裁世廟實錄同知經筵事會大
典成加太子太保直武英殿尋以大慶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戊辰今上五齡正位東宮出遇輔臣於
馳道勞苦之公仰見庫姿退而額手曰宗社舊

卷之八

八

四

年慶也時華亭徐公當國而新鄭用事兩家門客乘
其隙交章相攻朝士或左右袒公獨中立無所附竟
二公去私議不及公公嘗自言朝廷置輔設參本
爲協心體國安革翦穢乃或專懷不受言或引嫌不
盡言皆非也故執政在政府若金石相宜瑱虎共和
及當大事決大疑正色昌言不爲首鼠兩端又言執
政者第虛心潔已奉一人威福聽百司公議絜綱
維綱煩苛進忠賢抑諂競慎守祖宗憲令罷一切
紛更恬然而天下理矣自古賢家功名蓋天下而無
功名之心心喜功名天下始多事蓋公相業未竟乃

其梗槩在數語間隆慶初法令畫一海宇牧寧公所
匡維調劑之力多焉公又以時政尚恭愍希所裁決
而近倖多緣內降得愼恩於是疏言勵精修政四事
甚切至 上心寤已有 詔令司禮監設文書案視
先朝如公指竟罷之疏亦留中論者惜焉庚午公以
從一品滿蒙羊酒鈔錠之賜蔭一子中書舍人而是
時新鄭內江外相引重而中矛盾江陵因構其間公
燭其微固有歸志然循上疏陳愼擢用酌久任處職
吏廣用人練民兵重農穀六事其秋遂乞骸骨 上
諭留甚溫疏四上始得請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致
歸老君全集 卷五十五

仕 賜璽書嘉獎給驛歸遣行人護行有司給廩役
陸辭之日 上目送之而諸縉紳爲公祖道者車馬
填溢瞻望咨嗟以學士君與俱卽兩疏東都門事未
足侈談而後新鄭得罪獨乘牛車旁皇去國嘆曰南
克真聖人也公立朝三十年歷館局卿貳以及宣麻
一務直已守義奉公履正上結 明主而下盡物情
某嘗燕見問應事公曰行其初心得失勿問某領略
至今絃索斯言抑以是想見公平生公貌古氣清與
人交表裏洞徹不設町畦而其中有介然不可溷者
議論愼重不破的不發生平獨好古法書名繪藝器

至其奉身蠲縻之食辭濯之衣泊如也其學以倫紀
爲大宗撻修爲實地謂古人盛德大業自勤小物慎
一介始故居恒不輕取予卽燕襲衣冠危坐見世儒
聚談性命掩耳不願聽曰儒者於學譬食飲裴葛耳
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獨居不愧屋漏安事多言
人有迂公目笑之者公曰作法於迂其弊猶通作法
於通流沔何極或又謂公此不近名乎公曰夫無實
而外自標幟者電光蜺采耳若實也日月星辰麗天
自古所爲垂簡編勒典藝皆是物也奈何弗好公爲
文初宗馬遷後頗尚曾子固既參大政不復修詞人

業獨手錄古今名臣批患扶傾解紛應變之蹟口誦
心惟設身其地而懸重以後乃喜佛書特與高僧遊
葛巾羽氅婆娑小園中更不問戶外事至聞端人耆
碩進用色動眉端有不當未嘗不頓蹙也庚辰公七
十 上出尚方綺幣寶錄命學士君持歸賜公且令
南臺使者存問海內艷之平生少疾晚歲兒齒眉豪
寸許面有嬰孺色偶以暑月癰下遂不起公雅數夢
日星河漢卿雲鸞鶴幡幢狀人曰公殆從列宿間譎
也卒之前日有大星自西南墜一郡皆驚悉與母夫
人夢徵合公生正德辛未九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

六室王氏封一品夫人先公卒側室賈氏智氏辛氏
賈智俱先卒有弟曰以勛國子生蓋推于蔭予之子
二長于陸即學士君辛酉戊辰以家學魁其經婦左
都御史王公廷女封孺人贈安人繼婦馮安人次子
明生十一年天皆買出女一適福建左布政使王遵
子庠生揚之智出孫男二長先謀生十三年天次光
讓孫女三所著有青居山房稿若干卷學士君卜以
戊子年三月十七日薨公於某山之麓介大司馬張
公所爲狀屬予小子銘余小子寔師事公受公異知
又心服公沉毅有大節近世大臣去就之際先幾勇
決未有如公者銘何敢辭銘曰有曜列星淪精少傳
夢而公生墜而公什天啓我公篤我 明符衆圓獨
方人趨我駐 潛龍在淵如翼斯附 飛龍在天如
霖斯雨矢其謀謀去其媚如美和樂諧牖納卷遇示
我師表式我王度朱紱方來歸田蚤賦明哲煌煌庫
有他故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西水道遠濠濮同趣
帝念舊臣乃眷西顧養羊上尊載沾異數令名考終
全昌後祔羔袖孤裳傾軛載路先幾如公誰與并駕
岑然者封鬱然者樹巢有鳳凰穴無狐兔於萬斯年
亦孔之固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毅鳳磐張公墓誌銘
滑坂張公諱四維字子維嘗讀書中條之鳳鳴山學
者稱鳳磐先生其光世居解州鹽澤元季遷於蒲遷
蒲後五世秀公是爲公高祖秀生孟儒公寧寧生首
陽公誼誼生囁川公允齡公父也以公貴六拜封命
累贈三世皆如公官而曾大母雷大母王繼解母王
皆一品夫人囁川公內擢儒行外託什一以遊而王
夫人爲少保鑑川公姊有家法以嘉靖丙戌五月十
二日生公公甫能言解夫人勝公微問所志亢聲曰
願得一當明主康濟天下解夫人大驚當是時已心
知公非凡兒矣年十五舉茂才高等試輒冠諸生後
九年鄉舉第二人又四年癸丑成進士以庶吉士第
一讀中秘書每念 國家待士厚董董工筆說以取
世責是自薄也於是參究 累朝典故儀章詢考四
方利弊與華務當於實用嘗侍徐文貞公諱及國計
文貞公曰此參政他日憂也當是時公已隱然負時
鉉之望矣乙卯授翰林編修無何奔母夫人喪戊午
起家時寵賂滋章公獨有以自守泊如也壬戌重錄
永樂大典公與分校隆慶丁卯書成陞右中允兼編

修直經筵日講予五品服奉陞左諭德兼侍讀代制章清武黃茂辰請生寧親賜銀幣給驛歸庚午陞翰林學士掌院事詞林獨學士不署講讀最重班俞都御史上時久虛其銜一旦以授公人以此視公且暮且大拜也是歲陞吏部右侍郎仍兼學士尋轉左明年又引疾請告遣中使問疾賜羊酒蔬藥久之予告歸會簡東官侍從起公協理詹府尋掌府事教習庶吉士無何復引疾歸肅皇帝在位久寶錄浩繁開局編摩竟隆慶之世青未殺也今上萬曆甲戌再起公以原官爲副總裁乙亥進禮部尚書

卷八 晉金集

八 卷五

七

兼東閣大學士參與機務初江陵公手自筆削嘉靖初紀僅及十年而公接其後事公故博洽有史才討論潤色悉當江陵公心於是更出初紀屬公定焉再踰年書成加太子太保進直文淵閣賜鞍馬大婚禮成賜金花銀帛服色加少保進直武英殿廡一子秘書耕籍以公率諸卿終九推馬庚辰一品滿賜寶鈔羊酒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廡一子國子生明年以遼左捷功進兼太子太師予武廡世錦衣百戶公之初拜也上手書一德和衷四字賜焉時江陵公嘗國書務最刻狹登進廣誅戮嚴關傳急催科

是聞災傷喜行聚飲最後筭繕廟祀法令煩苛海內震然苦之公居其間邑邑不得志壬午會江陵公卒是秋皇嗣誕生加公少師兼太子太師廡一子符丞公乃密疏宜下寬大之詔因擬上詔書條格以次凡諸政事不便者民權若更生而故江陵公私人號稱楚黨者益目攝公矣初江陵公病亟而楚黨大懼失勢乃詐爲江陵公遺疏薦起新昌以自代而謀去公先因權璫保所親信者徐爵結保爲內應而外族三御史伺間交章排公也於是一御史先論罷王太宰嘗之一御史因重劾太宰連及公上曰少師忠臣安得爲此言持其意不下而手詔公出視事最後一御史再疏則視官三等出之於外公引咎乞身請宥言者優詔不許而楚黨陰謀者更被劾去當是時上已心嚮公而對故用事者無所發怒日望外廷彈章而他御史審測上意交起抨擊先論爵連匿禁地交通不法事尋乃論保歷數保大罪十餘上大怒曰奴輩盜我威福久矣下爵詔獄論死安置保於南京籍其家或追論江陵公與保表裏爲奸狀上益怒欲併籍江陵公逮其諸子公力解之事以故暫已當是時楚黨坐斥殆盡他御史氣益發舒引繩

卷八 晉金集

八 卷五

十

批根猶梓擊不止公乃言於上治道去太甚耳宜略苛細存大體從之時六卿半易省署爲虛公請詔舉耆碩端亮前時所相廢者期月間人望畢收朝寧改觀焉公富國未匝歲而遭父喪上嗟嘆惋惜計奪情不可則賻卹有加慈官路邸各致祔焉面辭文華殿東室勸上清心勤政節財愛民慎終如始因泣下上爲動容命乘傳賜道里費遣行人護行公行病疽渡河創甚踰月乃抵家上以閔定壽官進賜銀幣復廩一子國子生公歸而兩弟繼卒後母胡又卒比終制竟以身從焉乙酉十月十六日也

孝年周一甲子計聞

上輟朝一日賜祭十三壇遣

官治墓贈太師諡文毅復官一子符丞公爲人孝友篤於故舊人有德一飯不忘故人遺孤往往待以舉火公初在詞林與新鄭江陵二公爲莫逆交二公繼在政府有隙新鄭去國而公適赴召命從獲鹿取道會新鄭於棗城江陵公知之迎謂公曰上方震怒安得私見罪人公曰嚙昔事高公猶事公也一親一疎謂文道何江陵嘿然掩會款塞朝議籍籍鑑川公力持於外而公居中爲陳便宜鑑川公嘆曰成吾事者伯甥也楚守臣募卒討五關叛苗苗平議散遣

之公曰有事用之戰事已奪之餉後何以使人會通南有警卽命將將此屬以往募卒感奮遂用成功其善謀能斷類此公立朝三十年登政府者九年當國僅期月耳壬戌乙丑分試禮部者二丁卯典順天試一丁丑典禮部試一是歲暨庚辰癸未讀大廷卷三主會武宴一春秋代祀先師三幸太學分獻一園丘方澤分獻四他以扈從郊陵閱武賜蟒衣駕帶麒麟斗牛服繡緋伽袋煖壺諸物不可勝計夫人王氏儒官恩之女初封孺人哥宜人淑人而封一品者三焉生子男六甲徵庫部主事泰徵儀部員外郎

省進士定徵秘書久徵元徵國子生皆任子獻徵早

卒婦楊次孫次楊次羅次楊女三長適武選郎馬健

餘皆殤孫男四女二甲徵等將以丁亥年三月十七日葬公於其所自卜之風陵鄉而奉大學士王公狀屬余爲誌銘納壙中甲徵余癸未所取士余因憶辛未從公供事大廷受諸士卷輒口相雌黃公正色曰天威咫尺奈何戲豫小黃門往來偵之達上所矣楚黨排公時余燕見公輒曰久病當去思引天下賢者自代其在公乎如是者再余踟躕不自安無何謬被簡命意公或數言余於上而人不及知

也公又爲余言欲白新鄭冤請卹而未得間今以遺
公余出新鄭門下深愧其言三事狀所不及載者銘
曰中條之陽爰有鳳鳴是鍾名碩蔚爲國禎於文毅
公夙稱博雅篤古濟時如朱司馬秘袖石室草濶蘭
臺始終四紀文直事該 黼黻橫經綸扉補衮道先
啓沃民瞻師尹蕩滌新法幹旋乾坤斗杓潛運大寒
陽春內清奸慝外散黨比蒐羅嚴穴布列庶位老瘝
扶杖思見治成化慈弘張海宇廓清惟晉有才五百
年後萬曆之功比於元祐存遺家難殉父以身倏棄
箕尾莫返蒲輪鳴鳥不聞千秋冤冤鳳德非衰者茲

樂石

明故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

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敏同麓余公墓誌銘

按公門人沈少宰所爲狀公鄴人也鄴諸余皆祖宋
太保天錫天錫者理宗徵時舊人有翼戴功官至參
知政事典鄉郡卒贈太保諡忠惠其後散處非一或
在邑或在郊在郊者曰旗山曰馬鞍山在邑者曰東
門小江里父滙塘公永麟以鄉舉士爲學官歷蒲江
崑山擢判蘇郡未行卒後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少
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母王氏贈

一品夫人滙塘公以上莫知所自出而其生也穠而
育之小江里故今爲小江里人公既貴當贈三代嘖
然流涕曰孤不天不能明其出顧微夫也安有吾
父恩固罔極詎敢忘於是贈滙塘公所後父懌懌父
鎰皆如公官懌夫人丁鎰夫人王若李皆一品夫人
謂以此爲滙塘公報兩世而吾後子孫獨祖滙塘公
可矣滙塘公二子長有壬先卒次郎公公生嘉靖丁
亥故各有丁字丙仲甫一歲傳記善問父母大奇之
稍長日誦數千言文多閎濬試輒冠諸生名日益起
家日益落而廣陵郝翁豪長者好奇節雅遊縉紳間
會所善周侯來守公郡翁書抵周侯此菰蒿中有異
才可以禮致者乎吾孫得師事之公方喪母家居周
侯以公往是時翁年七十餘一見握手驩若平生蓋
公居郝氏三歲郝氏竟資公遊太學以順天辛酉鄉
舉上春官與今具門申公婁江王公并及第授翰林
院編修三公者日以文行相砥礪後先相 今上并
稱名臣 明興以來及第者所未有也公嘗代 制
草曰是惟 王言奈何私諛人又因以爲利於是戒
門者謹謝客而詞務簡重乙丑戊辰皆分校禮闈所
登進者各三十二人而歸太僕沈少宰與焉歸太僕

者崑山人也初公童時從父之崑山將執經其門不
果其後歸名大者每上春官校工者爭欲得之以爲
重而公手一卷古色黯澹意必歸君已而果然人服
其識故與沈少宰同學相友善竟首錄沈二君皆大
雅不阿時好自是舉子業爲之一變士依聲慕古以
成先資本公得二君力也公初持父喪歸自崑山輟
行營高敞地旁可樹松檟萬列石像生豎碑爲神
道者人莫之信也於是壆同舉而自稱同麓子以志
思云第後四歲乃請告歸壆母畢窆之之事郡中人
遂近來觀其所謂高敞地者咸噴噴稱歎曰公固非
庸人邪公集 卷之五

大言隆慶初克 實錄纂修官又克 經筵講官辛
未陞國子司業壬申改洗馬兼修撰侍 今上東宮
會 登極改左諭德兼侍讀加俸一級無何移疾欲
歸當事者不可而公請益力遂以左庶子領南詞林
得便道之家公雅有山水癖買山東湖中得古洞初
扣之鏗然已發之豁然浮石四垂乃疏峰披道分流
抗丘匝樹其側感歸來之詞名其莊曰五柳樓曰舒
嘯齋曰覺是臺曰矯首而總之爲舒園慨然若前身
之在柴桑者有司勸駕強起一之 舊京萬曆甲戌
陞南國子祭酒今諸生以什伍相保連坐竟公去無

犯令者而舊梓二十一史在歲久漶漫公手筆史漢
及齊梁書重梓之以惠來學者二歲丙子復移疾歸
卧東湖日讀漆園書兄然有得手疏之爲若干卷歲
於山戊寅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領詞林未至陞太
常卿管國子祭酒事已卯陞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
士仍克 經筵講官庚辰改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尋
改吏部明年解部事仍掌詹府克 會典副總裁會
三品滿 賜羊酒鈔貫廕一子國子生無何陞禮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壬午六月也時江
陵新故公與蒲坂吳門共事九檢入橫政去素去甚

次第更始常夢之帝所手一戈逐巨璫以俘于帝於
是實贊巨璫之獄中外快之會浙兵大譟陵犯制府
度不可解則鋒也而擾於市 朝遣左司馬張公以
節鉞往過公問計公曰是窮獸也且致死爭旦夕之
命奈何以徒手搏之張公遽問計將安出公曰聞河
南人徐景星者有機略舊領此軍今失職待事劇門
張公呼至扶而南景星身居其間亟諭以禍福諸軍
故信景星爲縛首事者詣軍門謝景星九人於市浙兵
乃安是歲九月 皇子生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廕一子秘書展辰癸未皆與禮閣二時

海內名士蒐錄殆盡居一歲從上定壽官加少保改戶部他官如故甲申以遼東出塞大捷論贊畫功力辭世蔭賜銀幣麒麟衣先是蒲坂以晏去吳門當國予從公後鑒於前之務相矯者冀存大體而江陵既敗言者尚齟齬不已乃至言舜禹之事以搖上心太宰楊公曰不可是欲爲於口語文字間起大獄邪因覆奏語侵言者譁然詆楊公爲佞阿吳門競請斥罷予私心憤激以去就爭之疆二三大臣亦多抗疏引去明言者非是獨公內直爲上調劑之奏牘滿几日應接不暇居數日乃密疏言言官可任

許公移全集

八卷五

二

執與諸大臣公以一言官故而使諸大臣側足求去非盛世事有如聽其去則臣愚亦有去耳上見諸大臣爭欲去意動于是遣二中使齎手札詣申公及予郎諭意而太宰亦復位諸大臣始安公有力焉是時公及吳門予三人者同心輔政天下喁喁想望太平無何而公病矣公病咽逆飲食輒留不下是秋在告上所遣存問診視者相望于道會滇南大捷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進建極殿廕一子秘書令卧受固辭不許已三疏乞骸骨又不許竟卒長安邸第甲申十一月十七日也享年五十八歲上遣中使視

喪內出金幣疏布米糲諸物賻之有司給喪具論祭九加二贈太保諡文敏仍廢一子秘書爲輟朝一日以祠部郎護喪歸木部郎往營塋備典罔缺而公配一品夫人水氏以壬午卒公嘗疏請預營兩墓俟他日至是合塋墓東湖之隱學山前創一巷守僧奉祠給田若干頃公遺命卷曰乘化蓋取陶詞與舒園終始云公素達生時奉養甚備所居一日必飭亭榭蒔花木以自娛喜飲喜賓客常滿座非大故不廢絲竹每對客詠東湖之勝口津津未嘗一日置也平生不設城府與人多可少狹言輒披肺腑相示遇

許文敏公集

八卷五

六

事輒任任亦無成心長老言海上有金塘大榭諸山延袤百餘里今爲甌脫誠使人耕牧其中可資兵餉以寬內地公曰諾以屬有司有司慮擾民不可公曰本爲利民而顧擾之諸君謂不可則不可耳其心無適莫類此公四子某某三孫某某其嫁娶皆名家語具狀中墓以乙酉年十二月七日蓋公與予皆丁亥生而公長予者四月先後詞林輯典校士公多予偕今幸從密勿朝夕公而公已矣覽狀泫然悲涕因擬其大者爲銘銘曰公家太保忠惠發祥文敏繼之曠代相望奕奕文敏豈恭嵬起何自降神丹山赤水嘉

隆之際龍驤調信爰及 今皇爲楫爲霖寅恭有誰
具門蕭坂暨予小子左右推輓如羨之調如樂之諧
承掃機拾登干泰階有呼脫巾授計定亂樽俎折衝
廟廊成算定亂猶易靖譚定難詭言繁興撼公如山
片語客陳條回 天聽散彼比周以寧庶政國是焉
定僉曰惟公同底於道式和民衷保衡可希歸來何
暇存以舒嘯沒而乘化有祿者湖有祿者丘公體所
藏公神所遊

明允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
太保諡襄毅鑑川王公墓誌銘

明興驅大虜而還之沙漠內難既靖 三駕徂征至
窮幹難河南瞻北斗僅乃柔服已已以來虜數闖入
嘉靖中胡馬飲易水烽火照平臺 天子爲之日肝
不食穀轉海內以濟軍興文武大吏駢首伏鎮計不
知所出蓋其部曰俺答曰老把都曰永邵卜曰哆囉
土蠻曰吉能曰切盡黃台吉而俺答者最爲雄桀竟
因俺答以致諸部交臂屈膝納款稱臣則隆慶初少
保鑑川王公力焉萬曆戊子十一月十七日公薨于
里舍守臣以聞 上爲輟一日朝念公有社稷功
詔贈太保諡襄毅予祭九壇遣中書舍人營兆域而

公家乃以其外孫楊檢討元祥所爲狀來屬余誌而
銘之按狀公蒲人諱崇古字學甫鑑川其號也嘉靖
辛丑進士甲辰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八年出
爲安慶郡守癸丑改汝寧之卯晉湖廣副使部署常
鎮兵事常鎮之有兵備自公始以倭故已未改鄭延
兵備辛酉晉陝西參政壬戌晉陝西按察使甲子晉
河南右布政使未四月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
寧夏隆慶改元晉右副都御史冬晉兵部侍郎兼食
都總督陝西三邊以功晉右都御史庚午改宣大山
西其年獻俘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副都辛未貢
市竣晉太子太保又逾年加柱國在鎮五年以協理
京營戎政 召還明年三貢禮成加少保乙亥改刑
部尚書丁丑改兵部亡何告歸歸十二年而薨公歷
事 三朝先後官階十有九轉以刑名著者十二以
兵事著者十八而兼俺答事則其在宣大山西時也
俺答王庭直大同先是我畔民趙全等亡虜爲虜縶
城郭勒兵陣而自占古豐州屋居田作招納亡命數
萬號曰板升導虜數入塞會我急全等懸重賞購之
無應者虜聞益驕又易公新至因悉精銳寇五堡嘗
找我兵相持數日伏流矢中虜走其秋公駐懷來土

聲言犯薊 詔趣公入關公發東虜欲入必先西
糾今西傾虜無東意遂接兵不動虜果散去公次左
衛而把漢那吉者俺答受孫也以內卻扶其妻叩關
請降公喜曰虜人吾殺矣疏聞廷議譴然私謂公不
當受把漢降啓事端且虜情叵測公曰拒虜易耳積
千載一時機不可坐失乃盡三策上之虜愛孫投我
殆天授非人力請厚撫之今隔絕虜虜必勒兵坐索
則許執全等以贖策一有如虜必強索則嚴兵固圍
示碇斧于所愛以制其命策二如竟棄不顧則我儼
漢人置屬國以居把漢使異日者與老酋嗣于分部

評文卷八

卷八

五

角敵策三又心計今重贈全等得一人賞千金封十
萬戶誠卽其一以款把漢老酋雖悖計必不以流人
易孫子便執政是其議下部覆請 詔官把漢那吉
爲指揮使而予公便宜而俺酋者不勝憂憤遂與全
等合謀召諸部兵分道坐索公堅壁清野不與戰而
伏兵伺其前虜稍稍引去我爲左右掖尾之虜追無
所得退爲奇兵所乘一日七戰所殺傷虜過當小酋
中創虜氣大沮知把漢不可以戰得又恐遂因殺把
漢也先使一人來曰歸我孫矢不近塞已復一人來
曰歸我孫且款塞然殊無意執全等公計全等本以

虜驍軍習虜厭戰則全等輕今不得全等款塞未
有期乃設方略盛陳兵出把漢示之則把漢者已易
曼胡曳金緋揚揚無歸意公指謂虜使曰此几上物
我固生之爾及速其死耶夫結怨中國重爾酋罪者
全等不執無以謝過且全等與把漢執親因遣偏將
軍田世威偕虜使往諭意俺酋感泣如公言願貢馬
通市世世稱外藩公爲請於 朝虜果執全等九人
易把漢去既俘獻 闕下乃議封貢時款者獨俺酋
耳他部尙多羈縻俺酋使人來言吾弟能保大同如
約此外非所知公度俺酋力能制諸部故緩其奏今

評文卷八

卷八

五

悉要老把都以下各酋左參傳檄而定然後奏乃以
辛未會奏復陳八事言者爭以爲不可章數上最後
集議於廷或可或否或可否牛獨執政任其言可必
用也會 進講面奏之計遂決是夏 敕封俺酋爲
順義王各酋拜官有差公親詣弘賜堡宣威德定約
束諸夷羅拜奉表謝貢馬五百有九歲以爲常市馬
羸牛羊十數萬馬大半陝西馬附宣大入其市准宣
大一一如公前策事竣祭告 郊廟 御正朝宣表
受賀當是時匈奴保塞自附於一家恢弘無外之略
雲朔以北悉王悉臣自昔所未有也公仍留鎮因敵

變化不可端倪虜實欲奉佛因而許之杜殺端黃台吉實跳梁欲敗盟因而謀間其父子使各自爲備黃台吉失所部兵實內因請降因陽撫之拒不納也終其身亦亡他其操縱諸酋類如此公雅持風節由部郎歷方鎮督府所居有聲在郎署嘗繩中貴人麥福部校福銜之令遽辛日伺其門無所得分宜中貴溪以危法獄具而公不署名以郡守會訊伊藩法其左右歸所侵田太盜師尚詔橫行計戮其魁四郊安堵在常鎮創海防條議躬披甲往來清江柘林間出海藏倭奴二百餘級梟使下車而秦府家兒跋扈公語

曾文公集

八卷五

三十三

長史吾奉三尺來治此輩不難難者株連耳耳王闡使使謝爲斂手在寧夏上秋防六事遂城守起花馬池至平虜城因與諸將約毋私其家丁令與卒伍同險艱人人感奮虜寇清水營逼大將吳興擊走之又招降卜兒丈三百餘人乃以其間引河水溉田而構授文書院集諸儒生緩帶講藝焉虜憚公東徙榆林潰瓦渣梁殺大將公提兵救之存其危城絕口不言功功故不錄先後斬首虜二百五十四級繕邊三萬七千二百餘丈所鹵獲營構稱是其督三邊也以強兵弱虜爲務上十事及延寧八事嚴實行焉未期月

而旌旗壁壘皆變二歲中虜三薄塞遣大將趙奇董一奎雷龍擊走之又遣龍等出長城一百里至白城子擣其巢又度虜且入令白文忠中伺擊於靖虜衛軍聲大振虜昨指曰公天神自是不敢近塞矣又剿平桑園流賊以寧兩河先後斬首虜七百六十七級繕邊六百餘里所鹵獲營構稱是蓋陝西功較寧夏不啻三之而宣大山西首虜止四十六級鹵獲僅比寧夏時而繕邊至一千六百餘里招降者凡五千人則以貢市修而漢過不先也始至鎮陳六事其最切者曰備內郡革紛議在鎮凡四報邊工墾田八十餘萬

許文公集

八卷五

三十三

畝邊人賴之既釋邊事爲部尚書時傳御史應禎言事侵江陵詔論戍公爲司寇曰朝廷置言官罪不言不罪敢言此干法不當戍臣法官知守法耳忤旨切責既改司馬且一品再考而言者因承望詔公上猶持其章公浩然三疏歸矣益公歸而行給傳月給廩歲給役恩禮未衰也平生以功遇主詰封者五特敕獎者一盆俸者三遣中官卽其第賜者卅任子錦衣衛正子戶晉秩世者一國子生者五并身後而六銀幣蟒緋因事賁予者不可勝計後俺答黃白吉扯力克三世襲封每見中國使者輒問王公無恙

上因思舊勲公未八十 詔有司存問蓋異數也公
豐願魁岸慷慨有奇氣望之若神嘗指數晉中先達
必慕裴晉公文潞公韓忠定王恭襄之爲人嚮往之
隆萬中晉有兩襄毅楊公與公先後爲督府司馬陰
雨綢繆之功多而張文毅者公甥也貢市議興以籌
畫往來執政間竟成公志焉初萬虜雲集塞下日跋
朝命而文墨之臣方且踟躕顧望首鼠兩端把漢叩
關或疑其詐以爲老酋實使之及歸把漢又慮如維
州暴尸境上阻後來內附之心至虜請市又稱引嘉
靖中擁兵挾軍吏朝登華而暮寒盟如漢金縢如宋

書文毅公集

卷五

五

歲幣徒以辱國搖動衆心莫能堅決獨公定紛屑重
冠帶名王屹然以身任之不惜關天下之口此其中
必有以自許而 上每鑒公忠誠格羣議從公蓋亦
有以知公者至今九塞塵清歲省司農水衡錢數百
萬邊氓保首領室家完好乘障之吏偃烽卧鼓享太
平之福者且二十年繇此言之其功烈可勝道哉公
生正德乙亥四月二十一日距其薨得年七十有四
其先世出龍門文中子 國初由汾陰徙蒲王大夫
孟華公榮爲鄉飲賓大夫敬齋公警鄧州學正父素
菴公瑤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

保兵部尚書王太后張大母張母孫皆一品夫人配
張累封一品夫人子二長謙丁丑進士爲職方郎娶
史封淑人次益官生娶裴孫六曾孫三所著山堂等
稿及諸奏議若干卷藏於家謙等以庚寅十月二十
七日薨公於郡東十里峨嵋原 敕建新阡公事業
在國史孝友高義在家來不具論而貢市最著故詳
誌之按誌爲銘銘曰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亦越元
老壯猷是毗維汾之陰漢祠出鼎我有鼎臣公則天
挺文武爲憲緩急可托建授節鉞山衛黎藿師旣頻
克鎮且屢易乃繕亭障乃開阡陌有嗣者鵲懷我好

許文毅公集

卷五

五

音先聲所格來威獻琛虜有愛孫回面來投天誘其
衷人運其籌決疑主畫惟公是藉言折盈庭謀成作
舍戀深舐犢悔極嘔腸戰彼左衽歸我中行五餌方
施九關不閉騷雲騰旂裘虞至仰迂漢策兼收魏
利慕義嚮風及茲三世約束不解貢市彌誠公雖去
鎮世稟法程迄今塞上鳴鏑不驚匪徒鎮鎗亦曰干
城久乃休公佩劍曳履正色立 朝縉紳所倚當機
首鼠敗類營蠅寧知公也鴻舉冥冥 帝思股肱先
時存問惟是一老胡天不憖孽夷軫慟山河改色
載太常聲標絕域冢象祁連石勒燕然此石可泐此

銘萬年

吏部尚書夏松泉公墓誌銘

嗟乎任事之臣豈不難哉事有纖鉅夷險才有短長具兼才者又或以賄敗即不敗或不能不動于毀譽榮辱之故能不動矣而世又往往撓之事孰與任余觀尚書夏公所謂任事之臣非邪公名邦謨字舜俞號松泉涪人也其先廬人而徙斬水已又徙蜀壁山凡三徙竟家涪之黑石里高祖朝佐朝佐生友綸友綸生彥策公父也與大父俱贈戶部尚書母夫人郭氏公生而不羣弘治甲子領鄉薦正德戊辰舉進士

計文穆公集

全卷末五

除戶部主事監德州倉改吏部考功稽勲謫出爲兩淮運判轉同知通州陞僉事督貴州學歷雲南參議湖廣浙江江西副使叅雲南政以福建按察使轉廣西右使貴州江西左使進右副都御史督蘇松賦兼撫江南出入南北戶部侍郎尚書改吏部尚書中外四十二年官數十轉皆簿書錢穀甲兵之任又數往來西南夷間即得善地乃又輒值其多事公爲人蕪直視國事如其家不避疑怨毅然肩之初監德州廩廩出納則躬閱鈎擧羣吏斂手在吏曹持論不阿同列嚴憚之猥以考察出公欲撓公所爲既謫兩淮兩

淮故爲利藪四方豪賈窟其中時權璫鹽貨諸豪借勢橫甚有司莫敢問公一切繩之以法即豪日伺公竟莫得其隙在通州布條格平徭賦歲省萬數又計擒盜盜民勒石志思焉督學貴州貴州學故無應增等名獨以年次貢會朝議邊學亦以文第其等名貴諸生爭言不便有司持數歲莫敢決公至則以文之優劣稍參年之淺深爲之等而諸生帖然攝巡守官皆定有桀虜三屢違不獲公討獲其一邊儲久蠹莫能清公力清之叅議時會嘉靖初華金國中官叅將壞者更置永昌府羣小大謀飛語撼當事者公搜

計文穆公集

全卷末五

惡黨悉論如法竟定永昌副使時湖北盜屢擾復熾延熹餘十年檄公討之公謀賊所負險突兵亂而以奇兵分批夾搗殲渠魁十二俘其黨五百餘湖北以平遇母喪起補浙尋喪父補江西涉雲南諸任有聲而福貴未及任督賦蘇松親磨勒賦額悉如周文襄故所參定法太倉鹽徒秦璠王良等嘯聚海上詔操江都御史王學夔總兵湯慶提兵勦之而公足觀餉以使兵公則與戮力援梓而先將士遂梟璠良斬獲賊黨釋其脅從提再奏并賜金幣增俸一級焉在戶部時戶部歲入百四十餘萬而藩祿邊餉且

十倍其人勢寔不支公殫心計追通搜美哀權微賻多方籌之用賴以不訕既總吏部益屬清白重咨訪日被殊眷每春秋祈報及永明殿帝社稷壇

諸大祀數詔公代拜會考察上以屬公不

聽公辭公與衆旌別諸所去留悉當人心而招權者忌公嫌言官論公短于風采公遂致仕嗟乎如公而短于風采邪天下不患多事患無任事之臣夫臣幸而在事執非所宜任者今官卑事鉅則曰非所及官

崇事纖則曰所不屑當其夷曰無開棠當其險曰難幹旋實諉之曰余有待稍及于口曰如掣肘何則事

許文公集

卷五

十一

無時而可任也若公者今何可得邪今世以考察誦者未有能自振者也而公卒所樹立如此豈苟而已哉公自蒞官終始一節既歸則杜門絕請謁獨嗜醇墨以詩酒徜徉人既高公出處而聞其卒也沐浴衣冠戒輿從如之官狀徧召所親訣分布家事進觴微酣坐而瞑夫死生之際亦足觀公矣它在家來者不書公生成化甲辰十二月十九日卒嘉靖甲子七月十三日年八十一夫人魏氏先公卒子男三其孫男二其等將以其年月日葬公嘉州之原奉譚大夫榮狀來丐余銘銘曰矯矯夏公爲世名臣不直而伐

雖屈以伸人將謂公一蹶不振公無卑官其氣逾勁

自茲敝歷臬藩臺省鉅細攸宜文武惟允官之失德由寵賂章公爲太宰冰清鑒光操以終始蓋其天性

事國如家失得勿問帝眷固殊惜口茲厲優哉遊哉聊以卒歲出處之際公亦有言出吾禹稷處則顏淵公言可復公逝不迷死生尚爾有何舉毀人臣任事於公爰式拜公墓者請視茲石

明故嘉議大夫南京禮部左侍郎贈尚書諡文僊龍曰陳公墓誌銘

隆慶丁卯冬南京禮部左侍郎龍曰陳公以王事卒

許文公集

卷五

五

於鳳陽撫臣以聞天子震悼遣官諭祭營塋事已復贈尚書諡曰文僊茂恩異數蓋章赫一時云公諱陞字晉甫世爲餘姚人十三代祖仲德當宋宣和建炎間著禦寇功官武功大夫京畿都統領高祖孟雍贈吏部文選郎中曾祖雷封彰德府同知贈湖廣左叅政祖廷敬蘇州判官累贈湖廣左叅政父煥光祿寺卿母胡氏累封淑人公生有異質善屬文弱冠補邑諸生試輒高等聲名已彰徹里中嘉靖庚子舉於鄉辛丑與仲兄埤同舉進士自浙之名豪暨海內士喜譚說禮經皆無踰公以故兩試俱褒然爲禮經冠

聲光益殷殷起頃之改翰林院庶吉士當是時諸吉士類多奇偶公雅自負館師玉溪張公深器許之後二年授編修復充纂修會典官無何奉命往冊立德王燕享外所遺錢幣公一無受王甚敬焉庚戌同考會試逾年丁父光祿公憂服除遺任久之滿九載遷侍讀丙辰復同考會試戊午又主應天鄉試隨試能精鑒別所取知名士甚多錄文爾雅足式天下尋晉左春坊左諭德晉侍讀學士掌院事復擢禮部右侍郎未幾轉左其始推禮侍也銓部別有擬上公名在次先皇轉超授之已而命閱殷工攝祀事賜賚

許大雅公集

卷之五

三十一

甚渥癸巳虜犯薊東仍敕守皇城旬有數日其簡注若此僉謂行柄用矣乃復丁母淑人憂偃息丘園有久之今上即位知公賢召起家以舊秩居留都會典鳳陽皇陵工公率屬往與所司相規制程物力復之壽春等王墳亦如之其往返涉歷勞甚不自知事竣遂嬰疾暴卒時十月二十日也公寬厚廉靜不喜爲雌駢斬絕之行以時名守官兢兢畏謹不挂於過失事親至孝兩居喪皆盡禮尤篤友愛伯兄某以早世以仲兄子鑑後之厚推其產庶弟堅太淑人鍾愛也能體其意教之彌至過事深沉不欲先自輟

決徐徐露鋒穎無不中機宜間有拂逆事必權所以處之罔有無聊意至于與人交款款若恐不盡其禮苟有過絕口不一言之可謂篤行君子矣顧入仕幾三十年而功名弗獲大著以死嗟乎世稱鴻才之士樹勲烈於天下率蹈煩屢委始見若禁林侍從徂光日月之側第持文墨議論優遊禮樂之署則何所藉以垂尺寸旅常間乎宜公之樹立見於人之耳目者僅僅止此可慨也公生正德辛未十二月初九日距辛享年五十有七配徐氏贈宜人繼趙氏封宜人子四某公以某年月日葬於鴈嶺之新阡余與公同

許大雅公集

卷之五

三十二

舉進士又從遊館局久相知固莫如余宜銘公遂按南渠公狀爲之銘銘曰於皇造士敷求瑰碩爰蹕王堂攜華休辰爲黼爲黻蔚然其章言承帝簡晉式秩宗委蛇廟廊經綸未究欽志以殂藝林摧傷德譽燿宣如珠淵沉而輝孔揚姚水瀟瀟鴈山窪窪千載斯藏

明故封刑科右給事中述齋邵公墓志銘

余謝政歸過公仲子諫議君所因謁公几筵瞻遺像修眉廣頰古貌美髯儼若神仙中人曰是且百歲不逝奈何止此蓋公生正德乙亥初夏晦日歿萬曆壬

展中夏不盡六日得年七十有人此在世亦足爲壽而未足以盡公也諫議君因出所自爲事實及惡副范君狀屬余書其美門之石余既得諫議於春闈而諫議父女因與余孺子立言嗣爲婚姻通家也即久棄筆研何可辭志曰述齊公邵姓諱崇字汝思世家休之西門其先睦人已由睦遷務東再遷邑西遂家焉公生而諳朗好讀書師事金栗齋少府少府器之授毛詩業既通會父喪棄去時公逆婦甫三日卽率之手紉衰經終喪不內也時重闈在堂公每聞慟聲雖雪痠僵而侍戶外往往達曙母雖毀絕慮傷公

子王晉公集

三

爲罷哭大父母雖慟亡子而子之子善事我亦爲罷哭是時天祥公薨葬南門旦往省謁會滌源水侵墳下公號泣土爲滋後卜封山躬負土墳成而始卽安奉寡母五十年母耄公曲意承歡日不離左右夜則集諸孫論古昔詰難置對用解母顧終婦之身三十餘年未嘗由房對案食也婦歿而諸嬖事母一不當意輒麾遣之終不以嬖故觖母懷小恙則問藥行禱衣不帶解母以天年終公年七十老矣尚孺子泣也忌日總素齋居語及二親未嘗不嗚咽流涕其篤孝如此始遷祖墓湮沒且百年公按故跡披荆榛求得

其處首義建大宗祠三年乃成藏於土木不憚時絀創爲祠規以貽來者嘗道淳安考求宗祏上邇始新本邵之自出爲譜牒計其不忘先世如此平生務收族振人之急衣食其孤者娶者羔雁修脯其婚者學者室其老而獨壯而鰥者脫贖其罪而罕者質成其父而爭者至割已貲爲之解不自任德也卽有德我者謝罷之其陰行德類如此雅善談論而莊持無譴見者起敬不欲以盛氣加人好揚人之善然性質直亦復不能容人過嘗賓飲于鄉疆一再往竟謝不起宗父臬憲公嚴重之目公古君子以孤託焉孤歿而

子王晉公集

墓志三

三

公爲求所以後孤者以祀臬憲公從弟驕蚤卒而孤祿且腹也其妻夏以哀死公憐其節爲撫成二孤及諸孫宗人子孝廉燕篤學古行公亟獎成之卒以孝旌季姑適劉而天其家貧再世倚辦焉居常慷慨急公如繕邑城橋監渡築學宮文峰諸大跡役率以身先之嘉靖中邑令議加賦力持其議竟寢其任俠好義如此初公承父貲自御澹薄而洗腆於賓祭父所貸妾人往往折券棄之坐是家落中年爲群豪齟齬至出居以避之已而豪敗公業悉棄起往事不校也復爲陰解其困其報怨以德如此心知諸子所長而

善任之課長君以世業而仲叔以儒時手一編家塾
中丙夜不輟數指臧否以示諸子申勸戒焉其後伯
季克家仲舉進士選讀中秘書遷刑科右給事中叔
舉順天戊子鄉試公之教也公疏仲養省中數月輒
歸歸無何而公以仲滿封如其官母贈孺人會仲有
便事過家奉 聖書觀公油然而樂也庚寅仲以都諫
得 請歸子舍侍公歲餘會壬辰公生之日諸子徵
歌舞浹旬爲壽居頃之忽呼酒集諸子于庭若爲訣
別也者詰朝不起奄然如寐而公逝矣公之逝也諸
子環牀呼公張目正色曰而大父僅及強今倍之吾
復何憾而曹第思報 國恩無忘家業而公瞑矣語
不及亂子男四人伯杰仲諫議庶叔孝廉季樵家
婦金氏別駕尚愛女仲婦夏氏儒官懋賢女叔婦汪
氏處士澗女繼程氏太醫吏目閨女季婦程氏處士
齊女女三人長婿金鐸太學生次蘇正晴郡學生季
夏應辰辰病心先卒女季亦卒孫男十八人女八人
曾孫男二人女五人婚姻皆名家語具狀中杰等卜
以癸巳四月廿五日襲公查石之陽使來趣銘因序
其世銘曰厥初坦公仕晉啟族爰令始新卒官留陸
渠越台部司戶余軍繼信有子舉宋明經教授歙州

是曰文肇乃遷務東休南之兆我 明伯華西郭是
遷世家斯土亦越四傳大父廷珂父曰天祥母家竹
林厥姓惟汪公之蚤歲負大人志學儒而孤業成乃
棄於惟南播始祖之墓孰披草萊封樹其處於惟西
郭大宗之宇孰陳俎豆聚食其所無論德怨無論邇
遐不遺餘力振急解譴繫公之孝重傷親志親亦恐
傷之繫公之仁都忘已德人亦與忘之始新司戶明
經繩武公雖布衣式穀簪組克成先德光于烈祖賢
水可涸素岳可蹇終古允臧查石之原

處士訥菴蕭公暨配畢孺人墓誌銘

訥菴公集

卷之五

三六

涇世族渣湖蕭最著其始祖千三公由欽徙也諸蕭
故親歛人余辛酉及今戶部君良幹同舉於鄉已而
游涇則諸蕭來親余而今給諫彥在焉乃後辛未余
以檢討與校士則余得給諫它舍得戶部君戶部君
之文與給諫兄弟也後六年兩君同 朝先後以憂
歸給諫既屬余銘墓而戶部君歸也則數千里走使
奉給諫所爲狀書抵余曰先處士訥菴公葬有日矣
母畢孺人相願得比叔氏請銘按狀訥菴公三歲而
孤育王父母所王父母憐苦公而命之曰鬱長而見
公魁梧重之更名曰汝金而字世用公父龜龜父臻

孫父容客父能世爲農家而公獨以推擇爲郡從事
非其好也諸從事率舞機智巧索人錢公獨急人之
困咨咨若不及爲從事數年會郡有所上文書御史
臺御史摘其中小誤將笞之公曰汝金願罷不願笞
竟罷歸歸而家蕭然壁立也公故輕財有餘輒美未
食好客樂施不計置比置則斂手坐若有待然竟無
它慮慕賞有穀數百斛時歲饑穀貴公悉出以貸饑
者貸者多亡去無所償公困更從人轉貸資乃又悉
以貸貧者其家人難之公曰嘻貧不於貧者而誰貸
既往收責見貧狀輒空手歸曰嘻彼貧奈何以此大

許公移八集

莫誌五

三

困公既貧甚見諸兄弟以貧來告者輒解所衣衣或
內出簪珥令轉爲資雖負不厭蓋其性也公爲人坦
衷無適莫孽孽爲善不知有利雖誤涉坎窞不知有
害害亦竟免不逆詐不記怨卑孺人者處士妾女也
小字住年十四歸公公貧不事生產孺人日辟繡資
公事太姑余務洗腆至自奉則糟糠不厭焉長君幹
爲諸生孺人自操作資長君厚遇長君所往來往來
者不知長君貧長君亦自忘其貧性警敏公及諸兄
弟數從孺人畫策策多中孺人嘗夢朱衣象簡者言
界而帶三而可去矣孺人蓋晚而有子三心惡之病

草呼長君曰憶余農乎二季未成成之幸無忘而母
困時益推衣食衣食人而母瞑矣遂卒嘉靖癸亥九
月十五日也距生正德乙丑十月四日得年五十九
公繼室以余氏女長君始舉進士爲戶部郎公念卑
孺人不及見泫然泣下無何余卒戶部君歸畢喪以
公老躊躇公趣之行曰而父雖老善飯母吾以也戶
部君行數月公病病尋已久之公晨起櫛沐登堂稍
聞欬聲竟不語卒萬曆丙子十一月二十九日也距
生弘治己未七月二十一日得年七十八公三子良
餘娶朱即戶部君良執娶董先卒良韓亦娶董爲邑
許公移公集

莫誌五

三

諸生一女嫁爲訓導吳篤妻八孫思似思修思倡思
偕思傲思作思傲思仲二女孫其婚姻多貴族語巨
狀中墓在花山之原負葵面丁去其舍二里而近葬
以戊寅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給諫曰世嘗言無懷葛
天之民不識作何狀今觀公質行近是乃卑孺人固
亦丈夫行也戶部君既貴里中語善慶者必以公孺
人爲口實云余習戶部君而信給諫其言不虛爲之
銘曰世人憂憂競寸尺也相與目笑何揭蹙也公履
坦坦步不失也嚳知險易任所適也雖拙謀身工樹
德也天簾女士作之匹也譬則綱衣美錦襲也施于

後人報竟食也彼何人斯自貽戚也乃鑿混沌竅爲七也母矜機巧視貞石也

贈若近溪邵公暨配汪孺人合葬墓誌銘

萬曆癸未余校士南宮得公之孫庶庶選讀秘書給事省中其明年甲申給事君舉女又明年余季男生而余兩家遂爲婚姻於是近溪公歿五十餘年矣汪孺人不及孫鄉薦僅間一年而給事君奉父命將以某歲某月某日扶孺人櫬合葬封山之原念近溪公遠不詳其行事乃手撮一二附張宮洗所爲汪孺人狀屬余誌而銘焉誌曰近溪邵公名天祥字子奇其

許公和公集一八墓誌五

元

先有宋省元蘿山公者教授歙州遂家焉後遷海陽東門洪武初榮一公爲管田使徙邑西世爲西門邵氏自榮一至公七世父廷五公珂母竹林汪太君呂中汪邵皆閭右著姓世爲婚姻而汪之裔有出後外氏者因冒程姓至文禮公五世矣文禮公受室於吳有女早慧因太君之親爲擇婿于邵得近溪公近溪公生而岐嶷屹有巨人志居家孝友少與伯兄僂力治生以權奉庭聞孺人既歸或謂是習華服且不任爲婦而孺人顧能婦門內宜之公善心計從伯事監焚孺人出棠裝資公曰努力付一無問爾家亡何家

日益起而孺人奉職主饋朝夕舅姑日月娣姒歲時弱社咸庇無缺已舉兒身自乳之兒能言口授孝經稍長造就經師講業時公客游久于外一切脩餽倚辦孺人兒學既通而公迄無內顧公與伯分常取少既益以內資常捐之佐伯曰莫非廷五公子得失何擇焉公之卒也尚在中年孺人痛欲絕上念衰耄下顧藐孤乃強起稱未亡人晝以持戶保孤爲事孤有婦舉四孫而蚤世孺人咸母之察仲若叔有異稟令兒釋業以授二孫而擁爲家督里有橫逆者兒勃然起我則非夫也而魚肉我手孺人聞之陰召其人與

許公和公集一八墓誌二

四

之金曰此輩利吾財耳嗟乎吾豈以掌珠抵雀哉孺人好施有以困急來赴者爲歔歔泣下至脫簪珥相救或稱貸以益之同居十餘指人人德孺人以爲親已尤善視嫠者易以靡他問遺不絕至其自奉顧反纖齋寧率夙夜終老無勸勤蓋晚而及抱曾孫旦夕稱觴四世咸在則爲誦述古二十四孝撫而詔之孺人七十有鳩巢于屋哺雛甚蕃人以爲瑞應云公歿嘉靖癸巳九月十二日距生弘治甲寅十月四日春秋僅四十孺人歿萬曆辛巳八月十八日距生弘治癸丑正月十二日春秋八十有九子一曰棠婦汪氏

邑南門處士榮女孫四孟杰娶中市金氏別駕尚愛女仲即給事君娶南門夏氏儒官懋賢女叔兼舉戊子順天鄉試娶竹林汪氏處士澗女季懋娶西門程氏處士齊女孫女三長壻太學生金鑑次郡學生蘇正晴次夏應辰曾孫十五士章士彥士元士光士登士充士新士亮士冕士毅士先士芹士蘭士達士曾孫女六婚嫁皆名家而給事君嫡次女則許字余季男立言者也銘曰遐不顯名是留其成以貽厥孫遐不介壽是壽其受以益厥福十一在內十九在外嗟嗟征邁二十婦順五十母儀嗟嗟耄耋期再世而與

正二卷八

四

仲叔競榮孰如其名式穀爾後永言不朽孰如其壽奕奕高原封樹蔚然屹其新阡孫子萬年

崇藩左史劉公暨配宜人李氏合塋墓誌銘

高陵劉公相 崇藩事 莊王及今兩世先後三十五年歷金緋鍊紫年八十三卒官 王曰嗚呼安得愛君憂國如先生者既遺官奠賻護其喪歸又爲建祠汝上 王若曰先生有勲勞於子家中外是賴又爲予定儲甚力也以身殉國歿無餘資予爲之歛爲之葬即所樂游置祠祠春秋令其家往來視祠命曰崇左史劉公祠以示余瞻瞻餘意爲王官未有如公

之久優禮傳相至歿不衰亦未有如 崇藩之厚者可謂君臣相得始終兩全矣公諱遷字子喬號南嵐其子運使君自化乙丑同余舉進士而孫武選郎復初余癸未春所舉士也以故知公公天性坦夷恬靜隨寓有以自安長沙膠東世所厭薄也公曰苟稱職何官不可且吾不嘗令武鄉判保定乎率危苦不利又何如散局之適也宦遊人至老白首則桑榆念重公曰苟稱心何地非家且吾自筮仕高平以及今去故鄉五十餘年同時親故幾人在居汝南三十年來吾兄長於斯吾孫生於斯交游朋好如膠漆而骨肉

正二卷八

五

者聚於斯孰謂他鄉非故土乎且 王待我厚受恩最深未忍以老故便捨去也往 莊王性行嚴急前此者多不合獨敬重公賜鞍馬文綺甚厚公嘗進三札一曰遺種德二曰式古訓三曰杜社鼠悉見嘉納軍校擾民者立收付有司民以安堵 今王冲年嗣立公又條上飭躬純學崇德數事所以嚴事之者一如莊王父之王感心疾居官中不視事事倚毗公公一切任之中外無間言公數告老 王輒勉留官中聞之皆泣嘗一假歸則以中人伴行惟恐其不來也 王之子泰和王封世子薨其子又薨而次子南

陽王應立乃中鉅爵公爲多方調劑竟得請於

上公曰國儲大事乃令得所以報王矣公爲左史六年王奏請加四品服俸十九年加三品服王官得階三品蓋異數也公以嘉靖丁酉舉於鄉明年試春官不第遂選爲高平教諭待士有恩義甚得士心權武鄉令時虜犯山西公至數日而虜殘武鄉於是使者察狀劾罷諸邑令公與焉奏上

肅皇帝怒虜殘破地方其大吏皆安在乃徒以令塞責遂逮諸大吏及廉察使者置令不問公感

上恩殫心奉職當凋殘後一意拊循務與民休息邑

許三穆公集

卷五

四

上城迫河易圯公易以石至今賴之甲辰大計尚以前故改教南陽教南陽逾七年擢保定通判管紫荆關事癸丑虜犯浮圖峪佐巡關使者綜理戎馬經七晝夜虜望見軍容跳去會援兵至擊敗之捷聞

上論功賞而公得賞金若干未幾有左史之遷人爲公不平公怡然安之迄以壽考令終身見其子若孫顯仕然則向之逸公而不盡其用者豈非欲留其有餘以遺後耶此詩人所爲賦洞酌也李宜人從公汝陽先七年卒年七十五以公秩封宜人改元

覃恩復以運使君官戶部郎加封宜人初宜人適公

時舅氏亡遠事姑未幾亦亡而家甚窘宜人執勤禦

窮嚴事冢婦如其姑佐南嵐公學公少貧代兄警夜令邵君夢白虎卧鍾下求之得公勸令敏學公從市肆借書手抄且炊且讀每夕宜人爲向鄰家乞餘光照讀且紡績伴之又嘗剪所衣布衣爲履履公追南嵐公仕及運使君父子同爲三品官而宜人居家所操作不異曩時公以祿不及親每衣錦食肉輒西嚮而悲予兄弟三人皆親所遺吾安忍獨豐則迎兄選暨其子若孫養之官會叔彥章夫婦老而孤子事之終其身宜人亦父母事其父孟釗母墨組諸女甥十

許三穆公集

卷五

四

餘人生養婚嫁皆在任中他篤舊睦親推心賑乏率與公同心不爲煩費也公生正德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萬曆十七年正月十一日宜人生正德三年十月二日卒萬曆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宜人先葬高陵於是運使君奉公之喪歸焉公之先河南衛輝人有仕於關中者因占籍高陵世力農善良曾祖清祖繼本文彥成母王氏以公貴贈父如其官母宜人子一即運使君自化娶墨氏處士希禮女封宜人又從子封淑人女三長適墨詔父適吳三省季適郝曜皆名門孫男二長即武選郎後初娶蕭氏叙州府知府

自脩女故贈安人繼娶胡氏南京擢江都御史嘉謨女亦故繼娶喬氏兵部員外郎因羽女湖廣提學世寧孫也封安人次復祖娶文氏冀州學正運開女孫女一適萊蕪縣知縣宋完子一韓運使君將以十九年正月五日啟宜人與公合塋乃以文選員外郎趙南星之狀授余曰自化不德無以報父母敢徵銘於相公以圖不朽銘曰 國有大耋秩視陪卿歷相二王躬秉 國成盡瘁留餘貽爾子孫爰及厥配婉美同藏丘首高陵廟食汝陽祥發千秋神游兩鄉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定石麓李公暨配一品夫人徐氏墓誌銘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石麓李公諡春芳字子實其先句容朱益村人也後乃渡江再徙而家興化家興化自公會大父樂易公季始樂易公子旭號朴巷朴巷公子鐘號永懷公永懷公娶于徐以正德庚午季冬之望生公自

樂易公至永懷公世世田間質行醇謹俱以公貴贈封如公官配俱一品夫人公初名果垂髫穎異邑令見而奇之爲易公名嘉靖辛卯以詩舉於鄉偕計罷

從南雍受業增城侯公吉水歐陽公家故貧歸而教遷江淮間以自給然遇貧交疏昆弟輒傾囊分子之凡五上春官不第顧多吉徵兒時出入每見一老叟獲持一日日中引手向空指若見空中鼓吹迎狀元平公仰視叟因忽不見驚以爲神既久不第夢見一緋衣人手象簡導至一便殿見 高文二祖公滿伏殿下微聞 天語如交慶得人者已乃降座目公我家大事以屬若其他兆甚多乃心獨喜自負丁未春瞿文懿公分校士青錄公既 廷對有密報公及第者公方對客還坐如故應傳果第一人授翰林修撰

代 制草授中貴人書庚戌丙辰再與分校以滿得封其父母居十年而父母始耆公請告歸爲壽會

肅皇親簡詞臣蒙筆待詔齋宮而公與焉無何起遷翰林學士故事詞林官獨學士最重虛數十年不授一旦授公時分宜柄國不知也尋進太常少卿已未典武試柄臣子色迎公若將有謁公徑去不顧分宜以此心啗公然竟無以中公以 上特知故庚申進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尋還部已改吏部左侍郎癸亥進禮部尚書率歲一遷由少卿至宗伯俱兼翰林學士又以學士陪祀 帝社授 賜騎禁中少卿

服一品緋衣左侍郎祿正二品與讀廷試卷皆異
數云諸牛牛麟蟻金新種種匪頒他儒臣莫敢望焉
公爲宗伯念宗藩日益盛常賦莫能供則爲約以
禮制清其冒蓋服室有度妾媵有數請報有期要以
如式諸擅婚野合生者等於宗庶第與名糧一臚
列條故事上之肅皇稱善賜名宗藩條例著爲令
至今有司得奉三尺以繩諸藩無敢諱者自公頒行
條例始也士上春官雲集棘闈下門啟披裘挾冊一
擁而入雖有干戚莫可誰何公乃爲約束令士魚貫
聽所偕計序次列卒夾道以次議呵傳唱乃入至今
士軌于繩墨無敢諱者自公乙丑知貢舉始也是歲
以宗伯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與華亭徐文貞
公同心輔政承分宜濁亂之後力持雅道以屬世風
一時中外若濂而清丙寅政吏部尚書宮保大學士
如故是冬受顧命奉穆考踐祚逾年丁卯以翼
戴功進少保會有詔起建翔鳳樓時文貞公諱
山陵獨公在直驚曰天下苦工役久矣當新政初縱
不能勒成節儉獨奈何又開修端密疏力陳不可狀
上感悟而止竟隆慶之世土木不與府藏盈溢自公
疏止樓工始也是歲以公同知經筵總裁世廟

實錄而前所校永樂大典通成進少傅兼太子太
傅尋以一品滿進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廕一
子中書舍人戊辰與禮闈收士四百是科所得國士
最多至今中外咸賴其用文貞公謝政公爲請月廩
歲役上雅信倚公既富國自幸遭際知無不言如
取太倉羨金增江南織造徵牙簞珍異諸物皆封還
內降力爲勸止當是時言路發舒爭有獻替間不稱
有見謂實直沽名公輒從中宛解之絕口不以聞於
人嘗曰濟濟名碩迪簡在廷吾第以職事還之爲提
衡平章足矣於是百司各展其意無復承望之習或
謂公不以此時顯揚知交之賢者而仲厥淹抑乃徒
聽其進退以明無私恐不應古大臣義公笑曰然其
人賢者耶無所用吾私不賢者耶吾安得而私焉然
公不以私中一人世以此多歸公今上在東宮八
齡公疏請出閣講學諸所定儀節及所簡置官僚多
自公一品再滿進在國少師兼大學士祿再廕一子
中書舍人初劾遼守臣以虜數闖入請建戍臺文貞
公主其議去而有陰撓之者公曰守邊先候望暫費
永寧何謂非計力持前議咸之至今虜無南牧稱金
城焉劄故有南北軍分闔不相諫公曰是欲爲犄角

適府競端不如謀一帥便乃謀一帥帥有勇畧能扞
圍者出尙方所賜文綺勞苦之日爾有功吾當推轂
有罪不爾蔽慎毋剝爾致命士而筐篚我於是各邊
將士感激致死虜稍稍遠塞乃有欲襲虜邀功者公
謝罷之曰固吾聞足矣會虜酋所愛孫以內卻來奔
而虜酋憐欲得之因欲關求市請歸我叛人以贖
詔下廷臣議言不便者十九或謂此前代和戎覆轍
奈何循之公曰不然前代歲致金繒約婚姻惟恐不
當虜心制虜在虜今天以虜愛孫畀我爲餌虜願聽
要求惟恐不當我心制虜在我奈何比於漢唐或又

謂無乃爲宋歲幣如辱國何公曰不然虜今受封號

謂我公集

四九

我寔臣妾之漢肩遺單于且不敢方我獨奈何乃比
於宋則又難公卽不辱費且不貴公曰爾度貢市之
費與軍興之費孰多則又曰是誘我也有如虜得孫
而不如約奈何公謂虜酋老厭兵而愛孫異其孫歸
必厚德我當不肯約一虜雖去留何足爲我重輕殺
之適以激憤而啟侮則又曰是徂我也虜以無用竊
馬空我帑藏視我虛實一旦而出不意奈何公謂固
然我外與和而內修備士有餘力而虜不擾斯亦
閒暇綢繆之計也乃候講問率同官前畫其便向奉

宸斷眾議乃定至今虜更三世垂二十年稱臣保塞
是爲外藩自公排廷議贊廟謀始也虜酋既受封
號倅我叛人廟獻而市戮之上以爲公功晉中
極殿大學士益尙書祿廕一子尙寶丞初公在政府
務退讓推政文貞公旣代文貞公而諸同事者爭欲
得政莫窺公際以爲易與耳每一疏下人各有心斷
如聚訟或有憾於文貞公嗾凡家上書公愀然曰異
時後先政府者通相禍也私心痛之敢效尤乎吾在
事終不忍爲公所爲吾歸矣於是同事者欲倅去公
伺之無所得會公第齊芳移參南京中督府軍事言

謂我公集

公集卷五

五

者附和指以爲私上信公無他眷遇如故而公固
心念父母高年亟疏乞身至六七上逾留逾懇上
不得已賜乘傳歸遣行人護行有司月給廩石六歲
給輿役八璽書褒美稱引宋馮京王溥故事謂公
以及第執政類京以執政歸養類薄兼子古兩盛云
公歸則以歲時紆鱗曳玉率子姓數十輩前爲父母
壽如是者十餘年益公父母亦嚠王而安公鼎養者
後先餘三十年公顧子姓曰昔仲由恨負米曾參悲
子鍾今賴主恩多於曾仲二千天假我厚矣居久
之父母以天年終公老矣猶孺子慕公冲夷有度接

引天下士雖後進遇如曹稱身雖貴與人如布衣時
避遠權勢惟恐爲忌府乃其中有介然不可溺者方
公秉政以休沐涵煦天下天下若忘公賜者及去而
代者稍用其私臆挾威福以行天下乃益思公萬曆
甲申公年七十有五矣時里有病者忽忽如過一
殿宇謹封識以待至者問之爲董允後自與化李公
又有絕而甦者自言見一朱衣奉錦詔自帝所召公
是年三月十九日公薨訃聞上震悼輟朝一日賜
祭十三壇使使治葬贈太師諡文定又庶一子尙寶
丞所著有遺安堂集十二卷藏於家配贈一品夫人

許六公集

卷五

徐氏長公一歲以孝友再旬有六日生歸而食貧被
疏素操井臼佐公及貴如初逮事公曾太母大母母
三世皆老人易志夫人承顏順志務權適其心公內
直夫人竟夕俟公寢乃寢客至命酒一呼立具若
辦者善遇諸側室而子視其子有小星穆木之風初
公爲第參軍輸國子生不中貲夫人脫簪珥佐之公
每將父母於邸輒出所賜金綺俸薪陳于前跪請所
與以中分其第參軍不彙留人以此難夫人能與公
同心亦以此難公能使夫人同心嘉靖甲子夫人年
五十有六矣是年八月十六日先公卒公八男子某

某孫十六人某其婚姻皆名家語其狀中初徐天人
卒也公以父母在未有所請公薨孤茂材等乃請卹
勅有司營墓句城塘之阡是歲十月七日諸孤乃奉
公喪啟夫人寢合焉俾來以公門人大學士晉王公
狀屬于銘其墓子故出公門下雅辱國士之知又從
密勿中檢公遺草知公甚悉乃次其行而銘之銘曰
自昔名世降嶽乘箕緋衣錦詔於公何疑列祖付
託明神護持晚而遇主特受異知繫公體國寧負
恩私營構內停科條外種明明潘令自公定之赴赴
邊籌自公運之盈庭追謀折其參差入帷幕告畫其

許六公集

卷五

便宜勇于善勞怯于伐施衆陳我靜衆雄我雌自後
者先自規者隨爲季受謗爲親請者則餐三紀類承
十椿經國有體比家有儀雙璧同埋句城之垂是惟
故鄉麗鬼樂思恩光下燭幽石在茲

上林苑監良牧署署丞端峯孫公墓誌銘

自古高世之士其初本有志用世既與世相違然後
放情詩酒山水之間而卒亦未嘗忘世也若今上林
丞端峯孫公是已公名鑒字文器端峯號也孫之先
顯於唐者曰三司使招討大將軍岳由睦州遷姚之
梅川家焉顯於宋者曰獨湖先生應時以理學從祀

學官顯於元者曰山陰教諭原彘伯吳張氏召命國朝凡四傳而顯者曰忠烈是爲公祖忠烈公舉丈夫子三都督堪尚寶堉宗伯歷世所稱伯仲季三景先生者也尚寶生四子而季爲公生而直宗伯鄉舉張樂於門祖妣楊太夫人喜曰吾得是孫乃與家慶會五歲而從母鄉宜人如京師舟中病珍危禱於家所奉親音大士者忽遇異僧呪孟水灌頂而起之已就外傳屬駢語應聲而就稍長通博士家言好古文詞摹晉唐諸法書間代撰應制詔典麗稱旨已歸就婚補邑諸生尋改郡諸生已又進齒於太學

前公移公集二

五十五

時宗伯公爲大司成公以爲子率諸胄子毋敢越尺寸諸胄子若孝廉爭願交公名自此起然屢試屢謫而諸兄弟南北試皆遭取捷去公乃厭薄制舉益修先秦兩漢之業從尚寶公省封樹歸侍鄉宜人病飲食藥餌萬方中其權爲罷乙卯試不就而會邑鄒中倭患當事者議歛兵入守公策賊騎突出其不意簡師田間道揭之必遇已而果然督撫胡公廷致幕府資方畧迄倭平公長謝不受功已居尚寶公喪哀毀逾禮畢以母命詔選得上林苑監署丞而會宜人病奔歸及喪宜人如喪尚寶公畢喪如京師待次未及

尋使宦藩歸開小隱洞讀書其中自有終焉志壬申補良牧署典毛屬兼理所部民事而部中富室挾內豎爲奸利公曰上林者天子之園水雖卑職守在焉若中貴人與豪民爲政安用丞爲且職之不共丞之罪也宜以問丞至於民事爾曷與焉既捐資以新丞署乃申約束毋徇中貴人請提法民有請中貴人誅事者以越訴論歲辦牲課有程毋敢辱越毋入奇美毋納饋遺管草疏申明國法以示司禮監且移之書丙暨提法司禮弗禁脅奏聞左右失色自是稍戢從死抵京師所過富室輒奉金幣郊迎因邀至其家

前公移公集二

五十六

置酒侍坐以爲寵公悉卻之曰此曹安得假我顏色而旁近僧寺歲以端陽作佛會男女雜處公禁之會有訟其子者公反覆諭以慈孝遂爲父子如初有殺人者前兩水捕之久不獲公至自詣服益公視事嚴明吏役凜凜奉法不似他丞寬假取文具而已以故署治民甚德公萬曆初詔修兩朝實錄令諸司各編送吏館死以屬公會恩公得請移封而父尚寶卿始進大夫公聞過諸昆弟談江南花事浩然有歸志曰奈何令江梅笑人而適戶部劉公督浙賦比行署民逃留者以萬數公爲停驂定均輸法戶有三

等課牲以是爲宅公既抵家而中貴人忌公中之外
選膠州近海海氣成市或謂公意得公揮手不顧
蓬萊隨地而有何必膠州作夢登蓬萊閣賦竟疏以
死職致仕築堂於東園稱大隱焉公貌豐碩背有黑
子如茨大眉間紫氣徑寸鬚鬢滿酒長尺餘侃侃于
貴顯者而山人野老則欵曲盡惟自奉菲薄而攜客
則粉洗膳滌衣節用以居而陶寫歌舞絲竹客至則
更進以爲樂既脫屣五千慨然慕淵明之爲人倚東
郭臨惠江作五柳莊壘后爲山引泉爲沼剏巖爲洞
跨壑爲梁樓臺軒榭之類以百數皆取歸去來辭中

許文穆公集

卷五

五

語命之名莊園擅已之勝爽朗潔清祇僅十而遠迤
曲折可竟日遊也歲時花開召客高會每遊人入杖
履曼摩與主人相錯曰天地間景物吾與衆共之或
生修竹臨江披襟以當荷風曰此何讓北窓下種菊
五色興至獨往雪後登臺四顧以爲瓊山玉墅炯然
在軒几間也嘗生卜兆於蟠龍山枕大江席曠野曰
是客適莊園吾百歲後神魄聚此且與嚴陵墓相望
得從客星遊足矣公即超然高世而躬行厚於人倫
晨起蕭衣冠率子姓謁家廟畢乃食出入必告時物
必薦而後嘗敬事鴻臚兄甚篤歲時助之推產以業

許文穆公集

卷五

五

世事謂勛業可指取已不得志有司乃縱心物外馳
騁翰墨徧交當世賢士大夫居鄉則從呂少傳本楊
山人珂稱詩有漆園梓居京師從文博士彭徐秘書
中行歐郎中大任何太史洛文結社有金臺梓遊白
嶽而從汪司馬道昆郭山人第有白榆社草慕江湖
散人而造遊舫弟司寇鑲以采萍荔名其舟而爲之
記有采萍荔咏入京有北遊梓歸而園居有東園漫
稿有舒嘯軒稿有嘯臺咏遊招寶山西湖有四明遊
覽編有虎林硯咏皆灑灑成一家言其書法出入宋
元諸名家而自選筆意道勁俊逸尤長於大草署書

請乞者無虛日。癸亥楊公博司空朱公衡中丞唐公順之張公佳胤皆負才望。慎許可雅推重公而公意不自得也。居常深念吾家世忠孝而國恩未酬。願諸子曰而翁遺世。舉生以所願志託爾曹。小子勉之。公故強辛卯冬忽患痰疾。謝卻醫藥。壬辰元日衣冠而坐。屬諸子若孫進相酒曰。吾先世年不及指使。今此老于乃翁足矣。爾曹第毋廢先世而善視諸故人。吾長往矣。因偃卧有頃。息漸微。恬然而瞑。距生嘉靖乙酉九月十三日壽六十有八。子男三伯如游舉進士。仲如浙季如潢皆太學生。游婦徐氏興化守紹卿。

許文穆公集

卷二

女浙婦韓氏南城公整女。演婦胡氏陝西憲副維新女。女一嫁爲諸工部大主于太學生士彥妻。孫九人。孫女五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一人。婚娶皆名家。前余司成南雍而伯子寔以孝廉負笈來。至是歲嘉平月二十七日游等奉公喪。蟠龍山與陳孺人合乃念舊遊不遠千里。屬不佞誌焉。跡其行事儼所謂初本有志用世而卒亦未嘗忘世者。非耶。古稱逸民非必盡聞巷編氓。蓋亦有冠冕之倫。如公可稱逸矣。爲誌其墓而系之銘。銘曰。於赫摩始。忠烈遺趾。鼎立者子。於昭德門。忠烈樹惇。林立者孫。猗與公季。終溫且理。

允文洵美。家世嚴廊。爲珪爲璋。嚆曰。署郎爾職。爾舉身當強禦。誰吐誰茹。薄言歸休。管彼免裘。曠然大游。奕世忠貞。有志未伸。以俟後人。厥惟家嗣。資適逢世。其成公志。山爲龍蟠。嚴陵相望。十世其昌。

墓表

贈承德郎直隸淮安府通判劉公安人蕭氏墓表。隆慶二年。天子以建儲。覃恩天下。詔曰。外有三薦者。得贈封其父母。如今官於是。聽松劉公歿三十六年。配蕭歿二十四年矣。始以其子長公貴。贈公承德郎。蕭安人云。是年長公報政。擢南京刑部山。

許文穆公集

卷二

西司主事將奉制詞告墓。樹石墓道。使使以誌狀來屬史圖表之。國之舉於鄉也。出長公門下。雅聞公安人平生按誌狀表焉。公劉氏諱某。字某。廬陵人也。父翼齋公。惠終邑庠生。翼齋公父水雪公。獻以鄉薦。終肇慶教授。教授公父寒繁公。芳桂寒繁公。以來世業。儒然弗大顯。公承家學。益務砥行。立名善說詩業。詩者爭禮致之。公講帷外履相錯也。乃益與諸名俊約。爲會諸名俊。咸推較公公益。乾乾終歲。諸名俊咸以次登用。而公獨因弗大顯。公母李孺人。早卒。繼王孺人。公事之孝。御史大夫行部以東帛旌焉。公廬邑。

卒四舉未第年四十有四遷卒蕭安人比公卒時年三十有八耳二孤幼弱而翼齋公春秋高安人含哀侍養翼齋公益忘其子之戚也逾年翼齋公卒安人謂二孤曰第力學毋墮乃祖父志吾自持戶不以累若二孤有婦安人御之嚴一切先以儉勤門內肅然蓋十有三年猶若聽松公存長公曰母歿而後覺吾父之亡也悲矣悲矣嗟乎士屈首受書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藉第令數奇功名不著於竹帛即才抱晁董義并由光往往濯沒弗稱抑或內德茂其志節行能視古國史亡少異俄而露晞星隕非有所附何

翼齋公集

卷五

以托不朽哉聽松公雖殘謂有子而仲安人不逾閭闔而幽德彰聞 聖書褒美色動里閭光流天壤聲施後世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于天言微之必彰也長公服訓續官文行卓越追古名臣丞丞自南曹起矣貽親今名寧有既乎

勅封鍾太孺人墓表

史國曰母德稱慈尚矣土沃民淫慈過驕生不勝恩勤以隕厥名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嘉慈母之能勞作鍾太孺人墓表初贈侍御近素鍾公失其元配黃孺人也繼室以長岡劉氏隆慶改元以子侍御君繼

黃貴封太孺人稱鍾太孺人父愛蘭翁母姚氏愛蘭翁爲任俠以貴雄里中諸所願指里中嚴憚之矣太孺人生有父風又習其家殷盛既歸則益操下愚門內無敢譁者嘗是時姑更在堂太孺人奉之謹而黃孺人所遺子女三又仲氏二姑女太孺人咸子之歲時黃劉兩家及諸姻問遺疏數隆殺無不當近素公意者近素公以此知其能而親外家內事一切以屬太孺人外事以屬愛蘭翁而獨身客江湖間貴大起無何倦遊歸歸而食指滋益多自太孺人身所舉子佐無偉侃儼傳侍御君暨前子每八人浸長有婦

翼齋公集

卷五

矣慶貴且不給近素公以爲憂太孺人曰吾觀諸子皆克家季且大吾門即不分一錢何憂焉爲好語寬之太孺人則躬儉勤以佐近素公夙夜操作見一遺草棄未輒俯拾曰奈何暴殄殫帛在前必曳素布筵饌在列必設鹽齏曰此家常物奈何實之此諸子各有立家益大起太孺人則儉勤如初弟語近素公克家之言微乎近素公則呼酒引滿大噉以爲歡也太孺人遇諸子婦嚴甚諸婦稍不當意輒變色臨之然務爲覆護不令其失知也侍御君於諸子最少又早孤多病太孺人尤憐愛之然不爲姑息每就學歸必

問所誦習出必問所從稍不當意輒變色臨之曉而數日向國謂而大吾門也今何以見而父地下侍御君益感激務學卒成進士讀中秘書授雲南道御史簡命督學皆都侃侃爲時名臣里中以是稱太孺人賢母有知子之明卒能成其子焉史圖曰余讀侍御君陳情疏及春輝燕喜集未嘗不歎歎太息也嗟乎太孺人所爲督屬諸子者屢屢有丈夫之槩卒成李君天錫壽母以祚鍾氏既老不衰侍御君不愛孺衣縫幄之祭抗疏竟歸泰輶上壽可不謂燕喜乎迨茲命舛嚴程遙顙七月而訃至夫人子得奉親終豈非

評文發公集

卷五

三

天哉胡不令須臾毋行也侍御君益傷之甚既免喪還臺手誌狀示余願圖所以不朽余悲侍御君之志爲表其大者監后墓追令鍾氏世世以覽觀焉太孺人生成化壬寅九月十九日卒萬曆癸酉四月念九日年九十有二以甲戌閏十二月合塋贈侍御近素公壽其子姓婚姻語具誌狀不表

贈承德郎南京中兵馬指揮方田吳公暨安人楊氏墓表

嗚呼是爲方田吳公暨配楊孺人之墓方田公名琛字良用郡之閭右獅山里人也父鑑一公母江氏鑑

一公生四子公其次也蚤歲鑑一公察公才釋賈事任之公代父買牽車千里冒暑雨涉水雪其勞如飴不以有兄弟諉也每歸則奉羹中裝子父所而後退入子舍貨大起鑑一公老以分給諸子念公久勞欲厚公公讓不可曰身爲大人服勞秋毫皆大人耳兒何有焉敢因以爲利乎伯兄璉嘗以誑誤通官輸吏捕之急公整其貲代輸免第玆爲州倅歸而飲公出歡輒公正色曰而兄不辭觀此卒謝罷乃坐愛季璉尤篤季在襁褓則公子字之長而相敬不衰公貌瑣梧善心計慮事深遠居常啁啁片言而四座盡傾性

評文發公集

卷五

三

恬淡布衣食蔬然不爲纖膏卽班白見丈人行鴈坐却步踟躕如也家閨闈中出則踟躕闈中少年歲憚之公顧善遇諸少年深揖款語少年無不意得者或犯公公第引咎不與較犯者愧謝生弘治己未十月二十二日卒萬曆甲戌八月三日得年七十六配楊孺人父彥鑑公母何氏孺人年十九歸公與公德公代父買則孺人出橐裝以奉于舅姑公急伯兄之難則孺人中從史之公篤愛季而孺人寔拊哺之如子也蓋終孺人之世門內無勃谿離娣妒芥華滿前而疏布不改生弘治庚申四月二十四日卒萬曆

乙亥九月二十七日得年七十四子四文宗大學生
文察郡庠生文宏文會俱太學生女二婦婿皆名家
孫十三孫女五曾孫四曾孫女三始國守諸生困甚
公謂伯子宗曰安有如生而久困者以孫萬成婚國
長女比卒國守史官又謂宗曰敬謝太史公不及見
矣太史知我其爲我書墓上之石萬曆二年十二月
四日宗等葬公問政之陽與楊孺人合書抵金表其
大者勒石監碑

行狀

明故奉議大夫大理寺右寺丞徒所黃公行狀

奇不報公集

《卷五

五

公姓黃氏諱應坤字惟簡余同里人也自余有知聞
里中父老亟稱古潭黃公長者古潭公仕嘉靖間爲
名御史生三子公其仲也伯應乾李應震兄弟分補
諸生古潭公在南曹公從之邸歲除尚請業同舍郎
心異之年十九娶於吳三月而古潭公卒公孤貧以
講業自給試輒高等郡守相廉其行益多黃生講業
者爭迎致之余從公兄弟里中爲文會獨心重公溫
雅隆慶丁卯公舉于鄉其明年第其王除丹梁公終
母喪補新淦萬曆乙亥出新淦入雲南道御史余
時守史官同朝兩家遂約爲婚姻·丑公以御史出

許文公集

《卷五

五

按上谷雲中兼督學政己卯按晉辛巳按齊魯皆會
大比士而公東還也携李就至京師·申二月公還
大理寺右寺丞是月余季女于歸蓋·閏月而公捐
館舍矣公才同精敏已試爲吏益習民事未出都門
輒從其邑緝細問所疾苦籍志之既至則按以覈實
與民興除罷里甲供應出入簡易人不知其令君也
虛已以待訟者爭辯盈庭公徐聽之竟日無倦色務
盡下情兩造皆服而後已因非重辟不繫囚圖爲清
邑中士民相戒無敢犯浮梁故以賽神競渡闕而抵
死謫發者無虛歲上官莫能禁公曰法之不行教不
豫也乃先期懸令邑中申令既熟乃屬諸父老各歸
訓子弟謹守約束有犯令者罰無赦諸父老相謂令
君是保吾家子弟犯者必市撻之遂止及去而民遮
去輓擁車不得行已乃像而祠公志去思焉及爲新
淦數往來道浮梁民奔走遮道如其初去時新淦有
蕭郎中者白首繫獄公力請於部使者出焉部使者
以獄詞徧示諸邑諸邑皆服自以爲弗及 召入內
臺一日有掃門者問之曰浮梁百姓也思令君故來
謁耳公曰勞苦遠來欲賞乎予之錢不受有冤欲白
乎曰冤則有矣令君在不至此然業已往不飲白也

其得民如此御史出按部與監大夫多不相能又諸藩臬皆先進以職事關白未易當其心公既練達而出以諫和諸同事者皆服監大夫或有所策事與公各面書相聞已而發由皆合楚方司馬屬高中丞趙王中丞還朝皆亟稱公自以平生所遇未有如黃使君者初接行雲中上谷基三出塞寒夷脫帽頂乳酪羅拜馬前公微取嘗之諸部懽然謂譯者我等往聞部使者如在天上不意今日忽墮此乃肯降顏色而親我公公譯者諭以上恩爲具言互市之利肯稽首願保塞長爲外臣公念市者本以羈縻今歲請歲許文毅公集一八卷五

加加者不減請者繼至大半無厭何以待之第與虜約不裁其已加而節其欲請稍爲限制遘乃久安疏入識者過之既得代却美金不受時政方急有以決囚不如數爲罪者公按塞歸臺長目公顧安得如黃君行部時因當出者先平反以聞何至得罪按督有高姓者爲其子求舉介公宗人子行三千金縣公公發其事寘高于法監大夫欲按某州守未及發而公行部至某州廉之賢者也意直無逢迎亟移書止監大夫其後監大夫亦廉得其賢狀語人曰微黃使君幾失某州守矣而公所臧否如親其人時以爲傳

神晉滿分部公次當接浙請易以闔臺長曰君必嫌壤接乎聞不足煩君左轡重地今屬君矣按齊魯所錄多知名士葦東省第春官者廷科爲盛焉公貌遷不勝其衣至當煩劇未嘗憚也山東西兩省獄最煩案牘山積公自檢對或至夜分偃僂唱曲可謂盡瘁以仕矣公之爲大理丞也故事廷尉錄囚對簿左右丞謹濡筆待署無敢言公曰苟如此安用丞爲徐出片語詰囚語首獄囚多立服廷尉大以爲能公爲人惻惻不與物件而介然有立事無大小應以凝定卽紛糾不爲亂蚤年病居自號毅齋已顧名私念坤承

許文毅公集一八卷五

六八

乾健遼東健所皆相濟之義居常訓諸子儉朴養福憂勤進業蓋身教云宦遊逾一紀不問家嘗與余共邸一鰲一豆靡不與偕每深夜促席有不法語而語公者公亦爲余披心相視莫逆是秋公內子吳病公憂之無何公病病少間會萬壽禮官爲綿農公不自安強起上壽病遂革病之革也余視公卧內公目瞿神光溢出余始大憂有頃公自言見黃耆署其名帝召我邪行矣仲子從旁微問神亂乎何乃爾公曰否死生有命語不及家事遂瞑八月二十七日昏時也距其生壬辰八月十六日享年五十有三歲里中

父老稱公質行類古潭公父子相繼爲侍御里所希有而古潭公終刑曹郎公終大理丞皆五品云古潭公父贈侍御志禮公志禮公父文輝公文輝公父仕積公語在家乘中公母方宜人配吳孺人皆以公貴封男子四懋郡學生娶吳節推孫女機娶汪氏女校娶方中丞女采國子生余塔也女子四男孫五女孫四公歿時吳孺人病不省獨伸機季來待公孺人病已仲季與母以公喪歸葬而伯懋奔訃及于途匍匐來請狀曰知先大夫者莫如相君今奉母告几寢來不得請無以復先大夫且見於母氏也余悲其意揮泣而爲之狀故不能文

許文穆公集

卷五

六

傳

孝廉顧先生傳

代作

孝廉先生有嘉善清風涇人也諱熊字汝美顧氏爲風涇望族而先生素篤倫品有君子長者風鄉之人稱孝廉顧先生又比之曾閔二子或者稍過然孝廉遭遇之難雖謂之難于古人可也先生甫十四喪母陳夫人父可梅翁初弗欲繼納婢焉而婢陸氏者固狡黠人也始甚韜藏不敢自比於妾先生以父婢視之久之善伺翁意翁加愛始欲自比於妾先生遂以

父妾禮之已而生二子益媚事翁又善押闔其術以鼓舞翁意肆然有卽正之心焉翁以愛故卽正之意遂急而弗可顯言乃日以事困先生先生知弗可諫法然曰彼固婢也父甚宜之又生子事婢敢不如事母竟以母禮事之而陸氏者固起自賤微無遠識於是水炭之勝孔棘矣先生時踰弱冠士大夫高其行競徵爲塾師補邑庠弟子每試在高等文行日有名又競徵爲經師當是時弟子輻湊每歲贄金至百餘金乃先生夫人荆裙不完也先生純固不敢私一金可梅翁視之亦不甚顧惜乃陸氏猶日夜陰嫉翁以

許文穆公集

卷五

六

爲乃子之贄金固有私之而不發者在也先生又純固太甚無別腸遇翁弗給又於贄金外潛貸於王人翁以補其窘乏翁由是益入陸氏詔見先生必忿顏厲色以待先生下色婉婉躊躇數四乃敢祇事入見苟得一語相及如獲夜光明月而歸也當是時先生方負時譽俯仰仗先生父子之愛特在一絲耳如是者幾三十年而先生孝敬如一日不少替又加恪焉其後翁日衰先生代家政爲具書贊請二子就外傳爲傳資幣與二子合婚始以餘力置田一項屋數十椽陸氏以爲先生遂將私之也請折焉產屋惟翁取

器用惟弟取且美其名曰是祖遺也了無幾微介意
鄉黨以此益賢之既而可梅公卒陸氏求去就養二
子先生泣留之曰吾少喪母不能盡一日養爾善事
父父之所愛亦吾母也吾豈以存亡易心哉乃以父
所遺物悉委諸弟陸氏遂留至於終養焉始先生
之事可梅翁也天性誠懇曰益謹畏而陸氏固曰益
自大兩弟曰益驕惰可梅翁既卒兩弟曰就淪落先
生上事婢母下恤貧弟寒素之力亦庶幾乎暇勉無
餘矣嗟乎難哉子家去風涇不數里而近知先生習
固爲之傳以風示鄉閭云贊曰閑會二子事繼母母
言不盡公集

言不盡公集

卷五

故

華亭楊氏婦何貞女傳

他日過華亭聞楊何二姓有家範楊氏益有兩節婦
而何貞女特著云越日何氏子謂余而請曰余女弟
貞女者楊氏允修所聘也允修未婚而夭女年十有
七持服往哭之盡哀遂不復歸因出董君所爲傳讀

之見其當舅亡叔勿徒介庶姑丘氏以守速嫌思永
斷髮毀容局輪十餘年所謂艱難而正志者也及倭
夷逼近郊謀屠允脩之柩立嗣子入城郭造天不失
其正永葉之貞於今垂三十年豈不善始善終卓然
古之遺烈哉余於是泫然悲太息而謂客曰余親何
貞女事重傷乎臣之不烈也夫人性必有義則必無
二心自有天常以來誰得而易之女無論黥凡受聘
者有夫婦之義焉臣無論任不任凡策名者有君臣
之義焉一念所屬已先許之其可得而易乎是以蔡
薈傾陽梧桐待老鴛交頸以雙逝鴻孤征而無群此
言不盡公集

言不盡公集

卷五

而發耶列女不更適忠臣不二君非出於天常之自然而何也世之謬迷天常惑於管魏之徒者亦有說矣其說曰忠不必烈從時者順義不必死建功者明仲尼褒管仲箕子封朝鮮所謂中行而達節也夫紂之君武之聖箕子斷然不臣周朝鮮之行亦育湯也管仲見錄於仲尼蓋曰姑以拔世云耳如曰與仲之不死則女之事人者可以再醮也歟哉必不然矣今天聖人之法曰女之既醮者臣之受封疆社稷之托者不可易而志此所謂以常法待通人非所以論忠烈之天性也天性失真異論從而蕩之管夷吾學其

許文穆公集

卷五

天

子而失步者也猶可說者曰桓兄也魏元成學夷吾而濫觴者也猶可托者曰太宗功也後世臣子學元成而濫觴不止者其將何說而何托乎邪誠中人憐於戈戟其言至於今未已故辨之不得不許客曰子之言妻道也臣道也萬世而下事人而懷二心者其將聞此而惕然矣乎遂書之以復何子之請

江母傳

史國曰夫爲子婦事尊章人道之常晚近則不然或以門第貴賤估而耻爲之下彼徒以異姓合併非所生也故以子概婦誠難然子固有私財不顧養者

何論婦德嘉江母之能爲婦作江母傳以風焉江母者楊氏彥綱公女也年十六而嫁爲江處士燦妻姑性至嚴諸婦事之惴惴鮮當意者母在介婦中獨能當姑意處士父喜賓客客至則令處士治具具鮮潔處士父喜謂處士才而處士乃心獨多母之助已也姑嘗病劇處士以身禱母曰今姑可代也妾何愛微軀請當之夜中共禱忽里香滿室逾時不覺姑尋愈里中以爲孝感處士頓首急仲兄之難家以故貧母無怨言及仲歿而衣食其諸孤爲之婚嫁與已子等曰吾與仲氏比肩事姑此孰非姑孫也已乃悉出其

許文穆公集

卷五

天

嫁時裝資處士西入浙以鹽筴起母爲家佐以儉勤稍稍復其故業處士客遊所至而甘毳歸屬母以奉姑姑食而問其餘則母悉以進自母歸江事姑二十四年無少懈姑老且病父母侍湯藥數身自浣除簪穢或曰母豈無待子乎母曰吾寧自爲之甘心耳姑且卒顧謂母曰惟是死者之無知也死而有知吾無以報若且抱送佳兒子若矣歲甲辰母夢姑以兒來口囑囑語曰以此報若乃舉東鳳嗟嗟乎事亦奇矣東鳳爲邑諸生溫雅有文天其以元江氏宗和母今年七十江氏宗人謂母兒婦事母如母事姑益母之

食報不虛也論曰始余睹傳記中言孝感事魚躍水
宿近雪疑之今觀江母身贍而室中異香詎不信哉
彼皆丈夫子至今閭巷猶以爲美談又况并總爲婦
者乎身浣剛臉自萬石君家不再見而母甘心簪履
不以妾侍子視郎中令尤難乎孝通神明宜母之有
後福也無論高年矣余奉使過里中江氏楊氏故同
里閭里人爲余道其事

祭文

祭故少保兵部尚書胡梅林

嗟乎嗟乎公往年海上戰功東南之人類能言之

許文公集

卷五

三

天子亦既知之矣矣今公之被逮而來也 天子方
待公以不死而公竟死乎自古個儻魂瑯之士負其
飄忽覺岸之氣往往建非常之功而不免遺俗之累
蓋公以此成功亦以此得過無足恠者方島夷竊發
旆旌振揚東海之勢雪若飄風震陵震電奄至而公
徒以一旅之師提孤劍橫塞其衝當是時也棄其身
於生死榮辱之外矣而今尙何說哉而今尙何說哉
夫生而無樹不若有樹而死榮而無聞不若有聞而
辱嗟嗟乎公亦既有樹且有聞矣曩海上所得渠魁
雄桀有非王直徐海哉公既謀直以弋海復屠海以

狗直從容談笑乎杯酒之間而要推二酋於股掌之
上建牙擁霧坐鎮東南使虜自爲闕非公也而誰辦
之此之爲烈寧以榮生而較著辱死而闕沒乎且夫
慷慨立功之臣遭時不遇至於扼腕以死莫能自明
者自古非一也公之心迹曰矣即死不猶愈於扼腕
者哉假令以法吏之繩墨而約公則公誠不能然公
所建立要自有大者寧爲寸朽不爲尺朽此公之志
也嗟嗟乎某等竊于公傷焉昔公開府海上援袍而
鼓之鋒鏑如林矢石如雨蓋公自誓以必死而人亦
爲公危之以至釋兵家居謂可幸無他然公卒不死
於鋒鏑矢石之交而乃死於此命也夫命也夫今公
之來其私心固曰 天子明聖願乞一言而死死無
所憾嗟乎嗟乎公今亦何憾哉死而有以自明得保
室家完好至願 主上之賜矣即身膏斧鉞公且甘
之况其以天年終乎某等觀公生平每風塵時起則
撫劍四顧耿耿乎寢食未嘗忘海上也今其精爽不
散必且舒爲長虹激爲颶風掃揚槍而驅厲沴清海
島以痛生靈不遽泯泯而已設食都門引領東望山
川雲霧之間猶若見公之戈戟旌麾綠轡靈輜以翔
所爲公歔歔嗚咽而不能已者又非獨以交遊之私

桑梓之故也公其尚鑒而哀之耶

祭大理丞從所黃親家

嗟嗟乎以公之才之敏之識之練謂生之非偶不謂其季之速也以公之神之王之力之強謂諸之必遠不謂其蹶之促也學同里閭公年後于余謂致身之日早不謂其淹五旬而奄忽也仕同京朝公第後于余謂報國之日長不謂其陟五品而顛覆也再縮銅墨所至以愷悌稱夏竟有知豈樂彼俎豆尸祝也三持各繡所至以神明稱風采如在豈依彼岱岳河濱也問暨前五日尙強起而存鄙人今鄙人猶故而公胡不復也易簀前三日尙強食而憂內子今內子無故而公胡不淑也孔懷胥遠諸孤半從惟仲若季以奉公終燕越相望首丘安在奈何一朝而捐此鄉族也昔余季女爲公季婦托此茂李惟公季之故桃李有華春秋幾何奈何遽令倚廬而稱不穀也伊余寡昧肺腑焉依歲時鴈啄匪公不惟深衷密語匪公不被嗟余失公如失左右手張此子遺几延羅列賓從交錯揮淚陳詞九原可作公奈何的去此而之冥漠也

祭良源許公

嗟乎孤既與翁同譜乃又與公子同年也郡縣同舉秀異卽酉同領賓興而今又同憂矣慶門弔廬自古所嘆翁以稱觴之歲爲易簀之年孤以報捷之辰爲奔訃之日翁與先君教子而望有成也同心孤與公子欲養而親不逮也同恨性公子哭先君亦以哭翁也今孤哭翁亦以哭先君也嗟乎嗟乎翁享公子之名也七年先君聞孤之報也十日公之疾也公子在側寒親嘗那親沐得以盡其心先君之疾也二孤不在側藥不及嘗那不及沐不得以盡其心翁昔而游公子迎歸天若以壽速之合先君家居而孤就試天若以名驅之離翁則可以自慰矣孤尙何以爲情哉公子青雲驪足絕塵而奔孤誠驚劣莫能攀附然才與不才各言其子繼自今各承親志同上太常連轡並驅勉求無忝知翁與先君且待此於九原往令子以慰孤孤今又以慰公子也頃令子以狀相屬孤旣以先君之慟慟翁又以令子之知知翁不敢卒負翁其鑒哉

祭朱邑翁

嗟乎天道其可測焉否邪可測則可必嗟乎天道其可必焉否邪謂本有必興以公之才而敗竟于符丞

前仁者必壽以公之仁而竟不逮者謂賢者後必昌以公之賢而爲之後者遺孤六尺子于總帷之旁嗟乎傷哉天道茫茫胡報施之有定紛紛伏其難量方公之掌綸秘書省選羽儀曹載尚符璽身依雲霄去桑梓而遠遊豈徒以爲名高乃其冲襟雅蘊固將効尺寸于清朝忽中路而遺躅悵君門之既遠今其已矣鬼不可招嗟乎嗟乎公雖外遷存猶庶幾奪公之亟邊溪厥施且葵有穉者旅貧而無以爲歸也日暮號于中庭行道爲之孔悲矧我同鄉幸文同官月奉樽俎與公爲儺自公之逝惠好寡凋二三君子星移雲沒涕出無從有驂可脫樽酒在茲公不可作

祭大叅毅齋查友

嗚呼毅齋其至斯耶雲霞罷曜瑚璉披華卿邦之感朝野之嗟憶昔從公期同皓首隱顯中睽於我心疚矧茲一朝未老先仆公行具飭細大不愆公學何游聲臭之先能嬰兒乎其天乃全一登諫垣名成身立顯顯其聲碩碩其實引古匡今袞職是力霜落之林隼擊鷹高庠空慶雲辭鳥道逃公獨扶善不樂傾搖中更臬藩馳驅言與凋瘵回春姦萌逆折百城晏眠吏士以悅厥用未究釋綬懸車朱丹者數有情分如

肯虞殆辱止足自居尚冀公良百齡天授胡然顯階弗階上壽位不滿材年靡德偶能知公者孰與予多處必並逝出則同科聞計心惻兩淚滂沱惟古達人晝夜生死混合空虛多彼奚此公道有聞予哀何卹一官匏繫執紼莫由攝管摘詞以告九幽公其來歎不在醜羞

祭門人王維材

歲在壬戌爾來就學涇西枋數繫爾獄獄郡守都試郢人操觚哀然舉首時方總角爾年少小爾動卓犖從二三子橫經披帷終日不遺歲珉於璞爾則如愚

我非先覺爰及嗣歲交契爾篤若膠漆投若蜚羈祝乃自潁源載遷台谷鳥道禪閣暮嶺晨臚雲后棲身烟蠻目於時同心金斷蘭釵查焦師友蕭越伯叔孰非圭璧相與磨琢越乙迫庚先後覲錄衆皆雄飛爾獨雌伏爾步爾趨余信余宿余匪耶耶令爾匍匐爾學無聞余頗有愆乃公棄官返其初服吉水歸舟那堪爾哭爾父事余余慚子蓄適亡我兒爾爲之續嗟嗟短命載胥不淑云誰爲恫一往不復天寔喪予人何能贖掌隕隋珠攢毀荆玉終古所悲高天爲顰溪毛可羞山泉可掬萬里緘詞爲我心曲

許文穆公集卷之六

門人福塘葉同高

燕山方從哲

瑯琊焦

弘立言

立禮輯梓

詩

大祀方丘應制

律應蕤賓曉漏沈瑤臺香謁翠華臨方劍不盡無疆
德黃王先陳未薦心帝祉萬年瞻泰運咸池九奏

言公集卷之六

洽靈襟秦封漢碑何堪數願祝鴻仁大地深

恭陪北郊禮成有紀

良辰屬朱明祠官肅方澤天子禮皇祇羣工助精
白景風應幽鍾高煥揚廣陌上公秉黃琮太史奉素
冊六變樂初成萬靈聲具格熙朝重殷典微臣叨
服役趨踰從騶牲舞蹈依紉席始侍空桑鳴終裸白
茅藉展采偕有司齊心保無斁資生荷弘載美報感
瞻昔虞顓合圉丘周禮分泰圻今古殊儀文虔恭自
朝夕汾陰空樓船雍疇已陳迹納履下紫壇稅冕陞
蒼柏賦擬獻甘泉才應慙執戟

代御製勸農歌

四民皆天職嗟農獨苦辛所以古哲王巡省及茲辰
簫鼓吹豳詩訓迪良諄諄東郊土脈動好鳥鳴芳春
桑園拂其羽催耕一何頻乘時播嘉種原照何勻勻
念茲民所天珠玉安足珍一日苟不作饑寒將立臻
勿惜沾體勞但憂年歲屯沾體勞尚可歲屯傷我民
憶昔先皇時端居軫郊闡載輿憫農味丕揚烈
祖仁禁苑籍千畝雨暘零百神玉食豈不足貴令四
海均九重高結念兄衡謀其身古人有良言歲計
在於實豈伊公家賦婦子亦相親春風正發育萬物
許公集卷之六

大閱應制

鑾輿宵駕鳳凰城羽仗晨臨虎豹營閨日旌旗通御
氣殷雷節鼓雜春聲千夫盡是幽并俠七萃俱傳衛
霍名噪蹀銀鞍大宛馬陸離金甲曼胡纓屯來雲鳥
渾為陣練後林猿總識兵隊隊穿楊星技絕雙雙起
乘關身輕比庭咫尺降封豕南海須臾斬巨鯨又見
軒車馳泳野豈如漢艦集昆明惟牛說奏軍中樂飲
馬誰歌塞上行全勝古來惟不戰願敷文德洽昇平
慈寧宮產瑞蓮應制

燦燦盆蓮瑞氣浮連房中更起重樓花神似蘇
閣香湧出金仙太乙舟

又

金蓮原自出仙家况復歲寒吐異葩共道
今皇是虞舜故將重蓋應重華

高山流水 以下五首俱應制

光華瞻日月詠詠託絲桐列嶂清溪合懸泉碧樹通
壤邊忘帝力弦上穆皇風和曲從來寡知音不易逢
我我情自遠浩浩思何窮願借雨霏便高飄達 聖
聰

青々集

卷六

三

古松辭鶴

古幹寒仍秀仙姿迥不群玄裳灑若雪丹頂照彤雲
政立窺霄漢軒騰絕垢氛素心三島在清響九天聞
渴飲金芝露歸遺玉柱文幸陪鸞鶴侶長奉 聖明
君

杏花春燕

常隨春社至偏向上林飛亂掠輕紅過頻穿積翠園
芹泥堪未掇花雨正霏微幸得巢金屋毋令點玉衣
雕梁時自語綺石靜相依披對思瓊苑當年 賜宴
歸

花石雙楠

瑤華今無畜恬嬉爾自任方春開御苑長日傍花陰
石几早疑伏霜毛怒並森依人情似媚託社勢將擒
殊技留莊策幽音入孔翠角餐與龜坐應識 主人
心

玄兔

上林休羽獵內府啟瑤編黠黠素納裡爰爰丹晨前
乍披凝 御覽允視介 皇年巧豈騰山得祥應舞
鶴傳玉衡台綽約金龜影嬋娟淡草秋烟淡低枝夕
露偏桂宮侵月白藥杆染霜玄食有千齡杞圖徵

青々集

卷六

四

萬壽註濡毫生色動拂練瑞光餘願奉周南化長歌
且免篇

次謁 長陵韻

當年 宸蹕開荒甸此地玄宮闕朔天自起寢園臨
大漠長留弓劍鎮全燕水引萬靈朝日夜山橫千嶂
隔烽烟只今 陵後親巡地 三駕餘威尚赫然

次謁 景陵韻

宜宗黃屋開青山十載雅熙想像間 虛皇阿來金
匱秘宸遊長罷王泉間蒼林迴合春流斷紫霧冥
濛舊殿關始信霸陵留儉德試看培土點苔斑

次謁 永陵韻

佳城鬱起七陵東，松檜新培輦路同。王氣直疑通鄧上，白雲猶似出封中。地分珠嶺蟠靈迥，天抱驪宮構勢雄。悵望青霄龍不遇，小臣空自泣遺弓。

次陳春宇上 陵韻

載筆辭清禁，聯鑣出近關。宸園修歲事，車馬半朝班。萬木斜陽外，諸陵積翠間。弔湖弓劍在，髣髴不能攀。

次遊碧雲寺韻

幾年陪禁直，今日復山行。暫謝鷄鸞侶，重尋泉石盟。

其二

坐愛桃花水，偏依祇樹林。烟霞供客興，泉石照禪心。帝苑餘春色，人家半夕陰。曠然天地外，高眺遠山沈。

上 陵

塵紫分朝列，春郊慘客心。雨衝官道阻，雲望帝陵深。劍舄猶天地，鶯花自古今。年年寒食節，淚滿侍臣襟。

恭謁 康陵有述

石路通山遠，環城倚碧峯。深林藏虎豹，古木偃虬龍。

紫殿青霄迥，重門細草封。瑤臺明月夜，何處響山鐘。

悲張荆山山房

一榻深雲裏，空亭萬木疎。門開青嶂月，上碧簾虛。幽鳥啼仙木，童兒摘野蔬。秋風何處起，落葉滿山渠。

送陳春宇太史 冊封魯藩

歌罷皇華不可留，都門樽酒結綢繆。身持玉節觀周樂，詔發金函拜魯侯。泰嶽雲生滄海色，孤棹星湧大河流。千秋講業遺風在，君去何如司馬遊。

詩成又云榮岷二府非魯府也再賦

君去王程在，故鄉赤車將。命倍輝光過，家長吏先除。

道受簡諸侯，盡獻觴路夾桃陰。迹洞穴雲開，山色見衡陽。誰知司馬南遊後，更有風流玉署郎。

送陳太史 冊封岷藩

出關初建節，立馬暫嘶危。北望懸雙闕，南窺盡九疑。衡山今若礪，漢水昔爲池。槎汎星河入，郊迎弩矢馳。

列侯王子表，神文侍臣詞。湘竹留餘色，沅蘭結楚思。聽歌來里巷，釀酒奉庭帷。遲旭鄆邊得，薰風絃上知。

板輿聞賦處，宮錦畫遊時。莫滯家園樂，王程自有期。

送少司成王君之金陵
兩度雲霄上，計書鳳池虎觀。果誰如，正逢載筆抽金。

置何事傳經下至除舊日交遊三舍在故都文雅六
朝餘吳江楓落秦淮月想見高談擁翠裾

又

豈厭承明舊直廬才名當日起公車青編就草醫金
匱絳帷傳經下石渠客思正懸吳苑夢王恩容著
林陵書亦知綸閣還虛席莫以江鄉久索居

通山令柯君移教南陽賦贈

使君爲邑似文翁明詔傳經消水東桃李在門官
不冷圖書滿座道非窮卧龍岡近春城雨嘶蠶室開
曉帳風誰謂吏情君未諳漢庭興學首論功

蘇文穆公集

卷六

同館陳太嚴謫還送別

津亭欲暮解行舟風盡長河天際流吳會雲飄孤客
思長安日遠逐臣愁高才賈誼空垂涕多病相如故
倦遊此去若書能自見何時宣室定相求

又

薊門春樹謁停雲春鳥嚶嚶秋忍分清禁疎鐘朝戴
筆高齋寒月夜論文悲絃欲向吟邊絕迴雁那堪別
後聞想到江南梅可折年年梅發倍思君

涂嚴都諫請告歸省

聖朝無闕諫書稀尺素陳情願不違深禁暫辭青瑣

直故鄉遙指白雲歸雪添河水隨輕舫花滿湖山待
綠衣想到錢塘春酒熟觀瀾應得奉庭闈

宛陵趙丈以汶博復除仁和

著書聊復乞錢塘望裏雲山卽故鄉濤白海門驚自
釣天青江閣鶴初翔隱中賸貯新裁賦汶上重過舊
講堂爲道今皇嚮儒術會開金馬待東方

卧病送郡錄汝南胡先生之任

燕郊柳色迴含情新捧除書出帝城桑梓幾年勞
夢到壺觴今日送君行一春花鳥驛車過繞署溪山
入幕清想見郡樓堪坐嘯汝南孟博久知名

蘇文穆公集

卷六

余挽虛丈之豐城丞余起儒家兼精醫術贈此

蚤歲詞場已擅名更從方伎學長生羞將絳帳橫經
老聊爲丹砂乞縣行壯志不隨華髮改仙姿自覺吏
情輕石函久散雙龍氣君到通應傍斗明

司寇毛公歸江上

代作

中朝耆舊未應閒明詔優勞賜杖還宦跡天涯看
白首主恩江上借青山名高北斗懸秋暑傳擁春
風出漢關屬吏自衙知遇切清塵瞻望迥難攀

陳大理玉叔出守淮陰

公車當日滿豪英爾橫金早擅名千里分麾虞牧

伯幾年執法漢廷平風沙書條淮陰市濯莽春深海
上城行矣撫綏 明王意下車先合問蒼生

送陳太史王學扶侍還蜀

休沐初蒙 聖王恩安車萬里奉晨昏啼猿尚憶巴
西路匹馬先辭薊北門兩傳賢聲當世重諸韋相業
一經存班衣想見承歡處綠野新開獨樂園

送黃別駕之靖州

秋風一劍下燕臺萬里南遊亦壯哉湘外驚心飛雁
盡黔中到日瘴雲開孤城罷戍馴椎結遠徼行春變
草萊不向深溪聽吹簫誰知別駕自雄才

送大鄣余丈之任內黃

麗水初分墨綬東疏移俄就右扶風那依紫極星偏
應地抱黃圖天故雄王程御苑蟬聲外官舍漳河柳
色中共道 君恩還禁閨且從三輔試成功

列侯肝山公還金陵

鍾山甲第倚雲高歸去樓船擁節旄門下指揮三署
士樽前談笑五陵豪天迴龍虎盤宮闕地圻江淮控
轉漕不獨舊京須保障更看盟府續勦勞

慶源潘明府自舞陽移詔安

花縣有潘郎河陽是舞陽移官仍墨綬分部得清漳

真氣臨關紫轡煙接海黃真言山水倅聊作者青卿

又

漲海浮應穩既夷陋可居世途今尚爾吾道信何如
甯月清袍鼓觀清了簿書漳臺尸祝在臨眺一躊躇
李二丈出參留都中聞扶侍太夫人南還

燕山鴻雁楚江雲南北移官總美君出入黃扉稱介
弟指揮白羽佐中軍騰輿不爲閑居賦萊彩新從禁
寓分亦念重霄懸慕切晨昏莫惜驛書聞

送李諫議南還

浮雲世事豈堪論萬死憐君叩 帝闕抗疏自爲宗

社計生還仍荷 聖明恩風霜半改憂時鬢烽火偏
驚去國魂誰念淦陽城上月夜隨飛夢到金門

送詹侍御歸閩

抗疏應吾分清時可自沉言將史魚直憂更賈生深
去國猶今日回天獨此心艱難兼遠別悵望意何任

又

綠簾能愛國丹心耿不渝如能除敵政敢以惜微軀
落日千門遠秋風一劍孤生還 明王意行矣莫躊
躇

屏峯張先生由國學轉屯曹

東江蒲葉未勝輓報政誰寬財郡年十載風塵雙綠
簪一官南北總青蓮張衡詞賦傳京邑趙過聲名起

代田莫以爲郎嘆遲暮明光視草 王恩編

賦得麗澤書院贈余先生司訓金華

梅溪溪上讀書臺曾推名賢講帷開一代文章高北
手至今花鳥識東萊雲蒸石氣春多雨風送灘聲晝
起雷誰解溪流自相麗孤舟若源紫陽來

少司成屏麓年丈之金陵

太史南遊興故豪橫經况復領時髦橋門清亦疑楚

尉官署閒仍舊馬曹初在廷評紫氣晴添鍾阜色彩

毫秋捲大江清知君回首雲霄近贈別無勞解佩刀

寄題歐文學首指齋

廣文官舍故蕭聲首指闌干綠日高饑後可能容女
樂門前一仕滿蓬蒿登招義挂山巾偈臥對秋風海
上濤僅有俸錢堪自給五陵裘馬爲誰豪

送江近山南還

昔年與君何處游曲塢春花小閣幽今年與君何處
別旅舍秋風吹落葉人生聚散那可期某自飄零花
自飛一回相見一回老百年能得幾時好管鮑交情
世有無全交要在心相孚心疑頓起一方悠山游子

重隔塵隔君不見道旁伏謁車中輿布衣往往能騎
人三千門下爭彈缺食客誰言薛邑貧請君棄置勿
復道有酒與君且傾倒前門秋迴雁南翔朔漠風塵
異故鄉君隨南雁且歸去遲我黃山丹竈旁

送潘少逸南還

曾聞虛左禮候生長得看君匹馬輕騎北清秋彈缺
思江南白首倚闌情雨荒舊徑菊花在日夕衡門拜
子迎國士由來知已重更將肝膽向誰傾

送喬中翰水心還雲間

子雲疲執戟自有草玄廬莫以尊美故空令筆案疎

江清雲樹遠霜落寒鴻初亦念全門迴塵生鳳閣書

送行口占

高槐蔭廣庭亂雀恣喧聒獨坐對垂簾幽懷誰與語

又

樽酒故人別車馬何匆匆朝發燕臺月夕歌易水風

送王生維村南上

仲實稔梁氣微材集舊邦法門吾不二國士爾無雙
炬紫分夜席匹馬渡秋江莫謂纔羈貫終童已建幢
送塾師朱仲仁

馮君彈鋏去豈爲食無魚絳帳夜飛夢青山人倚闌

書留練袞在琴掩綺窓虛莫以絲麻故都忘昔制初

寄賜谷李山人

結屋雲隈深復深幽懷長對薜蘿陰江清石澗堪垂釣月滿山溪獨抱琴湖海有情遠縱飲乾坤何處不高吟天涯甚日重相見醉倚春風話此心

贈族兄

寶馬綏胡纓翩翩西北征自言良家子仗劍遊燕京丈夫志四海耻爲兒女情燕京多通侯云是鼓刀人一朝儀行伍橫金別要津冠蓋何翕赫甲第連青雲上結明王知下冠卿子軍顧子遠行役豈不辭苦

言不稱公集

卷六

辛結髮受素書願將獻明廷炎海紛羽檄東隅方戰爭廟廊有勝算統務無高齣出門不一顧立馬野屏營伊吾可鳴劍南粵誰請纓左彎抱明月右發如流星功成報天子寧爲負平生揮鞭從此去儘得酬素心

庚午生日和答友人兼示兒輩二首

休沐逢初度吾生四十強炎風親羽扇暑流牙璋載筆漸清禁開樽憶故鄉抵應與朋好耕牧政山陽爾壯能當戶吾衰只僱員多慚大馬齒欲廢蒙我篇鍾金嗟何及蓬幸意惻然雙汗久違曠心折舞衣前

竹溪篇爲深陽鍾年伯雙壽有引

往余道深陽邑館都會地稱陸海民多素封其富鉅者則擊鐘典食家僅千指歌吹日爲壽俗故豪奢乃有竹溪翁者不事家人生產獨手一編竹溪之上竟日吟玩雅善章草與至揮灑淋漓自適所居環堵蓬蒿滿庭風空晏如至其急人之困往往傾囊赴之配高孺人相以儉勤布袍偕隱即古梁孟何以加焉子井陘君能讀父書恢所未究自致青雲之上著聲清白最竊循良將來顯榮沛乎未艾翁少高孺人一歲會俱六十徵言稱觴兩室遐祝余與井陘君同舉於鄉有兄弟之義爲賦此篇因以風翁鄉人明士之所爲愛厲膏肓者在此不在彼也在彼也

言不稱公集

卷六

君不見豪家金谷園子葩萬卉越芳天翠屏雙倚錦筵敞斗酒十子羞萬錢驕歌艷舞狀不極步障曲房春可憐自言行樂長如此寧知萎謝隨流水隱君愛竹兼愛溪獨向溪邊竹裏棲聲飄寒吹流雲和色濯滄波宿靄低數竿赤暑時孤往一卷玄經手自携興來長嘯俯空碧輒向苔磯觀鳥跡採擇成編編向青灑墨臨溪溪半黑門前冠蓋一何多溪上誰能看竹

過紅塵四合歌鐘起知向豪家醉綺羅躬耕亦有鹿
門耕灌竹流溪同白首布袍蔬食不厭貧急人且
囊中有竹嶼何年長鳳毛現玕咏盡思雲霄一飛下
集鑾臺樹五采炳煥聲簫韶斷青遠寄金陵道爲報
溪邊春色好釀溪爲酒祝長春六十年來此借老木
蘭之榼沙棠舟歲暮天寒溪水頭請看金谷豪華盡
竹自青青溪自流

張給諫父母胞封

才名青瑣重 恩命紫泥新
聖樹忽生色庭萱長白
春哀榮 皇眷切優渥
子情伸終始成親意雲霄報

言不發公集

《卷六

一五

王身

某氏世賢以所募封

昔受長桑術今參細柳營
瘡痍應自起謀畧爾兼聞
世業存孤劍天書下五雲
倉公徒絕技未策漢庭勳

調同館李元實繼昏十絕

瀛水原通牛女津
鸞絲不待鵲橋辰
莫嫌僝蹇乘龍客
好是龍頭第二人

此去仙源路果賒
麻姑何得降君家
波凌素襪三千
里洛浦飛仙敢向誇

驪馬朝回導程車
揚高蓋擁通衢車中
婦奴窺簾

語莫是東齊晏大夫

別館長楊裊裊長垂
薰風統扇正當時
水晶半捲琅玕
清幾度催妝幾度詩

芙蓉細幕隱鸞凰
金屋佳人玉署郎
將去洞簫分月
色著來宮錦帶天香

銀燭金屏向晚開
高堂親待板輿來
含顰宇掩雙蛾
出鞠脫同稱萬壽杯

花滿蓮逾月滿輪
玉堂今夕可憐春
亦知宴爾歡無
極莫道新人勝舊人

纖手新裁雲錦奇
意中長短試偏宜
着來爭美天孫
言不發公集

《卷六

一六

巧壁下殘機有斷絲

黃金臺迺月華孤
向月吹簫鳳有無
信是眼前雙倚
王莫忘掌上一遺珠

錦帳流蘇掩洞房
向來侍女夜添香
只今王母親開
宴可許雙成近瑟傍

陳春宇館素馨花

朝回別館散幽襟
曉罷清尊對素馨
亂葉離離交翠
羽繁花細細簇黃金
風牕半入芝蘭氣
露檻全傾葵藿心
會剪蓬蒿開一徑
幸分牛握小墻陰

同館夜集王太史宅賞芍藥次陳春宇韻

太史家園春未闌自公多暇共追歡却憐遠座花如玉始信同心味似蘭東省書翻瑤砌近西施暮濯錦江寒醉中老眼燈前態莫作清平調上看

又

長夏風塵並玉珂開尊遣憶舊松蘿花前但覺幽情愜醉後其如狂態多燭散樓陰交座滿酒蒸芳氣拂筵過吾徒不是高陽侶爲惜韶華一放歌

月夜集余太史宅觀白芍藥

水姿綽約照人寒錦席淹留盡客歡上死名花春後得美人遙夜月中看高歌脫帽狂呼酒半醉移燈數

詩公集卷一

宋六

七

倚欄明日還來可乘興莫教風露暗摧殘

神兼姑射態兼湘雙玉亭亭倚夕陽不爲綈塵移素質更教明月助新妝一庭清露疑無色四座微風覺有香翻向瑤階應得句絕勝紅藥省中郎

夏夜偕同館張以敬周以方陳惟錫沈子靜成君迪謫集孫宮諭宅時張周二君使楚且行孫丈出

其同郡鄭圃倡和之作見示因次其韻

公餘高會荷清時長夏開軒晚更宜家有名園供綺席人如仙苑對瓊枝風流敢謂追先達觴咏何堪別所知暫聚無勞占太史雙星明向楚江湄

又

朝回載酒郊關外結客尋春鄭國幽賔未緣分筆札高吟猶自足鶯花屏酬故里多名士文雅中朝獨世家車馬卽喧心亦遠地偏何處不烟霞

余太史席上咏菊月

良夜開芳宴燒燈對菊叢影斜三迳月香散一簾風仙掌露華近故園秋色同酒闌餘興在清夢落籬東

又

遠席花三匝窺簾月半痕芳香凌酒氣清冷逼詩覓眠坐人如玉浮餐秋滿尊中宵飛蓋集莫擬是西園

詩公集卷一

宋六

八

晚秋對菊同陳廷尉楊儀部集李秀巖白雪山房

二首

置酒虛堂夕追遊四海親寒花尚秋色高調且陽春賸有尋幽興偏宜送酒人深期拚一醉莫問漏聲頻西第軒楹敞黃花晚正多人俱物外客詞復郢中歌不學淵明飲其如秋色何看君多逸趣應許重來過重陽後一日飲陳五岳宅分得開字

九月九日風雨惡今宵下榻正花開尋幽不減陶潛興弔古還登郭隗臺露綴金莖秋色冷風高紫塞鴈聲哀相看總是天涯客取醉消愁有幾回

雪夜飲楊雲浦客部宅分符遊字

仙吏有清暇招邀總舊遊瑤華當座滿陰霽傍簷浮
風急催宮漏鴻瀉迷戍樓翻憐此景絕永夜故淹留

諸丈夜集得同字

高城日已暮搖落起秋風追歡惟故侶對菊尚寒叢
月夜聞悲角霜天下塞鴻相逢不盡醉孤負賞心同

野眺

並馬出城隈蒼茫野色開幽花隨地有山鳥向人來
曲徑通雲塢迴溪滿綠苔群峯亂烟樹何處是蓬萊

大慧寺假山

言

一五

載酒招提境環山蘿薜陰溪邊烟樹合洞口暮雲深
僻徑稀人跡春風只梵音平生耽險絕殊不厭招尋

登真覺寺塔

寶塔千尋迥凌空眺望除晴開平野樹遠見赤城霞
迢遞青山暮峻嶒石磴斜塵緣那可息縹緲憶天花

城隅竹園

探奇興不絕落日更名園問竹穿蘿徑臨風坐水軒
閑中烹細笋花下倒清尊何事樊籠客朝朝車馬喧

元日試筆得春字

元朔鳴珂散紫宸九衢雪霽歲華新虛窓忽見梅枝

發綠酒何辭相葉頻眺望蓬萊雲樹晚徘徊金闕漢
宮春拙毫一試驚雙鬢題柱無能愧此身

九日

惜陰方明閑應節迤依臺地迤雲霄近天清鴻鴈來
囊更傳漢服採菊罷陶杯徒負登高意慙非作賦才

又

玉樹秋容淡黃花應節開他鄉烏帽客內殿紫更杯
水落河魚盡蜂消塞鴈來高登傳往事作賦愧非才

九日

年來重九日不見故園花况復朋知隔其如客思還

言

未六

三

秋光疎草木朔氣慘風沙美爾南征鴈迢遞獨向家

喜晴

歲華看欲暮禁苑喜新晴雨過圖書潤風傳劍佩清
空亭山翠入寒沼水紋生此日喧堪負真懷獻

情

喬木甘棠卷題贈東園朱中丞

周召昔分治旬宣自陝中二南留聖化四國洽王風
有美明時佐千嗟異代同鋒勳方薊北繡纓復江東
朔雪隨驄馬吳雲擁畫熊按章三輔動王氣兩都雄
坐見煙塵掃遠深邑里桐桑麻一水盡枵柚萬家空

上意憐清整，循行錯鉅公。無論偃袍鼓，所冀起疲癯。
早甚思霖雨，春回發斷蓬。漢江流惠澤，薇帶想遺功。
道出陵陽郡，重逢竹馬童。新謠堪採賁，舊國是岐豐。

爲李寧遠題所藏呂祖圖

邯鄲客舍塵夢足，一枕黃梁炊未熟。淡黃襦衫烏角
巾，脩髯廣顙人如玉。咸通之中，曾射策雲房，邂逅傳
丹訣。願言混世遊人間，掃蕩妖魔三尺鐵。坐依盤石
蔭，長松知在蓬山第。幾重黃鶴九霄驂，日月青天一
片闌。芙蓉浪跡風塵弄，雲水紛紛幻化傳。人耳有時
吹蓬起，滄浪有時賣藥來。城市朱門繡戶狎侯王，酒

十一

樓茶肆伴清狂，對面誰知回道士。舉頭空望呂純陽，
整鬪山高遶水澗。昔年華表空歸鶴，虎節依稀是後
身。龍泉拂拭猶新鏢，只今四海淨烟氛。閒坐青山玩
白雲，匣中飛劍無勞佩。邊廷爲有李將軍。

題章給諫雙壽承恩卷

白頭自稱鹿門耕，有子青雲起令名。佐理棠陰留鄴
郡，匡時疏草滿承明。天書並借庭闈色，人瑞爭傳
里閭聲。海上未須求大藥，君恩不朽是長生。

題錫山顧翁重封雙壽卷

梁鴻長者重吳鄉，市隱相携得孟光。白首同歸高士

傳，紫泥偏映萬年觴。花明曲巷安車並，泉醴名山春
酒香。不有仙郎題漢柱，空令僭老禪羅裳。

題傅侍御母劉節孝卷

惟空堪夜永，花落任春徂。腸斷千行淚，身依五月弧。
侍御生五，繡衣供舞稱華髮被。恩殊想見霜臺相，
應果反哺烏。

爲鍾侍御題金臺遙祝卷次李滄溟韻

一從游宦去庭闈，幾度看雲對夕暉。臺相正堪浮壽
酒，塞霜誰爲授纒衣。稱觴勝日偏情動，問寢中宵有
夢飛。莫向承舉美青島，高堂黃髮世稀微。

十二

又

觀風海岱迥澄淸，攬轡遲回五鳳城。天北星辰排闥
氣，日南烟樹倚門情。簡書自切明時畏，花誥真貽壽
母名。知是懷歸歸未得，臺端夜夜哺烏聲。

題蔣藏方祭封卷

吳地桑麻接水雲，躬耕何意漢庭聞。青山自結蒼英
社，白首猶耽道德文。篋有陰符傳令子，函分丹詔荷
明君。由來高士俱名世，何必辭臺乃策勲。

上林春晚圖

漢家三十六離宮，彩霞濛濛隱碧空。草裏露華分曉

色花含日影動春風靈池玉館芳菲裏丹水黃山香
甯中莫向畫圖誇巨麗。君王樂事萬方同

羣龍圖歌

吾聞明盛世帝沼升黃輝眼前安得有雲海神物擾
擾拳空飛雄姿現狀不可以追視恐有風雲座中起
五采真成芒砀天雙睛似躍延平水神靈變化固莫
測天地相視忽改色曠有疑咆霧雨流騰身欲奮波
濤擲乘雲上下御者誰如騷帝聲游天衢虹光繞翼
伏華蓋蒼甲浮河開瑞圖嗟羣龍爾何窟瀛海蓬山
珠宮只闕恍惚變動輪泥羅淵。聖王乘之飛而御

詩三程公集

卷六

天蒼生望霖颶父振策軒牖冥濛煙霄咫尺披圖如
對禹門峯那知亦有人中龍風波似海應同沐嘉會
自天不易逢却憶春雷蟄初圻多少揚聲還點額策
征已入承明廬妙選仍通列仙籍隆中高卧王佐才
魚水既合雲生雷莫言葉屋空圖畫會有真龍垂首
來

瑞蓮歌

已未年池蓮花盛開中用並南者有重樓

博士宮前丈五池歲綻紅芳冒碧漪香風時入誦絃
誦疎雨乍過清鵲離關西夫子來作守政似文翁世
希有叔氣傾蒸萬疊靈臺根下結千年藕今年花事

果大奇並蒂重樓三兩枝霏紅香翠高低簇亞蕊岐
莖左右垂宛如雙妃步湘水淩波襉窄玉肩倚又如
孤標出漢宮承露盤高金掌重五馬臨池再三玩興
人待子俱嘆美臨湖神獵各有情疑從玉井峯頭見
諸生來報薦壽觴使君色笑登華堂花驕欲共青衿
語羣舞仍隨早蓋翔天生瑞物豈無意同心似結芝
蘭契新都自昔稱多才况復橫經我侯旌紫陽山高
齊際天英才輩出理固然山中草木爲開先君不見
泮池蓮

桃源圖歌得煙字

詩三程公集

卷六

十四

何人掃此桃源川披圖滿紙生蒼烟回溪曲徑通芝
田青蘿紫丹紛相連石梁流水清且漣萬樹桃花霞春
正妍沿流深步攬芳荃回首若曩何處天仙踪殊境
方自憐忽視人家翠微邊遙聞雞犬聲相延爲鷺野
客來相牽胡麻雞黍仍周旋歸來縹緲孤鴻鷺草渚
沙汀鷗鷺眠度橋復見釣魚船數聲啼鳥垂楊前雲
渺渺兮水潺潺空聞澗底鳴幽泉此事茫茫已無傳
誰能脫跡尋仙緣

和賈至早朝

北闕蒼茫動曉鐘五雲遙擁大明宮官劔屢呈河

上夾道旌旗煙霧中天近御筵花欲曙日浮仙掌氣
成虹由來寡和陽春曲鳳沼揮毫思獨雄

雪後早朝追次岑嘉州韻

春色先從禁樹歸玉階仙杖照寒輝重門露合沉嚴
鼓便殿風傳召尚衣漸歷殘雲沾委佩微茫初旭上
端闈亦知授簡漸御馬幸屬清游於宴希

入朝口占二絕

京旭澹眉眉輕颺送馬蹄聽鐘長集觀緩轡鳳城西
金轡五花驄蹄距御溝路畏我漢宮闕隱隱在煙霧

鳴琴玉堂陰

詩人移公集

卷六

廿五

綺疏蔭嘉樹絲桐流繁音妙手理明微高張清素心
冷冷輕颺迺淡淡孤雲沉塔前雲鶴舞座上荷蘭露
御溝清其波禁鳥罷其吟引商復激羽聽者慘不禁
伊昔罷門枝托根河水濶上有霜嚴摧下有湍波侵
寂寞甘棄置歲月一何深美人幸我顧提携玉堂陰
泮泮瀛洲水畏我閨苑岑若無鍾期子誰與論幽襟

瀛州亭納涼

談經暑月漸供帳退食幽亭俯菱荷仙署池臺畫
爽御溝草樹傍城多冷冷風色生金砌霜雪陰
度玉河况是翠微宮闕近南薰時聽五絃歌

對芳樹

馮欄歌幽思卷幔對芳林白晝亭臺蔭青霄雨露深
飛香臨翰墨流翠上衣襟却憶蘭池曲空傳漢吹音

還友人撈嚴經

浮生莫非假所假終當歸還君貝葉由今予發深恩
大塊假以形動如偶發機汝身亦非汝何況身所須
虛靈梅雪映隱几爐煙微了見給孤園慧毫揚玉輝
自得妙明心始悟前塵非種種各有還無還非汝誰
投竿魚已得舍筏川不迷天龍座中護雨花空際飛
灑然忘持誦與爾常皈依

詩人移公集

卷六

廿六

紀異

元日日食食將半元夕月食既且甚嗟嗟二曜惟天
之明其行有常而變難諶春王履端曰惟正陽日月
交食于何其藏皇皇下土擬金伐鼓仰瞻橫騫烏有
寧所謂天蓋高其聽則卑顧之不言陰霧霏霏屋鳴
者曩梁眺者孤始焉靡滅終孰與圖厥終是圖亦克
甚愆日月之更光復體全嗟嗟乎昊天

長歌行

明明雲間月灼灼園中華月盛及空盈華盛及春和
良時易蹉跎忽如東逝波逝波不復返太息將如何

折檻行

安昌侯長安今平生於爾何嘗憾尙方劍佞臣頭上
書欽斬且復休咄咄小臣延辱師傳但恐敲皇聰寧
知觸皇怒檻可折志不降願從逢干游地下不願與
爾同班行

去婦詞 送陳給諫懋德還嶺南

自庠貧家女不諳富家故富家工織練貧家工織素
疋練尙如土尺素詎堪御賤妾自薄命棄捐一何遽
上堂辭算章下堂理蒙衣丹雲西北起孔雀東南飛
傷心白頭嗟淚下不可揮

結交篇

種樹不成陰不如爨下薪結交不得力不如行路人
路傍共休息欲去還逡巡奈何轉盼間不念平生親
平居接杯酒自謂雷與陳一朝事相涉化爲越與秦
緩急固時有所貴相憐振安用空綢繆愧彼伐木聲

塞上曲

居庸關南草秋彫居庸關北胡馬驕胡兒飲馬長城
窟翻身仰天射雙鵠漢家將士凌秋校萬里揚旌事
征伐殺氣朝橫絕漢雲草聲夜撼麗連月墊戰交河
落日黃大風吹塵沙礫揚后隊宣傳下高關前軍爭

縛左賢王歸來奏凱未央殿 天子臨朝頻召見爲
報燕山已勒銘俄聞瀚海猶傳箭男兒有志靖胡沙
匈奴未滅敢言家胡中晝夜常飛雪塞上風烟不見
花右挾忘歸左繁弱茂樓夜看三頭落從來報國誓
捐軀腰下吳鉤雙電耀誰言老上焚龍庭獨有嫖姚

碧雞篇

巖龍洞邊雙碧雞何年失侶但孤棲花潭照影浮煙
炯竹迥啼春帶雨樓白石青莎留距跡乳泉丹穴爭
毛衣西池仙鳥堪同使上世靈雛擬共揮顧我徘徊
如好客近人吟笑亦忘機山童分飼追隨父楚老相
傳得遺稀伐木乍驚林響墮穿崖更拂酒筵飛

題台山雲龍書屋

嶙峋石勢壯神龍五色祥雲擁玉峯天下文明成變
化原來靈氣此山鍾

謁闕里廟

躡蹻來青嶽樞衣調 素王平生瞻闕里此日見宮
牆古碣苔堪讀空壇草半荒惟餘手植檜特立意蒼
蒼

又

從周開大業觀魯見餘風日月懸遺像山川抱闕宮
登堂絲竹杳窺壁簡編空異代瞻依在千秋俎豆中

闕里脩

精靈應有托閱歷不知年手澤留先聖肅文鬱左
旋孤根疑化石老幹欲生煙理亂看前代榮枯豈偶
然

孔林

猶傳尼阜禱誰謂泰山類最有靈蒼在巢無雜鳥來
依然築室處想見龍萊哀萬古今長夜玄臺何日開

嶧山

詩之卷今六

卷六

十九

孔林南下訪秦碑側疊玲瓏萬石奇回首重雲有日
觀泰山登罷嶧山甲

登岱山贈州大夫

泰山東道王粉社故鄉人岳嶺九州牧花行五馬春
官厨分素饌仙路借朱輪遍歷登封地因知畏壘民
運賢亭新八公仙跡

黃鶴酷仍好青陵瓜正肥設餐臨道曲款客駐驂驛
十字留仙訣孤亭掩夕暉還同令威去千載一來歸
靈巖寺

迴合千峯一刹開參差雲樹開樓臺登封路接秦壇

近香火人傳胥室來地擬化城霞作幃衣留景劫鐵
生苔巖泉試酌甘如露却憶金華首重回

鐵雲裳

西來曾表信東國此版依片鐵留僧舍銖金作佛衣
草生煙縷細苔蝕土花微已付南能去遺踪果是非

泰山六首

清齋十日謝人群野服翩翾出紫氛手翳瑤華朝岱
嶽身隨絳節禮元君秦松半化蒼崖石漢草虛傳玉
檢文欲訪登封何處是夜中光景畫中雲其一

磴道繁迴入太清長風吹客恣天行即看玉女飄飄
下似有蒼龍天矯迎萬壑懸泉爭噴薄千崖飛霧乍
陰晴由來靈境非人世夜半峯頭海日生其二

湧地千峯列翠屏橫空一嶺敞明庭天門日月懸雙
觀御帳風雲護百靈探策莫教論往事投圖還擬佩
真形他年五嶽浮游遍願乞茲山守石經其三

岩巒絳闕綠雲垂中有天孫帝女祠總爲登封標岱
嶽遂令香火擅明時松間躑躅千年鹿石上琅玕五
色芝絕頂秦碑無一字人傳秘祝到今疑其四

登封壇上接仙靈洞府高寒石扇扇雲臥衣裳富夏
冷峯懸樓殿入空冥忽看檻外滄溟白不盡尊前齊

魯青此去神霄應咫尺儻從天老問黃庭 其五

東臨日觀倚天風寂聽天雞徹遠空地迥河光低樹
白夜分海色照巖紅半規吞吐重陰外萬象浮沈元
氣中倒景漸看成五采銀灣湧處出銀宮 其六

故山驛望泰山二首

長安不見日冥冥回首浮雲此驛亭萬古獨留齊魯
色煙霄一點岱宗青

名山五嶽岱爲宗草木秦封與漢封惟有盪胃雲好
在長依北斗挂芙蓉

莊山驛

許文穆公集

卷八

廿一

客行長夏倦風沙小憩郵亭即是家一榻短牆高樹
裏綠陰冉冉下窓紗

謁子房廟有感

羽翼冥鴻不可求商山何事肯從遊誰知挾王能安
漢自是帷中第一籌

多病年來思辟穀東歸海上卽丹丘赤松有托君休

問不受人間萬戶侯

長清道中

客子蓐食乘夜涼東方明星行極裝月懸馬首山蒼
蒼一山過盡一山出馬蹄奈此山路長

黃花洞

碧霞宮北有仙家石轉松迴鳥道縹緲雲端逢玉
女殷勤洞口進胡麻重來只恐迷前路記取細桃幾
樹花

黃河阻風

雄風俄動地濁浪奔浮天去國身無繫思鄉意與懸
亂堤分野色疎樹隔人烟誰謂世途好波濤日復然

京口阻開

艤舟京口渡不爲石尤風潮洑洲邊樹景昏江上鐘
乘桴空自嘆浮海竟誰從舊識金山月隨波到短篷

許文穆公集

卷八

廿二

沙河道中

深秋匹馬出郊坰風起霜林木葉驚沙磧斷橋橫水
渡夕陽古寨野雲平孤城幾處梅花落遠塞頻有去
鴈鳴遙望 諸陵翠微裏山靈萬古護神京

朝鮮王挽詞四首

以下俱出使朝鮮詩

憶昨軒弓墮攀號萬國同東藩頻涕淚北望灑雲空
縞素道相屬精誠天與通那知龍蹕遠猶自挽輿從

入境初聞政停車忽報哀黃麾猶在道 紫詔爲誰
開雲暗扶桑色天摧屏翰才 宸衷應悼切歸頭

特恩求

二紀寧荒服三年棘素衣慈闈難再返仙馭竟同歸
遺澤留冠佩悲風入羽旂所嗟舛寵命不及接容

輝

慰使音仍在酬賓席已空漢江餘夕照邸殿起秋風
仙氣逢山近恩暉泉壤通朝宗心未已應逐海潮

東

世子權署國事贈言二首

署國遵遺命居廬總庶官遙心傾北極今德稱東
藩肅仗承明詔含懷釋素冠茲忠孝盡傳譽滿

長安

古文發全集

卷六

廿三

九葉嗣爲王自康獻王王錫函錫命尤貽謀在
忠順保昨以遐昌人望符先得天心壁已當願言殫

問學輔弼任貞良

登太平樓二首

漢江城上太平樓使節東來幾度留窮海盡聞歌

帝力殊方那復動鄉愁捲簾秋色子山入伏檻煙光

萬井浮獨有中宵懷魏闕遙隨北斗望神州

搖落偏驚海國秋西風吹雨一椀樓坐中歌舞停高

會檻外溪山負勝遊異地堪裁王粲賦將歸真抱宋

生愁他年尚憶投車處池上盆花伴客幽

迴瀾石吾明川上有石如屏橫障川東古未有名
余標之曰迴瀾石

平川蜿蜒遙山裏岸轉沙窮翠屏起迴作潏潭玉鏡

開一片芙蓉插秋水芙蓉秋水照晴空雲錦參差圖

畫中壁立千尋勢不倚衝波逆障何其雄世間之水

總流東誰當橫清皆天工君看萬古黃河上片石孤

懸砥柱峯

慈秀山

茲山果慈秀秋色共蒼蒼峰巒有古意草木皆天香
泉鳴珠珮落石疊錦屏張信美無留戀行行望帝

鄉

古文發全集

卷六

廿四

玉滄泉山下小潭泉如雨冬夏不竭玉鳴
余命之曰玉滄泉

水石淨娟娟殊方有洞天山開一竇小泉散亂珠懸

味出雲根冷光含露蓋鮮冷泠飄素玉灑灑韻朱絃

膏澤霧荒谷朝宗委大川奈茲阻窮僻何以效微涓

漱潤窺丹嶺尋源倚翠巔竹瓢分乳液松鼎起茶煙

馬上餘幽響瑤琴爲爾傳

太虛樓

飛棟迴欄切紫虛遙天四顧獨躊躇塵埃迴絕涵空

碧日月低懸在綺疎三島東浮仙子窟五雲西隱帝
王居平生未解窺寥廓此日憑高一啟予

巾車同魏諫議出平壤城東北並江行舂浮碧樓
雨曉承明寺晚霽觀麒麟窟遂泛舟南下還大同
館作

我行海國誰與娛賞心賴有山水俱平壤山水更奇
絕樓臺縹渺江天虛探奇弔古興不盡巾車復出城
之隅石壁如削江如紆中榮一道凌欽崖江流忽轉
石礧高青雲白雲懸兩橋平臺迢絕臨江阜浮碧之
樓孤岩巖若堯廻合抱崖石江島前橫破江碧蒼背
微茫露一洲又如彩虹半落江煙秋北崖小閣更隈
隱沉沉下瞰江水綠微風龍鱗波慶玉岸草汀花媚

平壤八景

卷八

十五

幽獨江連山氣何杳冥回看西倚之翠屏壯丹片片
照江色倒挿琉璃錦障明峯南斜帶承明寺錦障橫
天落金地門端尙懸高麗詩當時已解中華字山雲
忽起山雨至咫尺煙霞有靈閣晚晴著晨還越山千
峯萬峯空翠寒麒麟已去窟空在古石又疊苔痕斑
聞說東明昔仙去獨控麒麟出煙霧朝天石上留蹄
泔水沒江潭不知處處嗟此事實荒唐八駿不聞周
穆王枕中鴻寶徒自秘小山無補淮南亡有酒且傾
勿復道秋江極目傷秋草與君鳴笳放舸下中流青
天不動波如掃卻顧回來浮碧樓蒼蒼暮靄沉江島

春風月樓度凌波橋憶愛蓮堂觀荷有作

南國芙蓉花昔賢卿寄意芬芳摘海隅臺沼足佳致
層樓瞰清冷孤樹隱荷菱水上臥長虹空中舉香袂
凌波弄素影俯檻散幽思殘暑已飄紅疎莖猶翠翠
杯搖暮霞色衣染秋霜氣澹爾言興忘悠悠心自媚
盈盈隔笑語宋宋憶交契落日更登樓風月見光霽

觀箕子井田有感

廬門原隰尚縱橫萬古誰知邇理功川渚只今成道
路空餘禾黍動秋風

弔箕子墓辭

許文粹公集

卷八

廿六

殷大師箕子墓在朝鮮平壤之兎山後二千餘年爲
明隆慶元年越人許國楚人魏時亮奉使還而弔焉
辭曰夫子奈何去中土今塊獨處此遽取周既釋而
訪道今豈夫子乎忌仇余竊悲夫子之志兮遭殷社
之既屋寧爲殷之囚奴兮罔於周乎臣僕吾罪既當
免鉗兮又胡可辱中土之衣冠無寧被髮而裔居兮
實吾心之所安望首山而恫係兮義不食周之土彼
氓固有志兮矧吾義又爲輔參秀漸漸兮傷殷故墟
相九州無尺土兮吾安適歸抱禹範而西陳兮浮遼
海而東去飄翩翩翩兮不可羈兮聒吾髮兮扶桑之曠

甘海濱之寂寞兮吾不失殷之通因生可以與微居
今歿可以與千遊朝日照吾之衷曲兮滄波洗吾之
垢辱宋不祀而周爲墟今天尚仍殷先王之舊物採
山薇以爲羞兮酌野泉而酌之靈悅悠其格余兮乘
白馬之翰如亂曰已矣乎骨則委於平壤兮心寧忘
夫臺都覓今歸來逆將從殷先王之所居

恭題 高皇帝御製詩卷後 有序

高皇帝家視六合並天所覆恢恢乎大哉自選方下
士稍可與語者盡欲作起而培成之則東國權生
是已夫東隅滄海而國殷屢與陳意其意或謂
詩之雅公集
焉是故興權生以樹風教譬設標命賞然者競趨
邇今文苑之士彬彬蔚起雲蒸霞爛不減中夏雖
其遺俗由來者遠要以作新成就則本

高皇帝標表權生之所爲風也史國以使事來得習
于工曹朴判書忠元權爲判書外氏因出是卷觀
余史國伏讀 天章嘉權氏之能世守且爲推本
帝意令其國人觀焉作 帝懷四章附于左方

帝懷之子 帝懷之子和鳴銷銷維珪維璋維東國之光
帝懷之子錫以好音維訓維經維東國之禎
帝懷之子女遊廣陌女珍女綺推于衣笈之子稽首

荷 帝之德

帝懷之子匪子女私光天下之至至於海濱離風聲是
樹於時釋思

且雨同觀課議生快哉亭作

朝來大同館阻雨不得發卻上快哉亭與君坐起忽
對榻寂無言冥心入寥廓官然合元化萬慮此俱歇
是時雨初霽山雲尚蓬勃須臾漸披卷秀色明可掇
萬家煙樹開數點江帆沒溪山入襟帶蒼翠上眉髮
清風吹我襟爽氣切人骨始知四極外不異在軒閣
自古共霄壤何處分胡越達人悟鵬池小水皆免酒
廿八
身世等雲浮心精同日揭而我獨何爲甘盛物俱汨
知君有道氣神飲中不滑逮役幸追陪迷川濟慈筏
呼酒還共傾浩歌待明月

練光亭晚眺

薄暮驅車江上來練光亭俯大江開長波萬古涵空
碧天落銀河抱檻迎平沙浩浩帶煙樹遶翠微茫見
江嶼江頭亂石舞鯨鯢橫波欲渡江潭去盡如蒼骨
負蓬山側疊江城晨暮看灣脚眠百尺掛江樹樓臺倒
影冲融間輕舟片片疑落葉散亂江風點飛雪何異
樵浮牛女津還同掉下山空月落日浮雲江上秋平

懷往事隨東瀛城南惟有井田在古檀零落空山丘
俯仰乾坤一揮手日子河甥今在否魚龍傳水不成
橋木桑遺宮堪酌酒我歌白雲繞坐飛醉拂城闌作
釣磯投竿忽動滄洲興控鶴終期海嶠歸

快哉亭

危榭俯城巖登臨亦快哉山光低卷幔江色近銜杯
雲樹千家市煙霄百尺臺更憐迴望處荷菱水亭開

望月亭

幽亭宜待月宴坐但迎風江雨暮偏急林霜秋未空
亂帆煙樹裏疊嶂水雲中安得開晴望清機寒夜同

齊山亭

山亭倚空曠四顧與山齊樹色交蒼密雲光入戶低
長天飛鳥外歸路夕陽西目極增惆悵蕭蕭征馬嘶

靜觀齋贈朴判書

朴判書號靜觀齋
靜觀齋贈朴判書赴接使朴忠元慶尚道密陽人
歲清辛卯年反躬出身仕工曹

開居散古峽宴坐清道心松風飄然來爲我柱頰襟
凝神觀萬化天地何高深煙霞任舒卷魚鳥隨飛沉
窻前太古月壁上無絃琴庭草含翠色池蓮吐幽馨
候變意自適慮澹境不侵浩然彌宇宙攬之不盈稔
兀兀忽忘我寧知古與今孔顏樂何辜君向此中尋

陽原贈李司成都監官咸均館司成李後白號愚
陰原未黍腹陽原未黍瘠君家陽原上筆耕足朝夕
若逢問津者慎勿學沮溺

高峯贈奇司藝

都監官咸均館司藝前大升號高峯

奇峯一何高中有高入宅餽餐峯上雲醉臥峯下厓
君勿阻一隅人魯寧鄉鄰

鷺溪贈李校理

都監官校書館校理李山齋號鷺溪

稽山有鷺池韓山有鷺溪溪上觀鷺靜筆底驅虹霓
何必龍之去平沙任所棲

也足窩贈魚護軍護軍官名其所居曰也足窩
鶴鵲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吁嗟平權離趾中亦可以
棲遲何必華榦之下文石之隅臨休乎吾居

松溪居士贈權散人

清溪映古松寒翠幾千尺歲暮蒼雲深中有幽人室
彈琴松風來卷幔溪光入此外復何求長歌望空碧

藕塘贈李司勇

司勇李成慶以寫字補西班職事

去年種一藕今年開數花種藕栽汙泥開花照翠霞
物性本不染緇塵其奈何寄語塘上人視此塘中荷

竹溪贈柳醫官醫官柳振業儒不願乃學醫按以
與醫監金正鳴達接使而水鏡前

朝從竹溪遊暮從竹溪宿洗藥臨清溪懸壺傍深竹
海國迤仙鄉海客多禁方蓬來覓奇草逆旅訪長桑

洪純彥贈洪司諱

司諱院正監東華正使慶儀事

洪子果純彥翰墨能自澁此地富瑰奇如君亦文雅
青雲失壯年白駒局轅下終當出雞群豈是悠悠者

白元凱贈白司諱

司諱院教授副使西廳供事

上古有才于世稱元凱元凱亦何人其心諒斯在
持爾太古心勿爲末習改雖無虞廷舉或以重東海

金海贈金參隨

司果供事東廳參隨官

金子東海人亦解觀海意旭日掛扶桑晴天掃空摩

言一發公集

卷六

四

方空隱鰲首樓臺嵒巖氣常恐親母來頗使驚濤洑

秦洵贈秦參隨

司書院判官供事西廳參隨官

秦洵惇朴士十室有忠信我行徧原隰亦欲廣咨問
爾心能不欺爾名乃克稱自古重有恒豈獨宜將命

邊警萬參戎提兵守十三山因借余行

傳聞胡虜叩雙臺寧遠城頭羽檄催驃騎兵從天上

落使臣車向日邊來川原書旌旗動風雨宵沉鼓

角哀屬國此時堪一試漢庭空憶賈生才

兩行從者編草葉以爲笠余初聞製茲之典戲有

此作

兩行山路清溪侯夫苦露濕薄朱路傍草初之宛成並
疊疊雲葉翻番番露華裏巨如仙掌舒密若魚鱗集

光生眉髮綠色惹煙霞人乍疑青連覆不羨翠羽襲

太古有此製野人素所習何當返初服薜蘿吞自緝
蘭佩芙蓉裳携爾負玉笈

敬吾贈魏給諫

使諫時亮兵科左給事中同行副

莊生有微言今者吾喪我我喪吾乃存此理竟誰悟
有我乃其形徇形我亦物物引我從之紛紛競交逐

多君識本體闢然日退藏宴坐得心齋神明內舍光

問君何以然聖學一爲要有王中乃虛無欲觀其妙

言文穆公集

卷六

四

昭回溟帝盟密勿照天工九官十二牧萬古精神通

悠然太宇定唐虞亦雲祖方寸納霄垠神遊羲皇初

本來有面目今乃見真吾余亦抱吾竊賴君時一呼
和曉發簇林溪韻

迴車臨斷岸照夜度清溪草際露華白沙邊曙色迷

海明看日近野曠覺天低始識乘桴意如何陋九夷

和沙里院道中韻

使屢難殊域皇封自一家有天皆雨露何地不桑

麻風俗淳猶古衣冠雅系華恩波况漸及滄海浩

無涯

望蟠松

車轅館前古松樹萬枝低拂蒼煙開露葉垂階接征
蒼風花濕戶邀吟杯短牆不掩四時色靈根獨抱王
峯廻停車爲爾一凝望道傍偃寒憐環材

使旋遂至松下復次前韻

昔予遙望意自古今予坐蔭心爲關何年半摧霹靂
谷旋車一引葡萄杯疎枝錯落翠葢仄老翰詰屈蒼
亂廻抱奇竟爾甘棄置嗟嗟負此明堂材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

保謚文穆潁陽許公墓誌銘

少傅新安許公以經術侍

上青宮

上既即位益親近儒碩遂以公充

經筵日講官先後周旋旃厦者十年

金華

而相相十年而以

儲議弗決爭之不能得移疾歸居五

季以萬曆丙申十月十八日卒于

里第計聞

上震悼輟一日視朝詔贈太保謚文穆

加祭十一壇所司管葬官一子中

書舍人

恩禮稱始終焉公弟鴻臚君汶從子中

書君立綱遵公治命走使奉宮詹

李學士狀屬余銘其幽余徃以職

事從公後睹記公猷蹟頗詳覽狀

宛然如其平生也則安忍以不斐

辭公諱國字維楨潁陽其號系出

唐睢陽公遠五代時有儒公者避

金華

地居歛東門因為東門許氏曾祖

鑑祖汝賢父心護公鈇並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

傅禮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配皆

一品夫人心護公少從季父賈以

儒雅聞其割產予弟棄責振貧事

尤著語在太倉荊石公誌中毋汪

夫人以嘉靖丁亥六月六日生公
兒時病七日不寤而蘇又戲墮漆
池得出心護公私奇兒再免于厄
貴徵也則挈之游毘陵公時十歲
警敏業傾其同舍生季十八歸試
新安督學馮公奇其文拔首多士
而以其名汪孃于姓也爲更今諱

集誌

心護公既輟賈值歲饑疫兼坐割
產故益貧且病久之喪明賴公授
徒資行脩爲養公又特薦郡倅某
延公訓其子或懷金謁公言事公
顏頰盡赤不交一語而走名以是
益重辛酉舉南畿鄉試第一人報
至心護公卒踰年汪夫人亦卒公

痛兩尊人劬而不及食其報哀毀
甚服除卒業宛陵山寺有兩青鳥
飛鳴其前移時乃去僧言此碧雞
也相傳唐李翰林自蜀攜來者我
明惟舒梓溪狀元一見目出所藏圖
繪示公公爲賦碧鷄篇意頗自負
乙丑舉會試第七人選翰林庶吉
士日鍵關冥搜逖覽究心經濟之
學抒爲詞章閑深典麗館閣稱詩
文兼擅所長者罕儔焉隆慶改元
授翰林檢討奉

詔賜一品服使朝鮮適國王新薨河城
君昫攝郊迎禮公以昫未嗣位不
許國人哀懇乃許之成禮而還饋

遣一無所受獨使軺所過覽勝觀
風間有紀述若皇華集吊箕子謁
壇君諸作迄今爲其國人所傳誦
焉辛未春分校禮闈夏使益藩
壬申

今上出閣講學以公兼司經局校書萬
曆改元自編修陞右春坊右贊善

時

上日御經幃無間寒燠而公齋心夙夜
勤恪視儕輩有加比進講儀容周
慎音節鏗鏘託事獻規曲盡忠款
上每悚意聽之手書責難陳善大字賜
焉甲戌秋典試武闈丙子秋典順
天鄉試所收文武士並稱得人頃

之陞司經局洗馬兼修撰預修
兩朝實錄書成咸蒙叙賚戊寅遷南宮
子祭酒庚辰轉太常寺卿領國子
祭酒事教士務在長育成就之士
樂其寬不督而勸已擢詹府事兼
侍讀學士仍直講幃其秋改協理
詹府事充

會典副總裁辛巳陞禮部右侍郎尋
轉左兼官直講如故癸未春典會
試夏簡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入贊機務尋從

上考卜壽官晉太子太保直文淵閣予
之誥命甲申滇南獻俘以決策功
晉少保直武英殿丙戌一品滿如

少傅燕太子太傅予誥廢公念父母厝淺土未葬疏辭誥廢而請歸顛歸襄窀穸之事

詔予祭葬命公之仲子代行所辭誥廢不許固辭乃許之踰年會典成晉吏部尚書仍予誥命公受誥而辭官不拜己丑春再典會試時文

體寢壞公所錄制義粹然一出于正諸引用釋老言離經叛道者即才藻士咸擯弗收士稍稍懲其陋習焉尋以一品再考進今官仍予誥廢計居政府九年代祀先師孔子者二分獻

南北郊者三誥贈三代任子者六其

他以毫

駕閔工應制賜蟒玉銀幣諸恩數率優異不可勝紀公亦感激

上眷知摯摯以獻替爲已任初有摘科場事語侵大臣者公請辯邪正以定國是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之淆亂是非在小人

乃在君子又言大臣猶樞樞也宜取其閱歷略其寸朽言官猶江河也宜導之疏通息其風波時以爲名言然自是忌者彌衆數交章詆公公每疏辯輒自劾免

上特嘉公忠謹數譴言者以留公公言留臣譴言者是速臣之去也則復

力救言者往往得解臨洮之變元
輔欲俟虜王回巢專力以制火酋
公憤歎虜助逆則欲並剿以圖大
創又嘗言戈矛不在敵國而在轂
下安攘不在兵食而在紀綱其持
論忼慨引大義皆此類

升儲之議自庚寅元日

上召見閣臣于毓德宮

擁皇長子膝前命閣臣諦視

諭所以保愛之旨而是冬公以三事進
規其一

冊立深以不得所請為慙疏留不下

余乘間請于

上有詔辰年春舉行冊立戒羣臣勿謹

方靜以待

命而主事某之疏上矣時獨公與不
佞守直度必債事因相與具公揭
以進冀有所調護于間

上果不悅遣中使詰余兩人先生輩
何與郎署小臣比公以是不自安
旬日而上書乞休者五

上重違公志予告給傳以歸歸攜二三
耆舊徜徉山水間所至易村醪市
脯與田夫漁父接席相飲餐置往
事不啻遺跡然燕居深念未嘗不
以國事為憂及聞太倉公請

豫教而俞始一色喜寄聲余相慶猶
認認慮後事曰吾卜其始矣未上

其終也則忠臣無已之心哉未幾
仁聖皇太后升遐哭臨于斗山書院山
高風烈一再宿中寒以歸遂不起
公貌溫氣和襟宇冲曠與人處若
谿若谷靡所不涵納而其中介然
有以自守方在館局甚爲江陵公
所器重江陵父病朝紳醢禱公獨
不往尋以奪情留任衆咸露章攻
之公特削牘藏袖中詣其第密勸
以行服即見忤終不以其故告人
也南中司成缺江陵問公願否公
曰賢關地重司成道尊懼不任耳
敢云不願旣之留雍序當遷者數
矣而不及公或怪問故公初曰資

宜爾也至再則曰俸宜爾也深厚
不伐如此尤敢儉素即旣貴鮭菜
脫粟瀚衣濯冠無所不可而所識
窮乏及所哀憐之交緩急相抵至
傾橐振之無憾容居京時每旦出
必攜錢以施丐者丐者群集陌上
人得受一錢去余嘗謂公此心即
納溝之思不惻于此云公配汪氏
初封恭人以萬曆辛巳卒累贈一
品夫人子男四立德庠生娶鮑氏
立功中書舍人娶汪氏並汪夫人
出先公卒立言聘邵氏立禮聘洪
氏側室汪出女四一適吳萬成一
適黃采俱國子生一許聘程維寶

子一許聘洪考功文衡子孫男五
志古志吉志才志文志高孫女三
汶等以丁酉十二月念八日葬公
豸山之陽與汪夫人合禮也余曰
憶公爰立時適當國事鼎革之會
上疑于任而下競于撓政地滋爲懼府
公與元輔長洲公爲同年友而太
倉公與不佞後公一歲入復同氣
味無異時桷鑒之嫌公以是得一
意發抒陳肝膽自効謀于庭無遺
謂而言于

上無隱衷使得究其猷爲官徵交宣鹹
酸互變轉移扶掖之力

宗社嘗賴之而今已矣追惟往誼

爲第零詎直聚散存亡之感哉銘
曰歛之東門許爲右族台星注精
是生文穆碧雞兆瑞金馬升華書
綃細帙藻潤黃麻造士賢關掄才
秋藪旣廣陶甄兼弘新穎青宮翠
幄執筴周旋琢磨績懋疏淪勞殫
先學後臣延登鼎軸選愛萬人匪
由夢卜參調大七密覲前旒臯襄
益戒杜斷房謀厥或瞻盱毛舉摯
擊國是一明捷翩頤戢狡焉拳虜
烏合馮陵廟謨一定猖獗斯懲侶
侶不撓其直如矢推溝軫傷捷市
挹耻深惟

主器承屬 元良約厯納牖慮切

堂

天聽匪高多言易亂方幸轉圜俄驚反
汗幾不如舍行矣歸休銷聲息景
杖屨優游懸車五年溘焉易簣朝
野摧心風雲失色豸山之下有鬱
佳城 褒綸愍冊榮與哀并我誌
其藏勒之貞石形寔名留昭示罔

墓誌

主

極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東
閣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 起居注 王牒總裁雲

中王家屏撰

青來閣初集十卷

〔明〕方應祥撰

明萬曆四十五年自刻本

山東省圖書館藏

題詞



余未識烏程唐宜之人
喜其批孟旋文曰世間
有此真才不與他一個
元要會元何用此癸丑春

後語也以視丙辰春此語
幾成識矣夫使持衡者
昂孟旋于十三名之前省
得天下騷動一番且以洩
唐宜之之憤豈非快事

然而造物不肯也必欲於
彼愚弄而於此靳固之
真不可解然此亦余之
私憾耳於孟旋何有焉
孟旋性至孝每思得升

斗之祿早迎養其太夫人
為章嘗寓書于余曰弟
無進士之福又乏舉人
紗帽之脆骨守其四以
股頭之業粘不可解索

何余之咎孟旋則誦太白
之詩曰君為進士不得進
我被秋霜生旅髮時清
不及英豪人三尺兒童重
廉藺而已今孟旋之進士

序三

成矣今秋拔宅而未奉
太夫人於兩峯三竺之間
阪輿盡舫子母歡笑孟
旋之願畢矣即三公九鼎
誓不與易况世間一切有

聲啗啞承恩贊歎之餘
於孟旋何有焉獨余讀
孟旋文復值清秋搖落
之衆旅中雙鬢颯然欲
霜則思燒却頭上巾已

序四

耳不知孟旋何以教之

丁巳七月既望莆陽
友弟宗珏書于西
湖之小築



初集叙

青來閣初集信安方孟旋刻試
卷四書文百五十經文五十尺
牘十卷襍著五卷合之得九百
葉明日將發長安棹矣問叙於
朗士不佞曰疾行無善步奈何
孟旋曰率子之本懷自足滿紙
吾不顧子為叙直願以不叙之
而已然我兩人交情何煩置筆
墨間如孟旋之久不遇而今遇

既遇矣而世猶有詫其不盡遇
者此皆無關於文而借為鞏慨
者也則皆叙也余獨謂性情之
變不可勝窮而有必不變者隨
變而現其貼切於文章為最真
故文章之變足以籠罩宇宙彈
鑿山川吞吐煙雲玄黃黼黻而
不朽於今古則所謂必不變者
獨操其權今孟旋之文具在其
變者鏤古切今不易測量而有

望而知為孟旋之文與一篇中
數行一行中數字孟旋非此不
快而世人亦藉此以快孟旋滿
意饜腹者則正所謂必不變者
也當不律在手或伸紙和墨或
倚柱微笑或枯髯皺眉或解衣
磅礴或整襟危坐端肅莊嚴或
晝夜通文晴雨互往嗒焉俱盡
而始得一字要必有必不變者
隱々略々密移獨詣而變者始能

橫百出而不可詰樂哉孟旋之
為文乎孟旋嘗曰舉子文皆稱
昆陵震澤然皆既蕝而始有昆
陵震澤之文今我輩於落寞窮
愁中預為昆陵震澤之文使海
內聞之見之而始萬一其遇一
不宜朗士亦曰古文詞稱空同
弇州然皆既蕝而始有空同弇
州之文今我輩於離經攻苦中
預為空同弇州之文使世人聞

之見之而始萬一其遇二不宜
雖然吾所稱必不變者天地不
是易一葉何但毘陵震澤空同
弇州即元而宋而唐而漢而子
史百家觸境偶呈毅不可奪又
安問發之早暮也以此論初集
微矣微矣孟旋肝腸皎於積雪
意氣高於雲霄不負死生無愧
衾影其必不變者卓立世間不
得不露于文而文與人世人皆

能信孟旋而孟旋亦足以自信
則不佞何難為叙直以不叙
之而已

渤海友弟吳之鯨書於但木居



來青閣初集序

昔者優孟以抵掌而肖
叔敖夫真叔敖則言動
舉止悲歌笑罵無往而
非叔敖也而何必於抵

序一

掌為乎以抵掌而肖叔
敖則舍抵掌而叔敖已
失之矣世之學為古文
辭者自以為能肖古人
矣而不知特古人之抵

掌也惟吾友孟旋之為
文也深之以經術而抒
之以湛思出之以吞吐
悲壯之氣而挾之以造
勝通決之靈性故其論
卓越其辯奧衍其神通
貴而氣蕭散要之此豈
有一語蹈襲古人者哉
而見之者以為子長後
身昌黎復起此真能為

財教之抵掌而又能為
不抵掌之叔教者歟凡
人之中無以自守者必
其中無以自樂者也苟
有以自樂則守之而不
去矣守之有巨有細樂
之有巨有細焉耳吾觀
孟旋之為經生言真可
以鼓吹夫五經然情深
而文亦深其受嗤於拙

目者達二有之凡再上
春官而皆不為當事所
器人以為孟旋盡少貶
焉而孟旋掉頭意不屑
也曰吾終不以筆墨媚
人今春秋兩試之業與
夫對大廷之業皆具在
可案而覆也且書生久
困故紙一旦吐氣於長
安街上即不以登高代

本度量孟旋成而有遂
隊而拜趨者焉孟旋闔
門擁褐自如也時與長
蘅數輩譚諧而已若不
知門外有榮貴事者此
豈中無所守而能然乎
嗟夫吾有以窺夫孟旋
之深矣今人小試一不
利輒五色無主欲從其
故藁一旦得志則如雌

雷之奮地不盡去其所
從出之處亦不已也噫
何肩隄之易見若此哉
其胸懷之中無物足以
自樂耳如是而欲求為
古文辭則所為真昧教
者不幾與之相遠乎吾
曰茲而有所感矣使孟
旋降心而為趨時之伎
不過魁天下而止耳亦

不能早效於丙辰前也
而文詞之譽貴不如今
日斷可知矣然則人於
得喪之際其靜躁宜何
如也 丁巳新秋嘉定

友弟汪明際無際父題
於西湖之葛嶺下



序

夫聖性默成假年以學神明伏
習持滿而流生詰組修二俱證
入嚮非本之經術發以至誠則
此道有時襲助長之苗無地藏
有餘之刃矣嗟乎朝華夕秀候
固不齊天草喬松韻亦自別造
物豈過為長抑短而達人願宵
以波易此哉太末孟旋先生與
余為布衣交其外沉晦顯之故
予聞之亦既熟矣世之爭慕先
生者以為文字之緣作合都作

第一人而不知其操行之嫻于
聞脩者決不作第二人也若翁
蚤世追憶松楸老母在堂為懼
菽水內言不出有膠木小星之
風德讓是將無閭牆禦侮之嫌
若夫朋友一倫尤其篤摯先

家故食貧車裘可敝與人何難
鵲佩不忘至于責善輸忠反覆
痛切有古義烈之遺焉推此志
也鄰里自命駕于千里孝標無
著論于五流矣操行既真文字
斯壘倉困克而詰薌粟不垂浹

于無米之炊基址固而櫺層臺
終藉巧于鳳樓之手語從肝鬲
學本性靈淺涉之而愈親曲述
之而可味腕虛指雋字、皆香
墨醉筆酣言、欲絕人倫服其
師表詞場推其主盟雖欲終秘

帳中不可得已先生嘗自言曰
千秋之業生死可殉窮達弗計
斯可謂篤信好學不知老至者
也制莠之行家隋戶卞衣被弘
深獸古文詞無意出之動中典
則馨足聞乎上帝波可及乎來

茲文質兼程道法脩至先生矜
慎勿傳予則力為勸駕倚雲結
夏委之校讐付梓人者什材二
三耳先生行矣珥筆登朝舍香
入直析衷考信喜吾道之得鄭
玄補過拾遺憚禁闥之有汲黯

經綸性命垂範靡涯是集無幾
此其職志矣予也草莽之臣管
蠡之量焉能揚厲萬一手序成
之日遠先生鼓枻北土上之期有
爛卿雲掩暎緬帙名山副本其
忍靳諸

丁巳夏日角東應臬樸



青來閣初集目錄

卷之一

序文

小築近社序

墨卷抄序

吳全甫四書近草序

聞松錄序

謝君實四書義序

蔣偉修四子稅序

青來閣初集目錄

鐫元魁鼎齋序

倚雲社業序

王卿那四書義序

鄭子野疑餘草序

萬兩生雞鳴篇序

孫仲孺四書近草序

洪爾選四書義序

邑侯俞君宜南樓業序

魏伯子文序

七子燕中草序

吳伯霖太末山遊草序

伐木草序

四書守玄合調序

卷之二

序文

楓林選義序

兩生新稅序

管元會行卷序

青來閣初集目錄

柳中夕娛草序

徐孺子四書稅序

歐陽霖仲詩序

家仲闇叔竹中居士竹中吟草序

送蘆雪上人偕徐爾芳社兄待試省闈

序

萬曆丙辰科十進士守部會議序

贈楊聖聘之潮州別駕序

送調陽賈經府入覲序

壽復齋徐公入表序

壽祝太孺人六十序

壽濟泉徐翁七十序

壽徐元晦太孺人王老伯母入表序

徐太母王孺人淑紀序

送史源泉序

卷之三

尺牘

晉張闓初集目錄

王

奉曾家第座師二首

與唐宜之二首

與鄒孟陽

與鄒孟陽仲錫二首

與孟陽子將

與聞子將二首

奉曾太先生

復王聞修

與管元會二首

與錢長人

與楊諸兄

答費無學二首

與鄭見廷

與張紹和

與繆太質二首

與詹太垣二首

卷之四

尺牘

晉張闓初集目錄

何

與徐元晦四首

復詹廓齋

與徐觀我年伯

東舒礪石先生二首

與李長蘅二首

與勞蹇叔

與蹇叔介甫

與徐乃孚

與諸生

與勞若人

與聞汝東

與陸微父

與龔淵孟

與姜有源

與汪生洲

與勞晉直

與柯仲子

與魏奕世

晉張闓初集目錄

與陳大士

卷之五

尺牘

與黃上徵

與諸葛孟旭

與繆當時

奉許蔡東先生

與何潔卿

與嚴印持忍公無勅三首

與吳伯霖

與徐子卿三首

與鄭孔肩

與錢受之一首

與詹元郊元祁

與劉令若

與韓孟郁李長度

與孔中甫二首

與張客宇先生

晉張闓初集目錄

與謝耳伯

與徐女長

與章甫仲

與蕭伯玉二首

與宋比玉

與婁子柔

卷之六

尺牘

與陸羽明

與張賓王

與俞清甫

與徐至先

與毛皇子

與家仲闇叔

與詹而栗

與徐中銘二首

答韓孟郁二首

與鄧文甫

青集初集目錄

與黃參玄

復黃公升

與范斗文

與沈太始

與馬遠之

與李衷一

與徐季陵

與陳子木

與黃貞父

與徐闇甫

與陸孟魁

與范升伯

與王平子

與楊聖跋

與沈孟堅季彪

與童復吾子

復劉吉侯

與王永啟

青集初集目錄

與孫不伐

奉牛文楚先生

卷之七

尺牘

與沈無回

與阮集之

與楊實夫二首

與劉特倩

與葉敬君

與王季和

與周銘又

與祝孺穆

與程心直

與徐季苻

與晉人甫

奉鄭越溪先生

與王敬仲

與王及甫

與唐古愚

與萬孔思伯仲

東董見龍先生

與鄒方回

與蘓暉師二首

與回崖上人

與純白師

與歸空師二首

與嚴忍公二首

與嚴無勅

卷之八

雜著

自順成門遊極樂寺紀事

宿州北城紀事

自徐州至北京紀事

江山縣重建輔德城隍廟碑記

白石山記

安東私志

松嶺編引

金陵寓草小引

秣餘自述

題余長愚雪歌六帖

梓諸孟旭筭中草

一指吟引

題青霞社事

楓林課約

與子將論文

與詹太坦論文

別瑞卿孟陽

許蹇叔近作

卷之九

雜著

聖人遜變于未窮論

亦佳先生傳

楊兆開傳

贈勞衛生字說

守部會議錄跋語

附啟

老母七十乞言

聘啟

書鄒子方便面

題李長蘅書後

題韓景昇書

謝惠石芥帖

中酒戒文

贈周霖寢喪費會單

徐完初真贊

徐淑人小紀

紀先府君襄事

先考鳳梧府君擴記

先妻鄭孺人擴記

書亡妾汪氏墓碑陰

關真君像贊

戒殺辯疑篇引

西域白末蒼告募疏

募造檀香佛相疏文

个齋記

卷之十

祭文

祭陶逸則

祭鄭樵溪先生

祭楊兆開

又

祭徐完初

又

祭徐孺子

祭懷泉鄒翁

送祖入祠堂祭文

祖母毛氏老安人祭文

先府君安癯祭文

祭叔父六十三朝奉

先室鄭氏五十祭文

水關初集

七

錄終

青來閣初集卷之一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書

序

小築近社序

甲辰之秋余屏跡里居而伯霖亦有白下之遊子將以文告寄余曰是役也不肖獲奉兩先生以風於四方太未以西泊於江漢執事是隸未知吳先生游屐之何底也惟是南及醉李竟吳之國實式靈焉雖然其如大江以北何哉余曰西北天地所告成也子盍俟焉蓋自簡書之使一再申而東南數千里之精粹廣而受事於壇坫矣仲春過武林子將謂余春秋之義詳內而略外先自治而後治人所以爲王者之教也簡書之使一再申東南數千里之國環而受事者彬彬矣典刑之言懸諸日月余所未悉敎賦以干執事之雁行自視缺然于是伯霖至自燕余與孟陽無賴自晉都合延祖瑯鄉邱持子將忍公之業共梓之仍係以小築者爰所緣起也人

有所揚扇而瑜瑕不金掩子將有成言矣天下之公論而敢以嫌自私存其質以聽夫公乎我者而已矣方應祥於是爲之序曰文章之統散而不壹於上也自主者不爲程秬始也夫謀士之有程也豈直以程士哉上操之御者之銜勒下視之射者之的質也心必習於聲控之節然後可盡馬之技而才者無軼步日必束於中正之準然後可窮矢之境而巧者無詭發吾自以懸衆爭之道而不與世競彼實易其上而有人爲政之心至借主令以相格而未見其衰止有以也天下勢重則必反反於上者權定于一尊反於下者神喻於多翊運惟三紀世變風移自巳酉距於今以時攷之則可矣禹會諸侯於塗山玉帛至者蓋萬國焉天地文明之氣藉盛於一時而以吾土爲職志至闔閭勾踐之互爲膺而王氣萎矣何也吳越兄弟之國而自閔于幃牆之間安在祀夏配天光禹之服乎哉今也簡書之使自小築以暨海內冠帶之域盟有狎主

而言歸于好是編也庶幾境內之治而于以論王教之端二三友生唯是典刑之訓是式是憑豈有賴焉記有之矣能文則得天地文心之士不揜景運之歎係人爲政而不稟於街的也萃四方之士而矢嬰鳴之聲和平之福不洽于國家理所未有就謂小築片石不足以發宛委之藏乎文明之氣茲且日翊而新矣率爾踵武述聽風聲余與伯霖期以子將觀厥成焉序而志之

墨卷抄序

文章之統散而持論之士以臆所是共典上之人衡選程墨選考卷如近日之刪定十八房行稿以所非衡者也一家之翊獲而峻爲標同人之纂構而臚爲餽卽一十八房行稿刪之定之既勤矣又爲蒐其逸焉以所是者衡也蓋至衡乎上者出而自相衡而文章之論又散矣意旨各殊大端有二本鑑中之人而覩市妍于操鑑之目是名爲媒也托文苑之遊戲而實逐估

客之愛將則利爲國也嗟夫能不波者鮮矣故余所與帷中諸士漁獵之暇于先正及今之作時有論次唯取居常商榷而不爲木災交知之中或以所論次屬序于子選選通責而不能應余方慨逝流之莫反而敢助之瀾也哉李于之于墨卷非選也友生之參定與日涉所會心互而存之也自巳酉之役主者多藉闡中之文以拜獻此道之鏡其乎士之先資矣居而習之射之銳乎的也售而布之的之待乎射也是非之論于是出是非之衡亦以是分夫程士于選而無失人則上之衡士者平士能無失入於墨而用之以程士士之衡乎上者乎而衡衡者亦平文章之論閱于一文章之統亦選歸于上矣如是而有所裒省于主者何不可也今之斯乎世而屬之序者必強有力而足以欲目論之聽辨有口而足以炫耳觀之跡者也是以走不脛則名類貴爲踊則實厚以予之銷聲處冥也何當李君而責于適不真何也斯于世者若此哉

夫是非之見不立而直道行乎其間是雖操縱之量安知不叶雅頌之節于之序斯編也惡可以常諦格焉

吳全甫四書近草敘

凡麗形之物爲泐在時商周之尊壘虞之陶軒韓氏之鼎至今有襲而珍之彼所恃以傳于世者作者精神存焉耳今夫沉文緩理隱見有無若拙若朴天下之巧繪無加焉蓋其爲器特領天地之精粹而重以聖神聰明睿知曠日歷時之擗拏極天下之巧以成其拙故醇不散兼天下之繪以著其朴故澤不渝也世人陽浮慕古廣取拙朴附于骨董在時執中托名先輩往往蹈之塗飾僞語捏稱成弘自詫不朽不知當操筆時已有伺而覆譏者矣何也不求古人精神之所托而掩托于其形之似也吾自知涉文痛辦此病攻苦一著髮鬚種種幾僥得之而常嘆千才之不能盡讀全甫近草乃始爽然自失也全甫帙中文目同于所涉殆十之三兩人所爲

全甫近草

卷之二

六

走險折辛用心審地箭鋒相觸投弓而笑時固有之其意表經營使于惴惴亦復不少蓋予所心折不如全甫大端有二吾于運想不敢闖入世人理諦而心路苦紆仰屋而思每至前後際斷如訪道具茨忽迷大澤悞而中反者數失全甫直取身間大半尼珠置之掌上萬象宛然去住俱攝一不如也吾于取致不敢旁佚古人之神情與象類而腕骨苦強如矢魚重淵餌非不芳而綸鮮微柔波驚魚逝每屢望洋全甫能令

冥徹造化能轉法華故耶卽以是編當商周黃
虞法物可矣昔尹夫人見邢夫人而泣彼所日
夕揣摩動悅人主之道驟有奪其美者出所不
意天縱奇媚爲蛟爲鱗有不足恃文章得失于
古寸心生平嘯臂之肯豈易爲傍觀者道與得
共全甫三日快談更有心花開處恨吾匆匆出
都門耳夫古人壹器之工必逆性命爲之無論
干將莫邪之儔軒轅氏之鼎成而龍去聖人所
傳其精神以傳于世猶如此其不苟也吾偷取

書來謝初集

卷之一

七

一乘半障之奇思與古人課績于喪身失命之
地鬼神肯許之也哉全甫志之刺人告成急馳
三百本寄我吾且百寶莊嚴與吾輩真慕古者
什襲珍之若論文之功用全甫茲且九賓而薦
于庭黃帝之鼎業爲漢鼎必有吾丘壽王司
馬相如輩矢歌以修其威者無事方生三尺之
喙矣

聞松錄序

自辛丑之春偃息倚雲百凡調謝諸君以尋盟

醺余郵書數往反時將襟帶煙霞就相挾挹適
負茲不能行諸君月夏時會不替簡書而嚴印
荷借兩仲氏以秦晉之師狎爲雄長夏初入武
林兆開瑞徵見余嚴氏伯仲間各出所撰勅互
相彈射余亦取枕上所度應之已過哀而政諸
馮先生於時先生方營孤山草堂扁舟著柳陰
自視皇難而余居小築共一衣帶水得時過從
以印所未信益未浹旬而丹鉛盈帙屬西爽氏
請爲左史先生遂引其端授之諸君復取余言

書來謝初集

卷之一

八

以廣先生之指夫文章之道詆之者謂之小技
挾而尊之以爲非天之所與不能夫以天于宰
相與千金之于苟非天之所與求一言幾乎道
不可得世之君子其不能以一日之得掩天下
瑰瑋之士至明矣至以孔孟之栖栖逆知道之
不行始以是附其辜於時之君何以稱焉聖人
之所能爲者人不能爲者天也君子患無得於
道而已矣吾爲文必求以合於世一不合而悖
悖焉使世麗其辜此其言必前獻而不暇于愛

吾之鼎其不得也其氣必偏輒而不忌其投人之器豈特文受之果林父之不以天地萬物易綱之翼也屬於物者猶若是由此觀之卽謂明允未得于道亦可也余日與二三君子有成言矣吾遠之斬當聖賢之意指上求不詭於國家之功令發乎情而止乎禮義文之修短釀約吾不能知豈其以釣於世爲心今所次列具在也肯幹于松蘿不敢爲崖砭而冠裾于質文之相生機韻于御風不敢爲跳譟而繩檢于意法

青來閣初集

卷之一

七

之兩適以是成清道之信以告於同好稟揚國家右文之意而庶幾夫子從周之志如是已矣其得乎道與不得何敢以吾言與天下爭此馮先生不以其天之所與蹠吾輩卽席之言以余之自放山澤不能爲佞諸君子所以憮憮而不遐遺則西夷氏之治斯役也或亦大雅所不罪云

謝君實四書義序

楚國山川自屈宋諸人點染而後文章之氣續

紛醴醢盆薄夫人心目之間彼土操軼之士大都沉摯澹宕變幻荒忽不可格以尋常何也偏扶造化之勝矜于文章欲爲不奇而不可得也屈宋之文騷之屬也二詞賦者世而徇之謂之楚聲至以其聲流入經生之制義則自近日作者始也夫國家六經之表章所爲道性情之正以提治亂之紀也雅亡而騷興去王敦遠矣制義而附之騷敎豈直文受之哉君實之文雅之文也非騷之文也夫情可以無所不入而有

青來閣初集

卷之一

十

不必寫之情疾女須之嬋媛家有虞之二姚孰與之子于歸宜其家人不干陰陽之和境可以無所不詣而有不必窮之境歷九州而靡相依彭咸之遺則孰與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不妨進退之裕世方急節繁响以相矜吾自娛其朱絃疎越而不爲之改度果適乎衆之心與人異哉大雅之剖而小雅也世之由王而伯也雅之變而騷也列國之夷伯而戰也思而不二怨而不言猶有敬共之遺焉騷則匪其二而綦慙矣匪

其言而直晉矣世之戰也不競于力而競于言
其士大夫詭雅以意而附驥以聲實兆之此君
實所以深概于中也情寧蓄其有餘而境無取
于過盡不敢一言詭聖之經不敢一詭經之言
隕王之教是編固一酒心兢之遁流風風乎

國家表章之正始矣推此志也安在楚之聲不
與十五國之風並陳所爲幽愁憂思而并寄之
乎騷者不一反而廣大雅豈弟之盛哉君實行
矣懸此國中必有屬而和者千古山川之勝豈

書卷開初集

卷之一

十一

令屈宋諸人私拔之乎

蔣偉修四子秩序

制舉家言參題之理與情爲之其行乎筆墨之
間使文與題巧爲合者氣也夫人掩耳目口鼻
四支以成身一關一節一竅一理各截耳目口
鼻四支之全氣以效于用未嘗于其中相假而
爲關節竅理也然則聖賢之精神象貌所傳于
題以示人卽吾身可還而按已理有賅而題偶
見之觚亢以標之物重而不虞衡之殆情有繫

而題或當其綬襲以據之言深而不度交之淺
皆病于氣之不全而相假以幾其合者也葢灰
之蜚于管也天地于此稟候焉一氣之自爲候
也吾文之騷題以出也亦若是爾矣余持此議
以學爲文髮種種而未之有得于偉修而訢然
莫逆也今其蟄稅與所新構具在矣讀之者已
人極見之所到以聞其微吾獨遡本于氣之全
蓋偉修清衷摠制與古爲徒業綿渺如韞于聖
賢性命之真致發憤于鬱勃之久天下之故所

書卷開初集

卷之一

十二

爲贖而不可惡動而不可亂者所證鼻澄練又
至精近取諸身印題以出自書其胸中之成竹
宜非銖稱寸度者可窺其際也雷威作琴不必
皆桐遇大風雪獨往曉眉酣飲着莎笠入深松
中聽其聲連延悠颺者伐之斷以爲琴乃過于
桐一氣之所旁魄安在松之質無桐之聲必雷
威乃能發其妙以傳于世有先聲而操其合者
也天下事無不取券于理與情而以吾氣之呼
吸出入司之候制舉之文其一端耳凡風尚之

巖滑而不可詰議論之凌詬而不可諧皆氣不
全之徵也俾脩行而任天下吾且以是編當衡
葭之管矣

鐫鼎齋序

夏間栖滯長安將携伴尋西山之遊靈雨僑且
來敗入意兀坐斗窓生平故好顧念馬笠之諠
時以過余出其先資之言或同人所作共相揚
扞寸心得失之深筆花開放之妙當夫鍼芥倏
投機鋒迅發余不禁墨之淋作者亦不覺顧之

書來問初集

卷之一

十三

解也得二十八人計文百十篇吳伯霖聞子將
謂中所丹鉛頗足發明文章之旨宜與吾輩共
之余爲題其編曰鼎鑿屬程韓倩授梓之癸丑
之役天子特廣薪樵之途當事者不勝闢入之
愚申屬聞中寧失才士無傷文體士之服奇而
見損者顛賦命之不猶以自解夫伸體之說而
果足格士之才從而借解于命焉可也余所獲
讀僅諸君之文止耳然已無奇不具如是已語
曰嘗鼎寸鬻當事者伸其裨士之心士而才者

來書不極一時之致以光昭天子薪樵之徽安
得不反吾伐之不猶而分過主者哉李散尹孔
中甫李尊尼余已各評其稿單行之視茲編不
無異同吾輩作文綴于心靈之變化得意之語
具諸殊勝譬遊佳山水中一日之景一人之情
恍惚萬狀莫不從觀者之意趣以洗發作者之
精神此伯霖子將所謂文章之旨也余所揚扞
諸君子之文亦如是已矣

倚雲社業序

書來問初集

卷之一

十四

倚雲山者志所稱青峒山也金華聖者轉輸之
蹟狂焉戍戍之歲余及徐子卿結夏其間余倚
雲草所自著也山故有小庵隘甚余稍爲拓之
皮樓五楹爲講業之室此倚雲社所自始也倚
雲踞余居之北十里而遙其山之高計亦十里
方五百里之靈異無不合而成倚雲之勝其所
處高也於是二三子之枕成屬余敘而梓之記
有之山雲草莽水雲魚鱗言文之衆乎物也社
義具狂有翠嶺苔曠極目超忽使人叫絕亦有

與嶮峻側一步百折使人欲愁各言其志要所
吞吐于山川之際盤礴其筆端而躍露之斯亦
可觀倚雲之崖畧矣夫函載如繡名山異蹟其
氣所係結也女子學繡必於結處窮其挑刺之
妙巧聰明神聖于斯焉出恭岱匡廬古人至意
非關擷覽知二三君子之未可量於此也金馬
石渠之業二酉委宛之藏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斯編其前幟也矣

王卿瑯四書義序

青來齋初集

卷之一

十五

予從張賓王案頭見卿瑯四書近業大都不要
世人局陣直取題境以素心發之銳折沉頓往
往道予意中所諳心知其非常士也卿瑯既與
予遊微言擊觸未嘗不映心快得未曾有予
亦喜言之合每兄未嘗不往復淋漓交相樂也
卿瑯世家子天性簡澹居常自奉有貧士所不
能堪繩床供養惟有舊書寒蟻過從惟是當世
心期臭味之士予笑謂卿瑯以子清虛之裏子
世何有而所孜孜如此豈君家青箱猶不足子

所耶今予且去卿瑯而南出其所製獨一言以
志別予亦何以別卿瑯哉姑相與爲謔可乎海
外有國其人三寸自具殊好其壽百歲日行子
里百物不敢犯而獨畏海鵠一日遇鵠吞之其
人在鵠中不死鵠壽亦百歲一舉千里夫能使
千古聖賢與海內心期生處腹中以資吾翹舉
夫士亦有鵠耳行矣卿瑯春夏之交吾且掃小
築片石待子盡收湖山之勝後乃北上共登太
山觀日所出處相視莫逆兩俱默然不曾長安

青來齋初集

卷之一

十六

旅即晤言之樂矣

鄭子野競餘草序

子野之文奇矣其命奇于文其人又奇于命一
子私黃口握筆動能掇之子野試意無不得過
顧無不左遇左矣而益自信其氣逾以沉攻苦
于其所爲文也力逾以肆子野文固不能勝命
命又不能勝子野故知子野真奇士也然餘草
者言不滿萬所以原本性命放意象物憑甲古
人而叩其心術之所存感觀世尚而列其升降

之從異淵懿湛靖之思蕭條寥曠之致聲牟尼
殊質無經寸而神采瑩映具足諸妙十九育之
文卽謂之古詩之流可也夫有子野之奇自不
言遇然惟子野不言遇而文乃日益奇天人精
稷之感氣餘足取之矣曰瓶係草者其所致慕
醉吟先生之意也生平高寄此亦可見其一斑
已

萬雨生離鳴篇序

世稱工文章家譬之畫者貌形見山是山見水
是水而觀止矣余持論不然常寓武林與友人
行湖山間拈蘇子瞻詩相示曰此文章寄諦于
知之乎經書題語山水是也漱澗之好空濛之
奇文章之致也一晴一雨則吾胸懷本颺動乎
其天印之題而抒爲文者也挫吾心以逐聖賢
之旨而拘扼其筆墨之性以就吾心離邊滿悒
翺獲自託吾不知其文矣夫草木之萎敗色與
香去之也故草木有萎而色與香無萎蓋器之
所不儷陰陽人道之愚不及焉此君子服之以

辟不祥也百物之精聚于人心而動宕于四體
之際觸于目爲芳澤竅于鼻爲馨薌得之心而
了之手爲文章之變化聖賢性命之旨蘊藏于
吾胸中文之于題也各自其境蒸而成之者耳
孰爲非是又孰爲是乎往讀萬雨生孔思文而
輒然有當于心也衆甫兢兢度數不欲片語溢
尺幅之外神用逆薄不可按捺如帳燈室劍光
芒隱隱非筆墨蹊徑之所能盡孔思棄去羣賦
一味白描精理秀氣自然流露其文之佳境如
日方升如月初露竹柏之影在素壁間兩人興
會各有所寄搥腕于中而出之非臨楮模索者
也今所畜既口富而操茲事也又日以習尺度
之諸合者業漸乎規矩之中精氣之生動者駸
忘其履帶之適按吾所持論以觀其天機合
離離若滅若沒覺心與之睽而口不能言甚矣
兩生之解于文也子瞻論肖像必得其人之天
夫神馮于氣結成焄蒿嬉笑歔噓躍躍目前迫
則失之矣水之光山之色人之天與題之于文

也一而已矣立懂移山裂背絕海勝以力之猛
割石理王沒淵探珠攻以知之雋其業之成亦
灼然發六籍之扇以擅都士之譽是非巧拙之
端見而異同置諸之緒焚文受其病而世共中
之彼挾天地偏王之氣以與世軋非自扞于聖
賢性命之與也嗟乎三百年來作者凡幾震澤
而殊殆難其人吾與兩生敢輕議此哉物必極
其所至而器有先于所受亦云交勉而已矣兩
生行矣予爲哀所制檣梨之并列相勉之言以
音來開初集卷之一 十九

孫仲孺四書近草敘

人藏其心見之乎言文其言之精者也水光山
色花香鳥聲凡接吾耳目欣會于心皆有物焉
載之以出是物也盤薄吾之胸膺時與天地萬
物相沁映借筆書之則成文章故工爲文者取

之乎情與境而是取之境者取之情而是矣仲
孺之文所謂以情勝者耶夫人固未有無其情
而強澤之文者也天下之至文意常不盡于其
言影襲聖賢之衡度銖稱寸校以求合者類失
之何也無所韞勃于其中以需夫文之自取宜
侖爲似而彌去之遠耳仲孺落落穆穆世間一
切溪刻華膩之習不以滓其神明事有不乎義
形于色確不少假與朋友處多古儒俠急病讓
夷之風爲文終日精思不輕下一字忽有所會

音來開初集卷之一

二十

俾疾書不事點攬其佳處如諸葛武侯抱膝
隆中咏言自放意思閒遠識者知其有帝王之
略又如唐太宗初見虬髯不衫不履俯仰顧視
風彩奕然使人氣折此豈寸寸銖銖影襲尺幅
之間以幾似者哉由此觀之仲孺所藏于心者
寧彼世人可測也夫人耳目所接莫非文章之
境水之光山之色花之香鳥之聲情境之互爲
關生謂之性命之靈竅聖賢本之以鑄六經四
子爲文章之神理經緯自心厝于施用成德爲

行日可見之仲子敬共之明信是編爲識其大矣請以鄙言當洞之酌焉

洪爾還四書義序

夫人之爲文未有不肖其心而能直赴于其腕者也相士以文丰領毛骨恍然在鑑之中況懸六籍爲之鑑而各以其所質取肖焉者乎甚矣制舉之文善舉人也道德性命之理平正通達而無嶮巇聖賢之言博大精醇易簡切直而絕傍人旨于聖制于帝神于心偕存于所不得

清東閣初集

卷之一

上

通而文之觀止矣此豈矜踔爲奇操勝耳目之際者所辨哉自吾習爾還十年所而往被服洵雅造次于是端居湛思雲停淵著世間可以累心之事一不呈其胸懷每過爾還相對終日未嘗不覺我言之煩也姑題課文肖心之神借贗書之令其橫具在可以披而數也夫嶮巇之人不能爲博大精醇易簡直切之言傍人及之文不足以寫平正通達之理掃除神明之舍動吾天機所不容已儼焉揖讓周公孔子并相與映露

其精爽貌象于楮墨之間何也吾胸懷不呈世間瑣異恢詭可喜可愕之累故心靡不肖于理而腕靡不肖其心甚矣爾還之制義善舉爾還也嗟夫文亦奚取奇之驚哉周道如砥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宗旨于聖則趨尚定而學不頗果討于帝則統紀一而政不靡六籍之治不外此吾知爾還之爲舉固有進于此者矣試懸斯編以鑑焉

敘邑侯俞君宜南樓集

清東閣初集

卷之一

上

自寓內知誦我侯之文至成進士國門之橫不翅絮令粟之矣是編也邑人士所請而布之者也典謨之衰副在曾官二三子志也文不必盡世所傳卽世所傳不必盡同侯實廣定而使之曰南樓某侯志也梓乃述所私習侯者綴其端甚矣神之司人于文也性地針芒之逗漏明揭之以告夫人有挾天下之才與力勝之而不得者矣漢武帝敕展萬衆之靈寵與其群臣咏歌蓬萊三山之事自以飄然有凌雲之志李太白

曠代逸才跼籍儕輩清平奏賦狂醉人主之前
顛倒淋漓以寓其放一當僂僂之流盼與雄主
之脫笑不禁其氣之欲者何也夫西京以下之
什可與風雅頌金垂而文章之士所以幾乎道
非直文操其勝也黃山谷論東坡書學問文章
之氣鬱鬱芊芊筆墨之間所以他人終莫能及
又云學書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
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字蓋不減元常
逸少只是俗人耳此言非以論文也學者果能

青來閣初集

卷之一

廿三

于是編中作如是觀亦可闕侯結撰之妙已六
籍之言未墜先王鐘鼓管磬之音慢然如或聞
之顧未有弁旄于文而能輸寫其神者也侯時
進子推論執文之旨有味乎其言之也政末期
而民已飲其醇士已澤于雅安在經生制舉之
業不足觀人文而化成天下哉詩曰瑟彼玉瓚
黃流在中士必不餒劇于俗趣然後其神全神
全然後氣不滯而性命之德始達于文章吾黨
所爲偕寓內而果侯之道具于此斯稱學宮之

副也已矣

序魏伯子文

文章之妙要在運筆耳三寸不聿重無錙黍老
宿砭砭指棘不得動搖孰能使題就吾文文就
吾意方員信乎手而規矩匿其功管子曰匠石
有以感斤剗此道所不傳才者捷得之升恒可
謂能用筆已余讀其文順推倒插旁見側出儻
然意象繁度之外不知胸中具何勝妙三寸不
聿光恆無量如此余爲文亦不好襲世語得升

青來閣初集

卷之一

廿四

恒一字念嘗爲飛動欲步驟之乃不可得其多
令老宿讚歎有以也升恒年未二十詣地當不
止此文章得此解乃知裨矢可中疾兔棘刺可鏤
母猴斯實事之所有世人以不經見遂駭爲怪
亦可笑矣升恒家世詩書杞梓接席尊君辟疆
以古義治時文余故兄事之浥蠅以露針麝以
栢是宜才而早也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卜之生
矣爲序其帙而行之

七子燕中草敘

客都門就沈孟堅李彪結夏之約始事三月之
廿日七月朔而解兩賢逸才清尚簡細一切嗜
經生言特甚汗淫淫乎吾不休蘸筆授予亦時
勉應之文四十首存予詩中予客茲久生平所
狎臭味之士同客於茲得相過從茗椀佐譚本
業與焉劉特倩黃上珍何宗元毛脩之也文存
荷中亦三十首而奇過吳門友人談節父索付
之梓屬予引之兩沈之文孟堅婉懿淵雅譬之
璠璣珠以國工季彪簡令慧發譬之芙蓉出於

青紫

卷之一

廿五

清水嘗拈斯旨似宗元脩之嘆予知言尊父太
始亦無以易也四君大將登壇指揮能事于櫓
仁義次亦節制折衝世有定價于無贅焉魏子
雁行諸君子間非其質耳夫履狶祝鷄之說以
終其身而名後世服習不厭神明傳之非予懶
拙之所及也予之勞止思息蔭君平之卜肆與
康伯之藥囊久矣畸人之言而儼然俎豆諸君
子間夫亦諸君子之志云爾

敘吳伯霖太末山遊草

自富春游而上逆折而至信安昔人所謂山轉
遠轉高水轉深轉清者也其靈勝之蹟在郡治
曰崢嶸菱湖環郡則鹿鳴山邱四遠而映發若
青同太真九僊石梁之類未易樓與賢聖之所
遊化神僊之所窟宅流風遺址往往而在歲春
伯霖從聖水徙席信安遂兼有予邑山川之勝
杖履所及金石遊奏嶠崖飛壁所不勝勒而壹
抒之制舉之業讀太末山遊草而伯霖所爲遊
可知也信安自宋李諸賢講德菱湖距今五百

信安自宋李諸賢講德菱湖距今五百

十五

載而近輜軒往來不絕于境大都流連光景遠
懷觴咏以爲教盍不者蟄匿步雉之內又不則
席未煖而去于性情之實山川之勝靡所發明
不名爲游得名爲游莫如伯霖伯霖腹笥萬卷
足跡欲遍天下佳山水而至性惇惇奉太夫人
歡不欲去鄉下所遊未能數百里其歸不能再
易火取道邇而更時久莫如太末之遊蓋生平
壯懷斯焉伊始皆不可不紀不佞邑人也又辱
偕伯霖遊不能無敘敘曰長卿子雲詞賦妙天

下而蜀都誌自太冲范則冠而蟬有綬善喻哉
太冲殫思歷紀纏綿連作經用自賞論者顧有
不盡之憾少陵諸什出而三都益難爲工矣夫
其撫景命物放言舒嘯豈不待吮紙不徑赤襟
裾風雅深惋徘徊于載之下恍履其地而低回
不已若不復數左氏語也者何也將陶冶性情
與原本山川覽察草木取精既殊所由致遠乎
知此可與言伯翳之遊矣或謂伯翳天賦秀挺
學窮掌故發爲文章上者體戴丘索下則包漢

書來蜀志

卷之二

十七

李魏斯已足付宛委之藏矣制舉之業取適寸
香牧蹤自視安所用之斯又不然一代之憲典
皇王玄聖之作述紀綱群動延埴庶物道具其
中精氣吐哈不朽茲在豈必賦頌通足述哉故
制舉之業患不如伯翳不患不足當名山大川
矣

伐木草序

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蘇子瞻遊
戲三昧其語似淺而義特深嘗與友生共拈此

指余戲謂子瞻當黑月夕擁鄰蕭湘間將遂謂
無竹耶昔人稱李杜文章光燄萬夫子瞻亦自
謂吾文如萬斛游泉隨地可出而一瀉千里何
新天麗其莽之長如史余文因遂則其人滿遠
間曠似李太白而雅慕子瞻其文亦酷類之當
其意得疾書煙雲雲疊千載之上萬里之遠具
阿堵中嘗謂逸則子握三寸枯管安得作如是
觀逸則笑謂余吾子作如是觀亦三寸管耶余
甚合其言今伐木草具在可按而覆也與可論
作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振筆直遂以追其所
見遂以其枚名當時而傳後世願怪其胸中得
成竹而不知有千尋之竹宜于瞻之難而棘於
對也讀是編者亦求逸則之胸中可矣

四書守玄合調序

郢中之歌其曲調高而和彌寡記言蕭韶成而
鳳凰儀何與嘗試反而自觀當吾意有所疇生
平嬉狎笑語一堂若累九譯而不相通迨夫心
與境會悠然玄對林籟結响蜚虫送音不辨其

非球理之律呂而風雅之鼓吹也合與不合之間是孰司其契哉守玄合調之輯子瞻所稱玄會者與夫一日之得失作者不能奪鑒者之衡千載之是非茹者不必謂世者之口文之有合不合也得失是非不與焉聞之吾師天體曰玄日月麗之光怪艷發所謂玄者固無易也子瞻蓋口是編也曰二三君子以汨余所不矜於合而不能爲不合云爾乃吾以此見子瞻之志焉孔子之敘詩也伐木之歌綴於宗棣而後先以

青藜閣初集

卷之一

廿九

竿固知諸君子必無慮於郢歌之寡和矣此先王之教治之微也然則謂子瞻守玄合調之輯猶孔子序次伐木之義奚不可焉

青藜閣初集

卷之一

三十

青來閣初集卷之二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序

楓林選義跋

正月廿四日赴諸生楓林之期五引望以解先後凡百日盟而受事者共余二十人待文穴百首而奇聲氣所幹郵筒寄証者亦如之楓林居萬山中其產宜竹草山藻谷蒼翠迷離殆二十里春夏之交新草初釋香氣秀色浸薰心睫其

青來閣初集卷之二

境尤多奇峭石空嵌飛泉布瀑是處成勝悉居竹中余及二三子先后百日卧起其間疑義相析奇文共賞得意叫絕風生竹杪萬玉琮琤泉石響應不辨其非具茨之山洞庭之野矣既相祖于白石友人勞惟誠浣醫屬予先生巾笥尤穎奕奕此山川英爽之所萃業已藉手鑒裁賴霏楮上矣過而匿之不虞其爲變怪乎遂爲檢三之一授梓之余得徐氏殘譜楓林故亦興賢之地至求其文采之表見退之偃王一碑而外

何寥寥也天地之奇闕鬼神呵護之以有所待不可知顧以制舉之義而當不朽難言矣雖然本性命之情抒六藉之旨以經綸萬世之業制義之于不朽孰大焉吾不知吾之選有當于制義儻制義而足當不朽則余與諸君子所要靈山川不淺已

兩生新執敘

鄭人爭年後息者勝天下盡勝而爭者未已此真不可解也耕春病起握鏡曉然二毛室人眎余而笑相如消囑而好著書造物報之不薄蓋

青來閣初集卷之二

金額額玉華虬錯矣玄得無尚白乎哉就醫京口汧流憇清涼之伽藍庵元晦葉舟逐余一室斗大繩床蹲對余理藥餌不置而元晦時以硯筆相騁或不自禁亦時口占應之自媿清人之師無當元晦投超之伎舒先生乃並善其言以爲木災念惟丁酉之役與元晦徵父砥切治城意氣用壯俯仰之間歲將周紀今者秋風又漸高矣吾能定取信貨懸之闔門哉志吾兩人二

年崖略又如此也

鵲管元會行卷引

楊子雲屏居草玄時以職服出入殿下執三寸
柔翰俟四方輜軒之至得其異言記而秘之當
時有掠觀者變色相對不肯發簾甚矣子雲之
癖于奇也子好奇不翅于雲而居太末萬山中
四方輜軒少所至止一二素交之外所心往當
世奇服之士唯從子卷摸索之元會自陵陽過
予山齋出所構文印予其構體矜嚴而骨不
翫取財瀕拓而清不靡位理冶意不必人所不
經道一經其齒牙遂若絕塵而奔不可攀躋嗟
嗟是其爲陵陽之言也哉蓋元會胸中具有三
江九華之勝胸汰以大父寅齋先生之家學浴
日戴君之師皋宜其文之瑰磊若是因爲點次
致西爽氏傳之以予屏居距元會千五百里而
遥臭味擬托不憚重跼推此意也所取印四方
奇服之士豈有量哉予所爲廣而傳之以此世
有劉歆欲觀于方言當以元會爲職志見于好

奇而能公不似于雲固秘也

柳中夕娛草小引

雲陽以西官道如砥柳樹行列小甍日行柳中
時迤冬仲木葉搖落瀟瀟顚暨際日所如雖自
生意淒淒無復柔條繁陰足供繫藉蓋又一番
物色矣用升吾草志予感也日夕娛何也自改
舟而陸行指西北日在萬春景倒卜甍每風露
沙澄研筆和敏取腹藁馮式書之日氣晶晶薄
于指端伊吾自娛殆忘行役之困柳梢夕照與
輕煙相蕩蒼蘆浮動覺來親人心境遷流剎那
轉變闔城隱現是幻是真使人不解故并志之
存吾旅況之一端耳蘇長公曰生平最樂作
文一事文士結習難化如此居常以之自誌若
予瞻所謂最樂者固未之有得也

敘徐孺子四書稅

余偕張懋良徐孺子課業驚峰懋良對余終日
不拈隻字過未嘗不栩栩也孺子持論亦同懋
良其機穎若苗不克自強每深困塹輒睜目張

氣并日窮逐必快其意而止余畏其貌亦時開
道先之蓋慙良與余言孺子亦未嘗不心折也
當今能文之士吾知之矣敗於已所不逮以豎
理乘於衆所不備以鬻才神明穆清吸咭風雅
架于理無違心之言揆于才絕詭聖之旨如吾
孺子吾所經見未易兩也孺子修幹豐顙雙眸
遊烟賓朋燕集其精神注射四座間沉毅簡允
不爲叫數或少被酒則魂磊沕淳相知執手疊
疊不休跳笑悲涕一時雜出旁觀訝其醉語不
知皆生平隱裏所矢借於酒以發之天性拓落
于人無競猜似古玩世之士而是家孝友特重
然諸赴人緩急不翅其身其文原本六籍旁及
老子莊騷太史管韓之書業已咀彼全股抽茲
精騎尤醅嗜左氏日手赤契食卧與俱質有其
文若此觀於制舉之業亦足窺其一班矣孺子
爲貞父黃先生高足先生嘗評其文氣秀語婉
追蹊先程開之馮先生一見稱其經術深博匠
意鎔裁富世鮮儷于是東南才秀之選人鏡所

歸承其風義聆其聲咳無不指信流泉締申染
好余與慙良苟得槩之孺子且輯其素作盡以
置余何也昔元微之以文章爲當時所賞嘆如
鄭李王楊之流不乏巨伯獨以省視屬白樂天
毋以金處湫隘甘苦備嘗其言親而有味乎余
寧不自量度舉義元白累孺子知人之明哉不
敢蒞微之之嫌于箱笥聊以斯言當前驪焉

歐陽霖仲詩序

霖仲將去開邑削牘貽予三十年青衿之于廩
廩人之餼亦十年毀家以殉之僅周載而貳爲
今今且鼓柁五湖之遊矣甚矣吾之誨窮也敢
微于詩以解哉霖仲自諸生好稱詩所師若友
于今之能詩者幾遍吳越間其帙具在可按也
予于詩無所窺讀霖仲懷王房仲哭胡元瑞諸
篇竊有慨乎其人也悲壯忼慨寄致沉遠劇然
秋溢斷金百身莫贖之誼至反復其禪心未徹
維摩有無之語又何曠焉死生去住之際也汲
汲于此事之未明郎昔人所謂本若文章之無

窮者并等之榮華年壽弗以一星其胸懷此豈無當于世之人世又豈得而禁之者哉霖仲謂予吾狹褻褊性病同稽生自維海窮職斯之故詩則何敢言之雖然吾將以窮之餘竟學焉藉是以贅于今之作者斯已矣子亦安取遺棄之物而文之夫桐而變竹而橡衆人所真不存也聲音之道之所在必有玄賞之士發其妙响以傳于世故神理所必透露雖極天地之力退抑之而不可得我輩所可信者此耳霖仲拜命移

言來月初集 卷之二

二

家仲閒叔竹中居士竹中吟草小引

襍瀟然野寺老穉之調而泣者趾相錯邑之矜紳與能言者流磨礪以紀其思矗立孔道之側者若象闕此有力者所幾襲而不可必者也霖仲何以得此哉神理之發于聲音其不可遏抑類如是然則霖仲之于詩吾又有以觀其至矣

二三同人生平心寄避弗與見意典所到時爲有韻之言擊竹誦之聲冷冷與翠條虬玉相應猶夷于此不問戶外益十年而奇一日居士袖牒于脉祥曰是子年來竹中所爲詩也仕予止征回聽此君意嘗忽忽夫人情周旋之久驟而去之宜不能已于且携是以行庶幾朝夕林之下水之湄也子其爲志之記稱孔子遼衛在淇之周有風動竹間蕭瑟圓樂之音欣然忘味嘆夫人之不可無竹也其詩曰瞻彼淇澳綠竹如

言來月初集 卷之二

八

簋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言竹以表君子之德言如玉以釋君子與竹比德之旨竹之爲物能映沁人心以發其聲明如此居士澡德于竹崇蘊其文出爲詩歌妙音彈苑穆乎虞工依咏克諧之響也聖主將簡天下善鳴之士以鳴太平之政儀鳳之管取財嶰谷聲施帝廷何必相對此君終日嘯詠爲樂致哉夫山川奇麗秀絕之氣傳人而顯必其胸中自有之者能以其言達之吾東髮從居士治鉛槧之業此中勝槩光景歷

歷而口不能言才之不可強也若夫異日居士
兼黃鍾之節佐帝而張樂洞庭之野焉附因緣
獲繳北門俱載之聽木爲非藉山水之敬予也
已

送蘆雪上人偕徐爾芳社兄待試有聞敘

予友徐爾芳天下奇士也其心不可一世而好
爲崑崙無畦畔之行亦必極世之不可以爲快
予獨盲乎其人也予與爾芳心盲之而不能與
之狎爾芳于予似不以爲不可者願使時與予

予亦不能也

予亦不能也

狎亦不能也予其未離世之人哉心好爾芳而
習周旋焉且率其徒相從坎壈千道路而進歷
千歲月而不勒未有如蘆雪上人者也爾芳下
筆文詞妙天下目攝世之不可莊語者故托恢
詭譎怪以勝之于嘗爲引繩墨之言以相劇僂
一就之不覺其逸而去矣予兩人之不相狎蓋
以此夫以爾芳其才稍輯于法一第何有予未
離乎世之人所斬于爾芳宜不出此也上人雲
棲高足起乘一切不能置其擁褐觀空不問姓

名者以斤斤于世爾芳之咄咄矜奇必不自列
其一世不可之快以從世人之所可上人亦見
之稔夫所以周旋而不勸卽上人亦有不自解
者哉或曰上人微爾芳之因應以宰官得度者
故就宰官說法耳請以一謔助吾師可予仄步
之間有肉身大士焉斯真爾芳所可者也彼方
翹首夏之日冬之夜之啄庶幾夫人青霄之上
以板我汚泥之中也然則昔年越關之說可廢
尋神明風雨之怒可廢犯哉夫人至甘負心天

予亦不能也

予亦不能也

下癡女子而丈夫之氣始漸盡天下無此不情
之奇士也吾知爾芳卽不欲借剔目之譽厲碎
掌之勤以自奮于雲龍之會不可得已爲如是
宰官說法者必作如是觀而後可不然上人敵
榻可擁也知無所壓羣獸之杵矣

萬曆丙辰十進士守部會議錄敘

進士 廷試放榜二甲三甲分送各衙門辦事
以次除内外官 制也吏部有守部進士三年
而授以京官于守府未有詢也其皆得京官

日以勞敘云爾進士候除得以期未至請急半部則否日午而假非各也例也先是守部者視名之次計勞售以其官考功法也未論選人法也分策中等者罷之人十爲率主者參文與勞衡焉重守也以重官也自 今上丁未始也

三年之于旅也曠矣急而不得請或厘清人河上之惛得請矣而不必公則有王臣升山之懷例格于所不必通而情逆于所不能壹也半年而分班公爲推而第取假焉自我十人始也

齊東野語卷之二

十一

哉我大宰先生之主議與一時諸大夫之佐主者而掇持于其間有以大錫此舉也居者致于公而弁以恤行者之私行者遂其私而還以成居者之矣進讓之意著矣以通與例而情不觸于法之格所以重守于官也以壹與情而法不礙于意之逆所爲重官于二三子也統均之政端矣夫聖王之制以定治也豈必執于不逆爲是哉勉哉我二三兄弟之于此宜儆以思其永也志在伐木之詩已夫一室鼻息之周轆車輪

馬蹄長安道中歷載之壯接往而不相告也來而不相勞也我輩所共懷于合之不可苟而解斯請也真酒之致樂乾饑之不愆神德之而和且平也威儀所自以攸攝紀綱所自以肅及惟是權輿之務承而已坤之以大終也臣道也其之乎額也和以協其衷也之乎慶也而以偶于王也獲乎上之道信于朋友焉爾矣我二三兄弟之恩其永也所以交勉于此也

贈楊聖聘之潮州別駕敘

十二

嘗楊子之謁選天官也大冢宰蓋難所議秩焉讀楊子之文難夫才遠而就之痺也歟楊子之人難夫行遠而格之筋也楊子以潮別駕行也方生走三百里而言祖焉祖別駕乎祖楊子于夫大冢宰難所議秩而秩及焉是役也固明以楊子重別駕矣吾又安知別駕之不足重楊子乎哉楊子者吾師故太宰公止菴先生子也嗣先生之德則胤子之象賢也系先生之世則冢子之體貳也楊子之賢也予廿年而稔習焉非

予一人之言也先生數舉于戚若友若門弟子無間焉數舉于諸子亦無間焉先生命世儒宗折衷今古著書繁千萬言淵著述行學者窮年罔測其矣楊子口受而身通焉蔚然文采足表矣而遇不配僅以明經稱選人此太宰趙公所以違其才而憤就之庫也嗟乎士亦能爲可遇之文而已矣夫遇則安可爲也哉德音之期猶也豈其必徵所不可知于天夫不有科名跨其親而以不學晡世烈者乎吾有所取大于才不才之問即就之庫奚難焉子所難于楊子者其行之邈不可及也其行之邈而杆于心之宛以踐夫跡之安不可及也吾師之以大綱言晉也恩命得廕其嗣人時以長君之子聞而中道夭矣無何長君又告殞而無他子可襲矣兄終而弟及焉敘在楊子也伯父之桑斬而侄繼焉敘在楊子之子也楊子以冢嗣繼伯兄之紀讓其廕而弗處也日吾少弟之子在焉生者之次則長也當吾父之世以名奏焉皆吾父之子之孫

不必問其凡之子吾之子弟之子也甚矣楊子之宛用其心于父子兄弟之際也萬世之統不以中折而紊也廕者之特恩不侵嗣者之定位而家之緒正焉一日之養不以三公易也嗣者之位以正定然後廕者之恩不妨以特伸而親之愛全焉說者曰此父之意也君之旨也長君身請之而楊子勸成之者也楊子之子讓也稱順命焉可也嗟乎難言之矣一簪之費人情不忍割焉難在讓也楊子之賢于人又難在處其讓者也吾師真儒命世永停之盛棚內之政萬物待平焉子游楊子兄弟間抑何厚廕德讓君子也非楊子有以舍處于其際將慈父涉愛少子之嫌介弟冒掩長兄之跡一夜以視之吾知與者之不肯出拱揖而進之吾知受者之弗屑居矣夫伯夷太伯皆以兄弟讓者也太伯之去泯然于父命之未形使嗣統之位定于先君之當國所以成其讓而謂之至德也伯夷之所讓固叔齊所必不可居矣孰使父之命有所不得

行于子者恐伯夷不能無嫌于此也若太伯之事親可謂養志矣吾誦吾師之家論知楊子事其親以太伯爲師也故歸意于親焉必各其體所以爲可受也歸意于君焉必以其時所以爲可與也歸請于伯兄焉勸成之而不必以其身親亦不必名其事之劑于我也所以爲可讓也太伯之讓也民無得而稱焉太王亦無得而稱也此之謂養志也故曰杆子心之宛以踐夫跡之安楊子所以善成其父子兄弟之愛也嗟乎大家宰可謂知楊子矣邈哉是生之行也天官之選人有別駕焉如是哉以中書爲楊子者毋寧以楊子爲楊先生乎于時過楊子邸中述此言而淚潸然也不肖欲知養親之志已矣親存如是親歿如是已矣吾名之市也與哉甚矣大家宰之知楊子也就之庠也命之昇也格之簡也王之制也天之于親也父之于君也與之爲不爭而又奚難焉楊子曰吾之行以潮也海濱鄒魯之邦先賢文行之教遺焉子何以贈我而

無負此行哉夫父子兄弟性之至也禮治之大也讓以柄禮禮以著性讓行而後心不外禮至而後物不櫻間衡山之濠馴鱉魚之暴擊南海百世之廟食觀成相內之治而已矣禮義由賢者出後王所是制爲令豈有定本可臨摹哉聚百順以事其親孝之極也特衆美而効之君忠之隆也心必用于其所宛而跡必踐乎其所安于以共真海邦掇之矣子知大家宰之以別駕重楊子也亦何所贈焉

文甫制義序

宋汴漫學屠龍子支離益技成而無所用其巧余爲舉子家言無支離益之巧而有其無所用二三子共予周旋至十年所不解去余甚媿之庚戌罷歸焚筆研矢不復以此物誤人二三子願求于益亟而相與周旋且益親人情徇其所偏嗜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與文甫自己已之春以莊贊余喜其步履舒翼意用渾與庶幾可語先進人雅之風爲之日取震澤毘陵諸

大家之文指畫其屑思運腕之所以文甫無不
津津當于心也余多四方遊足跡不暇駐里中
文甫偵余里中未嘗不擁襖就子余于是與文
甫言日逾深文甫之欲予成其役也其精氣亦
日逾專而厲世之悠悠者不足以知文甫不必
論即號相知之矣矣驚怖其言之河漢規之小
抑以昵于時文甫意不屑也蓋文甫所心嗜惟
余一言之出未經吾鑒賞草數十易而不厭用
心精摯如此顧學于余逾驪而世之知者乃逾
希此余中規文甫也今所切劘幾何年矣步之
與者駁以入于變意之與者摠而數以典當其
伸紙揮洒自如震川鹿門之勝咫尺筆端至其
心神刻露靈爽遶澗曲折附韻如秦碑漢籀古
色緯繡而不可摹擬此其天賦所至非學余而
成然余知文甫則獨深矣文甫爲人孤行一意
不介介世俗耳目之觀讀書課文而外一不以
常務經懷非不得已不搦沐也與人交慷慨依
烈然諾必赴性不護人之過持論寧激必不淪

不擾人之心豫章理學名數以侯禪行夙詣灌
輸其間心政相紐天人啓基經世之業且以江
陽職志矣昔元紫芝令魯山介潔質朴誠信待
人壬大夫皆高其行謂之曰元魯山房琯常嘆
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予嘗一二
奉疾過從惓惓德讓粹容有穆紫芝眉宇恍然
沁朕心目之表也嗟乎疾蓋直稟聖賢愛人易
使之道以樹長令之綱紀者也豈僅僅奉法循
望稱良吏哉今侯且以述職
中諸君徵子
言以文其祖帳爲列所稔得于見聞者應之
庚行矣天子煥然新政廣厲民牧主計之臣
奉揚德意精簡第一治行以膺上考予且與諸
君共觀緝禾銀魚之賜于天朝以光昭聖
主重氏曠典矣詎一祖筵之慶焉
送調陽賈經府入覲序
當良鄉之調選于天官也吾友詹簡廼過之曰
以子之才與年未及此也得微過信司成之疏
而遺彈雀之慮乎哉良鄉曰吾亟需監河粟

吾母耳未暇治子之論也于是良鄉以經幕佐
吾郡至于勞之如簡迪旨而良鄉乃始愼然
若不自得矣蓋太未距武安水陸之險阻四千
里而邇未遑以太夫人板輿從也然良鄉不以
幕寮卑而太夫人所速于先君子以醮其子者
有不致其用也不以四千里遠所側身以敬其
官者不如朝夕于太夫人鄉下也蓋未期而政
成負斧使者按部而察廉兩載之間兩以最聞
于帝矣明年庚戌首春之日天子坐明堂

情來朝初集

卷之二

廿九

而朝諸侯良鄉以故事得階二于石奏計焉是
行也良鄉固以最奏也茲且誦口戒途矣而二
三兄弟屬余祝轅之言方應解曰良鄉自下車
而心嗜余余時就良鄉暑中語未嘗不竟日云
脫粟之飢佐以稊蔬蕭然相對逆旅之養不啻
矣女子僅周歲有其母也者之戚嘆之以兩蹠
吸申旦而不外求哺也其居身約而恭矣經府
所治唯出人文書他無所事事近幾贅旒矣嘗
事者才良鄉而六官之政雜治焉有所委視牘

精思敏斷奏成手中麗情比法無不以神明稱
也有所任勘數百里內外機構皆將旅徇每况
虞芮之質剖而民不煩應俯也嫂夫人屬纊之
際適部使者寄命之旁午束馬而引訣不以家
事宿王事也其奉職亦勤而先矣兩載之間兩
以最聞豈偶也哉先是大司成心概辟雍入才
之匱諸選海內俊士實其中積滿而官秩不與
例進者等將復修國初重學之意也溯年以來
調選者日益進而官幾不勝才尉簿下走遍列
髦魯官則已重而士則已輕簡迪所以厘彈雀
之爲是官也謂三事之先路即此闕焉可也少
遲三載賜履命之使稽吾郡乘知有經籍之賢
者自良鄉而始以昭國家薪樞樸楫之盛而徵
吾輩無不可用之實于大司成之甄爲信其大
者矣四千里去太夫人兩載而兩以最聞于
帝聖書褒右母氏令德與寵嘉之鄉下而奉豈
弟之敬豈爲易哉良鄉于此何不得焉

情來朝初集

卷之二

二十

壽復齋徐公八表敘

品物之重至和氏之璧世謂少兩其直之貴連城十五其功施之大而遠有國者禰之附之以爲傳器重如斯矣嗟乎此璧之重和氏也璧也而以和氏重與哉君子以此知和氏之寄深于泣也和則而璞埋衆人之知剖于玉和氏與璧之醇質不復留藏于天地矣故曰和之于泣其寄深也夫世固有未剖之玉其直之貴第十五城功施之大而遠第有國之傳器而已哉方子將此論示世之人多我狂而不信也復齋徐翁獨是之方子天下之觴人也與其弟子講性命之學以有無虛實一無可住以爲宗其言非景响于老莊俟傍于西氏以吾儒之教爲唐肆而提操百氏之勝者也言之而世未必信方子不求信也翁以其子京就而學焉子言而京術之未嘗不顧解而嘆聞之暮也翁今年屆八十矣二三子以京之好進觴焉而屬予之言爲之先嗟乎子亦何以壽翁哉三十年子矜之翹楚文

章舍吐于吾中所自得而不斬世之賞其音與人交詞不必茹其心之所不安容正而物自生其警行不矜乎衆之所曹妮媼見而我亦不攖其怨孝弟之行施于有政幡然相與而偕老矣哀不渝于鞠子也矢臆以遵吾之一德壯而無改于其少老而無改于其壯也此足以爲翁壽矣乃吾所壽翁不存焉夫玉之爲物也天地精神所厚注蒼結爲山川之輝潤其發阜成日月之晝乎其爲直也無可以定其低昂功與用無得而容其等量藏于天地之內與天地兩不得邀而皆存所以爲壽之至也價列城而挹國之傳麗焯乎璧之以和氏重矣抑知已殫之淚不可收已斷之指不可續也難乎和矣且已理之石不可璞也又難乎玉矣嗟乎和氏之深寄于荆山之泣也然則璧豈以和氏重天下之玉豈必和之璧而始稱重哉夫斯乎世之心化而道德順有無虛實之見不立而後性命之理貞學士是非之論于此一而萬物脩短之數并子

此齊翁今年且八十矣六官之用無改少壯瞻眉雪慘目光炯炯視物欲裂嘗細書便面以寄予非映日讀之不辨也此亦其精神蒼結盤皇之一驗矣或曰予之壽翁其言廣矣于京文詞妙天下行且九賓而薦之庭隆所自之典將及翁不虞壑舟之不固也哉夫藐姑射之神不以陶堯鑄齊之功業渾其吸風飲露之神明吾輩亦毋取世之泣與別者以易璧之重斯已矣翁詎偏以藏爲是者哉二三子試以吾言侑之觴其或吾狂而不信也吾與二三子與京亦共聽而聽之翁焉可矣

壽祝太孺人六十序

今上甲午予就試京師識在陽先生于秋官之署先生標尚高素稱慎計可生平氣故鮮得以剝啄通自公之暇一編共兒子呶吾而已予以鄉里後輩旅謁先生獨心暱予爾時世屏世方髫年然已奕奕見頭角矣眉嘗造請先生酌屬孺人治食食予兩兒子盤桓席間歷歷昨且

事耳楓林之役二子執經隨予與之道京邸事未嘗不淚淫于睫也蓋予懷知己之感二十年而往先生邂逅山今亦將二十年矣嘉平之朔屆孺人六袞之期世屏及世翰器而請于傷哉藐諸者之病而貧也唯是二三子者實圖利焉藉手獻人子之鮑非先生之言不敢以二三子前也嗟乎太孺人壽而吾子言也哉孺人十八年長桑公之女媿美姬姜攬閨秀之英二十三年中山氏之婦表孝京魚明介弋綸樹齊德之軌十九年河南四子眉山兩蘇之母調餌烏愛和九助勤穆聖善之誦摠茲多淑令名載之書考終吉此天之可必者也予亦何言壽太孺人哉予聞之凡境備乎盛衰之遷者其于傷道不必物之擢也身聞乎存亡之變者其于損性不必情之慤也集子苑者不能禁其反之枯殫于往者不能按其終之復事有必至聖人表微所從來矣孺人之嬖子祝也僅浹月而相夫子以奮榮清德璋略烏燁當道駸駸九列之望庸翟

冠霞帔之寵無改于著簪裾布之風孺人不履
苑也家徒四壁廿載孀居函歲之侵人道之悲
拮据靡遑讀世翰所爲狀不翅茹荼之苦矣而
處之恬然唯是先君之思子孫是訓孺人不怙
往也道不喻于物之勝是故極激哀而善氣迎
性不滑于情之畸是故虛生白而和理轉壽考
終吉維其有之造物不能以權制矣東海之賢
知以不得遁者藏其存武陵之德義于不患貧
而細其富孰是病不可劑又安在窮不可仰哉
自于楓林之義行誦懋倫懋申之文者銷然左
敵竺而右銓錚當世同調之士心儀龍丘二視
矣孫獻庚以頽發之才翩翩競美孺人所以堪
善幸和于祝氏爲此職志之大矣嗟乎人不可
爲者時耳時之于人何不可爲也于甲午罷試
而南先生獨身祖于子母介介此行也吾目不
欺我耳于髮種種而不自休不敢負先生于耳
提也士患無年耳何所不可爲哉宜爾孫子景
命有僕翟冠霞帔加顯融焉稱萬之觴以慰先

君之思而告母氏之教成于地下頌仰今昔之
問政可以觀盈虛消息之所至而諗天道之必
復孺人于此可一笑以謝二三千矣予二十年
知已之感藉于孺人所發祥于子若孫者不淺
卽以于言爲壽何啻焉

壽濟泉徐翁七十序

藐姑射之神吸風飲露使物不疵癘而年較熟
所謂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於無窮者
地世稱鷗夷子皮其人以爲心契道德之精用
以久視而不老夫以越之於吳也擱焉務以得
志於其間人之情無不樂于席泰而處優吾樂
事于世之所不堪臞就焉以理吾所礙而不倦
於命亦已衡於性亦已矯矣不櫻陰陽之患而
以久特聞天地之氣能用者制之庖丁之刀十
九年而若新發于硎豈弟善而藏之爲進乎技
哉養生之道同一無窮又何疑焉濟泉徐翁於
是壽七耋矣余生也晚得交于翁之子姓以習
知翁翁布衣而稱長者武不厝間問之外縣宜

有大役非藉總于翁不必以時辦卽辦矣不必
中程也有所議賦與絮令不就翁而諮非上饒
則下容不然不久而以不便格矣天裏之所經
緯端居而周六計五更之畫自弱冠迫于今隱
然公私所寄重也西河之族望于吾衢蓋指累
萬焉燕嘗而不于其萃茲大者或虞賤異焉崇
搆以觀孝弟之政百世之勛之綱之紀我勢實
多能成千人之功非其運千人之智者能乎哉
余居常就翁相與盱衡當世之務其披却導欬
智深勇沉劃然明鏡之強匣而強努之握機也
天下治平無事網羅之目踈于山林翁得以七
十里里閭顯出其緒餘以遊戲于資生之業嚮
利爲德義亦附焉校之餐以起溝之瘠割之地
以權追之殫旣以千人而已愈有虛而不屈動
而愈出能用天地之氣效可見矣爲善於國不
如爲善于鄉爲善于鄉不如爲善于家不出里
閭而公私著焉視彼攜挾拮据周旋疑主之際
三徙而後僂全者孰多哉用之不勤於以長生

不亦宜乎徐族方當昭融高朗之運今終有俶
有開必先必有瓊瑰奇服之士庸神粹絕殿之
春以昭光啟之命人之瑞也持滿與天節事與
人耄耋期頤翁自有之矣余之言不足爲翁壽
自今而壽翁者以余言始可也

壽徐元晦太孺人八泰序

今上丁酉之秋祥與元晦論交冶城明年六月
登堂拜兩尊人太翁自哲方頤頤然欬立聲氣
高亮與人言不爲款曲簡直切至聽之懷信古
者立義不欺人也太孺人共肅棟家御慈儉
其言不出于口而敦愷悅康之色藹然眉宇間
余退謂元晦請賀于矣深山大澤龍蛇生焉天
祚吾子奕世滋大其在于此于勉成之太翁太
孺人亦謂元晦吾觀此人神氣謨謨非恒等也
見必急之元晦以其尊人逾益知余臆余也以
益甚余亦感太翁孺人意矢偕元晦勵志切劘
道誼相命未嘗敢以世人交游自菲薄也先是
丁酉之役余與元晦皆以試事待期金陵余寓

鶴鳴山寺而元晦寓朝天宮卽晉人所稱冶城者也元晦旣性愛長者遊而時方盛年意用曠壯必欲盡識天下之士論交其間金陵四方賢俊都會當時成均之政又吾師具區馮先生爲之掇持精爽鼓盪多士雨集亦往往雅慕元晦欲識其人文酒之會坐客常滿無不余及也者蓋余治舉子家言無所短長于世而元晦獨嗜之深余更喜元晦爲文蠲去一切清真自娛可共驂先民之軌微言觸發二俱會心所以數相過從無虛日也一日酒酣元晦持杯脫余吾兩人間人多矣于知我者坐中肝膽果誰向哉余笑止之于毋輕言人固未易知也爾時余業已心知元晦而未遂定交余與元晦之成言乎友自觀太翁太孺人始定云友道之衰也士之交日以廣其合亦日以輕蓋有于其子稱后父父母不能舉其名者矣得之于其父百不一焉并得之于母千不一矣余自戊戌以還歲過元晦里中朝夕之供孺人與翁必親調以食我也無

論余不戒于疾一病瘥虎丘一病寒館中爲之心悸不能寐所需藥物必親劑以起我亦無論念余齒逾壯而未有子也出金錢買妾汙矣侍兒倪相宜于又祝而遣以媵我矣余猶憶倪初見時孺人拉使拜我而喜溢于面也元晦之行其義于友也何以得此于父母哉雖然又何以得此于太孺人子之于親也苟無擇友以貽之辱足矣吾所得爲我自制之動關楫內則曰吾父爲政不能使堂上無幾微之嫌而負朋友以受所不安之憾孰與意自父母順而將之善歸于親而義亦伸于友不尤行義之嫩乎由此觀之孺人所以成其子者豈有量也昔李于麟之交許殿卿也許母八十而爲之壽稱引生平頌母賢知有味乎其言之也于麟文章主伯言足重母余非其人也太孺人之知余不異許母知李生矣乃哀王孫而爲之德豈直東壁餘光耿耿足念哉三月三日孺人屆齊許母之年余適以沉疴禁足餌术則肅价者走東隲佐元晦

稱觴頌行請所以致詞乃拜而屬之曰元晦太孺人春秋八十高矣人子安其親之爲孝也夫時之不可爲也于鱗鮓言之矣幸生無事之世無征夫行役之苦歷人子不遑之思園池足以供周覽柴魴鱖鯉可以備膏腴佩風服雅遵養待時吾身不干陰陽人道之患以安其親于和顏含脩之樂所以壽太孺人具此矣夫子安則父母偕安能壽母者元晦耳余何有哉益元晦天性制自隘同謂太深其簡絀興趣也太甚夙所識好行誼有過睨目譙誚不顧當者之不堪負饒構患肆起風波重困元晦必使不免以快其心當闕家難作吹聲之徒危言播尉吾母方食而再爲廢箸太孺人之驚悸又可知矣張容宇先生嘗謂我元晦大多道氣吾愛之重之峭持清議似不必也友人李長蘅王弱生亦時及之吾數稱于元晦動以達語相解言輕見瑣至今媿之夫子于親枝葉之于草木也末有不謹護風雨之漂撼斤斧之摧剝能強固其根幹者

吾身之風雨斤斧莫憚于是非之口鬼神畏之况于人乎老氏言衛生之經日不以人物利害相攬存故以弭市虎之譬思難而捫與戎之舌成天之祚載之奕世壽親之大孰過于此嗟夫元晦吾言則輕矣子侄稱觴強顏歛笑流想當年白頭相對尤景何如亦可慨然重顧養之念矣夫能壽母者元晦耳余何有哉吾母七十元晦爲余大鳩友生之言以文吾不能爲子之歡珠玉纍纍光膜里閑余生鄙野無以壽母弟媿媿于太翁太孺人知己之感于元晦也又不以頌而以規知今之壽孺人者無取此老生之譚也然無當于壽者或乃更當于太孺人元晦試爲我誦之必輟然而加一餐此言不遠人意爾父之許此生不虛矣夫太孺人視吾如子余以勉事吾母者共勉元晦此亦余之母事太孺人也元晦而終瑣吾言則已不然此政不必詆于其爲副而謹笥之君家子孫知我兩人之交所以及規如此并可知吾兩人矣

徐太母王孺人淑紀敘

余從叔氏仲聞得徐尚如賢也。尚如於方伯先主所謂振振公姓者哉。已得所輯禪梯讀之。其於襟裾好生之誠。抑何諄然。騶虞之德也。叔氏謂余是固有自手一編。屬于敘之。則宗謙李君所爲太母王孺人傳。若一時稱詩以歌孺人者也。嗟乎。斯豈特恂如所以賢哉。徐氏之祥。具是矣。婦人之義。無非無儀順於夫子。說者以謂生民之始。而萬福之原。孺人三十年相光。祿翁無違之戒。生者不愧矣。爲恂如父者。先孺人而不獲養也。當是時。孺人卽瘁而樹其孫。設光祿公介焉。而真與貳吾子也。豈爲不傷其志哉。三十年於此。江汜結不以之懷。益斯未廣。宜爾之脉猶爲託其孫於不可知也。歲之不與何論焉。猶夫以其子不必其母矣。甥兄之子。以其弟不問非其子矣。光祿君至今而思孺人有以也。關雎之作。思淑女以助君子。而無傷善之心。故徵德之應於麟趾。而觀化之成於騶虞。周道之所以

醴也。又何疑于恂如乎。善哉。李君推言之也。猶如謂叔氏言之無所致。吾母也。李於劉不得於親。得於君。劉于元不得於君。得於身。不孝皆無得焉。所爲不能已於諸君子之言也。又曰。是紀也。繫大父與叔氏之旨。皆取其義而無嫌焉。是二子所不必得也。徐氏自方伯先生。紹明心性之學。門內之政道。所造端。世載敦睦。無忝爾祖。開聯之風。所儲構遠矣。是爲敘焉。

送史源泉序

醫之昉以輔生也。醫設人苦生矣。醫良人之生。又苦于醫矣。何也。計人病而事醫。不如其不病。不事醫也。計人病而事醫。以不死不如其不事。醫不病亦不死也。醫逾工其殺人也。逾益多。故曰。死人者非病也。醫也。夫惟無事。醫爲者人乃無與苦生已。史君者蓋三世稱良醫家其所持論如此矣。史君嘗過我。爲具食。竟席而舉觴者。器不貳親。知懼洽。彌日談飲。醉不參問之。故曰。吾懼人者之不可出也。夫人者之不可出也。與

夫出者之不可入也其于爲病也寧間哉不以
氣之所偏利者擾乎氣之所全害千古之藥簫
吾不受之閭越人倉公無所施其技矣夫未有
醫也病生醫有醫而醫還生病何也特有與爲
事而心不先愷焉故也干將莫耶天下之利權
也聖王以鉢世之不道者設世無此二物也郎
有假其君父之人且何恃以決其憎哉兵設而
不可偃世安得不亂醫設而不可去人之生安
得不苦故曰不如無醫之爲愈嗟乎吾三世稱

良醫三世以求去乎醫而不可得也世乃以我
能起人之生百爲病以求劑于我也不亦可閤
之甚哉噫嘻廣矣史君之言似有概于中而爲
之者其所致發不出几席之間以調造化元氣
之橐籥居然古人戒于觴豆刀劍之旨矣且味
其言可醒世之張入之病以夸名徵司命之倖
以圖利者遂爲次而志之夫醫而盡史君也世
亦何必不事醫也哉

青來閣初集卷之

青來閣初集卷之三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尺牘

奉曾棠甫座師

祥丁未南還知當事者方虛銓諫之選以特吾師不意內報去吳暫紆一世之負以敦家庭之節施由親始無不用極凡爲人子膽然于疑于思者皆可以自致所爲錫類于昭慈不啻宛琰之布矣束芻之敬祇鬱中懷雖唯師命之以顧

青來閣初集

卷之三

以街感千載之知而曠焉一日之觀亦何顏稱門下孺子哉客有來自貴地者傳師吉除之後將省太師留都新正乃杜自慶弱喪之子便可借道快睹慈嚴至留而太師乃以喬擢錦旋想爾時台從政燕喜東山也一葦靡杭可勝陟思天下大勢激極而變賢不肖之處分漸以明翼襍亦漸以定取舍之平衡是非之歸局必得大人君子搃持其間以傾否爲同反夷成濟吾師三年靜觀衆虛在目所以將刃奏刀射狐獲品

坐致宴清定操廟算之勝矣夫吳風之輕狡翻覆巨測時謂難治師鎮之以無名之模此見說之解結解以不解之妙也璽書褒美治行第一直舉而眉之耳屬在旣懷親見是抃敢爲世道勸駕焉不肖少不揣量妄意立言于經生之業劇肝鉢心沾沾是好器非千里而冒其難鑒之跡非師異常獎拔能無終踵鹽車升達以來雖不敢墮棄而癖好彌深悠悠登土孰爲一人知我如師者乎才不先人而不肯修儉俗之觀年

不後人而又不能掠追時之伎天下一癡男子也擬茲長聽請策其如謦放斯遙雖然亦苟有所自矢矣不肖生靡都長亦少他嗜獨于舉子執文似有夙業浮沉南北二十年所孤立一意徇其所好寧賦世人之耳目使欲殺無從必不敢失聖賢之神情以至抱疚不釋蓋蒲柳之質以此早凋時片語人心真生死可損不知從何結習一至于此因是得以茹荼集藁之忱叨師餐風吸露之賞淮南子曰寧戚商歌車下桓公

聞而該輔至精之潛通非尋常君臣之欣合也以拙卷之得蒙延而名乃懸帙諸士之右此何天懷鑒契之然不然何以踰轡遂超前乘乎千載有窮銜感何既哉邀師之靈藉天之幸更有知我其以此道稍所建豎或未可知如其金臺薌築則名山可藏矢不中道徒業上黜吾師知人之明以負生平不酬之憾鄙志決矣伏祈始終教之得羅新所書稱寓有誨言緣彼先馳未及捧佩耳太師宦況不諗何如王尊之忠王楊之孝師固有以處中于此矣于姓微誠敬私于下執事荒穢謹附百頓之候春中逕駕都門申此瞻企不盡耿耿

又

謹啓去秋伏奉勞生所致台檄膜覲吾師提誨之大惠念之殷儼然函丈拜之乃拜所心懽而欲任非膏弟子之微慶也東大同無我之公處聖賢耳目之署與茲交食和被德此之忻荷真無量耳近日春官之警時事似又一更夫下

士半畝之室必有內外之閑以俸旦夕之無患崑崙帝闕翊衛峻森險絕人界匹夫作難直闖深嚴竊恐舉世之人自此無復有可舍哺而食貼席而寢者矣人之一身必府藏先受其病然後春秋風露之害得乘而中之夫其乘而中之有迎而人之者也然此亦奚必問其所迎之何氣所入之何府何藏哉原不受病之心惺然常立不病之地獨觀昭曠之士默以按其卻而導其竅雖有所委婉于圖迴紆徐于時日要便必不貽害于性命取古人之諫法而用其精于以妙劑乎衆壽而樹全于萬富有吾師在定非異人任也夫兄弟閭牆之變一人之無我可合異而爲全庭闢剝膚之虞非朋來而順動以佑見天地之心不可反剝而爲復區區發恤之私敬附更端之間幸終教焉友人諸葛昇不肖垂髮肺腑之交亦嘗荷師鑒通者也三載定遠實著勞績風言波逮勞績在民不可掩也吾師大同作人不遺下體知所吹植必非常耳冬卷之交

仰觀台光盡所請益荒幣附申百頓之候祈賜
勅存可勝瞻企

與唐宜之

制舉之業其在於今國家三百年精神之所繼
萃憲章祖述必有其人筆而載之千古寸心哀
而傳之寸心千古代不數人人不數作田夫游
女之釋金聖賢之諧詠而稱經以刪自先師之
手也三百年精神之所總萃吾欲于其中取是
非之真以申明祖述憲章之旨得即不可使人

晉宋間初集卷之三

分功失亦不肯倚人分過斯道之直揭日月而
行天先師知我罪我之言此即不共人分功分
過之義耳吾兄于此又何難焉及覆鍾山集初
集者所以持此道與持世之苦心以弟蘊竿魏
非其質其中稍稍有寸心宜證此須面更商之
耳先輩集有一二文生平偶不經見者其氣語
不無動過信古人者涵真之疑此亦須面請之
兄之苦心直道夫何可疑或其權未易分之于
人此必索原初兄所自藏副本反覆讀之心乃

安也佳文爲國以禮篇懸之園門徐勇定是以
賈數人如第者卯辰之役第敬宿春以候指麾
矣日方兄推宜之雅契一見傾倒于此服兄所
以交人之深蓋及偶輩敢忘所自孔吉士一書
煩使者之便加大封致之此君有道氣差具吾
輩心手與日者錢兄于意亦茂于古者也故并
于書中及之不妨增過之否

又

骨肉死生之變情實合離之際明明佛說法
音宋間初集卷之三

道場首聲啞啞慈悲智慧之人于中承受非一
非二若于此知如此說法明明是我復于何處
更求佛法以相採耶宜之度過自死生海來定
無取頭巾老婆子語弟質所見一斑云耳兩日
議告假事未安身避得去須心放得下此只是
重生一念足判目前公案矣語涉方便有濟于
急權服一劑何如

與鄒孟陽

接孟陽來札知近得擺撥讀書誦此語即吾已

似從孟陽游冷園中其終竟獲有饒益不必言矣易文棟好題目三四百首文極佳者時時玩之使其趣與我洽臨文便自汨汨供我之用不必全篇不遺四書文間日課一首不可輕易放過用番真苦以刻露其精處郎不成篇亦不妨要便此心常開則機神常活發閉門靜坐三箇月少年精氣將復來含輔吾近時識力出以發聖賢之旨汨汨之機當更活潑耳此事非但爲世路計當如是我輩二十年稱朋友相爲性

命一着塵務所經空言所狎半明半亮無地歸并此時更不料理思小出頭真狗子不若也我近頗知深發此憤譬之枯井作波無能生動年過而氣不足任矣豈不可笑可哀我輩病痛大率皆是愚不肖而以賢知自居所以終無長進之望舊歲京中書會及之天下真再來人我所不測若如我輩大都爾爾三教聖人不任人討便宜或知之而信不及閻羅王不恁人討便宜待身親當之而悔又不及奈何奈何此語大嚼

舌細付之政今日坐書房中急務半夜雷鳴大東消釋百物怒生其于四比八股頭又不必言矣細付之

與鄒孟陽仲錫

尊公醇德不享上書此世氣之薄不直孟陽兄弟天性之戚也不早走哭是吾生平至情不做于朋友使巨鄉無素車之兆耳于此相待握涕寫我驚前途有牽奴奴以去初十可到吳門此時恐已遙歸留此以致于歉兩賢初棣家政情傾側未盡消除之日不患財減但患事多然亦非一切閉門屏除所能了也內致精明葆以渾厚人心服而安之此卽肯構之業矣老生常談知不中用胸中只有此貨真尊公文小倪區區幸玩存之

又

昨具案酒祭馮先生于快雪堂見閣前小碑墻半塌閣上屋板漏濕生白又山下書齊后堂左鰲角攤墮雨直下潛房中問守園人所以修理

之計云兩相公俱至自下未有還期如此風雨相續雪又將下日捱一日勢且不止目前所患不勝懷橘之感又迫行急靡遑經紀猶小資于此天晴即煩孟陽餉陳升甫名匠計直委修之扶葦鰲角女牆及整屋漏可支目前足矣秀才行徑只如此若或托不曉事人估計闊綽反弄小功業亦阻却矣孟陽裁之亦不必以孟陽之裁裁我如前所限必成可耳

與孟陽子將

廿五開初集

卷之三

九

近來百廢作一字候兩尊人新祉亦勿勿便郵無所致之鬚眉皓然老人衰相對鏡自嘆卽此亦得少簡訓對客聊曹使我開酒此飲三兩杯中饒饒作數日惡此虫亦厭我去久矣目今對人飲獨居不飲對不相知飲相知不飲非惡飲實畏病也此中無世念亦不復求道念只是勿勿近况之可聞者尋一童子先生教侄輩及次孺幼子日從中聽其呶呶之聲以爲笑樂弟子頑不率教先生怒而扶之先生愈怒弟子之

頑愈甚子乃願愈樂之先生與我頑不率教甚于童子先生不知所以怒子知之所以樂也以此漸消生平性異濃艷之客氣亦幾之否儻往嘉興一哭沈淮槎以奔走山澤中枳有讀書消恩馳以示我如燭貳龍五十觔各收一籠任估客不得鼠雀耗之所以寡儉如此儉用之可也

與閻子將

月初介者道敕舍閻與江左共作八書附去屬其必待文而行計此役非仲冬不能復也先曾

青來開初集

卷之三

十

郵舍第八行道近所以曠問之故意重陽可徹得廣客所致書尚復似未急者今甚微否一年半汨沒間里自覺面目可憎萬慮并廢小所紀綱倚雲山茅茨采椽駸駸香山氣色稍日便足頌老身矣蓋七月之望兩得死夢爽然造物息我之意但念此骸體剝蝕供我五十年講張不能不以古人救帷之義善所真之吾魂魄之所長游近無如倚雲者夢之三日工匠之事於以經始吾當此時豈直生平益結所欲舒與今之

豪傑所張憤懣精銳勝而不肯相下者一切屏息度之生子一念日亡日去漸不經懷矣此自近來新所注見如此不相諒者以爲改頭換面設所不知以幾覆其短郎如吾子將不免他意疑我况夫人乎願自吾未與子將議到此耳昔人之成懽者必學辟穀煉形長生之術然後不食而不饑不衣而不寒至於久視而不老亦有不盡爾者欲食之極必不得食久之雖不食而亦不饑欲衣之極必不得衣久之雖不衣而亦不寒豈唯不饑不寒而已當其不衣與食卽以世間衣食授之亦喉爲棘而體爲芒吐棄不肯受矣如世所稱毛女病枯之類往往而是亦可久視亦可以得儔蘇子所謂割棄榮願懷頽陽之心吾以此猶文慙之語耳蓋此等直是想衣想食之極遂以想因爲果所謂神儼不脫欲界意亦如是豈第道家厭於生之不足以勝欲因一槩撒之亢其說於不欲生世之精於學佛家者其有能出此言者乎三十年迷悟於此小

霧頭面政於欲界微有証耳跡於改換實非有改換也窮劫之中精神志氣已煉成不二子將以爲我輩一世綰帶之好爾哉此復以冗不冗爲疎數乎悉我此况想定不以吾意爲它矣此中諸友合併間與拈繫辭論語游我頗有會心每恨不得子將相酌直取虎子去也方今人士臭味自實不啻多矣如不惠與瑞卻孟陽印持昆玉子將不作一處促鄰研磨真是大跌陪事顧此事定非事影情量所能了則豈必促鄰參剝之愈于各自洗臉摸鼻子乎何者我輩所謂臭味自非可以人間世格也紀綱之僕四遠徵文字內精氣屬吾舍吐小葉片石二酉在茲矣定須一二語以申文章一統之義顧今方意向虛漠恐不能如社序發皇耳佳文序亦定作之附去五莖不必純出吾手大槩可覘近况矣太伯是邇來第一得意人文未盡意揭此爲來秀先路可也祭如在題在是平日如是當祭之時懽義如此衛文大約盡吾帷中當併家叔子卿

共選一冊期十月之終使者反命附之兆開傳
增不過百字餘似不忍削也須更去不盡

又

日事匡生政屬懷人艾千子兄持其相親相遇
辟之赤螭青虬扶風雨而至張簡斗室欺騰澎
湃如乾闥城忽起旛海快哉可知意留此兄作
十日談以去渠以急會子將遂決放舟子將誠
誦千子新文比舊時之所賞企以爲如此風波
當世之人誰爲一葦而渡者吾自小人之腹強
書來開初集本之三
作過量商榷作者自信之真不爲肉眼周旋云
耳文止亦有文奉寄暫遲月初可致艾兄能悉
其言不一

奉曾太先生

不肖祥自丙午之秋瞻謁台光尋以急還匆
忙征無能勉奮仰覩甄期屏息家居雖時論道
屢以爲愉快一介信使闕焉告忱疏節之罪敢
藉慈函以自解哉恭唯太師大人提鑒擬於
爲世模稜頭筠管久擅精靈坐下青氍駸然

菌造物之宰小稽三載賜履之命以觀成薪
柞械之化多士維楨以養王國賢者效用之太
既具此矣茲者武林四生趨侍函丈敬九頌以
附候私鄒生之嶧不肖兩世純素之交其文清
濯不染世脂前錄科舉劉大司成拔取一等聞
生啟祥績學英詞海內譽髦桂爲冠冕當今名
士瞻中崇模可以得之嚴生武順金精玉潤之
士文乃逼肖其人詞壇爾雅所見少雙其弟嚴
勅英年淬刃翩翾美秀其于武順足稱二難四
十六月乃六六三
生武林一時之雋不肖生平知之至深者也吾
師方奮德操之水鏡天下士亦咸願定品于有
道之人倫伏唯進而試之不肖實藉以證生平
之知非直爲四生介紹也倚枕具疏俯之不腆
祈并貫其翰褰而賜存焉

復王問修

壬子冬從李長蘅論間修所以處其官之道當
今之世靜一就誼生平證曩職志斯在所以微
效耶許之忱于赤驥之間也伏承雅懷崇納大

誼如貫珠焉管蒯欣忭可言不惠本非廟堂之
器造物者又以老頓息其馳騫之心想休想歇
分與候應區區耶許之附蓋誠快賢者嘉惠此
世以藉所私耳職事之際千里草萊用件圖史
致足樂也何必興懷長林之下哉祇荷騰貺空
函爲謝可勝顏甲家叔氏壬子舉人名文烈者
老師當年所識士也久擬登龍屬爲先价惟進
而教之併借齒牙貴寅黃貞父王永啓諸先生
間家叔雅士欣以臭味夙終名賢非有他煩也

書家初集

卷之二
十五

樓觀罪罪

與管元會

都中半載樓遲鐘磬之聲日漸以遠以余之髮
種種半通之綸靡就三尺之胤杳如而洒然有
以自寬于老母弱婦之相與周旋所謂天使之
然以至于于此此意未可爲未至于此者道也人
之謀生踰者追斯不得不起勤者向晦不能不
息元會爾時日之方中身在奔車之上聞此凍
言政可用爲鞭策耳前附劉先生八行意亦如

此耶用爲策不覺其贅也元會文章氣骨一得
于世定不作第二人然業已習爲人就我非我
就人之伎亦必壹致吾通于神明之德以往來
其間使人欲不就之而不可得寧厭商歌車下
桓公聞以該輔此神明之德之所致也淮南子
所謂至精入人之深生子之道想亦同此吾得
此方知用之必效而苦無其年矣元會勉之吾
真欲生子不能使婦人女子顧化于不校欲作
好文字成名舉人進士吾之說法不能使盲聾
啞啞歡喜而噴噴揔吾精神之未至耳其及時
勉而圖之不盡

又

我輩儘辦遲貨與世爲闖當此之際壯者激怒
而厲寢戈老者則極喘而思息藤簪之焦石驟
沃以水聲氣潰射不可向邇稍稍按之不怕不
如水冷耳茲欲從主者漫覓一官議出而惟且
詛者騰沸此中亦不能自主姑爲栖蹄以觀其
定此亦潰射而思以按之之會矣故作書相訊

語不能多志士于此所謂激怒而興文者其當何如厲矣

與錢長人

暑烈如此欲山居避之絆不遂得焦然甑中奈何瘦身日旺想見此時好懷正如作就必中狀元廷對策待三月十八傳臚耳非七舉子不辨此也日益上人以伯霖書屬吾輩勸施前以相告今特來叩吾輩不能自布施以勸了事不能勸而又以勸勸增事以此爲効于佛弟子亦大

青來開初集

卷之六

下七

勞動可閔矣然必不能于此借并布施而布施之一段公案以自掃則亦稱量力以先之于人則戲勸之而聽其應不應可也第所欲勸于常之人曰詹古翁翺垣太垣端宇休倩徐見殷諸君兄復有可廣者更廣之筭已買有絹亦具紅菱正好喫須人來取之兄賀道尊不來送恐不可已此時可便將也雲栖大師于七月初四日減度知之否

與楊諸兄

春中分平謂老師靈輿必取道敎邑入秋以後日夜偵矚目皆幾決矣近有自懷玉來者云已見師柩暫殯里中欲先一遣問疑信未決弟受師臺非常誨植願此安做之痛非親朋致几蓮必不得瀉今以疑信未決又迫而北上或途次相值猶觀耿耿可伸果如傳者所云弟竟負快恨入都門矣見陳赤石先生知老師謚擬端潔未諗遂得 旨否端潔固亦佳諡以予觀于夫子天下萬世公議豈誠極于此乎傳文必得台

十月開初集

卷之三

一八

山相公手筆乃可發師生平他年公議亦或于此可定也第尤有請吾師精詣宏德弟無能窺其涯略侍左右既十五年矣竊以精神志氣用于發明聖賢遺籍爲多一事欲覈其真卷不斬于破萬一義未要其至稿不止于易十當食而目眇中夜而懷嘆十五年于此無待不見其然也嘗自語弟自吾剖心此道探賸索隱鉤深致遠卧不貼席者四十年所矣知我其天世之人誰足與語者乎性命之所契鬼神之所通此人

必非爲一世而生其生平著述必非一世二世
所能測有諸凡爲之後必不使一字遺失協心
料理銓次以待能者論述其旨傳之將來此真
孝子也吾師清白傳家已處諸兄于不競之地
正可專心述作以首不朽豈必俟子思而後表
章孔子之道乎赤石先生亦憮憮于此屬第注
聲弟明夏北還定擬一二年作蠹魚于師之著
述以求通一隙之照此侍左右時之風請也區
區赤臆惟祝諸兄目前以無遺一字爲負荷而
已矣哀悵悵切言無統紀人子之心想不深訝
也

答費無學

弟自癸卯甲辰間過從馮先生獲讀案頭錄本
古文詞先惟駁駭臨藉靡上私賦令人何以有
此先生曰此信州費學鄉所致也此君屏一時
而計千秋之業耽耽火攻若士矣其人不可不
識也不佞之跋所謂甲秀園而若見之者數年
往矣神之所交室斯非是披瀝來教實唯足下

提而攝之者乎千秋之業抑而就一時之制光
雅駁備貽藉靡上里中小兒未見駭駭而咤馬
背之多肉又何責焉第三十年治一蕪寸心嘔
修髯枯矣所沾沾自好至於數踏而不悔恃海
內氣類如足下者耳嗟乎學鄉使我輩僅爲擲
掄者作計也足下何取而稱神交哉文于左騷
子屈詩於漢魏於正唐時稅於震澤毘陵夫道
一而已矣先昭先若之大業踣而俟耳足下又
何患焉三月三日雪堂之會伯霖定既相聞儻
亦有意蒞之乎晤言在爾子日望之家纖附械
用寄緜懷非報佳貺也癖癩久廢相成寡和撫
需面陳

又

自冬初附訊毛伯曠焉嗣音言想學鄉故人多
病之愀蘊結可言伏讀八行凄斷綿宛并及友
生何周洽也故人于此逾無以謝過于跡之疎
矣玉體小損不妨嘯歌蔡園松閣差當壺室嗟
乎學鄉既與古人全才那得不與同病柳生子

肝政可聽彼小見所冀我耳瘍無當性命可以不治治之以治治之亦不越性命二端治之以命法以其生孟子所謂集而非彊是也治之以性法以其無生莊生所謂凡亡不足以亡亡存不足以存存是也淡語無當味之或有中用處也畢稜伽陀證獲刺足無病病覺之謂耳學鄉今日所謂大醫王者可知已使者行促草草奉答嗟乎學鄉干劫人身微端爲藉決不可因圖蹉過也一切呻吟兒女子態可不必問矣便聞更幸有以材我不一

與鄭見廷

冬中阿受還奉有小啟弟萬里作客弱婦捧老母以支其家所幸知己相鄰旦夕照植藉人不可無友之誼以少逌遊子不遑將母之愼分袂以來德音爲企懸帳可知五十歲外傳一進士廷試鎖榜三年守部方得補官常生平好打邊局造物亦巧成之然此心固已久誓作無事人借一日之得以了八股之局可也馮望表之俸

以久辭暫伸而橫決以日暮途遠而倒施此則有死而不敢爲所望吾兄直亮以相成者也不以第言爲詎此卽將來請益之職志矣追惟甲午都門吾兩人投契感慨世間車儻之習遂以他年無忘案交規切爲期在蔣千此三十年矣第之疏節濶日時有信心之行日疏之疑于俗必不敢以詭理之事造心之罪于天三十年于此其中一二在俗人媚口卽兄未免于疑而終不勝其信此真可日月照而神明質也今吾兩

千奉調勿失

宋之二

十二

人俱老境矣無斬黃髮之賦以免第耄年之戾可任拳拳弱婦支家當此騷驛百凡匱缺多煩守府感荷可言傾謁之期度在秋仲未間崇楫耿耿

與張紹和

舟車草承惠桂敘所以發明文章之變化如披雲霞光怪閃倏又如探淵海無所不有而恍恍不測吾兄自寫生平握筆之妙耳伯霖稍當一斑尙何堪以其羊質豕虎皮哉所發明文章

變化之妙三復于斯躍然使人有望三神山而
冀飛舉之心焉足下治造之德不敢不胥佩也
第當今搢士之肯也嘔心斯枕以爲寧左一日
之遇必不肯佚千古之事與負寸心之知方夫
年未五十而蒲柳之質已凋伯霖從旁憐之遂
以其甘易我之苦斯編所列悉伯麟豪奮而鼓
舞之每篇之成浮白呌賞第顧不能自信也徒
敗寸心而遇全于左足下又過而許之天下豈
有欺人張紹和哉母亦憐其居常之苦故設此

青來閣初集

卷之三

十三

方便以救濟之猶我佛之度難陀耳此意第又
心感之矣五十之年頭顱如此于古人失路之
愼無不歷于今人得意之境無一有以爲任吾
頑梗而不受人制三寸不韋已爾郎不爲子雲
老不曉事寧甘學徐娘傳粉稱嬌矣將修吾初
服以馮造物所真耳足下肯又過而許之乎三
年端居飲血讀禮風霜水雪刻露清秀微諸佳
敘兄之轉解于此道可知矣春夏之間遂可以
驚人語來湖山無恙足供砥切也我企不淺唯

巫置之老母拜賜言之俞敬以鄙狀奉覽老母
性慈而喜施于晚乃回向西氏生平千人不知
怨怒屬在妯娌與戚里以不足告食可輟簪珥
可質自忍饑寒不言乞食夕與漱誦佛千聲十
年所矣不倦也第之不肯無能顯揚其母天與
之年神以不貶或在于此第寧可提差不點大
筆也伏祈廣爲錫馬鄭駱思公祖徐躍玉先生
久擬適竿牘之候伸紙乃輒臆縮實媿言詞窘
拙不可令張子布兄耳竊寐之思復反側神鑒
青來閣初集

卷之三

廿四

之矣令弟里仁作清超絕倫真我輩也微服作
多佳境恨權字多耳今治經生家言權言節皆
非當年語氣也相循久矣宜賢者亦不免耳投
書過情慙惡罰以不復罪我聽之匆匆附訊不
覺樓觀懷人深矣早晤爲祝

與繆太質

客歲春夏之交第盤桓吳閭先後幾三十日獨
巧與吾兄相左兩作八行訊便亦不兄裁報相
訪汪如石兄宅并如石兄不得面今不一字聞

問又經歲而奇矣何造物左吾兩人如此之巧而酷哉俞府君頗共周旋否要以第寓急書遂兄至七八日而後達其不了人事亦槩此已得葉星字寄字云足疾漸失瘳此疾豈可不瘳也第甚念之近來何處客狂生平第近况無可道者所異昔時滿頭白髮而已見之當恠絕耳兒子消息復寥寥今亦度外聽之矣明年擬以春夏之交出門定作十日盤桓而別不盡欲言唯案便寄音爲懣懣

寒關初集 卷之三

十五

又

十許年苦惱相憶暫讀長箋不但契濶可瀉太質當年恢詭蹒跚異常怪氣便如相對尺幅之上快可知矣陳人之言大承懸相此兄僻愛爾爾非第所敢當也半生嘔心沾沾一執得失之際頗自知之無論近日名家証之先輩合者常少亦第僻見爾爾當年匆匆未悉此也今所謂精已耗而無復能與少年爭道矣日坐五都之市一代文章魁竊供吾頤指氣使上林羽獵知

不足以誇兄矣用獲三品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以充庖此所以事舉于行氣而功歸大主者也馳騁茂林豐草之間而徒取一餐五祀之樂禽荒之戒不可不深念矣太質之于文也多驅名勝于臭味而大略于羽翮之未孚以人譽文鮮肯就文案人得則謝公之薦積失則不免冒糜質以虎皮濫出濫人二俱舉府自古鑒括于戴進退由心不儼陰陽人道之患者獨吾先師孔子一人耳彼春秋之義所謂詳內而略外先自治而後治人又惡有蓋而彌彰善雖微而必錄本仁心爲質而自立無過之地所以不取幽明之忌也太質于校選何如哉是非之口神人所惜無心之棄取猶可有意之愛憎難堪一有不當報應隨之操行之是非者史也左氏盲子長腐矣操文之是非者選也昭明歎折于前途今適季亦登殞于後武矣我輩同塵月旦可不殷鑒將來第慮兄雙疾之深所以過爲苦口他日接芳旨隔非謂夷簡不言也談言微中聊收

寒關初集 卷之三

十六

東方譎諫之益有如逢彼之怒或謂狂奴故態一笑置之第言止矣惟兄之命耳江上諸社丈文超令簡貴上固多才知交萃于此太質文少而不甚滿志繚快之業既造紗帽之氣亦不近豈精神斃于蒐閱不無鍼芒之漏乎此亦見端倪好惡之報矣第頻年厭苦應酬今一切擺撥屏息山居地名楓林妙簡吾都英偶磨勵最勝之業精彩隱煜漸欲干霄氣用玄感四方郵筒日走戶外翠羽明珠亦駭以盈篋第觀慶曆一

書東園初集

卷之三

于七

集之刻一二心期之外羨已先盡恐難爲繼果欲更圖二集吾兄能遣告糴之使第可不吝泥舟之役也若弟之作終當合併一處先自精選倩兄精評半生辛苦庶幾少効九九于當世有心之人自此卽與草木同腐亦可無恨于三寸不韋矣秋間過吾兄江上或相就鍾陵共商此耳不知令叔近況不能八行兩省故我無取集贈吾今不附書兄猶長安不附書令叔耳何敬唐役事幸不辱命第與三日主客謁見萬分藉

代之買乘又代之草詞皆兄之以去而不取報書此可怪也

與詹太垣

兩拜手示知兄相思不淺弟之不能茂會計此膈臆非晤言不可悉也兄自踰賈之苦矣亦有以弟之苦聞于左右者乎三年之間兄客而第家客者子之故家者亦繫子之以言乎所苦實不異也第迂劣之性有所不盡知于父兄之愛弟者兄于弟所謂天下一人者也謂此人堪三千決開初集

卷之二

于八

年而家也與哉弟之此悰可不言而喻而丁矣雲滿山中月明林下十年風景披玩尊旨真然曠心流光不居髮日以短遙憶往事遂如空花夢境可無追遽丈夫壯年牛衣杵臼之間一語不復相印尊酒促膝那得不令唾壺立碎乎雖然千里之志獨患無身古人奮跡羊豕豈必齒之節哉弟自歲初之夜造物示警省之夢已嘗絕筆血作老頭陀茲者家母偶損左足服藥過峻遍身發瘍晝夜呻吟人子之心分痛靡術弟頰贅

鬱無子食物傷脾漸以成噎身鮮兄弟一二家常倚孀冢頰病勢如此矣本以多厭之心又歷齟齬之境西方之思遂益以迫未遽自引割者念吾兩人當年牛衣并日之語有未易以決絕爾吾兄東西南北之轍勞矣亦愼焉勝懷于此際哉獨患無身事又安可量也劇僂從者一過郡城寫茲契濶聞之令兄亦緣巨嫂之恙爲軋元白同好所遇亦僂同耶第決計廿八日買武林之舟因家毋弟頰之病目前未能治裝煩致而栗令弟舟過水亭幸一相聞弟有信附吳門也良晤何時不勝耿耿

又

吾輩接居百里之內呼吸可日關通差池之羽斷一合并事以多錯生勞如何弟自七月經紀猶其父者之病我罪莫道至延大故悲哀執掌之際二豎挾而梗之老母不勝不復永年之恐以爲徒擇病軀支吾帛客無益化者不若暫且移棲湖山知友逢迎聞資解道遂覬勉于役此

一行也兩迫死生之疾非復昔年覩焉征詡少年馬足婁娑之興也仰塵記存捧讀再三心言婉至使弟益重差池之感耳東方避世金馬差勝逆旅主人索漿爭席不厭于此者何也豈果所期道在其中耶夫官人之與賈人也君子將安取名哉弟不佞敢勸駕焉令兄令弟并希注聲

辛亥月初集

卷之二

三年

青來閣初集卷之四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尺牘

與徐元晦

童介致元晦書知貴鄉水溢爲患小人乘而請張致塵老伯大人不虞之戒此在吾兄處分想不難豪伏弟自顧急難之義恨無從效一臂耳梁六時又負病欲死無人可使至江西者恆覺不可勝言吳中風薄如此尋常小患便有覲覲其生我者之心君子將何所秉而握前弭之集乎百乘之家可以觀政恐非一紗帽所能攝也之綱之紀陰持其積漸之勢以享有事之安必精神時相飭而後脉理可常通不然姑息之末未有不蹶張者如兄承老伯之治所謂督之政者又且十年於此矣以弟所見么麼之變亦不止一二矣此之鍼芒漏於何處在事之中可細而推也豈可以其儕乎俗而不一料理哉今年寄吾佳文無不可喜者非喜兄能爲不中之文

也氣機之先於文可見讀兄近構向所危陟而微思于單者今隱隱肉好向所渺遠而難尋其旨者今晶晶符采此與紗帽氣近矣天下孰爲必不中之文哉愚操之不熟眼高于生此自吾負主司耳以必不中之文自喜此狂心也藏短於文之不中而不肯多作此情根也免此二患命由我造矣十八房選日附去兄不喜多看時文故弟以其上駟相質虛心平氣精求其瑕瑜之所極不必異弟亦不必求同一番披剝胸中氣味當更一番新茁也甚弗草草經文歲中曾理定否生平摧車覆舟之地豈可不存戒心乎弟近狀良六口能奏之心日以促髮日以曠居然一翁矣見兄之當職絕也天下事恐未卽讓入混一見吾於世乃後求我山水間耳二兄書令其人投之彼不發李書者以兄來論不專及也知其人之節度而因處以其人之道自可常立無嘆之境矣顧弟終恃兄綱紀前弭耳近來寄弟書大是真至直達想見胸次通明服膺至

愛而不卽自決此第風業不能解脫其奈之何
談節甫第自二月作一書郵張淑六相寄頗悉
胸懷不謂未徹至勞微會今金浣凡在金昌可
屬索之陳逸宇江湖間有意人也甚言貴宅宜
遷所遷新址造門不甚合法或用其說當一字
招之第今與計先祖母葬事未能卽便過兄耳
奉去橘棗煙肘附紙不盡

又

弟還舍弟頗抱奇疾呻吟褥間不偃息者已十
晝夜弟遲歸三日不救矣乃始心悔冒險出關
糟糠相依萬一不測白頭老母將因病成危古
人所歷豈皆其意之前及哉遠行意氣不容不
衰萎矣今以至先見王洎余太玄合隊前征寒
塗似不落莫旁觀從史不禁見獵習心然人舟
以冰魂夢未嘗不机机也嗟乎元晦此壯遊之
事老子雖復婆娑此與其餘能幾足下引中庸
之言以責我愛我則既至矣嗟乎元晦吾生平
蕭條頗附高寄五十之年落魄如此效蘇門之

睽目則非其安踵許伯之哭世又嫌于惛所藉
淘洗胸懷唯一二友生如吾兄與帷中諸人之
外唯有枯坐作文逢伴飲酒及世間愚癡女子
治無義生活耳五十之年一身萬里老母倚門
缺焉血胤況以年來多病侵尋兄之愛我安得
不至慮我安得不深顧此正論出于中甫不失
后交耳弟之恃兄天下一人亦未得之濠上耶
郭景純曰吾所受有分常恐用之不盡後來死
景純者果不以其用達人前議未易語人類如
此矣嗟乎元晦弟本不用而乃過慮其盡哉自
兄長千之行朝夕之間絕無可與語者擺撥遠
出本擬作文又以賞音際隔棄筆研遂不免
多飲酒而近頗人使以禮法之士相繩弟誠無
辭潦倒之跡矣顧弟豈暇爲不知我者作辨陳
哉要之此亦以尊言戲及之耳方生之必不
于酒色此不必元晦知之卽弟亦自知之矣何
也反吾生性所稟原初無此恙癯亦不能有
解脫也足下又何患焉弟期諸兄全到徐州

陸冬至近矣恐冰不可舟只得兼程以去中無日子過妻拜別老伯大人先遣大記備奏耿耿大記至日兄便可小舟趨至金昌共瀉別衷千萬毋悵毋需余太玄欲一見吳公便可用意周旋之此人能識人之好又頗有記性者也見當悉之耳弟盤費差可支吾緣役一人之諾此必不可負亦必不負兄得可濟也亦肯成弟之信乎弟以匹夫懷壁往反不便或貽一信粟京中可必應者尤佳彼可不取我不可不備也唯裁之諸惟面悉不盡

又

歸家殊無好懷因此遂得簡省出門見客亦少便宜老母差安晚食第共弟婦及諸婢子每引其言語解說爲懼如此便過一日若遇天氣好身中無苦日中喝理懽泳一過素友或尋衲子作郊外之遊近得南京僧純白知彼教中深旨與匡坐作無生語平日稱弟子以文章相矜者槩而謝之徐次孺子強選十八房稿爲凡宋刪

閱授之而已弟婦近多病婦人勉作解事精神勦力不禁銷耗宜備兒子音信絕杳今與八股頭生活金實之萬里覓妾而得病煩人左右研生子者三四如昨后日不可種此豈人所能爲哉令郎完親大好事滿月後便可作善乃方便俾一請弟此議行可使媳與姑日近日親少年血氣初動不令習慣房帷以墮志業又可使于濃鮮之外知此世間更有一段清素之境以長養其道心視終日變色引令懟我之功豈直日之微觀兄能斷而成此否耳新令君行古之道以治民士知自重以禮政不必爲弟預陽鱗之虞也黃府君如與有臭味一道弟姓名明年事作何應付欲知之諸具正法口中悉之

又

葉淵孟還附一書想微近况也殿試放榜得卷末進士弟生平不學作字亦自憎之所以急急告兄莫臨爨瓦薪不意遂考天下三年醜字輩一人也白頭窮研冷觀古今之際治安之略天

人之槩哉幸此日齋宿叩關莫由自達顧此隱
榘之指遂欲斷之快吾之憾三兩日後結氣少
舒乃知造物以余地厝我之安錫我五君以無
用而成用之大也一則三年仕士不開絕聞身
子息機可以補今前則我之缺寡當可以儲今
後生子之精一則例選得綴間曹龍麟之體不
便折枝不必仰五斗于督郵則居起適迂驚之
性不習操刀不令刷芒刃于屠伯則罪棄輕又
大便宜一事第自揣故少禽人之器海內臭味
契誼之士所以位置第者多造過量之思以第
之試小伸于會而特殿于廷遂大相驚出于意
表不知造物厝安之巧五君成用之奇當事者
實顛倒遊其穀中而不得自至夫世之于我嘗
屢不足之嫌我之于世乃得平處有餘之地古
人所謂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會其味言之旨豈
僅係心十畝之娛湖樂之樂者哉正以不足安
其有餘如是以一俛一仰一飲一家聊以悠遊
天地之間而已矣卒歲之云卽莊生所謂可以

全名可以保生可以盡年之義也向嘗題近來
所得三字訣竅境上之事無則罷休情上之事
不能則甘歇今又有以窺其妙義于無不無能
不能之際且益覺境之閒與心之寬矣誦兄來
教滿帙疊疊忠告之言三復當年焚香相矢共
勉修途光景儼爾目前不禁颺間淚之盤盤也
嗟乎元陶此言所謂太子知光盛壯之時也抑
未設身以處觀天之所以實我之意乎聞之先
輩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則夫君子所
以處官處寂與處人之急我不急我各有其道
而不可以一局執也亦章章矣如前所言亦可
決第處今之地道之所宜矣兄之眷眷是謂孔
子有用行而必無事含藏心壺汲長孺林嚴子
武帳而細東方朔之避世千金馬豈知士固有
志達觀玄對原不相非者哉造化密移人居其
間神明器數與爲流轉如奔車之上瞬息易面
况十年而遠欲意用不遷如其體性佛亦不能
彼一時也流丸未止世相未成天知吾兩人而

吾兩人未知天也未知天并未自知吾兩人也故彼一時也不可謂此言之不真此一時也亦不必謂此言之非幻何也亦各于其道而已矣弟生于世無他嗜亦無他長不知何緣于八股文字氣息纏綿了靡解脫略知動筆以來歷三十年豈惟不踴時趨之先路亦不能馳先輩之後駕片言得失自參自賞占金占玉不與爲忻忻呼馬呼牛不與爲憒憒三十年來貧與俱貧病與俱病老與俱老不直此也庚子之歲至于丙午病而死者至再至三矣形神割裂相離自憤之中握筆爲時文硤硤不已非天錮宿業何以有此故夫弟于此道才所不至所不能強以自喻其瀕久積思用力之槩不敢高齒宜僚之弄丸庖丁之解牛視梓慶之不懷非舉巧拙于削鑄栗林父之不以天地萬物易蠅之翼于蠅蠅亦竊自信不遠古人于其間矣兄之習弟之言不欺也嗟夫元晦文章有神玄感不爽惟所期道在其中則已矣自知動筆沾沾自喜

言之成十年而與兄稱交有冷城之社又十年而當丙午有兩子近執而過賞于曾先生又十年而追今日稱韓先生弟于其文之所已傳于世并與所未傳其淺深節度之所至未有一字遜于吾兄也曾先生之知弟與元晦之知弟也無以異不待弟今之嘆嘆也韓先生之于弟也前十年讀其文以第一人相命鎖闥取弟一人卷覆射之而心以爲非方孟旋無此也鑒預參于逢年而日無殊于五色灰聲耶計之求終和神聽之雅先天而天弗違矣元晦以爲千古下有此知已哉夫天下希有之事鮮一人而余焉吾脫而收文章之遇于意之中而又驟以踐功名之會于理之外不寧犯多取之戒于君子造物必無此淺薄少味之陰陽也由此觀之弟之廷對欲不爲三百五十人之殿其可得乎弟所以歸美五君成用之奇而息心造物真我之巧不謂吾兄尚未得我于濠上也當兄望我之熱而爲此言以相向必且怒我之躲跟而

行背神之盟以自取殤矣壬丑之間所與吾兄
往來八行細細按之知我今日非躲限耳嗟夫
元晦境上之事無則罷休情上之事不能則甘
歇弟自奉此三字金篦視當年相矢勉強之意
氣如木已燼而成炭日寓都門禮大石師從前
糾縛導吾解脫炭又化而成灰矣死灰之必復
燃明矣兄尚求吾于燼之前吾愧不能卽以吾
之道偕兄兄乃更以舟之刻求劍哉嗟夫元晦
兄爲友朋則真切矣吾敢不中心藏之當今之
世無論汲長孺不可爲卽爲東方生亦不可得
矣非其人非其年又非其世無論吾自不喫猪
羊肉也卽欲喫之于何處得之又何人與之三
十六策有休有歇一着而已矣六月大選可告
假七月望前可出京拜老伯母在八月月上旬矣
長郎近日向學何如弟真二生將與之斯夕而
兄時以師道父道浸洽之乃卽不合併作二處
何也錢愛子乎弟復之所欲質之意亦如此
諸所論可奉行者次第行之俟酌還命也

復詹廊齋

誦台諭知附古翁一班之論未能得兄于濠上
也性所不堪真不可強古有言之今乃信其不
誣耳野鹿爲侶必走山林文錦抒笥必登廊廟
若心存魏闕而身在江湖必以抑情之過自增
多恙不如兩任亦復兩全弟稱曳耄之樂犧牲
之患于興朝營世之士亦不通于達人并介之
旨矣何疑受兄駁正哉至着末突云云竊恐言
不由衷耳廊齋生平居室錢流地上阿堵相擯
豈有既綰通綸匪躬鑄念而以官爲家也哉毋
亦慮弟老不覓糧必當餓殺爲此寓諷耶性不
可強且若之何愛我之雅有心領之爾矣何日
越裝定斬一過小居吾兄赤心白腸風義清磊
折古衷今學有實際弟所欽佩吾黨之中殆無
其兩今俱當古人抑勉之年一番切究便失二
番安得忽十餘年之別而斬旦夕之晤乎惟不
我夷不勝翹企古翁可拉同來允望

與徐觀我年伯

家叔還附荒候想微記室矣遠辱惠存珍儀鄭

重何以當之郎君韶年丰略騰騰流輩簡整明
密事可刑儀天祚明德世作周楨非直維桑之
子徽慶雁行而已朝野弘寄久憩東山蒲輪之
貴尚需旦夕凡我正類同切慙進幸陳疑似之
聞者或以總企當事者言林繁維之未遑而懷
爲伊人兼葭白露之靡邇也若或牽之若或掣
之我于何有搃之厚吾在淵之自試政益光將
來遇雨之膚膏耳吾道日長何疑不亡焉郎君
當悉之俞父母之調主者鄙吾枳棘之邑不堪
鸞鳳之栖顧亦不認爲鸞鳳之計不免使其去
佇差池于兩雄之金何也然自天幸吾上不致
失賢令尹耳弟與次君以吾邑縉紳士民倍留
之意情相知者告之金君間議且寢不知得終
不動否也中間影事次君亦當悉之諸惟順時
爲世崇極吾邑大水之後舟梁不楫倚在主持
鄧家灣浮屠有更起而勸成者否弟所私郵堪
任事人日以老也饒舌亮原

東舒碣石先生

承寄魏辟疆手諭閱歲始得捧讀先生崇禎之
誼不啻建賤士于提抱之間殷然雅脫何以當
之三載違教毫厘善狀足當期切戒酒一事或
所樂聞益不肖半生蕩落半睡之戚藉酒以稍
遣之不謂駁漸遂至過差先生以性命之憂計
不肖生子之道詞色諄愷雖仰仰至意而小人
之腹不勝屬厭徒輾轉其中不能自克耳法相
之役先生實定命于前而神去憑之將失終身
于此以從先生非直三年爲期也蓋君子之
人也盡于德先生以其生君子之教人也盡于
身而先生以其德雖以小人腹有斷之腹而
不能無絛之深耳然則不肖所服膺先生子不
該僅一言之當爲知已乎讀寄劉冲倩書知有
子雲烏也之慨天性之際能無介介達人夫
知天下有老而榮然如不肖者憂從中來自
一痛而解不肖拜先生教愛之深喻以不肖
違于達觀之度卽此身爲辦香矣其亦聽而

之乎過雅揚會顧所建知三莖使者稱先生東山之望祇聞于帝吾道棄征之兆此天下自否之泰之會也且與斯人共觀大賢一德懋典之盛非直吾黨私喜爾已不肖鷄肋之念不能自割強逐少年從事馬蹄屢以見罷其所自取此歸有尋一折脚鐻作了歲月計耳慚負弘獎言之欲死江汝霖便空城附侯與居酒戒一篇并揚中三義用呈近狀唯先生指其所以失者竟便示之可任拳肢

又

癸丑春附江仲納赫號之候甲寅又附小橫一談星者皆微有請質顯聽德音至今杳杳怒金可言不類人間弃物吹劍一映式馮先生鍾鼓之靈大雅紀綱樹茲燕及嘉與當世友生臭味而耶許我者實共載之一映就廢仰學雁行也也不力孰激吾末不類所由逾滋憤焉德音浹浹之懷者矣都中承上國諸君以舒先生聲然惠顧行卷杞及每借有道人倫之譽以冠

端更迭尋味仰知先生提翊此道其翕湯益以廣而用心之益以苦也衆勢所趨風靡罔屆彼合一時英穎奇絕之士強有力辨有口與繁有徒者以颺播于其中逆而決之必至橫潰而不可抹不得已而以攝之權行折之實徐按其氣之所底以共還吾意之所期此未易爲世人言也夫孔子以春秋維世者也大以存王之義進五伯之功而不廢孟子繼春秋之志者也正以反聖之經屏五伯之罪而弗道今讀其書斷乎歸楊歸墨之爲極而又無取于典楊墨辨者何也夫楊墨非用其伯于吾之道者耶然則今日所爲此道之春秋者可知矣嗟嗟先生不得已而出乎此也誠休夫莊語者之未易也抑知世又未易與微言乎哉故曰先生之心之益苦者此也不類箇中舊業將三百首大筆多所鑒戒所未呈者庚戌後諸作耳茲擬哀梓以證實內臭味之士要則諸君求一言先之白首一稅以生廟才之不猶不能靡天下以伯之力奉

子教不敢片語以其愚奸聖之經與以其假詭王之義于門下紹明在斯之肯或有當焉白首一執矢以生殉仰循步伐止齊之法殫三十年之心馮鐘鼓之靈以幸一日之遇不類始終夫子爐鐘間者耳非藉前茅之信吾將誰使正之南還且專馳以拜賜焉調饑之愁毋更玉音拙刻呈政不盡奉迎

與李長蘅

兄明日行定期于午刻弟相送天寧一語而別也其多銀貳兩付平子計兄行到家必須二十箇日子每日于行厨常費外取此銀一錢多買些須酒食兄多用一匙餘以及于從者庶比昔人加飭秣馬之意想有心人不能于此更作煩人相却耳文一東書一封寄吳門鄭孟陽寓馬寫未云有便票可用者不知用之否

又

別長蘅僕僕了世事謂七月便可得假而南王者執守部之議以至情求之乃許半年後分班

歸期當遲九月間矣城居少趣味移寓天寧寺一日岑居一日進部差勝聯翩勞擾之苦耳十許日打發應酬文字便可并心選諸丈公車義少長衡其人共參爲快快沈無回乞江陰會當得之兄決計何如曾一至湖上好友盤桓否承仲和記存弟匆匆未遑報音先爲叱聲謝之殊卷奉政

與勞薏叔

衡寒出門過歲不歸遠志可畏出于薏叔尤吾意表也朋友相資要于性情之際實致剛鋒薰灑之益爲妙此有本領非求之言語文字可與幾也吾氣口厲如劍逆芒彼神自懷吾神自湛如月印泉彼淳自銷其道止在讀書得力而已向爲薏叔言之吾輩討究與藉研其句讀必字字氣脈扞動執文瀝其穎端必絲絲血滴始堪真讀書子我與古人精神始合併爲一吾之胸中淵淵浩浩內朗外映八萬四千毛孔一腔正大光明與我朝夕周旋者自然應接不暇亦曠

久彌新吾近于此風景稍觀其凡其年與力不
吾應矣蹇叔勉之元晦先生治就全臭意旨語
真一生不見如此人真枉過日子枉能受用者
不誑吾言耳伯林未經處友獨心往蹇叔論交
天下第一步也勉旃終始若更因仍放過不如
浮沉故里骨肉樂聚歲暮隆寒何必千里以外
尋紙窓竹屋之趣乎吾恐不必時得佳趣乃徒
有其凄然耳似之諸友書并令來安送之

與蹇叔介甫

按子長書知蹇叔介甫讀書意趣甚佳殊以爲
喜又得用功端緒駸駸以往漸有生
惡可又用當不贊矣經書必先爛熟白
文廣求疏解而精裁之古書不可少必專精一
部時及其餘乃得實饒益如老子莊騷古人極
簡之書吾能精熟平旦口頭厭話自不上吾筆
端吾所用其語其意定出人所不到此即學問
立乎不測之左券矣文章之妙在并一題精神
象貌而俱得之不精不熟何以幾此時文不

不看鎮日功夫盤旋于此終非長久可恃之業
吾亦見人日日勤勞稱讀書子其人與文了無
進長課其旦夜所作何事茫無可述須時自檢
點而警戒之此知課程簿之有功于學也范文
正公長白山讀書故事宜以自型于此得其意
趣便去古人不遠矣吾七月初十日前可動身
八月初可共晤言爲歡說也黃進士文心一
部寄覽此書并與徐大官看之致吾欣望

與徐乃平

必取雞香一拜先太夫人之靈而後計此德
地摧毀人子之戚自無已時有甚大者桑弧蓬
矢以來爲吾親者固不欲僅相守牖下爲歡已
耳有其大者以吾有身又何事過憾于此也哉
太矢人不朽之托托相知中但識一字者俱有
其實此須小定共圖之要必須實實模寫他
讀之如侍左右者此必小定細理可以得其大
處也泛泛堂中女德話言使人須其爲賢母
吾未必的然明信其爲吾親世人多以相爲

不覺吾輩政不必爾夫人子于親不能真識其妙不共人之神與寫其真不易言之妙安見生所以倚左右而悅康死所以去左右而悲愴者哉吾年不至于今不盡歷人間情事之深變幾不知吾母之神而虛爲吾母之子然則人子之不可輕言不朽其親亦明矣夫朱子所虞稍有絲不似者卽以他人爲我父母不知今所求不朽夫父母者多未有一絲之似也讀朱子所自列乃翁墓碑今亦落落數言耳當時豈不能加飾于此言亦存其真于父母之天之意也誠精思之此不用吾情吾有情而烏乎用哉令凡令弟并致唁私不盡

與諸生

伯樂教所不愛弟子相千里馬謂千里馬之不易得也顧能相千里馬弟子政不易矣夫伯樂固先以所不愛者自爲安能以世之所愛求天下之爲我者哉馬不必盡千里而世未嘗乏御則千里之馬爲不必有之物而相千里馬爲

不必然之道伯樂亦安能奪世之所愛而以其所不愛者教之雖然士故有不可以居常情見格者矣偶讀韓非子下此轉語相共訂之自前而對南宮厥然三百五十人之殿吾之不能以世之所愛者捷見于此世效已著于前事矣二三君子將何居焉敬夫行匆匆不暇徧問諸君凡我同事共此致懷拙墨二冊亦傳觀之得假南旋須先期齊集一酒相憶也

與勞君人

如字國若如此思理筆骨劃然當成一家語顧凡理之遠必醇氣以載之和然後經吾之思言自風發凡骨之勁必融識以披其藪然後出吾之筆心自花開此妙具考工檀弓二書熟讀精研明師良友日磅礴吾膺聞耳長公諸得意作時時助之如稻飯而調以專羹名茶而瀹之活水精神專敏胸次曠衍自覺平日千言萬語所不可了心亭氣格所不能吐沛然水流鳥鳴矣目前境界能識取者是真主人吾輩處境

樂先須好自受用此段善氣迎人必無更遠人意理也近移藥裹倚雲覺看舊書意味皆百狂時少有慧心如君人輩者促膝爲懽賞耳十月將止上定須一面爲別諸侯爾時悉之

與聞汝東

第兩月放遊自詫汗漫乃得數日從兄細密周旋一十人年承收骨肉之籍心臆形疏二俱懷嫌促膝晤言或杯酒視笑平日所以塵空測海思所一當效于左右而未之有間者快然無復終亦棄于胸中兩月汗漫之遊乃得于中借彼夙年之嫌天實幸我兩人之合併乎真學佛人必求實了性命開提此須先就明師開戒衆勸之端日精日進辟之魔鏡蒙垢漸去先明漸顯一旦豁然生死去來纖忽靡礙亦猶鏡之于人妍醜修短絲髮不疑朝夜理誦有爲功課藉浮散了微精微而已非謂學佛之事遂止此若日吾某日放幾生施幾鈔計種來福稱佛于富人爲之商賈之厚本以微重息貧人爲之

賭者之孤注而倖百萬之獲也諸佛如來不受吾誑亦至明矣悟此可會了性命之真功目前亦省勞攘之要訣吾兄根器具舍大慈稍稍迴照知弟芹子之獻不相諶耳印持方磨厲之際亦不欲以寒賸賸之側聽好音所云三場後亦可請正也

與陸徵父

侯起東過敝邑詢知台兄近况殊慰弟自舊歲十月初抵舍匆匆逾時絕無佳趣蓋訓對世務則非其情理之事形神之所不堪料理故棄則關乎神明之用又驅使之所不勝悔于左計不以五斗送此殘日自取躑躅差幸老母尚安眠食室入不甚止門之謫胥得無坐觀空或尋訪衲子作無生語相對終日因以送懷不至大委頓耳老儒末境如此強支而已見于消息絕少影響今拚與人股風葉一槩風旛聽之秀才進士譬之學道之士脫去凡胎超入徬籍另更一番骨氣神情得手之期不論遲早功名節義

乘時之物咄嗟之間于載在此往共兄言譬之說食今兄政日處大官厨中矣綱紀四方燕及朋友敢申以請第如慣送嫁人又好傳姆語自諗于兄不尋常也薰簞一簞奉去土物無可取者其妙可用點茶不損香其幹可共肉煮能隔油氣野人之味幸晒存何日赴京希示之

與龔淵孟

當今朋友道誼骨肉肝膽性命如吾淵孟政謂可于紙上求之耳千里之期一夕之晤十年之

別咫尺之左所謂伊人室斯遠爾古人其間去

十

人不遠我兩人于此能以人世聚首之不常自解友生寥廓之佳僚哉去秋止還登舟失跌幾折右足造物蓋示遊之戒遂先泥其繩樞之寶以奉之二三婢子擁腫鞅掌強與周旋寒崖枯木生趣已單孕育之事宜杳杳耳然藉此得以時刻環侍老母菽水之暇作狹子語相爲懽悅差勝戴舉人紗帽供人鼻息也五十之子所之既俸才知有親古人其間去人不遠第乃自以

遠去古人爲愧矣貴令君大雅字俱縑衣好士自其天懷第與居嘗屈指天下之士至如兄輩概焉弗獲把臂爲歡受事大邪斯夕摩切所謂其氣饒先有取之武城單父之理未期月而弟以與聞其政譽無君子斯焉玃斯戴錫之光弟與嘉之已讀錢仲戾執奇致咄咄令君試士得此冠軍氣色吾黨不淺有士如此暗中索摸可不作弟二人吾兄蓋以耶許之義公之友生爲將來論交者地耶敬附介言惟裁致之楮尾之論并以申疏日企良晤出門一念首爲斯耳不盡耿耿

與姜有源

廿

與姜有源

自吳門還讀所寄八行稱引不煩吾有源所以見精于性見定于命之端斐然尺幅之內推此志也吾且以北面之庸還身有源世間升沉之數不必着心不必不着可以一齊了判矣先天而天弗違聖語原不誑人世處處後計先譬之夢境游魂飛疊八際而此身依然不離床褥所

以開眼合眼神明懸隔絕萬里是中提挈藉誰主宰決然指南備諸六籍得門而入要自有開關啟籥之導師焉定非全靠古人者所能辦也茲者將以月杪遁栖倚雲觀空百日乃議事馬足萬仍絕壁之上磕膝參無義語有源亦喜暫相共乎左紀舊本若枉尊處可卽克便寄我不然卽以抄本借之頗欲收拾灾木存相知酢對耳惟留意不盡

與汪生洲

尊犬母太夫人貞吉令終人子之心可以無憾于數所必至願以元禮純孝爲性方深雖然于奉片之念粹問不諱出于意表或官方纓綈請急未遑或王事靡盬原隰行邁雖然奉片之念逝不我與哀至之泣言阻室斯愴然無以相共尊公于茹荼之苦可委其必至者于數而莫能其求伸者于懷非夫孝通幽顯安得帝命通承人子之心靡所不伸可以無憾非直貞吉終矣東蜀代忱曠焉希亮別後得雄之喜何啻

藥方試用之否生携老妾間闢抵家多一病人支持百凡故我但贏種種日侍老母作菜子爲歡耳夙承鞠育了虛遺文得付梓幸惠我一冊王程有期便間想不遠清脰不盡欲言

與勞畧五

吾生平時稔之癖似其風業所不可解每得朋友間一言快心便終身往來胸膈如其人之日相對而不厭也有此癖好不啻其文之本佳者不能已已卽不必佳而其中有佳之處卽今日之文未佳而就其疵處知自此變作終必有佳之日爲之縷細而指點之婉轉而批撥之使其至者如日月之中天不可掩其未至而必至者如燦金于蒙沙理主于銅石卽辛苦坎吟而必使不失其實之所實貴朋友之間有受之者有不能受者吾所不計壹惟竟吾之心以自爲快此非風癖必不爾也夫吾之求于朋友不計其受不受彼其樂然而肯惟我之受成者豈復計其文之行于世有利不利乎此于秋寸心之誤

未易爲世之人道也。韓子曰：諸生業患不能精，不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不患有司之不公。說者以爲退之徒以勉進，其諸生孰知此言寔自爲解嘲之地乎？天下其有業精而有司不能知行成，而有司不能進者？君子之患將何歸焉？夫人安心惟吾之受其于吾之道，有不能已者，其心有自不能已也，是故其行于世也有司之不公，不明有不患，第相與致吾業之精，與行之成而已矣。惟吾輩不微必明必公之道，于有司然後世之負癘如吾者，可以不負吾道。非耶？天淵初集卷之四 子子

之過于朋友，故曰退之自爲解嘲之地者，此也。夫夏日之陰，冬日之陽，有情者所必向也；火之熱，水之寒，有知者所必不疑也。吾不以有司之不公，不明，不定，吾道之是，豈有道之真是，而終受世之非者哉？山斗一時師表百世精而成者，未嘗不利之左券也。由吾道者必秉不計利不利之定識，然後可以暴吾不計受不受之義。心今之與吾遊而樂然惟我之受成者，吾有以

知其人矣。如魯直之氣猛而志專，吾黨之中所服膺也，必不以遇之少利而疑吾道之非。每書詞往復，常及尊體之違和，不知何所擾于陰陽之患，而恙不已耶？夫目與齒之病，皆火鬱之所証，氣之猛者，養之以冲，志之專者，持之以壹，則火遂其炎上之性，而自無衝突之患矣。養氣持志之法，當求于吾心出醒入睡之時，方醒之時，事爲擾既睡之後，又夢爲擾，此皆志不壹而隨乎客氣之飛宕也。鼻息微定，萬結渙解，事構暫遠，夢魔未侵，不覺心眼曩然，一時俱闔，乃人與天地交會之妙境，能嘗如此，何所不冲，何所不壹，何病之有？吾業與行，何所不精，何所不成，何利不利之有？娓娓至此，又癘之甚矣。吾快所欲言，原不計受不受也。况魯直固所謂樂然受成于我者哉？言之猥覲，當共諸友質之。

與柯仲子

人情未有處昭曠之觀，而意氣不軒，飢履幽峭之境，而心神不深，稟者也。此性光之不滅，而冥

契之自通不則狂子猶漢耳足下憫乎遍國中
之狂若醉者而幾取予哉毋其無予而不悔飲
人以狂藥乎足下所踞瀛海蓬壺之勝玄聖之所
遊化恢詭譎惟吞吐日月何有柯山片片石乎斯
遊斯咏足下不以瀛海蓬壺而夷鄰柯山之片
石不惠有所恃以襟裾千下陳矣長箋見惠寄
意綿摯寓旨精遠不朽之業金屑莊斯第令來
者捧讀斯文索方生爲何如人而不可得因足
下而伸元焉不免誤三千年後人兄又不悔飲

不刊和吳

卷之四

人以在藥乎有第二祖郎無第一祖斯戲我之
言吾自知之見時賞賈去耳大章名刻兼以前
賜家徒四壁居然委宛矣敢諉永好坯塊之獻
敬將下忱叱置是荷不遑握別日偵紫旄不我
夷鄙爲特爾

與魏升恒

尊公明允篤誠雄俊辨智一時人士之所領袖
天不愁遺以隅中之景而鍛鑒飛之翮識與不
識咸所悼嘆夙賞氣類無能百身贖茲絕鈔謹

疾可知已弘獎休榮載之不朽令子爲政吾知
升恒業固饒之夫行哭失聲婦女之哀無當丈
夫之事齟齬泣血介士之性未了繼述之大哉
之有禮毋俟曉曉尊公我明文章之集昔年言
之幾有成緒已付梓人否捫撫大獻之徵以鼓
吹一代休明之盛非極藏于金匱蒐畜于名山
旁羅曲蒼于二百年來賢子孫之掌故庇之以
才訂之以學鑒裁之以識博收或備而不精儉
入或精而不備徒爲黠者前驅則善出又不如

不刊和吳

卷之四

慎持耳今文章之數貴省實繁君家大阮冠冕
量曠亦備亦精機杼有在何讓之業惟是屬以
尾敏漬之歲月而已夫緯古經今業胥共獎未
易以閉門造車爲專至也惟升恒留意焉不佞
顛毛種種逐人馬足屢蹶不已此老蘇所謂書
生徒頑梗亦自強之當今之世後來居上勉難
光大無能多及

與陳大士

大士足下無恙從丘毛伯伏承足下儼然

之中我輩未遂出乎非人此所謂天之刑也不
可解于其心無可奈何曰命吾無能就吾大士
以觀不敢不及不敢過者于先王之禮以所嘗
奉教于君子得其凡矣栖遯燕市風塵半載茫
然故吾嘗戲舉近况于學鄉矣造化重勞我以
生其厭即我厭而佚之老于此未嘗無少得耳
大士且以爲何如哉夫風林驚湍毛羽突躍介
鱗奔駭麟鳳之居于是遠而蛟龍之窟于是深
非直會其時以自歛也造化精英秀之所孕

齊東野語

卷之四

上

下

固有以襲而闕之不逐品彙之雕剏以成宇宙
之無盡故曰麒麟不可羈縻者爲其異于犬羊
也由此觀之君子所以涉世之流可知矣于將
莫耶所爲天下至寶者不以重獄之匣暫掩其
燭霄之芒也然身之所載其象爲刑豐城之獄
是天地殺氣所斃結也太華之隈巨松百圍不
有茯苓上有兔絲服之千歲鋼玉于山藏珠于
澤歷季濡久而草木滋焉天地生氣所凝葆也
大聖人之德煉而逾粹激而益乎于天下也有

利而無害豪傑之集感物用壯外拂成臂內塗
生漬能爲天下之大利而其于害也亦不小其
不以其氣爲之由此觀之君子于世所以物身
而行遠者又可知矣嗟乎大士我則老而先如
矣以子之年卽儼然衰絰之中是未可以厭而
佚之時也亦以吾言爲何如哉鄧仲子羅文止
艾于子近氣奚若學鄉示疾其爲蛟爲螭者所
變化耶安得要言妙道而已之辟疆物故羽林
孤兒駸駸向往吾輩孰爲鷖鷖乎意中新看一
大白黃道周者閩士也其欽聞陳先生有言
便聞亦少索之注聲蕭伯玉吾所欲相聞略具
此矣

青來閣初集卷之五

尺牘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與黃上徵

伏讀手書想見仁兄近來襟次昂昂有挽天河洗甲兵之氣此道主持須真其人宗千相所謂天下使無文章之士則鳳凰可不鳴于岐山而而麒麟爲禱机此必真鳳真麟可語此耳烏而冠縻而角者高爲名稱不王不伯黠者乘而操之戈譬兵符已去而猶嘆口將軍之令不知吾鞭箠已不行于三尺童子况百萬桓桓之士肯弭耳貼心奉吾奔走哉夫能奔走于古聖賢于吾腕下而後能以吾腕下所樹主張天下之風靡宜有爲此道兵符者第愚未知何枉也重機一語定屬千古歸併于養尤是當家顧謂之養則必有其所養者矣不佞以此金針直指示余乎讀過第一人文三隅可復政不須竟讀爲煩張賓王遊戲月旦登上諸君不得入其齒牙以

爲恐今日取舍之權不足以奪天下之是非可知矣第以此徵直道之存而竊恐其非治徵也我輩思持世于此道之中豈不王不伯之術所能辦乎佳文業數玩之于所奉指示未得快然不敢漫評第歸思之劇將以月盡買舟秋風漸高兄方跋觀大將軍寵勝之績磨盾作露布想未遑問桑梓也計歸爲追無可請政不盡耿耿

與諸葛孟旭

第從都中讀御史薦劾與聞孟旭循良之理所以信其民以獲乎上徵于帝聽不一而足承茲奏寵寵嘉之命榮達所生人子之心捧檄爲藉况萃一國之懽心與明主之綸規撫之郵下書考福澤令名載之喜可知也第勞薪爲命逐人馬足老不自休乞得一官復置而歸非妄微意外與造物衡也實揣性不便此而遇又成之蓋第形示勃率而內懷癡拙不但世不宜我我亦不能宜之以癡得老以老逾拙計非紗帽宦人而上事介子之母不煩士行京洛之援

下乏鴻生之寵可免于伯容服之感所以決意南還尋盟魚鳥或可借此棲遲之跡以遂成淹邈之行日亡日去心誠樂之矣第此言以形相求者必增詬厲所謂水到渠成不能以已夫自昔與朝而樹宏濟之業者非必圭組爲準也有驥之而不得息者矣入山而著奇服之節者非盡泉石爲癖也有屏之而不得出者矣鴻漢鵠枋均踰遙志藏書教博僉屬亡羊今與少年爭道既重眼昏臂弱之虞討貴人鼻息又負筋骸

平水閣初集

卷之五

三

肉緩之疾五十之人來日何幾白頭無狀青山笑人復驂兩遙之車就是稅駕之所乎李士騷語萬年謝茲一世弟之鄭懷靡斯一世亦并無萬年性之所安命之所制生平骯髒沈湮之氣欲不化爲風之蜚雲之止不可得矣宏濟之業惟兄勉旃夫擁百里而爲之君吾之舉動呼吸百萬生靈精神所伺聚也此心往來微與不微可以觀吾性命所致至武城暉父之治精神微于當日聲實粹美洽乎于茲豈其飾耳目爲觀

采賈當事之囑謂爲功績處官必爲鬼神之所佑然後不以磨勘恣殺人之心任事必爲鬼神之所避然後不以却處驟承世之烈循良之理信其民以獲乎上寵嘉之喻于斯伊始丈夫雲蒸龍變用所未足之效業已見于前事矣惟勵惟耐肩此一心古人于閑去人不遠安在百里非大賢之路哉弟之嬾拙無所與此矣孟旭勉旃燕及之施倚企小淺王府君口定遠治行巍巍賢者中和之德宜有此友聲之鳴矣

平水閣初集

卷之三

四

與繆富時

去冬過吳門折柬附受之兄致候想定徹耳弟十一月初抵家儼小丁世事便覓深山爲息處補劓之計匆匆未遑念之惘然夫有官之名以斷送經生之障業又有不急爲官之局以滋養性命之恬愉人之爲兄與天之爲弟其意之盛不可不知感之一事兄不如弟兄今雖暫林居不免時以其官經營料理宰相功課弟等閑紗帽臂之飛蓬浮梗任風與水所之恬愉之趣差

爲易保耳友人諸葛澹明趨謁之便附訊近況
諸兄識理詰品自第視之皆倍以上企繆先生
而思得一當不啻尚友乎古之人也挹其丰領
忻寄可知不愛吾之力與其言有以振之使如
此等人寔能竟其才地以爲益于世此真經理
宰相之事者也老母要此不損七節兒子消息
尚杳杳看天之爲我何如晤言爲樂非仲冬則
明春矣臨書耿耿

奉許葵東先生

謹放從洪湛源奉訊台履典刑德福歸然不二
如暫樞趨天于吾師用所不足之厚不于一世
而于其身廣成許由長揖軒堯以爲自樹箕山
空峒之高不知所以造于黃虞之大夫賢者亦
日有所用其不足耳豈其必王之汲稱愉快哉
不肖性賦奇蹇承師殊植三十年鈍置藥籠後
花一日仰拜信賜天下之士不以失祥之癡絕
馮藉知期幾得爲倖服師鑒冶真常無漏以慶
祥之得所馮藉以伸于知已嗟嗟師亦安事此

晚輩之質爲哉雖然不肖則竊奉身教于夫子
矣吾之道實有以造天下之大豈必于仕然則
學吾夫子之道亦求所不負知已之賜可矣豈
在其年蓋不肖奇蹇成性不能以世間事業與
少年爭勝魯陽之戈非世間功課或可相從吾
師善息于由基之射三十年來鈍置所批剝稍
窺性命中爲休爲歇之一班矣伏唯不愜而終
教焉三年未關職守之身微此老母菽水無恙
定斬一叩函丈奏茲遐邇耳湛源稱師道體康
肅來問初集卷之五

與何潔卿

景德邇近披膽手采捧讀佳文清襟玄旨沁徹
心目至今念之謾謾松風之尚襲也嗟乎潔卿
藍田之玉會有枚斯偵其價重和氏連城不足
當之千古帝王之法物憑聖神之鑒以顯其珍

精氣之繼而必買所謂先天而天弗違者也足下豈以一日之理爲患哉。弟人閒弃物十年以還二三兄弟友聲之好獨于上國加臭味焉。敝帚而要吾師韓先生千金之享。聚我友生終和神聽之德實與嘉之。夫司文之命者不欲弟輩厠有第一人。之榜安得不以三年。暫淹深鄉勉哉。足下以弟所賈耶。許之餘老以一吹其實以餘賈者又何患焉。暫時邂逅數載。室思高秋。懷人可勝。僚懷拙刻。呈政公車。轉瞬長安。酒家候傾契濶也。

與嚴印持忍公無勅

相見言多悻悻。緣由歲間諸君惠書。稱兄近多示恙。迨窺玉貌清虛。大勝婆子習氣。不免動其傷于虎者之恐。不暇自計。老不曉事也。兄鑒而取其意。感切可言。今爲之本者。既日強王。此外一切便可隨順。聽其自來。天生我才。必有用。何事嫌恨。傷丘軀。真是今科舉人定無在場外之理。徒爾焦下。其實無益。吾觀世間中下之人。遇

凡不可樂事。千刷萬刷。不能解脫。多有無可奈何。一念隱隱出頭。爲之振濟。雖五內如燬。而涼颼忽生。以小不致病。而大不致死。此無始以來救命菩薩。乘急發見也。死如我輩。素以惺惺自命。乎鎮日高談玄論。說生說死。灼然掌果。豈其暫當岐路。便爾踴躍。毋乃如子瞻所云。終日說龍肉。而畢竟不得食者與。弟年在知非所歷。世間快意之邊。無一有至于得失之故。死生之變。缺陷坎壈。凡諸種種。備極不堪。自媿頑梗之質。空費銀鍊。靡所開發。顧雖累經危病。而尚得辛。臂殘喘黑。兄友籍者。感此救命菩薩。拔濟之恩也。吾兄天賦超然。兼以淹思精詣。狂弟無能。爲役隨順。世緣人憂。亦憂人樂。亦樂。風鳴雲涌。不碍真如。自兄本也。何更以操舟之術。問之山青樵子乎。乃弟政藉茲仰求。判斷耳。夜半坐小築樓上。領畧四圍荷香。心精。晤合時作坐九品蓮。坐觀旁我夢思。兩載于斯矣。恨體中未堪。觸熱然定當奮力了此約耳。一名科舉要有則有知。

不必煩分心追取嬰使三場文字真足發明年
來胸中醞釀得與不得反之明了真心俱可無
憾是爲難耳道體既強王不妨稍遠家室擇一
精舍兩山之間習靜觀空筆研文史時以養心
毋拘令使若第一屏去日前可欲恐龍性難馴
小有追滿身子受惠妨害不淺今距試期不過
兩月不能逆割豈真有志功名者乎科舉未定
何勞胸中不能脫然也酒不必戒竊以朋友傾
倒不如獨酌月榭風庭水邊林下一尊立對是
身所接皆足起予儻非四顧間然擁腫與處念
頭微聞空中清冷藐若山河矣何也雖有會心
恐作世事料理去也由此觀之目前可欲可使
不遠乎如此一月塵勞靖息百凡世念一時水
泮煙雲花鳥水光山色渾然自心是處變見耳
目口鼻洞深靈通生平所爲精志猛氣苦攻攻
索若僂得之若僂離之暮然隱躍于有無之際
此卽試中大好消息也併當精神一月爲期便
日宛宛矣樵青言舟伎彈于此耶塞來各自知

言之無當老樵情狀固頗悉也唯裁而贊敘之
第所居武丘之竹林房無西湖荷花而老樹衆
天周遭回蔽炎景之所不到石場夜月清炯異
常吾地絕少第意于此歷夏徂秋讀兄捷音金
車北上也相思不盡耿耿

又

第此番歸居決意無復幾幸于八股頭事業所
深飯者得遊北闕于將孟陽及兄伯仲間近二
十年促鄰它語與書翰淋漓自謂足悉胸懷乃

十一
月
九
日
吳
興
吳
興
吳
興

無一句得力并無一句是者何也是則必于得
力出之不得力之言惡有是處耶兄過量人忽
聞此言知必大笑二十年承諸大賢交游以來
稍有窺于自己病痛敢不求証竊以謂我輩精
譚性命之事且須先求得力而後商是不是耳
應舉文字不忌歪而忌生以爲性命可以不
思費去此烏憤不可不做又不可不多此第得
力于老而不遇之實証也笑而實之

又

老舉人會試譬之賣古董人其貨愈鈍所持價日高其價愈高所售之道更日鈍惟有終日喫餓着冷與之相守而已矣或曰予以短日截絃長貨易賤賣之以濟日前吾知此人者必不肯何也貨固無賤與相守之我又不肯賤也賈賣不得賤賣不肯有法于此惟一舍而已矣夫輕價易舍高價不易舍也所賣之貨易舍賈貨之我不易舍也夫惟能講于舍之道我不失貨而貨亦不失價兩俱售于天地之間矣日在武林欲求舍之道于我二三兄弟而未得聞也今弟且行矣其何所示我令備然于此中哉謹承風而跽請焉明春文從光泄救壞大江以上歌風聲願受約劑翁舊遊之士鼓篋隨侍者希半席進之先此代介趙孚乎精簡全調氣類之外不敢參邇不然復附以達比于都察其亦可也仰聽尊裁

與吳伯霖

第因老母抱恙跋巡藥餌四月十三日齋得出

門急欲從兄白下寫此積懷自計年來荒桑梓積滿腹不堪相對警駐虎丘寂坐冥心收名鬼覓百日爲期仲秋入都門讀兄捷書乃先驅而北耳我輩致身時節因緣自非書生常局所可格度百凡酬應無關至極誠不妨簡省顧豈必屹屹一室搔筆不休翻舊本子爲勝筭哉鍾山之嵯巒國家王氣之所儲長江之屈注東南西北輓輸整嶮之所倚燕磯雨花栖霞牛首長干秦淮胥經所列名勝匪一高賢韻士縉流羽人

天故留此缺陷完兄未了公案耳此番之必哀然首舉也吾以造物之意卜之矣又何疑焉昔少佳酒始擬相共傾竭今既未能猝晤使者武林之便或可迂道取之虎丘寺二山門間竹亭房可得第寓處也諸唯嗣習不一

與徐子卿

正七日還里中拜墓感寒疾不交睫者夜之四不進粥者日之七八坐火爐上腰尚憂憂而頭岑岑老罷可知矣還復江夏令此即天子賜

環之命近日諷議之臣所交章爭之而不可得

者此知鬼神維章之鑒不可度而不可射矣弟以今日視十年前之吾輩所謂美好之事無不在念以外惟有尋杜五郎作先生耳陪老母與薄餅或時聽其口中出一字一句無意義而實可思量語便欣然以終日弟婦不識書而其性頗解左右之人有小伶俐者與之批析老人家常言如此亦無不忻然相鼓掌者九月廿四日家日日實受用此平日粗識入股頭路還便

沽沽向人共作活計爲彼捉挈瀕年奔走有喙三尺喀喀不休今年矢都置之矣自悔致兄前書之曉語吾甚畏者惡之一言毒不可伏于胸中不妙講于反客爲主之法此之結患不淺不覺喀喀今不敢徒以秀才策論更相讀矣語曰雖有福心不怨福又曰慈母下瓦弱子操羹福心可忘怨于飄風而慈母不能制羹于弱子豈弟君子其將從風乎將從母乎紗帽之學當有切實足正吾頭巾者其明示之

又

讀龍夢先文子卿從涇陽君所拾來耶曹蜆李志輩使于何處作活袁君風氣矯矯欲上其才不必似而情亦因之我自用法不妨名家耳老子以爲天下真英雄必不欺人安在古人必不如來者新翻之案前前相觸自昔已然在案中者自不覺也令郎小挫若不勝其忼恨以此滿銳其鋒穎鬱沉其蘊藉風波千里往返亦不徒爾矣其文一出而即使世人知得豈稱其

子卿兄子哉一笑

又

廷試放榜愛弟過者欲砍其指以寫字醜也細
忖實亦便宜不作大老爺俞押辛苦耳不作令
子弟甚妙弟不作令于子卿尤妙呵呵新嘉魚
尹唐子卿舊部士爺同年契誼之深者其人豈
第篤誠自謂天幸聯翅大雅所冀紀綱不淺我
君餘及之祝李景濤先生之不慙戚全珍瘁先
生清德煥映古人世共欽之經時大畧未施于
用所藉闡釋以儀來者夫重賢者之生以不沒
其既沒之徽念先哲之澤以不遺其所遺之人
凡百君子均此懿好况流風餘韻實嘗披杞于
所敬慕之地者乎惟時屬唐君獎以成之李先
生多子弟識其長公次公自于髫歲英令馴藉
足稱家兒者也進而教之觀其所至知當不遠
人意耳弟每好以不急事煩人如此等事不以
相煩又不能已惟裁其可不以報焉拜貺附謝
不盡

與鄭孔肩

冬中匆匆過武林不獲借從者拿臬畢所欲證
抱耿可言天遲翁兄吳文寬公之業乘茲君子
道長之際貞板以彙疇離其祉燕及之拜且其
天下友生共之弟觀自昔奇服之士之于人主
蜚藻之麗生時則悵不偕同扞策之璋相見則
怪其安在彼以文章才請投契而稱千古之知
已也性命精稷之相盪微龜告而相夢符豈願
問哉所以敬占天下友生之燕及于翁兄攬臂
之氣色所披剝于二十年來之被服自此氣
其微矣夫末法之世自昔以謂佛道之衰俞以
非世之末所藉于佛之道不必迫佛所以用其
道亦不必曲而深此非真肯舍身之人未易言
之周銘又先生之成第直吾師折節而稱叩友
時相遇從惟是獲奉函丈之爲快也宿州北城
門上白衣庵歸空上人過時幸一訪之有大石
師者寓京城張掖門外天寧寺子將想言其人
可時促邴者也天寧寺宇洒曠于過夏甚宜第

屬銘又居亭于斯可共之否弟有友人唐時宇
宜之同年友鄒臣虎當今有道之士讀鄭先生
文而想慕其人久矣不鄙夷弟以洎其友見當
知水乳也叱聲方生故吾弟秋仲入都之期恐
未必耳馳迓私悰銘又悉之笋燭備一片晒存
荷甚

與錢受之

日藉使者報命相候至九日午刻解維歸思之
永遂不獲盡吐胸中所欲言天下幸無四方干
戈沸擾之事縉紳大夫以其鋒穎橫用口舌之
間民庶幾死免其歷過計者杞憂于士大夫之
兵惜于志也非有聖賢之佐搃持其間烏能不
動聲色而收勝于廟算者哉受之三年靜觀于
此所爲立辨其兩行而銷歸于一致者吾知必
有預策于胸中者矣韓魏公心明君子小人
別而不露于言說者以此服公德之厚與其
之驛乃古之大臣尤有進于是者矣陽春煦
鷹化爲鳩寧復小人之特別乎此君子先天

達默與古會之道非受之于今日吾誰與幾此
哉弟世所遺棄自分老廢終以緯之不卹而
睠于友生平康正直之燕及所以每疏而不
檢其言之複也夫養望于公輔以禮進義退爲
介節諡觀于我生以誠中形外爲自儉窮以當
此之時政不妨一實東山之履以曳尚書之履
証吾生平頽仰壁壘所搃持廟勝先策之着耳
頭巾語縷縷老儒對策習氣不能自禁受之卽
此作至司觀笑而實之可耳繆當時改庶吉士
孟光擇夫三十始嫁未免就小姑厨下問食及
視校官冷豬肉生活爲羞勝之當時初第吾爲
誦蘇子瞻引杜子美詩道滕元發語相悅造物
既第足下必不以百里之跡局張鎬相公今在
其地矣漢武帝之世近當時之年而受知人
者三董仲舒公孫弘及主父偃而公孫于獨
丞相封平津侯非直其主煙之也武帝英明
陣前古一時賢俊之士奉養奔走而恐不及
不能出丞相弘轍中當其時歸善

汲黯讓知于吾丘壽王等委然一無主持之人
耳觀諫罷西南夷諸事人主唯其所旋轉而不
自覺在廷之臣不必明吾意吾不必與之辯而
卒亦不吾易其非曲學以阿世又可知也蓋其
年已艾而抑之亟且久孰奈古今善敗得失之
故以老其閭世之識歟歷人世沉滯右濬之遭
備嘗人心排下進上之變以錐剗其拳焉唯予
莫違之氣故以英明蓋世之主舉世所奔走不
給者吾懸合之如響之應聲而無所逆者何也
其才大而煉之深不以穎銳爲名也夫庖丁之
能以無厚入有間不徒在執刀踰蹶之時恃其
有進乎道之技也今 天子英明不數漢武豈
無間可入而未有以補牘之請收旋轉不覺之
功嘗竊窺其所以矣合一時之縉紳大夫與人
主爭又欲挾人主以掖我一人而與縉紳大夫
爭此已不可立于平康正直之世矣尚能安致
吾所欲而收功于奏刀也哉則如公孫子者安
可少也受之與當時方以聖賢經術居日月之

際而修上臣之理吾稱引公孫丞相殊資笑嫻
蓋偶讀漢武紀而嘆心于當世之事三人皆以
經術茂明之儒發憤于所賢之主仲舒固西不
竟其學主父躁而突及其身公孫丞相能以歸
美讓能之風効言聽諫行之美有當于履虎不
墜之義焉爲足以裨今日持世之採擇小人一
察自以庸庸非敢仰干大官之饌也言又多矣
念居井底通京朝書不易兄且卽晤當時希并
以致故爾縷冗老頭巾語笑之謔之可也其甚
毋怒焉

又

吳門兩寄問未及候圓音至今耿耿寄伴勝違
領未曾有暇以綜僧今朝證歸千古苞嶺鴻蒙
之學嚴以憲章之旨經緯天地之才通理之以
世出世間之智神明所啓以養大人揆敘之業
視之長安道中僕僕馬足多日報刺少時讀書
真不肯以彼數年易我山居一日矣古人有言
持此安歸其如造物始末政當動靜之異女子

能推言之然則謝朓青山終以任爲家物政亦未必慈氏之所不呵每言子凡腐語雖樂所謂未安于心不敢自如知廢且笑而寘之耳第幸微兄輩耶許之賜小得了八股頭以業萬春之日光景不多天下好事必如兄者作之反覆史門遂公子意則知第所以不能自若其腐言卽笑而寘之且其之矣拙稿多在坊間第囑元瞻收取檢而梓之裁定煩兄并祈一序先之幸幸近狀淵孟能悉之季和孟鳧季穆元初諸兄希叱聲

與詹元郊元祁

冬中過晉陵承尊公三日周旋彼中士大夫誦詹侯視業之政經以治獄而無假儒生之誤引寬以致理而非襲老氏之好靜豈第大推久吏茲土者未之或先主者蓋欲大章尊公之奇巧借說愚之口而以晉陵爲我麗池也乎三令倉文藻思品品讀之使人飛動之意不能自禁恨爾時少吾元郊元祁佳什欣對共賞夸君家珠

王之盛于馬君常等耳藝載支戶榮觀吳討見輩英英父子兄弟師友一室致差足樂扁舟三湖五湖之間採芳虎埠淪冷慧泉櫬其菁穎以滋吾會吐入修棠棟其願之嫩外洽嬰鳴求友之好此之爲樂當更倍之夫胸中有萬卷書足跡不歷天下佳山水文章不能與古人爭勝達士所以寄嘯于向若也兩賢其有意乎春水方新足供鼓枻也尺素以致尊翁其屬從者過而攜焉

與劉令君

是月之朔太史占星稱盛德之君特降九華之墟知我父母奉觴太翁太母雙壽之祥也天子重進耳目之臣皇華之節暫紆里閭脩我兄弟携茲孫子融融一堂天子重進之典若以巧佐我耳目之臣二人景福之慶大德受命非常所泊人子之心喜可知也第之單窶奇荷會庇屬編民之比齒宜胥申華封之祝附于姓之雁行宜獨專有僕之誦心之慙矣如足有軼敬

因風百領箋此耿耿幸叱姓名太翁太母尊前
錄其輶赤而賜存焉惟我君侯匡世豐潤發軔
信安民飫登第邇所自始崢嶸不饗激流永濟
用綴九如同極同此矣況宇下之士因風奏忱
可任瞻企不盡之請惟登治行以慰聽履者之
懇切小人執筆之效想非與其瓊讀也

與韓孟郁李長庚

我輩三載一集都門進取之計自可付之王者
所以通嚶鳴于友聲道生平之契濶尊酒促膝
實多弘藉于此差池沈寥之感想同可知矣嗟
夫孟郁長庚况當昔人毀骨莫如之辰賦逝無
聊之際可無友生慙慙其間直一沈寥之感爲
不能酒者乎第百凡故吾類毛種種逐人馬足
所謂未能遠俗聊復爾爾當時之業庶幾殫其
才而日老于遇千秋之事不必斷乎遇而規匪
其才幸來拍浮酒池掉此鞅鞅近泰慈戒南都
之伴稍以引去應醉之暇兀坐斗室觀空真心
而已楓林之役強拉國老更入排場顧此中瀟

亦復奇焉試勑小史一一陳之不滅誓對也與
東溲卿邂逅投契期托不淺海南固多奇士夫
乃偏昵鯁生氣類所自何能護之弟欲求一紗
帽解脫八股頭業障無奈朋友之阻不能自斷
未免收拾銳兵胥爾兄敵愾耳紙書寄懷母玉
爾音不勝致切

與孔中甫

弟旋至京口得兄館選之報不覺旅色頓開非
謂吉士足重中甫古士得中甫足重耳進士讀
中秘書太史公制作之林相君儲胥之地天下
萬世是非否泰之所由安得不以天下萬世之
心處之先師之春秋史事也曰天子之事相道
也香炳未斷之識明示象賢當璧之祥矣惟懋
圖之國家三百年于此人之心跡事之興革
備陳千載折衷之府矣古以爲伍今以爲參
以參兄天下萬世之業于十年之前所踴林其
焉及可知也弟濩落之人乏于當世之畧揣其
骨性又非出世之器浮沉潦倒托昔人聊以爲

歲之旨以自娛漸成世間一無用之物矣然于
閒處便宜于凡反先平分半席亦未必非幸事
也詞苑關天下文章之命未有斯文之氣鬱而
不先他日栖業能昭顯者蓋相業大于知人而
莫不以文爲鑒此中甫日可見之行者敬爲世
之淺落如第者誦之便羽附崇可任瞻邇

又

謹啟癸丑栖滯京邸時以大篇相命蠡測惘然
卒業未遑請益迨今思之仰知仁兄貴餘至心
始悔當時受事惛惛耳雖然老馬蹢躅枝固止
此向非乘彼新鋤之際泮以靈勝之鋒不知前
蹶又何如矣暫去承明曳綢梓里堂上燕喜之
閒榮觀超曠蘊崇其揆宅之業動靜咄嗟連卷
基命夫九遠之晷視碑景爲假萬卉之春從蜚
段以轉真實關紐世道之人有端乎景之表以
轉于氣之先所通理于性命之微者吾知其無
地而不有事矣泉戴籍之與衍不若討粒庭之
實于果桑之初因商賄局之正歎不若湛知人

之鑑于一念之貽微吾生平之屑注于是有所
憑入才之進退于是無所涸揆宅之關紐所以
豫而立也凡今所通理于性命者何如弟願與
聞之弟嘗譬之進士之人讀秘書是女于而選
爲帝妃也廣以逮下則思蔚窮究進賢之風敬
以相理則宜貽聖善克嗣之嫔士大夫妻之事
弗問焉第田家之婦也居則絲枲佐勤出則田
野相饁已矣然窮聆中掖之政于姆氏之訓矣
仁兄亦何所讓焉老伯大人平格之慶缺焉申
悃所訢悵悵弟從開仲數數相求數數栖左巧
成疏節未緣荆謝老儒策論習氣搖筆縷觀擊
轅之聽仰特雅涵拙卷呈政并致開仲三年守
部栖遲故吾日偵履聲瀉茲耿企

東張容宇先生

祇拜教言又忽周星矣去函吏于里而遙鄉維
風槩時自振悚幾以不覲都中別狀不憾罷于
春官以得依未光稱門下士爲幸耿耿衷言非
爲諛也元晦詒八行個人講勸仇者挾之幾

訟德先生力明公論仰恃無患區區靡似叨藉
大其屢脫于險自今讀書之日皆拜引手之賜
矣先生公正發憤怒蛙斯式況國士蒙難哉懸
付台旨非第金湯元膺也驟爾小灾奸民乘而
爲梗恩甘心于其生我者山陽亡徒之橫梅福
以爲匹夫闕國家權輿與上爭衡漸不可長大
賢遠慮指顧輟寧所謂社稷之鎮豈必廟堂設
先生提紼廟堂之上詎有今日四方之見告哉
千里而外遙聽振悚誦義無窮直一元晦乎不
肖近狀無可舉質老母授食之暇二三學人出
入究切少年雋鷲心花易開六經四子之義一
問一難精爽激射差足解頤耳夫智深勇沉豪
杰風槩間氣所鍾自非世學可到六經四子之
義時相究切辟之汜蠲以露舛腐以相嘗使本
來清氣不散他年轉輸之地具此不肯奔蜂越
雞之伎亦止此矣承諭及之輒縷觀以請裁焉
榆子冬筴奉饌清供百榘梅花一編靜對不啻
闔城瑤圃間也當年東山綠野不知有此至致

否春仲未趨寶書之命尚得一侍函丈而甫諸
惟崇攝益遂莊猷曷勝體企

與謝耳伯

不惠弟羈縻寔宕天幸長者大篇之錫客子言
歸有使老親快其倚念揣非德類不置是施母
也固極所以仰佩大錫其有極哉佳稿精理淵
穆法力殊邈三代鐫鏤非今世所有神傷爰牒
亦非世入可及門下不朽之餘居然貫道之器
矣楮尾縷縷之述未免扣盤捫籥弟之荒陋用
效前茅無當作者徒取汚佛其敢辱命惟管而
已之箋函奉記室賤體稍可承念附聞

與徐女長

弟服膺女長真素儻質行燒古人願托契誼者
有年矣登堂致款實其生平心僕所不能遇足
下德讓不居使弟益覩結髮讀書徒慕古人
行無當投契長者之心嗟乎女長足下我亦自
患吾誠未徹不足徵神之聽耳足下必不舍置
方生襟帶之外吾已不言而膺爲之服矣八

倚闌之母萬里張行之子斯夕晏然如在僕袖
非藉故人神聽之庇何能不重北山之愴哉臨
別云云這次爲罪發于寄托微忱途不禁言之
易耳足下弗虞卜云其吉屬王平子以請都中
當令此見父叩首家道叔乞書從史也自此
渡江相去日遠可勝洞邇

與章甫仲

伏讀佳敘當年所以閔弟粘縛示之解脫曠導
無已之意潦倒淋漓杯酒之間靈山一會儼然
未散楮尾冷冷一唱三嘆天下有心人服之是
韋是弦二俱受益又何法施之弘也弟二十年
誦甫仲先生之文想見其人長安邂逅天實幸
之自惟奉誨而南匪直枕文一事仰仗金篦解
粘脫縛稍以自如減省應酬覓伴閒侶究言瑣
事之披卻水邊林下草香鳥語之會心時于情
境兩不呈濫之際有以微觸其性命空花開放
之倪從前面目覺去人不遠非先生實具他通
何以發我無始之覆邂逅之幸固天錫歷劫參

修之導師佳敘之規敬以百寶莊嚴爲他日奉
侍勝蓮之職志矣荒畝附九頓之謝可任瞻邇
與蕭伯玉

芙蓉不怨之語自爲善遣此與杏花飛馬得失
之感不能以寸我輩胸中硯壘擊碎唾壺不足
輪瀉兒輩安知之豎雪戟作座子鼙鼓當禱三
斗鐵拌餅十萬人血簪酒三載小小生活更看
是我時節與否別自撰計耳明日決行耶青青
河畔使我索居無復心懷折送將歸此爲黯然
耳八月定期把臂湖頭寄語子將大好延客母
使我空相覓于兼葭間也

又

吳道子畫地獄變相使人驚怪恐怖汗流反走
不知搃是一部楞嚴之所顯狀衆生自心般若
之所發光吾以佛法濟度世出世間滿盤托出
衆生依他惟喜驚怖搃是布施云何于中自起
疑二有可示不可示之別哉方生之言不足取
信大士之弘力足以屈一世而折之辯宜之之

精志足以攝一世而貼其心足下何患末法之無文殊哉惟郎有以惠之

與宋比玉

比玉道兄足下別後足下再及我書第再不能報弟之拙無所遣其疏節從前來首訊我比玉無恙未嘗不如促鄰時也扇頭之戒奉以終身此意不讓弟之不能讓兄可知已茫茫縣寓列輦如簇第髦而已矣足下紹和尚可有爲辦至真之念入遊戲之場使人不知我有似頭就之而非其所樂之色異類而媚已矣弟世之競人分非進士之福器又乏舉人紗帽之脆骨以亢勝多慨之胸載其四比八股頭粘不可什之禁今將從主者覓一官以結此果紹和怒諫不已只得支吾其間聽使自定嘗自爲之言設小了未郎了之局解脫經生之障爲可去不必去之計消磨壯士之心嗟乎比玉非知我者不以此言聞知我者政不忍聞此言矣嗟乎比玉年壽有時而盡榮華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文章之無窮使文章更潤養于性命而經緯以道德其爲無窮可勝言哉虛室生白吉祥至止弟旁觀之論多大而夸或亦識者所不鄙千金而鬻耳天下事尚有可爲弟髦而已矣惟我比玉及紹和勉之申酒戒文一篇附覽別後所推顛于兄之遠誨者如此亦足見弟近者日亡日去之一端矣燎栗之際言詞倘仇母玉爾音不勝翹切

與婁子柔

生以重九抵家意小裝束便可北征紆道上國祇領玄提尚有日也今以匆迫頓鬱始願蘊結可言生平仰履諄導不啻再三敏遵不逮敢復求多哉唯是正容之管目擊斯存自爲銷頑磨鈍之計不如時在鎔砥之親切耳雁行請益之期擬明年夏秋之際矣世事多變逾難知測書生無所表見唯從八股文字摹畫聖賢神情面貌退則比于風謠進且泰于國論櫛柄不失或藉于此世稱文章之命制于東南郎今賢者所

列先生想見其槩矣竊以當今之文不特無古之盛抑且并無其衰何也彼以浮積夸者衰不掩其博也以奇嶮炫者衰不掩其礫也以觀于今何如哉求之以宗經翊傳則襲吠芒如按之以核古策今則鄙俗滿紙士以茲爲精神國家倚此爲命脉萎靡茅靡如此矣古有上操其鑒而嘆下之靡應士懷其瑾而愠上之不收今果偏有而相迂抑或兩無之巧值乎不知今上下之間盡何所事事而若此也書生所治文之事耳今一事無可適從矣何論吏治廟謨哉先生超然在事之外矣以爲如此世界將何究竟少抱發婦杞人之惘宜作何推挽也不敢告之人而畧陳之左右知不惟我私憂耳嗟嗟先生而念此忍遂超然于事之外哉薄具奉助伊蒲之供祈毋以常禁見格荷甚幸甚極目河流可勝跋邇

青來閣初集卷之六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尺牘

與陸羽明

吳門賡儼快談無從踪跡儻舟歸思之永悵悵解去弟覲兄紗帽底下儀意深穩已是數年做來官人世人所遇境地一番轉換覲費一番日力作稿本子新官人殆甚吾了稿本子于秀才特贏得日力多與古人商求料理真天下便宜

事也豈必漫與世人校到乎之豈否哉讀四近草神理氣韻精湛奧雅商彝周鼎之古質兼有山龍藻火之量蔚深于經術而粹以物情非直思道避美實并震澤毘陵標茲殊勝矣執此以往謀王體而斷國論彼就稿底作正本者豈得銓之此亦多與古人商求料理之一驗矣貴同年定之詹兄弟以生平閑惇縞帶之好此兄惻惻居德茂君子尚詞之風豈第字人蹈賢羔羊之節今試政大邑身挾美錦而請製

兄及受之高賢長者之開告兄所謂推一日之雅以致其耶許之誼桑梓周謀錫令敢先爲定之祝而慶焉虞山故多君子弟以羽明之聲而獲雁行者稱于定之未嘗不如就兄之者也會聞嘉與問之私附友生之聽焉

與張賓王

弟祥頓首賓王道兄足下吾兄名家之選弟所必以鍾陵之役獎屬黃莊之者政謂此兄一時曠事正始之志載以新裁文章之道人心氣運關樞不茂譬之周穆王璿池之遊必資八駿之乘斯過都歷塊可以縱吾所如所以獎屬黃君本念非直尋常市買相爲已也今先聲藉藉自子鍾陵冠帶之國不翅囑者之望玄禁矣封面敘文業已播傳而制刷尚未受事烽火敘舉窮悉都士漸生不信之心或役豎窺端先賈底樣則真履襍行又恐高音反抱寡和之患夫舉事而曠日遲久未有不中生枝節者也十八房師選稿且駁駁出矣郎兄所選名稱已刻未刻並

十八房底稿又已有市而布之江以南者矣且之雅意所精提是非之衡以幹維文章之變使天下靡然從我而安牧廓如之烈者必吾乘公心之殷望首樹其前幟也如該先路讓人彼藉有力爲招者且中分魯國之半矣此可不爲登計哉黃君耽耽于兄之行李也一字之丹黃庶幾危坐以進之鼓歌以儔之不可謂不重此舉矣自昔賢豪之舉事固多以遊戲成者也然真游戲者其于事必不以游戲妨者也宋文憲之笑戲唐墨文山川之錦幘佐書嘯姪不戲于前而應務咄嗟以辨此政足舒足下逸足耳吾兄得無意哉第癖爲甚言承夙見納此言乃更癡矣惟笑而真之

與俞清甫

別足下正切懷人李若振過我杯酒促鄰劇老俞生平逸事任吐稱快恍恍足下頽然坐聽也若振舊秋貽書又云共尋公作許日周旋許言相念卽不時奉德音差免愁焉之懷矣西

還附訊更一到青霞否第百凡故吾耳會鄭那衡寄弟主臣不盡

與徐至先

第五月之望入婁東與子卿傾倒七日移寓虎丘稍求習靜虎丘去婁東不百里與子卿旦夕可相聞不落窠臼也建坊事兄獨賢勞感藉不淺額字以浼湯公未見慨然孟陽欲模以代恐未必似之今弟有上海之行將更求之孫漢陽婁子柔或可得挽送來需共聞夫泰酌也鄙意此事關夫有認更不必他人捉刀耳毛節推書未發緣元晦事原在本府也元晦所以相感固以五內鑠之矣第歸與不歸需秋仲共子卿商之督五完尊公想平善否第詰朗閣渠已五日返棹矣有識者正不必異人意也

與毛皇干

每讀佳文筆墨如意之際清深悟折二三相與中吾獨以雅品期實皇干有試之譽非敢違心也併精神于一路天下瑣議之士必有望氣

享以千金者恐自信不過常務經心不肯擺撥耳日月之光與人心目日夜輪宕千古宇宙所以不晦風雨霜雪煙氛霧時相虧蔽咫尺之間險夷妍醜便如萬里乃其所不晦固自千古彼虧蔽之者一時清霽忽然偕與一世共耀先明耳除夕燒年紙歲于此除春于此泮此中得歲失歲之別寸心不晦可自檢點猛力撥擺吾共皇于鉅瞻日月之中天矣拙課一冊奉政子遠勿與艸州作此吾殊不自厭况能厭天下之

奉家仲聞叔

老叔出京不及隨送悵悵一路舟車到家安穩爲祝諸弟不曉事有凡全使老叔裁諭老成爲用至戒殺一事不但徑家中所宜謹守得與善勸通族皆發慈悲功德不小近入老境

漸不長日夜危懼凡生不遠哉彼性命供我日殷真有難忍政煩及之九十九翁好酒百八翁好嬉又有扛幫之人專之惟老叔念伊父在日倚重寸誠時爲誨戒不勝瞻祈觀政後者便可討假奉教之日在重陽節矣不盡馳注

與魯而栗

昨覓杯酒意可扳兄蕭寺盡瀉惻惻而別耳不謂台從已前發矣悵悵誦玩佳篇居然正始使弟跳踉之氣一時都盡今人本不能文而好掩二世者弗論卽稱工者大抵至自適者偏驕倖之談意驚時者張爲旖旎之飾皆其才與識之不能而借長以覆其短者也驟讀之亦足使人心驚而色舞按其所以滿紙欺人自欺語耳然則真正英雄之所宜用心果可知矣吾所服膺佳篇想仁兄所用其心實可服膺也六籍經如意未嘗不盡玄而語未嘗不極巧更有進焉不朽大業知凡不難縱步竿頭耳孰正當面我也吳衆軍一身一僕願奉鞭撻于從者老

生既愚而命之官矣若更庇其行或可庶幾也
唯有以命之

與徐中銘

江郎片石久繫夢思茲又匆匆貽山靈之笑矣
弟真勞薪也哉擺撥出門一日便覺涼風翩跹
衣裾此行若藉尊莊不必還轅而遂可以北郎
當瀝酒相賀他年扶余之業矣兄不考遺才高
致自托武林之行亦可已乎造化小兒豈可使
過于受人億逆此懶鬼作崇那得不叱之取舍
請初集
之至司湖山爽氣自饒入吾懷中彼不能奪
之我也此爲高致不已多乎一書達貴尹君今
舅知不知俱可或令小史錄與看之覓僅之諾
如何早得而教養之以待弟歸不與是祈不
希鑒存一物不蒙入者是皆討弟遲轅之罪
使弟不安耳

又

五寸之年忽焉已至孔北海慷慨之意非直以
頭上嵒嶭美人遲莫爲慨也英雄肯契德

相毘寸陰是競吾兄具大根器世出世間法
正循弟自附友聲廿年于此化國之日了世人
所懷逝不我與者自恂如而若舒以長從茲以
往所用吾日其舒以長回視廿年知更有進于
此者耳一樽走祝唯是念我友聲相毘無竟不
勝拳拳即君遠舉暫金周旋不翅其文心清美
矣臨世德之光其氣用平粹儼然接構若誦之
靜大人常自教見之效可想見于似我之一班
矣相爲浣作大刻琬琰瑰列蒸哉文孫數典之
極思也筆札之役稍我不朽容小圖具草以
酬政冬中微所祈請許以春明裁報值茲入閏
慶喜之辰以父母之心盡人子寸膚之敬似正
世出世間法兩無碍也薄賦伏希鑒存來論正
法見並生之仁需其心跡稍明報命耳

答韓孟郁

發來函知有佳文相命商榷急索讀之仰窺
雅道迎善氣之機于筆墨之外兩兄異日所以
錫弟耶許之光不淺喜快可言文章之妙必

一想便得捉筆便寫乃可以操造化之柄此必
有一段細氲之氣蓄蟠于未運想本命筆之先
如子瞻所謂有成竹于胸中然後乃如兔起鶻
落直追其所見可耳平時不豫蓄用志不分疑
神之專詣當機不妙躊躇四顧批卻導竅滿
志之道解恐鄙人無所聘成風之伎宜僚無所
見果九尤之巧矣孟郁胸富千古曠懷玄鑒容
宇內我輩數百人稍以不朽之立低頭制舉之
稅可令前輩大家執爰後乘南宮第一何足齒
牙魯仲連告田將軍語不可不時以提心耳九
峻佳入共吾孟郁下帷剏究政如佳人在才子
懷抱之中周旋彌縫之道是見自增其德性廣
大敦厚之態無俟九九第所日夜私祝厲氣舒
鼓相成必勝以錫我蒼生耳來諭妮妮仰仰至
心矢以靡他不勝拳企

又

三誦教言仰知真正英雄心胸經畧俄頃轉移
之妙道不易民王安無土齋頭雪石庭際古槐

是郎吾兄盆魚窓竹予以沁膜性靈于獨對之
所幽賞發皇機趣于隨叩之所更端真以為身
緒以鑄世丈夫三立豫于不廢是處顏見當幾
動變如燈借暗以顯其光耳公事稍可擺撥一
切文書并痛謝去專精本業用志不分乃疑于
神來論所謂惟拉知已努力枕礪以須一戰皇
天后土實聞斯言矣明冬借徑高齋觀兄共九
嫂百倍之氣幸勉首之弟不赴館考實荷吾師
格外體恤免其一日無益之勞所以漸磨不
量之長千古知已成就靡涯九嫂兄行便可
拾南旋矣九嫂二僕隨行外有行李須三騾子
駝之佳文金所取諸文及櫛梳俱于彼時附上
草復不盡

與鄭文甫

文甫有益我之言匿而不發何也辭色之間
我精神之向外乎吾亦直寄焉想知我者不
爲語屬也得近作讀之大快飲酒三斗賞之恨
文甫不共醉也未之恩也夫何遠之有腹中有

萬卷目有千古磨間汨汨有三島十洲九淵之
虛何人間世耳目心志不攝合紙上哉明年能
出門否武林之遊決不可已也四方俊士雲合
于此吾以沉心挹其英穎發皇應不淺耳吾自
覺心機多塞今雖受賑以往未有廟勝之算也
吾所自擬定矣寧終作會試舉人必不戴舉人
紗帽伺人鼻息以爲生計江郎左卿之間隘頭
促鄴尚有期耳諸子品節將擢之北經言枝指
在徐女乎處今寄去楞嚴本文二冊以代所需
大槩小有鑽次不免以儒理什佛乘然至處亦
足辭囑存之比于中軍小品可也汪聲孟復學
思費力未能了何騰騰行于受之良愧不盡
與黃參玄

弟陳人而擯于世者也矢割其三尺之喙爲陳
人之揚于世而好談文章者之戒魂無以報足
下來青之鄭重紹和深從吏之足下本性命之
精神其制作出入古今經術之醇粹高簡自好
與古至人遊于弄情文章本領世固少雙何有

數君子者鯁鯁若舍若吐之際欲欲取四十九
義卒業而遯茲以慷慨之臆汨汨于高丘遠海
之間頽仰跌宕不免徒見我情不見彼境之患
少需以請爲復可耳武林人士都會于將清表
妙摠此道未喪其獎狂人大江以西大士崛起
仁義節制實繁有徒贊無學之典折而有其致
鄧仲子艾千子之譽遂而古于裁蕭伯玉之酒
礪而類于識未易悉數與文止旗鼓相當弟楓
林之選槩可稍見矣駱尚孺沉簡邃與弟所欽
尚上國之儒至于教上二君之外有徐光裕
平鄭世丁文甫英英秀茁足欲登孤皆今士之
足獎斯盟者也夫知已心期當吾之世金石非
固山川非邈此豈以遇合爲踈昵哉所畏已爲
之免角不可尋來者之免胞不可續耳來教所
謂若舍若吐之際豈亦慷慨之感有未鑑于吾
友比玉姑射儒人備極殊勝舉于家言不多
耳片紙人間霞駭雲情足下亦好之耶爲我
心叙叙行李言無詮次未盡所懷抱須臾

復黃公升

弟自分陳人不敢復談特賢之業仰感兄丈慈
愿顧念鄙言綴于佳刺聊寫年來往復私悰
誠荒寂頗志微尚天下深心人如我與兄當
我兩人宗契之舊未也文之得失自心既有灼
然不必專取一人是非以爲定論夷光鄭旦歎
整啼笑不妨並存蓋神氣自吾穎端而出天下
自不少獨觀昭曠之人耳夫于耶之劍所以爲
實要遇知我之主必足以之生天下之人而不
以殺天下之人彼實舍天地之全粹以呈露
日月之精彩非借殺機以劑其生機是生生
之機所鑄就耳故人神不必劍體不成于將莫
錫是也劍神不留人形不竹張華霄煥是也夫
三寸之穎則吾投契知裁之劍乎斗間之光非
劍芒也天地生生之神氣也此豈屑重襲所
能掩而晦華陰之泥所能拭而耀哉偶當友生
相論及此敢附證之小序去後更撰數字其中
誰使正之改誰能不波我制制下增借與爲

竟而變化生其中吾知公升于此道二句政
升于此道所以新新而不窮者也意似少完
以附覽不煩更板寄我未了耳

與范斗文

日寄清涼寺僧荒穢之間不知達記室否往反
金焦迴瞻雲樹依稀靡從就調共偕足下栖滯
長安而鼻息作迂乎蓋自會吳應圖訊范先生
近踪而後而不惠弟之慨恍可知也弟質本樸
苴溫承大雅非常之目矧堦故吾所謂天上無
此輩位置自宜退着灣渾足下吾道冠冕士論
所依矧取登孤賈茲餘勇亦復回翔爰止托意
卑棲其寄傲金馬門之避世笑彼侏儒而飽脫
果者耶如弟者無足比數乎人弟稍有足比于
人安能萬分一千范先生生平跋扈自喜之風
不覺風蜚雲止于肅寐之際矣應圖行便附
僕入弟面孔行定應圖卷之蔓數支戶萬株
髮借束兩足老母菽水之暇或尋衲子作無
語度日不則兀坐觀空而已黃山白岳之遊

擬不就良晤不諗當在何日簪纓之分既淺泉石之願多違第于世出世法俱成維谷言之可笑然支戶之矢得持他年未爲無可相質也拙草呈覽壬子之業如此今又無復此興矣臨書企切

與沈太始

第獲從郎君許日披對自媿匆匆靡可請材然以仰挹大賢家庭清穆之風指時觸事侃欬之論生平開發可謂得未曾有矣弟自初四舟行至今十餘日差到德州本以老母心懸前期爾後更爲果物作此遲計殊以自咄長君精雅良玉逸光次君清發新美出水品樂文心二俱妙勝醇德發祥足使人短氣惟是益虛其心實其腹美成之耳勿勿許日鮮所廟切弟誠愧之茲有緒請第聞兄潛龍之說不啻再三未領其義原尊古或以是常辨我龍體耶龍體誠真潛龍可不言矣不龍言見則長不肖乘利賊人之錢不龍言潛亦伏賢者避事養名之實日健日

龍之德也故孫曰勿用匪動能用匪健而動能勿用乎譬之緣梯一步一鄰曰吾就于退譬之負物一投一僂曰吾謹于載其誰信之故曰辨吾龍體而已矣舟中少事尋味及之不知當耳肯否第久泥頑鐵自分鈍貨時觸以石或逆微星非能資于炬火也冬中想且暫假第明年可得出門擬于湖山之間寫所冀以請材者耳君子實心任世料理用世之才不必逆計用才之世躬履銓衡之地料理州才之道不必遙遣可

與馬遠之

第三十年理秀才頭願其于文章性命之道有老馬之于途而無其識有山東父老之于農桑而談之少其實際何也才之驚下逐隊不給何遑問途又川功之疏所謂鹵莽蔑裂以耕亦能言其鹵莽蔑裂之報止耳髮短心長日求微

天下有道之士指吾莊昧知今海內有遠之其人主盟吾黨又儼然辱先施之及焉所宜褒擢躍馬几奉盤咳猶恐後時至今耿耿牢臚寄心此翁疎鷺之効宜三十年之粉如于此道矣文章不通乎性命不可言文必欲以性命爲文章其于性命不免有白龍魚服取困豫且之虞其于文章不免有騰蛇遊霧瀾視乘雲蜚龍之患此中一致極地惟析高明不愷明發我蒙夫婆心太切利器示人或且更啟戎心授以返戈之機此今日影襲二家之人所以橫其故疆之勇也佳章未遑卒業雲霞五色燦然馬首矣舍親過承推分東壁之光如第炙之尊老先生鼎言注昧尤非常感倚車草復農鷺之請統俟晤申不盡嗣音

與李衷一

先生懿行崇文師表一世凡得門下啜餘一字連翩而建前芳幾且遍方內矣先生靈光神機蔚然海邦豈吾道之不可倚哉觀音勢至所爲

願達成佛之期以弘拔濟之惠帝用賢者之大詎可尋常旦晚格之鄣中實有所見非謾襲于雲解嘲也文章一技道未爲尊特不可概吾制稅越自先師倡道四十六籍時晦時明漢人訓其語而失其義宋儒求得義矣未盡模其神情與衆貌也并神情衆貌肖之者制稅耳嘗以爲學此道者必如先師學文王之操三日而見其黜然者始一寫之文而後稱合作也夫摹秦漢古文詞耳矜理諦語錄義疏耳按之當日之精氣而衆黍不必其合也卽工何當於制哉故嘗以爲三代而旋造士之法唯我明爲最何也合二百余年瑰瑋俊異之士煅煉之以聖賢之神情與衆貌其邇源遠而滙委大也顧紹明闡釋難其人耳吾誠不失國家造士之旨安事庚與少年爭道而馳敵門人武林聞子將計進文告之役紀綱之使出徵字內名文且暖暖告成事矣獨計不得先生大作冠冕其間擬金晏玉以比樂而洪鍾大呂乃缺於縣未稱明盛

之奏也特屬不慧請於記室希檢近勅悉以惠之同調之什或藏之巾笥或可取之竿牘不靳博采并擲來郵斯役也子將期蓋率當時之勝蒼萃其異同之趣以揭昭代文章一統之義拔華振秀濟溺起衰寄托不淺先生肯以數言升之乎昭明闡釋之任非門下誰爲政哉幸留意焉

與徐季陵

令郎過下邑恭誦手書僣悉近狀貴任去吾土稍遠人情處此不無顧而之思里中戚屬客游其間往來之檣無有虛月呼吸相通不啻在會稽時也仲宣去國懷鄉之感不足于兄眉宇矣越南水爲市陸爲海凡所宦遊無不集其脂膩其如冷蘊素風不沾世味况我輩雅尚故不易心於此哉來諭想兄清瀟之趣也吾道未非一官寄隱中無陰陽人道之患割鮮噴飯弄秩餘飴備家庭之樂道德爲招光霽在侍郎渠點綴春風舞雩是處而在二三友生質疑問難時

啟予雅歌投壺斗酒致樂極嬰嗚呼囑之好郎生平期假當世未竟其施之軀不處炎涼于窮繁之暑矣令郎南都之行定以明秋之季爲歸期觀其氣色意用不欲以一青袍向人鼻息討生活者此其志大可取也弟亦定以明春之季治北上之裝觀令郎輩試事而後入都計弟待命主者之時又可與聞道兄榮擢之報矣徐觀老寄第注存敢附聞父母之心人子之念唯有珍攝需天之迓不勝懸馳

與陳子木

今名能文章家一二才語胸中要說得出止耳不知此姑射儂人之塵垢批撥任使陶堯鑄舜其于冰雪本姿不啻徑庭相去矣此非吸風飲露之人有未易言讀專作于筆心墨氣若舍若吐之間想見胸懷本趣足下其從蕤姑崩山絕風來耶反復其中旨趣所極使吾三十灰塵灑然恍濯以冰壺也夫陶堯鑄舜之業無當吸飲露之致然得本領空通自爾二俱舍攝

墮黥者亦未必辨之敬于足下求此轉語弟陳人矣譬之天寶老伶聽過霓裳羽衣之曲雖指滯喉棘尚能按節分其所部行且從長安覓玉管子候吹足下新翻雅什耳潤邇不盡

與黃貞父

台台方命實緣山行勢不能以前午返耳伯霖想申此耿耿也不願欽遵大教之日久矣遂以不獲做奉仁言以比萬里幾幸何異空拳不啻方命之辜可以情求迨于先生耳徐君汲鵲所識其猶子先生以孺子之念當已精得其人少力還便乞鼎言示之以慰顯企

與徐開甫

楊州春事第一兄金少室係妹宛變其間勝境准人賞心樂事席燕爾之嘉豫摩麟定之登祥吾兄此行爺知占盡江南壯都雅快說之祉矣弟自入日伏枕兩足軟不任驅當兄吉行爲握別弟今歲矢于小寓下樓謝絕應調心緒少理將尋一二方外之士相與跌坐而治無生

之學者則觀空斗閣夏則漱石倚雲頭顱如此世間生趣廖佚久矣吾兄侍養關心此別固當不遠背振虎溪之杖聞我煙霞之藪絕壁看雲疎松聽雨與二十四橋洞簫飲月差足爭勝也會吳達夫借謝雅情僧父面孔更無緣左右屬人厚媿裴修中心藏之而已渠作閭夫賀新郎詩定及方生福薄祇解與鮮卑婢匡對耳拙刻附行李致達夫長君元芳此士美秀稱名家子更經徐先生治劑增進且未可量寄言勉旃歎

與陸孟見

第祥敬覆孟鳧道兄足下不奉顏色計若而季病夫候忽耄矣陳人吾兄于此政亦蘇君之時矣楓林之役惠讀佳文量采晷緯今且肆而益精微而彌朗鼓行中原無不第一不更卜矣孟見文章下筆自然不作第二人造物之意以爲方板地通天盛氣之際少令回翔容與以寧其富貴功名道德之志而熟其

當局之略所以厚而奉于我者乃萬倍于瞬息千里之勢以殫其精力于無所復之之計也陳人之言穰觀無當誠以按之于世反之于身賢者于此冷煖自知不以老儒巾語概從啞真耳叔邑山國文斐之風無足比數然其民頗以勞思而拙玩法其士大夫頗以無與爲不善而耻盈禮得仁君以醇理臨之不啻畏壘之得桑庚第偕合郡父老子弟未瞻丰采已共夢遊華胥之域矣佳公子翩然命世爲兄高足凡附于吳味者宜廣相明之誼于我孟鳧之載錫耳仲侯奇上况以諸長者之聲令君藉此冠軍爲光寵矣諸侯德音不盡

與范升伯

客歲附翁使八行非僅王友之以也念與升伯契濶之深藉此以獲知近况耳至損牘惠逮下老母升伯所謂以其不置于太夫人者錫及下里之翁孀不肖何以富之孰難君子爵顯之室至于割宅足下恂恂不宜有此棄有此矣所以

處之繫維我耳弟嘗聞教于陳石翁矣成勁健千鍛鍊見光彩于磨礪此亦非僅以不校爲顯受也足下劔芒玉質天所私奉借此以庇太夫人敬嚴之所未至以逼怒其扶搖之氣難我之爲功德豈直不校之足報哉老生之言知者察其微中耳王友之便敬佈耿耿人子九頓之謝尚容嗣致不盡

與王平子

出門風雨人事互相爲狙十一月十七日始解維金昌十九日常州令阿受還自此渡江彈丸中土便分南注矣夏禹初不便乘馬送予至錫山而別約明年春杪覓子都門要我有福指此人也霜氣凜冽挾風爲雲日壯日厲壯不努力白髮蒼蒼逐人馬足孟光偃蹇數夫未嫁已老不知當今輩上孰是伯鸞憑風搔首天日慘澹無復終軍棄繻之志不勝王粲登樓之感當塗維揚金焦北固之間古人遺跡隱見有無茫茫百端誰能遣此單穉吳門盛傳馮業兩解元李

仲達魏仲初李少文行卷未出亦未見主名程
墨選稱美容編旌傳者道之吾尚未經目也寢
叔元晦齋頭過歲陡發遠志真可喜沈立聖館
有主吾作字范升伯尋昔年之盟大要于子明
季必出門以壯背城借一之懷此念神必聽之
遣阿受期元晦明季并招介夫與阿郎同處未
有回音彼或書至需于子鼓而助之耳

與楊聖踐

假于二哥行間走別貴里拜老師之墓且共商
檢要緊遺書取次刻行不意事多牽較必圖樞

書來開初集

卷之六

結此案然須更爲期矣送二哥敘文其大畧向
已面討聖踐言之蓋老師歷嗣分屬一事實賢
者由衷獨斷自我作古不必更顧世法吾兄昆
王固已相安無間弟在都中棉紳旁識洵洵郎
當二哥謂選趙冢宰有爲中書易爲別駕難之
說他可知矣二哥對人細細分疏此非獨由父
命生與先兄議定請之且諸孫見在德堅居長
敘次妥正無容擬議又屬弟相助隨人開曉然

後當事諸公翕然於服老師盛德之鈞調嘉二
哥孝思之宛篤讚嘆六哥一門和氣之熙洽謂
一別駕不足以表孝友之善資格所限無可如
何成周太和之盛于此萃于德門老師分屬之
命于此屹如九鼎矣大凡天下一物取于必有
其故况崇階厚祿世人之所心覲賢者亦或難
割苟當得而不得者不明揭讓之名得者且跡
負其奪之實嫌疑橫生事勢相激始有不可知
其所究竟者矣古人情事去今不遠只是其學
問深宏識見超拓將當時題目做得恰好所以
與者受者交成其美父子兄弟之間共講一家
之太和而商榷千秋之命譽也周初之事可觀
已長君承蔭雖已定之業然欲明目張膽正告
天下以貽存歿之安而培宦途它日之亨利必
宜以讓德歸美令兄夫讓者人生之上行也德
化之瑞氣也讓有二美以讓而子是德子也譬
之束帛而加璧儀至而物增重焉以讓而受是
德受也譬之玉盃之盛珠所承者瑩湛而承者

書來開初集

卷之六

十六

益徹焉天下望君弟兄如景星慶雲之快覩佳
公子如祥麟威鳳是處而見珍此謙德之崇極
確然而不可掩者也由此言之耶欲不以謙德
歸令兄豈可得哉夫反乎讓則有奪而已矣幾
希之分間不容髮新與二哥以讓之德必且歸
在旁而擬議者以奪之功家論不云平均吾父
之子之孫也一僂失之一僂得之總一家之人
自相流注况一讓予之一讓受之又一德之合
原無異同吾知此中無所置奪之功矣夫伯夷
之讓猶不如太伯遂令嚴父之命有所不伸于
叔齊勸兄以讓之名而甘處奪之實貴賢者所
自爲計哉第所謂必不可不以謙德歸令兄者
此也第此文出吾兄父子兄弟從來所未暴之
隱求兄與令兄之親戚朋友相愛以姑息而不
以德者從來未斬之巷議灑然青天白日之下
而煦然春風和氣之中矣試寫一通告之老師
九京之上必以弟爲善發其意于言之所未及
以成吾一家父子兄弟之美也兄之快電又何

如哉惟兄今日之計止精求明師良友成就長
君多讀遺書以繩其祖武學之通而後入監行
之成而後服官使縉紳大夫挹其文采而知其
爲家學之克紹觀其政事而欽其爲大儒之象
賢當務之急無過此矣夫已偕遊太和之域坦
然容與而無復疑碍于心翕聚愈深發揮愈大
而遠何必遑遑驚速化于旦夕哉縷屑之言不
復裁剪惟原其婆心進而釋之若以爲與兄相
紐爲利而與令兄相市爲名老師之靈是式是
焉不待吾兄以是罪我也令兄行後希一過我
更有赤陳留神弗讓

與沈孟堅季彪

前過嘉禾聞狂生之誓心爲忤忤入都會宋羽
皇知旋蒙服尊公在天之靈實式馮之然托我
諸子象賢之德之不如托于昇之矢亦足慨去
爲善者之後之不易矣因哀激極敵王所懷三
年倚棧之苦兩足下三年枕戈之會也鄙日獲
之九京其悲不反懾背之怡謁所以豫住于事

居出門而戒侮于宜室之鞠諸所以昭順于外
樂醴文理之藻于性情之祕保世亢宗廟勝具
此矣不惠自分陳人劔首一映藉手兩賢耶許
以邀尊公神聽之庇倒榜第一此主者明示以
無所可用之效也兩讀殷期徒增顏惡陳冲宇
寄隱星家居然司馬季主管公明輩人相與一
面頓盡共定泉石之盟爾足下錫我厚矣金湯
君家詩書之圖所爲屬于當事抑之大誼如貫
不惠有喙三尺附于鼓吹已耳拙墨二冊奉覽
青來閣初集 卷之六 十九

政秋仲南退期傾契濶言之神邇

與童復吾子

生承尊公兄弟之雅海內知交脫切少兩忽焉
奄逝惋結可言尊公斯變豈待誼好所悲蓋丘
茲金石之士藉于君家負翼之風無不如同戚
其麗裏此所謂眞實心信于天下者也夫所期
道在其中卽買亦可以隱況以聖賢典藉寄其
遊戲者耶凡茲金石之士必有奮筆傳其生平
于考終命可無憾矣絮酒微忱逾時未展東還

卽扶持家季父彌留之惠不能謝賻節之愆于
吾冥冥老友此惋必期墓下自寫耳其先告
不寧用勤執事唯叱咤名奏之

復劉吉侯

第三十年陳人天縱而愚無能汎濶此道所際
然極此而爲佐其僻好不啻狂者之于酒淫者
之于色悉身與世以殉之因是以微有概于當
吾世而臭味焉者或一室而晤言亦有千里而
投契讀其文而未見其人者閩則黃參玄道周
青來閣初集 卷之六 三十

大江以西則吾吉侯也長箋遠訊反覆把探
居著書掌焉楊子草玄之致有侍之暇嘯咏清
聞魚鳥共造世間一切不呈胸懷洒然仲生樂
志之風嗟乎吉侯于里室斯八行偏爾誰謂我
輩相思之殷無足當于親面哉弟陳人也劔首
一映仰藉友生神聽之庇惟茲一映而途亞然
亦可以參無能爲役之效矣今日文章勝氣大
江以西噪藉寓內草澤之後取義其誰夫用藉
與才之極不無伏天下殺機之自始理以爲之

父情所以之乎天而性命正法以爲之君才所以之乎王而統紀一足下而歷今日維桑之虞斯亦永終稽較之一會已器之大者亢之其力不易力能亢之其效亦不小不惠發恤之私不自矜于初筮之告知大雅靜觀有先會我于濠之上者耳黃參玄孝弟博聞具曾史儔貯之襟滿然環堵尚友古人當今之士樹品介特者未之或先非直挾其文章之勝爭長夏盟者也足下誠以竿櫓前之如弟所獲前于足下者此亦可以自爲證焉而并定所交于弟淺深之跡矣拙墨請政損餉媿謝承風企祝惟是裁中瞻片嗣音不勝神越

與王永敬

涉江采苓政思貽我懷人申乎濶臆征車促刺中宵通發悵恨可言奉壁與儀非敢自外儼然慈惠之命無能選需一卮陳臆卽施招客誰謂爲歡且承惠驛符已黍饌食更叨格外寶顏之甲侍大雅崇亮耳夫稱學使者之于是邦也

非士之宗主哉齊魯文學之國先師豐邑狂焉昇茲前覺發皇來者此可以規 帝所以卜啟使者之重矣懋哉紀綱之政弟之爲日以拜燕及敬與東士共之蘊公還附謝私不盡瞻邇

與孫不伐

以繆太質暨爲武林之行不謂遽迤遂至江上兩月旅人大半阻雨菜大樸于千里往返如契處壳中弔喪十有二膠侘已自不堪至生平所期老年好友意必許日周旋寫茲驢跋如胡玉呂往返武林而不一面似此遊況不言可知矣雲栖大士于此月四日午時滅度五十年東南總持不知復將何法歸報世尊兄與恂如默坐觀空于此豈能無所參了也耶廿三日將人僂雲稍收魂魄爲北征計此非猶有未忘陣雲弓力之想萬里衝寒非元氣稍集無以當之云爾功名之事可以等之萍踪石火性命之學古人圖之不啻拯溺救焚默坐觀空必有事焉矧金篦其有以示之

奉牛文瑩先生

謹啟奉違亟丈殆三十年矣斯萬里無論攝侍
斯夕蒼蜚靡由尺素陳懷懷深便羽師去聞舉
五丈夫子森然玉立以時計之將抱子者又種
種矣世間一切過眼繁華天性生生致差足樂
况希有想中履此饒足快何如哉老母荷芻菽
水無恙五十歲外兒子一綫之緒未有嗣者日
以忉心仰負至教削薄生基憂詒堂上言之亟
耳四比八股頭銜貨頓師藥籠幸拜信賜祥于
青來閣初集卷之六
此道譬鄭人爭季微勝後息者耳天下之士不
笑祥疑之絕以此服師鑒冶之精其灼然有可
以見于世而疑于其未即當者皆以不附大賢
之門未經先生裁定爲憾也乃祥所私竇又非
直師身鑒之治之爾已韓師若海先生貴鄉也
得祥卷以爲先輩典刑之作當今非方孟旋不
能爲所爲品目其文宛焉吾師當季所品目也
祥爲青來文未出其邑吾師第一拔之韓師結
千古未有之知于一日之文挈吾師三十季左

券之言如探自一人之吻也友聲和許之雅和
平神聽之契豈可言語文字間求哉故以三十
年鈍置之久幾幸一日之遇而無懷報效之日
短何也相求言語文字之間必以世間顯名厚
實報之惟不知以世間之知必不責以世間之
報不肖季來鈍置所披剝于世出世間之妙旨
彙徵見其一班矣惟祈不愜而終賜教焉殊卷
二冊刻課二種奉政吾師五丈夫子孰爲能賞
如是之文如師當季所以賞方生者此爲世道
青來閣初集卷之六
之職志矣風便有以示之荒穢九頓用附候崇
仰惟崇王可勝馳戀

青來閣初集卷之六終

青來閣初集卷之七

尺牘

與沈無回

暫讀大刻義中全旨教外別傳灼然揭蒙啟信
述往詔來之業使弟踴忤無已弟十年前共楊
兆開參詩亡春秋作之義弟以爲但取詩與春
秋合考其相關處所桓文所過之案王跡總續
之錄先師所以筆削之意自當領略其凡護聞
涉見景响測度不精不詳膏肓之疾不覺于此
漸而霍然恨吾兆聞不共讀之耳更聞林復遺
集鑒裁精令如見吾友無年而有其友此足以
不朽矣惠教之辱當面陳謝不盡

與阮集之

天下有福德人經心舉趾俱最勝道場集之足
下兄之此旋振百世之風于衆羣之咸愛三公
之易于一日之養尋常繩墨之見相詫行跡太
奇不奇安可以見集之不奇安可以式世之不

集之者不奇安可攸當吾世而好集之如方孟
旋者贊之嘆之而媿不及也此時老伯所謂得
意還鄉骨肉團圓至樂無比者茲實身親饗之

矣太母老夫人以文孫至性定知景命未央造
物不以奇異之慶界我集之咄咄世界安立何
地從古无此不靈之神理也當事未給假票欲
借此鼠璞暫縻候試于金馬者非有他也太母
夫人迺吉便可預稱老伯壽觴吾輩早在一事一
日于世間有一日幹當板輿迎養二俱不驢

主恩新及世路漸夷未是賢者畏九折而趨稅
駕之時也弟十八日送假呈鄭老先生急似肯
許重陽左右可出都門天縱懶性不能如仁兄
之堅決猶川之學游月之學日旦夕未至定有
必至之期然不免紆回還薄所以懷媿無已耳
乃以十人南北不齊之心弟調之轂中有一氣
貫通之妙兩月盤桓上觀下獲心誠求之不中
不達一至之見與兩適之御俱無所用之今成
一書情禮彬彬差可親采顧于此中亦勞止矣

殷熙之謂弟守部一冷寞事經孟旋點綴便欲
亂彩燦列世間此亦笑弟好奇之過也候成寄
取吾兄材鑒耳百凡願言有垂叱馭兄知弟者
定不啻爲俗語相聊耳

與楊貢夫

弟爲繆太質拉遊吳昌風雨相稍花萼兩月還
家病子暑濕出門一步足軟不堪斗室如甌不
可以處移藥爐倚雲山房爲調理計念山遊時
違兄晤言已將一月曠焉至今赤臘之間二俱

香溪閣初集

卷之二

七

香香人生幾何當此久別山中叢桂招隱末由
登高寄眺老兄南山有臺之閣歸爾蒹葭白露
之間共室則遇其人則遇言想一方潮流匪迷
云如之何老兄北窗企脚凝眸青峴煙靄出沒
几席之前抑知此中有咏相思而難爲情者如
弟也哉弟本以畏暑入山僅携單絺以往不謂
景氣高冷遠絕人境日永重布夜擁絮襪迴度
城居卽新雨生涼未遂至此山此以推知世界
冷矣都蜀幻相吾輩所由日處甌中任其牽馳

不自首覺耳老兄道性堅定古德所謂滾油鍋
裏到處心涼如弟境中之人不免舍生趨生聊
以呈笑然非決意棄足深宵不知世間有此不
受熱地惟用息心更求向上未爲非僥益也老
兄有意擺撥許日共此盤桓乎高年杖履不堪
峻陟趨捷僮人再息可到也倚雲之水與茶其
佳異常而景物尤極勝水比慧山味稍讓其甘
而清過之茶比虎阜色稍讓其白而香過之其
絕溜于塵膩者遠而飽氣于風露者深也至山

香溪閣初集

卷之二

七

之景則合五百里山水之奇勝鱗次櫛鑄于目
間四時物色倏忽變態候際中秋澄澄節肅天
高氣清水致茶香山容豎色一新泉觀雨日交
潏萬頃平疇紛披五彩風雲互瀾千重疊嶂
蜺蜺白幔朝夕陰晴迭收遺櫨備諸殊苑靡可殫
陳蓋其寄地要而又擅其高宅境遂而兼有其
曠故能窺衆山以豁吾央背岩胸之觀又能合
衆山之勝以極吾極目賞心之快耳昔人稱山
陰道中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應接不暇一時景

物遂爾千載茲山之視山陰所謂爭流競秀既
饒有之其踞高擁遠境神人寰景窮目際更稱
獨拔此山以來未有發其幽德始好事者今之
子猷是在老兄矣又最奇者緣倚雲而東躋千
絕頂遠近所見孤峯矗插所謂青啊尖者也環
望千里距倚雲殆三百仞距地不翅千仞矣有
石砰方五丈而奇倚空翔展如九品蓮花臺兀
湧海嶠之上諸天妙勝簇而翬之此東南冠帶
之國奇麗秀絕之氣所勃露處也上有菰草蒙

晉及開初集

卷之十

五

茸紐結自成圓箇左右行列名曰仙坐石鱗白
鱗狀若蒙山頂茶時取少許咀之清香沁滲不
用水淪五內甘潤一切痼病自然不生貯之他
食卽不復兩名曰仙葢蓋是山故爲金華聖者
轉輪道場宜乎仙聖所嘗遊化有再來人低回
其間不會張安道啟簷之遺必踐裴丞相發轅
之識不屬我輩後起伊誰許日盤桓共恭向上
此亦吾生不再之遇也老兄其有意乎古人嘗
景尋樂駕言秉燭夜遊推原本旨良有深寄豈

告僕夫

晉及開初集

卷之十

六

芳序無多而吾生行邁安可息機弭節坐聽其
西馳不返乎况乎行迫崦嵫之頃其不能不羸
糧躍馬以圖併日之樂亦明矣老兄豈無意乎
或謂方生入山許日喘息未寧煩語牽人不虞
山靈爵舌之譴乎廖郭懷君白雲難贈感慨國
風携手之悃歎申茲柳許于友生耳未達古人
秉燭之旨者知不妨吾廻駕之謝也弟十四日
入城十五將治蔬果侍老母賞月十六之夕非
老兄過我我定走詣商確此行也勝遊伊邇敬
又

又

白香山煉藥未成驟拜東都之命自詫緣之不
偶也造物者幸弟之厚爲弟尋好主家脫三十
年四比八股頭之運貨又以鈴榜進士昇弟三
年仕士不關息黥補剿之閒身善體所以厚我
之意便可終身作事外人弟之仙姿遠魏香山
緣勝之矣倚雲片石時屢夢思仲秋得買南車
共尋舊時之約弟無顧顏淮南招隱兄可不必

唐續北山移文樂可知也吳應圖冬中曾遇吾
郡否眠食之暇誚與爲娛怡老妙方在于善愛
又在善遣達者觀陰以調消息于晷刻凝人強
歎而作子孫之馬牛參觀二端一瞬尚存亦卽
一瞬仙絲矣重陽把菊巾此狀怀不盡

與劉特倩

讀大篇合之尊諭察脉認理之旨真是滿盤托
出起衰極瀕歷年志學一旦如日中天弟與天
下共服膺之耳謝謝耳伯脩養之舉一錢之案

宋本別集

卷之七

以高會不留我輩自當有策其歸所以壽其太
翁者此不必耳伯言之諸兄芍藥之贈想久無
事以口舌爲耳伯曉曉今祇伯我輩傾貲以爲
高會之續而不更及耳伯之歸裝何道使之受
風飲露而舊里乎唯裁示之

與葉敬君

太質感敬君先生知顧千里而負生芻以拜太
夫人之靈非直以敬君儼然苦次而修子侄之
誼也蓋有居書友生所欲效于左右之深而不

敢致與不能得者式馮太夫人之靈以效之快
哉太質所致之敬君者彈其意之中而所得逾
其望之表也杯酒中流淋漓慷慨于故人錫我
之大蓋幾相對而灑千秋之淚焉弟于此知有
道之士所以成人之美于所自成其迥出尋常
意氣之期侯矣太質獨身還舟主人無不送客
之理足下儼然苦次榜人之事實弟可存頗行
手諭諄諄抑何鄭重之甚也夫道之于人猶水
之于魚也人于道不能不步不能不越于道之
人不能不愛慕而應就亦猶魚之于水也茲有
人焉引我以道而我不居是魚自詭其行于陸
而非水游也弟故以自欺而欺足下哉雖然自
以爲是而居焉亦非道也故曰魚相忘于江湖
人相忘于道術夫忘焉而道在矣人水不濡忘
之謂也見謂濡則不入神龍以共飛騰歟傳而
休責鯨鯢之煦濡魚之樂不全而水之用幾苦
矣手諭鄭重之云足下實忘道以引我矣夫于
道有真忘者則必有與相忘者也有相與忘者

而後見忘者之錫子道也大安在相照以濡相
濡以沫者不可隨蛟龍而乘風雲以雨天下哉
故不孤之托弟不敢居也然不敢不自勉也豈
直弟獨勉之將與太質共勉之以光昭長者之
德所以自成而成人之美比于鱗鯢之附變化
于神龍矣敬君其許我乎初選太質擬武林便
還遠則虎阜不謂遙遙遂抵江上六月之望太
質北馳弟乃東棹月初返舍衡暑患腹曠焉反
命并太質書亦稽上聞伏希亮宥縷觀之言自
知無當不悞教之

與王季和

奉戒而行舟中漸有在轡能割之意是大兄法
力所宏攝也敢不厲守以幾日至輕安大兄三
朝禮佛祈以一念護持之受之在家所郵二書
俱付去弟住金昌五日亦不見其回音不知作
何浮沉耳弟群雲陽道中奉白

與周銘又

太上老君坐母腹中揀好日子降生至頭白成

翁訓勝而出世人羨其壽考度越不知八十年
少壯韶華從胞胎氣悶踞過雖極千歲失者莫
追此言不必實有要亦緣歸老子欲取故予等
說而戲衍之耳夫千歲之壽豈可以取而得然
安坐母腹八十歲而始生亦已賢于世人擾擾
机机昧昧予而先灰者矣孰謂河上公之不菩
取予乎然則我輩今日所共受用胞胎氣悶便
宜亦已侈矣降生日子靜屏任之少壯遊幕弗
問可也緣日青得閒偶拈此義不覺失笑目亦
尋愈書以請正知先生當亦爲我粲然耳轉眼
十年一哭次孺再哭完初今又哭仲起里閨咫
尺相知幾人轉服之間單枯我淚况骨肉伶仃
經歷多端由此思之胞胎受用便宜寧容易討
者耶日者先生酒間期我作長安主人乃今幸
神之聽先生戊巳剖勝之兆其此已氣悶不久
善自消息幸幸拙墨呈教三十年攀索五千文
秘旨嫺無片語相當唯長者以他心通慧判之
三十年髡斷腕脫憂憂不休果有絲毫足發明

此道一二依似可開裨來秀者否南還且長距先生反日之戈振我高春之曙矣

與祝孺穆

一向養病倚雲簪一入城闌長君病竟不起心悵淚逆卽取紙筆寄秦失三號數舉而不能成語嗟乎神理之不可焉有如此哉當今後來之秀如長君更得十年不歿必哀然袖領一世之士黃叔度之比德顏子端木叔之才過其祖賜吾爲日以幾以氣邑吾黨如此之人不假之年

李本開初集 卷之七

十一

奄然上塲嗟乎此直足下一家千里之懷哉吾所以數欲作唁而不能成字白傳所謂別有傷心有淚如泉豈足寫之足下天性又何如哉夫事至反理之極哭不盡哀達者乃更付之以笑古人之處無可奈何非但以忘情自解也無可奈何只得一笑付之母之于子情更不堪又須含惻相寬哀能傷人徒助天爲虐惟妻心洞觀古人索居之鑒以母墮甌破之謂可也賢媳屬守共妻之志如此良士宜配令媛自當善以成

之愴新之際計無復之性命所關一擲是快似不必爾也大都事至無可奈何但有開臂諸友省同當相期絮酒之哭共叩其所不可知者于天耳

與程心南

小份至知水鬻浮梁衝斷鐵環春雨不時山水迸發氣力猛悍司之不謹此必至之理然幸有此微而當事者知所先防此後陰陽人道之患皆可杜矣夫水雖暴漲勢未大甚倏而有此非

李本開初集 卷之七

十二

直司之不謹與鐵環煅煉之未工也體太長則堯水多而兩頭之力不能預宜其兩激而斷也前者酌議深處聯舟淺賴駕石不特唇齒相依剛柔並濟可以永恃而氣勢短棹收放不難經始之功小貴而將來倚藉無量矣郡邑兩君侯交口稱善老叔亦矢堅持之不失造舟之議并可寓他年全梁駕石之基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者傳語乃欲槩而用船此必末力不振苟了公事者倡之知老叔必不出此也夫槩而用船

工費俱省了局說易然今者之事亦可以重前車之戒矣何也大水衝突之際船少則去岸近而相依以爲固多則船船相擊未有不潰而散者也環短則緯船少而兩恃以爲助長則環環相軋未有不扭而斷者也人力照顧之不到又所不必言矣不待智者明策其然云之說非但愛其末力亦欲速于成功甚非真心任事者所宜有也夫用吾二三年之功而可達百世之利此古之豪傑所不憚衽金浴矢夙夜以圖之者也奈何首鼠中途而自違初志乎凡我輩辦事必先爲萬全不壞之地使踵而脩葺者爲力不煩而乃可長久苟始事草創致修者倍難何用據臂首任非常若曰吾已厚藉餘賦以備經營業以漫舉千金委之于壑而欲借彼後勁蓋我前愆非有神禹爲子不能塞此殊望也天下無不可舉之事賴有真心實才任事之人或者掣肘于委任之不專與仰屋于度支之不繼乃令兩俟腹心之托重矣四方輻輳之助裕矣此

亦千載之一時也所以冒怒而曉曉幸附企角之雅共當風波之際不能不厚誦于操柁之三老也瑣贊夙罪幸垂聽焉

與徐季符

第三十年爲人作嫁衣裳衰相見前百念冷落此耆出門與老母說定我家氣象如此中之事有九分難不中不必認官早回了叔老所未了再按三年便是六十便可率妻奴輩奉老母入山學道終身作不嫁女子此弟真願多對好友言之想季符亦時聞之矣造物謾人以鈴榜進士相嬉三年年部才與一官其安排之意與弟所自畫固不大遠顧處我世局之中者不無翻然一新之望弟自信冷心不向熱窩作活久矣一事罪過生靡他長八股頭業沾沾好作不猶人語自爲世棄矢不以此更誤他人間有一二阿其所好慙弟遲鈍中道危疑茲者繆當奇賞于世之識者且以文章之有定論而堅其必不迴轍之心被銳于幕弟之文其父母未嘗昇以

如弟不肯燥急之性豈非弟以此老進士誤之
今后祇有頂禮佛前遵守食喫癡之戒以截此
戾僭耳言之迂矣總歸真願他時或定業難逃
失足火坑便可執此以還我于清涼矣家中百
凡仰藉桔槔爲謝

與留人甫

弟行間約兄會于安仁至彼杳然豈方南旋未
暇擺撥耶以弟煩憂之心還念吾兄伊人久違
之懷相失意外兼設蒼蒼孤帆暮征言之想同
侘傺耳弟三年以來本無心更以八股頭事與
少年爭道丈夫遇合之表自有所以安身立命
一意休歇漸反故吾情如領骨非富貴之相不
欲固以自己性命輪排利榮三年以來時有窺
測未敢與人言之卽兄嘗相邀從杭懷生平遇
合之故不勝天不可知牢騷之感弟有微笑承
之或他言解之蓋所微窺于休歇之言與兄未
精及之亦已見其概于眉宇間矣癸丑爲二沈
強草七子社文秋還不復枯一字自家中啟行

至武林王季和出喜怒哀樂二節至于心獨無
所同然乎二題苦勸成文無以應之功疏性懶
宜研筆不肯聽其任使也行過丹陽改舟而陸
車中無事不覺作文興趣津津于是每遇好懷
輒作一義不論篇幅極意淋漓居常所爲苦攻
極研片語猶人失歎不已一切解粘釋縛前心
出之得文將二十篇予將深嘆往所希有予亦
自喜沾沾非復惡溪九十九灘徒令人畏所奉
柳中夕娛草畧具大都以兄清心按之可得弟
之近況也寄寓天寧寺遇大石上人與子將屏
去文字相從學道上人黃梅的胤也行慈員成
福德度世言下指畫指示旁提波瀾闊大從前
病痛隱隱懸榻多年至今管窺簪捫得少爲足
總是世間鬼窟生活卽言休言歇祇成癡散其
于大道尚未夢見惟是振起精神日煨日煉以
知身前身後世內世外欄柵灼然一切皆妄一
切皆真始有得手子是三年家居種種窠窟于
師言下一旦翻盡尋向上路使弟數年之前藉

兄宏庇先得一當安望節節批剝光景灑快有如今日乎弟與子神書吾輩徒以文字與世結緣遇合之事如必不免遲得一日饒一日便宜也兄悉此旨知與本家不喫猪羊肉語不相蓋耳嗟嗟人甫大雅不作吾衰靡烈賞音差易知已實難世人所以論交之槩也夫天下有不知已而稱真賞音者哉吾兩人契誼自于丁酉業二十年于此矣以弟之僻于其所爲文也自以夾吾之好而不必斷世之合片言之出信其必合于道又信世之人必有識者以賞其言二十年于此弟之頭顱日以種種我馬玄黃漸以靡粹兄之賞其言也若新悠悠之口陰姍顯詆謂兄阿其所好而不可化信其言之必有合于世也其持論愈以厲嗟乎人甫以弟之僻于其所爲文也其非有斬于世之悠悠者無論也每紙出而嘆咏之摹擬之無如徐孺子惜哉其秀而不實無以觀吾所底矣始終好吾之言不敗于人偕吾人甫唯徐元勝以吾之老而不得當力

親我改度以幾一遇矣元晦非不知我經履之素也唯是愛我之深及親之老不得已而出乎此耳足下何見之真信吾文之果當于道而又必其終合于世哉嗟乎人甫天之啟足下耶抑足下自信而信吾之真天且弗能遠耶夫偶然之忻說或如取而如携言語文字之間可捷而掠也確然之鑒識不卽得而無不得非僅言語文字之賞可逆而勞也嗟乎人甫使吾文卽伴當于世而非人甫所信必有當之文豈足明吾兩人相契之所以哉吾爲文不必其合于世而直以殉乎吾之好故至于不合而以老終不變吾之道以靳乎遇足下于吾文之中見人甫卽人甫而信吾之文天下必有鑒識如人甫者不以所不合而妨其所必合故卒以識者之好而參其言大雅君子友聲耶許之誠終和神聽之契求之言語文字之間不免與愜于自涯矣何有悠悠之論哉丙午之役棠芾曾先生初未讀弟之文也入闈而讀弟之文以爲此道之第一

易先所拔之第一以第一弟也徒以音賞者有此特達之知耶若海韓先生丁未以弟之文卽以當世第一位置之闡中首見弟卷定爲第一薦于主者以爲先輩典型之作當今若士如吾所見覆而可射也暗中摸索五色不綯徒以音賞者有此通靈之契耶夫天下不可格者精也不可圍者神也不可掩者誠也于將莫鍾重肩石匣錮以厚土其光芒映騰遂射斗霄合精與神與誠之獨至以取大造化之秘而攝天下萬世靈知玄鑑于性命之合吐是故池上賓之奏而響躍汗沆之鉢車下夷則之歌而聲悚遠原之聽此世間理數所必不爽悠悠者妄絕曲鍼于磁石之則承庸草于琥珀之前安能以其意所不及而定吾輩昭曠之觀于尋常尺寸之外哉嗟夫人甫弟自稱知操筆爲今月之文吾兄所與周旋二十年于此陰晴風雨所夕聯明之變一身所歷貧苦病佗貼危垂危感逆而適之知兄種種可數于目前也癖好

狗其于此道貪與貧矣病與病矣老與老亦成與成矣弄非宜條解難之巧其不以天地萬物易也殆乎栗林父之承嬭斷嬭郢匠成風之使其不敢懷非譽巧拙也自倣梓慶之削鐫至今而侔一得者匪弟加功之鹵莽所由夙稟之蹇拙無能驟迎造物之氣也所以不卽得而無不得者意精與神與誠司契于其際有游我于敘中而不使知者乎文章有神玄感不昧有孟旋則必有人甫有人甫與孟旋安得無會韓兩先生友聲耶許之誠終和神聽之契求其所以然而不可知卽知之而不可言者也此言出而世之嫻試吾兩人者必以老方白頭而暫合修爲漫汗以考人不啻阿其所好爲與矣嗟嗟人甫子試以今日言之信而適于言之而未卽信以前其確然舉理與數之所不必合而核之若黍也此果以知知之抑以不知知之哉謝公旣渡風波之後而才厘我始欲悉之嘆兄于此際我弟此言恐愈覺轉語之難下矣廷試領榜三年

守部天所愛弟之厚而成之巧此段公案與徐元晦徐子卿書會枯質之與元晦書廷試發榜弟名在結末愛而過我者咎吾作字少中又稱引國家土木之事爲獨諱也弟對之曰吾字卽少中差勝不完篇者與試三百五十卷子主者未必人而閤之也然真我之名于此地不可謂主者之非大錫我矣何也三年進士舉人兩不關着身于老親菽水之暇有朋友山水之足俱遊眺可以攝收燒鷺之精焚無文章吏事之憂吾思慮可以培植儲嗣之盼靈又選人常格守部期滿得分事京曹不藉五斗于胥鄙則可以不以口腹煩支體之曲折而俯仰適不縮三尺于郡邑則可不以喜怒徇官吏之譸張而僇戾省又大便宜者弟之離奇自分本無求多于世之心海內臭味之士高吾位置以自尊其道不勝過量之望南宮奔殿不免缺焉不足公所之嫌弟之于此實私以爲幸者天下于我常存不足之嫌我乃始寬焉托于有餘之地蓋約之辭

天道固如此知我其天主者之錫豈不侈耶至語子卿所謂選得一日僥一日便宜者此言想已悉之參而覈之可以知弟近日胸懷本趣之所在矣夫自古取士之法未有右于我明之經義者也歷祖宗十世之恢規羣靈寓之彥而型砥之以帝王聖賢之神情與相貌士生其間被服于雅化之醇洽以發皇其性命之微渺譬蚌之老而生珠木之蒸而成罔呼吸四時百物之精華也久靈氣崇醞于其中而菴采芒迸乎其外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唯獨觀昭曠之識時有兩相冥遇于空明之境此其妙固難言之矣何也稟型砥于帝王聖賢之神情與象貌發皇其微渺于性命在我無伎倆可容施設于古之人亦靡途轍可以步趨精也神也誠也所謂理扶質以立幹也才也情也法也所謂文隨條以結繁也前而定之命也適而乘之時也一人知已而天下也天下而一人知已也知者所知者與天下之知不知者遊乎其中而不相

碍亦不相爲運也夫古之至人所以心閒而無事終其身不與天地萬物爲纓者唯其身操造化之柄其能操造化之柄者能不夫吾性命之情而已矣孔子學琴于師襄三日而見大黹然者絃若氣斂若聲并其神情象貌之若隱而若見孰使之不得遁而皆存此非關琴也非關指也不屬文王不屬師襄亦不屬孔子也精之不可格也神之不可圍也誠之不可掩也馮乎才與情與法而相雜以成文扶命與時與運以各自還其非器巧拙之所極而與天下交存于所不得遁以此觀之文章之于人也其爲之者必非務乎一人之知者所能至其知之者必非恃乎一日之答者所能盡亦明矣記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人文亦何獨不然所爲貧與貧也病與病老與老而且歎與歎也何以刺心于此而無變計孰爲知之而又孰可與言哉是役也天錫我以若海先生信吾之文于人甫而于以信人甫之知于天下所以結吾兩人從前文

章之成局也人甫可以信我者自信矣天錫我以大石上人提我三十年之所以死死而不已匪直以其文若海先生所以射覆于一日而不忒不直文之知所以開吾將來學道之前路也非必悠悠者不辨之人甫亦未必不疑然人甫既知我于文吾知疑終不能勝其信吾亦可以自信者信人甫矣弟之爲此言也蓋神實先之過吳門而示以兆之異今未暇綴以告耳人甫而悉神所以示我之異欲不我信而不可得矣夫以衆之所習而易厭一日執之歷生老病疾苦而不宜什必非尋常之嫻也以世之所僻而不予一念獎之總理與數之必然而不或遁必非游湛之鑒也故曰吾可以自信者信吾兄也夫知弟不爲世之文而又必知其終有當于世如人甫者世未易兩也知我不爲世之文即不能必其當于世然信我必不爲世之人如元庵者世亦未易兩也故弟之爲兩兄言也獨諄諄誠懇參性命之際信吾三人之相與非偶也夫

境上之事無則罷休情上之事不能則甘歇弟
三年以來奉三字爲息度補劇之金匱遇大石
師而更會無不無能不能之妙占總之大歇則
歇于性大休則休于命而已矣凡附境以見者
不能不隨境爲遷流依情而動者不得不因情
爲徙謝古今矜尚人品功業之遠赫華之以吾
之說不免落第二義矣兄言語文字之拘向者
哉第生平共吾兄言不敢一字違心之真未嘗
一語強兄所不可至也信之有及不及係吾兩

卷之二

十五

人機緣之合未合耳體劇屏居訓對少聞念兄
知己之鑒惟引大道交勉將來庶比佛氏報恩
之義吾兄有信此言一如信弟之文兩人將來
和平之氣有億萬于今日耶許之雅者矣擺撥
常務徐理鄙忱緒畢之外定有心花開發慶也
八月之杪可買南車青來把苦枯此未了更有
請益耳夫以弟之兀兀而僅微一文章之遇吾
兩人之相契而僅一文章之知此四北人股之不
物亦天下無意味之甚者矣何用終身執之不

能自己也哉由其所信求所未信是在兄而已
矣弟夫老母萬里作客仰藉良友斯夕照持想
無用嗟嗟也令弟仲額并致遠悵不盡耿耿

奉鄭越溪先生

牛載留滯長安從蹇驢背上看西山爽氣如欲
就之二三少年文事相聊屢決歸計而不可得
遂夙業淹牽時以自契意在瓜廬勿勿旦夕極
想狀原諸勝潰撲眉宇積歲以幾不得一從杖
屨請益其聞此念何異百年如隙七尺如泡言

卷之二

十六

之慨慨以母老乞一官仕無中人恐得遠方又
以母老不便就以無子買一妾同住者三月卽
三月病多方于醫藥以免之歟貧人資斧與之
南不能育子而已受子之累客思孺孺此其大
者諸種種不可樂事又何必言一着差勝坐藍
布圓小甕中聽長班咄咄荆棍子相引道上拜
客不能自由此中覺酒無絃耳近狀想不具詩
懷酒伴足送餘年政不必以兒子輩關心有不
妨關心早計之事司空表聖達行可師耳中秋

後定走侍不盡

與王敬仲

不惠吹劍一映仰藉友生耶許之雅造物之于不惠何有其蹇與髦者母是天下我輩友聲而臭味如敬仲者寄以才之前且徵其質之信吹劍一映所謂波及我者皆吾敬仲二三兄弟之餘也登孤在彼奮武而前又何患焉敬仲勉之殊卷一冊刻稿二冊附覽政全稿當明夏成之嗣可寄也承尊公顧惠無所不殷台旌相過欽焉北道魏晉無已希致主臣

與王及甫

訓頌之道書稱無憤化之以德也莊繹正容銷之其意也合斯二勝而設誠行之吾所以服膺及甫以蠶子相煩耳來諭津津悅挹刑古于函丈矣弟萬里作客弱婦將老母以代家種百爾綢縫唯是懿親大雅之藉綴藉冠紳紀綱伊始所宜冰飭要斷內無出柵之言外謹寒帷之賦女婢絕睥睨于屏屏童僕摩敝敝于巷市凡我

與詹古愚

弟生靡都長于四比八股頭若有夙業不可解脫今借一老進士斷送之顧老進士而又鈴榜此天恩弟之善也三年守部便是六十白頭阿翁掉鞅少年場中既不習婦女檢押之媚骨老母八十體氣脆弱不堪從子官遊先君遺租頗足朝夕不必借資古人振輿之拙政且老人一向皈依西方而弟倚雲精室卜築成業便可率妻子奉老母共作佛家眷屬矣生子之事意外聽之况一官哉不賣去四比八股頭不能便此心之歟非磨礪紆鬱至于今日不能觀破世局受用此身之閒故曰天之善息我也嗟乎古翁今乃始還吾兄一世外山水之友矣聞而喜可

知也冬仲相期尋橋林之約參此公案耳未聞時攝不盡

與萬孔思伯仲

往歲獲讀佳文會心之際如披眉宇當今文氣王于江右生所服膺無能盡齒卽若家羣從觸目琳瑯兩賢濯濯相得益章矣大刺叙目下可圖奉覽佳文欲借光楓林集義須覓人錄之且少需馳歸耳文章之道奇則不可一語使人不曉平則不可一語經人道過盈虛消息操自當

書來開初集

卷之二

十二

機我之瑕瑜熟自見也拙課殊不成惟有以正之野老學人歌舞癢滋骨強儘力爲之博笑則可不以爲笑問其志在而喻以律節此大雅弘度非賢者不敢望也導刺過抑非所敢當須面尊大人悉之日親儀刑與聞世學譬之良玉產于玄圃寶劍錡于歐冶生有矚觀鼂采于九賓之席耳願言光德饒舌多罪

東董見龍先生

客歲人還莊誦手誨直使胸中礫屑無處可容

先生錫我之厚不啻躬奉金匱矣乘銓南署藝叙一方之才品以與需明主之陶擇于道未爲不行也不肖拭目以觀丰藻之樹焉周生嗣賔通家之子相會校中知常執研筆于門下仰仰高賢不遺之大嘉與此子知所向方也因共趨侍敬附候私陳先生行古道于今情不掩于彈衆之口末世人心難調如此細問周生當得其概不肖局于常分行慙莫由慚負知己先生其能已于朋友之誼乎樞調之期在夏秋之間可

書來開初集

卷之二

十三

任翹企

與鄒方回

有人自婺來者云六月初二接臺照常收狀兄事必達可知也兄肯如期迂一日之程便可共探倚雲之勝以驕孟陽子將矣仙境果不容易造耶吾所嘆衆方回近道之器大旨以其情少果然不謬吾許即淡食吾勉甘之然獨少于吾輩而或他有所不少者何也倚雲泉石之間宜無所借斯人之展矣一笑

與蘊輝師

楊君以師八行來讀之知爲我生于作計婆心
真切弟之不德先君一綫之系危懸無所寄之
師受佛記所以周旋我者拳拳如此此一綫之
系佛不使絕之微俾弟有以自恃人子之心全
佩不淺弟生平嗜酒之性無能匿于吾師戒酒
以來幾且二載雖偕滿堂竟醉之客遺暫墜履
之中此心澹然無復曜就亦不起厭難然因此
應訓日以漸少時日亦覺漸以加長乃信世間
法省一件獲一益又以知吾之貪愛世間萬法
皆假一件可省則件件無不可省要此念一時
陡發徹底盡淨自有大神陰來護持今不退墮
因緣會合不可少師拈提耳筆頭佳什警于特
深卽此亦可覩師近詣之超灑矣舉業本領無
復精神如往時料理大約近頗悟于休歇之趣
直須所謂水到何如舊夏就選曹覓得一官以
朋輩詆訶棄之南旋弟與實嬾嬾會試又嬾做
官借勉從朋友爲名非有必假反戈之志也

秋不免又事馬蹄當先期約作十許日晤言倚
雲山色亦時一入想否也惟師圖之楊君屈吏
茲上不能以其才遽藉于官使有秋雲山色之
感豈唯主者之過有可爲地弟不敢愛其輕言

又

三十夜燒年紙火燄徹天一年光景盡于此矣
亦念爾時身心安頓何所三日誦經四日鼓棹
志向稜稜數椽孔雀庵恐未便足狡兔之穴也
僕人催促之甚有催促甚于僕入者故園可戀
有尤可戀于故園者請問入師于此于意云何
來青閣汛掃粗具足供聊摩幸卽撤單過此弟
一年光景藉師辨香不淺也

與回崖上人

家居勿勿歷載而奇矣又曠訊候懸企可知茲
專份要孟陽成倚雲之遊以冬孟之聯期至矣
師有仗錫公此棲遲乎可來卽作過臘之計倚
雲新小經理足掛瓢柄矣弟來并可訂他日佳

山之議其力恐德孟陽蚤一日買舟免予一日之跋也

與純白大師

我純公大師座下兩年奉教加之惓惓于吾未了之念此之感切何可言既依善知識掩關習定靜中澄觀灑然解脫一切纏縛何有二豎更爲吾難夫病之與成全屬諸苦吾見世之慧人自信解脫于成而多不能解脫于病何也依善知識益以澄觀知有所以開我迷悶矣借道錫

山必期叩此所論代郡當并致之

與歸空師

吾師不難三千里徒行看我古德惠州高義今乃再見仍子雖無以當此也都中幾一載祇饒汗泥滿腹求師法力或可于此栽青蓮花種無緣頂足豈五濁夙業未應卽脫耶老母在念不能駐候悵悵以南到城上必見大石師恐還宿之期尚未可定北望延竚奈何奈何伏祈記取前約明春移錫敝山歸當汛掃以待細觀

高徒德足體心幹家不煩更以此地絆吾去住也弟老女子聘人猶作養媳婦待年無事身子天或啟我學道之緣仁者忍終棄之以說不得一語拈送三千里雅念耶願望願望淨銀一兩奉備伊蒲之供弟承師授白衣大士經自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持起于廿四日天寧寺佛前頂禮持滿一藏回南過師求爲告懺更起期持念合家一心堅求佛比蒙師惠許敢申請之開年卽祈南發至懇願願望望

又

正月十三日作一書附鳳陽府差人不知徹覽否會試揭曉得第十四名進士三十年苦纏舉子業微師之靈暫得撒手然自此鑽入紗帽布袋猴子伎倆又不知作何究竟恃大法力時以捉我耳持白衣經未敢墮落然心日散亂無見佛處業力深重可悲可涕此間會一師曰大石真善知識不以言語知解碍性音與吾師畧同其神通奧渺波瀾闊大能引芒人出頭無奈性

地不圓境事牽絆不能一片心日散亂擾師開
示可悲可涕非謾言也一窮秀才手頭乏錢學
和尚蔬食敝衲祖過日子今中進士費用浩繁
無可應付仰屋慷慨且以自笑三十年苦心企
想徒增惡趣古人所謂有待之煩今日乃知其
言之雋看過嚴試在三甲後六月初便可假旋
此時更求金篋耳有便亦可飛錫一慰企思否
與嚴印持

兆開子爲印持婿如尊論真常事自昔造物所
以勸磨我輩政唯常耳方任千斤擔千肩而以
爲拋于負印持苦心可知也寧直地下者之自
慶知人哉伯老母度粵世間男子弟何幸與觀
道義之瑞事乎言之家母弟頗共相踴忭願望
見丰采而不可得希叱姓名奏之

與忍公

所示不器曲肱文致精理肆命世具此矣世人
見言枕便云睡見言器便云用此與藝語何異
求仲稿作何等評之弟以此兄于弟一人家風

譬之月內胎氣一點露珠在裙帶間卽形神俱
所未完人之生意不可謂不具矣以求全責備
之心刻論之者未深知其妙處也細泰之當不
惟弟語耳形色天性也惟聖然後可以以踐形
于不器之解何如請與諸兄共質之

與無劬

聞近又生一節此造物以完節付兄玉書尊字
又可改作竹書矣一笑讀令兄手諭至兄道所
以相成之旨婉于過獎此自長者不遺細流之
雅弟于何有哉令兄疊疊開道數百餘言肝膽
披瀝神理透射直使人髮欲豎流欲瀉卽欲理
一語相報未能也以心領之而已矣它報煩及
之

青來閣初集卷之八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雜著

聖人通變于未窮論

甚哉物之不可使窮也故善制天下之勢者不
跌其既而重爲反而唯乘其未以謹于持是道
也聖人所嘗處其通與天下共俯于不窮者也
夫窮通之相倚天也窮而可以通人也已窮而
計通焉天爲政而人順承之也用圭于凶事之
計

青來閣初集

卷之八

雜著

聖人通變于未窮論

益微幾于茹血之痛力能得之不卹蹈臣于之
惜而不顧傷君父之仁亦不持其未之過矣故
曰聖人無窮地豈無窮地哉識其變而謹于未
也夫變亦豈易識哉天地有天地之變有魁壘
動并有之古今有古今之變瞬息呼吸亦有之
且與之爲窮無變而非窮也且與之爲通無變
而非通也故天下窮有未變無未變無未而有
未通則必無未何也或窮者勢常通者道也變
參勢與道之間而極天與人之息非聖人孰能

識之早而謹持之故曰聖人通變于未窮夫天
下無窮也無息非窮也嗟嗟之民日以心鬪動
之死地此與窮俱窮而不悟者也間問者流滑
疑自踴謾謂火傳無新于薪盡而不知藏穀之
並于亡羊轉徙浮宕幻窮于不窮而不返者也
聖人與天下共出共入窮之中獨有以御變之
會而通窮之寂非能逆其變使無窮亦口持窮
于其所未窮而已矣夫令天地之運必有盛而
無隳天下國家有治而無亂人之壽必如彭篯

青來閣初集

卷之八

雜著

聖人通變于未窮論

喬松而無殤天心有淑而無慝其品有君子而
無小人此亦何藉聖人操規轉輓于其間勢不
能有通而無窮所謂天亦無如之何者故物之
必有窮譬田之有墮鐘釜之有聲也禾生附田
稟澤于雨必留餘噍以待沍注水于鐘釜焚火
而焚之必留餘燄以待沸窮者天所以節天下
漫衍烜赫之勢而啓其悚厲憂恤之思者也卽
此觀之可知所以制勢矣從通遡窮之倪卽變
按通之機導通于變之窳惡窮于未之地聖人

不窮于窮之道具是矣夫窮之察情渺而守物也亦周矣天地萬物日扶而與之遊豈有陡設之形可却之而不我近有別匿之宅可跳之而不彼就哉在識其變之所在而以通制之識其變于帝之世通以舞干而舞羽窮其自馴自格之有苗也識其變于王之世通以不泄而不忘窮其讓田讓訟之虞芮也識其變于治之季通以知罪之筆削世運之窮可以吾道翔天子諸侯大夫之窮可以匹夫振也天下之守在四夷青來問功集卷之八有國之守在四境有身之守在四體聖人通變于未窮守即在窮而已矣是故若遠若近者窮之境也亦開亦塞者通之機也窮窮窮通者變之適也知微知章知柔知剛動而不測者聖心持窮于未窮之神也煉金凝海之慘腐腸脆骨之毒不日以吾之心思耳目盤桓警觸于其間意外猝至之患雖處以聖人而不可救以此知持窮于未之幾至微而亦至危矣鷄鳴未雨之詩周公鑒窮于居東而爲此也咨嗟咏嘆之音

若憾其料杜之不前而不可以自解聖人不輕任持未之道矣奈何而易言之聖人制窮之道莫辨于易乾之用九坤之用六其變也無首承貞變之道也乾之上言九而三言惕坤之上言戰而三言含上既窮三未窮也則通悔之變在于惕通戰之變在于含明矣故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道極乎物之終而命立于未之際聖人所以合撰于乾坤也是道也聖人莫不然而程子獨以堯舜當之何也垂衣裳而天下治其變而通者其神而化者也此真善成天之仁可爲持窮之儀的矣既窮而策通者吾憾其計之晚奈何端處而聽之乎

亦佳先生傳

亦佳先生者所稱懷泉鄉翁者也先生天性孝友立義儼然擇地而蹈而口不掛臧否之論臨財物不苟取而好周人之急一意不勸今者年六十矣吳東西之境幾方千里慕翁之義無不重所願識其大處而思有所藉者唯恐不得當公也

吳東西之境幾方千里知有懷泉鄉翁矣亦佳先生予輩之所私命也蓋予嘗以亦佳顏先生所居樓先生笑而不予非也其胸懷本趣如此云外史氏方應祥曰先生之五十也予賦以紀其歿矣今十年而遺先生行誼粹予益自喜知先生也或曰鄉翁富而好行其德耳吾聞先生年近壯猶從人貸子錢治下賈以奉其親也風雨之廬讓之弱弟內人帷布而操作疾言不出于戶也此豈爲富哉司馬氏之遺事乎故其繫

予哭別方表

卷之八

遺事

故其繫

然矣先生之首肯予有以也嗟乎言輒稱佳矣何以兄事龐德公而推擇卧龍鳳雛不置哉亦佳先生乎水鏡先生乎

楊史閣傳

今上戊戌余問業武林鄭瑞卿之煌鄒孟陽之嶧楊兆開啓元問子將啓祥偕從余進甫集而盟期以古人之學交相劇鉢見小異同不妨劇証無茹所不安者於心有所規切愚創之不彀不能抵其病屢無代受者護痛而不盡于言心

所不然謾爲煦覆少嘗以刺而俟其自濯托于相全居已於薄而待人之淺不願吾黨有是也三子于時共推兆開以翊斯盟余觀兆開頽仰指畫抒議侃侃亦心喜其必有以成我者矣兆開漢太尉震之後先世居華陰其稱武林人自曾祖儵始也生而穎異授書目數行下輒不忘祖近橋公撫而嘆曰復吾楊氏藉是兄矣七歲父死母夫人繼之未幾近橋公又死吾友聞汝東挈而宇之兆開之得有其室與子若女以不

書來問初集

卷之八

遺事

故其繫

斬其先緒者汝東之以也蓋兆開尊人見南公壯年爲學實志而歿其母哭之痛至以身殉焉兆開于是始無與爲家而家于妻吾先君實志而歿猶見南公吾得事吾母而奉先人之恭嘗幸吾馬齒稍長耳人子之心慄焉罔極實維同之居嘗相對生平罹困顛蹢之故鼃龜一日庶幾少振生者以錫死者而念不可必未嘗不歎虛泣下也故余視四君斯夕劇証不爲異同至兩人善敗關切之聲吹索剔治有人不可忍而

嘗有味乎言之蓋兆開本所自創錄者以規切我宜翔之深若是規吾才錮不無縱舍以負兆開要所以成我之意豈敢諉也兆開爲人沉藹高毅有火志至性過人尤篤于交義讀書學道以古人之至者自期其議論開明必擇言而發其動履翫爽必擇地而蹈持身以禮而待物以厚雖燕私無焚爇下至蟻蜂蟻蝶無貽藉焉交遊間所推轂者尤在善胡人之不逮而引其所長爲文一本六經磊落雄快不爲瑣屑語嘗謂

青來開功集

卷之八

七

文以靈心爲主無取鉅釘遇題得大旨卽伸紙疾揮曰枝枝節節而爲之必無文也吾師許敬庵嗎具區兩先生以道德文章型表一世居當語及兆開所爲人與其文未嘗不相嘉嘆國士少二以吾觀兆開稍假之年竟其所至于兩先生之業未可量也天不可問其若之何余自戊戌至甲辰居武林之日十之四去兆開而家不能一月不以書相聞非念余病視余自愛則以大素不爲寒暄語造次薄臠綿宛周悉切于

事情不啻面語余雖索居時耳規誨以不情棄者兆開之爲余益多也篋無贏金顧好施與奉汝東猶其親欲有所行義于親友必勸成之稍過動必委曲諭挽不得而爭以正至于再三而不置曰人子之心吾無不可自盡也乃翁亦時改顏受之曰吾視六郎不敢異吾慈能報我以靜吾聞楊氏之先以直諫著此子不墜其家風矣人情非其所不相涉其中有所不然豈必一切以飛達之問置之出之以肝膈而牖之以情理使人心肯而茹其荈導迎善氣偕之靡懷直諒多聞忠告善道古之益友也吾黨一日可無是人也哉先君之志悒者未舒母氏之節潛者未開日夕攻苦庶幾一旦而不可必得豈吾之業尚未猶人乎氣殲于志而血遂之膚竭于血而死之卽至于死兆開之心豈有悔焉兆開死工年者也議者不察曰夫功名之士與造物爭以死卽稱知兆開者意其不然而無難言獨謂兆開死于孝者也有人于此去其

家萬里之外聞親之病危待以訣期在旦夕竭
髮赴之當期時也使有駟夸父之足過于其前
必咋舌自恨以爲不及作而企之至死而不悔
者固急于其父母也旁觀之論以其不自量力
而來勝夸父徒以自斃斯人亦何辭于跡之似
乎嗟乎古簡行之士含憤千載而不得白豈止
一此閒哉越至年十二就師誦書問父叱牛聲
釋書而泣師問之荅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令
老父不免勤苦鬱不得志遂至狂病母亡不見

書天目初集卷之八

自痛遠棄嘔血以死猶紹爲之叙非獨以父康
之識悲其至性莫伸庶與後世共惜此人耳賈
誼少年負當世之譽其時主不能用之出傳長
沙意不自得作鴈鳥賦以自廣梁王墜馬而卒
抑鬱以死蘇子瞻曰惜乎賈生志大而才小識
有餘而量不足也夫生直以其志不遂局局
職亦不敢苟云耳鴈鳥一賦同死生輕去就
者亦莫然自失焉可與梓梓之士同日論哉子
瞻之知賈生不如司馬子長王介甫之知賈生

也兆開七歲而父死哭而拉其棺不令下何異
景真聞叱牛時壬寅雜錄多集古今達人之語
以自箴語不必出諸其口要其意固莽然鴈鳥
之賦矣此果僅介介于功名之不就者哉兆開
體幹不踰中人而清立整濯雙眉疎秀時隱隱
有異彩靡覺而銳下瞻子黑白分明嘗見晝卧
呼吸旣歛而目瞻炯炯如明珠之漾清泉其心
雖寐而不放故其神亦不昏也少嗜酒量可百
杯其硯磊嶷柯之氣藉此澆之病而止酒杯酌

書天目初集卷之八

不沾晝朋友宴集四坐徂涕獨垂眉數息或倚
楫而吟余笑謂之此亦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
視不見泰山之形也其生平堅忍不爲物遷之
志此亦可見其概矣昔子產之哭子皮曰夫子
死吾無與爲善矣兆開亡矣豈唯余與二三子
追念昔盟不能忘哉凡在吾黨與有同悲吾亦
志吾之私如此耳妻聞氏吾友女東涑女啟祥
姊也子人駒人駒女智楠人駒配嚴印持調御
女兆開歿印持肉子方艱印持私念得女當爲

兆開婦預爲文告兆開墓有楊旣枯矣我得弱
息爲兄生柝之語已而果得文因名之曰生竟
字焉兆開之得于友生者如此印持及其弟忍
公武順無救救與孟陽兆開子將爲道誼骨肉
之好以犬馬之齒牛耳屬予自覩無當然于得
交三君子如兆開錫我之大何可讓也兆開所
著有壬寅筆記雜記并文稿行于世方應祥曰
吾聞諸莊氏適莽蒼三食而及腹猶果然適百
里者宿春粒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茲有終歲治
糴而行未始跬步此何以知其所適乎今夫乘
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而遊無窮孰知其履不
及履門之外哉吾可無爲兆開做矣吾文非傳
兆開也傳吾于兆開而以兆開傳吾耳然全鼎
之一鸞具此美紀兆開之詳有聞于將之狀吾
友吳伯霖之傳吾師馮具區先生之誌銘此皆
有足以不朽者也奚事余焉

贈衛生字說

孔子遊于周廟見欬噐焉以水注之至滿則覆

子及月乃美

卷之二

子及月乃美

卷之二

物之善履莫如水人之善履莫如智莊生曰吾
生也有涯而知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蓋戒
滿也門人勞蹇叔以其兄子榮請字于余爲之
字曰衛生生髫齡清餐神明奕奕能自愛重其
來者未可量也故予爲取老氏旨廣其說告之
嬰兒之未孩也其知不能自取食不患饑不能
自取衣不患寒步履不能自爲還不患傾墮此
天下之至知也迨形日壯願日奢陰陽人道之
患亦日相侵相軋而未有已孔子曰舉而納諸
管窺而窮之而莫之知辟也甚矣智之爲生
害也當其驅莫知也譬之酒人狂而彌劇孰能
說之比知于水而戒弗令滿永可不覆圖之此
其時矣老子揭衛生之經曰不以人物利害相
撓必于能兒于而後至意如此予犬馬之齒長
矣日于吾復陷穿中求所以辟之法而未有得
也茲以予所未至者爲生告愛生而不勝其早
計爾生知人也毋第以吾言爲耳之瑱用以求
先師之志而比于噐之欬他日當論吾婆心也

青來閣初集

卷之二

卷之二

守部會議錄跋語

乘車而適市三人則趨十則下之君子愛其羣不以邂逅易禮也吾寔有與而可忽乎哉士之升也至者歌鹿鳴而賓之說者以謂度則環衛食則相呼見急難糾悖之義焉二三兄弟之紳服乎此也非自今日始也祭乎情止乎禮義忠信以將之聲名以紀之上帝鬼神以臨之今日區區之言我知其不爲商之詰與周之誓也特此勉思其承者以共遵無偏無黨之路爾已矣

附啓

附啓

附啓

夫禮之于冠也三嘉焉縣之詞亦三嘉焉吳之重以申命也所以謹于始而厲其終也去矣君子之愛其群也一日而得吾友者三百五十人我十人者偕而際其族欲不勉爲敬共也得乎

附啓

不類所交敝親徐屏圖貳子明卿子卿長卿渾金朴玉言不出口而履刺不擾遇事能斷儕類服其詳中讀書作文嬰歸餐明聖賢正旨下筆千言波瀾滔宕一依雅馴士之格有擔持者此

少卿志精氣猛智深勇沉身長不踰中人而此

髦戟張目睛烺烺視物欲裂未嘗一言及當世事恍惚之概時見石宇對酒淋漓割焉長嘯如奔雷驚濤林葉飛飛好觀二十一史手所校讐殆遍爲文原本經術緯以典故獨開戶牖精奇恢瑋出人意求得意之作識者賞其有挂北海薛方山之風竟其所至諸理結法未肯遂稱亞旅也弟所交信安之士莫如二卿之深亦未有賢于二卿者深山大澤龍蛇生焉觀于其所胎

附啓

附啓

附啓

孕此可以視屏嗣矣不知可邀偶言一獎借之使百世而下知有二卿以并知其父乎異日相攜祇謁知此言非徒買名聲以潤先生知人之明者也

老母七十乞言

家母石塘秋泉鄭先生女也先生以篤行爲鄉里祭酒先君問業石塘見而異之以家母歸焉家母悉簪珥輔先君胸脩之費授祥一經子機杵間自覲荏苒無能餐明先人之緒家母且七

十矣八月念有八日寔惟設帳之辰人子之心
缺焉靡將藉茲臭味不蒙鄙夷于大人君子不
揣冒昧敢以不置之錫丐于記室夫瑰文之矜
獎琬琰褒稱之詞非華也妙染之寵飾軒輊
藻之章非麗也幸徵大教用光家乘豈唯不肖
寔拜榮施世矢弗諼矣祥不勝願禱之至

聘啓

伏以劉溫嘉耦是敦內外兄弟之嫻袁謝世盟
互申甥舅婦姑之禮豈繁巨霸作合之巧寔惟

青來開初集

卷之八

左

君子不弛其親茲緣第二小孫 長男 基求

第二位公子今愛小姐仰荷俯俞之辱敬效納
微之儀楊家兒千學傳太史瑋編祝氏公孫風
植最高令望標梅之有遲吉士瑞啓三星蠡斯
之則百斯男慶綿奕世衰年幸子孫之有托歷
祀載高厚而無疆矣祗有祝顏賦茲不腆

書鄉子方便面

藏丹于壑有力者負之而趨鵲鵲甚畏人也而
巢人之懷間吾惡知夫執爲安執爲不安耶江

上五六月日憫雨霽某大獐子繆太賁鄒臣虎
共予十日夷猶不覺蒸濕之可厭也何靳于此
而然哉臣虎携第三子屬命之名予名之曰安
而太賁字之以予方謂名自予也臣虎曰兄歸
育子以此子爲兄予則何敢當書此以畀安哥
志吾三人江上之集爾

題李長蘅書後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
可謂兼之矣甚矣太史公之善子騷也詩之爲
道舉類遷而其見義遠動人心深以意逆之言
之者無罪而聞者足以誠遷之報任安李陵之
與蘇武嵇康之絕交三書皆詩之流也惜乎當
時不善讀耳余從藝仲和讀李長蘅與徐孺穀
書繁累萬言連翩怱怱若惟恐孺穀之疾呼而
不聞欲致其情于所謂張荃之者而不可得也
長蘅嘗今有道之士也不謂其賦情之深若是
反復思之乃知長蘅賦情之深不獨荃之以也
其不以孺穀置荃之也是故以荃之寄孺穀乎

善哉長蘅推言之也弟之愛荃之直以其聰明
過人而一時依依知我之言有不能忘又曰荃
之一人政關係吾兩人之交弟不負張荃之則
不負孺毅不待言嗟乎此可假以一時見女之
態置之若急若不急之地哉屈子之言曰余既
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及榮華之未落
兮相下女之可詒不憂其身之頗頷而惟冀君
之一悟以上官子蘭之徒與心妬嫉而不改其
度庶幾一人之可與言以通閨中之遂遠也屈
子致子君者也李子致于友者也屈子處上官
子蘭諶諶之間而不忍遠逝以自疏蓋吾幸有
下女之可詒夫顧德離尤于博塞而任靈脩之
變化豈情也乎夫人而能知長蘅此豈常人
哉如之何其忘之何處無月何處無竹栢而戀
戀荃之寧得罪于孺毅而必不願爲孺毅之所
容然雖子之故弗以爲笑之義矣甚矣長蘅
之深于詩也志在進賢不維其色何淫之有餘
乎情止乎禮義何亂之有夫天下最愚意至之

言致于不急之耳聰者悟若不聞而不知言者
之心甚苦謂論古今其增人佻傥者蓋不少矣
太史公之于任安所謂朋友相盡之義不以垂
沒而有隱于心其所汲汲自明在辨李陵一事
耳陵之欲得當以報漢也還心知之而言不見
信有以死殉陵而已武之言固可信于時矣則
夫出陵趨喪之域以上彰聖王使過之仁非武
而誰望也乎一勝不禁之情丈夫有難自克顧
所爲心何如耳握節而狎胡婦孰與辨髮而鬪
報漢亂子無恙云云幾幸武之恕已相爲不謂
其沒不加省也泣血相明之惻矢之生乎未接
盃酒之人而絕意于十九年濡沫同病之好陵
之終于異域謂武錮之可也至濤之與康又可
歎矣鍾會所不釋然于康必欲殺之後已者非
誠惡其敗禮傷教也以康物望所歸而較其害
已故以名去之人方射我而懸的招之此可稱
相知也耶豈惟不知會之殺機且緣濤而甚何
也正犯會之所校也嗚呼濤亦孰知其薦康者

之足以殺康哉絕交之書蓋以大將軍之詢恐能保持阮藉之過差知我與世不悖而全之禮法之外乃不能得之于濤如會之流又何誅焉所以中懷慷慨而不已于言不謂濤之不省猶之武也嗚呼難言之矣陵之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康亦曰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濤之朋友相全蓋共爲政焉武與陵結臆于危困之衝濤與康亦把臂于臭味之合契會之深自謂千載至死生離合撫膺痛心之語若秦鐘鼓于爰居而漠不聞焉豈惟二子抱伯仁良友之憾于冥冥太史公所謂逶脫私惟無窮在陵與康寔共之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長衛所以感奮于荃之知我之言刺心疾呼于孺毅之前而不自覺其繫繫也長衛之書豈易讀也哉仲和曰子論長衛辨美是舉也余二三子寔不營圖利之思有以知孺毅之有處于此而長衛似不免求之深子何以定之夫屈子之憂愁感憤而作離騷彼非以告懷王也嗟箕獸之不予應

故曰就重華而陳詞長衛則多然呼孺毅而歷數之矣中非前期而盡巧于射常工不爲兇逆昇之毅中者乎然則孺毅之必不以荃之負長衛吾豈必叩而知之夫姚泓出宮女以了鳩摩什之風因知不以鳩摩什負如來也鳩摩什吞針以止弟子之納室懼以諸弟子負姚泓也孺毅之處長衛亦視長衛所自處而已矣納室之事在鳩摩什可弟子不可吞針之苦鳩摩什易忍姚泓難忍也故使人割所甚愛而不吾吝信乎我者可得也至于目世所共疑而不急焉以自白必極吾情之所至姑徐起而爲之應迹近于不情而情乃更深矣二三君子且以荃之觀兩人交義之極也又何惛惛于疾呼之不聞哉孺毅所以處長衛或在此吾將介斯編以請焉

題韓景昇書

李伯時爲黃魯直作李廣牽胡兒馬挾馬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人馬皆

群易也伯時笑曰使侏子爲之作中箭追騎矣故凡畫之妙當觀其韻吾觀韓景昇爲徐世範作仙人調儀有悟斯旨夫機心藏于胸中海鷗有不下之色指引雙環而目睇青天白雲此豈有衆主孫而進食之意哉觀音不來我亦不往水在分中月在天上景昇所謂韻可知矣景昇多負天下異巧不可測量不喜脩世人威儀而尤妙于酒境意之所適下至輿斯得與之狎犯之亦不怒其日中始無一世者每頌王摩詰科

前集

卷之八

七

頭箕踞之語無掌笑悅蓋以其豪隱者也調儀仙人居然景昇自貌已余聞李伯時作畫甚自矜重當時富貴人欲得其筆跡者往往執禮願交多靳不與至名人勝士則雖昧生平相與追逐不厭束與下筆了無難色異哉景昇之寄其韻于此道也其于伯時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歟

謝惠石芥帖

雪滿山中介公高卧不免爲君家老青聊曹百

里馳寄紙窓竹屋此少作趣不遺青燈自有之矣府君未能卽以國士獨拔二難此當再日周旋堅信名下不誣耳五千首易文都中意殊勃勃常務經心暫忙故業便如醉夢得句旋墮茫渺非藉提振幾且負食此言之媿矣來亦須介公與俱予日望之

中酒戒文

今上甲辰余與元晦結夏雲隱元晦取口作佛事于山南之法相寺謚嘗求予于宗慈大師而修所以報之時夏李之望日也元晦念余未于更爲拈香請于大師如得諸者報亦如是余謂元晦佛何事爾子嘗憾我飲酒過差非所以養性命而宜子之道心竊悔之未能改也敬告大師禁絕杯勺以懺夙愆庶閑余意而與之子乎子其志此吾不食言元晦躍然此我佛度生第一戒也足遠慈貺矣自是不復飲酒幾及二載余旣性嗜此物矯抑之久稍不能堪病生于孺孟陽印持子將忍公又力勸余不必爾苦元勝

知余病亦移書余斷酒或難其節也可不謂然
開弁不復節浮沉醉鄉視昔殆甚今又七年矣
元晦申申嘗余忍不能克解語相抵而已然余
自開酒有事武林未嘗厝足法相之路也蓋余
之顏覲大師亦且七年于此矣壬子又月之二
十四日友生張紹和拉余爲湖上之遊孟陽爲
言西生上人開美不可不一晤之并可偕探新
庵兩山最勝處也卽相與買艇訪西生上人不記
法相爲所畏道也入門禮師已胸縮不前矣少
許來開初集 卷之八
生一僧持冊子訊方先生則昔年謁師居亭起
雲上人也所與元晦說戒光景宛然當日矣詢
余得子曾否恣然無可置對也嗟乎上人不
忘予之求子也十年所而若新矣孰意余乃自忘
之哉言之不可食也相知不免按劍况矢于神
而公爲畔乎悲哉師之不余殛也施余飯矣予
是還理初願懇兩上人悲告大師求載申禁三
年爲期誓不違犯紹和兩上人證盟仰叩佛恩
游洗過尋香憐問者

贈周霖哀喪費會單

周霖寔兄于五月間去世其老伯母不勝痛悼
未幾繼之其令弟又繼之此兄生平束脩自
不以一違心事取罪造物遭禍之慘世所希見
行道心惻况我輩義托襁帶何以爲情今欲相
期一哭其墓恐踪蹟四散旦夕難鳩請各從便
茲議先作一文敘述契懷侑以楮幣絮酒及其
需席未撤費以告之各位酌人出銀伍錢伍分
處地有餘可以厚者不妨量加其分銀伍分者
爲一封辦祭餉香物伍錢及加者爲一封付其
令郎稍補喪事之費悲哉周兄孝友貪膺修
之人以奉其母拊其弟而歿無以葬也二三兄
弟古道自矢矧義亡者以植其孤有進于此此
一舉也定其職志其可忽諸

徐完初眞贊

夫斯何人者耶其肅然者其性挺于強之矯耶
其盎然者其天全于撲之微耶文章崇蘊其衷
而道德符采其貌者耶嗚呼孰知孝弟爲象之

齒敬穆爲桂之膏文詞妙天下僅傳侏儒之二
飽世未表其麟之角鳳之毛也嗚呼此五十四
年以前之完初倪偏排場或鼓或罷或咲或啼
其臨化也固已洒洒交蘆之靡橋而無憾轉瞬
之銷其寶矣不然丹青之子何自而出此役人
之寒耶拜吾友者欲知所嘗從事于斯之何如
而在其貌兩可爽然于陰陽之惠與入之道矣

徐淑入小紀

余自丁未三旅金臺皆與賓谷鄭君俱君天性

前集

卷之八

七

孝友不苟然諾余重而驪之數爲余稱其內人
傷哉客子所不憾于先人之養與殯也家婦寔
身勸焉君之弟余侄女夫也亦數謂余傷哉仁
之髮而靡依也濡之翼之嫂寔母焉姆寔姑焉
嗚呼賢矣丈夫子三而未食其反仇儼敬好無
聞言二十年而奇而弗親爲訣賓谷之痛而欲
絕也宜二十年鄭氏婦而爲子而爲母而爲姑
無非相夫比德賢婦所不必言如淑人者稱女
宗焉可矣嗚呼此可歿而無缺也已

紀先府君裏事

嗚呼自不孝年十八而哭先君至于今而始克
成葬不孝之無以爲子也敢以吾母之命幸逆
稽事之罪哉不孝聞之人子于親有莫之致而
致者生盡愛役盡哀也有致之而不必致者生
而養盡物役祭而葬盡儀也傷哉貧也既無可
以爲饗然一身又孱不勝勞奉冢母之訓日
夜誦先君遺書庶要在天之靈幾幸一日不得
盡吾志于殮而或可以盡吾力于葬日以積日
而遇不可爲也蓋不孝于是中益熱而陰陽之
患侵之矣必欲成先君之志而恐遂不能掩人
子之心旬制枉管僅而就事嗚呼不孝之無以
爲子也敢以先君之既卽安遜自違哉是役也
不孝所藉視其兄如父侄如子不憚拮据以寧
吾親者吾季父以先君之事奔走負疾伏枕未
瘳矣次者吾弟二女一男同病痘疹旦夕撫衛
欲厝一武于戶外不可得矣然一身又孱不
任勞衝突遠險幸以不憊而報成事焉先君之

重恤不孝也稽事之罪不以身償而弱女當之
蓋卽寔茲之日而負瘡以從先君獨身時事無
暇省理嗚呼不孝之無以爲子也此女早惠定
非泯泯二十五年之念而代我以告翁是其死
也賢吾生死無憾矣本紀襄事之凡送及纓親
父子恩深不能裁割故樂吹之不孝無所追罪
之隱哀亦并見焉

先考母府君墳記

嗚呼此不孝之罪也先君鳳梧先生墓也先君姓

方諱 字仲光世居西安沭塵里生我明嘉

靖二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卒萬曆六年三月十

八日得年僅三十八以萬曆三十年十二月十

五日葬于明果寺嶺山之陽而良坐坤先君孝

弟績學幼而負四方之志徒一邑博士以歿嗚

呼痛哉先王父 王母毛氏妻吾母石塘鄭

氏子三應祥娶鄭氏繼王氏生二女五孀許舉

人徐日曙子應立六嫂幼二弟珀基俱天女一

適王守成不孝無似無能顯揚先君之令德

謂當世君子以表諸明茲敢私灰生卒之祭刻
石而誌諸幽痛念罔極言之不文嗚呼

先妻鄭孺人墳記

嗚呼此信安畸士方應祥婦鄭氏骨燼之墳也
氏配祥一年所以瘞沒時有明萬曆癸未二月
十七日也距生嘉靖丙寅八月廿五得年十八
耳孺人歿予繼有娶生子女不育又有爲予妾
而歿者多以瘞釋氏于請予以孺人及女妾之
歿于瘞者茶毘焉于是取遺燼甕而坎之箸溪

紅枝山招女五孀六孀妾劉之現附焉五孀許

字吾友徐日曙子應立生今上萬曆丙申十月

十六日死壬寅十二月十五日得年七六孀生

辛丑十月三十日死癸卯正月朔得年三劉氏

鳳陽人生壬辰 月 日死辛亥正月朔得

年二十墓坐祭面丁葬之日四十二年九月廿

一日也記此鍾并坎墓中

書亡妾汪氏墓碑陰

汪氏金陵人生萬曆丙戌九月九日終祭卯三

月二十日得年十有八耳予庚子應南都試迎氏于萬竹園九月挈與歸稟性馴淑奉嫡王得其權予自辛丑病瘥幾不起氏獨手調粥餌不以日夜間至歷歲而色不損賜予幸起而氏歿矣嗚呼夫子之迎氏以子氏倚我以身氏之父母煙我以女今乃俱左予則安能忘氏哉故既鐫碑于墓復綴生卒之畧于碑之陰示予子孫苟余鬼得食毋令汪氏子獨餒可也

關真君像贊

世儒以三義之說出于釋家而不稱此不知天下骨肉之誼有在骨肉之外也夫離裏兄弟不稱而稱異姓異姓之兄弟不必稱而稱三先生乃三先生之中而先生獨擅義當今何也先生有孔明之智而去其文有子龍之忠而去其武夫玄德未離于文而翼德未離于武也則兩先生有偶而先生無偶矣同稱兄弟而獨擅千載何疑哉世之道先生者稱其秉燭翼德饒爲之矣稱其千里獨行子龍饒爲之矣此不足以盡

先生余獨道所以稱先生者如此

戒殺辨疑篇引

陶隱居精勤道教名繫僊籍以所修本草多用蟲蠱水蛭之類救療疾病遂滯冲舉向非弟子桓閭傳道帝旨改行本草遂榮都水監之命不可期矣上帝好生惡殺如此世人既無貞白功行又事非利濟關切地生必不得已而割截生命恣縱口腹自造地獄受無量苦歟其何及夫脛胝之憤有受必反况斷彼命厭我貪快果報不爽必相償復又何疑哉有人於此身極饑困從傍救之剗肉自養可令得飽必心生痛楚寧死不忍又或弱喪之子習行不善道遇親屬提刃相向其人細想鄉里名姓是伊父親或伯叔兄弟弟必涕泣投刃多方懺悔人非狂疾情當不遠何有智人骨肉相殘易手自殺刀山劍樹火炮碓春種種苦害見作見受貪令知昏恬不覺悟亦可悲矣吾友女東居士深懷慈憫會恩救濟因取陳氏戒殺放生辨疑等語重授剡鴈廣

布大衆女東直心熱腸軟行善道具佛胎分自其少時因病得悟便思永斷殺業以報佛恩惠利衆生微至蠶風必曲加全護精行不息三十餘年自其巨嫂內外贊御遵奉慈憐一心同向昔惟麗老今見開翁茲出是編命余爲序夫以隱居至行不免用本草見掩以有導人爲殺之因也是編也行功德可知矣記稱騙虞之仁非自疚之革不食披毛戴角與滅殺緣今疑而生辨辨復不信其于六道當屬何等願我有情誼

普來閣初集

卷之八

六十一

萌悲悔共植善根庶幾不負女東廣惠之心它日共結勝蓮之伴耳

西城白衣庵告募疏

白衣庵者蓋依舊三聖廟拓之三聖廟故厠城而立一方之人奔走香火者苦其陡晏不勝拜趨各蠲淨財召僧一心倚城爲樓又構廳三楹其前奉白衣大士居焉大士傳于世有白衣觀音經專爲衆生未有嗣息者說法也于是凡屬斯境與往來斯境之求男女者無不瞻禮之誠

之所格往往響應所謂三聖廟者不超一方之香火矣僧家行跡轉徙不常事僅草創而一心他適版築未遑行者時屢傾跌之慮瓦甃聊具居者不免風雨之虞無以門前片地瞻信峯崎相對可畏昔以陡晏而僉謀拓構今既拓構而未得半夷人之未寧其字神其能述于祠哉夫九仞爲山必戒其止一巢栖息亦計其安在釋子不妨委于世界缺陷之常論檀施不宜負此公案未了之憾子履茲地容嗟再之頭陀如賢

寺次開湯集

卷之九

三

起手對弟子來此政檀信召了一公未了之案也以疏授予喜而引之嗟夫辦香迴向可以廣福田利益之資能賦登高可以寄江山眺覽之趣功德人天足慶圓滿悅此銷銖而坐慈成緒凡我勝會知無取焉耳

募造檀香佛相疏文

衆生淪溺苦海病總一愛佛大醫王拔濟衆生藥止一舍佛製此藥豈唯衆生獲大饒益舍見在身獲無量身舍輪王位獲人天導師無量尊

位佛所自度亦一舍而已矣佛豈惟舍而已舍所舍者受衆生舍是無量身遍現殊相碎如藥肆頻著虚空任彼百藥具餐香光凡有愛病聞香戴光共生歡喜藥成勝果是身可舍况諸財物夫具能愛人必定能舍真能舍人愛還兩得愛若非病佛何故舍舍若非藥佛何故佛佛所自度證質歷然矣如是我佛二尺檀香之相其千丈六金身未等一莖之費也和尚寂福頂佛乞舍幾歲于茲功未逾半衆生愛城難拔爾爾

青來問功集

卷之二

三

和尚弘願依佛無量相成之日庚以餘財施供千衆惟是衆生愛病愈喧和尚執業叩求病人其願彌廣咨于居士相勸成就余謂和尚凡此功德就及未就非關衆生衆生愛病本無根元佛之舍藥亦無體性從于空界巧設方便人行橋上影入水中一念不生二俱成就我欲偕與有情刷除萬劫愛淪之病而我未曾深餐了拼一生勞動之心刻期定日算功計效說佛真方賣我假藥誓日以驚病日以鋼衆生病耶導師

病耶幾歲于茲功未逾半頂佛乞舍心不退轉一日如是終生如是藥力薰透病氣自撒丈六金身從地湧出一雨普滋恒河沙衆何有二尺檀香之相千人一鉢之供哉夫畢吾終生成就一事一事間滿衆生間滿矣佛舍所舍意亦應兩人有不舍未有不愛心卽護愛必不護病愛爲今因還爲舍果衆生無病無用佛藥我佛有藥治我病故佛卽所自度者以度衆生和尚先以度衆生者自度承肩一心依佛無量相勸樂成如是已矣

青來問功集

卷之二

三

个齋記

十个齋在可園之西偏孟陽娛親之暇晤對古人之所也齋不能踰步斯夕誦拜有大士像有圖書竹床明窓淨几可謂富矣余生平貴嗣宗之疾所至有拔去籬壁之想此齋廣不能踰步而深靚紆曲具足種種富是籬壁爲勝山斯以觀禮法之士正不必仇視嗣宗輩人耳齋之外爲朱欄爲竹竹僅十个孟陽命其齋名以此

竹之外奇石二枚玉孟承之時竹得徹月清蔭
氤氳與石相縷余醉眼對之恍焉蓬壺三山在
煙雲間也余戲謂孟陽十個名齋未免楚弓意在
請去十何如孟陽澗然遂易今名

青來閣初集卷之九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禠著

自順成門遊極樂寺紀事

二月十三日晨領徐闇夫仲起夏予偕西送洪使君已別兩徐謁曾師道西長安街宮城柳樹一望醴綠忽動郊遊之興過師已小輿從順成門出西便門曠野如掌遠樹鬱參靡極極目蕭連久之過西直門度高朗橋至極樂寺憇焉寺

晉天開初集

卷之九

一

前後多果松林列階除將數百樹其幹與葉皆作碧沉色纔鋤可愛寺東雨花亭石閣擁之眺遠送懷大饒爽致古松一株翠蓋翼翼已西之臘余與袁小脩錢受之營婆娑馬今爲貴人子所肩僧運池治午供折而西爲通靈觀庭中老栢四株巨者兩人抱之不能旣幹參天離奇根怒起地上道人閉關年甚詔脩然有凌雲之氣淪茗似余取杖頭錢百文餉之又西大真覺寺金剛寶座一區琢佳石甃之上矗五浮屠壯翼

精固 章皇帝御論碑馬座經始於 文

皇帝之世梵僧板的達以其式獻勅依造之歷成化九年而告成今寺口北惟寶座巖然左隱白塔一右百步外爲白塔者簇焉各花數本灼灼其中蜀奴子採其英之郁者共柳枝把之步寺門外倚樹臨流兩兒鶯扇扇立風枝聲作微吟西山爽氣蔚發紛披襟袖呼與就之以日曠告從者遍尋杏花持柳枝掖余行林中以歸自順成門沿城河皆大柳樹至西直街爲平坡高

晉天開初集

卷之九

二

柳千章差池四布溪流如玉彎環貫之伏讀御製碑所謂土沃而廣泉流而清叢木茂鬱景物佳勝天幕倬章化工在目矣見魯師起居抵暮還邸中蚤候師闈人辭焉茲乃得達耳長齋子將方飲而酬余取杏花柳枝置席端詫以茲遊之勝爲大叫加爵焉得詩一首帝城三月好風光柳綠桃紅馬足忙忽憶江南舊遊處鷓鴣聲裡繫蘭航西湖此月桃柳爲政予自戊戌而還芬霏旖旎之際多所泛濫近杜門里中頗疎

游屐二三公人酒槍茗碗草藉風談之樂未嘗
不觸景會心都中少桃花乃獨肯出蒼園高
拔輕條嫩葉參差綴約于古幹硃研間有幽燕
老將挾十二三歲胡姬馬上彈琵琶意象江南
所未有也風日溫好天宇澄霽余得露輿往從
窮吾自境尤是快事走筆記之約長蘅子將望
後裏十日樓作西山遊了此興也是日還遇黃
上珍順成門內余與上珍別四年所想念深夫
握手道故相對慷慨上珍明日爲遠左之行幾
青大開初集卷之二

交臂失之亦一奇也

宿州北城紀事

臘月二日宿州待問子將三日脞歸空上人杜
城上之白衣觀音閣師臨濟弟子其學以實心
備行爲宗多禮天下名境爲予言峨眉二老者
武昌劉喇捷甚奇二老成化時人遇于峨眉石
岩中叩之不會七日與俱形語而已體幹魁渾
行動如雲劉喇捷者坐城東一窪茨四十年不
出見者輒逆道姓名指畫其意中事及所著來

多奇中師又言嘗至吾地樂其山水之秀人俗
朴易意此卜居余稱倚雲相邀首肯之師設伊
蒲草余作竟日談風塵固證之際忽濯我以清
涼不覺心骨沁爽師亦喜予得未曾有也問備
行用功竅察曰真得手人惟前惟確以聰明景
响求者非吾教也四日投刺謁師約南旋訂倚
雲結集之期閣巨而西有蘇長公遊蹟踞官宅
後僅一望之直北塗山禹所從會玉帛也稍東
乾山乾達婆遺院處也閣前城門額磚花林隱
起待者曰故楊州瓊花相也問其所以無能言
者嗟乎此花之妖當年騷亂一世今迴向佛慈
藏洒風葉易名優曇可也何言瓊乎師授予五
印心陀羅經一卷持以祈子拜而受之又取銀
花二株贈予曰爲予南官之慶謹奉之待後房
之宜子者蓋莊嚴大士物也子將不至午刻復
驛而前

自徐州至北京紀事

癸丑人日余偕爾珍舟抵彭城投王家王仲嘉

取陸而壯時積雪阻滯又吾輩磨至生口乏絕
遣奴子逆之或至馳三百里者子將挈幹僕蒐
民間得驛子八頭分給長蘅決計前驅夫長蘅
謂余作何狀日子第行無慮余愆試期也十二
日天氣清霽共爾珍散步過使李友人王與東
卿之共攜邸中取酒爲歡月娟娟娛人午夜而
解十三入城視貂蟬井登黃樓周覽山川之勝
樓飭于守張吾友董崇相記之文特青雅過周
廣文爾珍友也飯已遊雲龍山望王節婦塚綠
青來關功集 卷之九 五

而上婦殉其夫 帝棹樓旌之小坐放鶴亭
兩腋颺颺呼孟參軍何在入寺瞻石佛白永庵
禮大士石佛鑄山成之差小武林巨傑耳藏閣
覆之庠隘不稱雲龍一山中峙重巒遠合州治
抱之僧性桂爲余指點昔人遺蹟若隱若見于
烟霞間是日成見賢文暮還主人出繚絲小燈
治檣要賞之月甚佳移而坐月與東操土音囑
長干行樂焉十四周君約遊桓山以東裝辭蓋
爾珍已覓敝驛任乘余亦買扛夫擔簞與從之

十五朝炊將發而李長題捧門人刺謁余長題
髫年清顏余一見奇之別有記至利國驛日暮
投宿闔市闐然驛宋故利國監也當茲勝夕荒
落乃爾爾珍屬童子取雪礮放之觀者圍合小
兒爭拾遺管炊之不知中已無物也得事君文
十六行十里遇阿記前遣逆驛子也得仲聞叔
傳吾家平安口信道滕縣過趙令所村漢張良
墓爾爾珍笑曰是未讀延陵季子彈平兩女人
戲秋遷軒幃觀之晚月佳而暈如淺翠玉杯圓

青來關功集

卷之九

五

大寶珠得歸仁文十七微雨日嘯抵郛縣肅瞻
孟廟共爾珍步西城看嶧山得反身文月白如
晝微雲數道亘之纖纖作魚鱗觀主人曰此海
氣也十八道兗州夾道柳絲含春綠苞依約瞻
烟微薰无惹浮可愛風日晴好所至日佳申至
新嘉優人演古城異其色之鮮間之徽班也縣
簿鄉人屬驛官勸鎮民釀金爲之此亦強笑不
權矣共爾珍坐酒壚闔之携妓李酌邸中酒已
去之十九晨起雨霏霏午日若無得事賢文飯

汝陽是日見異人三一人倚楫卧癰生在左脇垂至脇視容二斗許布袋一瘻附中肩若擁枕承吾輿不礙一僧長三尺量其首尺有咫抵東平州憑城閱戲二十風爾珍馬贈余一驪驅行李頗駭勅代之過舊東阿縣至桐城與東出自巾舉塵王遜遜幾不辨其眉宇得性近文夜不寐廿一兩行卅里而驛飯往平得伯夷文宿新店升二晴腹站過午得並育文行至趙家河大風欲擊余兜僮人輓扛行驢恩縣水西而沙升三五號起行見女子臨檻而櫛口占詠之美人哉新粧初日芙蓉色玉盆注清泉纖手弄空君爾珍嬉余作反詩也過德州得居肆文宿景州南關爾珍所携酒壺覓得差佳者益錢酤之爾珍酒德醇蘭所至必數酌取醺余時持茗椀或囑不鉅對之倚車誦送清夜寧慙感懷弔古觸事筆譴都忘醒醉每憫長衛子將不同此致也會櫛南何蒙卿投余試卷及省錄升四閱蒙卿卷喜其清今爲作評返之蒙卿其人故雅士也宿

署櫛升五風河間府過午屬阿記前問天寧舊至僧得獲上文宿新中升六香城午過易水湖夾水堤行白鳥百萬蹶起入雲中瞻目久之余昔年偕伯雲梓冰三十里卽此也語具伯霖所作丹車草叙將至趙堡橋叱呼小丹度之橋梁木爲之修不二尋生來填香丹子不能給有駭而斃者吏寘不問何也童僮唱壯戲聲啞啞不可辨升七新城縣午得人皆有所不忍文余自入勝與爾珍日分一題以驅睡鬼搥筆伊吾不能自休多闕而吃者爾珍曰子載舉子屋驪道中能無異耶風業糾鋼亦自噴之宿涿州壯關自徐而壯幾二千里平野繡錯老稚熙熙多樂郊之色旅載廷寔外戶不掩余謂爾珍如此世界吾輩快策千時升斗安閒飯排遣散裝自厭灰塵受用侈已夫以是非競者不及於治亂以官爵表概競者不及于是非以治亂競者不及於天之定與不定且事懶慢焉于時夜炙鴉之計乎升八侵晨得和也者文過琉璃河憶與伯

素倚檐柱看西山晴雪晶晶與朝暾宿濯兩人
舟車草成于此今紫翠蒼茫佳氣蔚蔚又復一
境蓋春漸離矣橋北恩惠寺殊整麗 內旨布
泉蓋之僧全慧留午供慧願開朗事達觀和尚
與其耦戒山善道達公了手事妮妮成故余識
也授文章奚奴理之并舟車風林等作共若干
首收篋中夫寧子商歌以感桓公至精入人之
深不待詞之畢也余不敏妮鮮兼日之勤致疑
神之伎僕僕途道以成吾勞薪之命何所事此

青東閣初集

卷之九

九

非謂馬鈴鐺鐸庶倖賞音存此車脚余息資嘆
者一嘆可耳至新店遇徐子卿作家報數字附
之子卿兀突多奇致以上海令觸貴人謫楚校
視共爾珍施然集張君行齋頭君行弄友許
泗濱弟子企予久矣子卿拉予晤之是役也所
逝吾輩嶺南何潔卿藻黃與東早吳範霍汝玄
陳禹嘯梁太嘉吳坦黃與梁習余友韓孟郁李
長庚雲間董述初年兄及其兄遵聞李鵬程漢
南施克心會稽胡敬循廿九日午憇天寧將以

月朔進部牒見 朝長衛子將先二日入都門
江山縣重建輔德城隍廟碑記

須江輔德城隍廟踞縣治西五十步而近按所
建置莫可詳詰其存于鏡石差可攷者一見元
至順三年尹程卿碑一見 國朝嘉靖三十三
年信人胡賓碑斯廟之建置其文獻如斯已矣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程侯來令茲邑廟寢而
圯頽垣敗壁神棲其中侯心恫焉意一新之未
遑也酌酒而誓之神余與神并吏此土不職之

青東閣初集

卷之九

十

畢定有與共今而後所不爲民請命中之以陰
陽之患神任之所不清身附民聽神之命中之
以人道之患余任之神頽垣敗壁而虞余爲崇
禱聖室以負神神爲民相余毋中陰陽人道之
患以共殿此土仍以頽垣敗壁棲神余爲神獨
任之候下車四載于此矣蚤夜攢秘畜民之生
五氣不好境內用穆政成而奏其最于 帝
神之廟亦巋然新焉出之候則禱脯所節溢也
藉之民則金矢所樂輸也由侯出之明信具矣

祔神而官者桐鄉之尸祝在焉侯要神于其民
須之民事侯如其神也經始于三十九年之六
月歷明年而竣于役緣而葺者什之一更而新
者什之九董其事而告之成者義民鄭熙王應
春毛通徐實徐察等也侯于是屬予爲之記予
聞之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又以惠本而
後民歸之德民和而後神降之福德者惠之本
也福者德之成也天人之泰揅于此矣明信斯
在筐筥錡釜之器蘋蘩蕋藻之菜可羞于王公

青本園初集卷之九

上

可薦于鬼神德之謂也物不滓而謂之明業象
之心不外而謂之信器象之懿哉侯之不以崇
墉聖室負神于頽垣敗壁也四載于此噤志一
意以圖吾民風雨以時年穀順登不格陰陽之
精而人各安其性命之正須江一圮邑也侯再
造之矣民之和也政之成也廟之新也是役也
自侯言之神事也實民事也自民言之昭神之
福也實徵侯之德也祔神而官者桐鄉之尸祝
在焉于此見天道之不遠而人心之未遠是猶

王者之治也抑又聞之神所以血食一方與有
土者並曰能爲國禦災捍患則祀之凡災與患
何嘗之有人實有以成乎神也舊記寇賊擄剽
邑衆賊驟夜見神光煌煜若列炬奔星盜以投
首又云兵燹之余邑之官舍民間悉罹焚燬而
廟獨存又云天降驟旱苗瀕于草民以失措徒
跣純縞力零得雨不一而足以著神之靈顯夫
林庸于衆所共恃揭幟而登世之趨近招矣爲
惠千求者之不得已居廡而乘人之急近市矣

青本園初集卷之九

下

輓世治辨之吏務爲一切之理不顧其于天地
之和若神亦自潤其清虛之體與一世交尋于
利名之徑以此謂之靈顯吾知神之不食矣四
載于此風雨以時妖厲不作黠盜先跨三省爲
之穴朝攫金于市而吏不敢問聲色不動收之
咄嗟而邑藉高枕侯不以名爲官不以利爲名
明信之感精稷相盪神冥炫異之蹟而民亦不
煩圭璧之費政成民和崇墉聖室靡所用之而
神與麻焉侯所以成神之大也寧惟是民之成

廟曰輔德神與嘉之安得無記是言也近乎張
非侯命記旨也斯神之靈其不受乎張明矣屬
執事者卜可而錢之侯名鵬舉江右之吉水人

白石山記

楓林距余家百里而近從東蹟過渡折而南行
山峽中於時春氣方壯木秀繁發幽芳穠塗五
色紛爛晃與適風而行香氣習習不啻旂植林
也至上路岡一望九仙岩小酌馳去余又新方
元卿尹茂官輅余過於破溪出所携酒核爲白

青來園初集

卷之九

七

石之遊抵夕至館白石一山亘平田中石累累
錯着望之黯然按之質皆玉光潤可愛兩石尤
奇一峙山之南中裂爲二嶙嶙畏人元卿云板
際西上可以踞坐余心幾之適地有虎遺又新
茂官不禁色動遂將舍之而山北一石挺出木
末若邀余者蓋躋立山側可坐十人云于是取
酒核全踞賞之綠嶺萬頃四山圍之而靈源一
泓泓然几下夾背宏胸急進數巖澆其硯編纂
響西輯燮烟漸青山水之氣干薄霄冥與日光

映瞻其雲皆作魚鱗草莽之象大叫奇絕而返
元卿云此地名白石山唐故邑治也余謂又何
以名靈山或以此山之石皆玉其質故又更琳
以美其稱乎姑志以俟考焉

安東私志

余以病去筆研幾浹歲矣一日從人甫行散林
薄水聲冷然頗覺有會人甫口一題曰子試構
之余謝不能人甫曰此要言妙道所出不必問
劑吳客也干弟爲之吾且與子共爾余唯而受

青來園初集

卷之九

七

事始猶臆聞怦怦已覺神爽輟輟漸以省快於
是遂以爲常日拈一義片言愜心則互相欣賞
不知病之去余也安東著萬山之畏境驟易秋
寒蕊未茂而氣已先峭意漸他徙計所以志斯
遊者人甫積余近構此實愈子病志孰與此因
儉其不甚蕪者被而輯之僅得十則藏之篋中
余聞古學道之士多于病中得大悟進蓋毒病
剗心獨割繁膩清虛日來如畢陵伽蹉純覺遺
身證獲刺足規余宿業深錮重以故吾負爾豈

子耳是役也余寓安東閨月者三人甫倍之凡所撰勒不啻再倍誦論精微多所鑒余將別爲表章縣之國門余文旣儉又雜語語殊不足存要人甫之靈聊志斯遊爾矣

松嶺編引

文章之道竅乎性靈非假於物而然也精之所注觸境成趣得趣成聲若有所然而不知其然宋玉有言因其所託則風氣殊焉造物所不能強而况人乎大塊噫氣吹萬不同得松而響若千天月乃集

卷之九

五

獲彼二蟲者何知焉知其嘗泥且餘於此而已余與二三子所爲忘其一時者如此是編也成敢妄附休明之鼓吹微惠同好或以爲大略之椎輪而加微至焉余不慧業已清道而待之矣

金陵寓草小引

是敗物耳安用理之變之桐亭之竺不然耶鄙人之意唯是遺簪墜屐之愛不能自割愛命左史無而記之題曰金陵寓草以紀地也是役也振筵于歲朔秋杪而弛擔得文凡百紙而奇錄其存于篋中者如此夫大雅不作久矣孰持此道之是非同乎我者正之異乎我者正之余俱不能知余以志余遺簪墜屐之念而已

稅餘自述

七月至自武林以徐孺子抱施期之戚兀坐塵斷三月而奇於時吾鄙之士有挾策而過山中者不得不勉以故業應之自孟冬之朔每開口刺二題性不便書又善忘或僅成思未脫於手或既就草雜其絮屑童子誤以脂燭俱不復公

斯所列者以文計之得二十七以題計之得二十四余兩月間陰晴風雨之感具是矣乃併武林夏課十六首鼠壤草二十一首彙而存之總題其案曰稿餘今作取之脂燭之餘也鼠壤草多舊構遠者至十年所予以飼鼠宜矣靈子爲余就藁數中輯之取之鼠嚙之餘也武林夏課何亦曰餘嗜余茲苦矣孺子束髮而兄余二十年於此雖鴛鴦鳴之好以余多四方之後不無並軫懷人之儼促都論心自喻適志未有茲遊

書來開函集卷之九

七

之勝也嗟夫孰使中乎羿之發而不免也哉余文直取孺子之胸代寫之耳豈非濠上之遺譚而海濱之佚響乎謂之曰餘余之心苦矣客曰吾聞六稅之學道之餘也言立而道存焉君子所以托於文也字稅曰餘子何托焉此非余所敢知也老氏之道人棄我取其言曰不足以厭餘明乎餘者人之所棄也斯編也余以志今昔之榮義則竊之老氏而已矣

題余長愚雪歌六秋

此鑿臺試士題也爾日長愚方清卧僧寮身在事外矣復乃作如是觀其猶有不忘于中者耶長愚笑曰使我在事之內子亦謂我能作如是觀否嗟嗟是蓋心翔于有珣目之志者而姑以寄其游戲耶野鳥見人飛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試參于瞻此語與笑人爲破顏愛此腰肢嬌意思何如則眉上磨墨與僧寮清卧不必以事內事外分吾游戲之趣矣

梓諸孟旭筭中草

書來開函集卷之九

八

癸巳夏仲余與孟旭定交武林時俱韶齒懷瑾自意意氣用壯慨恍寄托天下事立竿取影咄嗟可辦在苒二十年余既濩落鄉書而孟旭僅以明經調選出宰定遠長安旅邸瀾醪相對丈夫墮地爲龍爲蛇位置由我耳飛沉淹速何必在意中孟深酒酣縱談稅文之業一日之遇一目之鑒吾兩人不得與輩上君子爭矣二十年在苒不忘須臾砥礪于此迨然會心片言于古世不乏同調人豈其遂以齊庭之年掩軒轅

氏之律呂哉畫苑孟旭箱笥得文二十二篇將
輯傳之更從孟旭請益曰吾以屢蹟之物服之
不祥已屬家弟付諸祝融矣此其偶存者也嗟
乎文之有幸不幸詎云知與不知之變哉夫經
生屈首一官多本業委頓之后計無復之孟旭
壯年績文割弃公車榮願以展採微之權斯編
原本性情緯以經術溫潤豐美藹然孝弟中和
之響施于有政 國家豐邑舊都萬年有道之
長綏以父母豈弟之德文章之用爲得其大軀
青末開初集卷之七

上君子其不能以一日飲吾孟旭明矣遂并述
吾語梓之

一指吟引

賦物之作親則難情逸則難境難情則親乃以
逸境可知矣難境則逸乃以親情又可知矣畫
家所稱意思所在情境之間非離非合妙或在此
此體以立雅動而之風風雅之道非弟所窺竊
于此賦窺作者之志矣請以鄙言聊當鼓吹何
如

題青霞社草

司馬相如楊子雲詞賦妙天下而蜀都述自太
冲山川毓粹奮爲人文不獲身食其毓文之報
此亦作者之懷也吾郡環山而治靈巖名蹟副
諸掌故不一而足青霞石梁踞郡南偏僅二十
里輜軒之所往來不乏勝紀之什其鳩都士而
以青霞社也則自今日二三君子始也輜軒之
言在焉後先撰結而標目靡殊猶之乎社也容
儒左方生于斯者齒以相次以明讓也主者行
青末開初集卷之七

采而識焉都人士之咏謳與四方往來之諧述
使紀牒之間山川毓文之報可無愾于
作者美之需勝之含嗜無窮也稱詩焉之情之
境亦無窮也太冲之賦得玄晏叙而楮爲踊而
逸少有未盡之嘆文章之難爲定論如此夫子
美諸什出頌者何彬彬也文彩闕發時則爲發
而實存乎人二三君子選勝徵詞未見其止畫
發吾土之奇秀以光昭掌故之盛麗吾且取發
張于子美以俟云

楓林課約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自洒掃見者知爲郭
有道宿處王子猷暫寄在人空宅便令種竹曰
何可一日無此君此細事耳要知古人胸懷本
趣于其心所不安與所不欲去不以斯須或有
如此二君于國我輩也史記項梁儼居吳中每
王蘇役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彼
匹夫幾幸于世亦能預操其勝爾爾吳中賢士
大夫皆心下梁有以也夫天地昌明之氣導迎
于精神之宅王而餐皇于志意之棟堅壯者所
由淬志勵精以與氣接者也駟介二矛平居以
恣河上之逍遙臨陣而斬奏雋于整暇理所未
有吾風塵淩倒壯志久消諸君強而屬以鞭弭
匪直取攻玉之石于他山抑將振穿窳之力于
末弩動我之惠不可護矣謹就尋常程課商榷
其可共守者誓于神而列之道近師乎先蜀
總貫于統陰雖昨日周旋當復有限掃地種竹
之意識者想不遠也若以瑣而瑣余子用兵法

之效吾知之矣盟言斯在請聽諸神

與于將論文

書來欲作小築新社序向未及爲欲更畱使一
日竟小語并去念彼御命之久又吾多應酬恐
不能待略說吾意寄去卽借佳筆擇稍當者標
之可也大凡文章之運十年一變而皆視乎所
至乙酉以前至於司衡者之程義其精神之用
挾權之重以行於世至者足以奔走一世游其
教中卽不必至亦兢兢繩墨繫黍之度而無所
非何也其權在焉而精神傳之以行也顧其權
尊矣而勢處孤豫爲工則虞啓前泄之實粹爲
辨則應授明親之鑑故易而用士子之文吾向
謂文章之統散而權不盡歸上者此也心心有
主躍冶自快風斯以靡十餘年間濂洛關閩之
旨國家所功令縣之者無所不顯曉然乾柱下
一切裨官小說之言無所不闢入而文之壞極
矣上之禁戒日以勵習日替而不可返譬之洪
波放舟楫師失柁乘舟之人殫力叫噪徒任風

水之擊宕以聽浮沉之自至爾已何也精神散于下而無所以統之故也至十八房之刻而變抑又奇矣此天也非人之慮所及也其權尊而不震底其勢衆而不虞派合天下之是以制天下其道精而不虞其有至有不至文變之權不必總于上亦未始散于下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王事出焉天下欲不由其中而不可得故曰天也夫房稿者非如往昔憲課人自爲主而不關於上也彼得稿于一日而又哀昔日之所得稟裁于司衡者而布之秉高而權聲固已日月騰而功令縣矣且士之稿非比其場中之文也主者鑑士之房稿又非比場中之鑑也命以其得失之機而制士則心不必盡行於腕憑士得失之命以衡士之文則目不必盡用其明房稿之衆集而是非之真露是是非非之真明出矣故程義者以一人之式今天下房稿之刻合天下之是以持天下也戊戌以選習日漸而影影矣孰爲之吾以知房稿之有功於文運也吾又

以知選房稿之有功於房稿也夫房稿之盛行自戊戌始也當勝選者二三家牙暖而十許家美駸而數十家矣都士而議上之所建立吾初亦惟其不經今乃知其功之灼然而不可廢何也今房稿之選而行者大抵皆精識舉望之士其聰明足以極文之妍媸而靡所貸其氣力足以各標其所好惡而不相襲其妍媸之靡所貸也天下之趨向顯揭于所不可易而耳目新其好惡之不相襲也妍媸之說反共藏于不得遁而統紀一見以爲文變之權操於下不知實以洗餐天下之精神還以其權屬乎上也故房稿之布于主司譬水之注於天漢也選房稿者則九河濟深汝漢淮泗奔流伏洄支分派衍總委于歸虛與河之原漚者也集衆目之麗以致其道之精借是非之真而反其權于上故曰選房稿者有功於房稿也嗟夫人情未有不愛人之譽者上之所是未有不惡下之所藏者也房稿之選也進退馬平臆而稿者無疵焉行稿者無

禁焉此豈人之力所能制哉不謂天爲之主不可也房選之不容廢如此自選丙午行卷之後多以此從臾子將者子將不爲應而我亦未之勸何也非謂拂上之嫌不可居而天下之名不可多取也有進士之稿文之終也爲三年始也有一時之謀文之始也以三年終也終以標始爲上之事始以徵終爲士之業律有十二旋相爲宮坎艮之際陽遜而不用焉專其氣以致於始也房稿之盛於戊戌天下之沐浴其言而漸

齊東野語

卷之九

墓

還於雅也實崇蘊于辛丑甲辰之交吾輩松籟聞松近社之刻與子將行春野乘之選實鼓吹其間專心致志於道迎之氣與天下共披蕩於穆如之風偕茲同臭明吾意尚以蓮王之路著葉之始士未嘗無事也夫天下不少精識譽望之士其心力足以任一世之是非而斷乎治吾操吾之業以聽之而已故行卷之後僅有小葉拂水之合四社之合卽四方之以文至者甲乙而篋之未以載乎木也吾有以知子將之有深

意於此矣文章之變有房稿巨廣程墨之的質有選房稿者以佐至者之驅除固吾可以靜而觀其成之時也已天地之氣之動也段琯之輩灰爲之先求其社之合而已多夫徒何受焉吾以爲小築社刻之不可不踵也彼來之秀分爲藉社而刻之亦不可已也何也吾輩之有事於此與諸從游者之日漬而月刷亦且盡而近矣以武競者三鼓而比子竭以文令者三適而獎其成竭者不可不共振之也適不適不可不與天下共見之也吾輩之文得失自不昧於心亦無藉知我者之愛吾邈來書所稱雖未及細論但卽吾所經見諸君或沉摯而精警或雋爽而亮折或典範而深秀或清異而幽曠是皆確然能爲始者也安得不與天下共見之也夫小築片石自我輩爲政精神之所旁薄天下幾此于葵丘與首止乃吾之意殊異此夫桓之伯業所以不振于葵丘文於桓而乃益降者管仲不能爲鮑叔舅犯諸人老而鮮其繼也亦伯者規

齊東野語

卷之九

墓

模宜止是耳 國家不廢文章之治東南之邦
氣所總率必有代興之彥相承主斯道者要有
力者負之而趨是在子將矣是在子將矣初本
擬作數語致所叙意不謂採筆縷縷費紙如此
讀之啞然失笑老頭巾作此三臭孔子話徒增
厭棄然吾胸中如許宿物得此一瀉亦便宜事
也重陽後五日應祥頻首

與唐太垣論文

往見今子文字喜其清致覺小騷耳近益以贍
吾其開初集卷之九

腹矣極其所至定爲世珍兄過而問道于不勝
之人弟亦何以塞命哉竊計少年得意之文必
以才情爲主譬之花開水流霞駁雲嬌光彩陸
離而生氣沉頹此王辰玉所謂利之徒也所最
忌者落鋪叙門徑意主鋪叙自附平正實是豪
砌得則揮花布錦神不偕來不且餘釘殘膏祇
增嘔噁終日怔營不末一字之解僅滿尺幅以
爲壓足始伏苟簡之根久之成一腐爛秀才而
已今子豈其患此不可不防之豫耳清曠凝竄

以淬其神情博洽體認以培其識力比射之目
不瞬游刃之地自恢前之所患強之使就不可
得矣夫命豈文之所能爲哉世儒標舉一種必
中之文稱引成局以誤後生大可恨矣當年鷄
山對壘弟所心折于兄之文今猶能頌其概也
精警醞藉真可發厲一時小有與弟仝病者出
之難耳秋風高矣豈遂已車攻之思乎弟觀今
子風氣故可步兄之武者也聞之蚤而已矣勉
期塞命不覺娓娓弟自覘其結習不知足附九
九之獻否也

吾其開初集卷之九

別瑞卿孟陽

夫使人狎虎豹而嬉虬龍此天下之至難者也
採玉于山千尋之峻無不踣焉取珠于淵百仞
之幽無不瀕焉意有所至而愛有所忘也余性
喜岑闌家萬山之中而恐不深嘗求所爲倚案
山者以息吾黥而補吾劓此余倚雲草所自著
也今年春余去之之金陵而虎豹踞之以爲窟
蓋獵夫然青睞其地而不敢前者衆矣吾于所

生不欲將之于嶮而謁之不已豈好奇之過也哉于是兩生行矣問何以履居者蓋余于武林所稱施期之好者四人兩生負羈繼從余而兆開子將爲余居守起然宜行者之圖所以履也余咲而代之言夫青天白雲一而已美心之所會境若加親今吾與子處吾家而望倚雲不遠然三山弱水乎哉余嘗躋其巔數百里之遠若几案間仲吾足而可履也無論吾家故登泰山而見吳門吾師固非欺我也瑞卿孟陽歸天佑

青來調物集卷之九

七

二子者登兩峰之巔觀夫灝氣之出入茲山之衆固襟袖中物耳夫叔夜之不能從彥方病于神明之太儒蘇門之鑒先矣神僊之所窟宅苟非其人固不易至吾以此訂兩生而并以期兆開子將四子者能以輕舫泝錢塘之江波濤分泝連山演雪而色不動然後余乃與窮倚雲之勝矣

評蹇叔近作

謫古之洽研理體事勘境鉤情之曠之情幾平

萬物之變皆屬我臆意之所至其筆之曲折足以赴之跋扈飛揚沉鬱頓挫時時若見古人于子口角間讀之使人快不啻已醉于微裘而嘒歌兼若出金石能用境以鍊吾之故也所謂聲泥露而音冷應逼霜而力勁凡有血氣用境之故靡不爾爾况我輩人乎吾之期子不獨文夫

青來調物集卷之九

七

青來閣初集卷之十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祭文

祭陶逸則

嗚呼逸則子果逝耶東修之行百年鬼神斯鑒
蓋棺之論千載日月共懸夫既生非汶汶何患
沒而無稱哉吾輩私憾唯是壽不配才志廣遇
窄建安檀詞壇之八斗奄有都長弁州釋文章
之十命幾經強半嗚呼逸則天乎人乎父耶母
乎來閣初集卷之十

耶嗚乎逸則孰知深思重愛之等幻子電光石
火也孰知麗華榮寵之轉瞬而荒煙斷草也枯
苑同泐造物爲政銖兩之計丈夫弗云向令逸
則少事區縮數米而炊平仲之里火不必舉茲
諸之子可不假息于車牛矣北海之坐客不必
滿尊酒之需可不取盈于稱貸矣夫達人貴行
胸懷耳安得醒醒效彼并篋握美者爲哉且吾
處易爲德之地以成吾戚若友者分宅析素之
義視勢能之相矜又孰多乎窮覽百世之學

于積倚頓之財更千萬襪而不朽者文長于歸
簾彭之紀逸則于此亦何憾焉嗚乎逸則已矣
冷城四子薨坎未塋方共嘆乎鐵羽子乃遽焉
而遠先也撫今悼往悲痛可勝言乎女子藐諸
誰女爲侍女文不朽誰女爲史雖坎未塋惟力
是視婁水如帶斯心靡圯清酤晤對誰謂子死
哀哉

祭鄭樵溪先生

嗚呼先生子吾先子交誼粹臚著契統縞不肖
青來閣初集卷之十

之事先生禮所謂父之執友也祥聞之父執友
之喪如其父而先生祝祥又非直誼之屬也吾
先子之沒也蚤一經之教不斷如帶先生羣我
而耳提之才之不猶踰躅賢書日迫以老顧茲
同調之士庶幾畏壘其言欲使無俟女而不能
也非前濬以性靈之肯能不波于孺常氏之流
乎不肖之差有見也先生清之道矣傷哉孤而
貧也無與吾爲家先生爲續以今姆氏之女弟
屏諸鳩而獨操谷焉至于子今卽未籍有子以繼

吾宗以祥之終鮮而多遊也孰代爲子而將吾母不肖之幸有室也先生固大之庇矣父之執也所厚而造我又如此乃以多遊之故所躬未先生之喪不得如來吾先子也茲之哭先生也淚盡而繼之血焉能紓猶父之憾哉嗚呼吾父之執也所厚而造我又如此業荷生平辦香之知其喪也不能舉一言以舉其人之似祥之哭先生也縱淚盡而繼以血焉能寫猶子之戴哉嗚呼先生古之至人也祥又聞之士之生也遇

青來閣初集

卷之十

三

不其煙而不死者行澤不其禮而不朽者名夫行有靡矜于世而名有無得而稱至人所爲乘化往來以自適其真也先生之真誠未易言求彷彿于古之人其于酒也吾得其似于劉伯倫焉于詩也吾得其似于陶元亮焉寄情于若仕若不仕也吾得其似于白樂天焉竹林之朋其狎而放于酒者有阮嗣宗彼借過差之譽以寬大將軍保持之地是托而全其身者也二豪侍側焉如螺螄之與螟蛉其何托焉故伯倫死而

千古罕酒人矣柴葉之世並而彪于詩者有謝康樂彼悼子房之韓奮而吊魯以秦耻是激而鳴其不平不服顧其生者也無事紀曆而時自成歲誦其遺言微遠澹宕欲尋其悼時吊人牢騷伊鬱之感而不可得其何激焉故元亮死而三百篇以後難詩流矣香山之社所相與喫啜文酒之好者不一其人或久溷世中而厭割以就閒或適景人外而吐置以示放卑栖不調坦懷得失牛李論譏之際曾弗呈乎毫芒之縷何

青來閣初集

卷之十

四

所溷而又奚遊焉故樂天死而古今之與出與汨乎仕宦之途者靡有開豁其苦趣者矣吾以哭三君子者哭先生其亦憑而鑒我哉嗚呼此先生之似也非先生之真也劉之于酒也達矣死便死耳何用鍾爲先生旌而四壁僅餘一樽營酒家之索逋而笑指以爲償也陶之于詩也曠矣其言傳誦于今猶有斬乎後之人也先生弱冠遊武林醉而盡廢孤山處士梅花詩作者咋舌讓不及矣與懷永言成文而不必書之

書之不必留于篋以予之數請于典記而未有
一字之錄也白之于仕也亦洒然罔所羈縻矣
青衫之濕愴何深乎先生舞象登壇文爲士軌
晚始以明經推擇博士基蹇矣居官燕不愜子
官之心去官無罷官之色也當授福時有貴人
子才而傲稍諧與之可以得力于其官先生正
容以警之而不爲假此豈有幾微之動于物者
邪吾以此而哭先生又有進于哭三君子者矣
月佛之似而迦先生之真乎嗚呼此吾所

書宋閣初集

卷之十

五

有先生所自謂真也先生古之至人也
才絕一世而天固蒙以貌之朴其胸富百籍
而性默理其致之清于衆混冥無所校其氣之
沉挺而迅發如寶劍之重握而不可犯又如驚
颺之倏過而不少狹意有所至也當沐而不覺
櫛之堅交朋讌集飛觴對奕談笑論文忽目瞻
空而若送歸鳥或指按脈而有叩不聞淺言先
生者以爲善忘也不知忘者其有不忘也深言
先生者以爲有不忘也不知有不忘正其有真

忘也嗚呼吾亦何以摹先生乎哉不肖事先生
三十載而奇隨吾見之所至以步趨乎先生以
爲古之今人擬以矜乎世之行而靡可跡也以
爲今之古人格以世所稱之名而靡可述也竊
謂同先生之時而遇孔父之知人且以遺佚既
窮坐當事者竊位之輩不同先生之時而有子
與之尚論亦且以鄙寬薄敦附風起于百世之
聖嗚呼此近乎先生之真矣吾知之而不言言
之而人未必信也嗚呼三十載而事先生卽其

書宋閣初集

卷之二

六

生平之不敏亦已久視于先生而幾萬分之一
似矣依稀希至人之乘化以往來悲夫不知先生
者之交臂而自失也嗚呼先生已矣自此而儀
容音旨之漸遠又自此而言語文字之莫稽吾
所模而哭先生者其言一日而未泐後來而有
先生其人者庶以核其真于言之外而已矣嗚
呼此足繹先生猶子之視而展不肖不得猶父
之憾乎哉雖然吾亦道吾所萬一于先生者如
此而止矣又安保吾自謂辨香之知者不同交

臂之失乎哉言徒煩而無當于先生卽言盡淚也字盡血也九京之上有輟然而哭願之缺耳夫吾對先生之靈而言之婉亦猶附古人之諫其君親稱天以明不私之義也言苟當于先生卽舉世而不吾信何恤哉嗚呼先生逾時哭奠所生隔者遊子之他鄉一東生窮所用將者門人之脣脂矣爽不昧共吾先子證祥斯言

祭楊兆開

嗚呼兆開師弟維義父子維恩凡一時慕悅

書來初集卷之十

二

慨之間亦或以此相命孰是纖毫靡忒于心以余無似視然當之不孫者亦感兆開之誠而已矣嗚呼兆開今日之變固吾骨肉之割殞獨何心而能不痛崩也哉嗚呼兆開必歎者形不獨諸行有盡者年不朽者文闡于遠先以俟諸來者甥于菽孤而錫之令名恃于兄弟急難樹悝吾病且遠唯有相勸于大義而懸懷乎好音耳千里赴訣僅此素樽而兆開不吾飲矣嗚呼哀哉兆開已矣自今而往吾欲爲善而孰予勉有

過而孰予箴乎豈繫不惠二三友生屬于爐銷之中孰不嘆云亡于直諒與多聞吾知今日之舉創于歿生者悲猶淺他日之追省于夷刑慘更深也嗚呼兆開齒以葆神將等蠅蠆于百歲之期而年不躋乎三十宏以取精宜鵬鼎常以千載之業而志未副于一經造物不仁寧可問歟慟吾子者將怪清淨謹節之反鑠乎性命而文章行誼之無益于身名不知于固執其全者以還太清而翛然去來之無競矣此吾能信于

書來初集卷之一

八

于生平者也然則吾雖哭子而至于哽兆開豈謂知我之盡哉嗚呼兆開已矣我輩念于唯是益自規砥如子之生于不我忘曷其提我而證之冥冥嗚呼兆開歿而可贖人百其身非子斯

感誰感吾心

又

嗚呼兆開萬事一棺寸心千古今且辭遠華屋歸彼山丘噉昔家人父子晤言晏笑一室之中良朋密契橫襟豎義把酒論心一堂之上自謂

百年展瞬此意未央朝夕不保拱木蔓草之爲
居而哀狼慘雀之與伍矣雖然此固恒物之大
期夫亦直患理士非玉生石無金已耳吾業已
共古後民開土偕定千載之契豈與世人校量
一日之壽哉兆開于此又何憾焉嗚呼兆開貴
不如賤富不如貧于今思之歎何如生日者哭
子曾許送子于窆子窆今乃負病未之能矣嗟
茲薄奠用寫吾忱掩淚備介而不敢出聲者所
謂別有傷心之事聞者不知吾淚也嗚呼兆開
其鑒而鑒之

卷之十

祭徐完初

嗚呼完初朋友誼散道以世喪文章麗之非夫
大雅寥曠之士孰與身樹人倫之冠冕以提攝
朋友之綱紀命之不憖蓋焉淪道嗚呼完初
直風流頌畫同人所悼已哉我輩之爲文會始
事今上甲申乙酉之間當是時也二三兄弟
莫不氣蔚風雲心礪金石一朝投分毅然交酬
久要之貞片楮實音恍焉共奮千秋之業蓋得

卷之十

失各剖其寸心之自知而雖黃虜寄于丘里之
自論人百其身如貫斯矢者也爰自載書歷撰
三十往矣升沉存沒之變日爲新我輩當年純
稿杵臼之誼盡然舊也嗚呼完初孰樹人倫之
冠冕以攝提朋友之綱紀相與釋明我輩友聲
之耶許不徒文章之矜詡者哉嗚呼完初寔寔
而山立者魁然丈夫之槩也志持其氣故能物
爲警而不失其可親猥猥而角折者肅乎莊士
之誨也一輒其儀所以雖見鑑而偶偕丁忘怨
嗚呼完初程以孔門之三益則立義不忒庶几
至所稱禦侮以昭其斯盛者也嗚呼完初我二
三兄弟爰自載書迄于今日比之于禾穎實而
粒斯髦士介福之際也比之于社既壇而拜是
黃髮受賑之期也夫士患無身而已神理杳
子不晦之心而造物冶鑄千三寸之管龍雙墨
薪事詎可量嗚呼完初天不可問實志而沒謂
之何哉夫遇合惟時自昔文章有僧達之命行

義由已未聞君子有蹈焉而歎之仁孰是政屢
施于有家而以孝友爲象之齒志本聞于內正
而以肅穆爲柱之背果常理之有不可必吾等
所誦法于先師固不足信乎嗚呼完初三十年
服劇切之資而百身無以解莫贖之愼典刑聚
隕何以爲情雖然此二三兄弟哭兄之私兄則
亦何憾于此夫功名贊食吾兄既等之浮鷗世
界苦海什氏亦難調其缺陷不朽者又不殲者
行世道交喪我特永存嗚呼完初兄所樹敦于
書齋閣初集卷之十

天性政未有已我輩所式玉于哲人之誼行未
嘗不朝夕而若親矣又何必以世人之忿憤爲
悻悻哉

又

嗚呼完初三十年之交杯酒之談抑何言哉余
之不造終鮮兄弟兄及孺子誼敦麗裏甲辰之
秋孺頑旅寓與兄相哭哀未云已天不慈遺兄
從永逝嗚呼完初人生實難歎何景景吾脫穎
兄加長馬齒宇宙茫茫堪此孤時嗚呼完初兄

有不來盡余尊日與兄飲歸自武林相辭便
倒忘懷浮沉今兄何之徒有吞聲嗚呼完初讀
兄遺言玄著超超道兄舊館白楊蕭蕭悲從何
來知已實寥孺子有兄誰導我施嗚呼完初杯
酒之訣三十年之交孰謂魂今不可招哉

祭徐孺子

嗚呼哀哉孺子成子遠行之志者我也決我入
山之策者子也不朽相期大義如貫此豈之干
歟之道哉况我當厄病之餘子固健于齒馬平

書齋閣初集

卷之十

十一

天道維夢百身莫贖云如之何嗚呼孺子吾
何以哭子也乎昔李華之悲蕭穎士也曰有王
佐之才先師之訓而沒于道路何負于天又曰
生平相知情體如一有過必規無文不講倏成
今古此痛何極韓愈之誄歐陽詹也謂其本朝
之志仕友京師詹不在側雖有難憂其親志憂
也又謂名實既成養豈在祿命雖云短而其存
者長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足下風義遠勝
二士畢命羈旅胡亦同之在二子生猶費之

稱官人歟亦汜乎下壽子觀此又何如也然則子之歟卽自有辭于母兄我之下子良傾軀而無可解也豈直如華之抱惜于靡宣愈之茹饒子雖忘哉嗚呼孺子子之績學笥腹以六籍而咀其精子之藻身膺士之百常而取其大孝弟漸于家庭志行信于朋友下筆言語妙天下鑒賞于當世之鉅工子奄有此可以不歟于不必歟而未必有此縱歷百歲之壽婦人行哭韓中子遂肯以相易乎達哉屬續之言不孝而不得

清談閣初集

卷之一

主

終視吾母幸歟朋友之手也我方負魏視子多妨子乃自快于斃之得正固已超然歟生之介而無聖子沮洳之迹矣任母于兄未爲無子麗侄于伯未爲無父托不朽于伯兄與師友未爲無年卽謂子與爲子戚若友者皆可無憾亦豈也吾亦奚事賓賓但化爲哉嗚呼孺子中頌之要矢申盟于掛劬就還已去之珠乎再來之契擬刻信于探環執指三生之石乎沒爲靈神紫子爲政矣玄賞賞難殲我良好郢質驟渤望風

誰逗其亡之悼寧惟昔友哀哉

祭懷泉鄭翁

嗚呼懷翁一飯矢報烈士靡捐知己投分如何可設未有如兄與祥施不斲報而知兩靡緣者也存歿瞬息之間孰寫煩結之冤哉嗚呼懷翁鑄兄予心識兄予言予言則輕附兄是憲五十壽筵之賦亦佳先生之傳千載誦之亦足徵吾兩人生平交好之心與面矣爰有九年且祝且歆雖然兄則何事于此維是年來確錯于世境之嗚呼息心以求極樂導歸之十願睹指邇月之磨齒且輟然長笑于金容養之軀全寶銷于陽兄寧懷懷櫻心去來弟亦何取拘拘存歿之法哉與兄善氣迎人恭者嚴恭役者獻誠素心居物入人不費人水不冷知兄之淡者服兄器與道近不知兄而勢能之卒甚者負憤以相傾薰酒于陰陽險夷之不爭讓而罔所惡其氣也慎茲守中避彼忌盈嗟乎已不免僥得倂失之不可焉矣慨焉堂稱

十

嗣音是啟。是謂敢告。九京嗚呼。懷兄一尊。祭酒廿年。友心不誑。吾言緊其式歎。

送祖入祠堂祭文

我方氏之著姓沐座也。於惟我祖。爰相厥居。世載懿德。用蕃子嗣。以時計之。蓋三百年于此矣。所以鳩我子姓之志。以敬對先公之神。一椽之宅。屢卜未成。某等愚焉。聚族而謀。考茲寢室。誨曰。吉。請我祖實式。臨之。凡后先我祖。禮得廟祀者。將更諷告。而續進之。嗚呼。七世之廟。可以

書來開初集

卷之十

七

觀德。惟茲濟濟。詒教可設。雖几筵之未備。于親乃堂。構固已儼然。于尊親之端。有其序。知盼饗之通。不遠矣。宜爾振繩。仰惟孚格。

祖母毛氏老安人祭文

不孝孫祥。自二月廿六日。奉安人之命。應試南京。不意安人于六月廿六日。一疾遂至大故。嗚呼痛哉。不孝孫祥。以家信不通。至九月初十日。始從鄰友得聞。計首五內崩裂。匍匐奔歸。二十三日之夜。始得哭安人于柩前。嗚呼。通天之

不可贖矣。終天之恨。不可雪矣。嗚呼痛哉。切念

孫祥此行。幸以一經收于主者。應天奏錄名在第四。非安人神明實式。憑之何以得此。禮宜致告。又將暫易冠服。告謝天地。神祇本宅宗先。俱不可不以上告。乃備清醴庶饌。申之以詞。嗚呼痛哉。撫摩教誨。勞勩辛勞。不孝三歲而不知其無祖也。十七而不知其無父也。舍伯分甘。歷少抵壯。不啻一日。望不孝之成立。以報吾祖。吾父意。不能須臾忘。又恐不孝以失意自傷。溫言慰

書來開初集

卷之十

七

諭勉。再舉屢北。而不啻一日。蓋不孝四十六矣。而不知其尚之加長也。嗚呼痛哉。七十二年之拮据。固已備人之苦。百日之懸隔。不能顧天。以待追維。屬續之言。不孝真求。外無地矣。嗚呼痛哉。不孝之名。不見收于今日。以前不孝之迹。塞也。安人沒而。成不孝之名。安人之神明也。不孝其敢謂一日之幸。足慰冥冥于萬一哉。不孝以齒。為安人長孫。以能讀先人之書。為安人愛孫。我安人之疾也。為安人之婢僕者。得奉湯餅。

之役其舍且歛也并得與哭泣之別不孝復何形顏稱人子于世間哉不孝唯此不贖之罪不雪之恨抱以終身爾矣

先府君安廣祭文

嗚呼自我先君之棄養于今二十五年矣

浮淺未獲成葬不孝所日夜怔忡求安

不得亦二十五年于此矣不能裏事愧

今得一山于明果寺西寺嶺山之陽

于本日寅時奉先君之柩藏焉夫明果

青來閣初集

卷之十

七

家四十里而奇遠矣其地在萬山之中紆盤側峭巒者色慄嶮矣非不知即于近者可以修旦夕之省覲倚于易者可無屢神明之震驚二十五年于此得其遠且嶮者以爲歸不孝豈忍違棄吾親而犯茲不測哉機勢未諧屢致卜而禮莫之許聖哲有訓犯所患而心竊不安明果寺固有唐大知識大徹禪師寄蛻之所也名山福地諸吉所鍾禪師以建萬劫之法場不孝依之以卜先君人尺之幽宅此寺不朽不孝人子之

心亦可藉不朽也況其僧衆多義又附懿親一面輪像可托終永故遂從地師陳逸宇胡鳳竹之議而成厝焉所計者長故不必以近爲嫌所持者固故不必以易爲愚其可稍盡不幸之心以告我先君如是已矣神其無恫永安此宮若夫遺魄得蔭庇及後人是我考慈惠此山之靈也遠嶮吾親而自以爲利不孝其何敢焉敬薦牲醴之儀用伸空茲之惻形歸窆安神返室堂尚饗

青來閣初集

卷之十

八

祭叔父六十三朝奉

嗚呼叔父之存歿吾家吾宗榮瘁所關也壽域天不起吾叔父也直吾輩藐諸終生罔極之痛哉吾父若祖一經世業費志以殞也孰是嗣子孤面俾稍有聞乎自吾先禪啟土斯里三百年孝有以率吾祖而鵠其宗也歸然新宮孰是族而謀經始而駸觀其成乎嗚呼叔父何以成哉嗚呼叔父生以其家非以身以其宗而非以家也何以成哉少壯樹敦老而愈篤意氣猗托

性命并可相殉屢見背而終莫之悔情理所非
言色定不相假明召然而亦不之恤天性充直
矯矯自信立義不侵庶几古之儒俠者也夫俗
之詭也衆習饒利以弱其身不則鄉愿之容容
稱長厚于族黨已矣孰是身任直道之是非而
不與爲弟靡乎嗚呼叔父何以成哉嗚呼叔父
而或成家成元宗之子也鄉族不二之老也何
以死哉嗚呼叔父不可以成而竟成矣吾輩
諸郎極終生之痛其得返叔父于九京以式憑

書來閣初集

卷之一

九

我哉伯父吾父叔父一體所遺今之存者祺祐
二弟及祥與春欠今以往四人依昆不敢異屬
毛離裏之戚所與朝夕飽勉既翁之好不敢墮
伯父吾父叔父敬共哀鞠之忱蓋叔父居常不
憂其戚惟切切二弟之穉憚至于病之日沉不
欲以身累二釋而寧就我而殞者以爲祥必可
代吾子以所不勝也言念斯旨五內劓崩嗚呼
叔父于祥不特成我之大而且知我之淡矣祥
獨何心不竭蹶以承哉祥而有子諸父是視三

以爲參祥卽無子吾視吾父伯孫彌祥叔孫后
均兩以立均嘗對叔父固已言之諄諄矣所患
吾老未成名事不可知不免詒諸弟以食貧竟
無以解地下之鬱抱也始終予翊藉吾叔父之
靈耳矣一日未成此言一日鵲之膺袿異時相
見必有以不覩于沒與存也嗚呼叔父或鑒此
而目爲之腹也哉嗚呼叔父四十以前叔愛無
子二禪翩翩孫且七齡五十之初叔患癡疾憂
叔不起幸離床褥終喪王母讀子賢書而迫于
今也可無憾矣人誰無生亦誰無死在家善在
一家也在鄉善在一鄉也適來適去無可忝矣
嗚呼叔父七十非壽吾叔斯壽神苟不遠其飲
千缶

書來閣初集

卷之十

十

先室鄭氏五十祭文

維大明萬曆四十三年歲在乙卯八月朔越二
十有五日屆先室明十三孺人鄭氏五十歲生
辰夫方應祥敬用庶羞香楮等儀迓神于新寓
在城新驛巷之青來閣祭焉而告之詞嗚呼獨

人生年至今十僅得五而鬼食者三嗚呼孺人
三十年間存歿之愴尚忍言哉姑幸耄康冥佑
斯威顧于顛種種矣碌未有立而子復杳然孺
人念此肯請于帝一酒予戾而錫之祚哉姑盡
而擁孫此佑之大者以孺人當年之孝事知不
忘情于此也英酒相將寫茲全愴神乎翺翺其
舉子觴以亡妾汪氏劉氏侍饗